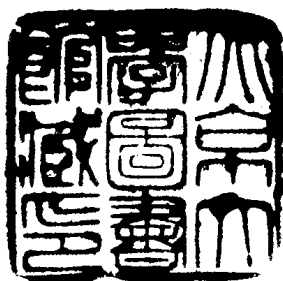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二五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三書三十一卷

〔明〕張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三書三十二卷》提要

春秋三書序

春秋三書者故友張西銘庶常論譔庶常著書百種絶筆春秋他經裒集前說以述爲作春秋出自搆造

翼經之功較爲高苦迺一書未成一書僅屬一草名三書存其志也漢魏迄今言春秋者亡慮千百馬端臨櫛比經籍公羊則置嚴

氏顏氏而尊何休穀梁則
甲糜信孔演輩而稱范甯
左氏後立學宮征南獨有
傳癖服虔鄭玄並名經儒
乃康成操戈何氏所著發

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世傳
其名莫睹其論隋劉炫摘
元凱一百五十條與沈文
阿蘇寬競標師說聚訟至
唐盞孔穎達正義出而三

科九旨同入一鑪也陸淳
學從啖趙宗元掃門盧仝
東傳抱經昌黎推嘆比類
稱功唐優漢矣孫明復胡
安定高弟倡經社著尊王

發微教授太山康侯實本
其說然譏其深察比之商
鞅長者亦爲斯語無怪乎
胡氏傳出諸儒無異詞而
朱子獨謂之胡氏春秋非

孔子春秋也後謫前瑕殆如薪積然胡氏當新學盛行原本孟董閒取邵張指在扶宋雪耻攘夷史外傳心聖人起予以故同時若

葉氏夢得呂氏本中後世若趙氏汸季氏彭山鄧氏潛谷各有㮚集莫出胡範鄭漁仲所謂朝月曉星失其光瞱者也庚㫲貫通諸

部折其正中名則三書源歸萬殽或曰春秋自朱子不敢屬筆矧在後賢如黄仲炎家鉉翁皆白首成書歿身書出後之讀者尊毀

各半庚㫲年治數經書未脫板學者爭購厭故何繇予曰前人四難庶㫲四遜前人一義未安歲月尋討師友諄復庶㫲資稟絕人

過目罔疑減思省月一也
三家苛詆良繇同時各師
庶甞傳例竝列義無彼此
且海內經師誰孰異同張
氏書出千人一口二也欲

張巳幟先毀前哲作者通
病庶甞秉性良篤异說在
前存而不論三也仲舒決
事非以斷獄而毒流張湯
安石釋經本忌莘老而擯

棄聖經意外不測經術爲
甚庶甞矜慎免此流弊四
也或曰三書之名曷本諸
曰論本明甫分國本末斷
本原爻權衡解本意林或

曰三書盡善乎曰自非聖
人安能無閒列國論綜覈
事紀倫次詩序流連治忽
感發忠孝洵金石良書也
書法解既未卒業莫施審

聽原始要終大約支分類
例該贍爲長惟斷之一書
義取紀年乃或事繹數年
年互數事詳畧害辭離合
傷格庶嘗振筆不啻每于

敎　　八

此回翔不若遵塗紀事目
張綱舉天假之年應有定
論哲人云萎斯文誰屬予
向謂庶嘗今春秋較士綴
經從傳等諸射覆是使管

郭參乘程朱儹轅經學之
壞至此而極
聖人典學首宜釐正經文爲
準則四傳百家兼通無阻
庶嘗曰他日當以入告今

敎　　九

此志不伸良可慨也庶嘗
名溥西銘其別號云
日講官友弟徐汧題

春秋三書序

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曰列國論天子畿內稱京師序周卽不得言列國統名之者畿內亦可稱王國故得當篇省文其書取春秋所載分國綴事終一君則爲

考經傳嚴褒譏如列國各有史列國君各有傳者義指希通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左氏親承經旨公羊穀梁受自子夏宜左有專據而漢時公羊穀梁先立學官左最後顯迨何杜范三氏註出庭戶稍一後

儒又以註學簡脫卽各註立疏旁暢則是名爲三傳已列九家宋康侯胡氏排黜衆見特尊聖經我

國家經術設科獨取立學官置博士弟子惜乎制舉家襞積章句等於射覆經學頗殘矣張子指摘諸傳明具

異同總一年中是否務取經通不隨傳惑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春秋書法不一尊周則卑列國內魯則外列國有一事同詞一事殊詞因有正例有變例義旣參伍則皆得徇傳巫經復泥經叛註張子比事

分類倫脊條目仍會新舊羣說次第簡端乃平理裁中攸歸至當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刻期可竟不幸短折僅畢强半張子于經沒身巳矣今就所屬稿凡列國論已完

書其傳斷中缺文公後缺襄公以下僖公亦間缺數年書法解僅見一首悉出問世表厥苦心脫嘲凌落則應之曰昔横渠先生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今說春秋者未嘗不引横渠張子書成累冊信其必傳夫復奚辨惟

國家崇重六經諸功在訓詁咸得俎豆

宮墻獨張子音沉響遏績茂弗章意謂源流不差將傳人繼起經明之士當有感于斯篇

友弟張釆頓首題于知畏堂

例詞

是書所闕列國論尚有雜國一題諸傳斷中闕文公後闕襄公以下其僖公間闕十餘年書法解爲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才分高下逦强余貂續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多中廢不克卽竟因先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闕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凉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覯生死云爾

南郭張釆識

春秋列國論總目

春秋列國論總目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一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一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一

明婁東張溥西銘文著

周

姬姓出自黄帝之苗裔帝嚳子棄之後也有農功封邰號后稷其地武功縣斄城是也邰之總名曰周故國號周及夏之衰大康失國稷官遂廢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遷邠邠州三水古邠城是也公劉立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音踰世本作榆）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

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爲戎所逼去邠居岐今鳳翔岐山是也至孫文王昌爲西伯始都豐在永興鄠縣東南武王都鎬在豐之東二十五里武王崩子成王誦立成王崩子康王釗立康王崩子昭王瑕立周道始衰昭王南巡卒於江子穆王滿立穆王崩子共王緊扈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大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暴虐無道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子宣王靜立宣王卒子幽王宮湦立（一作生）寵褒姒生子伯服廢申后大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殺王于驪山下立宜臼爲平王辟戎寇遷都王城河南縣是也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以豐鄗爲西周後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復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敬王三十九年獲麟後爲秦滅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四十九年入春秋在位五十一年卒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隱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在位四十九年而始入春秋何也四十九年而王猶是也天下無復望矣故斷然以爲春秋之始也文武成康皆謂之王平王一入春秋即稱天王不泰甚乎或曰孔子作春秋其時吳楚皆僭稱王王者不能正上自繫于天王之不足加之以天諸侯猶不知懼況無天乎是故歸賵有貶義當去天春秋罪宰而存天王則以爲託始焉爾仲子之不得爲夫人也魯之人不知正也其生也不知正其沒也不知正則以爲固然而已矣天下皆以爲固然惟王亦曰仲子往

矣兄弟賙奠禮胡可廢也雖然天下之不知惠公之非也猶賴王正之王不能正而反加賵焉則仲子誠夫人矣責隱者曰隱雖攝桓未知讓桓否也自王賵仲子隱始愳不敢立此甚辭也仲子旣甍隱公以喪告天子諸侯周始來賵隱苟欲代桓則無責喪桓毋矣是故譏來賵者當舍公而專責王王者不可顯責則斥名其宰建邦六典太宰職也君不撫僕妾在禮有之咺胡不聞焉抑使之者實甚是故君臣有同惡也雖然宰咺之來猶王命也祭伯則胡爲乎外大夫出奔皆書奔此不言奔爲王諱也寰內諸侯無天子

之命而外交當降書名此獨書字猶然以王之卿大夫尊之也諱之也深則罪之也切尊之也至則譏之也亟召伯之出也四國望膏雨焉祭伯之出也其賤與介葛盧白狄等周之盛衰皆於卿士見之矣平王於是有二心之臣其誰與立雖然四十有九年之已未至五十一年之辛酉周之事僅兩書焉而王崩矣高曰崩者梁山也厚曰崩者沙鹿也尊曰崩者天王也天王之崩如梁山沙鹿天下無不聞也天下無不聞而魯若不聞魯無天王矣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隱四年即位桓十五年崩在位二十二年謚法辟土

隱三年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服逖日桓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五年 左傳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六年 左傳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 左傳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十一年 左傳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桓三年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 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七年 左傳夏盟向求成于鄭旣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衞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八年 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年 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十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王風兎爰之詩序云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

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是詩也其在周鄭交惡桓王出伐之時乎鄭莊公王室懿親邇封畿内祖桓公父武公相繼爲周司徒世籍王靈雄視列服至周貳于虢莊失臣禮桓王積怒遒有繻葛之戰王師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春秋痛之大書蔡人陳人衛人從王伐鄭伐鄭王命也不書王以三國書三國從王君臣之辭也戰不書戰敗不書敗臣不敢敵君也鄭與三國怨耕也伐鄭者三國之本志從王其名耳然桓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天王親行而三國之君不出其爲從也微矣陳佗新簒師行不整鄭子元知其亂民莫有鬭心而王任之必敗道也左氏謂鄭伯朝王王不加禮虢公作卿士鄭又不敢背王要齊如周王復易其田奪其政鄭始不朝王帥諸侯來伐鄭伯禦之王敗之夜使祭足勞問左右信斯言也鄭執臣節王失綏懷魚麗拒戰特鋌走耳不知君臣無獄何況稱兵平王之世鄭敢交質桓王初立畧取麥禾不臣自鄭爲上則難怒而來戰一矢加王春秋尊周必首誅鄭而左氏惑於傳聞不察鄭莊之狡爲之文過飾

恐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矣且周室東遷繼體日弱以君求臣事不一書桓王之於魯也二十年間來聘者五求賻求車實而不恥其下魯也亟矣隱不奔喪桓負大惡魯事天王失禮者數王猶急求之其無苛於鄭蓋可知也凡伯聘魯道還楚丘戎伐之以歸戎患之始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奸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凡伯天子大夫也卿命來聘境外之患魯不爲備衞不及救是委王臣於草莽也旄丘錄於國風所以責

衛戎伐書於春秋所以責衛責二國亦以深累王也桓王之不王也聘使歲出來朝無書其極也身敗而臣執無怪乎詩人之歎我生也

莊王 名佗桓王子桓十六年即位莊十二年崩在位十五年謚法勝敵志強曰莊

桓十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左傳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莊元年 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於齊

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三年 五月葬桓王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

僖王 名胡齊莊王子莊十三年即位十七年崩在位五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莊十四年 夏單伯會伐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伯於鄄

十六年左傳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晉武公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惠王 名閬僖王子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莊十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左傳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后

十九年左傳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子頽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

二十年左傳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

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左傳 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 冬王歸自虢

二十三年 春祭叔來聘

二十五年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左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貭也

二十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三十年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 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僖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襄王 名鄭惠王子僖九年即位文八年崩在位三十三年謚法辟地有德曰襄

僖九年 夏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年 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一年 左傳 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左傳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

十六年 左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二年 左傳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五年 左傳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

二十八年 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公朝于王所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

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

三十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 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三年 夏五月王子虎卒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八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
復丙戌奔莒

周桓王崩于魯桓公之十五年葬于莊公之三年七年而葬學者疑之或以爲周室東遷之初天子崩尚欲歸葬豐鎬後廼日削遂至緩葬或以爲桓王已葬莊王六年又改葬之魯人往會故特書葬二者俱未敢信考之左傳魯桓十八年周公黑肩謀弑王立王子克辛伯告王殺之子克奔燕意者桓王崩時周公專莊王少王室方亂雖外求賵賻葬禮未成七年而始克舉是則有之魯桓之生也天王三聘其薨也又追錫以命魯于王喪賵不及期葬不親會君者失君臣者失臣矣莊王崩僖王立春秋書單伯伐宋會鄄齊桓初霸欲平宋亂挾王命以會諸侯也丘中有麻王風之終齊會北杏霸功之始周際莊僖其王霸興衰之會乎惠王卽位子頹五大夫作亂王出奔溫子頹斥衛鄭厲平之王歸自虢齊人討衛以其立子頹也子頹誅樊皮執而叔帶之禍復起惠王之世何多故也鄭王太子也叔帶王少子也王旣立鄭爲太子矣又愛叔帶而欲立之是速亂也首止之役齊與諸侯特會王太子鄭天下始知鄭之爲王世子也則世

子定矣敬王子朝之亂晉頃定大合諸侯戍周城成周春秋與其能寧王室然旣亂而寧之孰若未亂而弭之此齊桓首霸所以爲天下烈也雖然世子之得正也諸侯悅之而惠王不悅會于首止王使宰孔間鄭使背齊從楚鄭伯逃歸不盟王溺帶而惡太子外雖靖內未協也王崩襄王鄭立爲洮之盟鄭伯亦至又幾之以同盟葵丘初命卽曰無易樹子其名正其助多叔帶懼不敢動而世子果王矣亡何叔帶召戎襄王討帶帶奔齊齊有鹹之會又數年狄伐鄭天王出居于鄭則齊桓旣薨晉文圖霸之日也帶恃寵害

嬀與戎侮王罪浮于黒肩子頽奔齊之時桓公能執歸京師數其罪而誅之卽周公之戮管蔡也受而無討王又不斷召居肘掖逼隗氏致狄師夫夫之惡也養之者惠王成之者不可謂非齊桓與襄王也王欲避鄭莊克弟之名幾蹈周幽驪山之禍四方聞之悼痛厥心晉狐偃策霸莫先勤王文公出師圍溫逆王入城殺帶于隰爲踐土之盟溫之會以鎭之王德晉甚狩于河陽說者曰冠雖敝不加于足履雖新不加于首晉雖能平王室不朝于王而致王下狩非禮也抑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東周之

衰地不及一小國之君朝覲會同禮儀久闕非獨同軌驕倨不樂馳驅亦繇王室自狹土田財賦懼于不共無能致諸侯之來也晉文納王王饗醴賜田下勞踐土晉文會溫將帥諸侯朝王王聞其來而重其入也狩于河陽而就見之下堂而見諸侯君與臣久不知其失也而晉且挾之以成霸惟天王之恭長霸主之傲翟泉尋盟王人又出晉三大盟會無不假藉王靈號召中國春秋追而本之不得不大河陽之狩矣魯僖公之事襄王也從齊桓于首止以定位從晉文于踐土以復王王之德魯豈後齊晉哉王以牧伯之事命桓文錫以弓矢大路二霸得專征伐于魯僖則使周公報朝叔服會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遝下以禮莫有厚于襄王者也以臣下君天下有王以君下臣天下猶有霸臣不下君君不下臣則王霸兩廢而天下亡矣

頃王　名壬臣襄王子文九年卽位十四年崩在位六年諡法敬以敬愼曰頃

文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

葬襄王

文十年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文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　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匡王　名班頃王子文十五年卽位宣二年崩在位六年諡法貞心大度曰匡

文十五年　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文十七年　左傳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宣二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宣三年　春葬匡王

定王　名瑜匡王弟宣三年卽位成五年崩在位一十一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宣三年　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六年 左傳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八年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九年 夏仲孫蔑如京師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十五年 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左傳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

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秋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七年 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二年 左傳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五年 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初立楚莊問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至今讀春秋者稱之楚伐陸渾觀兵周郊武銳方盛若折楚鈎之喙鑄周九鼎不難也王者辭直强夷聽焉言之不可無如是夫或曰陸渾之伐以夷攻夷利在中國楚兵至郊而有問亦適然耳未必如秦師過北門楚靈問九鼎也然使應對失序啟楚徒心其若之何是故王之善辭也其能御敵也遜於六師矣隨會聘周饗之殺烝鞏朔獻齊捷待以大夫告慶之禮晉人有疑焉王與以辭而後知愧是晉再失禮王再得禮也鄭小國也以行人有辭睦於諸侯矧天王

在上守先代之典宣四方之命其誰不共周且治矣何以王子專殺王師敗績遍書于經也召戴公毛伯衛周之世臣也王札子周之長庶也尊貴匹敵忽殺無忌其王孫蘇使之歟其兩下相殺與其矯王命與春秋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則殺二臣者斷乎在下不在上也晉之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請施之王獨不問札子則無以令京師矣茅戎戎之别種晉景公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王季子徼戎將伐之叔服諫不聽遂敗績于徐吾氏伐戎自季定王無與然師固王之師也王不遣師而師自出敗因

王之師也王師實敗經不能諱既傷其敗尤傷其非王命而敗也襄王之崩也魯文公使公孫敖往弔不至而奔莒周使毛伯求金徵求之迫與武氏子求平王之賻一也明年魯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新立魯使微者往盟周之卿士也春秋之時諸侯雖不朝貢天子時使人加禮焉侯必報之宰周公聘魯僖而使公子遂往報召伯錫命毛伯求金于魯文而皆使得臣往報縱云利交上下之情猶未絕也自女栗一盟周使不至于魯魯使不至于周者十有八年逮魯宣公九年仲孫蔑始如京師王季子來報聘蔑魯之賢大夫也以禮相君無失臣節抑非宣公志也公享國數年屢朝齊而不朝周奔齊侯喪而不奔王喪遣貴卿會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放縱日久豈知有京師哉凡身為篡賊九伐未加而王聘下答無王之悲至此其甚乎王者之為王也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治近而後治遠定王聽札之擅殺季之專兵不能自治也魯宣弒立不討而聘不能治近也自與近俱不能治安能及乎晉楚乃知王人辭令皆史官潤色之言未必盡脩于天王也

簡王 名夷定王子成六年即位襄元年崩 在位十四年諡法一德不解曰簡

成八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十一年 左傳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十三年 春三月公如京師

十六年 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

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一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元年 秋九月辛酉天王崩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靈王 名泄心簡王子襄二年即位二十八年崩 在位二十七年諡法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蓋以其生有髭其神聖也

襄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鷄澤

五年 左傳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

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襄十年 左傳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二年 左傳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 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十五年 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冬叔孫豹如京師

二十六年 左傳 晉韓宣子聘于周

二十七年 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八年 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景王 名貴靈王子襄二十九年即位昭二十二年崩在位二十五年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襄二十九年 左傳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

三十年 夏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昭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九年 左傳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一年 左傳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 左傳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

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十五年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左傳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求彝器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八年 左傳 春天王　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

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 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子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 名匄景王子王猛母弟昭二十二年景王卒子猛繼立卒昭二十一年即位哀十九年崩在位四十四年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昭二十三年 春晉人圍郊 秋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 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六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二十七年 左傳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九年 左傳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三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二年 左傳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弟子賊簡公

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秋劉卷卒 葬劉文公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 左傳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 左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 左傳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十二年 冬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四年 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哀三年 夏四月甲午地震 左傳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十三年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左傳 哀十四年有星孛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簡王之時盟柯陵靈王之時盟雞澤景王之時盟平丘王臣皆出蓋晉志也晉自鄢陵之役徵兵不至厲公始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怒而伐鄭天子之卿三

出而柯陵之盟二卿同會推晉爲王及乎悼平其風不衰訖春秋而晉定召陵之會終焉霸國樂交王臣王臣樂推霸國私相引重政不繇王是故簡王三伐鄭敬王一侵楚諸侯無有望風知畏肅將天威者晉召之尹子單子劉子從之王無與焉故也魯成卽位朝貢不脩簡王忽來錫命春秋譏之其後則天王之使絕跡于魯至敬王于魯定公之十四年使石尚來歸脤距王季子之聘宣公蓋百三年矣周之于魯也或求而聘或聘而求重則錫命輕則歸脤魯不來而周先致者多魯先來而周後答者少王命其日降乎

簡王卽位六年周公出奔晉周公夫子三公也先王愼選三公嘗兼冢宰重其任也入春秋來尹氏專政三公無權今周公不獘之宰權號去矣爭政出奔忿而不反自是尹子單子劉子相繼會伐諸侯益縱不若蘇子盟女栗之時猶有畏心焉是故周公書出奔雖見周公之自絕亦志三子之日專也景王初立殺其弟佞夫問何以殺曰儋括欲立之佞夫弗知也衛成公奔楚弟叔武居攝公歸叔武捉髮出前驅射殺之晉文公執衛侯囚諸深室惡其殺弟也佞夫之獄不彰于衛叔而王急翦之忍于成公矣子瑕奔晉佞

夫黨也哀依夫之死非其罪而奔其奔也亦衛元咺
類耳太子壽卒儲位未定王不早決以生子朝之亂
骨肉無幾日見其斬艾誅殺也子朝庶孽有寵王猛
正次當立景王崩諸大夫爭立君劉子卷單子旗附
王子猛者也尹氏固召伯盈毛伯得附王子朝者也
稱兵交戰子朝之黨死者八人王師亦敗力戰而後
入王城亂庶遁汎王猛忽卒毋弟敬王丐立子朝盜
耽耽未有已也尹圉殺劉佗敗單子大臣奉王出奔
子朝復入時周有二王焉西王子朝也東王敬王也
晉會諸侯于黃父以謀王室王師在郊晉師克鞏子

朝與召氏之族毛伯尹氏南宮嚚奔楚王入成周又
請于晉而城之敬王之為王也立一年而出出四年
而復入入五年而後城成周流離患難殆無寧日究
其亂莫非景王所貽也春秋書周事畧矣獨于此繁
而不殺書王室亂不書京師亂京師天下之辭也王
室一家之辭也景王過寵子朝使孽亂嫡亂自內作
非繇外也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書王猛卒書王子
猛生則王之則其當立卒則子之明其未踰年不成
君也王猛之居與入書劉子單子以王子朝立書尹
氏立奔楚書尹氏毛伯召伯以者爭立在下上何能
為王猛惟劉單能以之居且入王子朝亦惟尹氏能
立之能以奔也王猛書居于皇敬王書居于狄泉王
猛書入于王城敬王書入于成周其王同其居同其
入同也惠王寵子帶齊桓公盟首止不煩言而世子
位定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踰年而王室安敬
王之亂數年始靖時無霸也然晉頃會黃父晉定城
成周二君猶能知義君子姑進之矣魯昭二十九年
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定公五年王
人殺子朝于楚亂本其絕乎乃儋翩之亂姑猶之處
窮谷之敗莊宮之朝傳詳記之終敬王世周亦何嘗

治哉書一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而周之大夫相殺者
不勝書書一周公出奔晉而周之大夫奔者不勝書
此春秋之槩也

春秋列國論卷一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目錄

魯

右論十二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二

明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王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公地方七百里本少皞之墟又大庭氏居之曲阜委曲長七八里本名魯因以命國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酋弟煬公熙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宰一作弟魏公濞弒宰自立魏公五十年卒世本魏作微子厲公擢立三十七年卒弟獻公具立三十二年子愼公濞立三十年卒作嚊弟武公敖立九年卒少子懿公戲立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懿自立十一年爲周討其罪殺之立懿弟稱爲孝公二十七年卒子惠公弗皇立四十六年卒惠公生隱公入春秋後哀公獲麟傳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讐爲楚考烈王所滅

隱公名息姑惠公庶長子母聲子在位十一年爲弟桓弒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左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八月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無駭帥師入極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

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元年春盟邾儀父于蔑秋盟宋人于宿私盟見矣二年春會戎于潛秋盟戎于唐不惟私盟且褻盟焉邾魯南小國也宋雖王者後惠公季年有黃之戰

非睦國也戎則周公脣之伯禽征之中國所外先公所退也隱立三月國望維新家邦之造豈無大于盟會者獨降而私交歲若不足春秋知其志矣隱之攝位命不繇父諸大夫扳而立之中心未敢即安邾爲密邇宋乃桓出急于求好謀自固也戎在東郊近能患魯既會之又盟之弭外釁而悅國人無辭貶體焉然會者決疑盟者固信春秋諸侯因人事有疑而後會會則謀郤地以合好慮人心不信而後盟盟則歃牲血以詔神使隱公之信著于天下盟與會皆可不立也今年盟邾宋明年會戎盟戎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公何不憚煩哉春秋尊魯而愛公未盟則願其弗克盟也既盟則懼其弗竟盟也天子不命諸侯私盟大國制言小國尸事先有不信之心而後求成于敦血坎書其能久乎即以宋言穆公之時盟于宿殤公之時盟于清慽而伐鄭翬又帥師會之魯之厚宋也密其踪簡其禮神明徵嚴貴卿從討永好無尤又誰間焉乃鄭人一來渝平而魯與宋離矣歸祊入祊而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矣中丘會而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時來會而公與齊侯鄭伯入許伐宋者魯爲鄭復怨入許者魯爲鄭益地也隱公未立戰于狐壤爲

鄭所獲立而助宋伐鄭脩夙怨也鄭莊歲與宋戰黨齊結魯務孤宋援成謀有年入郛之役宋人來告使者失辭公有怒言鄭知其可離也特來輸平又知隱之好利也使宛歸祊魯遂譬宋而專從鄭雖鄭莊之狡善于離合人國抑在魯未可謂信也向盟宿遇清一變而敗師于菅則魯不信于宋向盟于茂一變而伐邾則魯不信于邾惟公守信不固鄭始得而用之不然胡爲乎十一年之中五年黨宋六年黨齊鄭也入許以後功名漸盛隱雖攝君竟與齊僖鄭莊方洋中夏四方觀焉國人震焉將望隱之終爲君也公子

翬進謟請殺桓公隱不許翬懼反譖于桓而弒之君所備者四境而賊所發者蕭牆哀哉或曰隱長而賢其立正也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隱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徒小惠耳莫若舍桓而自立可無弒也然桓之當立不辯于隱公攝位之時先辯于惠公再娶之日惠娶仲子而非夫人禮也者則桓可以不立惠娶仲子而以夫人禮也者則桓不可以不立仲子爲夫人則聲子爲妾夫人之子雖少而嫡妾之子雖長而庶諸侯不再娶禮也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又有隱公諸子矣孟子卒而仲子昏姻再娶之失貽長

子以危皆惠公之過隱不得以意輕重其閒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周以夫人待仲子也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是魯以夫人待仲子也仲子歿尚享夫人之禮其子當立卽無惠公命隱必奉之春秋惡仲子之爲夫人而終不能斥桓公爲非夫人之子歸賵考宮兩致書焉明仲子之僭隱公之順而悲天王四海莫知其非也胡氏見公被弒以爲不善之積其罪有五周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山川土田

各有封守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入許國而逐其君罪五夫隱公孝友之君蒙禍爲氏適遭不幸未必罪若是烈其所以不得稱賢者內制于子翬質本仁柔而外牽于齊鄭事多爲護也

桓公 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弒隱公自立在位十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左傳 冬鄭伯拜盟

二年春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城祝丘　秋大雩

螽

六年春正月寔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一年　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夏大水　冬

十月

十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十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夏公會齊侯于艾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之昏齊文姜之至魯經詳書之公會齊侯于嬴成昏也公子翬如齊逆女卿行也齊侯送姜氏于讙僖公送女出境也公會齊侯于讙爲齊侯來逆而會之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說春秋者曰大昏萬世之始也桓成約于齊非謀而昏合不以正也以昏越境會

不以正也使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親送至讙而親迎迎不以正也始不以正終焉得正其隕于齊也宜然春秋諸侯親迎久廢則卿不可以不往齊侯至讙爲送夫人則公不可以不會揆之于禮非有大失而經詳其事者見授受之明異乎公子遂之以宣夫人至叔孫僑如之以成夫人至也公薨于齊罪繇文姜國人惡之卽子同之生尚有疑非桓公者春秋於桓三年九月書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斷乎爲與桓同至之夫人也桓六年九月丁卯書子同生子同斷乎爲桓公之子也桓公之時齊

欲滅紀魯深援之成之會紀來諮齊難公爲之結昏天子遂犯齊怒來戰于郎惡曹之盟齊與衛鄭自爲一黨竟與魯判魯會紀侯鄭伯與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四國敗績齊僖公卒襄公始通公與之會于艾以定許盟于黃以平紀猶未免侵彊而戰奚也迨十八年春正月公忽會齊侯于濼夫人姜氏亦同如齊至夏四月丙子而公薨齊僖強暴比鄭莊而圖諸侯雖以愛女託魯爲爭紀之故積不能平年聘以後往來中絕戰鬬數見公亦抗與爲敵未嘗以夫人之親少下僖公此二君者分雖甥舅勢漸仇讐齊僖之歿

有餘憾焉襄公新立時盟時戰未或悅魯驟而會濼齊襄欲之歟夫人欲之歟卽男女皆欲不能必魯桓之聽也公倔強于僖公之朝忽委蛇于襄公之會齊必有所以誘之矣公方至濼夫人亦至申繻正諫公皆不荅如齊三月久樂忘死餌以甘言蠱以聲色自春徂夏公亦不知其日月之逝也兄妹並處淫昵邇告公加怒譎禍遂搚幹或者天實厭逆奪其魂爽若謂縱夫人而忘牝牡桓似非其人也公初卽位卽與鄭伯會垂盟越祊璧入于魯許田入于鄭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公豈不愛欲結鄭也宋華督弒君會稷以成其亂納郜大鼎于太廟得賂而立華氏也魯桓賊也鄭莊私之宋督賊也魯桓亦私之以逆黨逆無不愛其類也鄭莊公卒宋莊公挾突以亂鄭柔與之盟于折公與之盟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魯輔宋而讐鄭也公與鄭伯突盟于武父卽及鄭師戰宋魯又輔鄭而讐宋也桓之爲君也于齊也納其女而敢與戰于宋也受其賂而亦與戰前則黨華督後則黨鄭突亢而無上忍而無親與一婦人招搖入齊詛莫我若褻至則驕其斯時乎讀桓之篇者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家父來聘天王聘魯未有勤焉者也滕

子來朝杞侯來朝紀侯來朝穀伯鄧侯來朝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朝魯未有勤焉者也桓以弟弒兄臣弒君南面無恙而聘覲獨殷公之志盈矣孰知不殺于本國反殺于他國不死于他人反死于其妻也齊風南山刺襄公而繼之以敝笱則刺魯桓截驅刺襄公而繼之以猗嗟則刺魯莊婦亂之極也夫在則責其夫不在則責其子桓公以一文姜而死亡及身子孫蒙恥若天假手以爲隱公復讐者亂臣賊子亦可以知懼矣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卽位在位二十二年卒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
命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冬十有二月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禚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黎來來
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秋大水無麥苗　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
白入于齊　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夏
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

十三年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于鄄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冬十月

十六年春王正月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秋有蜮　冬十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　秋七月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美　夏
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
齊納幣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大水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秋有蜚　冬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秋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魯桓公薨於齊齊襄公使彭生殺之也魯莊公八年齊公孫無知弒襄公殺人之君者身亦自殺天道其好還哉齊雍廪殺無知魯莊與齊大夫盟于蔇伐齊納子糾桓公小白先入乾時之戰魯師敗績公喪戎路齊取糾殺于生竇及長勺敗齊公乃侵宋乘丘與

鄑宋師兩敗齊會北杏魯莊不至盟柯而始平幽列同盟昏好漸成說者謂齊急求魯魯緩應齊有不忘其親之志是殆不然殺魯桓者齊襄也非齊桓也則魯之所仇亦齊襄也非齊桓也魯桓薨而夫人歸魯魯莊立而夫人入齊春秋書孫爲魯絶之當日夫人實未嘗自絶魯亦未敢絶夫人也豈惟不敢絶其孫也且挾齊爲重矣齊襄公娶王姬魯使單伯逆姬爲之築館王姬卒又服大功魯婿齊而親其夫人也魯桓力存紀致難齊僖莊公之時齊襄滅紀魯不敢爭而伐衛得俘圍郕還師惟齊是聽魯畏齊而奉其征

討也夫人姜氏孫齊以後益驕齊侯會于禚享于祝丘會于防會于穀甚而如其師經屢書之而莊寘不知恥反與齊狩何無人心哉爲之解者猶曰公年少制于其母齊襄方强未可以圖隱忍屈體侯焉可也戸下難發襄身被戮則天與魯以時矣公率義旅直造齊都問先君何以不反周天子在上列國諸侯在下聞之必皆義魯而來助于是暴襄之惡更置新君定其社稷魯直可霸豈特爲親報哉納糾謀入將阻小白佐其不當立者攻其所當立者喪師危身衞仇人而蹈非義何不知也齊桓興霸首務來魯捐長勺

之忿而爲柯盟伐宋會鄄單伯先至重以幽之同盟公子結之私盟伐西鄙以震之高傒盟防以固之魯莊始結昏而專從齊後世讀春秋者見桓公之霸天下景從獨魯徘徊不前久而後應疑其中懷父怨有憾于齊不樂就之不知先公之仇莊忘久矣乾時以來越七年而盟又六年而昏不速赴齊者特以納糾之故慮齊怒未釋耳桓公信義諭於諸侯魯卽不昏其交自固莊公以昏爲請者猶以常情待桓而託重姻好也納幣大夫事也而公如齊觀社非禮也而公如齊遇穀盟扈以堅齊侯之心丹楹刻桷以飾桓公

之廟夫人未入則公往親迎旣入則大夫宗婦覿用幣踰禮而行美觀而侈無非炫燿齊國致恭夫人以悅霸王抑思夫人姜氏其誰之出襄公女也襄公有妹適桓而淫戕殺其夫魯國之仇也莊公不敢仇之曰此固吾母也襄公則可以仇矣襄女則仇之子矣望國之尊千乘之貴周公子孫豈無佳偶必娶仇子欲何爲乎文姜數出播惡萬民齊桓伯時猶一如齊兩如莒竟獲令終桓公之逃討也文姜死魯國方靖莊公一反故轍洗滌從桓振父之恥幹母之蠱皆于焉始又娶莊姜是一文姜死一文姜入也莊公十四

歲而卽位立二十二年而未娶夫人及文姜死乃昏于齊母命之乎非母命之乎苟母命則亂命也苟非母命則公志也夫人旣歸莊再盟幽或會城濮或會魯濟魯饑則告糴于齊齊捷則來獻于魯匪寇昏媾情莫親焉公遂恃之而爲泰也伐齊伐戎用兵于外築三臺城三邑築郿新廐勞民于內若曰有齊在吾何畏焉從伯十餘年無一善政而惟以姜氏之入爲得意繇是觀之娶莊姜者實公志非盡母命也齊之親魯志在中國魯之親齊志在男女如是而曰仇齊又誰仇乎齊襄殺魯桓齊人不知莊而仇齊則仇襄

耳非偏齊之人而仇之也莊公三十二年間乾時長勺二戰敵齊皆在襄亡桓立之際謂莊仇齊亦仇桓耳襄無與也襄有妹而莊公母之有女而莊公夫人之公於齊襄豈敢曰仇直始終恩之矣宜乎齊風目莊公展我甥兮而人之言竊曰齊侯之子也

閔公 名啓方史云名開哀姜之娣叔姜之子莊公庶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弑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

魯莊公二年經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與隱公四年書翬伐鄭十年書翬伐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翬兩帥師不繇君命時隱公攝位將讓乎桓翬素有無君之心專兵自遂諂言不行鍾巫謀弑其賊君須與耳慶父帥師莊公之世一見而已越三十餘年乃有子般閔公之禍爲賊緩矣然而得兵同也翬始諂隱請殺桓隱不可反譖隱于桓而弑之志在得君以爲利非敢謀自立也慶父爲莊公庶兄專執國政欲自立久矣瞰公薨而生變將謀有魯焉雖然桓公之得成其弑也有公子翬爲之佐公子翬之弑而無罪也有桓公爲之主今慶父行子翬之事又欲居桓公之位既欲居桓公之位必不可無子翬之臣遍觀公族有母弟牙者其人敢亂慶父之子翬也莊公病欲傳位于子般牙弗是也願奉慶父弑械成季友和藥而飲之卒于王堤牙先公而死公薨而後般立季友之能以義滅親善定國家也周禮公族有死罪磬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友之于牙不直誅而行酖繇是禮也般立慶父使圉人犖弑之

閔公立又使卜齮弑之一人而弑二君不已甚乎時牙已死慶父尚得獨肆其惡設牙在黨乃成矣季友慮慶父之深先誅牙以去其輔冀慶父之懼而知改也牙死而慶父之惡不遏則友之爲術也窮般卒友出奔陳慶父亦如齊畏國人不與適齊求援假赴告之禮而行也閔公與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友乃歸魯齊使仲孫湫來省難公獲少安再弑而衆怒難犯慶父奔莒友以賂求之及密而縊說者謂友遇君弑而奔奔而反國復不能定其君以至于弑慶父再逆不正誅之而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縱賊緩刑友

與有罪然莊公在位政繇慶父哀姜入又與淫通專
國三十餘年宮府內外莫不聽命般爲孟任所出割
臂之盟不告宗廟林于慶父儲位未定友於莊公疾
病之中藉其威靈先煎叔牙慶父弑逆自如國人莫
敢致難友若不奔必及于禍不得已而藏身他邦陰
控霸王挾重制奸反國輔弱亦權事知變之道也閔
公年僅九歲能盟齊侯反季子君無童心國人同欲
賊臣所忌也未幾遇弑慶父爲之哀姜聞之一遜一
奔若畏罪然雖賊發自中季友弗克豫禁而罪人分
離踰時殄滅得齊助而公憤彰非復前者子般被弑

奔陳避賊之時矣魯人春秋來桓公弑隱而不知討
齊人殺桓而不知讐子翬之賊而爲世臣文姜之蕩
而爲國母謂天夢夢三世而莫予覺也張公室討亂
賊自季友始石碏殺厚以父斷子也易友殺叔牙慶
父以弟斷兄也難易者用法顯難者用法隱牙飲酖
而卒非衆殺之也慶父奔而縊亦非衆殺之也季友
雖有討賊之實不敢居討賊之名春秋本其事而書
之公子牙書卒慶父書奔未容加一辭焉齊桓創霸
不誅慶父縱其歸而弑王魯之杌隉齊之責也然子
般弑而仲孫來閔公弑而高子來齊非忘魯者也桓

之爲霸尚恕而不尚力尚綏而不尚斷慶父初弑子
般罪尚未暴四方桓雖惡之猶欲徐觀其後未忍施
刑迨仲孫覘魯而歸桓始知其無赦也閔公之變夫
人孫邾慶父奔莒心實惴齊乃圖他逝而儒者好以
功利罪五霸謂仲孫之來齊桓志在取魯夫苟欲取
之必幸其亂胡爲乎歸季子殺哀姜俱出自齊人也
哉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 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
以歸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
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姜
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冬十月不雨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冬公子
友如齊涖盟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
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夏小邾子來朝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公子友如齊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一年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十二年 秋七月

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十六年 春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七年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十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一年 夏大旱 冬公伐邾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秋七月

二十五年 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
衞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　齊
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人伐我
北鄙　公子遂如楚乞師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八年 春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夏五月癸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公朝于王所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　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
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秋大
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
婦
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三十三年 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
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

魯僖公立十七年而齊桓公薨三十二年而晉文公
薨終其身皆奉霸令也公初即位齊桓定之會檉以
後重以涖盟侵蔡伐楚伐陳侵陳伐鄭救徐卒先從
命而首止葵丘兩大會贊伯尤恪及乎牡丘鹹淮無
不恭也晉文敗楚城濮公從盟于踐土會于溫盟于
翟泉又兩朝王所周公來聘天王霸主咸厚于魯可

謂非宗國賢諸侯哉魯頌四篇皆爲僖公而作駉頌
遵伯禽之法有駜頌君臣有道泮水頌能脩泮宮閟
宮頌復周公之宇事雖不見于春秋苟論其世戰爭
外息國政内脩史克之辭或非虛美也然齊桓既薨
晉文未霸相去數年間中國嘗大亂矣齊立無虧宋
襄公以諸侯伐之魯師救齊遂與宋閡齊之盟楚人
列會後執宋公宜申獻捷公與諸侯盟楚共于薄宋
公乃釋魯與楚何親也衞成公欲平魯莒之怨公爲
盟洮盟向齊孝公惡其黨衞而討侵西鄙伐北鄙兩
致師于魯魯竟使公子遂如楚乞師以楚師伐齊取

穀說者曰齊魯之爭自莊公十三年以來未之有也今再見者時無霸也乾時長勺之兵縣于納糾西鄙北鄙之怨始于救齊非深憾魯欲得魯也桓公能屈已于柯盟孝公不能自反于追郿彼但怨魯之助無虧不知已之失宗國其志淺矣然魯僖佐霸功莫大于伐強楚克淮夷閟宮之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美伐楚也泮水之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美伐淮夷也考之春秋侵蔡伐楚而盟召陵淮夷病杞而會鹹病鄫而會淮悉齊桓爲政魯未有謀詩人美僖公者大其事

也魯人以之大僖公公以之自大于列國當日告宗廟歌功烈果以爲用兵討罪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天下無敢禦也無何而卽楚釁宋乞師伐齊禮義之訓夾輔之盟一旦盡捐而與蠻夷從事設晉文不興魯將長爲楚役其替也何日之有鄭玄云僖公當周惠襄時遵伯禽法養四種馬牧于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于復魯制未徧而薨公之將大有爲而不竟其志也說詩者若重有惜焉然僖公甯治之年皆季友執政之日魯獲再造友之勢也友因齊之力戮慶父以正公位獲莒挐以張國威齊桓公謀伐楚會陽穀而來尋盟友往涖焉乃有次陘之師自甯毋及鹹會友皆如齊凡魯輔伯大事有一非友與聞者哉友卒而公稍怠矣淮之會公未歸而魯忽滅項大臣爲之公不知也齊人討而止公聲姜處禍會齊侯于卞以求解公乃得歸桓氣已盡僖政日頽漸而搆兵勢必卽楚使宋襄不得其死齊孝不寧于國魯豈無罪晉文伐曹衛魯有戒心公子買戍衛殺之以悅于晉踐土從盟魯之事晉猶天王也公子遂一如京師兩如晉齊亦

通好往來以禮惕強大而脩侯職或拜濟西之田或報國子之聘冀贖前過有餘譏焉夫一僖公也遇齊桓晉文則仁過齊孝公則暴任季友則智任公子遂臧文仲則愚其君非中材以上乎得失猶較然若此信乎天下不可無伯而賢者有益人國哉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卒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公孫敖如齊

左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 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巳巳及晉侯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秋衛侯使甯俞

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夏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螽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秋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一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叔來聘　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三年 春王正月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公至自會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冬單伯如齊齊人

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

十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十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夏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責僖公者曰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侵陳而叔孫氏始公孫敖救徐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篇公因魯之功首而罪魁乎然季友造魯能定國君茲敖帥師咸遵霸命未見其專政也及乎文公專形成矣公孫敖會晉侯於戚晉取衞田正其疆界也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晉討衞故也敖於僖公之世雖常用事未或出主盟會今會晉君又盟其大夫孟氏之得志也叔孫得臣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敗狄於鹹以鄋瞞之侵齊伐我也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叔牙鴆死茲幸不廢至得臣而以兵雄叔孫氏之得志也季孫行父季友之孫仲無佚之子仲無佚不見經而行父獨顯於文公之朝如陳如晉帥師城邑經不一書季氏之得志也文公在位十八年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

四不視朔鮮自强之志政事方怠强臣日專魯其衰矣然三家之盛未若東門遂之惡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其後如齊如京師如晉伐邾凡五書焉季友卒而公子遂進賢如僖公不能察而任之度其才必善惑人主者也文公繼位遂一書如齊納幣一書如晉葬襄公一書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一書會雒戎盟于暴一書救鄭一書及齊侯盟于郪丘兩書如齊一書如宋得君專國寵莫厚焉晉襄嗣霸文公不朝晉人來討公始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事晉益謹垂隴私盟伐沈出師二國之臣雖

而公始及晉侯盟晉侯賦菁莪魯公賦嘉樂僖乃降
矣公孫敖季孫行父相繼如晉葢歲聘也襄公薨公
子遂往會葬死生無敢貳焉晉靈公立趙盾爲政公
會諸侯與之盟于扈以大夫盟國君晉不知抗魯不
知恥文公其再辱乎衡雍之盟遂厚結趙盾竟敢專
命盟伊雒之戎既而公亦如晉盟其君臣皆遂志也
僖公以楚師伐齊踰年不通音文與霸公子遂如齊
而取穀之怨解國歸父來聘而如齊之好成文公所
以復娶齊女也齊昭公薨懿公商人弑其君舍舍母
子叔姬不得於齊魯使單伯往請伯與姬皆見執魯

可以討矣胡爲乎聽其兩侵西鄙復往求會也陽穀
之會季孫行父請盟齊侯不許公子遂納賂然後盟
於郪丘自是公盟穀遂如齊懿弑惠立齊魯猶式好
焉夫文公政偷所畏者晉其次則齊冀其盟會免於
誅討公之願也遂於晉結趙盾於齊賂懿公克合其
成是一遂之姦又挾兩大之重也公欲通齊晉則恃
遂遂假齊晉則制公行父世賢而甘居其下敬嬴內
寵而私託其子勢不爲公子慶父不止矣慶父之逆
也比于莊公之夫人遂之逆也比於文公之嬖妾莊
公之時權在嫡文公之時權在庶也納幣逆婦春秋
畧書譏意衰薄即兆于夫人姜氏之初至聖人固憂
其微矣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卒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
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
田　秋邾子來朝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
叔姬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六年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
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

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秋取根牟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十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二年　秋七月

十三年　秋螽

十四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冬蝝生　饑

十六年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十七年　夏六月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八年　春公伐杞　夏四月　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余讀宣公春秋之篇至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未嘗不爲公三嘆媿其不若也文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惠伯死之季孫行父弗能正也叔肸敬嬴之子宣公母弟也非公之弑織屨而食終身不仕以卒春秋貴之書曰公弟叔肸著母弟之賢絶貴戚之累其卒也得其所矣宣公簒弑亟於定位甫即位而婚齊納賂拜成走趨不暇立非正故也文公元妃出姜齊女也惡與視其所出也宣公殺惡及視而自立姜氏歸齊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國人謂之哀姜齊之爲

出姜哀也寧不若魯市人乎宣公請婚齊惠公許之何也出姜者齊昭公之女魯子叔姬所生母素無寵昭公卒舍與商人刑遇弑惠公新立與出姜也疎敬嬴以宣公屬襄仲文公薨襄仲如齊以請歸而弑立乃定先立君而後逆女有成言矣是故宣公之弑襄仲成之其弑而無罪齊惠公定之也公自會齊侯於平州以來十年之間如齊凡四甚而齊大夫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娶叔姬逆女反馬迭書於經厭尊毀列公無慚焉魯初以濟西之田賂齊齊以濟西之田歸魯公懷德益勤齊惠薨身奔喪卿會葬魯事天王未

有如是之尊且愛也頃公立行父歸父接踵如齊國佐報聘猶徼舊好斷道之盟忽背齊從晉則魯無信矣宣公七年會晉成公於黑壤晉怒其不朝而止之以賂得免公遂畏晉不敢復通晉成薨葬亦不會至十七年與晉景公同盟斷道孰作之合季孫意也襄仲借齊援以立公君臣親齊有死無攺平莒郯伐東萊師命惟恪何有于他襄仲死齊惠薨魯執政之志乃分矣歸父爲襄仲之子其志在齊者也行父素忌歸父其志不在齊者也齊頃少弱諸侯不附楚莊在宋魯懼薦賄而晉景公方滅赤狄威於西土魯所欲

託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會齊侯於穀仲孫蔑會高固于無婁非不與齊殷勤禮無失墜而魯人自爲國計謂齊不可恃決策從晉公亦無能獨立也行父歸父雖並得政而公心所向尤在東門斷道既盟公至自會獨使歸父如晉將以腹心之臣屬大國也公薨于內事變忽生歸父至笙不敢歸闕壇帷復命於介哭踊奔齊晉交未固季氏託焉歸父欲奔非齊誰歸哉行父逐東門氏謂其聘晉謀去三桓夫三桓當日罪釁未彰魯新交晉安敢輕謀行父爲此說以激三家亦揣其心而加之罪未必有其事也然東門之罪在於弑二君不在于去三桓弑君之罪在于宣公襄仲不在於歸父君存而隱其罪君薨而暴其惡子代父戮臣受君過其誰服焉臧孫許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其折獄之平者歟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卒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冬十月

左傳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月取汶陽田　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夏公如晉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
臧孫許卒　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
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秋仲孫蔑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冬季孫行父如晉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冬大雩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孫
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
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
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　晉人來媵　冬城中城
十年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秋七月公
如晉　冬十月
十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巳丑
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冬十月
十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
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
十五年　春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
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
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
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

離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

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八年春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初立即作丘甲為齊難也繼以赤棘之盟北鄙之伐而鞍戰成焉夫齊魯素睦惠公樹恩於宣魯事之尤謹易世而聘會不絕無故治兵四卿並將合力致銳務敗齊而止其誰主之季孫行父也齊惠之薨魯盟斷道叛齊事晉行父决策宣公薨公孫歸父奔齊積怒益深逞志一戰無日忘之晉郤克憾婦人之笑衛孫良夫懷新築之忿急用其鋒交戰於鞍齊師敗績而後志乃得也袁婁定盟汶陽田入齊下魯矣公又會楚公子嬰齊合十一國盟於蜀何居曰此楚志魯不敢違也宣公之世楚莊圖宋仲孫蔑進聘獻物朝獻力之說歸父往會薦賄恐後成公即位齊頃公將出楚師欲以伐魯公使臧孫許盟晉侯於赤棘魯懼楚久迫求合焉勝齊取田兼盟強楚魯操兩利

不知以夏盟夷之辱也荀庚孫良夫來聘而晉衛成盟華元來聘而宋魯通好魯即無齊可以久安而蟲牢之役齊頃魯成儼然同盟其齊欲乎其魯欲乎則又晉命也晉憾齊從鞍戰既勝國佐請盟晉之大夫莫不曰齊可矜也荀首如齊逆女叔孫僑如會諸穀首既通齊又會魯之大夫雖道塗私會晉之欲合二國僑如其聞之矣蟲牢盟而晉齊曹魯之君皆在將悔鞍役而改圖焉馬陵同盟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晉志平齊而忘其二三於魯也同盟於蒲再申以固魯而合諸侯屢盟無信其是謂乎晉景

公薨公往奔喪晉人止公使送葬時厲公新立多行無禮魯其首辱者也郤犨聘盟季孫往報猶脩常職無敢隕越而叔孫僑如如齊與逆女迭見於經齊怨可捐晉好難恃魯之君臣不得不爲變計也沙隨之會公有內儆後期而至晉厲惑僑如之譖怒不見公又執季孫行父舍於苕丘夫僑如淫人通於國母晉爲霸主義當討滅反受其愬戮辱國君豈晉厲郤犨剛傲好貨不可禮義諫誨抑中冓之羞魯方諱之晉不及察也公孫嬰齊正言感犨晉許魯平乃赦行父僑如不安於魯而奔齊公歸刺公子偃魯晉之好猶

故也晉弑厲公立悼公魯如晉朝嗣君晉使士匄來聘杞伯邾子交朝于魯公與晉其終無尤乎或曰行父相二君人稱其忠外不能事大內不能斷奸惡得爲賢然成公四年如晉景公不敬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行父不可棄非族而從盟主謀國未嘗不正也僑如之情上下惡之沙隨在會先戒宮守防惡未嘗不密也始戰終婚而齊不益讐先辱後禮而晉不來隙魯以柔治毋失霸國即云厚幸敢數稱職哉行父黨仲遂也可誅逐歸父也可恕相宜公也可譏相成公也可錄春秋姑節取焉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姒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 春王三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

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 春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

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

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一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夏宋華弱來奔　秋滕子來朝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
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鄬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
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
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
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
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戍鄭虎牢楚公子貞
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
郊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
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十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冬公如晉

十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冬城防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　莒人侵我東鄙　冬季孫宿

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　春白狄來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秋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冬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叔老如齊　冬季孫宿如宋

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冬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左傳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之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　夏邾畀我來奔　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巳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二十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秋大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公至自會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八年春無冰　夏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

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

晉悼復霸先親魯國拜朝成公君子曰禮成公薨仲孫蔑與盟虛朾晉以襄公在喪不强之會也其後荀罃士匄士魴相繼聘魯公亦如晉者四叔孫豹季孫宿如晉者二晉勤于下魯魯恭于事霸諸侯相親未有加于此時者也圍彭城以定宋城虎牢以制鄭雞澤同盟而諸侯大合戚會而吳人始至蕭魚會而鄭不復貳凡晉圖霸大事魯無不與大而衛宋小而郯

邾朝聘不闕魯之爲中國重也孰非晉賜哉是故襄公之有晉悼猶僖公之有齊桓也悼公薨平公即位溴梁之盟大夫爲政魯國亦漸多事齊與邾莒侵伐不已至二十七年晉楚弭兵會宋盟宋明年仲孫羯如晉告朝楚以踐交見之約公遂如楚楚康王昭卒楚人止公送葬改歲得歸春秋痛之宋向戌合晉楚之成請其從交見趙武以齊秦爲難楚王即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楚急欲分伯弭兵其名也欲諸侯之從交見其實也爲晉計者許其弭兵勿許其見諸侯上也否則約晉楚之從各即其守次也趙武不知

楚之謫而遂從其請楚之得晉之失也然西門雖盟諸侯觀望一年之内從晉之君未聞有即如楚者魯爲望國獨先往朝不已急乎晉悼之時魯同盟會從伐鄭素與齊無隙襄公十五年齊靈公忽伐郕圍成窺晉悼霸衰而搆難于魯也悼公薨魯益失恃數受齊師晉雖赫然圍齊盟于祝柯未足以儆仲孫羯侵齊齊崔杼伐魯再世而㦸不除齊景公立使慶封來聘公終未敢即安知晉楚既平欲兩託焉君臣之志也昔者諸侯之從楚者從晉則楚伐之從晉者從楚則晉伐之今既許交見則從晉者可以從楚矣公使

人如晉告如楚而晉聽之是魯一朝而兼得晉楚也盟齊盟薄僖公行之矣會蜀盟蜀成公行之矣本先公之事尋霸國之約公亦何疑而不往楚人有喪使公親襚人以爲辱公以爲榮自夏徂冬久留忘反歸而彷楚之制作宫居之其心死矣春秋于公之如楚也書公如楚于公之不反也書公在楚于公之薨也書公薨于楚宫公非如齊如晉如京師也而如楚則其如也異乎諸公之如矣公非薨于路寢于小寢于高寢也而薨于楚宫則其薨之所異乎諸公之薨之所矣然傷之深書之切尤莫甚于在楚也昭公在乾侯公在外也襄公在楚公在夷也二十八年之冬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之夏五月公至自楚魯國之大曠無公者六閱月魯人其忘公乎楚康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陳鄭許三國久從楚者也其送葬也宜而公同之是可哀也公如楚時宋公亦往及漢聞楚喪宋向戌奉其君歸公欲反叔仲帶獨勸之行何魯大夫無一如向戌者哉且其時有周靈王之喪魯不往奔而專如楚魯將京師楚乎使仲孫蔑在公或無是行也

昭公

名裯襄公妾齊歸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卒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三月取鄆　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三年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秋九月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秋九月大雩　冬叔弓如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秋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季孫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八年夏叔弓如晉　秋蒐于紅　大雩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夏四月

左傳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冬公如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秋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昭公

左傳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十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

十九年 夏巳卯地震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左傳 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愼望氣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巳甚亂所在也

二十一年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年 春大蒐于昌間

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 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二十六年 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八年 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冬黒肱以
濫來奔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秋七月　冬仲孫
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十有二
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子家羈於昭公之欲伐季孫意如也曰季氏得民衆
久矣君無多辱于公徒之敗也曰諸臣負罪以出而
君止于公之孫也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公皆不
納竟居鄆五年而莫反也迫公在乾侯晉荀躒以意

如來羈曰君與之歸又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
必與君歸公欲從之又脅于從者遂至客死嗚呼臨
事而無謀畏難而不悟公誠天下之愚主哉說春秋
者曰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不即
納公而取鄆以居之知公失民不可以復也使公善
撫鄆即鄆之民安在非太康一旅哉乃令日役其民
以闔成明日役其民以會鄟陵今日役其民以如齊
明日役其民以適乾侯殫尤之邑何以堪命鄆之潰
也直公自潰耳鄆潰而公寓乾侯無所仰給魯人以
闞與公公取之自資他日喪反而葬焉左氏之言曰

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穀梁氏之
言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一公之身其臣絕之其民
絕之魯之春秋又絕之公其窮乎公于二十五年之
九月出亡至三十二年之十二月薨于乾侯在外八
年國政不墜邾快邾黒肱來奔而受之晉人城周而
仲孫何忌會之內大夫如叔孫婼叔詣則書卒邦交
之君如宋元公曹悼公鄭定公滕悼公晉頃公則書
葬其誰爲令季孫意如也公伐季氏意如登臺三請
而弗許叔孫婼自闞歸稽顙而求改事荀躒至適歷
跣行伏對願從君歸辭哀色順外若爲恭然婼欲安

衆納公公徒即謀殺之婼自鑄歸以免齊景公與公
盟于鄟陵將歸公申豐載幣錦以賄梁丘據師不成
討晉頃公會諸侯于扈納公之謀宋衞皆利士鞅取
貨于季孫而止甚而宋元公佐正倫恤患爲魯故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婼叔詣志忠公室溘然先隕皆以
病亡而季氏即詭于衆曰宋君道卒婼詣無疾而死
皆天棄魯公實有罪于鬼神非我罪也彼謀出其君
八年之內如二君焉爲之黨者多矣驟戾師徒申豐
行賄孟叔二氏藉季自衞莫敢發難又以陰陽禍福
震恐其間結齊晉之權變離成鄆之民心公益孤立

反有衆尤雖春秋僩公之亡急欲存公每于歲首必書公在魯人則久無公矣公自即位來季孫宿伐莒取鄆季孫意如伐莒取郠而不能禁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而不能郤公子憖以謀季氏奔齊而不能反舍中軍以卑公室蒐于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以强私竄而不能問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象在三家而群臣亦莫斥言也君欲圖季誰適從焉公十三年晉盟平丘公不與盟晉執意如爲魯者曰此國家之辱爲公者曰去季氏之機也使公陰告于晉謂權臣意如爲亂甚間大國請執而殺之以釋魯憂晉人許

之而季氏之禍可除然而公不堪也公初立時晉使韓起來聘叔弓往報國卿亦踵至晉晉平公因與魯矣而會號之後魯之君臣復奔走于楚貳而無信晉所疑也晉昭公舉平丘之盟邾莒走愬意如被執積憾在公不在季氏公數如晉至河乃復而意如往來無間是向者一執季孫反借以交晉晉安得聽公而殺季孫哉晉頃立使士鞅來聘季孫意欲惡諸晉薄其牢禮賊臣之心急欲攜霸虐君叔孫婼之執其所快也逐公而鞅庇之蹶來漸矣襄公薨于野卒以毁滅也昭公在慽而有嘉容穆叔知其必爲季氏憂季孫宿卒立之婣辭令多容儀事晉通楚平齊娶吳而終不免于乾侯設昭不立魯可無亂乎然三世之專四公之弱又未可獨爲一人責也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卒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夏四月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秋七月公至自會

五年 夏歸粟于蔡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六年 春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左傳 陽虎又盟及公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左傳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得寶玉大弓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冬叔孫州仇如齊

十一年　夏四月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二年　春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三年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昭公之伐季氏子公為公果公賁符之也公薨群公子皆在且公衍為長未嘗與長府之謀齊侯賜以陽穀太子位定季孫意如不立之而立公之弟定公宋是既逐君又廢君後也定公為賊臣擁樹昭公喪入

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先君非正終嗣君非正始直季孫命之而已矣煬宮為二十世之毀廟而復立之雉門兩觀天子之禮災而復新作之徵禍僭度悉季孫為政意如死卒以大夫之禮閼賊失討同於翬遂而大君寵亂過于桓宣春秋之大痛也陽虎執國命公山不狃侯犯之徒佐之三桓之子孫日微季孫斯被囚虎復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且蓁得而甘心焉季氏懼孔子用而患乃殺也魯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以後無君將若十八年至定公立意如死侵鄭侵齊皆書公豈兵權果有識大夫

衰陪臣盛陽虎諸臣託公山師其名有公其實無大
夫也齊景公叛晉盟鄭爲鄭伐魯魯亦報之構釁未
平而陽虎方專政自爲宗廟大事先王分器任其攘
竊春秋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懼亂極矣孔子
相魯以爲欲靖內亂必先平齊會于夾谷兩君合好
齊人遂以鄆讙龜陰之田來歸定公八年陽虎入于
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
鄆與陰龜亦從之一會而田即歸魯陽虎之亂息而
齊魯之怨解聖人所以能文武也侯犯宰郈公山不
狃宰費皆倚城自固黨于陽虎虎既奔晉郈費不服

不可無討侯犯挾郈以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兩帥
師圍之何忌魯之賢大夫受學于孔子叔季二家所
親信也先以兵佐叔孫而處郈繼以兵佐季孫而處
費孔子益善用之矣用何忌則三家之心合三家之
心合則家臣之叛者可去也三家之抗魯也藉城之
力其臣之抗三家也亦藉城之力孔子曰莫若墮之
便郈既墮矣費亦墮焉魯繇此往周公可復不意女
樂饋孔子行而成不果墮也魯之三家惟孟氏爲公
臣獻非僖懿皆以賢稱成雖其私邑猶脩職奉公非
郈費比也郈費已墮即聽成在無病于魯然而季孫

斯知畏矣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
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
是無叔孫氏也孔子生長于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
多從之遊魯之君臣豈不知之必至定公十年始用
者非季孫之能用孔子也迫于陽虎之徒急召以救
亂也陽虎之徒息則季氏去其疾矣季氏去其疾而
孔子且使之墮名都出藏甲則三家聚而憂其疾也
更甚季孫當國齊間騾至又三日不朝以示無禮孔
子其能一日留乎孔子行矣誰爲公謀國者公自圖
成無功而歸其後好洪游而築蛇淵囿數軍實而大

蒐于比蒲謀救范中行氏而會齊侯衛侯于牽叛晉
懷懼而城莒父及霄迄公之薨無一善政猶然昭公
之魯而已矣昭公有孔子而不用定公用孔子已效
而不終魯之削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
月辛巳郊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句繹 夏滕子來朝

三年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　夏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五年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　春城邾瑕　夏叔還會吳于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傳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九年　冬十月

左傳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春公會吳伐齊　夏五月公至自伐齊

左傳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十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十二年　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會吳于槖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冬十有二月螽

十三年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秋公至自會　九月螽　冬十有二月螽

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

左傳　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夏四月庚戌叔還卒　秋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有星孛　饑　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秋八月大雩　冬及齊平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　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　秋師還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　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

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哀公二十七年以越伐三桓不克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歸薨于公孫有山氏其事與昭公之薨乾侯同也昭公出亡其孫其次其在其居詳于春秋哀公之事經無書焉以獲麟之歲絕筆故也獲麟以前公事吳獲麟以後公復事越晉衰則吳霸吳亡則越霸魯之弱也以霸爲託何啻之有黃池之會吳晉爭先

春秋重爲魯辱于公之反書至危之後世垂戒與唐高祖稱臣突厥石敬瑭父事契丹有同懼焉然吳爲泰伯之後于魯則伯父之屬非若獨熊子孫僻在荊山素與中國絕也辰陵蜀申楚實主盟春秋姑聽而不與校魯襄公爲宋之盟如楚送葬昭公初立叔孫豹即會楚公子圍于虢其恥有大于黃池者何獨于哀公致責哉公之會吳爲伐齊也公之伐齊爲病邾也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仲孫何忌忽伐之又繼以三家之師取其漷東沂西田然後盟于句繹何無厭也二年成盟四年復圍魯自敗盟也城邾瑕而邾之地爲魯有伐邾入邾以邾子來而邾之君爲魯有魯之動于惡也數矣仲孫何忌斷其謀季孫斯叔孫州仇從其欲侵國取田公非關也然兵爭七年公終不聞則其關也無日矣始伐邾而書何忌既取田而書三家迄于叔仲同圍何忌獨伐政在大夫不忍斥公至入邾以邾子益來則直書公伐邾入人之國執人之君齊與吳皆震動焉豈猶漷沂分田句繹私盟公可沒沒曰非寡君之過也定公十年與齊平

夾谷黃棄景同盟會景薨于哀之五年叔還如齊送葬再世繼好齊悼公立以邾之故取魯讙及闡魯釋邾子齊雖歸田兵端啓矣邾子益無道吳子夫差使太宰嚭討之奉太子革爲政益復來奔以齊甥也又奔于齊公遂會吳伐齊齊悼公弒簡公立國書帥師伐魯公再會吳伐之艾陵之戰吳獲國書齊敗甚而魯之氣得也哀公五年叔還會吳于柤始結吳好也明年公親會吳于鄫晉定弱齊景亡魯將倚吳爲重也魯執邾子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吳爲出師魯與之盟于城下而還魯吳遂合兩書伐齊夫魯困邾者也

齊與吳救邾者也以救邾者治困邾者齊當會吳伐魯何以魯反會吳伐齊也吳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即止非深有怒于魯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讙闡也乘吳伐魯託問邾以爲名耳亦非深有怒于魯也邾益之奔忽魯忽齊旅人之瑣瑣者也然吳人蔡之齊人納之則魯可借以間齊矣吳信魯而兵齊齊不敢伐吳而兵魯魯朝受齊兵夕即告吳曰齊之伐魯尊以吳故吳怒而來鬭艾陵之役吳直與齊戰魯師可不出也吳敗齊魯益德吳遂會于橐皋以謀尊吳又會衛出公宋皇瑗于鄖以合諸侯而黃池之

會成焉究其始惟因邾之隙與齊爲搆不憚祟吳子而毀晉霸也黃池進會吳日驕大責賦諸侯魯數受困越滅吳又俯首事之不能自强而託國夷虜望其除患烏可得乎伐邾之師三卿並將魯衆悉行得田則利歸私家尋兵則危貽公室大夫不有其君君又無日不爲大夫役也適越之辱君子知其先兆于此矣

春秋列國論卷二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三目錄

齊

右論七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三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三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以炎帝生於姜水故也氏曰呂以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也（古字膂當作呂呂脊骨也）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大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本少昊府爽鳩氏所居地隋爲營丘縣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有營丘城大公子丁公呂伋伋子

乙公得得子癸公慈母慈母子哀公不辰哀公府紀侯譖之周夷王王烹哀公其弟胡公靜立徙都薄姑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今博興縣東一十五里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自立是爲獻公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今臨淄縣城北有古齊城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卒子厲公無忌立暴虐無道故胡公子因國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立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六十四年卒子僖公祿父立僖公九年入春秋後簡公四年獲麟傳平公宣公康公康公爲田氏遷海濱二十六年卒三君共一百二年呂氏絕祀田氏卒有齊國

僖公（名祿父莊公子九年入春秋桓十四年卒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隱三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六年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七年　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八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傳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九年　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二年　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三年　春公會齊侯于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四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四年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五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襄公 名諸兒僖公長子桓十五年即位莊八年弑在位十二年諡法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
桓十五年 夏公會齊侯于艾
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十八年 春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莊元年 春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冬公會齊侯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魯隱公三年齊僖公鄭莊公盟于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也讀春秋者憂焉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前者魯與宋盟于宿魯宋一黨也今者齊與鄭盟于石門齊鄭一黨也然六年鄭人來輸平公與齊侯盟于艾則魯離宋黨矣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則齊離鄭黨矣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則齊魯復離宋黨矣是夏魯公子翬帥師會齊鄭伐宋然後知向者之盟鄭莊巧于謀宋也宋鄭所惡也魯鄭所欲合也鄭先盟齊以自固次平魯以間宋艾則齊魯相見而繼以弟年之聘防之會中丘則鄭魯相見

而繼以伐宋敗宋取郜取防其謀有一不出於鄭莊者乎齊僖爭長東方知鄭莊强忍多智厚與之結齊用鄭鄭亦用齊荛屋之盟衛侯雖在齊特愚宋而與見耳心未嘗不在鄭也齊既以盟愚宋又能間魯伐宋奸雄之資不下鄭莊伐宋以後入郕入許無不與鄭同欲是時未有霸也而有霸之漸葢前者之會唯兩君相會而荛屋則諸侯參會也前者之伐唯敵國相攻而伐宋則連諸侯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有連諸侯而後有摟諸侯以伐諸侯齊僖小霸其桓文之託跡乎然魯桓弒隱齊不出師宋莊弒殤會稷成之

討賊之義非彼所知春秋欲進而予以霸不能也觀之會齊以女許魯桓其歸也送之至讙既婚也使弟年來聘齊既不討桓反妻之而厚其禮四方諸侯益知僖之無志矣紀僻東海齊與鄭謀襲之往朝于紀以啓兵戎紀侯告難於魯魯欲存之齊欲覆之婚始兵終戰而敗績僖願奢於伐宋而鋭折於圖紀圖雖小其可忽乎齊襄即位有黃之盟魯平齊紀也即戰于奚齊侵魯彊也未幾桓公會齊侯于濼夫人姜氏亦至遂同如齊夫盟而戰不如無盟戰而會不如無會且有婦人在其間何也桓如齊而薨薨之故不可言也桓之喪至自齊至之故不可言也魯莊公立夫人孫齊焉公爲齊逆王姬焉自是文姜數會齊侯春秋備書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猶之鳥獸聚而已矣無知難作襄公遂弒無知者何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也僖公愛年聘魯致女交政隣國皆使之出又寵無知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無知遂與連稱管至父作亂而弒公僖之爲君也於國儲無世子之教於愛女無公宮之訓於母弟諸子無親親尊賢之防豈專圖外而忘內乎春秋兩書弟年屢書夫人爲襄病者先爲僖病矣

桓公 名小白僖公子襄公庶弟莊九年齊殺無知納桓公僖十七年卒在位四十三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莊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

十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夏六月齊人滅遂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十六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十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十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　夏齊大災　冬齊人伐戎

二十二年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　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四年　夏公如齊逆女

二十六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

二十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臧孫辰告糴于齊

三十年　秋七月齊人降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　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二年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冬公子慶父如齊

閔元年　春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冬齊仲孫來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冬齊高子來盟

左傳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僖元年　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冬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傳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三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 春齊人伐鄭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公子友如齊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二年 左傳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冬公子友如齊

左傳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謀霸自北杏始由是兩會于鄄兩盟于幽會于檉盟于貫會于陽穀會于首止盟于甯母會于葵丘說者曰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盟于洮會于鹹盟于牡丘會于淮說者曰此兵車之會四也桓之霸所尊者周所攘者楚所急欲得者魯宋鄭北杏之會平宋

亂也是時楚人虜蔡侯宋萬弑閔公中國無紀桓起
而首事于宋管仲之謀也宋桓背會齊率陳曹伐之
會于鄄而宋服矣厥後宋堅從齊終其世未有改也
柯之盟反魯侵地齊桓信著魯莊服焉然鄄之會魯
不會也同盟于幽魯往會矣公不至也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招之也大夫盟矣
而公不盟齊則伐我西鄙焉迨高傒盟防而魯與齊
始無貳也納幣則公如齊觀社則公如齊逆女則公
如齊或會于穀焉或盟于扈焉齊親魯甚幽之再會
乃有魯莊繼以會遇告糴式相好也哀姜淫慶父亂

子般閔公弑齊定魯亂而魯僖事齊遂終身焉兩會
于鄄鄭皆從齊而侵宋則有伐同盟于幽鄭再與齊
成而鄭詹爲間則有執或離或服鄭固反覆之國也
再盟于幽而鄭服荆伐鄭則齊救之矣首止之會鄭
叛而卽服齊能制鄭也魯爲望國諸侯之所爲觀離
合也宋鄭界南北中國之所爲觀强弱也不得魯則
其名不足以召諸侯不得宋鄭則其地不足以聯中
國三者服而齊霸成矣楚成方强鯨食諸姬浸淫及
鄭不可無救齊與宋公遇于梁丘以謀之來江黃以
撓之侵蔡以震之召陵一盟楚告服而齊息師矣周

惠王寵惠后將廢太子立子帶齊桓帥諸侯會太子
以定其位而有首止之會惠王斃襄王立使宰孔賜
齊侯胙而後有葵丘之盟是故首止齊定周也葵丘
周命齊也盟會莫盛焉狄伐邢衛而齊復其國則諸
侯慕其仁陳素從齊而齊執轅濤塗則諸侯疑其不
信焉自北杏而葵丘霸之微而向盛者也自葵丘而
淮霸之盛而向微者也微而盛者管仲相盛而微者
管仲死也然有仲孫之來則乾時長勺之戰西鄙之
伐也可略有遷邢封衛之師則滅譚滅遂降鄣遷陽
也可略有召陵之盟則伐戎伐山戎伐北戎伐厲伐

英氏也可略有王世子宰周公之會則鄭伯之逃盟
乞盟也可略何則其所存者天下之大防防者內外
而已矣所持者天下之大分分者上下而已矣尊而
王世子而齊定之天下之國莫敢擠也親如哀姜大
齊殺之天下之惡莫敢動也使伐則不興大師勞大
衆盟會則不煩諸侯困小國有王者起必任以方伯
如唐虞之四岳周之二伯焉不得已而作以霸名周
之褒非齊之僭也

孝公（名昭桓公庶子[illegible]僖十八年即位二十七年卒在位十年諡法慈惠愛宗曰孝）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秋救
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
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
公

昭公名潘桓公妾葛嬴之子弒兄孝公子自立二十八年卽位文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年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秋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子秦人于溫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

三十年夏狄侵齊
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狄侵齊　冬十月
公如齊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狄侵齊
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夏
狄侵齊　秋狄侵齊
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懿公名商人桓公妾密姬子弒兄昭公子舍自立文十五年卽位十八年弒在位四年　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冬單伯如齊齊人
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單伯至自齊　秋齊
人侵我西鄙　冬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八年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惠公 名元桓公妾少衛姬之子懿公兄齊人弑懿公立之宣元年卽位十年卒在位十年 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文十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 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五年 春公如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六年 左傳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七年 夏公會齊侯伐萊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夏齊侯伐萊

十年 春公如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巳巳齊侯元卒

左傳于魯僖公二年秋書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此史文特筆著齊桓內亂之本所以輔經闕也十七年冬齊桓公卒易牙與貂因內寵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於是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四公子之徒與宋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夫桓公之三夫人皆無子如夫人六人皆有子其孰爲太子敷未有立也然以長則無虧矣桓旣許之而又屬孝公于宋則國人終未知孰爲太子也宋挾少敵長其名不順而齊人從之者以爲易牙與寺人貂之所立無寧宋立也孝公在位侵魯西鄙又伐北鄙其稱詞曰討向洮之盟其懷憾則以昔年爭國之時魯

救齊而右羣公子也魯戰不克乞師于楚伐齊取穀用夷伐夏魯僖之衰德也然而孝公實甚楚桓所征也而與之盟于國狄桓所攘也而與之盟于邢父菑而子弗播父基而子弗堂不孝之著者也宋襄伐齊雖不直於孝公非無德也方爲鹿上之盟旋有圍緡之役乘其弱而背之利其敗而攻之負宋多矣彼不難負宋又何難侵魯跡其行事天下之忍人也有弟七人爲七大夫于楚而公不能撫也因宜史記曰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是爲昭公事誠有之可謂非公召乎昭公享國二十年志不

存乎中國春秋畧焉然其初立也城濮之戰有齊師踐土之盟溫之會有齊侯翟泉之盟有齊人其從晉伯也惟謹斯人也殆銳始而惰終者也昭公卒子舍立懿公弒之舍魯出子叔姬其母也舍弒魯人哀之以王命求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齊人弗聽也單伯至則執之子叔姬欲歸則執之而舉國莫非也懿公向施于國而多聚士國人懷其小德忘其大惡弒國君執國母以爲固然而已矣即位四年邴歇閻職之變作公身遇弒國人願之亦無出而討二賊者盖懿實不仁未爲君而求於人則民惑之久之即弗堪

也懿之初弒舍也讓其兄元元曰爾求久矣我能事爾既立終不曰公而曰夫巳氏不讓則懼其再弒也讓而爲之臣則心不許也四年之中元豈忘圖懿哉因竹中之難順國人之請偃然爲君而無誅焉是惠公之志也齊與魯爭于孝公之時至昭公而平爭于懿公之時至惠公而平魯僖公敵齊者也文公畏齊者也宣公役于齊者也昭公之時狄五侵齊惠公之時赤狄一侵齊皆不能報春秋悲齊之不競也起而兼責晉之無伯然無戲亂而狄來救齊邢會而狄與盟敢於猾夏其誰啓之則孝公爲罪首矣

頃公（名無野惠公之子宣十一年即位成九年卒在位十七年諡法敏以敬慎曰頃）

宣十年 夏崔氏出奔衛　公如齊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季孫行夫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十一年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三年 春齊師伐莒

十四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十七年 夏六月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十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巳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月庚寅取汶陽田　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 左傳 齊侯朝于晉

五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齊之孝昭懿惠兄弟相及爭殺篡弑盖世見也至惠公而傳子其序始順羣公子之黨亦息矣魯宣篡立齊惠成之生則君臣如齊死則奔喪會葬雖諸侯事天子禮未有恭焉者也頃公立魯宣奉之無貳會葬以後行父歸父奔走如初國佐報聘往來無閒伐莒之師魯從齊令穀之會歸父會齊侯無婁之會仲孫茂會齊高固未有際也斷道一盟而魯偕晉衛盡與齊讐則春秋懼焉齊爲霸國不肯下晉文公之霸齊昭恪從晉襄嗣之齊復自大不與盟會及乎頃公猶無變也郤克徵會怒婦人之笑請景公伐齊公雖未許執三大夫覺怒已彰逮魯成公立齊伐北鄙魯積怨而絕齊衛則世子臧之伐新築之敗憤齊方深於是季文子孫良夫皆因郤克以請師晉出師有名而後克之憾乃釋也鞌之戰魯四卿並出衛曹皆從大敗齊師幾獲頃公春秋記齊敗莫若是役然郤克答齊師一則曰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二則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則知晉師非魯衛之請不出魯衛非怨齊侵不請晉師也袁婁之盟國佐詞直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叔子爲質國佐曰紀侯之甗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

東畝則土齊也蕭同叔子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戢揖而去之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來盟者齊汲汲欲盟者晉所以成之者魯也盟蜀之役齊國之大夫在焉則魯要齊從楚矣救鄭之役齊侯在焉則齊又同魯從晉矣同盟于蟲牢同盟于馬陵同盟于蒲三同盟者齊自會溫盟翟泉以後所僅見也盟于袁婁而晉使魯取汶陽之田于齊盟于馬陵而晉又使魯歸汶陽之田于齊由大國取之由大國歸之魯惟共命其曷敢辭魯宣始從齊既而叛齊而從晉魯成始

伐齊既而齊從晉魯亦平齊齊晉離而魯可以修怨齊晉合而魯之術窮矣史記曰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受乃歸此誣詞也文曰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則事之可信者也公初立崔氏奔衛高固惡其偪也鞌之戰國佐定盟而公終身不辱國不受兵則頃公之治國高亦與有功焉

靈公名環頃公之子成十年即位襄十九年卒在位二十八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成十年 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

人來媵

十一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

十三年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十五年 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

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八年 春齊殺其大夫國佐 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六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八年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二年 左傳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十五年 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六年 三月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十八年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靈公於晉景之時一伐鄭於晉厲之時一伐秦三伐鄭於晉悼之時四伐鄭皆晉命也晉厲盟會沙隨柯陵靈公親行於悼公則惟雞澤之盟一至而已于

戚于戲于柤于亳城北于蕭魚皆遣世子光虛杅邪
丘諸會則國卿大夫耳豈公於晉反畏厲而輕悼乎
意者鄢陵之戰晉厲方銳齊靈新立心實怖之悼公
復霸欲以德撫諸侯公遂驕蹇國中歟魯襄元年諸
侯圍宋彭城討魚石齊人不會晉以爲討齊世子光
質於晉公乃與盟雞澤同推悼公爲霸乇自是戎盟
戎會世子大夫代行晉皆無責齊晉匹也能從霸令
卽云同欲晉悼安之不必其國君之自至也會戚以
來齊世子光序于滕薛之下不以大國之臣先小國
之君禮也魯襄十年伐鄭崔杼使光先至於師遂長

於滕其後亳城北之盟蕭魚之會曹伯以下卽序齊
光遂爲常位蓋晉深欲得齊而尊其世子不顧越禮
而躋之也讀春秋者曰隱桓諸侯皆序爵也霸者作
而後小國序大國之上則有子男長伯者矣若以世
子長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魯成公與齊頃公戰
于鞌取汶陽田久未通使晉景使韓穿來言歸田於
齊齊怨少損頃公卒靈公立魯成新辱於晉欲與齊
修前好使叔孫僑如如齊又逆女以固之傳及襄公
同齊盟會惟晉悼是聽不聞以戎服見也忽而北鄙
告變齊于四年之中六伐鄙四圍邑其時晉悼卒矣

中國無霸齊敢日逞以魯爲壑諸侯所共疾也圍齊
之役晉荀偃禱于河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率諸侯以討執言也正無
異于鳴鐘鼓揭鞀鐸也戰于鞌者私憤同圍齊者公
惡私憤而戰雖勝不予公惡而圍卽不得志猶如服
焉晉師再伐聞靈公卒廼還君子大士丏之不伐喪
也晉于齊始終有禮矣聲孟子靈公母也慶克淫人
也公受譖而刖鮑牽逐高無咎一之已甚國佐誅克
與盟而復之文殺于內宮之朝是公再叨亂也魯之
僑如猶齊慶克也成公能不惑于穆姜僑如出奔靈

公胡不聞焉公立太子光又愛仲子之子牙而立之
仲子以爲不祥而公不聽既卒光遂殺戎子執牙公
於母明不若魯成於子智不若仲子如是而曰靈其
齊靈公之所以爲靈乎

莊公 名光靈公子襄二十年卽位二十五年弒在位六年謚法屢征殺伐曰莊

襄十九年 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冬葬齊靈公

左傳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叔老如齊

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二十三年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齊侯襲莒

左傳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二十四年 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景公 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襄二十六年即位哀五年卒在位五十八年謚法由義而濟曰景

襄二十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二十八年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柩尸崔杼於市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三十年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二年 左傳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三年 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齊公孫竈卒

六年 秋齊侯伐北燕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叔孫舍如齊涖盟

八年 左傳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

九年 秋仲孫貜如齊

十年 夏齊欒施來奔

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十五年 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二十一年 左傳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晏子曰不可為也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二十二年 春齊侯伐莒

二十五年 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六年 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晏子曰陳氏厚施唯禮可以已之

二十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 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二月公侵齊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年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十二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四年 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十五年 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哀元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五年 夏齊侯伐宋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景公

齊非公殺戎姬執公子牙殺高厚臨夙沙衛討公子買汲汲如不及爲已故也澶淵之盟齊與晉成晉欒盈出奔平公會諸侯于商任又會于沙隨以錮之而齊獨納盈且有伐衛伐晉之師自是襲莒伐莒伐我北鄙歲有兵役六年之間非公何勤乎四方也葢公

爲世子時五與盟會少事專國政而習于諸侯之事專
國政則有黨有黨則易制人習諸侯之事則輕諸侯
輕諸侯則敢于伐霸主所必然也然靈公之時諸侯
圍齊靈公敗將走郵棠莊公扣馬曰師將退矣君何
懼焉抽劍斷鞅乃止能料敵而斷大事其孰先之棠
姜難發拊楹而歌隊死不救氣雄于大國而力屈于
一婦人所謂事外者智及身者迷也莊公雖强素任
崔杼靈公卒杼迎立之專執國政殺大臣伐隣國皆
杼爲主杼之習諸侯而得國人豈後莊公哉懷賜冠
之恥又與晉通而謀弑公以爲悅其誰難焉既弑莊

公即立景公崔氏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
功盟于大宮晏嬰仰天而嘆莫可如何也盧蒲嫳間
慶封而崔氏誅盧蒲癸間子雅子尾而慶封奔大逆
之滅也不出于執政之賢者而一二嬖人鋤而去之
易于執禽亦云與矣崔慶之亂也莊公之嬖臣死者
數人既而爲之復讐者盧蒲王何之屬又其嬖也嬖
人之中何多義士豈莊公不道其才智尚能得人乎
或者晏嬰輔景陰相其成討亂賊者衆皆有恃故嬖
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欒高陳鮑助之也齊魯
之交自齊人滕伯姬僑如逆婦姜以後二國不通好
者三十年靈公之季歲輙侵魯莊公又使崔杼來伐
魯怒齊深矣景公即位即使慶封聘魯息爭修睦和
衆安氏之始政也魯昭七年與齊平使叔孫舍涖盟
仲孫貜報聘事齊誠恭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出孫
于齊景公唁之爲取鄆以居公及乎定公爭鄆出師
齊雖有國夏二伐而夾谷一會即歸田和好盟黃無
貳景公終非讐魯者也然公四十年以前志在自守
四十年以後志漸爭霸盟于鄟陵參盟之再見者也
盟于鹹則鄭合矣盟于沙則衛合矣會于洮則宋又
從齊矣以齊之大而得陳魯衛宋之合復霸也不難

乃伐晉而有五氏垂葭蘗蒢之次助衛而有戚之圍
春秋皆無取焉伐霸主之國者力不敵助子拒父者
名不正也或謂魯昭出孫齊既取鄆居之曷不帥師
納公大明義討然非景公任也公志無遠圖心畏季
氏但詘以地處昭使不失所則待寓公之禮盡矣安
能執罪人反故君爲存衛入陳之舉哉昭公流離瑣
尾絕望于齊而後如晉竟卒于乾侯定公所以不能
無怨也晉衰不振齊圖復伯僅以參盟爲端事必不
成況政在陳氏乎莊公好殺而景公反之以和莊公
好兵而景公反之以靜公之久安其位與晏嬰之謀

顯其君道無過此是以在國不討崔慶於魯不討季氏高止欒施出奔無政即陳氏得民徒私憂之而無以折也納北燕伯伐徐莒僅威小國而已耄而用師即有妄動之譏君非桓公臣無管仲凡人固有能有不能也

安孺子 名荼景公妾鬻姒子安其號也哀六年即位在位一年弒

哀六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悼公 名陽生景公子安孺子兄弒孺子自立哀七年即位十年弒在位四年謚法中年早夭曰悼

哀八年 夏齊人取讙及闡　冬齊人歸讙及闡

哀九年 左傳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哀十年 春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葬齊悼公

左傳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簡公 名壬悼公子哀十一年即位十四年弒在位四年謚法一德不懈曰簡

哀十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 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平公 名驁簡公弟田常弒簡公立之哀公十五年即位攻歸田氏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邑在位二十五年卒

左傳 哀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㔻出奔北燕　冬及齊平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乃還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于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㔻帥師御之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齊桓公不立太子五子爭之四世不靖景公亦然在位五十八年國儲未正嬖子荼而欲立之不能言也諸大夫請之則曰且姑謀樂何憂無君夫桓為霸長葵丘之盟首戒樹子景承靈莊之亂戎姬公子牙所親見也享國最久何獨不念國本哉凡人年老則惡聞為後寵多則難定所立二公雖賢殆不免焉然桓公諸子有雍巫寺人貂公子開方為亂三人即近君

倘未能專執國命生殺自爲也景公之時陳氏
公在位日久陳氏得民日深卽使公早建太子猶能
問群公子爲難況陽生次長荼少母賤授以社稷能
無變乎國夏高張受命立荼陳乞攻之遂同出奔魯
之于晉荼奚齊卓子也陽生夷吾重耳也陳乞鮑牧
里克丕鄭也而國高不食其言且不如荀息則爲奚
卓者益劣矣陽生入安孺子廢讓位而退無相害也
陽生使朱毛語乞必欲殺孺子乞泣而謝之本其志
但欲廢君非忍弒君者也然而春秋書弒乞爲主名
杜預曰楚公子比之劫立齊陳乞之流潞鄭子家之

悼老三者皆可免罪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所以
絕其免罪之端也悼公立取魯讙闡無何卽歸之魯
公與魯無怨也吳師至齊齊人卽以公訃于軍告經
日卒也傳曰弒也後世莫能明之悼公卒齊又立其
子簡公經書齊國書帥師伐魯魯哀公會吳伐齊艾
陵之戰齊師敗績吳獲國書是戰也魯主之乎吳主
之乎魯弱于齊戰非魯事也魯與會不與戰而吳則
爲魯而戰則猶之魯戰也魯何所辭責焉未幾陳恒
復弒簡公夫安孺子方立而弒乃有悼公悼公立四
年而卒乃有簡公今簡公立四年又弒矣未踰八年

齊喪三君弒孺子者陳乞弒簡公者陳恒未知弒悼
公者誰也桓公諸子之亂惟無虧速死其群公子則
孝公立十年昭公立二十年懿公立四年惠公立十
一年皆能成君未卽殄瘁景公之子若孫立於南面
若不能終日者蓋桓公之歿國雖亂爭之者猶齊公
子也景公之歿則爭國者非齊公子矣晏子言禮可
爲國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善之而不能用竟以國家
子孫委之陳氏則孺子諸君之弒雖謂景公自殺之
可也陳恒弒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齋請伐齊三魯
公不能孔子退時魯哀公十四年之夏也孔子作春

秋于其春之獲麟先絕筆焉夫感麟之深不如懼亂
賊之切安知孔子絕筆不爲齊陳恒哉

晉

右論十二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四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四

晉

明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因名之成王滅唐遷唐公於杜降爲伯（祁姓堯後）封虞叔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墟謂之太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以其地有晉水故也晉侯子武侯寧族武侯子成侯服人徙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成侯子厲侯福厲侯子靖侯宜臼立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徙絳今絳州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復國是爲文侯立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徙翼今翼城縣東南有古翼城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不果入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爲莊伯弑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

侯鄂侯居翼二年入春秋莊伯居曲沃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盜用夏正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至武公并晉又都絳後徙新田今絳縣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至定公午三十一年獲麟又傳六代爲三卿分其地

翼鄂侯 名郄孝侯子二年入春秋在位六年隱五年奔隨立其子光六年復入居鄂

曲沃莊伯 名鱓桓叔子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隱十一年卒在位十七年

隱五年 左傳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六年 左傳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翼哀侯 名光鄂侯子隱六年即位在位九年桓三年爲武公所獲次年殺之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桓二年 左傳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惠之四十五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曲沃武公 名稱莊伯鱓之子隱八年即位莊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八年諡法威彊敵德曰武

桓三年 左傳 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翼小子侯 哀侯子哀侯既獲晉人立之桓四年即位在位四年七年爲曲沃武公所殺禮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諡取此義也

桓七年 左傳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 左傳 春滅翼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翼緡侯 哀侯弟桓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爲武公滅

桓九年 左傳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十六年 左傳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獻公 名佹諸武公子莊十八年即位僖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諡法博聞多能曰獻

莊十八年 左傳 春虢公晉侯朝王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二十三年 左傳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 左傳 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 左傳 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虞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二十六年　左傳　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秋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　左傳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二十八年　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攜

閔元年　左傳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

二年　左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

僖二年　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冬晉人執虞公

八年　夏狄伐晉

九年　秋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十年　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惠公名夷吾獻公子九年獻卒子奚齊立弒弟卓子立又弒遂自秦求入僖十年即位實在位十四年子圉嗣爲文公弒經書僖二十四年卒十五年者從告晉也諡法柔質受諫曰惠

僖十年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　晉侯改葬共太子

十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三年　左傳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六年　左傳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十七年　左傳　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

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二十二年 左傳 晉太子圉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四年 冬晉侯夷吾卒

晉之見經也始於滅夏陽夏陽虢都也晉與虞虢皆姬姓同出于周其國相隣虢在虞南晉在虞北虞介晉虢之間晉兼虢乃可并虞并虞虢乃可圖河南獻公所以先滅夏陽也穀傳公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晉人執虞公不三年二國俱亡晉何善滅人國

哉晉昭侯文侯子也桓叔文侯弟也昭侯都翼桓叔封曲沃其邑反大傳及武公遂并晉而有之蓋桓叔弑孝侯昭伯伐鄂侯武公弑哀侯并其弟緡侯子小子侯俱滅焉三世弑逆專賊本支獻公脩其術國曰強大其視滅同姓猶掇也于虞虢乎何有春秋惡晉之不仁首書滅夏陽累世強暴始于此託始焉獻公在位二十六年破驪戎伐皐落敗狄采桑滅耿霍魏以及虞虢跡其行事辟地喜兵蠶食無厭亦功名強立之主也乃驪姬惑亂生死夷吾重耳奔身歿而二寵子俱殺君子傷之唐風十二篇刺晉獻公者二葛生刺其好攻戰也采苓刺其好聽讒也讒人者何驪姬也姬不欲太子之近公也則謀出之外慮出于外之無名也則賂二五說公使之守曲沃既出之外矣欲加以罪則說使伐翟委之以兵勝則曰得衆敗則曰覆師文而致之殺謀成矣慮大臣之爭也則使優施說里克要其中立而身則朝夕公側陽譽之陰譖之歌舞涕泣使公之志決出于殺然後毒胙發而公不及察太子不及辨也荀息里克丕鄭皆晉卿也公疾以驪姬子奚齊屬息息許以死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息立卓子克又殺之息亦死焉論者曰公殺太

子息爲大臣不能顯諍反奉其嬖子而立之死非其正不得同于孔父仇牧之爲君死也然息之受託在公病時太子亡久國中無主頓首寄命非從君昏白圭之義可無爽乎里克痛太子之死惡女戎之讒憤殺二子國人欲之然奚齊驪姬之子卓子其娣子也姬之罪不及其娣奚齊之罪不及卓子春秋子奚齊則獻公寵殺之過著君卓子則里克專弑之罪彰矣重耳夷吾在外國人所欲立也夷吾賂秦遂得先入里克丕鄭皆臣之矣夷吾殺之其稱辭曰弑二君與一大夫然二君一大夫夷吾讐也克殺其讐矣其憾

彼所憾者以二臣志在重耳也重耳長而賢其出亡也國士多從之奚卓既死次在重耳二臣志也夷吾乘間入國二臣勉下之中必不服夷吾探其情而先施刑焉忌克性成秦人固知之矣秦穆姬屬賈君而烝之許納群公子而閉之賂中大夫而背之晉所怨也負河外之五城而不與忘汎舟之輸粟而閉糴秦所怨也此夷吾者怨于秦晉內外絕矣戰韓被獲其誰憐焉身死子戮門庭伏尸又將見也昔桓叔莊伯武公之君曲沃也日蒴文侯之子孫惟恐不盡獻公立又忠桓莊之族偪謀于士蒍譖富子殺游氏群公

子珍滅無遺彼惟恐人之害其子也是以不辭殘賊孰知驪姬一入二五成耦殺其子者即獻公也董生云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於晉獻公允明徵夫

文公 名重耳惠公兄僖二十四年入晉殺姬懷公二十五年即位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

諡法學勤好問曰文

僖二十四年 左傳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二十五年 左傳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

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五月癸丑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 秋晉人秦人圍鄭 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　春公子遂如晉

左傳　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三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　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晉惠公夷吾立十四年而卒文公重耳入年已六十二矣殺子圉納懷嬴其事不可盡信然重耳兄也夷吾弟也夷吾攘晉又使寺人披殺文公弟道先絕能責其兄無報哉齊桓公殺子糾春秋不以病霸晉國存亡於文公奚累焉周襄王以叔帶之難出居于鄭

王室之大變也楚顧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中國之大害也晉欲謀霸必先納王既納王必先制楚然納王易制楚難文公君臣慮之熟矣齊桓之時楚雖猾夏攻鄭伐蔡禍在邇國未敢直驅中原逮乎晉文楚則盟齊會孟戰泓圍緡宋襄被執齊孝聽命諸夏之君莫能與抗非謀定後戰一創立決不足以折强銳立霸功也齊桓伐楚取服而已召陵既盟大師不出楚間滅弦誘鄭累年撓霸齊以其無禍中國且姑聽之晉文連齊約秦專以威楚爲業其計必出于致楚之來合二國攻之楚始敗衄懼不復逞楚方圍宋晉欲救之與楚搏戰齊秦未集未可要其速勝也知楚善曹衛乃分兵掠曹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來楚顧之救楚欲救衛必釋宋圍及楚釋宋而來晉又不與戰也引師入曹執曹共公以畀宋人楚使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也晉又私許復曹衛使告絕于楚以離其心楚徘徊于宋衛之間進退未審而齊秦之師已集晉始與楚決戰敗之城濮是役也楚圍宋而不得宋一困也庇曹衛而反失曹衛二困也晉不救宋而宋圍已解一利也伐曹衛而反得曹衛二利也欲致楚而楚來三利也遷延以待齊秦之師而齊

秦至四利也晉以四利攻楚二困安得不敗楚既敗諸侯盡服于晉晉乃會盟諸侯以朝王一年之內破强夷獎天王諸夏景從威取霸定較之齊桓公經營幾十年而後盟召陵會葵丘者遲速譎正亦各以時哉儒者謂踐土之盟諱下勞溫之會諱召王晉無人臣禮罪在不恕抑王久蒙塵晉侯納之報功下勞體非過貶踐土之事傳詳記之不足諱也溫之會晉師諸侯朝王周力未能恐有叛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史記所書亦實錄也襄王出奔五載文物盡廢一朝反旆滑洛多虞諸侯來朝王出就見晉命列國整

師徒飭卮從以待天王降臨蒐狩講武如宣王東都之禮車攻馬同春秋榮之卽不然天子之辭所在稱幸入稱警出稱蹕食稱膳進稱御王下見而稱狩亦嘗詞耳晉曷有罪焉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所謂不可訓者爲後世戒也伊尹放桐周公居攝功著社稷聖人猶取其心諱其事恐後世亂賊之藉口也況晉文公使王狩乎仲尼以一言立萬世之防而學者卽取以獄當日之伯豈其平哉踐土河陽鄭伯俱在忽盟于翟泉以謀伐之朝貳于楚也然同盟之君遽以兵終適損霸盛秦亦揣晉志而疑之私許鄭和

是故晉文圍鄭與齊桓伐陳有同譏焉且文之末年闕章請平陽處父往報晉楚始通其齒衰其志改矣何貴于鄭此又春秋所隱也

襄公 名驩文公子僖三十三年卽位文六年卒在位七年謚法甲冑有勞曰襄

僖三十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 夏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秦人伐晉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四年 秋晉侯伐秦

左傳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五年 夏公孫敖如晉

左傳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

六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左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秦晉之爭自殽之役始也說者咸咎晉襄公在喪卽戎不報秦施戹人于險然文公方覂秦師卽出秦自魯僖三十年秋從晉圍鄭涉中原識形阻自周而東將圖襲鄭洩于弦高因便入滑其還也非晉乘之秦之用兵豈止晉鄙哉長驅而下東諸侯之國必受其敝今幸晉勝諸侯利也白狄子來寇郤缺獲之胥文之霸許獨不至襄惡其恃楚也帥宋陳鄭伐之李廉

曰襄公新立夏戰殽以郲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而退三敵其善繼文業者哉魯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視伐晉晉侯敗之于彭衙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四年秋晉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襄公在位七年與秦戰者五不勝者一春秋于晉敗秦則詳之于秦敗晉則畧之晉稱侯秦稱人亟扶霸而抑戎也寧譏負德哉然其年短其烈卑君子惜之一曰不能伐楚一曰政在大夫襄公初年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

夾泜而軍陽子患之求紓以退時楚成雄長久未可問也及商臣爲亂弑君自立則天下賊矣以大國而討蠻夷霸君而誅亂賊齊桓晉文有其志無其時也乃銳方見于伐沈師已頓于救江沈姬姓小國也卽其君有道臨以六國之師無不靡也無道而潰寧足爲晉武哉楚子以伐沈之役怒而圍江晉侯何在五國之師何在僅令陽處父帥師以出文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名雖救江實避楚也自是楚人滅江滅六肆焉無忌秦伯矜滅同盟臧文仲哀皐陶不祀晉哀如焉先一已之怨而後天下之惡秦近畏逼楚

遠若忘甚矣襄公之無志也晉文季年衛成公不朝襄公既祥謀伐之先且居請朝王于溫然後伐衛取戚獲孫昭子垂隴之會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既而晉人歸達衛侯如晉拜左氏之志此也明晉尊王以服諸侯也然朝溫之舉春秋不書或者朝王義名也伐衛晉私也經不聽晉之以義文私故削之歟且晉侯伐衛衛人亦伐晉衛成公用甯俞以治國能自强矣晉安得下之陽處父之伐楚以救江也晉亦嘗告于周欽師速退不成義兵經無書焉伐衛告王其不足書猶是也魯文三年春三月及晉處父

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會盟大事也襄公不親委于大夫下之私交啟上之霸德衰四方其見之矣諸侯不附楚日以逞未耄期而倦勤身亦忽諸欲如罷衰視師時獲秦三帥歸韲先公惡可得乎

靈公名夷皐襄公嫡子文七年卽位宣二年弑在位十四年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文六年　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七年　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
晉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
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九年 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十年 夏秦伐晉

十一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十三年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左傳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 秦伯許之旣濟魏人譟而還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十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六月諸侯會于扈

宣元年 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晉襄公薨春秋卽書晉殺陽處父狐射姑出奔靈公立文書晉殺先都士穀及箕鄭父說者謂其誅皆出于趙盾今以傳攷之陽處父先克黨盾者也盾何憾而殺之晉蒐于夷中軍之選屬之狐射姑與士穀梁益耳矣箕鄭父先都又將登上軍矣晉侯以處父與克之言升盾而退諸大夫大夫交怨二人俱遭賊殺

盾因而竟獄焉處父之死射姑出奔時襄公初薨立君未定無暇執殺人者而問之也賊殺先克靈公卽位已三年矣政繇趙氏生殺以斷先都諸臣能無死乎盾以能新貴國人未協方欲引株披根樹威於衆而諸大夫恃故舊輕少主比周爭權紛然妄殺盾外爲國家立法內爲二人報讐執而誅之何辭以對是故陽處父黨盾而死先都諸臣惡盾而死死非爲國殺無主名比而同之盡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此春秋之權衡也楚自城濮之敗十五年來兵不及鄭忽然稱伐窺晉懈也晉救鄭鄭請平新城同盟鄭知服矣

久之而晉兩伐鄭一侵鄭鄭終爲楚役也令狐之戰晉却秦納公子雍也河曲之戰秦取羈馬晉人禦也甚而趙穿侵崇以求成秦師伐晉而圍焦則晉長屈于秦矣晉文反國秦穆助之楚成猾夏晉文攘之秦晉親也楚晉敵也自殽之戰至于河曲秦與晉六交兵楚反休息無事蠶食坐大是楚莊之霸秦晉成之也齊懿公商人弒其君舍晉盟諸侯于扈以謀伐之不克而還宋人弒其君杵臼立文公賂晉合三國之師伐之反爲立君會諸侯于扈以平之納賂故也納賂者誰趙盾也晉納賂而平宋鄭乃敢背晉而侵宋

斐林之役楚因晉解揚大棘之戰鄭獲宋華元助逆致敗辱莫大焉猶託救陳以求義名春秋不許也河曲無功罪先趙穿獨放胥甲父盾庇穿也侵崇召寇穿乃日恣其勢不至弒君不止矣兗圖之變或謂盾志在弒公以兵與穿穿承盾志而爲逆春秋誅盾無辟首惡然盾在家居處飾入朝好强諫弒君非盾志也而馴君于弒則盾啟之釁公耄時國人欲立長君盾因衆心而逆公子雍爲社稷計善矣迫于穆嬴勉立靈公君在襁褓未知訓誨早諭教近正人免于過戾大臣職也盾不是務而專圖報復殺大夫以立威

合諸侯以求好扈盟既成衛雍繼會四方知有盾不知有晉君也楚當討也而不敢伐秦可和也而亟與戰齊宋弒逆之國也而皆受其賂邾捷菑少不當立者也而强爲之納楚人輕晉則曰北方可圖鄭穆叛晉則曰晉不足與伯業日衰盾之罪也趙穿族子君胥貴寵握兵出搆襲入偪主盾不能去也而反縱之夫不仁之君在上不仁之臣在下兩不仁者並處鮮有不害者也盾於國不匡靈公以正於家不教穿以義履霜堅氷遂馴逆節坐盾以弒夫豈過乎

成公 名黑臀文公子靈公季父宣三年即位 九年卒在位七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宣二年 左傳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族爲公族大夫

三年 左傳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七年 左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八年 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九年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公在位七年兩會諸侯春秋幸焉曰靈公無道文襄業衰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立一會于黑壤再會于扈皆君行卿從中國其猶有霸乎黑壤之會魯宣公被執或疑其不恕然晉侯新立魯不朝聘又歲適齊焉是但德齊之立已而忘晉爲盟主也因會而止之魯實有尤非晉咎也靈公之季楚鄭侵陳晉趙盾

嘗帥師救之矣成公立而盾與衛孫免侵陳者以陳即楚也黑壤之會陳既不與扈之會晉與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止于衛以待陳而陳又不至荀林父之師所以來也鄭嘗從楚侵陳晉怒而加兵棐林以後師凡再舉及郔請平黑壤與會晉無討焉鄭晉所惡也陳晉所字也設陳懲即楚之失反而從晉晉之與陳也必親于鄭胡爲乎不悔也靈公將趙穿侵崇秦弗與成遂有圍焦之師今則白狄及晉平會而伐秦是師也晉主之乎白狄主之乎苟白狄主而晉從是降也苟晉主而白狄從是非所與而與也二者皆有譏焉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明年又取向陰之禾晉用中行桓子謀尚能忍之何讐于秦而尋兵若是晉厲公之使呂相絕秦也有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然則成公之世晉已昏狄乎讐秦可也昏狄以讐秦下矣魯宣公之爲襄仲所立也罪在弒逆晉不能討而僅責其慢盟之小過得賂而即免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也晉師不出而兩會同焉豈成公者趙盾立之趙穿迎之國有賊不能問也且心德焉諸侯其皆恕矣乎雖然政在趙氏矣即欲出而討賊趙氏弗從也

景公 名獳成公子宣十年即位成十年卒在位十九年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宣九年 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十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盟于淸丘

左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

十三年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四年 夏晉侯伐鄭

十五年　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
人伐晉
左傳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
縣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
十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七年　夏六月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
斷道
左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請老郤獻子爲政
十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秋公孫歸父如晉
成元年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二年　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三年　春王正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夏公如
晉　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
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四年　夏公如晉
左傳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冬十有二
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　夏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
帥師救鄭
左傳　春鄭伯如晉拜成　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
田

七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　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
書帥師侵蔡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冬晉侯
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夏晉人來媵　秋晉人執鄭伯欒書帥師伐鄭　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 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晉景之世書同盟者五盟于清丘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焉其言曰恤病討貳未幾宋伐陳衛救

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春秋惡其不實也貶國卿而人之盟于斷道謀齊也前者魯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無惑乎郤克一怒三國盡從也是會也齊之高固及歛盂而逃晏弱蔡朝南郭偃至卷楚而執兵端見矣盟于蟲牢鄭服也邲戰以後鄭專從楚今以許靈之隙訟于楚而不勝始來請成晉之利也盟于馬陵楚伐鄭晉合諸侯救之旣勝而後同盟也盟于蒲晉有懼心焉晉失信于魯諸侯皆貳不得已而尋盟也夫敗于邲而盟清丘欲與齊戰而盟斷道魯鄭將叛而盟蒲三盟者皆非春秋所善服而會則蟲牢善矣救而會則馬陵尤善矣景公在位十九年大戰有二邲之戰晉師以救鄭而出鄭與楚平荀林父欲還先縠趙旃不從遂至敗績鞌之戰郤克怒齊婦人之笑也解張善御大敗齊師齊楚大國並晉匹也一勝一負者楚莊賢而齊頃弱也晉與齊鬬非其君之志郤克實主之克使于齊婦人笑于房克怒誓諸河伯歸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及范武子老克爲政乃有陽穀之師然繒盟彊質晉師卽還景公固曰克之怨不足煩國也齊伐魯北鄙衛敗于新築二國

告難師出有名克遂以八百乘敗齊于華不注之山甗磬入晉汶陽之田歸魯袁婁盟而晉憾釋矣終景之身不復加兵于齊蟲牢馬陵同盟以後晉且使韓穿來魯請以汶陽之田歸齊自是伐鄭盟蒲齊無不從二國之怨淺也晉楚爲怨其日久矣師之興也皆以爭鄭故鄭從晉則楚伐之從楚則晉伐之郤缺欒書今日救鄭明日卽伐鄭邲戰敗而貳心蟲牢盟而不固至執鄭伯于銅鞮鄭人立君晉復率諸侯伐之而歸鄭伯焉晉之困鄭盖二世矣然亦終無如楚何也邲戰不振未敢用兵所示不忘者僅一侵蔡而已

卽後晉強者謂潞子嬰兒之歸甲氏留吁之滅廧咎如之伐晉能威遠狄也魯仲孫蔑叔孫僑如以晉命而侵宋衛黑背以晉命而侵鄭宋方辭會而衛人從討鄭方事吳而三國會伐晉能威中國也顧于楚則未有問也蒲之盟莒子同焉楚人伐莒晉莫能救也秦人白狄緣隙爲寇晉德其衰乎先縠先軫之孫也卽有違命召狄之罪刑不至族也趙同趙括成季宣孟之後也莊姬淫人譖而殺之國人不服也左氏稱晉侯病甍繇夢大厲厲者趙氏先祖也言雖不足信亦可爲人君妄殺者戒云

厲公 名州蒲景公子成十年五月景公立爲君 代鄭成十一年卽位十八年秋在位八年 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成十一年 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秦伯背晉成

十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四年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五年 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傳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

十六年 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左傳 曹人請于晉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

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犨
郤至
左傳 六月戊辰士燮卒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
州蒲
春秋之世霸國所忌者四楚吳秦狄是也晉厲公在
位八年交剛敗狄鄢陵敗楚麻隧勝秦鍾離通吳功
烈若此庶乎文公城濮一戰襄公箕殽二師矣乃三
郤誅成匠麗難作身不免弒胡亡之暴也說春秋者
曰晉主夏盟徵會討貳屢用諸侯之師未嘗書乞獨

厲公于魯伐秦而使郤克戰楚而使欒黶伐鄭而使
荀罃三書乞師卑詞感魯不名霸令晉且貶矣何强
之有然郤克之來魯成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朝
王緩而從晉急晉親魯無間欒黶乞師魯應僑如穆
姜之亂待于壞隤申宮儆備攝守後行不及鄢陵之
期會于沙隨僑如譖入晉怒不見公文執季孫行父
舍于苕丘郤犨盟扈公始得反伐鄭復從晉乃怨之
晉之役魯喜怒自爲非肯降節以下人者也且晉三
乞師必以魯三伐鄭必以王臣周魯之弱晉所知也
而必會之者魯宗國之望王臣諸侯與諸大夫之長

也乞師而魯至則禮之後至則責之魯不敢怠列國
皆聳王臣則尹子單子或二卿並行或一卿獨出唯
晉是聽嘗序於諸侯之上豈謂其强武捷鬭戰必勝
攻必取哉但使從於軍中爲四方觀足以令矣此晉
之善於用魯侯王臣也曹成篡立而執歸京師小國
服焉楚共猾夏而敗諸鄢陵大國震焉仁義爲名小
大並畏霸政其舉乎然立功易居功難伐秦敗楚文
襄之事非厲公所能居也鄢陵之役郤至欲戰士燮
曰盍釋楚以爲外懼既克而反復使祝宗祈死夫城
濮勝而文公霸邲戰敗而景公辱遠脩祖功近洗宗

恥得一振於鄢陵國人皆賀燮獨憂之深者以晉禍
在內不在外也厲公侈而多嬖三郤傲而聚怨欒書
忌而善譖凡人有一于此必凶於家害於國今君臣
參會亡無日矣或有外憂錞于丁寧日夜警惕上下
戒心可以後死驟嘗大敵幸得勝焉六間之謀復出
郤氏驕至疾益是速覆也城濮之戰文公慮全後動
作王宮刑三罪退而猶有憂色楚殺子玉以狥伏
不敢動鄢陵遇師猝戰傷目一矢之力非有成謀共
王雖困晉三伐鄭楚救必出諸侯輒引師而還楚不
懼霸晉不憂夏夷氛自若猶無克也獻捷稱伐相矜

於朝君矜其臣則必惡臣之偪臣矜其君則必怨君之猜嬖人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煽其惑大臣欒書助其斷三郤之死忽焉三郤既死胥童之徒又欲劫殺欒書荀偃厲公弗忍書偃殺童遂執公而使程滑弑之殺三郤者厲公也而不可謂獨出於公殺胥童弑厲公者書偃也而不可謂獨出於書偃蔽殺大夫於國而三郤與胥童之均罪明蔽弑君於國人而書偃之首惡著然後知晉國有憂果非楚之謂而君與大夫之謂也善居功者功其功不善居功者功其禍春秋論人豈徒以成敗哉

悼公 名周襄公少子捷不得立號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實元年即位實成十八年在位十五年卒諡法年中早夭曰悼

成十八年 春公如晉 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襄元年 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 春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 春公如晉 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 冬公如晉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

京師言王叔之二于戎也

六年　冬季孫如晉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左傳　晉韓獻子告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秋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　夏季孫宿如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左傳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師伐秦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冬秦人伐晉

十二年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冬公如晉

十三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智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怨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之會吳自鍾離始厲公為之也悼公繼位經又書會吳者三夫鍾離之役晉招吳挑楚率諸侯大夫會吳王壽夢於江淮之間吳後日大為中國患厲公與有罪焉春秋怨之曰無道之君未足與謀夏也悼公賢主追興霸業欲比桓文吳楚皆夷義同驅攘乃一會於戚再會于柤三會於向求吳獨急且雞澤之盟迎之不至善道之會魯衛為先及乎戚則合十四國之公侯世子俟一句吳之大夫訓禮甚矣春秋何予

以霸也荊楚地大人悍滅諸姬病華夏乘勢邀利專與霸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惟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薨後國亂君弱不敢專兵伐楚秦以殽戰讐晉連歲搆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秦又乘之雖城濮餘威鄢陵新敗楚無懼志虐宋役鄭惟所欲為晉欲一舉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楚肘腋之下盛氣方厲巫臣敎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間干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致銳于楚師不出則擾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偪無暇與晉校晉始得息民臨交屢舉盟會收宋陳伐秦鄭坐享霸功是故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宋魚石入於彭城楚鄭伐宋而入之也時晉悼新立即帥師救宋虛朾同盟彭城合圍叛人服焉宋乃定矣楚鄭數侵宋不厚困向戍得聘魯盟劉以安其國晉之力也鄭成公助楚伐宋晉正討之韓厥先攻五國為援謹用諸侯不忍輕闚其民也鄭僖公新立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同盟雞澤鄭志無貳僖公卒鄭畏楚伐而背晉悼公於是有三駕之師會于蕭魚方敘績焉彭城一圍而晉得宋虎牢邢役而晉得鄭得鄭易得宋難宋者晉有鄭者楚有也陳遲于楚久不屬晉雞澤之盟袁僑如來晉始

予陳楚伐陳喪晉急救之鄬之會陳侯以國難逃歸邢丘不至晉遂不能有陳春秋少之然成霸安强必自宋始韓獻子之言也陳非吾事無之後可范宣子之言也晉之謀霸急宋緩陳君臣慮定安而後動未有不知彼知巳而能霸者也晉欲得宋又欲得鄭即失陳可也晉欲制楚又欲伐秦即會吳可也此悼公之知權也晉文之時能克楚者齊秦而樂為晉用文公因之集二國之師於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即為晉用悼公惟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文公之霸譎矣悼公陰行其術而

守之以靜處之以謙五會示信三駕示威服鄭郎止未嘗與大師動大衆也合十二國之大夫伐秦報櫟僅成遷延之役不敢直與秦戰也以怯爲勇以退爲進名爲復霸其術不過守霸耳或謂衛孫林父逐君而不能正齊靈公梗霸而不能馴邾莒小國肆行而不能禁治夏道疎晉悼君臣固安受之其爲霸也力所可及者及焉其不可及者舍焉爲我害者慮焉不爲我害者寘焉謀人之智不出通吳自守之智不出棄陳或者天假以年功當加顯未三十而薨豈天遂欲無霸乎

平公（名彪悼公子襄十六年即位昭十五年卒在位二十六年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襄十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冬叔孫豹如晉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 春晉人執邾子 季孫宿如晉 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 秋欒盈自楚適齊）

二十三年 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晉人殺欒盈

二十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

同盟于重丘
左傳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趙文子為政令薄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晉程鄭卒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曹人于澶淵　秋晉人執衛甯喜
左傳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鄭伯歸自晉使
子西如晉聘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
于周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
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侯之弟鱄

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
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
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
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
政乃卒治之　楚薳罷如晉涖盟
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秋仲孫羯如晉
左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
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
侯使士鞅來聘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
晉侯使司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
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
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
左傳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趙孟問其縣
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使助
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
師而廢其輿尉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虢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
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冬公如晉
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左傳
三月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夏四月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長之以策　晉韓起如齊逆女　秋七月鄭
罕虎如晉賀夫人

五年 春公如晉

左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

六年 夏季孫宿如晉

七年 左傳 晉人來治杞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九年 左傳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二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

十年 秋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葬晉平公

晉平公義著于闔齊霸隮于盟宋君子惜之闔齊者何齊靈公環怙險負衆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晉與諸侯同心疾之故書同闔也前者鞍之戰魯國四卿與晉衛曹三大夫同出代齊齊頃公敗績出紀甗玉磬汶陽之田以和春秋未嘗予晉而貶齊今同闔之役沉玉濟河齊靈夜遁不聞喪師獨深貶之者頃公過小靈公惡大四年之中亡伐魯鄙四圍其邑諸侯實不平而為之徵討非若郤克之脩憾于一笑也闔齊既還盟于祝柯曰大無侵小衛孫林父伐齊士匄帥師繼之至穀聞靈公卒乃還禮不伐喪進退俱善會於柯盟于澶淵齊知服焉是舉也晉可以霸後雖齊莊納欒盈伐衛晉不克終好過先自齊非晉失也盟宋之役晉楚同主夏盟也楚屈建欲之宋向戌啟之晉趙武成之為會以弭兵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大夫之言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弭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其言也順國君聽焉然楚入春秋眘食中國晏安鴆毒

不可以懷齊桓晉文不得已而起脩霸令豈好兵哉兵火也不戢則焚楚縱兵者也非戢兵者也成穎以來專以兵恫喝諸侯東諸侯懼而從之者半楚今厭兵又以弭兵之說愚晉抑思晉自文公舉盟會正侵伐日與楚爭者何爭諸侯之從晉者不欲其從楚又爭諸侯之從楚者欲其從晉也晉之為霸以其可以得諸侯楚之為楚以其不可以得諸侯惟諸侯不嘗服于楚是以楚子親執橐鞬擐甲胄以圖諸侯使晉早能讓楚各守其從中原之兵久絕跡矣文祖不辭黷兵之名以存天下之大防子孫貪弭兵之名以求

蠻夷之小喜楚誠利矣晉則何以自處也向戍合晉楚之成九國之大夫同會于宋又申之以盟楚人衷甲遂先晉歃向戍自矜爲不世功請免死之邑及宋有火災晉又會諸侯之大夫謀歸以財當時澶淵之上十一國之人奔走于宋天下必以爲宋有大征伐焉孰知止以災故也未盟宋以前齊崔杼弑其君光晉有夷儀之會重丘之盟受賂而許成旣盟宋以後蔡世子班弑其君固會與盟供帑鬪也亂臣賊子接踵于世晉不及問忽急宋災者非爲其姬之死而來德其首倡弭兵集四方而並走其國也儒者不知而

謬善之謂周禮大宗伯之職弔禮哀禍裁禬禮哀圍敗王者所以和諸侯也周衰而亡底于澶淵猶及見焉抑春秋之義貴道而不貴惡魯僖公爲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公爲悼夫人而城杞不名保小凡國君以一家而役國一國而役天下私而非公經悉參之晉于宋卽果澶淵謀裁沾沾小惠亦城杞類耳况乎以盟宋而私厚之也虢之會楚公子圍因聘娶尋盟復讀舊書而先晉未幾弑立會于申以合十二國伐吳二役從晉之諸侯亦役于楚晉益卑矣然有諸大夫爲政平公莫能主也祁午謂趙武曰子相晉國于今七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子之力也稱子而不及君晉之大夫豈猶有公平哉衞孫林父逐君而專戚之致其入于戚以叛衞晉欒盈惡于范氏會于商任沙隨以錮之激其入于曲沃以叛晉一喜一怒皆黨强家病公室公爲贅旒自初政已然矣春秋于平公卽位會于溴梁特書大夫盟靖公之廢趙韓魏之爲諸侯於此已見端焉不獨爲一君慨也

昭公 名夷平公子昭十一年卽位十六年卒在位六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

昭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十二年 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冬晉伐鮮虞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

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十五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左傳

十六年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左傳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

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晉昭公在位六年會厥憖而合八國之大夫盟平丘而合十二國之諸侯兩伐鮮虞而狄地漸爲晉有縱楚公子比歸弑其君虔而楚靈之惡不及中國其能有爲也賢于平公矣霸終不振何哉厥憖之會謀救蔡也楚虔誘蔡侯般于申執而殺之棄疾帥師圍蔡蔡世子有堅守不下望救迫矣韓宣子激于荀吳之言勉會大夫又不出師使狐父往請楚不許執蔡有歸用之岡山夫楚虔雖暴陳蔡之禍四方震悼晉能義奮列國助之鼓行而前楚或知警蔡可無滅也而晉不用兵者必以宋盟方新我不敢悖也抑念西門之盟專爲弭兵諸侯樂從楚先自背滅其所從晉正討之曩者與盟之國誰不自懼禍及踴躍奉命竟狃前好逡巡坐觀蔡滅雖楚罪可謂晉無責乎平丘之會傳云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有貳心叔向欲示威而徵會也然是時楚比方歸能虔遇弑强夷內亂利在中國晉因而大合諸侯脩盟主之職振衆號之恥君臣所共有事登徒以虒祁哉邾莒微小獻賦不供謗罪于魯晉怒辭昭公不見執季孫意如是役也先以會重以盟四方將望治焉而竟以執魯大夫終是晉之盟會以間楚而合以怒魯而散也齊桓與霸屈體下魯再盟于幽而莊公至伐楚次陘而僖公從皆齊尋魯非魯求齊晉文踐土之盟溫之會魯僖公

兩朝王所晉實推魯爲先昭公欲復霸而偏治魯失先務矣黑壤之執成公怒魯宣之不朝也沙隨之不見厲公聽僑如之譖而惡魯成也魯昭事晉謹于宣公而邾莒善愬不如僑如晉胡爲乎惑而加誅焉或曰苕丘舍行父平丘執意如季孫專政晉習知之不可無討若然易其人反其政立魯卿之賢者而教其君以自强誠伯令也未幾惠伯說行意如歸魯前何以執之曰邾莒不供魯故之以也後何以釋之曰土地猶大所命能具也或奪或予皆沒于利晉之六卿季孫黨也孰有爲昭公而執其强臣者哉春秋書公

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著晉暴傷魯弱也儒者又云晉曲魯直不與爲幸平丘之會公巳同諸侯廩集而相見矣歃血不及何亢之有夫亢魯晉之勢不加損卑魯晉之勢不加益其罪蓋先定矣罪者何同盟辱魯非桓文之事也且虒祁徵朝邾南盛兵晉先失禮於諸侯齊以投壺懷貳鄭以伯男爭承衛以務羕懼淫諸侯先不服於晉即微魯釁四方叛矣宜乎晉合諸侯於此焉止而鄢陵之役參盟復見也雖然晉平公之疾蠱也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平公近女室崇宮榭國政委大夫其爲蠱也十二餘年

矣昭公欲於六年之中振之誠難况其才僅裕蠱非幹蠱者乎

頃公 名去疾昭公子昭十七年即位三十年卒在位十四年謚法敏以敬愼曰頃

昭十七年 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二十一年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年 左傳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年 春婼至自晉

左傳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左傳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曰王室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八年 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女寬諫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九年 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秋龍見於絳郊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魯昭公五年如晉晉平公受莒人之愬欲止公范獻
子諫乃歸之其後季孫宿如晉叔孫婼送葬禮無闕
也晉昭公立厥慭則大夫往會平丘則公往會君辱
臣執四年之間三受晉侮公兩如晉至河而復甚而
見止焉自冬徂夏始得反國憾乃積矣及頃公即位
使士鞅來聘魯人方慶嗣君通好邦交復脩不虞季
孫欲惡諸晉薄牢禮以激其怒也冬公如晉至河乃
復晉辭公也魯文公三年如晉晉有伐楚救江之役
成公三年如晉晉有伐廧咎如之役俱不聞以國事

辭公今晉實未嘗伐鮮虞設辭拒魯者士鞅之爲也
又一年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踰歲乃歸傳云邾人
有愬晉人來討晉何厚于邾士鞅怒而託以名耳季
孫意如之執也平丘之上蒙以幕守以狄人畏不敢
爭子服惠伯爲之私請于中行穆子而得歸又懼除
館于西河逮逃是幸叔孫婼之執也以周制折邾大
夫而爽不並坐去衆與兵以朝而韓宣謀阻范獻子
求貨吏人請吠狗則郤之申豐以貨如晉則禁之及
其歸也成禮而還患難之際兩人賢不肖相去遠矣
昭公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于虢莒人訴取鄆楚請戮
之晉樂王鮒求貨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卒弗與昫趙孟稱其貞信忠義請楚勉之婼即豹
子也父子守義君命不屈行人之光望國賴焉意如
之執公嘗如晉至河乃復婼之執公亦如晉至河有
疾而復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僕僕道路爲其國大夫
請又惕晉威中道輒復何自卑也前者如晉晉辭而
復今如晉晉無辭焉則公有疾矣與其晉辭而復無
寧有疾而復臣之行也雖有疾不可以蹔君命君之
行也一有疾不可以交鄰國春秋以疾全昭公之復
非善復也不得已焉耳雖然晉數辱魯魯終不怨謂

國無禮則霸討之國有難則霸正之也季孫意如之
亂公身出孫自次陽州以至居鄆亡三年矣晉始會
于扈以謀納公士鞅又取貨而止何也晉靈之時齊
商人弑其君舍晉盟扈以討齊人賂晉侯遂弗克討
今之會扈亦然昔之賂靈公主之今之賂士鞅主之
君受賂則罪蔽於君臣受賂則罪蔽于臣春秋不能
諱也或曰周景王崩子朝作亂晉圍郊以圖之會黃
父以定之急謀王室何暇及魯然王猛既卒敬王立
已踰年晉不躬帥諸侯往赴其急僅遣偏師薄援子
朝之邑名爲王援非心討亂也久之王居狄泉尹士

立子朝鄭于大叔見范宣子以義勸晉方徵會黄父
又明年單子告急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
成公般戍之乃還天子蒙塵五年晉從容觀釁而
後行豈可與文公圍溫速定襄王同日語哉且王室
交戰劉單爲助于朝之黨勢嘗不敵谿渠次滑王漸
反正晉遣大夫出佐不勞而入若魯則政在季氏者
三世君喪政者四公齊之梁丘據晉之士鞅受貨與
錦反謂意如無罪君伐已甚又盛矜其得民心多備
援其孰誅之是故納王之名美于定魯而定魯之功
反難于納王晉爲其易者則舍其難者矣田氏在齊

六卿在晉禍且旦夕發魯之季氏特先驅耳鄆陵有
盟扈有會而魯昭公之次乾侯如故人亦何憚而不
篡弑哉

定公 名午頃公子昭三十一年即位哀二十年卒在位三十七年謚法大慮靜民曰定

昭三十一年 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元年 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八年 夏公會晉師于瓦 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 鄭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十年 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十三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十四年 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哀元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三年　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九年　左傳晉趙鞅卜救鄭不吉乃止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左傳哀十四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十五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

出公名鑿定公子哀二十一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出奔齊道死年表云十八年或曰二十

年

左傳哀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晉師乃還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卑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之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胡康侯傷晉霸之衰也曰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夫于五氏而衛叛涖于

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大夫亦叛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若然則內外皆叛晉將亡矣然魯昭之孫晉定即位即遣使省問意未嘗不欲納公也敬王入成周遂定都焉徵諸侯城之晉帥諸大夫以先宋仲幾不即役執于京師未嘗不謀王室申霸令也召陵之會從者十八國出而侵楚未嘗不外夷狄也齊桓之伯也仲孫省魯難召陵盟屈完首止葵丘定襄王舉三大義而天下服晉定初年志在嗣霸將有爲焉及觀春秋惟成周之城奔命天子仲幾之執討以王事經無貶詞

納魯侵楚功未一成則縣大夫為政也魯昭公逐于
季孫意如晉頃公會扈以納之士鞅取貨竟弗克納
昭屢如晉次于乾侯頃公卒定公欲成父志將以師
納公鞅弗願也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季孫
告無罪晉侯僅使躒唁公而已意如之逐君也其謀
深其黨厚國中樹兵而外陽請罪若謂臣非劫君者
也君自怒臣而出耳士鞅取其貨又為之辭曰季孫
何罪請囚請亡而不獲君何其不恕也晉定公召季
孫將伏其辜矣鞅復私之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乃
使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對為遜辭以謝晉晉人亦

憐之以為其君實甚季孫免矣前以危言懼宋衛大
夫之心後以卑詞緩晉人之怒皆士鞅主之而魯昭
不果入也齊景公唁公于野井曰唁晉荀躒唁公于
乾侯亦曰唁春秋但見晉唁不見晉納也昭薨乾侯
季仍執政魯定公如晉亦至河乃復皋鼬從盟二卿
並使死之會魯尚患齊而德晉救及乎夾谷魯亦舍
晉附齊矣晉不能誅魯賊臣使昭公道死卽欲強令
身可責其子必無二也召陵之會劉文公合諸侯謀
伐楚也荀寅求貨于蔡侯不得而辭之又假羽旄于
鄭失鄭人心侵楚不成徒盟皋鼬夫齊桓公以八國

伐楚楚人來盟晉文公以四國戰楚楚師大敗是役
也師三倍桓五倍文一役卽止者定公制于卿之欲
貨而不得進也晉不侵楚蔡乃請吳敗楚入郢百年
之一日百戰之一功坐讓蠻吳遂起黃池爭長之漸
失策甚矣納魯昭義名也伐強楚霸政也且為時也
易晉兩失之而樂祁犂有執臧沙曲濮有盟夾谷安
甫有會五氏垂葭有次中國之大如齊魯鄭衛無不
畔也晉乃孤矣君孤立于上則臣交爭于下趙鞅求
衛貢五百家而殺邯鄲午荀寅范吉射為午而伐鞅
鞅奔晉陽以叛荀躒韓不信魏曼多為鞅而伐范氏

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以叛若以罪言專殺專伐其
罪均也而鞅先之晉陽近晉地險兵強據之足以要
君朝歌遠晉僅能自保不足為國患也而鞅又先之
然荀士不反鞅得善歸者快之黨盛矣荀韓魏三家
助之國人和之晉陽之險又資之大臣比焉弱主懾
焉盡以擁兵逐鞅之罪歸于寅與吉射而鞅借甲晉
陽反名為除君側之惡故得傲然而出怡然而入也
鞅未叛以前執晉政者五家既叛而歸以後執晉政
者四家再世而三家矣晉之六卿漸併而為三家三
家之勢必漸大而分晉春秋始慮晉卿之多今又慮

晉卿之少也鞅專晉國黨衛世子蒯聵則有戚之納惡鄭人厚范中行氏則有鐵之戰自是構怨而侵鄭衛伐喪而侵齊悉鞅與曼多帥師迫楚索戎蠻子赤晉執而歸焉黃池之會吳晉同焉吳楚昔所擯也而與之親齊衛鄭昔所與也而皆為敵苟無私憾仇讐而昏姻可也苟有私憾昏姻而仇讐可也愛憎自鞅晉定何知視士鞅荀寅之以貪亂政時又加變矣士鞅荀寅竊鈞者也趙鞅竊國者也

春秋列國論卷四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五目錄

鄭

右論六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五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五

明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西都畿内亦名咸林秦内史漢京兆尹唐爲華州華陰郡之鄭縣也今華州城北有古鄭城立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王室多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爲司徒二歲死犬戎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卒得虢鄶鄢蔽補

丹依疇歷莘十邑地前莘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謂之新鄭即鄶國都武公立二十七年卒子莊公寤生亦相平王爲司徒莊二十二年入春秋後辟公二十年獲麟傳四世至鄭君乙二百四年韓哀侯滅之

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二十一年入春秋桓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三年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隱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二年 冬鄭人伐衛

三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四年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 秋邾人鄭人伐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四月鄭人侵

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左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

七年 左傳 陳及鄭平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 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傳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

能育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年 左傳 北戎侵鄭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傳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元年 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 冬鄭伯拜盟

二年 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五年 夏齊侯鄭伯如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六年 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春秋爲正人倫而作首誅者其鄭莊公乎寘母姜氏

于城潁是不子也取溫之麥成周之禾是不臣也伐鄭逐太叔段是不兄也大倫絶矣何以立于諸侯然而春秋之始盟會侵伐記鄭獨詳或合諸侯以黨諸侯或連諸侯以伐諸侯皆莊公爲之莊固小人而雄者也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者鄭所怨也宋穆公卒公子馮出居于鄭馮者鄭所挾以謀宋者也鄭既致難于宋衛則不得不結齊而與盟是故石門一盟齊鄭合而天下多故矣鄭合齊而後可以交魯交魯而後可以離宋離宋於魯而後可以合魯伐宋隱公之時鄭輸平歸祊乃會于中丘桓公之時鄭以璧假

許田乃盟于越中丘之會齊侯鄭伯同之鄭猶藉齊以交魯也時來垂越獨有鄭伯則益親無間矣魯隱未與鄭平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以伐鄭旣平也翬又會齊鄭以伐宋夫魯桓公母仲子宋武公女也隱公攝位以桓故而求好于宋元年盟宿四年遇清厚宋獨甚自鄭間之而易親爲讐易德爲怨譎哉莊公之善用間也隱公八年鄭使宛歸祊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之許及桓弑立鄭加璧以請旣得許田卽與魯盟盟曰渝盟無享國桓公二年宋督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鄭志遂矣諸侯會稷以成宋亂兩年之

內魯宋皆弑其君鄭莊而有志于諸侯聲罪以討方伯連帥可自爲也而莊公不能慭其人上負罪于天王內愧怍于母氏也前者州吁之亂衛人自請于陳而殺之鄭不敢與非公雖雄黠賊久矣豈討賊者哉宋殤在位鄭屢與師宋莊立德鄭而不與爭也鄭與宋爭假王寵以懸之借魯師以困之旣好于宋卽不朝以來王師而有繻葛之戰太子忽爭班怒魯而有郎之來戰惡曹之盟若曰我已定宋周與魯又何藉爲莊之爲人也其心怨其詞文易田而曰假襲紀而曰朝伐許而欲有之則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居西偏曰我無利許祝聃射王中肩則曰不敢陵天子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內懷誘而外爲恭無之非僞也逐其弟而愧糊口離其母而賦大隧家人骨肉之間猶設詞以欺口實何有於四方之交乎然宋衛之入鄭長葛之圍取則鄭不勝宋郕之會則鄭又懼楚莊公之長亦惟傾危離合稱雄列國耳謂之善戰則烏乎敢

昭公 名忽莊公嫡子繼立三月爲祭仲廢出亡在外桓十六年復位十七年弑在位二年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厲公 名突莊公庶子逐昭自立桓十二年卽位在位四年十五年出奔蔡代復入居櫟莊十四年弑子儀復位二十一年卒通計在位十二年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桓十一年 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十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五年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

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左傳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子亹　昭公弟高渠彌弒昭立之桓十八年即位秋為齊討其罪殺之

桓十八年　左傳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子儀　昭公弟莊元年即位在位十四年被殺厲公復入

莊四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十四年　左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厲公

莊十四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秋鄭人侵宋

十六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傳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十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秋鄭詹自齊逃來

二十年　左傳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出其東門之詩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者何。宋人誘祭

仲而執之祭仲盟立厲公昭公奔衛是一爭也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是三爭也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四爭也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鄭莊爲君陷母弟害隣國搆人之骨肉而啓兵戎宋被其禍尤烈身沒未幾世嫡出奔庶孽奪正推刃尋讐宋莊爲首天道好還誠不爽哉昭公忽之爲太子也北戎侵齊齊師往救獲其二帥與甲首三百齊僖公欲以文姜妻忽忽以非偶辭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國人刺之爲賦有

女同車然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忽之辭婚㫖若先幾未可以後日之敗咎也突立而忽奔突奔而忽入入與奔俱繇祭仲爲昭公者立而奔奔而入入而弒六七年間爲君之日無幾鄭人亦不以爲君也鄭人既不以爲君則忽于春秋不可以稱鄭伯然而世子之位自在也于其歸鄭書世子忽爲名之世子又係以鄭當有鄭者非世子而誰是故鄭世子忽者春秋所閔非春秋所棄也祭仲爲宋所劫逐忽立突既知雍糾之謀即迎忽而逐突渠彌作亂復以智免擁子儀居鄭十四

年厲公突僻處于櫟若二君然而終不敢窺鄭以權譎詐没齒無患有亂國之實而不居弒君之名可謂狡矣然厲公突之譎忍亦非下人者也祭仲立之即謀仲傅瑕納之即殺瑕及於原繁于閼强鉏定叔無論親疎必誅無赦其善殺人也猶祭仲爾且也突初奪國即與魯桓公盟于武父會于曹又使弟語來盟專結魯以圖宋奔蔡入櫟之後魯桓會宋衛陳三君兩伐忽以報突怨于儀在位突猶與齊侯陳侯遇于垂外原强黨內搖大位無日忘之再入爲君則齊桓公初霸時也鄄之兩會抗然在列荊蠻來伐同盟于

幽以拒之齊鄭合而霸事成中國之利也然厲公會鄄而即使宋齊人伐之盟幽而鄭啓爲貳齊人執之其將卒也左傳盛述厲公之功與虢叔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窺其用心陽附齊桓而不爲齊用將欲竊定王室之名以高于諸侯設彼不死或與齊桓爭霸未可知也鄭風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至于褰裳之詩序則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以突爲狂童則忽也非狂矣春秋於高渠彌之弒忽齊人之殺亹傅瑕之殺儀厲公之納惠王皆畧不書而與忽之意微見于詩在讀

者善逆之耳

文公 名捷厲公子莊二十二年即位僖三十二年卒在位四十五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莊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二十八年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閔二年 冬鄭棄其師

僖元年 秋楚人成伐鄭八月公會齊侯桓鄭伯曹伯昭邾人文于檉

二年 冬楚人侵鄭

三年 冬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 春齊人伐鄭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四年 秋狄侵鄭

十五年 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 夏鄭人入滑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二十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

二十四年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三十年 秋晉人秦人圍鄭

三十一年 左傳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穆公 名蘭文公子僖三十二年即位在位二十二年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僖三十三年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文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九年 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十三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 夏楚人侵鄭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鄭文公享國長久適當齊晉兩霸之時同盟于幽鄭服齊也前者文公即位之四年獲成于楚嘗有貳心于齊矣至再盟幽而服者齊桓之能得衆自此始也鄭服齊楚伐鄭檉之會齊救不疾比歲侵伐鄭益告困及齊師次陘楚盟召陵而後鄭無兵患是故齊霸

之成鄭國之福也然首止一會王世子出臨諸侯咸在鄭伯獨逃歸不盟者何曰奉王命也周惠王寵惠后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率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王心惡焉使周公召鄭伯使叛齊鄭伯遂逃歸以君臣之誓言之諸侯之盟無王命鄭伯之不盟有王命春秋反貶鄭伯者齊合諸侯以正太子其義公鄭背諸侯以成王私其情惡也逃盟以後齊再伐鄭鄭殺申侯以悅齊盟于甯母而世子華至盟于洮而鄭伯親自乞盟自是于葵丘于鹹于牡丘于淮齊桓盟會鄭伯必從震而後悔悔而無過鄭庶乎有禮

矣然齊桓甍楚成強鄭又離而從楚齊之盟楚遂列中國之會春秋懼焉楚會諸侯于盂執宋襄公襄公歸憤而伐鄭楚人救鄭戰于泓宋師敗績君子哀宋之愚惡楚之暴問誰為釁則鄭搆之鄭之當誅豈後楚哉宋襄卒成公立鄭猶從楚圍宋城濮一戰楚敗晉霸鄭始服晉文盟于踐土會于溫而復懷貳無禮秦晉來圍則文公脫節猶心乎楚也晉襄繼霸鄭移共令晉伐許伐陳伐沈也有鄭師士穀盟于垂隴也有鄭伯事晉恪矣晉襄甍楚伐鄭竊晉靈之少不在諸侯也晉亟救鄭猶不失霸棐之會新城與扈之盟

鄭方屬楚乃宋文弒君晉不成討鄭穆輕晉而比楚陳宋之侵竟為楚役棐林會伐晉烏容已而大棘之戰鄭反獲宋華元晉之威不及鄭矣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雖即晉亦未與楚絕也齊桓之時鄭從齊桓甍而鄭復從楚晉文襄之時鄭從晉文襄甍而鄭復從楚蓋中國有霸則鄭變而之正無伯則鄭變而之邪立于邪正之間父子相承莫適主也是則春秋之鄭而已矣鄭文初立狄入衛鄭棄其師公子素為賦清人終其世狄遂兩侵鄭鄭之不能自強也詩人先見其微乎周襄王違富辰之諫召狄伐鄭不免出居

之辱齊孝公為楚而譬宋襄晉靈公受賂而不討宋文使鄭之文穆咸起異心諸侯之所崇者王也所畏者霸也王與霸先不足為諸侯覿于鄭也其又何誅

靈公 名夷穆公子宣四年即位 弒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宣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冬楚子伐鄭

襄公 名堅靈公庶子靈公弟宣五年即位成四年卒在位一十八年謚法甲胄有勞曰襄

五年 冬楚人伐鄭

六年 左傳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
父帥師伐陳　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冬楚子伐鄭
左傳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

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　伐鄭伯許男如楚
十四年　夏晉侯伐鄭
成二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
于蜀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夏鄭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冬鄭伐許
四年　春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夏葬鄭襄公
悼公　名費襄公子成五年即位在位二年卒謚法年中早夭曰悼

成四年　冬鄭伯伐許
五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　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成公　名睔悼公弟成七年即位襄二年卒在位十四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成六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晉欒書帥師救
鄭
七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

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鄭人圍許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五月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十三年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　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十四年　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十五年　春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夏楚子伐鄭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　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十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八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二年　春鄭師伐宋　夏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襄公之事晉楚也終其身凡三變卽位以來專晉者也辰陵之間兩屬者也戰邲以後專楚者也專晉則楚伐專楚則晉伐兩屬則晉楚交伐爲鄭國者不亦難乎會于黑壤會于扈鄭從晉也楚莊伐鄭晉郤缺來救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公子去疾憂之既而楚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袒迎國幾夷于九縣使鄭早從楚其無患乎曰否楚莊卽位十五年伐鄭者四未得大志盟于辰陵陳鄭同服楚遂與晉狎主盟鄭徼事晉楚乃圍之夫楚莊未爲盟主猶有畏中國之心鄭雖事晉來伐無名既爲盟主鄭卽楚與國也楚之與國而復與晉通棄信倍盟不

直在鄭楚得而問之矣圍鄭之役三月而克復許其平晉救後期猶忿而思逞敗績于邲鄭屈志奉楚竟與晉敵蜀之盟率十一國而從楚內外決防夷爲夏王甚於辰陵莫非襄公之爲也襄公卒悼公立以許靈之愬訟而不勝遂請成于晉晉景公與諸侯同盟于蟲牢鄭能斡蠱晉不忘霸中國之所喜也其沒忽焉弟成公繼之去疾相以如晉見且拜師楚子重伐鄭諸侯救之鄭獲鍾儀獻諸晉同盟馬陵尋蟲牢之盟也乃楚人賂鄭求成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晉惡其貳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之衛子叔黑背侵之鄭

入立君晉歸成公楚人伐鄭又命公子成求成焉鄭
叛晉卽楚子罕帥師伐宋晉厲公怒而伐鄭戰于鄢
陵楚共傷目二國敗績自是晉三伐鄭重以王臣昭
示義討鄭侵宋如故至死而無悔志曰楚君以鄭故
親集兵于目不忍背也夫邲之戰晉敗于楚鄭襄公
則畏楚而叛晉鄢陵之戰楚敗于晉鄭成公又德楚
而讐晉鄭之于楚何若是親乎鄭公子歸生之弑靈
公也欲立去疾去疾讓諸襄公其賢也猶宋子魚矣
獨於晉楚之交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迺或晉或
楚訖無寧歲朝玉帛夕弓矢鄭終春秋介南北而無

固志道不出此皆去疾之謀害之也且襄成初立皆
受晉盟被楚禍獨一與楚合没齒不改雖晉不在諸
侯楚善致與國有以召之然爲善如登爲惡如崩從
正難從邪易緜來遠矣從正者曰我正也將棄而從
邪則曰正在我與邪者處無害也一與邪接卽入而
不返猶之鄭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可也與其來者與邪也心先不在晉而在楚然後曰
與其來者既與其來者則必在楚而不在晉矣

僖公 名髡頑成公子襄三年卽位襄七年弑在位五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襄二年 夏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冬仲孫蔑會
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鄫人于戚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八年 夏葬鄭僖公

左傳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簡公 名嘉僖公子襄八年卽位昭十二年卒在位三十六年謚法平易不訾曰簡

襄八年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
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冬楚公子貞帥
師伐鄭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十一年　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三年　左傳　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楚人歸之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　左傳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楚公子午帥

師伐鄭

十九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一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 夏晉人徵朝于鄭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二十六年 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如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八年 左傳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降乎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 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日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日不既和矣乎對日伯有侈而復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盟歸復命告大夫日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日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日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日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日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日若四國何子產日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日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日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日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日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一年

左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叔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于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迺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日毀鄉校何如子產日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日未知可否子皮日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日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日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日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日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日七子子產弗討

子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僑如晉聘且問疾

二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三年 左傳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

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五年 左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

六年 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 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七年 左傳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

八年 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十年 左傳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二年 春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鄭成公方薨之月。晉師來侵。君子譏其伐喪。然成公晚年。堅於從楚。晉數伐之。死不改志。無尤乎伯國之

討也鄭僖新立晉城虎牢鄭始事晉盟于雞澤會於戚聘魯救陳皆致信中國鄬之會鄭伯未見諸侯而卒春秋惜之經書其地曰卒于鄵也傳則曰公子騑使賊夜弒之以瘧疾赴于諸侯也或卒或弒其文未定抑僖公好善而無年哀死而足錄甚于悼公矣簡公生五年鄭人奉以為君公子發公孫輒侵蔡獲公子燮子產憂其不寧也楚公子貞果率師來伐鄭又棄晉而從楚矣鄭既從楚輒連兵伐宋晉悼公所以有三駕之師也蕭魚一會鄭復改事晉楚怒而執其行人良霄其後兵三至鄭而無功而晉楚弭兵之說

起盟宋以後終簡公之身不受兵者幾二十年即申之會楚為盟長辱在晉國於鄭無損也說者曰虎牢鄭地即虢之制邑巖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渝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守國者所必爭也晉城虎牢鄭僖公即與盟雞澤至卒于鄵其盟不渝簡公初立聽命邢丘楚人伐之仗信不固晉率諸侯戍虎牢而鄭服焉虎牢者鄭得之足以挾楚而抗晉晉得之足以制鄭而拒楚始城之繼戍之諸侯之兵常在其地鄭不戰而自屈蕭魚既會其誰敢貳晉悼公可謂善謀霸矣然簡公之初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伐宋之役子耳奉楚命以行是疲鄭以服楚者皆公子騑之罪而公子發公孫輒其聽焉者也迨盜殺三人而鄭之大夫為晉梗者少矣公孫蠆善于伐秦其卒也晉侯請于王賜以大路而鄭之大夫益勸于事晉矣公子嘉為政專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之立子產為卿而鄭之大夫相君以義者有人矣陳哀公為楚子伐鄭鄭亦伐之入其城以報井堙木刊之怨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身卒于楚楚為出師而鄭不畏也盟宋而兵端遂息夫以蕞爾之鄭攝晉楚之間奔命不

給一旦而解兵寢仇且以伐陳之功耀于四方輔弱而强其誰之力當鄭國者實子產也子產相鄭一年國人欲殺之伯石豐卷游楚公孫黑之徒尤眈眈焉子產奔晉罕虎止之專授以政遂至作丘賦鑄刑書而民不疑殺公孫黑而大夫不怒子產之有罕虎其管仲之有鮑叔牙乎晉悼伯而鄭賴之以反正晉楚衰而鄭因之以休息若爲賢諸侯而大夫爲顯相鄭於簡公之世蓋一治也

定公 名寧簡公子昭十二年即位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六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昭十二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十五年 夏蔡朝吳出奔鄭

十六年 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請皆賦以知鄭志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十九年 左傳 是歲也鄭駟偃卒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

二十年 左傳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四年 左傳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八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獻公 名蠆定公子昭二十九年即位定九年卒在位十三年諡法聰明多能曰獻

昭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秋楚囊瓦出奔鄭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八年 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左傳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九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夏六月葬鄭獻公

左傳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

聲公 名勝獻公子定十年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卒諡法 生其國曰聲

十年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一年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四年 秋衛公孟彄出奔鄭

十五年 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二年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五年 左傳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秋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九年 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秋宋公伐鄭

十年 夏宋人伐鄭

十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十二年 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 十五年春鄭伯伐宋冬晉侯伐鄭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還師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鄭定公之會黃父獻公之城成周二者皆爲王役也定公在位十六年惟盟平丘會黃父克奉晉令見背於經其他不聞有諸侯之師兵革之事蓋相定公者能有國僑後有游吉務輯柔人民安定國家得以內外無患至敬王出居狄泉尹氏擅立子朝王室不寧諸侯蒙塵鄭伯如晉游吉以義感范獻子始徵會明年是黃父之會主之者晉而勸成者鄭也既而王入成周子朝奔楚卒賴晉力吉殆以片言而定周難矣定公卒獻公立晉適有王命請城成周鄭使國參從焉魯哀之四年晉會諸侯于召陵以侵楚則獻公親行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周而攘楚獻公若能終行之先公桓武之志猶未泯也然而游速滅許不繇晉命則鄭叛霸矣魯公侵鄭以黨子朝之徒故則鄭叛王

矣叛霸與王鄭將不立乃與齊合而特相盟焉齊僖鄭莊盟于石門諸侯之合也齊景鄭獻盟于鹹諸侯之判也不當合而合天下始有霸不當判而判天下且無霸矣逾年晉士鞅侵鄭衛二國之君又特盟于曲濮鄭叛晉益堅沒而不改也聲公立使游速會齊侯衛侯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明年魯及鄭平叔還涖盟魯亦叛晉而伸鄭也速伐宋賊晉鄭遂黷兵春秋惡焉宋公子地奔鄭鄭王之非矣罕達胡爲乎帥師而伐宋也兵端一搆累歲不息自是經書宋報鄭者五皇瑗之侵一也雍丘之取二也宋公之伐三也

宋人之伐四也向巢之伐五也鄭報宋者二駟弘救曹一也罕達取宋師于嵒二也宋屢侵鄭期盡殺乎元之族而後已自戕本枝於鄭何害鄭報宋而逐向魋六邑爲虛宋愈乃甚矣鐵之戰罕達與晉趙鞅遇而師敗鄭之不度德不量力也然春秋自齊秦楚而外無敢與晉戰者鄭小國素屬于晉起而與戰是無晉也向也鄭從楚則伐宋今也鄭叛晉則伐宋向也晉楚爭則鄭與宋欲弭兵今也晉楚不爭則鄭與宋又欲搆兵兩國交鬪何時已乎戰于東門而春秋始戰于嵒而春秋終罕達之師即鄭莊之取三師也皇瑗之師即宋殤之十一戰也要論其世則皆無霸使然

春秋列國論卷之五 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六目錄

衛

右論六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六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六

明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衛

姬姓侯爵出自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菜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作康誥封爲衛伯居河淇之間故商墟汲郡朝歌縣是也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進爲侯立二年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大子共伯餘立爲弟武公和弒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平王進爲公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子桓公完立桓公十三年入春秋本都河北至文公東徙渡河城楚丘山陽郡城武縣是也子成公遷帝丘東郡濮陽是也後出公十二年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爲秦二世所廢

季本曰衛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之地耳史記世家乃謂成王伐殺以武庚餘民封康叔居故商墟則不知

康叔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辨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氏曰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當爲衛始封朝歌之東矣趙纂例及鄭漁仲通志皆本史記爲說不亦誤予

桓公 名完莊公子母戴嬀十三年入春秋在位十六年爲州吁弒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隱元年 左傳 冬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隱二年 冬鄭人伐衛

左傳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隱四年 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宣公 名晉莊公子桓公弟隱五年即位桓十二年卒在位十九年謚法施而不成曰宣

隱五年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左傳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敗燕師

隱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十年　秋齊人鄭人入郕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
桓十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
十年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秋鄭伯忽
出奔衛
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衛風考槃刺莊公也碩人閔莊姜也邶風綠衣衛莊

姜傷已也衛桓公在位十三年而入春秋于隱公四
年弒于州吁桓公者莊公子戴嬀所生而母莊姜者
也州吁莊公嬖人之子桓公弟也莊公外退賢者內
惑嬖妾綠衣賦于上而夫人憂碩人賦于下而國人
怨桓公雖立命不長矣公子州吁弒君春秋書曰衛
州吁弒其君完其年則兩書伐鄭擊鼓之詩所以作
也魯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
鄭取廩延明年鄭伐衛以報之兩𨻶方新宋殤急欲
用以制鄭州吁厚託焉詩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
以歸憂心有忡怨州吁也傳云州吁與宋陳伐鄭圍

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非久衛人怨之如此其深者
身犯大逆衆莫爲使也衛桓公母戴嬀陳女也桓公
被弒陳當討賊反與州吁合兵圍鄭豈吁之爲賊陳
桓公尚未之知乎衛有老成人惟石碏知陳可用也
告之以賊臨之以義陳桓許焉然後諷吁與石厚朝
陳使請王覲即陳圖之賊乃立得誅發自碏義歸國
人則書衆討而已矣吁二月弒君九月即誅儼然爲
君者殆有八月八月之間賊徒爲政國家不寧爲莊
姜者朝夕靡託送戴嬀大歸而賦燕燕傷已不見答
于先君以至困窮而賦日月遭州吁侮慢而賦終風

曷喪之望以日爲歲一旦亂賊就戮早定國君社稷
之福也又踰三月始立晉何居晉莊公子桓公弟以
次當立而書法同于尹氏之立王子朝春秋所以處
晉者必有道矣歷觀邶鄘衛三風衛宣公晉淫人也
桓之弟則當立衛之淫人則不當立莊姜不能斷國
人莫與主也又三月衛人群立晉衛人以義奉宣公
乎宣公以私結國人乎俱不可知衛人無君而立君
書立可也衛人久無君不得已而立晉書立晉可也
宣公初立用師入郕春秋貶之惡其乘亂得立不重
居喪息民而好與戎入人國也垂之遇惟宋此常遇

也瓦屋之盟又有齊此參盟也宋與衛纔齊與鄭燕宋衛欲連齊以絶鄭遇而圖盟瓦屋之後伐戴伐鄭衛惟力是視其讐鄭猶桓公州吁也然瓦屋既盟齊鄭反入郕鄭伯取三國之師齊侯衛侯反背命于蒲甚至魯衛素睦桃丘之會非遇鄭衛素讎來戰于郎盟于惡曹則同數年以來讎其所厚厚其所讎何衛宜無恒若此君子曰此齊僖鄭莊之狡謀衛爲之役而不知也齊厚于鄭知宋衛怨鄭欲爲請平宋衛從之先與齊盟參盟既定齊有命衛不敢違也入郕以示威胥命于蒲以示信七年以前伐鄭者衛七年以

後與鄭盟者亦衛七年以前親魯者衛七年以後與魯戰者亦衛齊悅鄭則使衛恩之怒魯則使衛讐之觀瓦屋之盟即知有惡曹之盟觀桃丘之不遇即知有戰郎之師衛爲絶鄭而盟齊齊反致衛以睦鄭鄭坐得一衛衛坐失一魯齊則合衛離魯始終與鄭爲一押闔無端衛宜公久在其術中矣或謂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蒲之役齊衛實誓何以召譏盍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古之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俗之薄也春秋惡盟而重命取其近于忠信而已矣天下有盟而善者有背命而不善者又存乎其國其人之事不可一例求也

惠公 名朔宣公子桓十二年即位在位四年奔齊後八年復入共三十一年卒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桓十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侯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十四年 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冬十有一月衛侯

朔出奔齊

十七年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冬齊人來歸衛俘

十四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六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朔壽之母弟宣姜出也公子黔牟急子母弟夷姜出也衛宣公烝於夷姜國人爲賦匏有苦葉宣姜者急子妻而宣公奪之國人爲賦新臺宣公寵宣姜使盜殺急子壽與之同死國人爲賦二子乘舟宣公之爲鳥獸詩所醜春秋所諱也宣公甍黔牟與朔皆可立而朔得立者夷姜先縊宣姜擅政也朔立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作亂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得罪於天子也朔母淫亂其立非正職洩能守義不阿曷不於父亡之日廢朔而立黔牟今

臣朔者四年而忽逐之爲謀晚矣名且不令竊以當日之勢揆之或者戚施雖隕晨牝方鳴黨朔者衆二公子國之尚未有間乘其開釁周室卽斥爲天子罪人拒之境外衛人其無辭乎齊謀納朔魯亦同之春秋兩致罪焉齊襄抗王命魯莊忘父讎也齊師魯溺伐衛不克又合宋陳蔡伐之期必納朔天王在上寧忍坐視於是王人子突廼出救衛縱未能考鐘伐鼓震驚五國但得捍朔無入歸報天子王命不辱矣孰意朔竟闘然也春秋書救二十三始于王之救衛終于吳之救陳凡救未有不善者然無功而書則比比

也諸侯救諸侯而無功憂在一國王人救諸侯而無功憂在天下經書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於衛旣善王之能救又傷救之不行卽朔罪浮於射王矣恥小於中肩周之不競則日甚矣衛朔入國齊人歸魯衛俘俘者寶也魯齊陳鄭之立華督也以郜大鼎故魯齊宋陳蔡之納衛侯朔也以寶故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故諸侯之奬亂未有不爭賂者也朔以賂入又何責焉朔之未奔也四年之間三伐鄭其從宋伐鄭與突戰也會于袲會于曹而伐鄭又以突奔忽入而謀納突也出而用

兵四方目之曰此衛侯也奔而旣入也齊桓初霸兩會于鄄同盟于幽朔皆與焉出而盟會四方又目之曰此衛侯也然芄蘭之詩獨不聞乎惠公初立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韘今放黔牟甯跪殺二公子者非卽此佩觿佩韘之童子哉國雖幸復童心如故衛人猶私病之曰吾公固宣公所奪急子齊姜之第二子也

懿公（名赤惠公子莊二十五年卽位閔二年爲狄滅在位九年諡法溫柔賢善曰懿）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閔二年　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文公　名燬急子弟二人曰黔牟曰昭伯昭伯生戴公文公懿公死戴公立遂卒文公繼立嗣元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卒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傳元年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通商惠工敬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三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丘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年　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三年　春狄侵衛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五年　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

二十一年　春狄侵衛

二十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秋葬衛文公

魯閔公二年冬經書狄入衛春秋志戎狄之暴入國之易未有甚於此者傳云懿公好鶴國人怒不肯戰敗於滎澤狄遂滅衛夫撫后虐讎民離無常以一鶴之故而忍亡其君非情也考之國風衛自州吁弒逆宣公淫烝內外交亂政散民流牆有茨鶉之奔奔諸詩孔子存而不刪著衛滅之本也惠公出奔復入借力齊楚魯桓再盟幽惠公不至齊方慽之及乎懿公竟與齊戰衛固霸王之所棄也霸王棄之狄人入之衛必速亡載馳之詩宣姜女許穆公夫人作也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傷許之小力不能救乃賦是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當日大邦孰有如齊且邢滅於狄齊合三國之師次於聶北以救之遷於夷儀而城之而獨不念衛詩所謂無因極也衛文公立經營復國齊桓賢之然後爲城楚丘自是會於首止盟於洮會於葵丘會於鹹盟于牡丘會於淮與夫伐楚侵陳伐鄭救徐莫不有衛向之與齊戰者一變而惟齊是從文之能君也其興勃焉定之方中文公之富也蝃蝀止奔而民化相鼠刺無禮而群臣正干旄好善而賢者告以道文公之教也詩美文公不一而足衛

風之篇又終之以木瓜而美齊桓若曰不有齊桓公何以有我文公衛人之思厚報齊也何日忘之乃魯僖十八年衛忽同宋曹邾伐齊時桓公薨無虧立宋襄帥諸侯以爲是役也然五公子爭立四國以伐齊爲義四國之師至齊狄又以救齊爲義狄既獲矣邢又佐之連歲搆兵衛遂滅邢君子始大惡之於是斥文公者曰衛侯燬無道之君也伐齊喪滅同姓仁義道絕狄之可也然秉心塞淵國人咏之布衣帛冠魯史記之文公誠賢未可一眚没也狄滅邢衛齊桓存之衛之讎狄也非邢也衛從宋伐齊邢附狄伐衛衛

畏狄也久忿狄也深齧圃之役文公以其國讓其父子兄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彼怵惕震悚惟恐旦夕爲懿公之續盡銳制狄滅此朝食夫豈不善力不遑遑而以邢爲誅首計之謬也邢與衛親則兄弟勢則輔車國雖小存之可以捍狄可以藩衛衛不勝一日之忿耀而滅之是自去其蔽而適爲狄人所快也又使二禮陽爲之臣披殺國子愈盜殺也桀幾耳是故滅邢春秋所惡也不能敗狄而先滅邢尤春秋所惡也齊桓公之城楚丘也地不繫於衛事不繫於齊衆心成城吾無功焉

衛文公能存此心則可以恕邢矣邢者齊存之衛滅之天下不獨罪衛滅邢且罪衛背齊文公則何辭焉

成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六年即位宣九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僖二十五年）十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夏衛人伐齊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夏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三十一年 冬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二年 夏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文元年 夏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四年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八年 左傳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九年 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十三年 冬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 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二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文公薨成公在喪急合魯莒之盟修先志也齊伐魯鄙衛人報之魯衛克好眞兄弟之國哉晉文圖霸侵曹伐衛以楚方得曹而新昏於衛也楚師在宋晉師在衛楚必解宋圍而救衛是故晉之伐衛致楚之衛也楚敗城濮衛成奔楚弟叔武攝位從盟踐土衛既服晉晉即釋之晉之所惡在楚不在衛也成公歸國叔武出迎殺於前驅元咺奔訴晉乃執公歸於京師讀左氏者曰衛殺叔武公子歂犬之罪非公志也讀公羊氏者曰衛侯怒叔武之簒元咺爭之終殺叔武咺走而出叔武之死誤乎故乎儒者莫能定也然

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反國則已盟於宛濮而先期以入中心實忌叔武歂犬之徒探而成之不可謂公志不在殺也春秋諸侯爭國滅親門內日戰鄭莊克段齊桓殺糾屢書于經人倫至痛晉文公怒衛成殺弟拘而問罪未嘗非義然以兄殺弟則不友以臣訟君則不順周天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斯言也足以聽矣晉反衛成成先殺元咺公子瑕而後入恨深忿重謀定乃逞晉不復問君子傷衛之禍惡晉之譎曰文公一舉而使衛之兄弟不保上下相賊衛之亂皆晉爲之也狄人滅衛齊桓存之城楚

丘而衛乃安此楚丘者非詩所謂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者哉曾幾何時狄圍衛遷於帝丘以避之衰微不守先君與有辱焉然帝丘濮陽城東北故衛地也衛向都朝歌狄衛其左懿公之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由河北而遷河南楚丘與漕近齊權城之文公雖作宮室其地未必足爲子孫嘗也帝丘顓頊之虛東南之境去狄差遠成公擇而居之後與狄盟十餘年不受其患惟魯文十二年出會於沓乘間來侵亦未得志意者利用遷國成公與甯俞謀之審矣帝丘之役或有合於盤庚遷亳太王遷岐乎晉文之世衛困而後服襄公新立衛有異志晉伐衛衛亦伐晉終春秋書與國伐霸者三一見於衛成二見於齊莊景伉之至也垂隴之盟衛與晉成其後諸侯之事無役不從伐沈而沈潰晉襄命也同盟新城兩會於扈救鄭而復伐鄭伐宋而復平宋晉靈命也會於黑壤以平鄭會於扈以伐陳晉成命也至於晉文則使甯俞聘之晉宣則使孫良夫盟之務尋舊好不以僖公之刺公子買怨而欽禮息爭修睦和寧國家衛之成公卽鄭之簡公也衛之甯俞卽鄭之子產也說者謂公一身有道無道爲時不同抑考其世

惟晉文之伐元咺之訟紛紛者三年耳其三十餘年則皆稱治無道之日短有道之日長豈非叔季一令諸侯哉

穆公　名遫成公子宣十年卽位成二年卒　在位十一年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僖十年　夏齊崔氏出奔衛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二年　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七年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十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二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

定公名臧穆公子成二年即位十四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成二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五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　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七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冬衛人來媵

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三年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四年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十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獻公名衎定公妾敬姒子成十五年即位襄十四年奔齊衛立殤公襄二十六年復歸衛二十九年卒共二十三年謚聰明睿哲曰獻

殤公名剽公子黑背之子穆公孫襄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弒在位十二年謚法短世不成曰殤

成十五年　春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十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八年　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
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元年　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
二年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

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
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　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　秋季孫宿如衛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
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丘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戲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伯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七年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秋晉人

執衛甯喜

左傳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逐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二十八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二十九年　夏庚午衛侯衎卒　秋九月葬衛獻公

衛書大夫帥師始于孫良夫之戰齊繇是書戰鞍書

盟蜀書聘魯書及盟書伐廧咎如晉侵宋悉良夫爲
政其子林父繼之定公惡其專也逈出奔晉七年復
歸定公卒獻公衎立君衛者十八年林父逐之奔齊
而立殤公剽凡十二年殤弑獻入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矣執國政久廢立自
爲國人莫敢正也然甯氏世卿殖爲命孫稱賢大夫
後獻公之世甯殖一書圍宋一書侵鄭專國威福比
于林父及其子喜殺殤迎獻不免誅滅且獻公之奔
兵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子行又追公阿澤公幾
及難雖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同出其君若論戎

首必先孫氏殖悔逐君瀕死戒其子必納君以掩惡
喜承父命攻孫氏弑殤公及其父黑背子角身犯大
逆務除先慝殤之賊獻之勲也林父則致讎于獻殺
齒不戢公獲反國據戚叛衛竟享懿氏六十以終罪
浮甯氏亟賞無誅獻即不君何無章若此究其故皆
晉庇之也衛穆公即位與晉宋曹同盟清丘請恤病
討貳宋伐陳衛孔達救之晉討背盟衛殺孔達以悅
其時晉衛之交尚未固也斷道再盟齊與晉隙衛世
子臧同晉侯伐齊重以新築與鞌之戰衛力攻齊以
結晉晉始與衛親孫良夫爲衛善于晉大夫穆公薨

晉郤克士燮欒書來乎定公既立良夫又與郤克伐
廧咎如同荀庚聘魯私盟益厚蟲牢馬陵衛侯親行
宋公辭會良夫侵之晉君臣之悅孫氏深矣林父見
惡於君出奔晉國衛之從晉未嘗或懈同盟于蒲會
于瑣澤與夫侵鄭伐秦惟令是聽定公如晉晉侯强
見孫林父衛不得巳而納之迨乎獻公政在孫甯寘
君如[illegible]非甯喜一奮公將客死于齊焉能入夷儀歸
衛國哉林父初奔以戚屬晉晉即以戚居林父歸衛
以後晉修會盟嘗在戚地晉厲新合諸侯則同盟于
戚晉悼謀鄭則會于戚城虎牢則會于戚通吳制楚

則會于戚戚本孫氏之食邑忽爲諸侯之孔道莫非
晉親林父以示重也獻公奔殤公立晉爲霸主義當
討逆悼公反弑于荀偃之言會戚以定殤位晉之卿
大夫盡孫氏黨也甯喜弑殤獻乃復入晉景公不能
納獻而使其國之臣殺其君以納之霸不成霸爲日
遠矣又受孫林父而執甯喜是再外也殖喜無君其
惡一也殖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孫甯無君其
惡一也林父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晉之所執
執其不附巳者而巳矣何知順逆哉獻公歷久淹恤
急于求入知甯氏有悔心與之定盟入即殺喜猶晉

惠殺里克鄭厲殺傅瑕懼難爲其上也獨澶淵之令
晉彊戚田以處孫氏不能出一言以祈翦除是衛侯
之戚僅能加于奉我者不能加于叛我者也其詐服
焉衛鱄怨君失信則奔晉石惡慮討甯黨則奔晉毋
弟之賢忠功之髗皆不能容驅之出走晉納一孫林
父而衛之亡臣盡趨于晉晉遂皆爲衛逋逃藪乎黑
背者穆公子定公弟即鴋公剽父也定獻之時黑背
帥師侵鄭剽出聘于魯春秋夏其寵過生患後必篡
奪究其父子非有爲者也狐埋之而狐搰之忽君忽
死悉聽于孫甯可哀也夫

襄公 名惡獻公子襄三十年即位昭七年卒在位九年謚法辟地有德曰襄

襄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一年 左傳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虢

六年 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七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冬十有二月癸亥葬衛
襄公

靈公 名元襄公妾婤姶子昭八年即位哀二年卒在位四十二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昭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

十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七年　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　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九年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年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二年　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衛公孟彄帥師伐

曹

十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十五年　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哀元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二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冬十月葬衛靈公

出公　名輒蒯聵子靈公孫哀二年即位哀十五年父蒯聵入出奔魯哀十七年蒯聵弒立

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人衛立公子起哀十八年衛逐起出公復入衛二十五年復奔宋卒于越

哀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五年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七年　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　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十一年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二年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三年　秋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　哀十四年夏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　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五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衛公孟彄出奔齊

莊公　名蒯聵靈公子出公輒父哀十六年即位在位二年弒

左傳　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六月孔悝出奔宋　衛侯逐太叔遺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乃還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公入於戎州己氏己氏殺之而取其

壁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遂卒于越

衛自穆定以來世從晉令襄公在位日淺城杞之役澶淵與虢之會恪恭無貳傳及靈公北宮佗會于厥慭北宮喜會于黃父于扈世叔申與諸大夫城成周

孔圉與士鞅伐鮮虞而同盟平丘召陵侵楚公復身親其間爲於晉好猶先君也齊景發難執衛行人衛忽棄晉從齊盟沙以後或盟曲濮或次五氏或會安甫或次垂葭或會于牽或次渠蒢無非連合齊鄭謀與晉敵晉魯之師間至于衛衛亦遂同齊伐霸銳然不疑向厚之而今仇之向服之而今侮之何不倫也晉定衰微霸政不行自盟皐鼬未嘗一出而主諸侯齊景公耄而好兵心實抑晉與鄭盟鹹徵衛不至執北宮結以脅之衛專附齊不辭伐晉霸主彊則蠻方共命霸主弱則與國擁兵齊衛之君其小人哉衛事晉和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諸侯貳焉襄靈之間晉大夫先慮之矣抑胡鑑不知而甲兵是問

衛靈無道固春秋所深譏也雖然外憂憂先國內憂憂先家靈生非嫡襄公嬖人婤姶之次子也爲其母兄者有孟縶在縶弱足不立孔成子立靈公而奉之善事伯兄措以安全靈公事也忽遭盜殺公幾罹禍則衛無政矣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相比爲亂宗魯知而不告春秋惡之又加賤之曰此縶縶者曰在公孟之側莫非盜也宗魯死縶琴張欲弔孔子猶謂彼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況他人乎宣姜靈公嫡母

也南子靈公夫人也宣姜通於公子朝南子通於宋朝婦姑群淫鶉鵲不若又一衛宣齊姜也宣公之世禮義消亡男女無別桑中刺奔有狐刺時淫泆成風其流不止文成反正內教始脩至靈公而宮中復蕩亂再見矣太子蒯聵問婁豬之歌慚愧發憤欲誅淫者夫人卽走而啼以殺母訴公太子奔宋蒯聵之孝卽非申生南子之譖則驪姬也靈公雖欲傳位庶子郢郢不受而立蒯聵之子輒爲出公輒者受命於祖致國於父亡人正南面之位太孫居世子之職存順沒寧慈孝兩得稱兵拒父欲何爲乎或曰蒯聵得罪

先君遺命黜之輒即欲納國人不許爲此說者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設𦀚帷而見孔子聽車聲而識蘧瑗婦行雖薄才智過人內惑其君而外結其朝士大夫羽翮成矣蒯聵輕而寡謀勇而無禮度其人素非國中所喜也坐以殺母之名錮以嚴君之命終身不復衛人安之輒食得國衆共與助仲尼之徒尚有願爲之死者迷而不反所自來也輒立則蒯聵入蒯聵立則輒出蒯聵入而再出則殺於巳氏輒入而再出則卒於越父子相驅不獲考死突忽衎剽禍莫酷焉其誰致之非靈公乎太子出亡之年公叔戌北宮

結奔魯趙陽奔宋公孟彄奔鄭皆畏夫人也畏夫人者日亡黨夫人者日盛四十餘年間公惟以一婦人終耳生不保其毋不保其兒死不保其子不保其孫俱不顧也正名見於論語世子書於春秋聖人閔衛豈一辭而已乎

春秋列國論卷六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七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七目錄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杞

姒姓公爵夏禹之後（禹都山西夏縣故謂夏）成湯放桀其後稍絕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開封府雍丘縣是也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生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後皆遷都緣陵濰州營丘是也又遷淳于因淳于公亡國始并之淳于即古之州國密州高密有故淳于城至閔公維之六年獲麟閔公在位十六年爲弟哀公弒哀公立十年卒滑公子出公敕立（敕一作立）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一年楚惠王滅之

武公（諱要公子二十九年入春秋桓八年卒在位四十七年諡法刑民克服曰武）

隱元年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桓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九月入杞

三年　夏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靖公（武公子桓九年即位莊十三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諡法柔德安衆曰靖）

桓十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共公（靖公子莊十四年即位二十一年卒在位八年諡法敬事供上曰共）

惠公（史記作德公共公子莊二十二年即位僖五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莊二十五年　夏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冬杞伯姬來　杞伯來朝

僖五年　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成公（惠公子僖六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僖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二十三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桓公（名姑容惠公子成公弟僖二十四年即位襄六年卒在位七十年諡法克勤民曰桓史記無成公作德公弟）

僖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

二十八年　秋杞伯姬來

三十一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

文十二年　春杞伯來朝

宣十八年　春公伐杞

成四年　春杞伯來朝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鄫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孝公名匄桓公子襄七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十七年諡法五宗安之曰孝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
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
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三年春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葬杞孝公
文公名益姑桓公子孝公弟襄二十四年即位六年卒在位十四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八年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之盟故也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子來盟

三十年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夏葬杞文公

平公 名郁釐史記作鬱平公弟昭七年即位二十四年卒在位十八年諡法治而無眚曰平

昭七年 傳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二十四年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葬杞平公

悼公 名成平公子昭二十五年即位定四年卒在位十二年諡法年中早夭曰悼

昭二十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夏杞伯成卒于會　秋葬杞悼公

隱公 名乞悼公子即位月爲弟過弑諡隱哀也

僖公 名過弑兄隱公自立定五年即位哀八年卒在位十九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哀八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戈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閔公 名維僖公子哀九年即位六年獲麟在位十年卒

杞在春秋煩諸侯者有二一曰城緣陵一曰城杞城緣陵者淮夷病杞齊桓公率會鹹諸侯城緣陵而遷之也城杞者晉平公固杞出率諸國之大夫治杞也齊桓存三亡國書法各異書城邢不書城夷儀者邢遷於夷儀夷儀固邢地也書城楚丘城緣陵者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也城邢三師少故列序其名緣陵八國多故總稱諸侯楚丘魯國自行故以內辭書緣陵諸國同行

故以諸侯書春秋城事無詞貴也齊城緣陵其事雖
尊其心則公諸侯同會樂於用命晉平城杞以悼夫
人之故遍役十一國鄭衛與魯皆怨之疑其不恤周
宗而屏夏肄以其私也是故齊城三國仲山甫之城
東方也晉城杞則平王之戍申也仲山甫之功著於
東方尹吉甫美之爲賦烝民平王不撫其民遠戍母
家周人怨思揚之水作焉學者讀二詩卽可以知齊
晉之得失矣然魯隱四年杞武公始見經莒人伐杞
取牟婁諸侯相伐取地于是乎始既而朝魯不敬桓
公入之郕之會曲池之盟屢見書焉雖傳春秋者或

以爲紀或以爲杞顧東婁之餘子孫微矣魯莊公二
十五年伯姬歸于杞蓋杞惠公也逾年經書公會杞
伯姬于洮文書杞伯姬來杞伯來朝杞之親魯可謂
勤矣惠公卒成公立成公卒桓公立成桓者何皆伯
姬子也魯僖公時杞伯姬來朝其子子卽杞成公也
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
朝不可以人臣之禮接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
安能勝朝而來朝者伯姬憂杞弱以子爲魯甥欲預
託于魯也成卒惠立兄弟相及國勢日降卽來朝魯
魯人責禮公子遂率師入杞杞伯姬來朝而謝過未

幾又來求婦伯姬之望僖公迫矣文公之世一書杞
伯來朝宣公之世一書公伐杞成公之世一書杞伯
來朝二書杞叔姬來歸三書杞叔姬卒四書杞伯來
逆叔姬之喪以歸春秋之記杞也詳哀杞也甚伯姬
者莊公女叔姬者僖公女卽伯姬爲杞桓所求婦也
伯姬歸杞猶書于經魯莊尚存能備禮也叔姬歸杞
經無書焉僖公既沒文公簡禮不足書也伯姬既歸
四來于魯越境馳驅夫豈好勞念國小而求魯援託
子聘婦綢繆自結充其志卽許穆夫人之志也叔姬
嫁薄先爲杞輕老而被出出非其罪其來歸也異乎

齊子叔姬郯伯姬之來歸矣杞世朝魯又兩娶魯兄
弟之國係以甥舅禮當有加而反兩書伐既使伯姬
不能善其後又使叔姬不能安其身魯先無親遂忍
絕杞杞桓享國歲久歷魯四公晚而棄婦意將懟魯
改而事晉盟蒲次鄫再從晉令其後孝文平悼終春
秋無朝魯者杞之一變而爲晉魯驅之也盟于亳城
北而有杞會于蕭魚而有杞會于溴梁而有杞盟于
澶淵而有杞會于沙隨而有杞兩會于夷儀而有杞
以至會吳伐鄭伐秦圍齊莫不有杞及魯襄二十九
年而晉遂城杞矣晉悼復伯中國交賴數令杞從班

于諸侯文取杞女爲國夫人以杞王者之後親而厚之尊而異之也平公繼政城杞是謀杞地東近于宋西近于鄭西南近于陳許陳許以南皆服于楚宋鄭之地楚復數爭杞介其間倚宋爲固盟宋以來宋更事楚杞益失庇不可無城晉雖役列國之大夫內奉母家抑以捍中國而隔蠻楚亦諸侯之所利也爲薄二姬輕與杞絕雖有兄弟不可據矣晉不念母情深渭陽周道親親君子于此又不容不寬晉而嚴魯也杞成在位齊城緣陵國有寧宇傳及文公藉晉城杞楚無北轅澶淵厥憖平丘鄟陵奕世服伯成周之城

悼公卒位春秋嘉之許恃楚而滅杞恃晉而存夏餘無黍豈可以東夷貶哉魯成失杞無異鄭襄失許城杞之役杞文來盟魯治杞田魯始不堪前拒其朝後受其盟遷桃取成徒爲諸侯笑耳

春秋列國論卷七 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八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八目錄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紀

姜姓侯爵炎帝之後其地在東莞劇縣本在東海贛榆縣紀鄣城（今屬淮安府海州是也）後遷北海劇縣漢志有紀亭紀訛爲劇在青丘臨朐縣東（朐音劬）壽光縣西故魯連曰朐劇之人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有紀城內有臺旁有劇南城即漢縣也爲齊滅

隱元年 左傳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二年 秋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桓五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六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冬紀侯來朝

八年 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莊元年 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 春三月紀伯姬卒　夏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十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九年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 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莒盟密外相盟之始也紀迫于齊與紀脣齒也出相要盟其憂齊乎天下無王小國不寧私爲盟會衰

世之不得已也紀盟密于隱公之二年去國于莊公之三年其亡也相距止三十餘年耳三十餘年之間紀自圖存與魯爲紀謀春秋備書蓋交閔之紀履緰至魯逆女伯姬歸于紀越五年叔姬又歸焉皆惠公女也伯姬爲嫡叔姬爲媵紀姜姓侯爵炎帝之後國小于陳宋而世遠于三恪魯所素重也桓公五年齊僖公鄭莊公如紀齊鄭強國二君奸雄親降于紀欲致之也齊謀致之而挾鄭先往將圖討焉而姑以禮下之也郕之會紀謀齊難冬又來朝欲請王命求成于齊也魯雖告不能中心未能忘紀因祭公之來爲

紀納女祭公專報遂生迎焉于是紀侯之女季姜儼然爲周桓王后矣紀妃則魯女女則周后婚姻之厚榮于諸侯齊僖即志吞紀豈容遂滅后家乎魯于紀也旣爲之謀齊又爲之結鄭紀侯鄭伯同會魯喜紀再得助矣孰知齊連宋公衛侯燕人而來戰也紀魯鄭爲一師齊宋衛燕爲一師七國分黨而大合如此戰者終春秋亦僅耳齊僖公卒襄公立魯桓冀齊之能恕紀也爲之求平乃盟于黃然方盟而即有奚之戰齊于魯且衆盟焉何有于紀魯桓卒紀益無恃齊師遂遷紀郱鄑郚徙其民取其地紀失三邑其國必亡紀侯之弟季懼先君之無嗣也以酅入于齊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紀竟判爲附庸矣明年春紀伯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兩月之內紀喪而國亡春秋之國其無紀乎紀亡矣所存者惟酅伯姬卒矣所存者叔姬酅者紀季之所守也即叔姬之所歸也曰宗廟在焉伯姬之卒也齊襄葬之叔姬之卒也魯莊葬之齊襄葬伯姬非哀紀也欲以不忍之名詐於諸侯也魯葬叔姬紀滅已久其時即好義如齊桓不忍之心已忘之矣春秋惡齊之滅紀也急欲存紀曰伯姬叔姬欲以魯女存之也曰紀季姜欲以王后存之也諸

侯之女存之不得則望之天王之后宗國存之不得則望之京師兩者俱不能存而勉出于戰戰即勝不能支而勉出于盟背盟而遷齊遷之也旣遷而入紀自入也酅入則無國侯去則無君介弟慕微子之義庶娣矢共姜之節齊之爲齊則已甚矣而公羊氏猶以爲紀之先祖譖齊哀公于周夷王周烹哀公襄公滅紀大復九世之讎殆因齊桓之伯而追訣其父兄乎

春秋列國論卷之八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九目錄

宋

右論九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九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九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宋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微乃圻內國也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以續殷祀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湯祀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其地漢梁國睢陽是也本唐火正閼伯之墟以其土火又爲大辰之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

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鮒一作動)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卒子惠公覸立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卒逐大子與夷讓弟和是爲穆公穆公七年入春秋後景公三十六年獲麟傳六世二百七十年齊魏楚共滅之

穆公(名和宣公弟七年入春秋隱三年卒在位九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癸未葬宋穆公

殤公（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姪隱四年即位桓二年弑在位十年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隱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宋公陳人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　秋邾人鄭人伐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　秋公伐邾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於垂　夏六月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

九年　冬公會齊侯於防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管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一年　左傳（鄭伯以虢師伐宋壬午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

桓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宋華督之弑殤公也用民之怨曰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也十一戰者魯隱四年圍鄭東門一也取其禾二也五年取邾田三也邾宋入其郛四也伐鄭圍長葛五也九年鄭伯以王命伐宋六也十年公敗宋師于菅七也宋衛入鄭八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九也鄭伯入宋十也十一年大敗宋師十一也宋穆公疾舍其子馮而立殤公爲其能主社稷以奉先君也胡爲乎亟戰而無度衛州吁慝之也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怨于鄭知宋公子馮在鄭殤公忌之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敝邑與陳蔡從宋人許

之乃有東門之役自是宋鄭交戰歲相尋也魯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隱公立而求成元年即與宋盟宿宋穆公卒殤公立又會于清蓋桓公之母仲子宋武公女也隱爲桓亟急欲通宋盟遇以後師行必告四國伐鄭則翬帥師邾鄭伐宋則公伐邾皆爲宋也然防之會有齊僖中丘之會有鄭莊魯即會齊鄭而伐宋宋師敗菅郜防歸我盟亦何可恃也春秋之初强諸侯不仁者莫如鄭莊宋公子馮出居其地剛愎用之猶股掌也州吁擒宋殤之志以伐鄭來請使殤而知義絕其使辭其罪正告天下鄭莊雖狡不能挾馮

爲難也一念猜忍與吁合兵友授鄭以辭宋進歲出師其國人曰伐鄭也鄭赴告于諸侯則曰惡馮也於是列國之與宋者亦起而疑宋矣且鄭自受宋兵以來深與魯結渝平歸祊中丘同會魯復爲宋用齊則石門之盟鄭所素厚衛則州吁既誅鄭怨漸釋宋即遇于垂盟于瓦屋終不能得二國之助伐宋入郕齊輙佐鄭入鄭伐戴宋雖有衛三師殺焉數戰民疲國中離作華督遂弑殤公及大夫孔父彼諉外倚鄭莊內援公子立馮之謀先定而後動于惡也馮自鄭入魯會齊陳鄭于稷以定之傳曰賂立華氏經曰以成宋亂主謀者鄭而三國合黨華督不惟無討也且世執政矣說者謂宋宣公以國讓穆公知其子之不肖而立弟也穆公復舍子而立殤公卒召弑殺之禍蹈小道以貽國憂宋之亂穆公爲之也然觀殤公即位于馮在鄭猶怒而加兵設穆公舍殤立馮殤之不揣也必甚于今日是故宣之立穆非正也穆之立殤正也獨惜穆以國與殤而不善爲殤謀委其子于鄭莊之側日夜唯奸雄所使而以已終身能讓爲賢是仁者之過也

莊公 名馮穆公子殤公從弟桓三年即位莊二年卒在位十八年謚法兵甲亟作曰莊

桓十一年 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秋八月癸巳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二年 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閔公 名捷莊公子莊三年即位十二年弑在位十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莊三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十年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莊公在位八年行事不見於經至魯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春秋即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於是魯于宋桑則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則會宋公于夫鐘于闞于虛于龜又盟宋燕于穀丘辭繁不殺比書于經然後知宋莊數年以來不適諸侯爲鄭莊屈也鄭莊卒宋即因雍氏誘執祭仲挾突以亂鄭魯又以郎之戰怨鄭世子忽遂出助突與宋屢盟鬬敝鄭而後快夫鄭非不仁好搆人之父

子兄弟而亂其國衛州吁弒其君完則欲定之宋公子馮居鄭則欲納之曲沃莊伯伐翼則助之魯桓弒隱則易許田結祊成宋督弒殤立馮則成宋亂立華氏宋莊少在鄭其于莊公處心積慮習見之矣鄭莊卒遂脅祭仲出忽立突即用莊之故智也雖然魯與宋非以義相信也曩者莊立督相稷會之成魯鄭齊陳實受宋賂而爲之主今者宋助鄭突篡國責賂無已鄭不堪命魯亦未有利也以賂合者以賂離則二國將比而背宋矣是故魯桓會鄭伯突盟于武父郎同出師伐鄭職宋不已又有十三年之師齊宋衛燕皆敗績而後魯得志焉宋既與魯離則專結齊以連諸侯齊蔡衛陳唯其所以乃伐鄭焚渠門入大逵伐東郊取牛首而宋之內難亦作突也奔蔡則忽也歸鄭矣然魯宋交兵未久一會于袲再會于曹伐鄭復同何也突立魯志也忽歸非魯志也魯佐突則違宋惡忽則親宋一惠一怨何常之有魯桓十七年二月會邾儀父盟于趡八月邾宋爭疆魯郎及宋衛伐邾屢盟無益其于他國猶是也魯桓薨于齊莊公立未幾宋莊卒閔公立同爲新君伐衛之舉又從事焉無故而魯侵宋以宋素與齊合也魯莊讎齊復敗績乾

時忿無所雪幸而敗齊師于長勺遂其餘威潛掠宋境出師無名齊宋之師所以次郎也宋師不整敗于乘丘既來侵我公復乘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齊風衛嗟之詩美魯莊也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以敗宋二役觀之魯莊誠善戰矣齊桓新用其民亦未有以難魯也南宮萬宋俘也宋請之魯歸之閔公不誅升爲大夫與婦人雜在左右使得驟行其狱仇牧手劍而不及謚之曰閔其可閔乎下之弒之也易于殤公矣

桓公 名御說閔公弟莊公子莊十二年即位僖九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桓

莊十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傳 冬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冬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秋宋人
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十六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十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六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二十八年 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三十二年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僖元年 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齊師宋
師曹師城邢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
人于檉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三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冬十有二月公孫
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魯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公子御說爲對
言懼而名禮臧孫達稱其宜爲君旣而閔公弒御說
立是爲桓公臧孫之言信矣夫閔公之弒四國受賂釋
華督不討宋萬弒閔公立子游桓公奔亳南宮牛猛
獲帥師圍之蕭叔大心與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
殺牛及游桓乃繼位請猛獲于衛宋萬于陳而醢之
其未君也立于國人其旣君也討先亂賊即位之正

非公子馮所敢望也宋桓元年爲齊桓入國之四年方圖興霸必首合宋是故有北杏之會宋方會而即背齊明年齊伐宋經凡兩書宋大國也爵上公序在齊上齊桓新立雖有志謀中國其信義功烈尚未白于天下宋亦不虞其霸之有成不肯遽下齊不得已臨之以兵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也然薄伐踰時宋即從會不煩大師僅修文告而已兩會于鄄齊宋乃合是時也宋惡郳則有伐郳侵宋則有伐齊爲宋出師以示親宋而宋從齊益固矣同盟者諸侯同欲而盟也齊會諸侯盟幽者再幽宋地也宋既與齊爲

一不惟同欲于諸侯而且爲之致諸侯是故齊霸之成宋與有力焉同伐而善則書伐我西鄙書伐徐伐魯者以魯之事齊也後又受鄭詹未討也伐徐者徐爲戎狄魯所惡也同救而善則書救鄭書救邢城邢救鄭者以荆伐鄭救邢者以狄滅邢也然齊桓創霸攘夷爲首當日夷爲中國患者莫甚于楚宋從齊圖霸急治者亦莫如楚治楚若何必先離其與國江黄楚之東北境其與國也盟于貫會于陽穀唯宋與江人黄人同焉齊自會北杏以來謀中國者二十有四年諸侯悉服楚可伐矣必致江黄而謀始定霸王之師非萬全不敢動也將伐楚先侵蔡蔡當楚衝得蔡然後可及楚也若夫王室定難陳鄭懷貳轅濤塗執而戴伯帥師首止逃盟而新城是圍挾天子之命來其王人斷二國之疑盟其世子凡齊之役宋無不從非一心中國者能若是乎其卒也身見齊霸之盛而不及覩其衰適全宋桓之志而已矣

襄公 名慈父桓公子僖十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四年謚法甲胄有勞曰襄

僖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三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五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冬宋人伐曹

十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十九年 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

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二十年　左傳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　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桓公卒襄公立其年即與葵丘之會經書宋子穀梁氏幾其背殯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然君子原之齊桓之霸宋桓佐之諸侯同盟葵丘為盛舉周公亦在焉宋不可獨後諸侯而不往且宋桓賢君齊僖與之同盟禮當會葬而葬獨不見于經桓之卒也以春正月襄之出會也以夏或者宋迫于葵丘之會速葬其君而不以禮致諸侯之來未可知也齊桓自葵丘盟後又有兩會一盟會于鹹以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盟于牡丘以楚人伐徐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此三役者宋皆先諸侯以從襄之助齊豈後桓公哉然晉一再乾弑君而齊無討楚人滅黃而齊不救桓霸之衰宋襄心悼之久矣齊桓卒五公爭立孝公奔宋宋以曹衛邾伐齊齊人殺無虧戰于甗齊師敗績乃立孝公宋襄遂號于諸侯曰我能定齊亂矣齊之亂自我定之齊之霸即自我為之於是執滕子用鄫子伐曹不已而又圍曹一年之間致力三國以為唯我所欲也則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知其可愚也許之而會于盂執襄公以伐宋使宜申獻捷于魯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秋執之至冬十二月而後釋之宋之無君也幾月于茲矣

襄公歸國不改其德與兵伐鄭楚來救之泓之戰宋師敗績襄公曰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也夫執小國之君叩鼻衈社宋何其暴與強國戰而既陳後擊宋何其仁公之為此言也既敗而慚聊以自解于國人耳而過聽者以為文王之師則惑也齊孝公以少子得立實藉宋力襄公敗于楚齊不能救反伐宋圍緡春秋惡其負德然宋襄志易盈氣易驕在位十餘年多不睦于諸侯齊桓未薨先伐曹以示貳孝公之立或有私德然爭霸凌弱恭長奪少志在屈齊下巳雄于弱小未能厚結其君臣之心也是以盟于

鹿上會楚圍之而會盂不來盟薄不至楚執宋公釋宋公齊皆不與乘其泓敗而圍緡稱詞則以齊之盟陳穆公修桓公之好而宋不與盂亦深有憾焉而伐危不顧也宋桓公疾襄公讓國于目夷目夷走而退襄公立以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凡襄舉事目夷皆有言于用鄫子也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于圍曹也曰盍姑內省德乎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于會盂也曰君欲已甚于釋于薄也曰未足懲君于伐鄭也曰禍在此矣其言也合于道信于吉凶襄能一從可以免敗而專已不聽臨

戰自用又不委以師至于敗死以此稱霸即齊僖鄭莊猶竊笑之況桓文乎

成公　名王臣襄公子僖二十四年即位文七年卒在位十七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僖二十四年　左傳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五年　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二十六年　冬楚人伐宋圍緡

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八年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于垂隴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秋雨螽于宋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昭公　名杵臼成公少子成公卒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立昭公文八年即位十六年在位九年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文八年　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九年　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十年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一年　秋公子遂如宋

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宋子哀來奔

十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十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楚成王宋讐也宋成立即往朝之讀春秋者畢焉然
如楚之文不書于經而楚伐宋圍盟以陳蔡鄭許圍
宋經兩書之則宋成非忍忘父讐者也中國之大齊
晉爲先齊桓公薨孝公踵楚伐宋晉則獻公諸子累
世不靖宋即奮而欲與楚難其誰控焉晉文入國將
圖霸政今而後宋其喜可知也楚子圍宋宋公孫固
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蓋
楚屢因宋辱在中國襄公敗殞天下莫不怒之暴哀

宋之弱魯率諸侯盟宋亦爲義動但力不逮耳晉撫
宋舊德赫然爲天下誅楚引領而望者徧諸夏也楚
新得曹而昏衛晉伐曹衛以致楚師執曹伯畀宋人
以激楚怒城濮一戰楚師敗績殺其大夫得臣宋之
怨亦少舒矣敗楚以後盟于踐土會于溫盟于翟泉
三者皆晉伯之大盟會也天王下狩王子同歃宋獲
與強諸侯同序時先班也終晉文之世宋無楚患中
國之有霸係宋如是其重也晉襄即位與秦搆兵宋
亦從之出秦晉令其敢有違然魯文公元年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頵蠻夷之大亂中國之大利也宋成苟
懷父讐請于晉國訴于諸侯合天下之師以討逆誅
其人汚其宮更立楚君使聽命焉亦百世一時也晉
既不振宋亦若忘讐以伐沈示威何無志也成公卒
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公之少子杵臼
是爲昭公其年經即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大夫者公
孫固公孫鄭也殺之者穆襄之族也明年又書曰宋
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大夫者孔叔公孫鍾
離也司馬者公子卬也殺之者戴氏之族也司城者
蕩意諸也昭公在位日淺外則秋使之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召田孟諸爲右孟以辱之內則襄夫人與穆

襄戴氏之族害之爲其上者不亦難乎子哀來奔而
高潔身之義華孫來盟而無恤國之心公亦惟有死
而已矣九年遇弑傳云君無道夫昭公無道事不概
見其所以失人心者在于欲去群公子也樂豫爲公
陳本根之謀股肱之誼文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公能
用其言不替其位即有襄夫人公子鮑在亂其阻矣
公性不悛六卿皆懼群公子未能去也而公之黨先
盡既殺其臣必殺其君凡宋之人皆公敵也其能免
乎然宋成初立經書宋殺其大夫不名者無罪其言
衆也好殺之風成公先啟之矣一傳而禍集其子宜

哉。

文公 名鮑成公子弒兄昭自立文十七年即位戊二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諡法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

文十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六月諸侯會于扈

十八年 左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宣元年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 秋宋師圍曹

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冬宋人圍滕

十年 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三年 夏楚子伐宋

十四年 秋九月楚子圍宋

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成二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昭公弒弟文公立後世疑其與聞乎弒而經不斥名書法同于齊人之弒商人莒人之弒密州則弒君者宋人也非文公也然昭公無道文公好施以德易怨孰不並立內則襄夫人主之外則華氏助之弒形成矣為文公者未立則逃焉可也既立則討焉可也安而不辭使其兄享無道之名而身為國人之主即非親弒不可不謂聞乎弒也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春秋賤之卿皆不書徵其故曰取賂也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實懷不平乃謀義討文公殺之既弒其兄又殺其兄之子有一母弟不能容也公誠忍而賊矣楚鄭侵陳及宋晉趙盾帥師救陳不書救宋者楚兵已過盾未至宋也胡氏惡宋之篡而甚其罪曰傳稱師救陳宋經獨闕者聖人以宋不當救

創之也棐林既會伐鄭輒從戰于大棘師敗帥執趙盾與諸侯之師爲宋報恥楚闘椒次鄭以待盾畏而退其時晉雖號盟主卿無闘心未可恃也槩壞之會晉鄭俱至扈之會不睦有討晉將從事于四方而成公又甕矣清丘同盟恤病討貳既而皆渝猶不盟也

楚人滅蕭志在逼宋宋救無功不自省德又殺楚使者以激之與蕭人殺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而取潰也曷異乎楚圍宋急音救不至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以情與之平而楚乃退說不平楚將入宋矣胡傳責華元子反二卿私平君下之[illegible]作人臣之義夫華元紓國難以定盟子反贊者信以成霸二者皆春秋所亟予不以平者在下而貶也宋文公爲公子時樹恩下士既定君位服晉外楚閒出餘力以制曹滕國無夏姬之淫亂君非鄭伯之無恒楚即盡銳以攻未必沛然而入也圍宋九月兵罷食盡非能宋欲平楚亦欲平宋二卿權事而濟患上下欲之又何専焉大棘之役鄭獲華元文公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還而不罪卒賴其力以解楚圍戒誚元固公黨也公之意則誚能用人如秦穆孟明矣惜乎處心之忍終無以對宗族昆弟也

共公（名固文公子成三年即位十五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敬事供上曰共）

成二年　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五年　春仲孫蔑如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六年　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七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八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衛人來媵

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十年 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
人來媵
十三年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五年 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共公初立與楚盟蜀非宋志也殆成公欋陽橋之役
以公衛質楚文會楚致諸侯以盟于蜀當時主盟者
楚大夫公子嬰齊諸侯各以國之大夫往非若蔡景

許靈二弱若之親行也宋華元亦從大夫之後而已
矣豈係盟得失哉盟于馬陵以救鄭而晉因鍾儀會
于蒲以尋盟而諸侯無貳主盟在晉宋恪共命至盟
戚討曹共公病不能從猶遣世子出會勳變而志厭
也兩晉伐鄭宋非與鄭讐晉景命之也一晉伐秦宋
何敢與秦敵晉厲命之也宋之從晉也不唯盟會不
戰後兵車之役惟左右為然晉景之世衛侯侵宋逆
書于經傳皆稱晉命其說何居曰此晉之過曲不在
宋也宋公子圍龜文公子也于魯宣十五年代華元
質于楚歸而元享之請鼓譟出入習攻華氏共公惡
其為亂而殺之國難方新而蕭牟復會其君不能越
境使向為人辭焉夫豈有貳心以劫晉問而景公號
令衛鄭再侵以逞無論宋人不服恐魯衛之君亦未
心直晉也晉衛同好之國從晉伐鄭同盟蕭牟未有
怨尤魯則通聘結昏與宋方睦不得已而承晉命衛
之孫良夫魯之仲孫蔑叔孫僑如出乎國涉乎宋反
而報晉曰我已侵宋矣宋即與晉繼好無煩大師魯
衛之役可以止矣是故二國侵宋而志不在宋宋為
二國所侵而不讐二國此兩侵者適足明晉景之不
怨而彰宋共之無罪也宋入春秋未嘗聘魯自華元

之來報問益親伯姬魯之賢女也為共夫人公孫壽
之納幣伯姬之歸宋季孫行父之致女衛人晉人齊
人之來媵經備書之及乎成公宋災伯姬卒魯叔弓
如宋葬共姬春秋記婦人始終獨詳伯姬以賢錄也
說春秋者賢共姬且追而賢共公是故天下之為夫
者莫不幸于魯桓莫幸于宋共也

平公 名成共公子成十六年即位昭十五年卒在位四十四年諡法治而無眚曰平

成十五年 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鄫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　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八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元年　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二年　春鄭師伐宋　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六年　夏宋華弱來奔

七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　春宋災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二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七年 春宋人伐陳　秋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冬季孫宿如宋

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六年 夏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　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六年　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十年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宋平公在位日久歷晉三主晉厲之時從。盟。會。者。三。會于鍾離始通吳也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同盟于柯陵以伐鄭尋戚之盟也晉悼之時從盟會者十同盟于虛朾宋將諸侯之救也兩會于戚謀鄭城虎牢也同盟于雞澤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也文會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會于鄬謀救陳也會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也同盟于戲伐鄭鄭受盟也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同盟于亳城北諸侯伐鄭鄭人行成也會于蕭魚得鄭也會于向爲吳謀楚也文會于戚謀定衛也從伐者一伐秦也晉平之時從盟會者十會于溴梁晉侯初立會諸侯也盟于祝柯謀齊也盟于澶淵齊成也會于商任會于沙隨錮欒氏也兩會于夷儀爲伐齊也同盟于重丘齊成也會于澶淵討衛疆戚田也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從伐者一伐許也從圍者一圍齊也宋平新立即有彭山魚石之變明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宋魚石在楚鄭爲楚侵宋將反魚石也自是鄭與楚同病中國諸侯歲告不寧晉

厲三伐鄭王臣與焉假王命合諸侯以臨之也晉厲遇弑悼公新立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彭城雖與宋構兵實寬晉虛敢勤師伐虛朾之盟悼公一怒諸侯畢從圍彭城而宋亂靖城虎牢而鄭人成同盟雞澤推悼爲主晉霸再興之會也鄭貳于晉復與楚合連兵侵宋晉每伐鄭以報之蕭魚之會鄭兵得息楚公子貞屢出無功使宋亦止宋鄭無患楚晉兩安悼公之力也晉平公立戚羅楚役然夷儀再會諸侯皆携澶淵之會僅得爵宋鄭曹四國晉霸衰矣向戌宋大夫之達于政者也善楚之令尹屈建欲平大國紓邪

患以弭兵之說告晉趙武趙武欲之諸大夫盟于宋晉遂與楚同主夏盟齊衞曹宋皆之從也蔡陳鄭許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共從交相見中國諸侯亦南向朝楚楚遂主會于中晉不與爭矣宋雖幸息肩而南北有二伯天下之大變也宋昭之世斥逐蕩氏華元爲右師專制國事擁立文公寵任益固迄于共公秉政不衰桓族所素怨也共公卒蕩山魚石謀不利于華元元奔復歸山殺而石奔魚挾楚入彭城諸侯圍之獲五大夫其後宋魚氏無一在位者厥宗亡矣鍾離沙隨與戚之二會皆書華元主宋政者元也元

沒而華氏漸疎華弱奔齊華陳奔陳華合比奔衞見書于經夫宋平享國四十餘年大臣皆安其位獨于華氏有罪去之不疑且三卿矣意者亦懲華元之專而不憚驅除也然公殺太子痤其讒也以寺人伊戾而向戌成之逐華合比其讒也以寺人柳而華亥成之小人之戕國本伐異己必與左右刑人比其間乃入而平公不悟也易重王明有以夫

元公 名佐平公子昭十一年即位二十五年卒在位十五年謚法能思辯衆曰元主義行德曰元

昭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二年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十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十九年 春宋公伐邾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左傳 宋元公無信多思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二十一年 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二年 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景公 名欒史記名頭曼元公子昭二十六年即位哀二十七年卒在位四十八年謚法廣

昭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意大慮 日景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元年 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六年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九年 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四年 春衛趙陽出奔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十五年 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四年 春宋人執小邾子

五年 夏齊侯伐宋

六年 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秋宋人圍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九年 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秋宋公伐鄭

十年 夏宋人伐鄭

十一年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二年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十四年夏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　宋向巢來奔　十五年夏鄭伯伐宋　十六年春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十七年宋皇瑗奔晉　十八年宋復皇氏之族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二十六年宋景公卒于連中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

宋華氏出奔三見于平公之世君子憂其君臣之不睦至元公時經書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又書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宋南里出奔楚入春秋來亂臣賊子有之矣未有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復奔借援蠻夷君臣日戰如宋華向者也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族宋强家也華元比褻夫人擁文公而昭公遭弑向戌諂君夫人

元公而太子痤讒死君寵之國人畏之歷年所矣及其子弟保無敗乎元公無信多私去之不以其漸三大夫者群然出奔復入南里以叛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內里名也入君之國分地而處非如魚石彭城僅據吳晉往來之道也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至宋諸侯之戍宋者恐華氏致死于內楚疾戰于外請宋出華向以為楚功宋從之華向奔楚緩追逸賊宋與諸侯皆有憾焉景公在位五年驟來樂大心公子地公弟辰暨仲佗石彄之變前者元公當國華向搆釁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辰地固與景公

同難者也華向奔楚宋易六卿以靖國人而樂大心代華亥為右師此一臣者宋求治而擇焉者也景公立而交亂者何以公寵向魋故也宋大夫自魚石出奔群臣尤而效之輙以奔為亂始其奔也或于楚或于陳或于曹皆惡宋之國也挾惡宋者以亂宋勝則入敗則奔未有執而問之如彭城之圍者時無晉悼為夏盟主也宋堅事晉其來已久平公之季雖兩事晉楚主令者晉宋元公于厥慭平丘黃父之三會景公于扈之會惟晉是聽晉自文襄以暨厲悼救宋之典常若不及及晉昭而兩訑宋使衛衰而晉不能撫宋矣鄭與宋雖素不睦蕭魚既會繼以盟宋不稱兵者四十餘載鄭罕達乘宋公子地之亂帥師來伐我首自鄭宋一報之可矣必歲勤兵焉六年四伐遂至師喪於嵒六邑為虛向巢績戰適自焚也而宋且以國曹執伯陽奪矜子雄國賀戰勝獨不慮鄭議其後乎景公享國久于平而數戰同于殤幸不大折者楚方弱鄭失助也元公為太子時惡寺人柳欲殺之卽位而反益其寵景公嬖向魋而奔曹叛作嬖大尹而沃宮難與二君之蔽也猶乎公於伊戾乎然乎能烹戾而元景安之貴若世卿親若母弟卒再世為禍謀

宋國者憂其外又憂其內不得不於春秋之終三致意焉

春秋列國論卷九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

明 歩吏 張溥西銘父著

陳

嬀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堯妻舜二女賜姓姚周以前為姚姓傳曰虞思妻之以二姚是也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地屬應天府其後商封於遂濟州鉅野是也商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賜姓嬀因舜居嬀水也使奉舜祀其地在大皡之墟陳州治宛丘縣是也滿謚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申公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寧立二十三年卒子釐公孝立三十六年卒子武公靈立十五年卒弟平公燮立二十三年卒子文公圉立十年卒子桓公鮑立二十三年入春秋後閱公二十一年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桓公 名鮑文公子二十三年入春秋桓五年卒在位三十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隱四年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六年 左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

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衞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七年　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　左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桓二年　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葬陳桓公

陳佗　按傳即五父文公子無謚桓公卒佗弑大子而自立桓六年八月為蔡殺史以為厲公疑誤也

五年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六年　秋蔡人殺陳佗

厲公　名躍桓公子大子免長弟桓六年即位十一年卒在位七年史作利公疑誤

十一年　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十二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莊公　名林桓公子太子免中弟桓十三年即位莊元年卒在位七年謚法武而不遂曰莊

桓十四年　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十五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莊元年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宣公　名杵臼大子免之少弟莊二年在位僖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五年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莊四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十二年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十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二年　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四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二十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僖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 夏四月葬陳宣公

穆公 名款宣公子僖十三年即位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六年謚法中情見貌曰穆

僖十三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五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二十三年 秋楚人伐陳

二十五年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五月陳侯如會　六月陳侯款卒

共公 名朔穆公子僖二十九年即位文十三年卒在位十八年謚法敬事供上曰共

僖二十八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三年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文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六年 夏季孫行父如陳

七年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九年 左傳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十三年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靈公名平國共公子文十四年即位宣十年狀在位十五年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文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二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 冬楚師伐陳

九年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年 夏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成公名午靈公子宣十一年即位襄四年卒在位三十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宣十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二年 春葬陳靈公 冬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成二年 冬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襄三年 夏六月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秋葬陳成公

陳入春秋來桓公二書伐鄭陳佗一書伐鄭莊公三書伐鄭蓋鄭莊挾強任詐黨齊以為諸侯害宋衛陳蔡四國地與之鄰有同惡焉桓之伐鄭宋殤公為主佗之伐鄭周桓王為主陳雖不敢主兵伺隙而動無日忘也至莊之伐鄭其時鄭莊卒矣宋莊公積仇于

鄭後然以四國之兵往伐徵其故蔡陳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者也齊向與鄭合以莊公之亡亦背鄭而為宋用陳之黨宋固其宜也會袤而伐鄭會曹而伐鄭實桓公為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也諸侯皆為鄭厲謀陳自不能為鄭昭謀君子觀垂之遇知鄭厲必能復國矣陳宣在位四十五年適當齊桓圖霸之日會於北杏會於鄄兩盟于幽會于首止盟于甯毋盟於洮則從齊伐衛伐宋伐魯西鄙伐鄭圍新城則從齊陳固始終不叛齊者也然而伐楚之役

召陵成盟齊人忽執陳轅濤塗繼之以伐重之以侵皆使魯主之若不能一日容者齊桓仗信行仁端委搢笏諸侯諭志何獨陳之犯怒深哉左氏公羊云齊侵蔡伐楚屈完來盟師還陳轅濤塗懼其出于陳鄭之間也說之循海而東陷於沛澤齊桓惡其不忠而討焉然謀辟軍道罪之小者齊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是矣胡爲執其卿又侵伐其國也夫陳國南與蔡鄰常畏楚偪陳宣公自盟幽以後不復與齊會盟又以私愛欲立嬖姬子欵殺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使完爲卿陳之畜疑于齊有日矣齊桓伐楚

常謀之宋而不謀之陳江黃遡於陳招之盟貫會陽穀惟宋公與焉而陳不之及則齊之疑陳亦有日矣轅濤塗一謀不協遽怒加焉遠國如江黃重兵如七大國惟吾左右使且陳方親於魯女叔之聘季友之來至原仲死而往葬之君臣交好可謂無暇齊桓一呼而魯帥諸侯之師紛集於陳陳安所恃而無恐是故執而侵伐皆齊威陳之術屈之以力也葵丘之會陳猶不敢至至首止而後從焉齊母與洮則惟世子欵與盟而宣公不行矣宣公卒欵立是爲穆公穆公初年從齊會於鹹以城緣陵盟于牡丘以救齊會於淮以謀楚承考服霸非賢諸侯乎然曹南之盟不從宋伐鄭之役不從宋盟于齊則從楚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則從楚舍中國而之夷者何益齊桓薨而宋襄起霸不在齊而宋不成霸也未幾楚又伐陳圍陳則陳病矣陳之所爭者頓楚之所爭者亦頓頓子迫於陳而奔楚楚成圍陳而納頓子于頓中國之君處小而不字則强夷與師反得借以爲義名甚哉陳之失計也圍宋盟宋陳恪奉楚逮晉文興霸敗楚師於城濮踐土大盟陳宣始懼而如會及乎共公會溫而圍許盟翟泉而謀伐鄭晉文之令也盟垂隴以討衛

伐秦以報彭衙伐沈以撓楚晉襄之令也會趙盾盟于扈以晉靈新立也共公在位十八年惟晉是從春秋喜其無變也靈公即位與晉同盟楚屢侵之趙盾來救陳欲兩屬楚晉交侵十四年間未有寧宇以淫被弒成公立不能執夏徵舒而誅之也辰陵之盟楚莊得陳又兼得鄭遂討殺夏徵舒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陳服楚益堅宋爲楚伐陳衛人出救其兵即止蜀之盟楚公子嬰齊伉爲之主而十一國皆聽焉雖晉悼復霸雞澤同盟陳見鄭服使袁僑如會晉使諸侯之大夫與之盟然而當日之陳屬楚不屬晉則已

二十八年矣陳自桓訖靈國歷數公歲逾百載初服齊中服晉終服楚或疑爲反覆之國而春秋獨憐之地處荆河衛交南北或夷或夏强令則從卽神明之後亦不能自主也

哀公 名溺成公子襄五年卽位昭八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襄四年 冬陳人圍頓

五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七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陳侯逃歸

十七年 春宋人伐陳 秋宋華臣出奔陳

二十年 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三年 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十四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陳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 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二十六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八年 左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三十年 左傳 六月鄭子産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夏四月陳災
陳哀公新立而圍頓猶鄭簡公即位而侵蔡皆無端
用兵自速楚寇也陳宣之世與楚成爭頓楚嘗圍陳
而納頓子今復圍頓以怒楚陳自此多事矣戚之會
晉悼公帥諸侯謀戍陳楚公子貞來伐晉又會於城
棣以救之晉之圖霸而不忘陳也春秋善焉然范宣
子有言矣陳近於楚民朝夕急有陳非我事也晉雖
戍陳心實慮楚免出號令以屬諸侯非毅然有禁暴
輔弱之志者也說者曰齊桓之霸不戰而屈楚晉文

之霸戰而屈楚晉悼之霸通吳以制楚戚向柤三會
皆東境也又戍陳鄭以守焉策斯下矣楚貞圍陳晉
有鄬會名爲救陳師行不疾楚用大衆十月來圍至
十二月將歷一冬晉始會諸侯遷延鄭地豈心懐陳
者哉陳既失恃復有內憂下效匹夫私逃而歸陳雖
不振棄華即夷亦主霸者無以綏之非獨彼督也陳
黃哀公弟也慶虎慶寅陳大夫之專國者也黃畏二
慶之愬而奔楚楚爲黃而討二慶二慶治城距君殺
於役人公子黃自楚歸陳鍼宜咎自陳奔楚國幸無
患奉楚益力鄭人惡其逞也突入其城以報之其君

免而擁社其衆男女別而纍鄭之大夫承飲數俘戎
服獻捷閼父以後未有受辱如今日者君子惡鄭無
禮棄責霸國謂晉爲盟主得陳而不能有又棄之於
楚使鄭修其私怨大義安在然陳方背晉鄭敢肆虐
晉心快之必欲使其爲陳伐鄭報怨以德事之難者
也且其時晉悼久薨趙武爲政善楚屈建志在和合
南北苟幸無事宋之盟晉楚兩霸諸侯交見陳之離
合非晉所問葢有年矣魯昭元年再會于虢楚復爲
長申之會合十有二國皆楚役焉嗚呼鄭入陳諸侯
之散也散不可言也會于申諸侯之合也合更不可

言也楚靈怠休每歲興師殺齊慶封滅賴伐吳陳必
趨命而國難中起君身不保則陳侯弟招爲厲也前
者弟黃之奔二慶之死繇哀公寵任無方是非不別
是以始不能容一弟終則斃二卿國命幾奪可以悟
矣而耄昏自若寵其孽子託於無良遂至招過作亂
太子被殺已亦縊死不獲正終惡亂賊者君父豈辭
咎焉楚靈不仁假義僭暴知陳內亂殺行人干徵師
使棄疾帥師奉偃師之子吳圍陳直滅其國公子過
與孔奐俱誅而招不死也僅放於越焉陳靈之被弑
也楚莊入陳殺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二人不當

納而納彼嘗奔楚以致楚師楚所欲生者也楚靈之滅陳也招實首惡皮赦招而殺過矣招陰附楚而外蔽惡於人亦楚所欲生者也然莊欲縣陳叔時止之復封而歸傳稱有禮靈則非好禮者也其臣亦無有爲申叔時者也則陳竟滅矣春秋悲陳之欲爾而滅急望其復也于陳輿櫬哀克之殺馬毀玉以葬其君也書曰葬哀公于魯叔弓之往會楚子也書曰叔弓會楚子于陳于陳之火也書曰陳災國既滅不書地不成國不書災滅國之君不書葬今悉變例書之急存陳也後五年陳復封有國者五十二年陳果未嘗滅也而作春秋者志亦少安矣

惠公 名吳偃師子哀公孫昭十三年隨楚平王入楚平王即位復立之定四年卒在位二十四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昭十三年　秋陳侯吳歸于陳

十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二十一年　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三年　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定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懷公 名柳惠公子定五年即位八年卒在位四年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四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六月葬陳惠公

八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葬陳懷公

閔公 名越懷公子定九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爲楚滅諡法禍亂方作曰閔

定十年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十四年　春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哀元年　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六年　春吳伐陳

九年　夏楚人伐陳

十年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十二年　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三年　冬盜殺陳夏區夫

左傳

十四年夏五月陳宗豎出奔楚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惟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楚靈王虔滅陳蔡平王去疾復之春秋書曰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侯稱歸不言自楚者國人本欲其歸不因楚力也不稱復者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齊桓存

三亡國春秋止書城楚丘城緣陵不書城衛杞者其救患之美而不予以專封之權楚平何人敢封陳蔡經直以三國自歸爲文抑强夷存中國也然楚虔遷六小國于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神人怨怒棄疾懲其惡假興滅以爲義終身不敢猾夏亦夷狄之知順者哉陳吳反國以後事不見經惟雞父一戰從楚伐吳夏齧死焉彼方德楚師旅之役大夫出行雖獲無憾也惠懷立晉定公會諸侯于召陵以侵楚懷方在喪奉命以往能慰楚矣及吳入郢來召懷公遂滑阻之其畏禍歟抑戀楚而不忍棄也閔公在位尊事楚昭滅頓胡蔡從之不背春秋惡焉楚病中國百有餘年平昭之世其惡始戢諸侯皆散頓爲楚與國亦棄之而會于召陵其知嚮義也賢于陳侯奈何陳佗人與楚結滅其國執其君也蔡平與陳惠並歸故國楚讐不共先世同之蔡昭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陳不能從以雪舊怨戴皇天履后土負恥已極反助楚圍蔡報柏舉之辱使其國男女以辨江汝分疆蔑先祖虐同仇不背之大者也楚惠旣立陳乃卽吳楚怨實深連歲伐之謂往者吳夫差伐陳昭王來救卒于城父陳我所覆露也今日背德不可不問然吳彊

楚弱昭救不克陳之卽吳豈其得已楚必勒兵致困陳不服也吳怒楚恭出師救陳春秋曰義楚又乘吳出會使公子申伐陳十數年間吳救不至楚氛益惡陳國之大夫或爲盜殺或出奔蔽至尊哀十七年陳竟爲楚公孫朝所滅雜者楚靈滅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今又五十二年果天道耶陳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平廣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蓋小國也陳風十篇五篇在春秋之世墓門刺陳佗無良師傅也防有鵲巢憂宣公信讒也株林澤陂刺靈公淫也

其後陳詩亡矣事則備乎春秋靈公可亡而成公不亡哀公已亡而惠公不亡陳之幸也及乎閔公聖人之望絕矣以帝舜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而子孫社稷忽絕于蠻夷孔子所不及見亦所不忍見也昔宣公殺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陳侯筮之遇觀之否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必姜姓也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陳之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亡陳者楚亡齊者陳舜之明德遠矣刪詩而陳存作春秋而陳存孔子于有虞氏盖忠厚之至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一目錄

蔡

秋列國論卷之十一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一

明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五子叔度武王克商封于蔡其地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也武王崩成王少與管叔鮮挾紂子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車十乘徒七十人叔度既遷而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於蔡是爲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官侯立官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卒子夷侯立二十八年卒子釐侯所事立四十八年卒子共侯興立二年卒子戴侯立十年卒子宣公考父立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至平侯徙新蔡即古呂國蔡州新蔡縣是也至昭侯服役於楚徙州來淮南下蔡是也後成侯十年獲麟成侯子聲侯聲侯子元侯元侯子侯齊傳三十四年楚惠王滅之

宣公名考父二十八年入春秋隱八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謚法施而不成曰宣

隱三年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八年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秋八月葬蔡宣公

桓侯名封人宣公子隱九年即位桓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謚法遁遠爲桓

隱十年 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桓三年 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五年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六年 秋蔡人殺陳佗

十一年 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十四年 冬十有二月丁巳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五年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哀侯名獻舞桓侯弟桓十八年即位莊十年爲楚獲尋赦之莊十九年卒史記哀侯留九歲死于楚與傳異在位二十年謚法早孤短折曰哀

莊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十年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四年 秋七月荆入蔡

穆公名肸哀侯子莊二十年即位僖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九年謚法中情見貌曰穆

僖三年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十四年 冬蔡肸卒

莊公名甲午穆公子僖十五年即位文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四年謚法武而不遂曰莊

僖十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十年 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五年 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文公名申莊公子文十六年即位宣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宣十七年 丁未蔡侯申卒 葬蔡文公

景公名固文公子宣十八年即位襄三十年弒在位四十九年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成八年 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八年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二十年 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二十四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八年 左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三十年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冬十月葬蔡景公

靈侯名般景侯子弒父自立襄三十年即位昭十一年為楚所殺在位十二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秋七月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
慶封殺之遂滅賴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魯莊公十四年荆入蔡昭公十一年楚師滅蔡蔡入
春秋自宣歷靈凡八世矣史記云息侯請楚文王擊
蔡虜哀侯獻舞以歸哀侯留九歲死于楚考之春秋
楚執獻舞在魯莊十年又四年而入蔡其執而赦之

故而復入歟抑蔡侯既執國爲楚有而楚徐入歟事
未可知然既執其君又入其國楚暴方烈固漢陽諸
姬所痛心疾首也魯隱之時蔡宜會諸侯兩伐鄭莊
桓公即位一伐戴三伐鄭盟折會曹殺陳佗儼爲宗
國盟長魯宋陳衛之君進而禮之曰此周蔡仲之後
其祖克庸祗德周公舉爲卿士者也哀侯無道與息
搆怨楚滅息入蔡銜行無忌楚猶火也蔡自遡之君
雖死奚足恤哉齊桓創霸文與蔡救北杏之會大夫
從役使穆能自强一心事齊先公之辱猶可振也奈
何怖入蔡之威奉楚恐後自絕霸王諸侯義師始雲

集于蔡矣楚僻南服欲圖北方道必繇蔡蔡服中國
則楚爭之蔡服楚則中國爭之齊伐楚而先侵蔡蔡
潰而楚乃震召陵之盟成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術
也桓既盟楚不煩師旅蔡亦安楚宇下歲不被兵盟
齊會孟伐宋圍宋蔡莊奔走于楚則以齊桓既薨中
國無霸故晉文敗楚城濮蔡不敢不服盟于踐土會
于溫盟于翟泉凡三大舉咸奉霸令久之而有厥貉
之次君子乃惡其不悛也新城同盟中國和協蔡復
不至晉郤缺帥師伐而入之荆之入蔡大入也晉之
入蔡小入也大入則讐小入則玩更文及景而從楚

無變春秋斯棄之矣樂書鄭人之侵公子燮之獲蔡
當知懼反殺燮逐履曰惡燮之欲以蔡之晉也背夏
從夷不可諫誨小國之君有愚若蔡景侯者哉太子
般娶于楚景侯通焉而般弑之靈侯般立楚靈王虔
知其可乘誘而殺之而蔡滅焉國弱不支介在蠻夷
兢兢禮度猶懼速亡重以淫弑是自殆也恆有子禍
决于子產豕韋非過斷于萇弘二大夫亦言其理而
已矣晉會厥慭救蔡不果楚執蔡有殷同儀牲君子
疾其虐與其敗以楚滅陳蔡等於桀克有緡紂克東
夷然終無如蔡自棄何也昔者蔡桓侯封人無子弟

季次當立桓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桓薨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春秋字而貴之齊於叔肹美於衞鱄使季而君蔡好善服義能守社稷必不如獻舞之折而入楚也蔡自哀侯爲虜世世楚役以齊桓晉文迭主霸盟不能使彼抗楚蔡文有從夏之志亦制于國人沒世不遂勢實使然寧堪一跌哉

平侯 名廬靈公孫隱太子少子楚平王後封之昭十三年即位二十年卒在位八年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昭十三年 秋蔡侯廬歸于蔡　冬十月葬蔡靈公

十五年 夏蔡朝吴出奔鄭

二十年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侯

悼公 名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之弟昭二十年平侯卒太子朱立楚費無極取貨於悼公逐朱立之昭二十一年即位二十三年卒在位三年謚法年終早夭曰悼

昭二十一年 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三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昭公 名申隱太子之子悼公弟昭二十四年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弒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昭二十三年 秋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定三年 左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秋楚人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五年 夏歸粟于蔡

哀元年 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二年 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 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成公 名朔昭公子哀五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卒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哀四年 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楚虔之誘殺蔡侯般也世子有居守拒敵力屈被執虔忿其不服虐用于岡山有之于蔡也父殁而不忍即位國亡而身死社稷爲世子之道得矣楚平王棄

疾弒虔自立欲以義悅人乃復陳蔡平侯廬始得歸國收葬靈公八年病甍子朱繼立楚費無極又取悼公東國之貨脅蔡人出朱朱走愬楚東國立三年來朝楚亦辛焉弟昭公申代立從楚攻吳敗于雞父又爲囊瓦所困以子質晉求合諸侯召陵之會伐楚不成楚反圍蔡昭侯以晉不足與又結吳伐楚柏舉一戰吳遂入郢讀春秋者至此曰蔡猶有人焉楚憑陵諸夏陳蔡受禍尤酷殺般用有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昭辱南郢不共戴天豈繄一世今發憤復讐吳爲興師敗楚柏舉囊瓦奔鄭蔡人之讐其少抒乎春

秋書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以者師能左右之之謂也蔡吳之彈丸黑子也吳能以蔡蔡豈敢以吳特書蔡以吳者專仲蔡也一鬨而覆大國煨燼之餘而燐強夷如是而曰復讐庶乎其可矣公羊氏大齊襄滅紀復九世之讐而不大蔡之伐楚不知春秋者也昭王反楚與陳隨許圍蔡報柏舉之辱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蔡請遷吳州來是宅又忿而殺公子駟放公孫獵國人不安盜殺昭侯說者謂侯剛戾不仁得罪大國廢殺無辜逞衆事吳群怨叢至禍發倉猝卒于家人之一獨夫耳抑思蔡靈之世國滅身死宗族魚爛幸賴朝吳善事蔡公棄疾奉之盟子于子晳帥師入楚殺虔復蔡平悼之際蔡僅如綫昭侯又馳驅叫呼假吳覆楚讐恥始雪卽滅殺沈嘉誅逐駟獵發于忍詢罪非般固豈足爲柏舉累哉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之變訛言下關身死伶官世譏無道要其當日少牢祭廟三矢誓天摧燕滅梁功比高光不可誣也是故蔡終春秋有三人焉觀世子有而知守義劉諶所以死蜀也觀朝吳而知存國張良所以報韓也觀昭侯而知復讐項籍所以破秦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一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二目錄

楚

右論六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二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二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楚

芈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陸終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吳名樊為巳姓封於衛墟為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為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為商伯商末始亡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于邾之墟六曰季連芈姓音米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子荆蠻胙以子之田居丹陽按傳繹辟在荆山荆山在今襄陽則丹陽在荆州枝江漢志以為在江都之丹陽或以為本在歸州皆非繹子熊艾生熊䵣音怛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卒子熊勇立十年卒弟熊嚴繼立十年卒子伯霜代立為熊霜立六年卒少弟季徇立為熊徇立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九年卒子

熊儀立爲若敖立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爲宵敖六年卒子熊眴立（眴音舜）爲蚡冒立十七年卒其弟熊通弒蚡冒子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其後徙都郢改荆號楚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舊郢城（地理志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後遷于鄀襄陽宜城縣西南有都亭山（昭王畏吳自郢徙鄀名鄀爲郢至項襄王爲秦拔郢保於陳即故陳國）又遷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亦名曰郢（考烈王畏秦自陳東徙壽春）惠王章八年獲麟傳十二王而秦滅之

武王（名熊通宵敖子蚡冒弟十九年入春秋莊四年卒在位五十一年謚法夸志多窮曰武）

桓二年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

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八年 左傳 夏楚子伐隨隨師敗績秋隨及楚平

九年 左傳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 左傳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鬬廉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 左傳 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十三年 左傳 春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莊四年 左傳 春楚武王伐隨卒于樠木之下

文王（名熊貲武王子莊五年即位十九年卒在位十五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莊六年 左傳 楚莊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十年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三年 秋七月荆入蔡

十六年 秋荆伐鄭

十八年 左傳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

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

堵敖（名熊囏文王子莊二十年即位二十三年爲弟所弒在位三年囏古艱字楚人謂未成君爲敖）

成王（名頵堵敖弟文王子弒兄自立二十二年即位文元年爲子所弒在位四十六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莊二十三年 夏荆人來聘

二十八年 秋荆伐鄭

三十年 左傳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僖元年 秋楚人伐鄭

二年 冬楚人侵鄭

三年 冬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年 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六年 秋楚人圍許

十一年 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 夏楚人滅黃

十五年 春楚人伐徐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 冬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 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饗于鄭取鄭二姬以歸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 秋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 左傳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二十五年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六年 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春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

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三十三年 左傳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元年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魯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云始懼楚也蔡鄭鄧三國處楚北境鄧尤密邇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患之甚爲地主而會蔡鄭于其國然荆楚之號猶未見經也至楚文王熊貲則書荆敗蔡師荆入蔡荆伐鄭成王頵則書楚人伐鄭以後常書楚荆者楚本號國以州舉楚者成王時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强改稱楚以交于中國也荆敗蔡師于莘執蔡侯獻舞以歸其後蔡侯未嘗書歸國史記曰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年死于楚甚哉楚之暴蔡之

弱也踰年復入蔡蔡自是折而從楚矣蔡者楚所由病中國之要道也卽無息嬀之怨勢在必爭故憂楚者自敗蔡師始既入蔡卽伐鄭楚無蔡梗患先及鄭得鄭卽可出而四瞰中原大國之君不得不起而爭之是故魯莊十六年之荆伐鄭又南北爭鄭之始也楚成初伐鄭魯會齊人宋人救鄭齊桓霸王魯望國宋王者後救鄭制楚其先務也楚漸强爭鄭漸亟連歲侵伐齊桓未有以創之也會于檉以合諸侯盟于貫以來江黃遂侵蔡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成盟而退蔡自哀侯之敗堅于事楚不通中國者二十四年

于茲齊欲威楚必先得蔡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然完既來盟一盟足矣兩書盟者來盟于師楚志也盟于召陵齊志也楚畏齊師則來求盟齊慮楚叛則再與完盟盟一則信再則瀆君子曰召陵之盟卽楚他日滅弦鬬許滅黃伐徐之見端也貫之盟管仲謂齊桓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齊果不能救也齊桓之世楚卽滅弦黃伐徐許莫敢誰何桓公薨楚益無忌區區之宋其能抗乎盟齊之舉楚竟列中國而宋襄欲招以就

我何其愚也鹿上之盟宋曰盟楚亦曰盟盂之會宋曰會楚亦曰會然而宋公執矣執宋公以伐宋又來獻捷于魯要僖公往盟薄威而後釋之泓之戰宋師敗襄公亡楚且謂諸夏唯我役也伐陳而納頓子滅夔而執夔子取之之易猶蔡侯也魯于楚初受聘既同盟後遂乞師以伐齊取穀以禮義之邦宗國之長甘心下楚列國又誰與敵今非晉文與伯城濮一戰折其驕銳蠻夷薦食禍未艾也楚武伐隨隨侯煬于季梁之言脩政而親兄弟楚雖勝于速杞獲其少師終未得志武王竟卒于樠木之下至成王令子文

歸師僅能取成而已倘東諸侯有自強如隨者豈遂
不足支楚哉惜乎宋襄非其人也
穆王（名商臣成王子弒父自立文二年即位十一年卒在位十二年諡法名與實爽曰繆）
文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襄）宋人（成）陳人（共）衛人（成）鄭人（穆）伐沈沈潰　秋楚人圍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四年　秋楚人滅江
五年　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
九年　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公子

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使椒來聘
十年　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
十二年　夏楚人圍巢
楚成王泓戰敗宋入饗于鄭取二姬以歸鄭叔詹知其不沒也後避子禍不得死所春秋書曰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頵稱世子見其有父之親稱君見其有君之尊也然攷之史書成王弒兄堵敖而自立弟可弒兄即子可弒父楚之無君也四十有六年矣商臣其

攷之而甚者也楚成享國日久身當兩霸齊桓圖之二十餘年始有陘之師晉文一舉遂為城濮之戰齊謀霸緩晉謀霸速及其成也要以服楚為功成王身介其間盟於齊敗于晉鷙鳥伏攫戰守並用其才類有過人者穆王蠭目豺聲其忍似父遠畧弗如也乃即經傳所書其兼小國也滅江滅六伐麇圍巢其侮大國也師狼淵以伐鄭克壺丘以平陳次厥貉以服宋北方之圖銳于成王十二年間未嘗一跌何也則以中國無霸也楚成即位每歲爭鄭齊桓主霸盟于召陵即與鄭解兵終身無動窺齊霸之衰用師以擾弦黃徐許亦伐其近者小者未敢出而遠圖也齊桓

斃孝公立楚反合齊謀宋越漢東陵上國晉文創之兵變遂息因時闔闢利則進不利則退蠻夷之故智也楚穆弑立天人怨怒晉襄嗣霸不正名討賊僅以伐沈救江勉塞衆望楚何畏焉楚成之伐徐也齊桓為伐厲以救徐楚卒敗徐于婁林齊救無功楚穆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名為救伐偏師遽退其懼楚也甚于齊之伐厲矣楚成伐黃自冬越夏而滅黃楚穆圍江自秋徂秋而滅江哀黃者病齊哀江者病晉閱三時歷一朞而中國之救不及江黃之君

唯有死于其位國爲楚有耳晉襄卒靈公立楚殺佚鄭夫城濮以後楚兵不加于鄭者十五年矣從敗佚者知晉之志不在諸侯也趙盾立靈公有令狐之戰秦晉不睦其時大夫被殺者以陽處父士穀箕鄭父之屬告出奔者以狐射姑先蔑之屬告僅盟于扈文以大夫盟諸侯無禮致譏晉無伯志人盡知之豈特楚范山哉晉救鄭不及楚益得氣陳與楚平宋奉楚役其勢然也楚成欲立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阻之商臣卽譖殺子上及弑君頵左右之黨多潛崇也莫有起而問者子西子家臣商臣者十年忽

圖弑之謀不以義動非其時歸死何益乎緩亂賊之誅縱中華之患讀春秋者至于楚穆思伯益勤矣

莊王 名旅穆王子文十四年卽位宣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謚法屢征殺伐曰莊

文十四年 左傳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十六年 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元年 夏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三年 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四年 冬楚子伐鄭 左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

五年 冬楚人伐鄭

六年 左傳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八年 夏楚人滅舒蓼 冬楚師伐陳

九年 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 秋鄭伯許男如楚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三年 夏楚子伐宋

十四年 秋九月楚子圍宋

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
人平
十八年 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在位二十三年春秋書滅國者三滅庸之謀
蔿賈啟之以庸帥群蠻叛楚也莊王新立鬭克與公
子燮作亂廬戢黎叔麇誘而殺之國人始定且史言
王左鄭姬右越女坐鐘鼓之間三年不出號令伍舉
蘇從進諫王乃罷淫樂聽政是則三年之內楚國方
病宜乎庸麇百濮乘饑而起也北門不啟謀徙阪高
賈請伐庸以懼麇濮於是七遇設而庸滅楚威復振

且城濮之役秦人從晉以攘楚今反助楚滅庸秦通
于楚而不憂齊晉之限楚連于秦而不憂西南之隔
將大為中國患而諸侯不悟也舒蓼為彊盟及吳越
蕭人不守宋失附庸其滅人國也取諸懷中耳或曰
楚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不可乃復封
陳其圍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請
俘江南及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宋殺申舟楚徙圍之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華元以告子反引師而去
之此三者楚皆可有其國而不有是楚子之賢也然
陳宋三恪鄭國宗彊在春秋時諸侯之大者也非若

庸蕭舒蓼可以折箠定也楚若縣陳中國之師必萃
于楚萃于楚則楚力必詘楚力既詘必不能出圖鄭
宋莊王知之審矣于陳則曰不貪其富于鄭則曰其
君下人于宋則曰無詐無虞不服即討能服即退楚
釋一陳天下皆曰楚能滅陳而能釋陳也則楚再有
陳矣楚釋一鄭天下皆曰楚能滅鄭而能釋鄭也則
楚再有鄭矣楚釋一宋天下皆曰楚能滅宋而能釋
宋也則楚再有宋矣申叔不賀而獻奪牛之諭子反
在師而受登牀之盟豈二三大夫獨不樂享大國專
命自遂乎君臣之際有成謀焉一操一舍而姑以辭

令為威也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不驕隨武
子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可謂
善論楚莊者矣非桓文之師而有仁義之言是以近
乎伯也

共王 名審莊王子成元年即位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諡法既過能改曰恭

成二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 共王即位巫臣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冬楚師及宋公衡逃歸

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王重爲之禮而歸之

五年　左傳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六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吳入州來

九年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　春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一年　左傳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　左傳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五年　夏楚子伐鄭　冬許遷于葉

十六年　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七年　冬楚人滅舒庸

十八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二年　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五年　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七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八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　冬楚子伐鄭

十年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冬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十一年　秋楚子鄭伯伐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二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三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于蜀成之盟宋穆之厥貉莊之辰陵皆不及也自是楚出伐遂書大夫將矣共王之篇書伐鄭者五救鄭者一伐宋者三侵宋者二伐陳者一伐吳者一伐莒者一而帥師者四書公子嬰齊一書公子壬夫六書公子貞者楚强也鄢陵之戰共王傷目楚師敗績其殺也告諸大夫曰不穀不德

生十年而喪先君未習教訓亡師于鄢以辱社稷共王懷此耻以終死不瞑也雖然鄢戰以前楚屢伐鄭晉景盟馬陵以救鄭侵蔡以圖楚未一得志及乎厲公會于瑣澤同盟于戚楚伐鄭如故晉會吳于鍾離以間之鄭已服楚同病中國幸而有鄢陵之捷則楚亡晉霸之日也未幾楚滅舒庸伐中國勢不加弱豈天方授楚未可力爭乎弔晉者曰厲公無道恃勝而弑晉之憂楚之喜也賀晉者曰厲公雖亡悼公再興晉文復伯楚不足圖也抑悼之慮楚念之熟矣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又繼之以侵楚無宋卽無晉也

悼公合諸侯圍宋彭城執叛人而楚公子壬夫侵宋鄭成公伐宋俱不能爲患齊桓之伯始于平宋亂晉文之霸始于釋宋圍悼公之伯始于圍宋彭城凡救宋者謀伯之先務也鄭與楚合則伐之陳爲楚圍則救之鄭宋交攻晉楚日戰寇至蕭魚會而鄭服公子貞再侵而宋安悼公不可不謂善屈楚也楚敗于鄢乘厲公之弑欲肆憑陵而悼公復伯無以難晉乃日選兵于宋鄭陳三國以覘撓晉縱不大勝得示無弱足矣敗于鄢而殺側諸侯城鄭虎牢而殺申陳叛而殺壬夫八年之中殺其三卿楚誠不刑然積忿封疆施刑貴成務在兵强而法行不顧其恐也嬰齊伐吳喪其組練遇心疾而卒亦有愓于子反之死乎楚共督其臣之致力于師也期畢命焉雖不敢正向晉而歲以兵見無非爲鄢之役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唯城濮鄢陵二戰城濮之戰文公持勝而動尚有憂色鄢之戰晉無成謀呂錡射共王中目薄楚于險危幸致勝晉厲不能居也楚持其常不敗者以當晉之倖一勝者卽悼公三駕楚不重困無莊王之大度而有成王之老謀其人不死固中國一勁敵哉

康王 名昭共王子襄十四年卽位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樂撫民曰康

襄十三年 左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楚人歸之

十四年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十五年 左傳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十八年 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二十年 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一年 左傳 夏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乃使子南為令尹

秋晉欒盈出奔楚

二十二年 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三年 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十四年 夏楚子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陳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二十六年 左傳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且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

二十八年 冬十有一月公如楚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郟敖 名熊麇康王子襄二十九年即位昭元年弒在位四年葬于郟故曰郟敖楚人謂未成君為敖

襄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

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一　夏五月公至自楚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

三十一年　左傳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靈王　名圍共王子弒兄子郟敖自立改名虔昭二年即位十三年弒在位十二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昭三年　左傳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傳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乃許楚使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五年　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

六年　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左傳　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七年　春三月公如楚

左傳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　夏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八年　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

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

十二年　春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楚子伐徐

十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楚康弱王也而能官人當其世爲令尹者盡賢者也公子午卒則用薳子馮薳子馮卒則用屈建咸稱卿才足以靖國惟公子追舒暱觀起而惡于國人康王三泣其子遂殺于朝春秋列國楚號多才公族尤顯

其法親疎參用執國政者一干衆怒立拘司敗不若魯三家晉六卿之世怙其寵也法行自近政不下移是故大夫之患惟楚無之屈建尹楚善宋向戌戌以弭兵請晉有宋之盟楚竟與晉同爲中國會主從晉之諸侯皆朝于楚是舉也于宋爲利于晉爲辱在楚則四方之觀百世之福也成王雖强莊王雖賢圖之數十年戰秦晉爭宋鄭未得一號令北方而康王兵不出境奄有諸侯會盟之序又居晉先外以恤民爲名而天下大勢盡移于楚楚大臣善謀國如建者即子文叔敖弗如也康王卒郟敖立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以大夫出聘爲表而行敢合諸侯無改舊書楚仍先晉趙武不能出片辭折之使重得志爲國厚耻不知其義何所處也圍爲令尹田用王旌出前執戈會設蒲宮享賦大明雖未王其威儀已王矣無何即弒王而代之大會于申以召諸侯淮夷並從伐吳滅賴皆用四方之師曩者宋之盟諸侯欲弭兵也兵未得弭而反供火役晉倒授楚以柄諸侯自爲計者失也齊慶封齊亂臣也執諸吳而滅其族陳公子招殺其世子偃師者也執而放之越蔡侯般弒其君固而自立者也誘而殺之申不數年閒殄

滅三亂非不以義號衆然慶封陳招罪不加于篡弒蔡般弒君矣十三年而會主不問楚自庇之也一旦以賊誅賊猶之兩下相殺而已矣楚克朱方將戮慶封椒舉曰無瑕者可戮人君其勿播于諸侯也靈王不聽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亦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夫懷惡而討雖死不服陳招蔡般豈獨服乎是又一慶封也伐吳而滅賴伐陳而滅陳圍蔡而滅蔡又用蔡世子于岡山比之五牲春秋不仁之君未有甚於楚靈者也康王之世伐吳者二庸浦則楚

勝舉舟則吳勝然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吳少挫矣靈王三伐吳而鵲岸房鍾楚人兩敗陳蔡既滅中國可圖懼吳乘其後乃伐徐以脅之將求咼于周求昆吾舊許之田惟楚命也而忽辱于乾谿縊郟敖而弒之身亦自縊也殺郟敖之二子比與棄疾亦殺其二子也昔詬天而呼今投車而泣方欲追踪六王二公而禍更烈於三季論世者曰楚靈之乾谿脩廣之江都金亮之瓜步三者蓋相類焉

平王 名棄疾即位改名熊居共王子靈王季弟十三年弑立兄公子比弑靈王既而殺比自立昭十四年即位二十六年卒在位十二年諡法治而無眚曰平

昭十三年 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十四年 左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十五年 夏蔡朝吳出奔鄭

十六年 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十七年 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九年 左傳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諸侯矣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故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 楚人城州來 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二十年 左傳 費無忌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二十一年 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二年 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三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二十五年 左傳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

二十六年 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昭王 名壬後改名軫平王子昭二十七年即位哀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諡法昭德有勞曰昭

昭二十七年 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定二年 秋楚人伐吳

三年　左傳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
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秋楚人圍蔡　冬十
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五年　左傳　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楚子入于郢
十四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十五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哀元年　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四年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惠王　名章昭王子哀七年即位在位五十七年卒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哀九年　夏楚人伐鄭
十年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三年　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左傳
哀十四年夏陳宗豎出奔楚　冬陳宗豎自
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十六年楚大子建子勝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于朝而刼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縊
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十八年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
于鄾故封子國於析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
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
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楚靈弒郟敖公子比即出奔晉十餘年來未嘗一日
立于其朝也靈王惡稔觀從朝吳以蔡公棄疾之命
召子比黑肱盟于鄧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薳掩
許圍薳居蔡洧之族以入楚靈王出奔縊于申亥氏
子比爲王觀從說其殺棄疾不聽棄疾驚國人以恐
之子比黑肱自殺棄疾即位是爲平王司馬遷曰平

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葢實錄也平初立蔡侯廬歸
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廬世子有之子吳世子偃師之
子既絕而復續懲楚靈之惡託義于興滅也終其世
惟誘殺戎蠻子嘉與吳戰于長岸不免用兵然蠻氏
易亂攝在北方吳師遠來危壓東境爲國行師雖詐
不疾君子取其無病中國而已史記云平王弒立恐
國人諸侯叛之施惠百姓復陳蔡立其後歸鄭侵地
存恤國中脩政教與左氏所謂簡兵息民五年後戰
其詞同也雖然亂生于外王能以權道制之讒生于
內王即有五利去五難不及察也費無極太子建之

少師楚之佞人也平王信之爲逐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誅連尹奢甚而問太子何以出曰白王爲太子聘于秦女好無極勸王自娶之生子軫乃惡太子而欲殺之猶衛風之賦新臺賦乘舟者也夫父子天性之親男女人倫之首自平王亂之天下之籧篨戚施也視靈王行加穢焉享國令終卽身死穿無患乎昭王以秦女之子弱少當國卽位以來歲罷于吳又寵費無極而殺郤宛信囊瓦而辱唐侯蔡侯蔡侯請于晉以伐楚晉不能而訴之吳吳人長驅五戰入郢君臣以班處宮壞宗廟徙陳器伍胥撻平王之墓曰

報其子不及其身則莫釋予怨也王藉秦救得反其國滅頓而執頓子牂滅胡而執胡子豹帥三國之君圍蔡而蔡人男女以辨戎蠻子赤奔晉陰地而還爲楚俘休養數年耀兵四境自矜能武終不敢一矢加吳慰先君于地下迫吳圍陳而出救之竟卒于城父王曰吾死讐乎讐如故也惠王行事春秋不詳其所致力惟在伐陳滅而縣之强于昭王矣然白公勝之亂殺子西子期刼王如高府幾及于弑葉公討之乃定太子建亡人也白公其種也父失位而死子懷忿而亂可謂非平王所貽乎楚入春秋弑君屢見穆之罪彰於成平之詐隱於靈罪彰者著於大書詐隱者僇于身後嗚呼此皆伯討者所佚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二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三目錄

右論四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三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三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以所居於嬴故也是爲伯翳十九世孫非子居犬丘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邑秦谷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今鞏昌府秦州有秦亭秦谷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秦城即非子所居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後誅西戎不克見殺長子莊公破西戎爲西垂大夫莊公生襄公周幽王犬戎亂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有周岐豐地子文公營邑汧渭四十四年入春秋後悼公十年獲麟後九世孝公伯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二世而亡自非子後莊公居太丘即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寧公遷平陽今鳳翔郿縣世記以爲出公德公遷雍今扶風雍縣今鳳翔縣獻公遷櫟陽西安府臨潼縣北孝公遷咸陽今縣屬西安府皆本於秦谷故號秦焉

文公 襄公子四十四年入春秋隱七年卒在位五十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寧公 文公大子靖公之長子年十歲隱八年即位始徙居平陽桓八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寧安也

桓三左傳 冬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名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桓四左傳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出子 寧公少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大子而立之年五歲桓九年即位在位六年復爲三父等弒

桓十左傳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武公 寧公長子桓十五年三父等令人賊殺出子復立之居平陽封宮即位三年誅三父等以其殺出子故也莊十六年卒在位二十年初以人從死其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德公 寧公中子出子同母兄武公弟莊十七年即位初徙居雍在位二年卒謚法綏柔士民曰德

宣公 德公長子莊十九年即位莊三十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施而不成曰宣

成公 德公中子宣公卒子九人莫適立乃立其弟莊三十一年即位閔二年卒在位四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穆公 名任好德公少子成公卒其子七人莫適立乃立其弟僖元年即位文六年卒在位三十九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僖九左傳 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十三左傳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左傳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 **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八左傳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 **冬梁亡**

二十八年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諸侯遂圍許**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元年左傳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夏秦人伐晉

四年秋晉侯伐秦

五年夏秦人入鄀

六年左傳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秦穆公即位之元年即魯僖公元年也時齊桓公已立四十餘年為中國霸王久盟會征伐未嘗及秦至僖公十五年秦伯獲晉侯始書於經明年齊桓卒又八年晉文興春秋之作為無王也無王則思霸齊晉之際一霸亡一霸興苟一日而無霸則天下胥而為夷曠八年而復有霸者秦穆公之為也晉獻公惑於驪姬殺申生逐夷吾重耳身沒而國亂里克殺奚齊弒卓子荀息死焉其事皆在桓霸盛時何以置不問也葵丘之盟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以二者責諸侯孰有當討如晉獻者而桓公不能曰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姑姊妹不嫁者在宮中也桓既不能正晉之君而使群公子無亂即不能正晉之臣而使里克無弒傳言晉納惠公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之秦為王而齊奉之非霸命也秦穆夫人晉獻公

女申生姊也昏姻之故晉國有難義則無辭既納惠公又輸之粟惠公背施幸災有韓之戰秦獲惠而赦之惠公卒復納重耳一戰于城濮晉文遂霸會于溫而圍許盟于翟泉而謀鄭秦無不悉心以從晉國無君而有君中國無霸而有霸惟秦是賴是故秦穆非伯王也後世亦謂之伯者以其定晉之亂成文之霸尊周敗楚中國再振齊桓所不能為者而秦穆為之雖謂之霸可也圍鄭之役秦悅燭之武之言私與鄭盟晉文方薨杞子開襲潛師入滑晉襄墨而治兵敗之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釋而歸之秦

未輯也又敗之彭衙穆公悔過然後伐晉濟河焚舟
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秦
之與晉也再世爲姻兩納其王諸侯拊親莫有過焉
使國鄭之特哀其旣服以好渝晉各弛兵反國盟言
無渝四鄰交睦仁昭義著在斯役也若生同事而挾
貳死乘危而伐喪則非晉所以望秦也然而春秋終
不絕秦者何曰其伐晉也可誅其成晉也可恕左氏
於秦納文公出入必志蓋仁之也穀梁子曰秦之爲
狄自殽之戰始殽以前春秋其忍狄秦乎穆作秦誓
悔用人之失而不省伐晉之過豈謂秦實有大德晉

不忘小怨殺而用兵無檢心焉是則穆公之短也

康公 名罃穆公子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 在位十二年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文七年 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

秦

九年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十年 夏秦伐晉

十二年 秋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

人戰于河曲

十六年 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十八年 春秦伯罃卒

余讀秦風至于渭陽未嘗不歎康公之厚也康公母
晉獻公女也文公以驪姬出奔未反而秦姬卒穆公
納文公爲晉君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至渭水之
陽念母不見舅歸也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即位作渭
陽之詩凡二章曰至渭陽送之遠也悠悠我思思之
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贈之厚也至今說詩者猶
曰康公能念母也乃即位以來令狐之役武城北徵
之師河曲之戰干戈日見此非舅氏之國與公何讎
之深也晉襄公薨太子幼國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
蔑如秦逆公子雍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盾將中軍
禦秦敗之于令狐晉人求君于秦又變計而擊秦曲
實在晉即譏秦者惡其强納猶宋襄公之納齊孝公
抑爲罪也薄矣明年伐晉取武城春秋始惡之削而
不書再踰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徵則直書秦伐晉比之于狄秦風無衣之詩刺用兵
也豈曰無衣不與民同欲也脩我戈矛好攻戰也魯
文公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言將伐晉冬秦
晉遂戰河曲用兵亟矣是故秦風之無衣唐風之葛
生也或曰文公在位十八年秦人歸襚來聘兩得見

青秦亟通魯魯亦亟予秦未聞以伐晉貶也然楚子使越椒來聘春秋書爲秦亦楚類非特筆也春秋之待夷狄也有禮則進之無禮則退之伐晉而狄秦所以退也書歸僖公成風之襚書術來聘所以進也秦風十篇康公居四渭陽而下無衣晨風權輿皆刺詩也以渭陽之恩乃一變而爲無衣以多徒衛送公子雍于晉一變而爲令狐之戰皆康公之不終也秦繆公賢君也其卒不書康公卒書者與魯通好故也然秦自此日大矣于詩次秦風于書列秦誓于春秋具君大夫繼周者其秦乎聖人知之不能禁之也

共公名稻康公子宣元年即位四年卒在位四年諡法執事堅固曰共

宣元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宣二年　春秦師伐晉

宣四年　春秦伯稻卒

桓公名榮共公子宣五年即位成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宣八年　夏晉師白狄伐秦

宣十五年　夏秦人伐晉

成二年　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成九年　冬秦人白狄伐晉

成十一年　左傳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成十三年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成十四年　冬秦伯卒

秦共公在位五年伐晉者一桓公在位二十七年伐晉者二秦晉不睦蓋世世矣共公之伐晉也以趙穿侵崇故穿之謀曰我侵崇秦必救之我求成焉夫求成於人而以兵臨其與國是速之寇非繼好也魯文

公三年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楚兵解廼還雖未得志於救之術猶有善焉崇小國僻在秦東相去二百餘里非秦所急無故侵之而強秦以成秦必不許宜其明年而伐晉也秦晉自河曲之戰休兵七年疆埸無警趙盾執政穿欲立功於外以威國人盾又聽之而與秦爲讎誅意者因用兵之隙疑無將之漸不得不怨秦而危晉矣共公短世桓公嗣位晉成之立亦六年於茲脩好釋怨蓋其時也晉結白狄以伐秦謀國者之再失也狄處西河界秦晉之間厥性不恒晉能結以伐秦秦亦能結以伐晉是故

晉成之時白狄爲晉用晉景之時白狄爲秦用不可以昏姻恃也且秦桓自輔氏敗後漸與楚合復通好於魯蜀之盟秦右大夫說與焉與楚公子嬰齊並序諸侯之上列國諸臣莫敢先也徘徊八年窺諸侯有貳遂同白狄伐晉彼和强楚交中國而專圖晉也非一日矣晉景公薨厲公新立將會令狐與秦成也秦伯不肯涉河僅與郤犨盟于河西歸即背成要盟無益范文子其知之矣晉積憤於秦諸侯從之麻隧一戰秦師敗績明年秦伯薨晉之能自立也易四君而秦不得逞未必非諸大夫力也晉侯使吕相絶秦也以殽之師責穆公以令狐河曲責康公以輔氏之聚令狐之會責桓公其辭也文秦無以應而左傳又據三事以正秦罪曰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雖秦曲晉直經無明文傳之意固予晉勝而樂秦敗也秦晉密邇勢均不下秦之共桓與晉之靈成景厲其政兄弟也晉欲求成而先加以師秦既從盟而即背其成兵端未有已也春秋於其戰伐之際姑書其罪而已矣

景公 桓公子成十五年即位昭五年卒在位四十年謚法耆意大慮曰景

襄九年 左傳 夏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 夏晉師伐秦

十一年 冬秦人伐晉

十二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九年 左傳 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二十六年 左傳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昭元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五年 秋秦伯卒

六年 春葬秦景公

哀公 景公子昭六年即位定九年卒在位三十六年

九年 秋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惠公 哀公孫大子夷公子夷公早死不得立乃立之定十年即位在位九年卒謚法柔質

慈民日惠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葬秦惠公

悼公（惠公子哀四年卽位在位十四年卒諡法肆行勞祀曰悼）

秦景公卽位之十三年使士雅乞師于楚子囊言晉不可敵止楚子勿許楚子弗善也明年晉師伐秦又明年秦人伐晉晉敗于櫟乃大會齊魯宋衛鄭曹邾莒滕薛杞小邾起而伐秦時晉悼公復霸之十四年也晉秦爭兵七十年數兆于圍鄭怨結于敗殽禍稔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是役終焉文伯以來合

諸侯之師未有衆多若是者也然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臨敵濟涇無功僅成遷延之役繇荀偃專命欒黶擅還列國亦怠惰不恭而晉悼不能有爲也文公誅伯先親秦穆資其力以敗楚于城濮朝天王令諸侯天下服從圍鄭之役秦穆反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秦文公不可其因秦者重專用以制楚而匡中國非獨恢其紀綱送衛之德也殽戰以後秦晉世讎秦桓公遂棄晉附楚同盟于蜀及景公與楚昏媾妹爲楚共夫人相結伐晉悼公圖復霸業失秦大援終不能盛創楚以威四方計之失也應心悔之迨合十三國伐秦不成伐而遂罷雖將帥異心進退無統抑晉之報秦其志少懈矣晉既不急報秦秦亦閉關自守終春秋之世不與晉爭據關河四塞蓄威養銳內脩耕稼之政外候中國之變後世子孫卒并天下未必不肇基于此也

秦鍼桓公子景公母弟也景三十年秦晉爲成鍼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明年又往脩成秦務內治而和晉重以母弟求好勤矣久之鍼出奔晉避君忌恃鄰好也然楚公子比是年亦奔晉矣暨乎晉昭奉之以入弒其君虔于乾谿竟亂强楚鍼不爲秦患者幸而晉平無能忮

非鄭莊秦景卽世速反故國耳不然挾車千乘大國輔之鮮有不爲宋馮者也秦哀之時楚平王爲太子建求女于秦至國自娶之而秦不怒吳入郢申胥告急秦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昭王復國秦厚楚甚功楚深而經不書以爲無與乎諸夏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三　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四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四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四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荊蠻號曰勾吳(勾者發語詞也如於越非地名)端委以治周禮荊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立以爲君長爲吳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遂不通中華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矣從而封之爲吳子追封太伯爲吳伯又別封周章弟虞仲于虞城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古史考作柯轉)轉卒子頗高立(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史考作畢軫)是時晉獻滅虞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吳始大而稱王成七年始見春秋後至夫差爲越滅

越

姒姓出自夏后氏苗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自號於越於越者夷言發聲也其地越州城是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定十四年也哀二十二年句踐滅吳伯中國後七世至王無彊爲楚威破殺之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濱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 吳越春秋曰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隨陵陸而耕種逐禽鹿而給食

壽夢 又名乘成六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卒

成七年 春吳伐郯 秋吳入州來

成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襄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襄五年 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二年 秋九月吳子乘卒

諸樊 又名遏壽夢子襄十二年即位在位十三年卒

襄十三年 左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二十四年 夏楚子伐吳

二十五年 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餘祭 又名戴吳諸樊弟壽夢子襄二十六年即位在位四年弒

襄二十九年 夏閽弒吳子餘祭 吳子使札來聘

夷昧 又名餘眛又句餘壽夢子餘祭弟襄三十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卒

襄三十一年 左傳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

之師

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 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三年 冬吳滅州來

十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王僚 一名州于夷末子昭十六年即位在位十二年弒

昭十七年 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九年 左傳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三年 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二十四年 冬吳滅巢

二十七年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闔廬 初名光諸樊子僚從兄昭二十八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卒

昭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

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左傳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

定二年 秋楚人伐吳

四年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五年 夏於越入吳

六年 左傳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 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勾吳之大始自壽夢伐郯而兵逆上國入州來而與楚爭強立二年而兵再見侈然有霸心焉鍾離之會晉厲公為主會吳者凡七國戚之會晉悼公為主會吳者凡十三國且鍾離未會以前景公先與諸侯同盟于蒲吳人不至厲公繼之逾五年而復會于鍾離戚未會以前悼公先與諸侯同盟于雞澤使荀會往

逆吳子吳復不至逾二年再會先以魯衛二國往會
善道而後會于戚吳來何緩晉求何急蓋爲楚也魯
成二年楚共圖霸蜀之盟諸侯咸震晉不敢問未幾
而吳壽夢起登楚叛人伐楚附庸歲七奔命晉斯喜
矣鍾離會而鄢陵有戰戚會而淑陳有師晉惟結吳
而後可逞于楚也迨會吳于柤十二國皆至而晉即
因之以滅偪陽偪陽蕞吳入中國之要衝偪陽滅而
吳晉通矣壽夢卒諸樊立復有向之會或曰謀伐楚
或曰謀伐秦要之晉求吳非吳求晉也晉之會吳始
于鍾離止于向會者凡四惟戚之會吳子因善道之

逆始一來會其三會則皆晉往會也來會則書法序
吳往會則書法殊吳晉之事吳則有禮矣吳之遇晉
則已泰矣壽夢在位二十五年春秋惟一書楚公子
嬰齊伐吳吳楚爭强之始也楚克鳩茲吳取楚駕郛
廖子重二艮復丧楚雖伐吳敗在楚矣諸樊即位兩
書楚伐引師往報門巢而卒餘祭既立又遭閽殺楚
莊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靈率蔡陳許頓胡
沈淮夷之師翔翔入吳執殺慶封三年之內三尋師
焉楚驕吳弱宜若不敵乃吳憤而滅州來楚竟無以
難也夷昧卒王僚立有長岸之戰吳兵始及楚矣雞

父之役頓胡沈蔡許之師大敗于吳且胡沈之君滅
陳之大夫獲敗莫重焉爲誰而敗楚命之也吳伐州
來楚薳越來救帥師殿後使六國先嘗六國既敗楚
師遂奔不敢與吳接戰春秋于雞父之戰著六國而
沒楚據實而書所以見六國之怯楚平之懦也明年
而吳遂滅巢矣王僚弒闔閭立奉吳亂者將謂國有
內難捷而取之易于巢賈諸樊閽戕戴吳也孰意一
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三舉而戰于栢舉吳遂入郢
闔閭之發憤爲雄更度越前人哉吳自壽襄十四年
以來四受楚兵諸樊餘祭輕師寡謀終身逿墜夷昧

圖治不遑修怨伺楚平之怠始滅州來王僚好鬭用
兵者敵銳然滅巢身雖被弒國力已振闔閭滅徐復
除楚輔蔡侯告困託義興師方洋入郢昭王出走此
一楚也召陵之師僅盟屈完城濮之敗僅殺得臣從
未有入其都逐其君者吳本蠻夷長驅入郢誅憑陵
之祟應洗諸夏之積辱雖未獻捷成周攘夷大功高
于桓文遠矣郢之未入先滅州來次滅巢又次滅徐
楚之籓離蕩然盡剪然後大師奄至郢遂不守吳固
善戰未嘗不善謀也入州來者滅州來之漸門巢者
滅巢之漸以夷猾夏有漸以夷攻夷亦有漸也壽夢

諸樊之世晉屢會吳會向以後吳楚交争晉不復與吳會至于黄池而霸始列蓋吳楚未争晉欲結吳拒楚不容無會吳楚既争晉直以楚委吳即不會可矣然悼公憂楚猶勤會吳降而平昭志不在楚會吳寖如術之衰也矧況益下不可恃也晉吳之使不交于途而季札之聘忽來于魯以餘祭中衰之日反修宗國聘問之禮國有賢者内治未踈聘魯而魯從依楚而楚弒篡弒雖作勾吳季興殆有以夫

夫差 光子定十五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為越滅

哀元年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弗聽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師在陳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四年 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六年 春吳伐陳 夏叔還會吳于柤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

八年 春吳伐我

九年 左傳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春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一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諫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十二年 夏公會吳于橐皋

十三年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於越入吳

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闔閭之入郢夫差之入越皆春秋義戰之善者也經于入郢美其功大其事柏舉之戰囊瓦之奔既悉書矣檇李之役勾踐敗吳闔閭傷趾而卒夫差卽位卧薪嘗胆逾年乃報戰于夫椒吳遂入越子復父讐功高據夷經竟不書左氏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然魯昭五年越始見經楚靈卽率之伐吳常壽過嚴然稱人越驟强也晉通吳以制楚楚通越以制吳越在吳南最爲吳患楚子用之吳與楚爭越輒擬其後夷昧以來吳遂不易報楚矣闔閭圖强奮然伐越治楚

黨也入郢覆楚將安中國於越乘虛入吳無忌爲楚報也越允常卒子勾踐立吳復出師戰于檇李雖云玩兵實繇積憤使賀戰勝楚越定矣楚越定則夷狄服夷狄服則吳霸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齊晉寧獨外吳不虞勾踐詐戰闔閭敗死吳之讐越深于楚矣夫差入越事當特書竟以不告之故削而不錄爲人子者將無勸乎及覩越人行成伍員驟諫吳子弗聽釋之歸國至魯哀十三年於越入吳二十年而越滅吳始知入越之舉春秋不書非特爲其不告亦深痛其身得之身亡之也唐玄宗削平內難致治開元而天寶縱淫安史繼亂崎嶇劒門身幾不保李存勗三矢洒恨掃除僞梁伶人謀變尸焚殿下上觀夫差何相似也夫差痛父讐而入越又惑宰嚭而赦越亨國二十餘年伐陳伐魯伐齊救陳國數興師未嘗一矢臨越豈惟不讐反親暱之久而爲越所滅春秋于夫差之世惟黃池以下一書於越入吳餘皆闕焉意若曰予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夫椒之師報越而卽忘越俾越人十年生聚十年敎訓吳遂沼焉以此曰報吾不知其報也勾踐一於越之君既殺闔閭又殺夫差兼吳而有之胙命爲伯號

稱霸王其譏成之夫差賜也越大于夫差非感于夫差哀公元年之入越吳適自斃而已矣其何書焉魯襄二十九年餘祭使季札來聘吳楚偪而通上國近于知禮魯安然受之訖乎昭定未有答也哀公立使叔還會吳于柤明年公會吳于鄫比年結好求會已急欲謀邾也既而入其國俘其君吳遂怒魯興師來伐直造國都盟于城下而還未幾復兩會吳伐齊會吳者魯伐邾者魯盟吳者魯伐齊者魯三四年間魯何善變也卽齊悼公爲邾子益而來取讙闡曲誠在齊亡何來歸齊既知罪憾可釋矣公必結吳伐齊至

艾陵之戰齊師敗績吳獲國書公始快志吳夷也而尊之齊匹也而兵之親非所親怨非所怨甚矣公之闇也橐皐之會吳求諸侯黃池之會吳先晉歃春秋于是惡吳矣會申而楚大會黃池而吳大中國之晉而夷也葢一間耳辰陵蜀申楚雖主盟而晉人不與于宋于虢楚雖先晉而晉君不與及乎黃池吳子長焉晉定聽焉以大國之體言吳晉並列則兩霸以强國之勢言晉從吳後實一霸也楚强之日中國猶有霸吳强之日中國竟無霸無王而小雅亡無霸而春秋絕經始書吳其一喜一懼乎入州來者入郢之見

端經所喜也伐郢者黃池之見端經所懼也春秋旣喜吳之攘楚又懼吳之先晉于赫然兩霸之日係以於越入吳之文意又若曰夫差而果忘越乎戰于栢舉而於越入吳則闔閭不得其死盟于黃池而於越入吳則夫差不知所終雖勾吳國滅在獲麟絕筆之後孔子固先憂之矣哀公無能祟吳以會啓吳以兵師日蕁齊而越乃投隙人但知滅吳者越而不知疲吳者魯史記云子貢一出艾陵戰成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非無因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四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五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五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五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今陝州靈寶縣有虢州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相謂之西虢後為晉滅虢叔之國公子譜云在滎陽謂之東虢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即鄭虎牢是也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為鄭滅

或以為在鳳翔虢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寶雞東六十里有虢城按史記秦武公十一年滅小虢在晉莊七年豈虢叔始封此後東遷制其子孫猶有居故地者漢志註北虢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然不可考矣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按陝州夏陽有大陽故關而平陸縣東北六十里有故虞城後虞仲國于吳其支庶封于此故亦謂之西吳傳十二世為虞公晉滅之

隱元年　左傳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鄭交惡

五年　左傳　秋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

八年　左傳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十一年　左傳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桓八年　左傳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　左傳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十年　左傳　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莊十六年　左傳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十八年　左傳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夏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二十年　左傳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　左傳　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

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迎虢守虢公為王宮於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猶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六年左

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左

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三十年左

傳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三十二年左

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閔二年左

傳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二年

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說春秋者曰滅虢不書虢公天子三卿夏陽其采地也滅夏陽不言取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變伐取書滅也若固然也滅虞不書執虞公不言以歸惡晉滅寰內諸侯以偪天子為王室諱也然以俾考之虞國于大陽虢國于夏陽夏陽正在河東大陽之界故國梁子以為虞虢之塞邑非在王畿之內為天子賜邑如酒泉之比也魯隱三年鄭莊公為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虢與鄭各有本封云作卿士者以王命入相耳若謂虢公入相夏陽即其采邑豈鄭伯入相滎澤亦鄭采邑乎且王子頹之亂鄭伯胥命于弭鄭伯入圉門虢叔入北門殺頹及五大夫王室乃定賜地于虢禮皆異數既而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之執歸京師天子征伐惟虢是寄鄭亦未敢望也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

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踰年虢公晉侯朝王饗醴命侑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又同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晉獻與虢固相好也久之虢公怒晉一歲二伐晉始不堪乃謀報之然其將內憑天王外據夏陽國勢方重雖有神降莘蓐收告殃未易圖也晉謀伐虢士蔿進計欲俟其驕而棄民然後伐之數年之間假兵不舉寢不能報苟息獻假道之謀始璧馬往而夏陽滅圖虢固難非賂虞不可也虞公好貨前者求虞叔之玉既獻之矣又求寶劍叔遂攜兵公奔共池貪人無厭息所知也操屈產之乘垂棘之璧以請虞遂

許晉假道夏陽舉矣虢之未受晉兵也敗犬戎于渭汭既亡夏陽也敗戎于桑田虢雖失地尚能一戰魯僖五年再假道焉火中成軍童謠克符晉遂圍夏陽而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或又曰夏陽之滅晉據而有之也虢公奔京師未嘗執也經書其重而云滅重在地也晉雖滅虞猶歸其職貢于王虞公雖執其國尚存經書其重而云執重在人也然虞虢自此不見于春秋矣其爲人地俱亡無疑也虢公奔京師周不能爲之聲討晉獻滅虞云修虞祀歸職貢亦名焉而已齊

桓方會首止而天子三公執滅不問則何以爲諸侯長也鄭武公握突之興先得虢鄶晉獻公説諸之强卒并虞虢晉鄭大則虞與二虢亡亦地勢所必爭乎虢有一舟之僑知虢不久棄而適晉虞有一宮之奇强諫不聽復以族行而晉則士蔿荀息趙夙畢萬多輔而善謀國之廢興又莫不以人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五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六目錄

曹

右論二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六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六

明冀東張溥西銘父著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曹其地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脾脾生仲君平平生宮伯侯侯生孝伯雲雲生夷伯喜喜立三十年卒弟幽伯强立幽伯九年弟蘇弑幽伯代立是爲戴伯立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弑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子桓公終生三

十五年入春秋後傳至伯陽爲宋滅

桓公 名終生繆公子三十五年入春秋桓十年卒在位五十五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桓五年 冬州公如曹

九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莊公 名射姑桓公子桓十一年即位莊二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謚法武而不遂曰莊

桓十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二十三年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 春葬曹莊公

僖公 名赤史作夷莊公庶子戎之外孫莊公卒世子羈立不能君爲狄逐立赤莊二十四年即位三十二年卒在位九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莊二十四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陳赤歸于曹

二十六年 春曹殺其大夫

昭公 名班僖公子閔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在位九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

僖元年 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 秋曹伯班卒 冬葬曹昭公

共公 名襄昭公子僖八年即位文九年卒在位三十五年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僖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五年　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

十九年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秋宋人圍曹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于盂

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

文四年　左傳曹伯如晉會正

文九年　秋八月曹伯襄卒　冬葬曹共公

文公　名壽共公子文十年即位宣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謚法慈民惠禮曰文

文十一年　秋曹伯來朝

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　夏曹伯來朝　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宣元年　秋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三年　秋宋師圍曹

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　秋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年　夏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

十二年　冬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四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秋葬曹文公

宣公　名盧史作彊文公子宣十五年即位在位十七年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宣十七年　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二年　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五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冬葬
曹宣公

共公之無道也於曹風先見之候人之詩曰彼候人
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刺其遠君子好近
小人也下泉之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
念彼周京疾其侵刻下民憂而思明王賢霸也及讀
春秋齊桓之時盟于洮會于葵丘會于鹹盟于牡丘
會于淮共公悉從甚而伐厲之役曹獨佐齊敬共霸
令不聞失德何詩人怨之深也晉文興霸入曹執公
以畀宋人傳云文公出亡時至曹公觀其駢脅晉誅
無禮以曹爲首然霸國方敉義矜弱小曹豈晉所急
哉楚新得曹晉欲創楚乗楚圍宋侵曹伐衛欲致楚

救而敗之謀先定矣曹即素無闕于晉晉以楚故未
能釋而不侵是故共公被執咎在附楚非獨縣慢晉
也公留于晉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巫史以兄
弟爲解晉念同姓釋公歸曹抑其時楚敗城濮王狩
河陽霸業已成寧獨不容一曹而舍以爲義即微巫
史言晉歸共公必也僖負羈曹之賢大夫也公不用
而國中乘軒者三百晉侯罪之候人之刺其先知敗
乎且齊桓既甍共公用兵無度始從宋伐齊繼從楚
伐宋背盟即夷惡于春秋時惟無王小大不輯匪風
下泉所以思周也語云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

春秋之時無天子矣幸有霸在控大扶小庶乎寡亂
若無霸天下未可知也檜之匪風作于東遷之前曹
之下泉作于齊桓之後思周同爲時異矣齊桓在而
曹治齊桓亡而曹亂曹之繫齊久矣昭公即位齊桓
方霸救邢城邢侵蔡伐楚侵陳伐鄭有役必出曹爲
齊謀豈後于宋共公守之志無變也齊桓甍遂改事
楚宋桓輔齊而德衰于襄曹昭助霸而業隳于共此
二君者皆嗣賢而不肖者也晉文正共公之罪執而
復之公歸急圖許以示順曹斯服矣及乎文公盟新
城宣公盟斷道事晉朝魯終身不渝四十年間國無

大恐懲于前亂以克長世不可謂晉文一怒無遊於曹也曹入春秋桓公已老病不能朝魯使世子攝行魯賓以上卿之禮莊公繼位魯桓公兩至其地以會諸侯以詩世考之曹之變風尚未作也未有變風之曹安曹者權在魯衛既有變風之曹安曹者權在齊晉莫非時而已矣

成公 名負芻宣公庶子殺世子自立成十四年即位襄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成十五年 春三月癸丑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六年 秋曹伯歸自京師

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元年 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二年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五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七年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　春葬曹成公

武公　名滕成公子襄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謚法大志多窮曰武

襄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一年　冬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六年　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十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十四年　春三月曹伯滕卒　秋葬曹武公

平公　名須武公子昭十五年即位在位四年卒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昭十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

悼公　名午平公子昭十九年即位二十七年卒在位九年謚法恐懼從處曰悼

昭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聲公 名野悼公弟昭二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弑在位五年謚法不生其國曰聲

昭二十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隱公 名通平公弟定元年弑兄自立在位四年爲弟弑謚法隱哀之也

定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靖公 名露聲公弟弑隱代立定五年即位在位四年卒謚法寛樂令終曰靖

定八年 春曹伯露卒　秋葬曹靖公

伯陽 靖公子定九年即位在位十五年爲宋所滅

定十年 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十一年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二年 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 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哀三年 夏宋樂髠帥師伐曹

六年 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秋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三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晉厲公之伐秦也曹宣從焉卒于師公子負芻居守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戚之盟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傳稱霸討然而未盡善也伐秦之時曹國告變諸侯請討大師未散曹公子喜時不直其兄國人附之晉仗義而前誅負芻立喜時反掌閒耳閔勞弗伐縱之二年又同盟于戚然後執焉彼竊有辭矣齊桓公甯母之盟鄭文公使世子華來聽命華私于齊請去三族爲内臣桓公將許之管仲不可而辭焉春秋猶以爲華爲太子而有貳心鄭之罪人不當與盟齊既

列于會而後辭之其辭也婉今負芻殺太子罪大于鄭世子華晉與同歃始加拘執則曷若先執而無盟之爲愈也曹伯既執歸于京師晉不自討而請于王也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經無予辭不予晉之以臣屈君也負芻之執無元咺之訟而有天王之聽直在晉矣忽自京師歸何哉衛成公之歸襄王歸之也曹負芻之歸簡王歸之也晉怨衛曹王乃使歸主京師者未或有權然而衛成公春秋欲其歸者也曹負芻春秋不欲其歸者也欲其歸而歸天王之能斷獄也晉文之能補過也于一歸盡之矣不言京師可

也不欲其歸而歸歸曹伯者誰乎謂之王命則執曹伯者晉也謂之晉志則歸曹伯者京師也曹人請于晉曰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晉無以對而釋之歸曹伯者固厲公也然其歸也實自京師簡王豈不聞焉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非獨爲晉累亦爲京師累也然負芻既歸一心事晉二十餘年閒伐鄭圍宋會吳救陳伐秦圍齊會盟征伐霸令是循及乎武平國無瑕釁伊誰之力蓋公子喜時之爲也喜時與負芻皆宣公庶子負芻篡殺卽謀出亡國人將從負芻懼而請留喜時歸致私邑于公不食其祿惡彼逆也

晉執負芻欲立喜時辭而奔宋曹人屢請復其君晉曰喜時反君乃歸也喜時不得已而反曹伯歸又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斯人也君有惡則逃之有難則免之與之以國而不受縻之以祿而不屑行在潔身志存社稷度其賢殆以吳季札之高兼宋目夷之仁者也讓國出奔天下義之歸爲國鎭諸侯大夫必共矜式焉晉重喜時而兵不及曹曹有喜時而列國不侮負芻之見執于晉也如衛成其歸而能和其國也亦如衛成喜時雖不仕立乎國中曹之上下咸定之矣易世而武公修政從晉無改莫非仁者賜也語云善人國之紀也喜時係曹豈特善人哉縱其嗣有罪猶將十世宥之胡爲乎至悼公而公孫會自鄸奔宋也會喜時之子鄸其食邑也自鄸出奔非叛也待放也曹國幾亡喜時存之有一子而不能容悼公之薄也宋華向之叛而奔也先書入南里宋公弟辰之叛而奔也先書入蕭皆據地而叛也鄸有食邑而不敢據卽未知其以何罪奔其奔也猶有禮焉喜時之功高于季友公孫會之心順于臧紇而曹不能反絕以環喜時其將無後于曹乎竊恐天之不祚曹也悼聲隱靖相繼短世伯陽卽位納宋樂大心遂啟爭端衞

靈公好軍旅使公孟彄兩帥師伐曹宋窺其閒樂髡向巢屢歲尋兵甚而圍且入焉執曹伯陽以歸說者曰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獻白鴈進以霸說曹伯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迄于亡然以時攷之晉霸絕矣自救不暇安能庇曹哉春秋中國之侯無大于齊晉曹之所恃亦莫如齊晉定哀之際趙鞅自晉陽復歸而晉將亡陳乞弒其君荼而齊將亡兩霸國將亡曹惡能獨立孔子刪詩繫曹檜于國風之後檜風卒篇傷無王也曹風卒篇傷無霸也曹共公時齊桓初亡詩人卽有無霸之傷降而晉定齊悼誰

有舉伯職存弱小者乎檜亡者東周之始曹亡者春秋之終閱二小國而天下之變可畧覩也

春秋列國論卷十六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七目錄

許

莊公

穆公

僖公

昭公

靈公

悼公

許男斯

元公

右總論一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七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七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許

姜姓男爵出自炎帝之後堯四岳伯夷之子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郡許昌縣春秋時國小近鄭再滅之以爲俘邑後附楚靈公遷于葉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葉縣悼公遷于城父即夷本陳地楚改名夷屬譙郡今直隸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又遷于白羽即析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許男斯遷于容城自文叔十

一世始見春秋後元公子結元年獲麟至戰國爲楚滅地里志云二十四世爲楚所滅

莊公 隱十一年奔衛鄭人立其弟穆公

隱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穆公 即許叔名新臣莊公弟隱十一年鄭伐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乃立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祀居東偏十五年方復國復國四十二年共五十七年卒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桓十五年　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莊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九年　夏鄭人侵許

僖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葬許穆公

僖公 名業穆公子魯僖五年即位文五年卒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僖四年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年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三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五年　春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八年 冬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九年 公至自圍許

三十三年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五年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昭公 名錫我僖公子文六年即位宣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

文九年 春三月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十四年 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宣十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夏葬許昭公

靈公 名甯昭公子成元年即位襄二十六年卒在位四十四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成三年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冬鄭伐許

四年 冬鄭伯伐許

五年 左傳 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九年 冬鄭人圍許

十四年 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十五年 冬許遷于葉

襄十六年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二十四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 秋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悼公 名買靈公子襄二十七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弒謚法年中早夭曰悼

襄三十年 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元年 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傳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

田江南許男與焉

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昭九年　春許遷于夷

十八年　冬許遷于白羽

十九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許男斯 悼公子世子止弟昭二十年即位在位十九年為鄭滅

昭二十三年　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定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許遷于容城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元公 名成公羊作成汪氏以為即斯年表以斯七元公成在位二十二年謚法始建國都曰元

哀元年　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十三年　夏許男成卒　秋葬許元公

魯隱鄭莊時來之會謀伐許也夏會而秋伐公與齊侯鄭伯遂入許許莊奔衛許固炎帝之後四岳之胤無罪而諸侯入焉其諱欲之蓋鄭志也許寄逼鄭地在必爭猶魯顓臾之於費也鄭莊陰設迹於齊魯伐許許既入矣齊以許讓魯魯不敢受致之於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外為好言而內實據之終鄭莊之世許未復也鄭莊公卒突忽交亂許叔遂自入其國居之魯桓公會齊襄公於艾以定之叔則乘亂而復國齊魯則定許以撓忽也齊桓會幽許男同盟序先滕滑久之楚伐鄭鄭侵許許遂專從中國侵蔡伐楚皆從行焉穆公棄世僖公即位使陳與師首止與會奉伯盡謹既而鄭文逃盟齊桓正伐圍鄭新城楚成救鄭乃先圍許諸侯救之楚師乃還許雖小國介楚鄭之間鄭而適楚楚而援

鄭必先得許中國欲制鄭無適楚欲離楚無援鄭亦必先得許是以楚人救鄭圍許而鄭圍自解諸侯惡鄭救許而楚師自退不爭新城而爭許皆審勢也洮之盟葵丘之會北戎之伐與夫會鹹以謀王室盟牡丘以救徐會淮以謀鄫許無不與以彼之微貢賦不及滕薛師旅不及邾莒齊桓卹小夫豈不念而屢勞無已者亦以伐鄭救許夷夏所觀既定伯而震楚勢不能復逆許也齊桓薨而僖公有二心許遂見惡於中國矣今年附楚以伐宋襄明年黨宋以伐鄭文未幾又從楚圍宋盟宋反覆無信堅於即夷宜乎晉文

王伯諸侯咸會率師合圍也許在春秋事之多見者莫如僖公人之善變者亦莫如僖公踐土河陽之會諸侯兩朝王所許距甚近不脩起居諸侯朝非而往圍歸曹伯而復往圍誠義討也許兩受圍翟泉之盟公然不至晉襄公繼伯又合三國之師伐之及陳蔡昭繼惟救鄭之役新城之盟僅俯首爲靈公立而許又從楚矣鄭襄公不勝其憾數年之間圍伐者四許懼而遷葉伐猶不止靈公往愬竟死於楚譬鄭抗晉何其決也許穆公之從齊桓也次于陘卒于師爲伐楚也靈公之從楚康也赴于楚卒于楚請伐鄭也同

一客死而穆公死義靈公死忿謀之不臧適愧乃祖矣然許雖恃楚楚實未可恃也許靈之世四受鄭兵楚皆不問惟魯襄二十四年始一伐鄭及許靈卒于楚又一出師其言曰姑以慰死者亦未致深怒加痛伐也靈公以後會號會申伐吳滅賴許惟楚役楚何嘗爲許報哉盍許固託楚而鄭亦楚與鄭大許小楚欲得鄭甚於得許字下相爭坐觀勝負非所急也且許靈公遷於葉悼公遷於夷又遷於白羽許男斯遷於容城凡四遷皆出楚命葉在楚方城之北楚既併許而命之遷矣亡何楚欲以葉爲方城外蔽則又命之遷夷夷本楚土許人依焉楚又欲城章華之臺而有之則又命遷白羽白羽近於群發非人所居許稍墾治則又命遷容城剪荊築室歲無寧居許經四遷不能復國鄭游速乘之遂虜許男斯以歸虜許男者鄭致許亡者未必非楚也鄭事晉楚苟安已幸必欲虐許迫之南遷勾吳強大楚昭方衰許斯從會召陵以求晉庇鄭宜亟進與之同好又乘晉弱俘因許君是何心乎春秋惡鄭簡滅許之恭益傷許僖託楚之愚究許斯執時許地已盡入楚鄭所執者獨一斯耳既非鄭莊入許之日得許可以益鄭又非齊桓救

許之日得許可以制楚也

春秋列國論卷七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八目錄

右揔論一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八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八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邾 按魯穆公改邾曰騶字同鄒在今鄒縣之東南嶧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東門外有棄野墓北有嶧山

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曰安賜姓為曹其子孫亦以姓為氏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為附庸魯國騶縣是也鄭云兗州仙源東南四十里古邾城是也挾以下至儀父克入春秋後數從齊侯尊周進爵為子十四代孫文公徙于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桓公華之二十九年獲麟

後八世為楚并

邾子克 字儀父莊十六年卒

隱元年 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

五年 秋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 秋公伐邾

桓八年 秋伐邾

十五年 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十七年 春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十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五年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十六年 冬邾子克卒
邾子瑣 克之子莊十七年即位在位十二年卒
莊二十八年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文公 名蘧蒢瑣之子莊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卒
閔二年 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僖元年 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
月公敗邾師于偃
十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十九年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巳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 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
升陘 二十八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
子邾人秦人于溫
三十三年 夏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十三年 夏邾子蘧蒢卒
定公 名貜且文公子文十四年即位在位四十

十四年 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秋晉人
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宣元年 秋邾子來朝
十年 夏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冬公孫歸父如齊
十七年 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
曹伯邾人同盟于斷道
十八年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成二年 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五年 冬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 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八年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十三年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五年 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鄫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邾子貜且卒

宣公卒　名貜且定公子成十八年即位在位十八年

成十八年　秋八月邾子來朝　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元年　春王三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邾子來朝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四年　左傳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

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六年　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　冬季孫宿會晉士匃宋華閱
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　秋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
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悼公　名華宣公子襄十八年即位在位十五年卒

襄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公
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三年　夏邾畀我來奔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八年　夏邾子來朝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

昭元年　夏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秋葬邾悼公

莊公　名穿悼公子昭二年即位在位三十二年卒

昭十一年　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

十八年　夏六月邾人入鄅

十九年　春宋公伐邾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冬邾快來奔

三十一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

定三年　春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隱公（名益莊公子定四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卒哀七年為魯獲八年歸之吳又討其無道四諸侯臺立其子革十年奔魯又奔齊二十二年奔越歸之後又無道越執之立其子何）

定三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定四年　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侵楚

十四年　邾子來會公

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夏邾子來奔喪

哀元年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年　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冬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　春城邾瑕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　夏歸邾子益于邾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二十一年　左傳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二年　左傳　夏四月邾子隱公自齊奔越

二十四年　左傳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

魯隱公與邾儀父盟于蔑逾六年而即伐邾。桓公與
邾儀父。盟于趡。逾六月而即伐邾。要盟不信。而干戈。
日煩。自此。魯邾之爭。世相尋。也齊桓北杏之會邾人
徃從始獲進爵及文公敗魯于升陘定公拒晉納捷

菑奮兵執義頗號自强。然而。小國。倖。勝。非。邾。福。也。邾
介魯宋服屬二國從。齊之。後。漸。不。向。魯。魯責其不恭
邾復怨齊僖公不平方會諸侯于檉即敗邾師于偃
雖。升陘一戰。魯不設備。邾獲公冑。頹大師。屢出取訾
婁。取須。句。城。郚。取繹。魯。未。忘。報。也。且曹南之盟宋襄
為主邾為宋致鄫。鄫子赴會就邾而盟未聞有罪忽
執用之。如刑牲然。虐。而。爽。矣。後復遣人直造其國。戕
殺。鄫子。五。十。年。間。鄫。喪。二。君。以。小。國。禍。小。國。未。有。不。
仁。如。邾。文。定。者。也。晉霸世繼邾人善附間一朝。魯。宗
無失禮宣公末年從會湨梁晉人遂執之以歸。以。其

伐魯南鄙也宣公卒悼公立邾益多故矣詎柯之盟晉執邾子魯取邾田黽勉徃朝難猶未已悼公之時庶其畀我奔魯莊公之時邾快黑肱奔魯魯怒方盛而叛人踵接邾能安復國乎隱公即位事魯尤恭比蒲之蒐則徃會定公之薨則奔喪其奉魯也幾以天子禮矣乃伐取闓城魯無虛歲必入邾國執邾子而後止抑何暴也雖然隱桓以來魯之伐邾皆公爲政即公子慶父帥師于莊公之二年公子遂帥師于僖公之三十三年叔彭生帥師于文公之十四年公孫歸父帥師于宣公之十年仲孫速帥師于襄公之二

十年大夫主將猶出君命降而後世伐邾之役政在大夫矣哀公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利邾田也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愛其土割田以賂三卿也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啟陽者鄅國在邾東鄅邾既取之魯又偪而城之也圍邾者季孫斯已卒叔仲二氏恐邾生心故復圍之也六年春城邾瑕瑕邾邑强城之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未定而伐之也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

親之不得已也終襄公時晉執邾悼魯嘗取邾田自漷水矣其君有之其大夫不得兵非止也漷東沂西之取三家均有邾田矣或季氏多取而叔仲不均或季叔多取而仲氏不均兵猶非止也五六年間伐邾之役有三卿行者有二卿行者有一卿行者既取其田又城其邑不滅邾猶非止也取之城之闓之伐之大夫既快其欲而後强公往獲則三家均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也隱桓之世盟蔑盟趡公親臨之降而昭公仲孫貜會邾子于祲祥矣降而定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矣降而哀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句繹矣祲祥與拔公使吾大夫與其君盟句繹之盟直吾大夫與其君盟耳公盟邾而伐邾邾能敵之大夫盟邾而伐邾邾不能敵也畀我快之奔以人來庶其黑肱之奔并以地來主之者誰季氏其淵藪也季氏造謀而叔仲輔之賢如何忌學于仲尼嘗受邾託反曼攻邾邾又望託庇哉邾之見侵于魯也先失訾婁繼失須句繼失繹繼失漷水之田繼失漆閭丘繼失濫繼失漷東沂西田繼失啟陽繼失瑕土地盡削而後魯師直入其君被獲執同匹夫後雖再歸社其屋矣然邾在春秋國小而數好動虐鄰

以佐魯入郈以怒宋倚晉而爲晉所惡則有宜悼之執倚齊而爲齊所棄則有邾盍之奔樓臺栫棘終于滅亡未必非自取也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八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九目錄

莒

春秋列國論卷之十九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十九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莒

巳姓子爵武王封少昊之裔兹輿期于莒其地漢城陽郡莒縣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兹輿期十一世而兹平公始見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為楚滅漢志通三十世為楚滅

隱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八年　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莊十年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九年　秋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七年　冬莒慶來逆叔姬

閔二年　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僖元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二十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八年　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文七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紀公　名庶其

十八年　冬莒弒其君庶其

渠丘公　名季佗又名朱

宣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十一年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三年　春齊師伐莒

成七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八年　春公孫嬰齊如莒

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十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黎比公　名密州朱之子成十五年即位

十七年　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襄元年　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三年　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四年　左傳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

五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六年　秋莒人滅鄫

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　夏莒人伐我東鄙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三年　冬城防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莒人侵我東鄙　冬季孫宿

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六年　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三年　冬齊侯襲莒

二十四年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一年　冬莒人弒其君密州

著丘公　名去疾黎比公子黎比公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昭元年齊納之在位十四年卒

昭元年　春取鄆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彊鄆田

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　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四年　秋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郊公　著丘公子著丘公卒在位五年出奔齊在外九年復國

共公　名庚輿著丘公弟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莒人立之昭十五年即位九年奔魯齊納郊公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二十二年　春齊侯伐莒

二十三年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二十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哀十四年　左傳莒子狂卒

春秋之初小國名見者莒邾為強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七年公伐邾八年公與莒人盟于浮來畀于邾也先盟而後戰于莒也先戰而後盟二國俱非下魯者也莒人今年入向明年伐杞取牟婁用兵稔矣無駭入極雖報

入向莒人不懲紀子伯新昏于魯爲密之盟以平魯
莒久而浮來之盟成二國始合迄乎桓公曲池有盟
其交益固莊公之世夫人姜氏如莒者再婦人之如
必于同姓姜氏齊女而反如莒雖爲莒近齊故實親
莒也文姜既死莒慶昏魯書法有異伯姬之嫁也經
書伯姬歸于杞文書公會杞伯姬于洮杞伯姬來叔
姬之嫁也書莒慶來逆叔姬莊公年三十有七而後
娶嫡甫娶嫡而即嫁女公之有女前乎夫人矣伯姬
歸杞在夫人姜氏入魯之次年于姜氏也疎叔姬歸
莒在夫人姜氏入魯之四年于姜氏也密于姜氏疎

者公雖愛之其往其來猶嘗女耳于姜氏密者姜氏
視爲已女以悅公公自爲主受莒慶之逆以悅姜氏
交相悅而大國之君遂降與小國之大夫敵矣莊公
薨姜氏亂子般閔公之弑國人不服夫人孫邾慶父
奔莒恃莒素厚也魯僖即位季友義討齊桓誅哀姜
于夷夷莒界也公敗邾師于偃公子友敗莒師于酈
獲莒挐邾匿姜氏莒匿慶父二國党惡其敗其獲皆
春秋所大也盟洮有莒慶盟向有莒子獲挐之後魯
莒交怨二十餘年忽比年再盟者衛君文成欲平二
國也洮之盟莒慶至而莒子不至乃復有向盟君與

大夫盟不若君與君盟之親也晉文主霸盟踐土會
于溫莒子克從魯文六年齊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脩洮向之好協謀爲備也紀公而降莒漸多故魯宣
平莒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魯難莒矣莒恃晉
而不事齊齊頃公兩伐之則齊難莒矣楚共憑陵遠
出鄭北以爭諸侯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入鄆則
楚難莒矣馬陵之盟魯莒復通既而莒覦魯鄙侵伐
四見季孫宿有入鄆之役則魯再難莒矣湨梁之盟
晉平公以魯故執邾子莒子以歸則晉難莒矣莒同
諸侯圍齊齊莊襲之崔杼伐之則齊再難莒矣嬴姓

微國盡强大而與爲難其何以立乃犂比公密州則
非無能者也在位三十餘年盟會數列晉悼三駕師
行輒從春秋序于曹之下邾滕薛之上書莒子者十
七書莒人者七敗于魯而復盟魯襲于齊而復朝齊
執于晉而復事晉治國交隣必有道矣惜乎廢嫡立
庶厥身見弑也莒本蕞爾怙强好兵魯隱公時相伐
取地莒爲亂首入春秋來其君五見而弑于亂者二
其大夫五見而奔于亂者三殺于亂者一紀公庶其
之弑也愛季佗而黜太子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
國人以弑之也犂比公密州之弑也公生去疾及展

與既立展輿又廢之展輿因國人而攻弒之也展輿之奔也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展輿吳出故奔吳也莒牟夷之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也三邑皆莒地叛人挈之而奔也公子意恢之殺也蒲餘侯惡之因著丘公去疾卒殺之而立庚輿也共公庚輿之奔也虐而好劒烏存帥國人以出之也莒弒庶其稱國以弒原莒僕者猶謂國人弒君僕恐得禍竊寶而奔苟以為利密州之弒則展輿實為之以子弒父以臣弒君一弒則猶假手再弒則直身戎矣莒僕奔莒宣公欲與之邑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子赤之

變國方多事大臣猶假義以拒叛牟夷之奔季孫宿當國則直受不辭矣惟莒無禮而後其國多亂惟國多亂而後魯人乘間展與奔而鄆田彊牟夷來而蚡泉敗莒而夷矣焉能禦魯魯之與莒爭也始于向終于鄆向姜姓國隱二年莒人向遂為莒邑桓十年城向已而歸莒僖十六年公會甯速盟向向復繫莒宣四年魯乃伐莒取之向始為魯邑襄二十年聽齊晉而及莒平又盟向焉魯之欲向也蓋久而後得之鄆小國界莒魯間初本附莒文十二年鄆願屬魯後復歸莒成九年楚嬰齊伐莒而入鄆即東鄆也昭五年

季孫宿乘密州之弒遂伐取焉魯之欲鄆也亦久而後得之取向者君之欲取鄆者大夫之欲鄆密邇費尤季氏所急也叔弓彊鄆田而莒永無鄆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而莒再失鄆平丘之盟邾莒有訴晉昭拒公執意如以歸而後莒魯之爭止齊景公兩伐莒先以高發繼以親行鄟陵盟成而後齊莒之爭止當是時也密州弒則去疾奔去疾奔則展輿立展輿奔則去疾入去疾卒則意恢殺意恢殺則郊公奔郊公奔則庚輿立庚輿奔則郊公入國非鄭衛而突忽剽衎紛出其間莒之為莒不君不臣不父不子者

也春秋進荆人重吳子而獨略莒殆以此哉

春秋列國論卷十九 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徐 淮夷附

嬴姓子爵柏翳之後柏翳二子大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周穆王時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畀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魯僖三年徐人取舒始見經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莊二十六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僖三年　夏徐人取舒

十五年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齊師曹師伐厲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文七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有二年 冬楚子伐徐
十六年 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 左內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讀書至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常武之詩二章曰率彼淮夷省此徐土三章曰徐方驛騷五章曰濯征徐國六章曰徐方來庭徐方不回徐雖伯翳之後有國已久俗流于夷周初一叛于三監之流言再叛于伯禽之撫封其後移王巡狩徐偃稱王厲宣之際

復擾南國徐固非弱小也魯莊之季徐見春秋公會齊人宋人伐之春伐戎秋伐徐徐固戎党也僖公三年徐人取舒舒與荊比而爲徐取徐益屬齊而撓楚矣久之楚人伐徐報取舒也牡丘之盟齊謀救徐次匡而公不前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楚卒敗徐于婁林合八國之衆以圖一徐而徐不一勝爲盟主者得無病乎齊桓晚歲頽惲用兵葵丘既盟之後大師鮮出楚伐黃狄侵鄭勢當急救而齊盟不問諸侯知其志之怠矣牡丘尋盟盟而後救救者其名也且諸侯之大夫帥師救徐而齊師曹師復往伐厲楚既敗徐

婁林而齊人徐人復伐英氏震楚未能而繞伐與國意將何爲厲者神農之後國在徐楚之間救徐而伐厲齊固曰楚必救厲則徐可解也乃齊曹伐厲而楚復敗徐則厲非楚所急矣齊曹伐厲而諸侯之師分楚不救厲而徐人之敗告是楚郄于敗徐而齊不審于救徐也婁林敗後踰二年而兵及英氏英郾姓皐陶之後近蓼之國楚屬之小者徐不正伐楚而伐英氏曰我以報怨齊不助徐伐楚而伐英氏亦曰姑以謝徐也魯文七年徐伐莒徐在淮泗間爲楚所爭久服霸令今遂伐莒淩乎偪魯肘晉文歿而楚移横徐

益有異心焉申之會楚靈爲政從者十有二國徐子被執謀斷吳也楚抗惟晉楚畏惟吳宋之盟晉既平矣吳獨難楚楚謀拒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絕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而徐獨中梗楚弗便也夏會而執徐子秋率七國伐吳先斷吳通上國之道而後吳不敵楚再啟通越制吳之路而後楚可扼吳執徐子用越人莫非楚狡也左傳云魯成公七年吳伐曹伐徐楚子重奔命往救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北過徐君徐久屬楚更與吳通會申之執其積憾乎楚雖執徐子而徐終不服楚徐雖同楚伐

吳而吳終厚徐僖公以來之春秋勢重在楚徐不能舍楚而事齊昭公以來之春秋勢重在吳徐不能舍吳而事楚也楚靈伐徐惡通吳也齊景伐徐惡斷吳也楚欲閉吳而徐通之則楚師集于徐齊欲通吳而楚執徐以斷之則齊師亦集于徐吳與中國非徐莫徃來也久而滅徐勢所必然或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不名者志猶在復義未絕也徐子章羽奔楚名者其君已降志不在復義已絕也古之以州名國者惟荆與徐國而包州盜大國也詩書言徐方徐戎夷之也春秋書徐子徐人進之也婁林舉號訊不

成兵伐莒舉號惡彼侵夏餘則多恕辟矣桓公救徐而景公伐徐齊德之衰君子所傷而史記又言徐州後復屬齊豈吳滅之齊有之乎以地勢言徐屬吳較遠屬齊較近也

春秋列國論卷二十　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一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一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二十一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鄫

姒姓子爵夏后氏之後地在瑯邪鄫縣襄邑縣東南

僖十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　秋季姬歸于鄫

十六年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九年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宣十八年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成二年　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襄四年左傳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

五年　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六年　莒人滅鄫

昭四年　九月取鄫

鄫季姬魯僖公女也經于公十四年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曰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此實錄也明年書季姬歸于鄫又明年書鄫季姬卒內女嫁諸侯不書者多矣獨鄫季姬歸卒詳焉何居季姬少女公所愛也鄫子魯壻抗而不朝公所怒也入春秋來滕薛邾杞朝不絕書鄫子以分則卑以情則戚反闕焉不聞其無禮哉齊桓主霸魯僖協會諸夏並託鄫最微小寧獨不爲國謀乎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其及其遇其使其朝皆姬志也季姬留魯而復及

鄫子季姬之謀鄫也季姬留魯而復有防遇僖公之聽姬也不朝則季姬止朝則季姬歸季姬歸而鄫安鄫于是乎賢季姬鄫子朝而魯悅鄫于是乎恩季姬迫淮夷病鄫諸侯會淮仰而謀之欲城不果無非以季姬故也齊桓霸會始于北杏終于淮北杏以來淮會以鄫鄫以小國而與宋參惟魯急鄫惟齊聽鄫觀霸者于此識盛衰焉書會淮則書鄫朝書鄫朝則書遇防書遇防則書季姬歸卒本其事則詳其書魯莊之初王姬四書葢前乎此矣曹南之盟鄫子不及會盟於邾邾人執之用於次睢之社或曰用尸爲牲或

曰叩鼻取血俱非刑也齊桓旣霸宋襄求霸執滕子
虐鄫人將以耀威邾黨宋而讐魯遷暴於鄫雖云宋
命實自快也一鄫子死一鄫子立魯宣十八年邾人
戕鄫子于鄫在鄫不知其幾傳也邾則已二遷矣齊
桓霸而中國無霸則邾文公用鄫子晉景弱而中國
無霸則邾定公戕鄫子兩鄫子之不得其死其霸國
之恥乎用鄫之役猶假宋命戕鄫之役直邾自爲彼
惟一肆於次睢方伯無討遂啟其賊心再試而不憯
也魯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
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覿

鄫太子於晉九月會於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
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五子如
晉謝亡鄫傳之記鄫悉矣抑讀經者有疑焉叔孫豹
卿大夫也鄫世子巫國君之子也諸侯之世子未誓
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非禮也旣亞於大夫復
與大夫旅見大國非禮之中又非禮焉邾鄫讐也莒
鄫戚也忽然滅鄫其誅君之滅與其破國之滅與說
者曰巫者鄫前夫人魯襄公册姊妹之子也時莒女
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
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巫恐而之魯叔
孫豹偕之如晉相與往殆也告殆而有戚會會戚而
晉仍不應莒人滅鄫滅者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若然則鄫之滅也不滅于仇而滅于戚魯與晉胡爲
乎置弗問也莒近齊齊爲利之國也鄫迫于莒得鄫
齊所欲也鄫求屬魯匍匐望救魯窺齊意懼嫌而舍
如晉會戚姑謝其請莫急患難莒旣恃齊魯復絕鄫
鄫欲不滅不可得矣魯昭六年莒不撫鄫鄫叛而來
魯竟取之魯實欲鄫非能存鄫者也春秋之志鄫也
所傳多異聞書法多特筆遏防使朝朝禮之變也曰
用曰戕執殺之變也世子魯卿旅見霸國外相如之

變也異姓不別立涖宗祀滅國之變也胡傳責鄫人
者二戕鄫則刺臣子之不救滅鄫則惡夫人之亂宗
然蕞爾安備逐子安託魯與齊晉交外之矣君子之
責鄫尤不勝其哀鄫也邾莒二國自立不足虐鄫有
餘無霸之世不獨强者兼弱而弱復兼弱兵之靖也
何日之有

春秋列國論卷三十一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二目錄

右總論一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二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二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滕

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錯叔繡之後也武王封之滕其地漢沛郡公丘縣東南是也鄭氏曰晉志公丘屬魯國今兖州龔丘是也先儒以龔丘本寧陽脩始改名拔寧陽在漢泰山郡非沛郡之公丘也公羊曰郤克過宋鄭滕薛入邾邾在今滕縣之西南也國微不可考十七世至宣公入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七世而齊滅之漢志以為共三十一世

隱七年　春滕侯卒

宣公　名嬰齊隱八年即位僖十九年為宋執

隱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　春滕子來朝

莊十六年　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僖十九年　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僖二十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昭公

文十二年　秋滕子來朝

宣九年　秋八月滕子卒　冬宋人圍滕

文公名壽昭公子宣十年卽位在位十年卒

宣十年　夏宋師伐滕

成十三年　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　夏滕子卒

成公名原文公子成十七年卽位在位三十年卒

襄元年　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五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六年　秋滕子來朝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四年　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子會吳于向　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子伐秦

十八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年　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九年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一年 冬滕子來會葬

昭三年 春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葬滕成公

悼公名寧成公子昭四年即位在位十五年卒

昭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同盟于平丘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子于黃父

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二十八年 秋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頃公名結悼公子昭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卒

定四年 春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伯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十五年 秋滕子來會葬

哀二年 夏滕子來朝

四年 秋滕子結卒 冬葬滕頃公

隱公名虞母頃公子哀五年即位在位七年卒

哀十一年 秋滕子虞母卒 冬葬滕隱公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孫顓帝少子陽封于任故以爲姓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在魯國薛縣薛仲遷于邳十二世仲虺爲湯左相復居薛臣扈祖巳皆仲虺之胄也祖巳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更號摯國女太任生周文王武王克商復封爲薛侯齊桓之霸也薛侯不從黜爲伯獻公始與中國盟小國無紀世次不盡知也自仲虺歷三代

凡六十四世至愍侯弘爲齊滅唐表云其可記者畛生初初生厲侯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褒褒生莊侯元元生平侯貴貴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侯安安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昇侯魏魏生宣侯伯勸伯勸生簡侯父歡父歡生愍侯夷黃夷黃生靈侯英英生簡侯俱俱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爲楚所滅

隱十一年 春來朝 見滕

莊三十一年 夏薛伯卒 築臺于薛

襄元年 春圍宋彭城 見滕

二年　冬會戚城虎牢 見滕

五年　秋會戚 見滕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　春會柤　冬伐鄭 見滕

十一年　夏伐鄭　秋會蕭魚 見滕

十四年　春會向　夏伐秦 見滕

十六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八年　冬同圍齊 見滕

二十年　夏盟于澶淵 見滕

二十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五年　夏會夷儀 見滕

二十九年　夏城杞 見滕

昭十三年　秋會平丘 見滕

二十五年　夏會黃父 見滕

三十一年　夏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襄公 名定獻公子昭二十年即位在位十三年卒

昭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
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定四年　春會召陵侵楚 見滕

十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薛伯比 襄公子定公十三年即位弒

定十三年　冬薛弒其君比

惠公 名夷定十四年即位在位十二年卒

哀十年　夏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七世孫夷父顏

有功于周別封其次子友于郳為附庸國其曾孫
黎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
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晉志云蕃縣古
小邾國隋改曰滕今兗州滕縣東南郳城是也梁
史云郳城在承縣自小邾子孫穆公之孫惠公以
下春秋後六世楚滅之

莊五年　秋郳黎來來朝

十五年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僖七年　夏小邾子來朝

襄二年　冬會戚城虎牢 見滕

七年 夏小邾子來朝
九年 冬伐鄭 見薛
十年 春會柤　冬伐鄭 見滕
十一年 夏伐鄭　冬會蕭魚 見滕
十四年 春會向　夏伐秦 見滕
十八年 冬同圍齊 見滕
二十年 夏盟澶淵 見滕
二十一年 冬會沙隨 見薛
二十四年 秋會夷儀 見滕
二十五年 夏會夷儀 見滕

二十九年 夏城杞 見滕
三十年 冬會澶淵宋災故 見滕
昭三年 秋小邾子來朝
四年 夏會申 見滕
十年 秋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晉平公
十三年 秋盟平丘 見滕
十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二十五年 夏會黃父 見滕
三十二年 冬城成周 見薛
定四年 春會召陵侵楚 見滕
哀四年 春宋人執小邾子
十四年 左傳 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終春秋之世滕朝魯者五薛朝魯者一小邾朝魯者五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年始書伯說春秋者曰自降也文曰時王所黜也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微朝滕以子往薛以霸往王怒皆黜焉此一證也郳黎來來朝微國附庸未爵命者也後稱小邾子魯僖公請王進之

也郳本附庸可以王命進爵為子則滕薛侯爵亦可以王命降爵為子但未知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忽升忽降又誰命之也滕宣公嬰齊兩朝魯後同盟于幽從霸令也魯僖公時宋襄執之以其盟幽之後不復與盟也說者遂謂葵丘之會叛者九國滕亦其一然齊桓開霸九合諸侯遠若江黃相繼來盟滕介齊宋之間附魯託好惟恐後命何至曠三十六年自外衣裳之會哉春秋之有會盟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小國不能自通多附于大國故

徵會不煩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與盟者止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與盟者亦止八國杞滕薛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繁大國肅有不至而杞滕薛邾諸小國卒奔走不息宋災細故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城杞末務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甚而晉定召陵之役王人以下在會者十有八國煩簡得失何相殊也是故盟幽之後滕滑諸國不更與會齊實寬之非滕叛齊憚於賦令也宋襄求霸威執滕子罪專且濫既而滕昭公卒文公立

宋人乘喪一圍一伐宋文難滕猶襄公乎滕固屬魯幽之盟宋桓公爲齊致宋滕遂屬宋齊桓薨而宋襄急霸執滕子效滅譚也盟曹南效北杏也滕未嘗背宋宋則迫欲得滕易世而兵威游至滕乃重困然宋襄執滕子而身亦見執於楚宋文圍滕而國亦見圍於楚以夏虐夏何利之有郳初朝魯莊宋人齊人邾人伐之時宋桓從齊方固魯猶不肯會鄄齊桓助宋爭郳一以結宋一以脇魯迨僖公蒞齊盟會非從齊卽因王命而進郳爲小邾子仍使屬魯逆卽震之順卽恩之霸者之用心也魯哀四年宋忽執小邾子春秋譏焉曰景公之圍曹執邾卽襄公之執滕圍曹也齊桓薨則宋襄執滕子晉景弱則宋文圍滕伐滕齊景圖霸無成則宋景執小邾子中國無霸小國之憂益數數矣薛在春秋會盟征伐多與滕同君比之弒一書於經敵國外患卒無書焉說者見其終春秋而霸國無討則喜薛善自存見其一朝魯而後不復至則疑魯久失薛宋仲幾有言曰滕薛郳吾役也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既爲宋役又爲宋私怒而執之猶家人然然諸侯朝天子曰正朝朝諸侯曰旁朝滕邾諸國不正朝周而旁朝魯託魯重矣其君被執而魯終不庇又何以令諸侯乎

春秋列國論卷三十二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三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三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二十三

明 婁東張 溥西銘父著

邢

侯爵姬姓周公之第四子受封于邢其地在廣平襄國縣隋邢州龍崗縣今刑臺縣是其故地後遷夷儀今邢臺縣西一百三十里有夷儀地

莊三十二年 冬狄伐邢

閔元年 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僖元年 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十六年 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

僖二十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僖二十五年 春正月衛侯燬滅邢

狄人之入中國也自伐邢始夫狄之爲國西南邢衛東北冀燕而邢又當狄衛東北二面之衝地今年伐邢明年入衛邢衛之相爲救非相爲賜猶虞虢也齊桓主霸救衛禁罰再馳之有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

笑而于邢則汲汲救之徑一書齊人救邢再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三書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不一而足急存邢而緩存衛豈齊竟亡衛哉衛自宣公淫亂邶鄘載馳懿公繼立國勢崩解倉皇播遷齊欲救之一時未及始聽其廬漕以俟後舉邢則衛隣當狄歸路倘狄藉入衛之勢引師襲邢邢不支而入于狄則北州一帶狄得雄行無忌雖欲兼而存之邢衛非中國有也先率宋曹之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在邢南三國之師集焉則狄自衛入邢之衛可以遏矣狄師既遏然後邢遷夷儀齊再率二

國之師城之自東遷西依山爲固而後邢屹然立也邢立而磁澶雒聶之間彼此交應無憂狄梗衛因勢來安集楚丘城焉桓之救救實所以存衛時人見其應之緩也而遂疑棄衛非知霸者也齊桓公麾五子争立邢助無虧邢狄伐之邢與衛昔皆仇狄今邢反助狄伐衛豈中國無伯小國之侯遂不制與邢自城夷儀以來大國令盟未嘗一與獨令誰請從春秋方喜其能令孰意其未几而伐衛也定之方中專美文公秉心塞淵或稱之矣邢忽來伐衛國實忿亦徃伐之左傳云邢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定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不云衛大旱國人請伐邢師興而雨始惡邢無禮張衛而爲之辭乎齊狄盟邢謀衛難也桓公逐狄以存邢孝公盟狄以謀衛齊固不攻邢與狄比狄屢難衛亦經所惡也衛文公陰屬其臣掖殺國子遂至滅邢彼盎得國中之虛誓納二禮之狡謀一鼓而殲疑敵霸然然不仁甚矣衛爲康叔之後魯之同姓邢爲周公之胤又魯之同宗也滅邢之舉以春秋視之則衛滅同姓以魯之春秋視之則衛滅魯之同宗狄之入衛也魯奉齊命爲衛城楚丘矣衛成公之

爲晉執也魯嘗爲之納玉於王與晉侯而請歸之矣邢既同宗無故而滅晉文方霸魯獨不可一介赴訴請其存亡繼絶乎而竟置不問是衛滅同姓魯忘同宗也齊桓緩救衛衛猶有望魯僖竟忘邢邢能無怨乎書衛滅邢春秋之治衛也書衛侯燬滅邢魯春秋之治衛也出師之不能控晉之不聞僅於春秋生名焉以執兵之讐此聖人之權也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三 終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四目錄

戎

狄

右論二則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四目錄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四

明 婁東張溥西銘父著

戎

隱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年 左傳 北狄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七年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桓二年 秋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 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

莊十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年 冬齊人伐戎

二十四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二十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三十年 冬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閔二年 左傳 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

僖二年 左傳 虢公敗戎於桑田

十年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一年 左傳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六年 左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二年 左傳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三十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八年 冬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十七年 左傳 秋周甘歜敗戎於邥垂

宣三年 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襄四年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五年 左傳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戎也

昭九年 左傳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十七年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哀四年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以前戎見載籍者有曹魏之戎岐踵戎西戎丹山戎西洛鬼戎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昆戎離戎犬戎太原之戎條戎姜戎北戎六濟之戎而北戎姜戎山戎茅戎六渾之戎獨見于春秋左氏所記則又有驪戎陰戎楊拒泉皐伊雒之戎路史云戎州巳氏邑在宋之楚丘山戎在漁陽茅戎在陜襄戎在秦驪戎在新豐李琪曰戎之類有山戎姜戎雒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強狄之類有赤狄白狄長狄而獨名狄者爲最強戎患中國久矣隱公之初會戎于潛春秋譏之說經者凜凜華夷以晉五胡唐安史爲戒然請盟而辭公猶知恥秋而盟唐則禮再失

矣凡伯聘魯道過楚丘伐之以歸天子之使執于夷狄魯衛皆不敢問桓公新立復尋盟焉曹羈曹莊公世子也曹赤出于戎女戎挾之以侵曹羈奔赤歸遂擅廢置戎之不逞莫此時爲甚幸而一挫者齊桓公力也魯莊公時追戎濟西濟西近魯戎在其南來而被追戎其憊矣侵曹之役魯舊出伐魯濟之遇謀戎有虞三臺築而戎備嚴山戎伐而齊捷告魯非昔日之魯也齊亦非昔日之齊也齊僖之世北戎來伐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戎在徐州之域與齊最近素不相睦齊桓圖霸先近

後遠規模有漸晉宋譚遂郳戎皆其密邇者也譚遂小國則滅之以闢土宋晉大國則親之以連交戎未可遽滅亦不當為好則專伐以劫之一伐不勝則再伐焉山戎病燕齊魯合謀桓公于是大捷來獻于魯主兵者齊獻捷者齊齊之事魯何其恭也桓圖諸侯首得宋次得陳鄭而最急者惟親魯伐徐救鄭皆與魯共會城濮而伐衛遇魯濟而伐戎又即謀焉今既戰勝假獻捷之名脩兩君之好躬造魯庭成禮而退此霸者之善下人而能成大功也魯僖之際王子帶召楊拒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入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明年王討子帶帶奔齊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既而兩徵諸侯戍周經皆不書桓德其衰乎帶危社稷罪深管蔡戎伐王室禍幾驪山齊莫之恤而僅求平天下亦曷取霸為也春秋于莊公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所以大齊僖公十年書齊侯許男伐北戎所以隱齊大齊者大其首事于戎既捷而霸功皆舉隱齊者隱其無志于戎一伐而兵不再出也然齊桓薨時晉惠當國戎始內遷參戎者晉罪不在齊閻田之爭周詹桓伯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

中國誰之咎也向之會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詰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戎依晉晉遷戎晉人矜之周人惡之載在簡書不能諱也即書于經者殽之戰晉襄公大敗秦師實及姜戎殽為晉河外虢略之東境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因秦人入滑邀其歸路犄角取勝也暴之盟公子遂先會晉趙盾盟于衛雒即會雒戎盟于暴晉靈在位趙盾為政遂欲附之暴盟固盾意也雒邑介王都戎醜居之既不能攘而反與盟以此專命其孰珍焉茅戎之戰王師敗績蘇晉侯使瑕嘉平戎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而敗也公羊氏憤王師之辱遂起而罪晉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此甚辭也魯僖以來晉恃戎助戎藉晉厥不侵不叛惟晉是使周室日偪實階之厲即魯昭十七年晉吳荀帥師滅陸渾之戎伊川之遷方病京師一朝撲滅為王除患推高厥功當不異齊桓之戎捷然晉頃滅戎怒其貳楚非殄其患周也況魏絳和戎晉悼嘉其五利賜以宮懸陰戎伐潁梁丙張趯率之入爭陸渾雖滅而諸戎之存者尚多晉雖滅一陸渾而諸戎之賴晉以存者猶繁有徒乎魯宣三年楚

莊伐陸渾主使人勞之召陵城濮幾與同功戎蠻戎之別種猶赤狄之有甲氏潞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地在申葉許鄭之西南界楚之白羽楚平惡其從晉誘而殺之及哀公四年楚昭復圍蠻蠻氏潰子赤奔晉楚起二師索赤晉定執而歸之晉文之執曹伯畀宋人未若是其易也楚于戎蠻則忍于陸渾則義說者尚以爲賢乎晉丌

狄

莊三十二年　冬狄伐邢

閔二年　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八年　夏狄伐晉

十年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三年　春狄侵衛

十四年　狄侵鄭

十六年　左傳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十八年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二十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二十一年　春狄侵衛

二十四年　夏狄伐鄭

三十年　夏狄侵齊

三十二年　夏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三十三年　夏狄侵齊　晉人敗狄于箕

文四年　夏狄侵齊

六年　冬晉狐射姑出奔狄

七年　夏狄侵我西鄙

九年　夏狄侵齊

十年　冬狄侵宋

十一年　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三年　冬狄侵衛

宣三年　秋赤狄侵齊

四年　夏赤狄侵齊

六年　左傳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七年　左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八年　夏晉師白狄伐秦

十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十三年　左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十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十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三年 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九年 冬秦人白狄伐晉

十二年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襄十八年 春白狄來

昭元年 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二年 左傳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

冬晉伐鮮虞

左傳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五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二十二年 左傳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定三年 左傳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四年 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哀六年 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狄之入中國也適當齊桓舉霸之時伐邢入衛齊不能禦僅城夷儀楚丘以存二國浸而伐晉滅溫侵衛侵鄭終桓之世狄氛自若狄在北境東則入齊之衛東南則入宋衛之道西南則入陳鄭之道齊桓以狄侵衛之故會諸侯于鹹謀城緣陵衛少狄患狄踰西道以侵鄭令齊衛相犄角出師以斷其歸狄可以創而齊終不發桓之力僅能却戎而不能攘狄也齊桓甍五子爭立狄遂救齊洋洋大國霸烈方新即有內難伯舅兄弟何難請謁而乃乞狄救狄之救齊以救為名實自肆也今年救齊明年伐衛衛者齊所封

乘桓甍而來報也孝公盟之邢人助之狄益無將于是王室多難叔帶謀亂頹叔桃子啟狄伐鄭即以狄師攻王出居于鄭戎狄豺狼不可以邇襄王用狄禍莫烈焉既而間晉文有鄭虞則侵齊乘衛成初歸國則圍衛帝丘遷而盟衛乃成晉文甍而侵齊復見四十年間狄數橫行諸夏莫與當也晉襄初立殽之戰為繼霸箕之戰為攘夷狄深入箕晉侯敗之郤缺獲白狄子春秋大焉無何侵齊侵魯侵宋侵衛晉襄沒而狄復逞也魯自春秋來間被戎患未嘗受狄患魯與狄遠也今狄越齊衛而侵魯狄患深矣叔孫得臣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鄋瞞遂亡經喜而書之春秋之世與戎狄相終始齊晉之霸必先制戎狄後可爲盟主然戎散居四方勢分易弱狄獨倔强于北方力并難柔以兩漢觀之狄其何奴也戎其羌戎也何奴盛于羌戎猶狄强于戎也經書齊侯來獻戎捷大齊之却戎也書晉人敗狄于箕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大晉魯之攘狄也戎之服易齊一創而患即衰狄之服難晉一創之魯再創之而禍猶未艾然敗鹹以後狄勢亦分赤狄白狄見于經而中國之制狄者不一書矣赤狄兩書侵齊赤狄之强也晉使白狄伐秦晉成公交赤狄以制白狄也攢函之會晉景下狄衆狄服之而赤狄乃孤路子嬰兒敗于荀林父甲氏留吁敗于士會而赤狄乃滅狄益多種有赤狄有白狄曰皐落氏曰路曰甲氏留吁皆赤狄類也曰鼓曰鮮虞曰肥皆白狄類也赤狄方强則晉用白狄赤狄既滅則晉難白狄用狄而狄分分狄而狄滅漢有兩單于而何奴亂唐有兩可汗而突厥衰此術也廧咎如赤狄之餘郤克孫良夫伐之地在晉東衞西欲盡其種也秦人白狄伐晉秦爲楚約白狄爲秦約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爲晉紿故同秦人伐之也交剛之役晉人

敗狄即會諸侯伐秦晉憤方決狄知懼矣終襄公之春秋狄不敢動反一來魯林干交剛屈柔是尚而晉平怒狄難猶未已荀吳率師敗狄大鹵攘狄之效將于此終焉狄之方橫也侵晉尚淺久而長驅罙徂直造于箕臨晉地而戰視晉陽五百里猶門戶也一敗之後狄去漸遠赤狄既滅拓地更廣晉遂出而圖狄既敗之交剛又敗之大鹵沙澤斥鹵地皆界狄狄之要害在晉度內視駝所謂强以戎索籍談所謂晉居深山戎狄與隣至此日而狄地多晉有矣晉懷戎以德遷姜戎而分以南鄙之田聽無終子嘉父之言命魏絳盟諸戎世相芘也威狄則以兵作三行作三軍皆以禦狄至于滅潞滅甲滅鼓滅肥務斬艾焉鮮虞子姓國狄之別種肥鼓二國其接壤也滅赤狄而及廧咎如敗白狄而及鮮虞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晉之誅狄殫矣然四伐鮮虞有敗無勝豈一邑之小能敵霸國乎晉業日墮權臣擅命荀吳趙鞅之徒貪自封殖屢伐中山楚虔之虐吳子之借畏不復問諸侯盡失遠人乃抗强兵洊加義弗克也李琪論霸謂齊桓縱狄而伯盛晉人治狄而伯衰亦有儆于晉之末造詭取肥鼓師老鮮虞政不在君伐小敵玩乎若諸夏

之君蒙狄患者八國齊王包荒而晉力剪除襄公之志又曷可少哉

春秋列國論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諸傳斷目錄

春秋諸傳斷目錄終

春秋四傳斷卷之一

明婁東張溥西銘學
同里張采南郭定

魯隱公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一十二而至隱公。攝主，因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胡傳周平王晚年，失道滋甚，春秋不得已，託始乎隱

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 元年

左註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公羊疏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

此魯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託王於魯，以公為受命之王也。胡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左穀疏皆駁何休公註黜周王魯之非

春王正月

左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王者孰謂？謂天王也。穀梁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不書即位，成公志也。胡傳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例即位者，以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私盟之始。凡書邾，公羊並作邾婁，蔑，公穀並作眛。

左傳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羊 及我。欲之。儀父。稱字。褒其與公盟也。穀梁 不日。其盟渝也。胡傳 魯侯稱公。臣子之詞。邾稱字。邾公子附庸也。欲盟惡隱公之私也。或曰儀父非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或曰鄢或作邬鄭地

左疏 稱國稱人則明其爲賊。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爲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段實母弟。以其不爲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

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公羊註 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不當自巳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儒者非焉。云段出奔。鄭伯未嘗殺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公羊 胡傳 同左

左註 仲子者。桓公之母。穀梁 惠公之母。孝公之妾。直書仲子者。左疏 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公羊 仲子不稱夫人。桓未君也。穀梁註 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左註 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疏 緩則惠公生賵仲子。事繇于王。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公羊 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左疏 宰夫。公羊 宰士也。胡傳 冢宰曰宰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參盟之端

左 始通也。疏 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于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 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胡傳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或曰公自與宋微者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王臣私交之始

左 非王命也。公羊 何以不稱使。奔也。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 來者。來朝也。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胡傳從公穀

公子益師卒

左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 何以不日。遠

也疏。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畧之也。穀梁 不日，卒惡也。胡傳 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卿卒必書。春秋貴大臣之意，不日，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宰咺書名，惡賵諸侯之妾也。左以爲豫凶事，非禮，則狹矣。祭伯書來，戒私交也。公羊以爲一罪祭伯去王，一罪魯受叛人，則荒矣。宰咺之爲宰夫歟，中士歟，冢宰歟。祭伯之伯爲爵歟，或爲字歟，俱亦不可知。但侯國以王爲天，而乘馬來賵人妾，即命下士，猶有辱，況冢宰乎。諸侯不修朝覲，而王臣忽出竟場，即王命猶有譏，況非王命乎。

春王正月之不書即位也，公穀言成公之志，胡氏言孔子削之。言成者美其能讓，言削者罪其自立。一褒一貶，莫適其中。以實考之，左云隱以桓公幼少，攝持國政，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仲尼因而不改。說近是矣。蔑之盟書公，公自盟也。宿之盟不書公，傳皆以爲微者也。然春秋盟而不言內盟者凡七，推尋事迹，皆公自盟，言微者非也。三月盟邾，九月盟宋，隱初攝位而修好於諸侯。其時爲亟。邾儀父附庸之君，公親與盟，宋大國也，桓又宋出，公與盟，孰使卑者乎。經惡私盟，始於蔑；癸參盟，始於宿。公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二盟尋叛。坎牲加書，寧足信哉。公子益師卒，書卿卒之始也。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鄭伯克段於鄢。春秋兩罪之。段出奔共，鄭伯未嘗殺之。變殺言克者，即非殺。君子謂其能殺矣。朱子有言，不書即位，見君臣焉；書仲子，見夫婦焉；書及邾盟，見朋友焉；書鄭伯克段，見兄弟焉。春秋一發首，人倫盡在，推之二百四十二年，無乎不然。

附錄左四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次盟蔑後 八月，紀人伐夷。有蜚，不爲災。次宰咺來後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次盟宿後

城郎，盟翼，作南門，不書，非君命也。改葬惠公，不書，公弗臨也。衛侯來會葬，不書，不見公也。紀人伐夷，不書，夷不告也。螟不書，不爲災也。夫妘夷小國，負[illegible]臭厲，隱公讓桓，不當喪主，諸侯會葬，非禮。不接，其不書固宜。城門與作，國之大事，命不繇君。豈隱攝不問，抑其臣專之也。至鄭人伐衛，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大夫專兵無君，先於無駭入極，翬伐宋。

書戒太甲之在初春秋危隱公之元年其斯乎

隱公二年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公無傳

左修惠公之好也。註順其俗以爲禮。許其修好。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一而足。疏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公註惡其慮內務。恃外好。穀梁會戎危公也。胡傳譏公失馭戎之道。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國之始

左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子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註失婚姻之義也。公疏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又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僖入杞不諱是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胡傳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　大夫專兵之始

左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註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公羊無駭者。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穀梁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穀註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極蓋卑國也。胡傳非王命而入人國邑。

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與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戎狄之始。

左註 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公疏 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言背隱者桓。是弒君之賊。而與桓盟。是背隱之義矣。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爾。胡傳 此徐州之戎。在魯東郊者。盟唐書日。譏之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履緰左作裂繻一作列 胡傳意同公穀

左傳 卿為君逆也。公羊 譏始不親迎也。疏 大夫為君逆女。不稱使。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迎女之屬皆是。穀註 履緰以名繫國者。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程子 諸侯親迎止迎于其所館。無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之禮。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外相盟之始

左註 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公羊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穀註 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也。胡傳 闕文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胡傳從穀梁

左註 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

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公羊 隱公之母也。穀梁 隱之妻也。

鄭人伐衛 諸侯專征伐之始 公穀無傳

左傳 討公孫滑之亂也。公註 與入向同。程子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可免矣。鄭擅與戎王法所不容也。胡傳從程子

於會潛盟唐。知戎夏之辨。於入向入極。伐衛。知專征之罪。於逆女歸紀。知男女婚姻之始。於子氏薨。知婦人從夫之終。於盟密。知闕疑之義。

隱公三年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左無傳

左疏 日食例皆書朔。長歷推此己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公註 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日食記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穀梁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胡傳 陽微陰盛之證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註 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春秋即傳其僞以懲創臣子。公羊 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穀梁 太上故不名也。胡傳 周人來赴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穀梁胡傳同公

左傳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 天子之大夫也。或曰隱公之獲於鄭也，囚於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是魯亦有尹氏也。公註 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隱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穀註 尹氏三月詔魯人弔，四月卒，故痛而日之，恩深於叔服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來求之始

左註 天子大夫之嗣也。疏 新王居喪，政事听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公羊 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程子 武氏遣其子徵求于四國，或謂武氏老，其子攝行卿氏。胡傳 君取于臣不言求，著天王之失道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註 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公註 宋稱公者，殷後也。穀梁 諸侯日卒，正也。胡傳 周室東遷，諸侯專國，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公羊無傳

左傳 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註 來告故書。穀註 傳例曰，外盟不日。胡傳 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穀梁同

左疏 內稱公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

稱諡而言公。千公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傳別葬備則書日，略則書時。

是年書法有繫周而罪魯者，王崩而公不赴，公不赴而周求賻，見王室之弱，諸侯不臣也。有繫宋而尊魯者，宋公書卒不書葬，略外以別內。凡書葬皆據我而言彼，所以不言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穆公也。日食天下皆戒，尹氏世卿有譏，穆公以讓啓弒爲不幸，宋人私諡其君爲非禮，石門之盟，鄭謀讐宋，齊肇霸端，君子於是觀合離傷世變矣。

附錄左二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次尹氏卒後。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次弁宋穆公後。

紀州吁者，以其四年弒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周鄭始交質，繼交惡，祭足用兵，亂莫大焉。春秋不書，抑繇魯史未載也。左氏不罪鄭叛周，反譏周無信，其言失倫。然春秋于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鄭莊於夏秋取周麥禾，冬與齊盟，先叛王而後合黨。左謹記之，亦經書石門之權輿也。

隱公四年

壬戌桓王元年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伐杞取邑之始杞或作紀胡傳同穀

左註書取言易也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註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或曰杞當作紀隱桓之篇多誤紀爲杞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作祝後同書弒之始

左疏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言完非無道州吁爲賊也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畧耳有日無月者杜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月

內不得有戊申故當在三月公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疏君被弒其臣卽以其日赴于天子諸侯望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穀梁嫌也註凡非正嫡則謂之嫌弒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程子春秋之初公侯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胡傳削公子而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特相遇之始胡傳從左

左註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公羊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左傳載衛州吁修怨之事公穀無傳

胡傳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治亂賊之黨與也

秋翬帥師大夫專將之始亦會伐之始

左註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强君以不義也公羊與弒公也胡傳隱公不能辨之于早罷其兵權使之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穀梁公同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趙汸實

是再舉或云鄭莊公欲納宋公子馮搆釁成篡安得無罪胡傳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疏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若旣會諸侯則臣弒稱爵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公羊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祝吁之挈失嫌也註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胡傳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公羊胡傳同穀

左註善其得衆故不書入于衛。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

州吁修怨于鄭，宋殤公死之，陳蔡從焉。不討賊而黨逆，宋之罪也。宋公來乞師，公從衆仲之言，辭之，正矣。翬固請而不能禁，帥師往會，宋之罪移而之魯矣。州吁弒君，石碏告于陳，誅吁及厚，左稱其大義滅親。陳則衛桓母家，戴媯大歸于陳，莊姜送之，爲賦日月。衛之常亂，陳桓公其知之矣。州吁未會諸侯，不得成君。碏因而說其覲王如陳，離㘥絕黨，陳應其謀，殺于水旁，可謂能討。然吁二月弒君，九月方誅，爲期也久。傳者猶有不足之辭焉。其得久者何？繇宋魯陳蔡助之伐鄭，欲定其位也。胡傳罪鄰國，有以哉。衛人立晉。晉能得衆，傳並有譏，爲無王命也。州吁弒君，其宜殺也，天下知之。衛宜公得衆，其不宜立也，天下不知也，春秋辨焉。天下之君臣父子定矣。翬與弒隱，公子帥師，先去其公子。宣公新臺亂衛，于始立亦先去其公子。春秋之微也。翬兩書帥師，宋陳蔡衛再序伐鄭，有大惡者甚之也。四國會伐，諸侯分黨，斯時也，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天下其不靖乎。魯宋將謀鄭，則邀清，莒人入向不討，遂伐杞。凡事孰不可見微知著哉。

隱公五年

癸亥 桓王二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左臧僖伯諫公不納

左疏 陳魚者獸獵之類使人陳設取魚之具觀其捕獲以為戲樂 公註 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 疏 魚價值百金公張罔罟障谷欲得來之 穀疏 公雖以非禮觀魚不至于危故亦時而不月 胡傳 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 唐史辨義云古有射魚者事見宋史

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傳同

左註 有州吁之變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公疏 解

緩不能以時葬 穀梁 月葬故也 程子 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左註穀梁同

公羊 將卑師衆稱師 程子 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胡傳同或曰衛郕兄弟之國也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入兄弟之國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左註 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故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公 疏 謂祭以成之非始築宮成也 公註 尊桓之母為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 穀註 立其廟而祭之成為夫人也 疏 仲子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惠公雖為君其母唯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為庶母築宮得禮之變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 胡傳 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公羊同穀胡傳從程子

左傳 始用六佾也羽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註 他公僭用八今隱公問衆仲明大典始用六 穀梁 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同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 程子 仲子別宮不敢同群廟乃用六羽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公羊作邾婁

左註 邾主兵故序鄭上 公穀胡同

螟 蟲災始此

左註 螽食苗心爲災故書。公註 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穀梁 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 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註 大夫書卒不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公註 隱公賢君宜有恩禮于大夫 穀註 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也 胡傳從公羊

宋人伐鄭圍長葛 書圍之始

左傳 報入郛之役。公註 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 穀疏 五年圍。六年乃取。爲久之。故書圍也。胡傳 書圍書取以彰宋惡。

觀魚惡逸游也考宮獻羽譏過禮也螟志災也公子彄卒厚忠臣也葬衛桓公哀其緩也入郕罪伐同姓也邾鄭伐宋小國主兵也宋伐鄭殞公好戰也仲子桓公之母隱公爲別立宮成父志示讓桓也初獻六羽改八用六傳美其復正然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亦僭矣惟隱之厚桓母至則桓之弑隱罪益深是故薨而歸賵宮成而祭祭而奏樂一婦人也記之也恭詳痛隱惡桓也春公觀魚冬彄卒前錄其諫後傷其死一歲之中魯君臣可以觀矣衛桓公十五月而葬桓公方葬師即入郕送終何其緩用兵何其急憂亂者能無爲宣懼乎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伐之入其郛宋人報焉亦伐鄭圍長葛國小而爲兵主將有內難而伐國圍邑邾宋皆非福也

附錄 左 三 曲沃伐翼次觀魚役鄭伐衛次曲沃叛王次葬衛桓公後

晉文侯有功于平王曲沃莊伯伐其後嗣鄂侯

桓王不能救反使尹氏武氏助曲沃刑賞亂矣未幾曲沃叛王自召之也後威烈王命韓趙魏三大夫爲諸侯桓王其作俑夫

鄭衛之戰衛用南燕之師以不備而敗

隱公六年

周桓王 子三年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疏 渝。變也。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公羊 輸平猶墮成也。穀梁 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胡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欲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魯交好之始 公胡皆無傳

左疏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穀注 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讓也。一說前此魯未嘗與齊交。鄭輸平後。公始與齊盟。皆鄭莊之謀也。

秋七月

左疏 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也。公穀胡皆同

冬宋人取長葛 冬左作秋

左注 秋取冬乃告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公羊 久也。程子 宋圍長葛。歲月周矣。虐民無道。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危困。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勝誅矣。一說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胡穀同公羊從程

春鄭來輸平。夏公會齊盟。納成于魯者鄭也。合齊魯之交者亦鄭也。五年冬。宋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取之言圍則日久。言伐言取則惡彰。鄭若無間焉。豈忘長葛哉。彼將圖大欲合諸侯抗王室。姑以長葛委宋而徐報復也。莊公之克段也。段請京許。收西鄙北鄙亦許。稔其惡而伐之。遂克于鄢。今鄭亦以宋公為段。而宋不悟也。鄭亟平齊魯而不爭長葛。宋幸得長葛而墮國喪身。甚矣鄭莊之狡。宋殤之愚也。

附錄左四 嘉父逆晉侯。次輸平後。鄭伯請成于陳。次盟艾後。公為京師請糴。鄭伯如周。次取長葛後。

晉侯奔隨。嘉父逆之。納于鄂。能存國矣。京師告饑。魯新遭螟災。請鄰輸粟。能急公矣。鄭請成于陳而不許。朝周而不禮。鄭莊公于是乎益直。陳桓公以小邦拒大國。周桓王以弱王傲强臣。愚猶宋也。

隱公七年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左註 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公註 媵賤書者以其後為嫡終有賢行也 穀 逆者非卿故不言逆 胡傳 叔姬待年宗國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故書

滕侯卒

左傳 不書名未同盟也 疏 諸侯同盟告神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 疏 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總號侯訓君也 公註 小國故略不名 公疏 滕可侯可子如桓二年滕子來朝因茲已下常稱子矣 穀疏 滕侯本來無名字戎狄之道也 程子 不名史闕文也 胡傳 滕侯書卒不書葬者簡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也

夏城中丘 書土功之始

左 書不時也 公註 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 穀註 刺公不勤修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胡傳 從左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列國來聘之始 其弟左作夷仲

左傳 結艾之盟也 註 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公羊 母弟稱弟 註 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穀註 弟是臣之親貴者 程子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寵任過也 胡傳 從程一說將國命大夫之事書弟譏之

秋公伐邾 邾公作邾婁 伐邾之始 公穀無傳

左註 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胡傳 曾為宋討非義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患之始 左傳載凡伯弗賓

左註 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彊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公羊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 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 胡傳 伐見其以徒衆也以歸易辭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以歸者罪凡伯失節

是年之變莫大于戎伐凡伯穀梁指戎爲衛非也胡傳以不救王臣爲衛罪則衛君服矣凡伯之歸惡之者責其失節惘之者言其未執然始慢戎人繼辱王命雖不幸亦何所逃罪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不數月間魯載受聘公其有侈心乎內將有憂而大國致享朝禮未修而王命辱臨魯知懼焉可也齊急求好則聘天王下交則聘齊聘魯猶同列也天王聘周則過厚矣聞齊聘魯不聞朝周比而書之傲公何以辭于天王魯伐邾爲宋討也悅宋

而忘茂盟魯誠不直抑公伐邾曰伐戎伐凡伯亦曰伐苟國君伐人而無義不爲戎者僅耳書城者苟也書築者始也公夏城中丘秋伐邾用民勞矣叔姬歸紀非常禮也滕侯卒魯不會也賢紀亡歸酅書叔姬惡無知篡弑書弟年春秋美惡皆于初謹之

附錄左一 陳及鄭平次凡伯後

五父忘盟記陳國之將亂鄭忽昏陳哀公子之失援

隱公八年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胡無傳

左傳載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期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公註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疏云會盟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穀梁不期而會曰遇程子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左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疏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

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公羊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穀梁註 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湯邑。其餘則否。胡傳 鄭有無君親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

庚寅我入祊

公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胡傳 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

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

左疏 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以名赴。隱猶杞桓公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也。穀梁 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左註 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公註 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宿男先與隱公交接也。穀梁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胡傳 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巳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參盟之始。公羊無傳

左疏 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定國息民曰禮。鄭不與盟。故不書。穀梁 外盟不日。此何以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胡傳 宋爲主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胡無傳

左註 三月而葬。速。公羊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 月葬。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左疏 成紀好也。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公註 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穀梁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胡傳 特言及以譏失禮。

螟 皆無傳

公註 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侅

左傳 載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註 公不與

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公羊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傳胡書名未賜族也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

瓦屋之盟盟之大者也浮來之盟盟之微者也春宋衛遇于乘齊平宋衛於鄭也秋宋齊衛盟于瓦屋齊卒平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與盟瓦屋而鄭不與鄭

豈受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能一日忘也宋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是故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齊僖公從宋衛盟傳云參盟之始宋欲絕鄭齊終不與鄭絕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齊之譎與鄭莊同矣甚哉參盟之不誠也宋衛遇垂鄭不與平獨汲汲歸祊於魯者求合諸侯則已迫矣祊田近魯許田近鄭以祊易許從魯欲也以是示親云爾魯聽其入罪在不順不知鄭之以與爲取也隱桓之世鄭國最强

前年輸平今年歸祊事魯獨謹魯于是時倜然爲諸侯長下而與莒大夫盟其貶孰甚魯爲周公之後齊鄭交懽莒子之所震也莒大夫至而隱公屈體二國始慢之矣入祊則貪盟莒則弱隱公又何能爲蔡侯之書卒書名書葬書諡也宿男之止書卒也外諸侯之見書者也無駭之卒而賜氏卒止書名也內大夫之見書者也春秋於外諸侯內大夫之卒書皆以禮況魯之交諸侯乎歸祊入祊鄭實用魯魯自愚也盟于浮來莒非僭魯魯自卑也是故君子皆以爲失禮

附錄左四 戴公始作士鄭忽如陳逆嬀次入祊後鄭伯以齊人朝王次葬蔡宣公後齊侯使使來告成三國次焉後

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陳鍼子言其誣祖愼夫婦也周畀虢公忌父政鄭伯不以爲嫌而偕齊入朝辨君臣也齊侯告成魯公謝其明德記遇垂盟瓦屋之事傳之文也于經未敢信

隱公九年

丁卯 桓王六年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左公無傳

穀梁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諸侯非正也。胡傳 隱公不聘不朝。宜貶爵削地。王反遣使聘焉。斯為不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 大雨霖以震。公羊 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乎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穀梁 雷霆也。註 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

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

挾卒 挾公穀作俠胡無傳

左註 未賜族。公羊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 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註 所其氏。

夏城郎 公穀無傳

左傳 書不時也。胡從左

秋七月 左公胡皆無傳

穀梁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穀作邴防左穀註云魯地諸儒云宋地公羊無傳

左傳 謀伐宋也。穀梁 會者外為主。胡傳 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

震電雨雪。劉向云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何休緣其說。遂云大雨震電者。象隱公數極而不反位。大雨雪者。象桓公大怒而將弒隱。此以五行說經者之固也。抑其災視之則甚矣。公七年城中丘。後伐邾。今城郎。後伐宋。大衆將動。土工再興。魯固無能也。而恃城。春秋知其不振矣。南季來聘。天王之使至魯者。於此而三。魯無一答。是故詳王使所以著隱罪也。防之會。左

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來告伐宋。此亦從鄭人來告之辭。書之要觀周鄭交惡。祭足帥師宋殄。即不共王職。無禮未若鄭莊甚也。隱公五年。邾人伐宋。鄭以王師會之。今伐宋亦稱王命。鄭實叛王。其伐人也。必以王為辭。彼得自解于諸侯者。惟在六年之一朝。而即挾王以名兵。何其詐也。魯。望國也。與中國諸侯會自防始。始從齊以基中國之霸。終從吳以開戰國之爭。春秋于公會尤兢兢夫。

附錄 左 一北戎侵鄭 次會防後

公子突設三覆以殪戎師。志鄭强也。

隱公十年

戊辰　桓王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胡無傳

左傳　盟于鄧。爲師期。公註　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穀註　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穀無傳

左疏　羽父不待公命。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爲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書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鄧之謀。公羊　翬不稱公子。隱之罪人也。左胡從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註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穀梁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註　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程子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胡傳從之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傳從程

左傳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公羊註 一月而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穀梁註 公取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程子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註 宋衛乘虛入鄭。程子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 殤 蔡人 宣 衛人 宣 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左傳 宋衛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羊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穀梁註 三國伐戴，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程子 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胡傳 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公作盛

左傳 討違王命也。公註 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穀梁 日入者，惡入者也。程子 討不會伐宋也。胡傳 矯假以逞私忿。

入春秋來，列國兵爭，是年爲甚。夏而齊鄭魯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召蔡同伐戴。鄭復圍戴，取三國師。冬鄭又要齊入郕。取與鬬鬬皆鄭莊公爲之。取郜防而歸魯，僞讓也。入郕而稱王討，矯命也。宋衛入鄭，鄭反取三國之師，兵以詐勝也。魯與宋無嫌，徒以鄭輸平歸祊，願爲之役。九年冬，會齊侯于防。十年春，會齊鄭于中丘，盟于鄧，從鄭伐宋也。菅之役，齊鄭後期，公獨敗宋師。郜防之歸，鄭致禮于魯也。恭魯于是若可以騁然，公子翬不待公命，先會齊鄭，無君之志見矣。賊在內而爭于遠，昧小利而忘大憂，明年弑于蔿氏，宜哉。春秋于翬去其族，齊侯鄭伯與翬會則貶稱人，直治魯賊，兼爲二國遠嫌也。左傳載鄭莊公六年朝周，八年以齊朝王，經皆不書，惡鄭叛王，不許其朝也。九年冬，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鄭伯討宋，郕人不會。十年冬，齊鄭討其違王命，皆出傳文，經無取焉，惡鄭叛王而假王命以修私憤，不許其討也。

附錄 左 一 鄭伯入宋 次伐戴後

隱公十一年

己巳 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左傳 載滕薛爭長事 公羊 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 穀梁 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 胡傳 譏列國自相朝聘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羊穀梁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羊作祁黎左文作郲公穀俱無傳

左傳 謀伐許也 諸傳 伐宋伐許鄭不仁齊魯不智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公穀無傳

左傳 鄭伯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公羊 日者危錄隱公也搆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 胡傳 背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 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桓弒隱篡位故喪禮不成 公羊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穀梁 公薨不地隱之也不忍地也 胡傳 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

滕薛同日旅見受而不辭魯其以天子自處矣會時來以謀伐許及齊鄭以入許伐人本鄭之志與謀則魯爲主魯其以方伯自命矣隱公方春桓翬弒成備遠而不備近也是年也諸侯春朝隱公冬弒春秋于公朝會征伐累而書之弒則痛而諱之其書也有不欲書者也其諱也有不能諱者也

附錄左三 王與鄭蘇忿生之田 鄭大敗息師 以虢師伐宋 宋次入許後

蘇氏叛周溫原十二邑桓王不能有也鄭伐宋入郕名爲王討雖假王命屢云有勞王取其四邑之田賞以叛人之土猶取諸他人而與之也

鄭田入周蘇田歸鄭周有益地無損地桓亦善用術哉伐許之役鄭伯先登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魯不受讓鄭鄭亦不受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蓋三國同伐許鄭不能獨有之又畏齊之逼已使獲佐許叔以居外有存國之名而許實屬鄭齊魯莫與之爭此鄭莊公所以善用兵爲名諸侯也息小國來伐宋數疲而欲戰能無敗乎

春秋四傳斷卷之一終

春秋四傳斷卷之二

明婁東張溥西銘學

同里張采南郭定

魯桓公（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桓王九年）元年

（胡傳）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

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疏）桓雖實篡立、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足見桓篡也。（公註）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穀梁）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胡傳）隱公實讓而桓弒之、春秋所深絕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註）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穀註）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註）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公羊）易之其言假之何。爲恭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繫之許。近許也。（穀梁）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程子）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爲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胡傳）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羊無傳）

（左傳）結祊成也。（公疏）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胡傳）垂之會。鄭爲主、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夫弒逆之人、鄭與之盟以定其位、無俟貶絕而惡自見。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公註）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胡傳意同）

冬十月（俱無傳）

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禮、故繼正書即位、繼弒君不書即位、皆正也、隱實讓桓、桓實弒隱。亦書即位者。

一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也。春秋痛誅桓其罪無以加以爲斥其即位不若書其即位之著也。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急求寵諸侯以和其民宋魯陳蔡應之遂伐鄭桓初即位會垂盟越惟和鄭是務卒易許田又納郜鼎焉鄭莊利魯厚與之盟猶宋魯之黨州吁也州吁春弑君九月遇殺謀成于石碏之忠陳桓之義魯桓弑隱歸罪寪氏國人不問諸侯失討鄭反與胥無渝是年也徒書秋大水以終嗚呼魯何無人哉

附錄左二 鄭伯拜盟宋督目逆孔父之妻次冬十月後

桓公二年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左疏 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公羊注 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穀梁 桓無王其曰王正與夷之卒也。胡傳從之

及其大夫孔父

左疏 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于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之也言及者據君爲文而

下及其大夫也。公羊 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 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程子 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胡傳從之

滕子來朝 公羊穀梁無傳 穀注同左注

左注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胡傳 桓公篡弑滕先鄰國而朝之故降稱子以正其罪

三月公會齊侯 僖 陳侯 桓 鄭伯 莊 于稷以成宋亂

左注 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疏 鄭

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公羊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註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共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以者。言四國行宋意也。穀梁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胡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載臧哀伯諫納賂器

左疏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公羊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穀梁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周公弗受也。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左作杞下入杞同今從公穀

左註公即位而來朝。公註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月者。明當尊而不臣。穀註桓與諸侯較數功勞以取宋賂。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故惡而月之。胡傳紀侯來朝無貶者。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王。非爲桓立而朝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疏鄧。蔡地。公羊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穀註鄧。某地。胡傳楚僭稱王。憑陵江漢。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

九月入杞 公胡無傳

左傳討不敬也。穀梁我入之也。註不稱主名。內之卑者。

公及戎盟于唐

左註修惠隱之好。公註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

冬公至自唐 書至之始

左註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致者。皆不告廟也。公註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穀註弑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遂會戎狄。喜其得反。胡傳意同

元年有王治魯桓也。二年有王治宋督也。華督欲弑其君。先殺孔父嘉。殤公救之而死。經先書

弑其君與夷者本其心而誅之也初宋穆公舍其子馮立宣公子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鄭非公欲納馮於宋自隱公四年來鄭宋交兵多爲馮故也立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是誠有之孔父嘉職爲司馬不能勸殤公以恩處親以義决疑而數戰不止律以大臣之道未容無罪然督賓馮黨弑殤公又緣隙而發先翦其忌孔父之死義則從君杜氏疑孔父爲名遽列三罪以傅書法非春秋書善之指矣督弑殤公召馮於鄭而立之魯齊陳鄭皆有賂於是有稷之

會是會也名定宋公實立華氏也魯桓公弑君之賊與督同惡亟成宋亂非徒爲督於巳亦有利焉是故齊陳鄭受宋賂不書魯受郜大鼎則書取書納詞重而不殺魯桓黨逆之罪深於三國也魯未成宋亂君子猶望諸侯討桓宋亂既成桓則盟王天下莫知其逆也孰與討之不得巳而於唐之盟望戎討焉戎又不能聽桓還國春秋危之而書至雖幸公反誠痛天下之無人也滕子春朝紀侯秋朝桓固亂人何諸侯事之者恭也齊謀并紀鄭國助之紀弱小不敵魯莊

齊鄭來朝求芘踰月魯反入紀弑君之賊豈能定人國難哉楚武王熊通僭號憑陵江漢蔡鄭鄧與之偪處懼而會謀自是楚患日大此一年者亂賊蠻夷接迹天下春秋可無作乎

附錄左一 曲沃伐翼次公至自唐後

傳載師服之言以爲强幹弱枝之訓

桓公三年

壬申 桓王十一年 三年

春正月

左疏 歷天王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公證 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胡傳 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傳作）于嬴

左證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公穀胡皆無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 不盟也。公羊 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 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胡傳 從公羊。或曰。書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若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

六月公會杞侯（穀作紀）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左傳 杞求成也。公穀胡皆無傳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左疏 食既者。日光盡也。公證 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穀證 盡而復生謂之既。胡傳 先儒以為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證 禮君有故則使卿逆。疏 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修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證 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為罪人也。禮君有故則使卿逆。胡傳 從穀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 非禮也。穀證 月者。重錄之。公穀同左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 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胡傳 以公子翬往逆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重在齊侯。不在姜氏。豈禮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左證 告於廟也。公羊 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胡傳 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穀胡皆無傳

左證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

勸也。或云聘非致夫人

有年

公羊　儺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程子　桓弑君而立。宜兆凶災。今乃有年。故書其異。胡傳從之

昏姻國之大事。亦常事也。獨桓娶夫人書之者。數會嬴。匪媒成昏也。逆女。不親迎而使大夫也。會讙。爲齊侯而出也。夫人至公受姜氏于讙也。非獨於魯數書。即齊僖公送女。女既嫁。使大夫聘問。咸具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不詳其始。僖公愛女無閨閫之教。桓公失禮兆敝笱之刺。皆於是見之。桓既篡弑。逆成宋亂。求昏於齊。翬爲之逆。齊侯至讙。桓親會之。而受夫人。魯君臣之結援大國至矣。卒喪桓者姜氏也。豈非天哉。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說者以爲喜。程子以爲異。抑何休有言。桓公之行。諸侯當誅。百姓當叛。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國喪無日。僅賴有年而存。即喜之者未嘗不異之也。桓即位以來。于垂于稷于郕。書會于越于唐。書盟。强而齊鄭。遠而戎。微而杞。歲相親也。亦有申約言以達不歃血而退。如齊衛于蒲者乎。春秋善胥命。詩非屢

盟。桓公者。詩之所非也。

附錄左二　曲沃武公獲翼侯次春正月後　芮姜逐芮伯次有年後

桓公四年

癸酉　桓王十二年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蒐狩之始

左疏　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正月，即夏之仲冬也。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以譏之。公羊　譏遠也。穀證　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倒裝，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胡傳同公羊，四時之田。左與周禮同，獨公穀不合。公羊云春日苗，秋日蒐，冬日狩。註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穀梁云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胡傳從周禮，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疏　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未知伯糾是何字，故註直言王官之宰，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故書名以譏之。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爲年。此無秋冬，史闕文也。

公證　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穀證　老故稱字。疏　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無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遺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竊所未詳。胡傳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大宰聘弑君之賊，特貶而書名。春秋責相之意。諸儒以爲王聘桓，滅天理，故去秋冬。朱子非之。

桓公賊也，而遠狩其失也甚於隱公之矢魚於棠矣。桓王天王也，而聘逆其失也甚于平王之使宰咺歸賵矣。

附錄　左二　秋，秦師敗于芮。冬，王師、秦師執芮伯。

桓公五年

甲戌桓王十三年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胡無傳

左註 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公羊 曷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 陳侯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註 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公註 時紀不與會，故畧言如也。穀疏 齊侯出竟西行，而逢鄭伯，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程子 齊侯欲為賊於隣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胡傳 此外相如耳，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書於策。夫子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繇。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左註 譏使童子出聘。公羊 稱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註 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程子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胡傳 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以害公選。

葬陳桓公 皆無傳

公註 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或曰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丘 皆無傳

[illegible]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相衛人宜陳人佗從王伐鄭 左傳載繻葛之戰，祝聃射王中

肩。

左註 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鄭伯使祭仲足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公羊 從王，正也。穀梁 舉從者之辭，為天王諱伐鄭也。胡傳 王不伐魯宋而伐鄭，非天討也。三國言從王者，明君臣之義。王卒不書敗者，存天下之防。

大雩 書大雩之始 穀無傳

左傳 不時也。龍見而雩，過則書。公註 雩，旱請雨祭名。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桓公無王行，比為天子所聘，

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程子）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旅之常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胡傳）從之

螽（公作蝝左公胡皆無傳）

（穀梁）蟲災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註）蝝者煩擾之所生

冬州公如曹

（左註）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實來書也（疏）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此州公及虞公也（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公羊疏）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程子）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穀梁同公羊胡傳同程子）

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今又使仍叔之子桓固魯賊周何親之也至及觀伐鄭然後知王屢聘魯非心愛魯謀鄭故也桓王初立周鄭交惡鄭祭足帥師取麥禾越三年鄭伯朝周桓王不禮又二年王遂以虢公忌父爲右卿士與鄭伯共政時鄭公子忽在王所鄭伯以齊人朝王又三年鄭伯以虢師伐宋王內隙鄭深尚未盡奪其政及取鄔劉蔿邘之田始頓絕鄭奪政與虢鄭伯怨王不朝王親伐之忿積于數年而兵發于一朝是以魯桓弒隱宋督弒殤俱未暇討反遣使入魯示之以親蓋欲專圖鄭也然蔡桓衛宣陳佗從王伐鄭仍叔之子父從于魯桓公未嘗率一旅以從弒君之賊畏強國而息

天王卽厚之何益王不伐魯宋而伐鄭以大司馬九伐之法斷之誠非天討抑爲鄭謀謝罪入朝人臣之職也旝鼓以抗射王中肩罪曷歸乎說者見祭足勞王問左右卽云鄭志在苟免王討則非此不明天下之大義而爲鄭伯誦詞所愚也蔡衛陳素仇鄭王召以伐鄭而從名雖從王亦修私憾陳國方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民心不固王使屬左軍鄭子元知其可犯卒敗王師王之智不如鄭公子矣齊侯鄭伯朝紀書爲齊謀襲紀紀來告也州公如曹書爲六

年寔來也。陳侯鮑卒。兩書其日。葬而不月。史失之也。城祝丘。魯欲助紀而備齊也。大雩。明僭。且記旱志不時也。螽。桓貪煩之應也。桓公在位十八年。春秋誅之不勝誅也。於是年如無責焉。何則繻葛之戰大逆在鄭也

桓公六年

乙亥 周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寔來

左註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公羊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註 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疏 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無禮之人。不可備責故也。胡傳 寔者州公名也。穀梁公羊同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左作杞 郕公左作成 皆無傳

左註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疏 大閱之禮。在于隆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知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公疏 大閱之禮。三年一爲。桓公忽忘武備。過于三年。是以書之。穀梁 觀婦人也。胡傳 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

蔡人殺陳佗

左註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簒立。未會諸侯也。公羊 淫乎蔡。蔡人殺之。穀梁 淫獵于蔡。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

而殺之。胡傳佗踰年不稱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不以爲君，故稱名。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證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疏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公證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穀證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于他人。胡傳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

冬，紀侯來朝 公穀無傳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胡傳魯桓弒君之賊，人得而討，王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州公寔之來魯也，失國而來也。紀侯之朝魯也，求援而朝也。桓公弒君之賊，夫人得而誅之，寔爲寓公，尚失所託，紀欲依以通王，拒齊，安能乎。

桓公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三年六月，公會紀侯于郕。五年夏，齊侯鄭伯朝紀。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冬，紀侯來朝。或紀朝而公會，或公會而紀朝，往來諮謀，皆以齊難。至公告不能，而紀病矣。八月大閱，魯方懼鄭忽畏齊人。紀主非其主，竊憂其與州同亡也。陳佗弒太子，陳人不能討，淫獵于蔡，蔡人殺之。書曰蔡人殺陳佗，與蔡以討賊也。蔡人與佗爭禽，無心乎討，春秋猶以討賊予之，使隣國有人執魯桓公殲焉，亦當書曰某人殺魯軌矣。九月子同生，桓之六年，莊之生年也，是子也，姜氏之所出也。微其夫婦而著其父子，或疑焉，或喜焉，桓則以爲類焉爾。

附錄 左二 楚武王侵隨次寔來後 鄭忽因辭齊昏次會郕後

桓公七年

丙子 桓王十五年 七年

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左疏 咸丘。地名。以火焚地。明爲田獵。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公羊 焚之者何。樵之也。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註 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胡傳

從左註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疏 穀鄧是南方諸侯。近楚小國。故賤之。朝禮不足。故書名。公羊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者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公註 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胡傳 桓。天下之大惡。穀伯鄧侯。相繼來朝。特貶而書名。去秋冬二時。志當世之失刑也。

穀梁同公羊

焚咸丘。公穀皆云火攻邾邑。胡傳則云焚林而田。從杜氏譏盡物也。穀伯鄧侯來朝書名。左云賤其小國。不足朝禮。公穀並云失地。胡傳則云惡其朝桓。此諸傳各自爲說也。比而觀之。咸丘之焚。等於狩郎。穀鄧之朝。同於滕子。說經者可以意斷也。四年去秋冬。見天王不能用刑。七年去秋冬。見諸侯不能修職。其說然乎。逆而不得。或以爲史闕文也。然未之敢信。

附錄左二 秋鄭伐盟向冬曲沃伯誘殺小子侯

桓公八年

丁丑 桓王十六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左註 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公疏 烝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有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穀梁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傳從左註

天王使家父來聘 左公穀無傳

左註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公註 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胡傳 析下聘弒逆

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

夏五月丁丑烝 左無傳

公疏 周之三月。乃是夏之孟月。自有春祠之禮。今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也。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曰與上祀同爲亟也。穀梁 烝冬祀也。春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秋伐邾 皆無傳

或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

冬十月雨雪

左註 今八月也。書時失。公註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左疏 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公註 時王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故譏之。穀註 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

程子 祭公受命逆后。因過魯遂行朝會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諸儒皆云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胡傳同此意

家父來聘。猶宰糾也。宰糾書名。家父書字者。貶例在前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桓王娶紀姜。祭公爲王三公。來受命于魯。禮也。

而書遂者。譏逆后之期于魯則可不復命于王。而遂之紀則不可故直以爲遂事也王詳于下聘畧於大昏其周德之衰乎魯春正月烝。五月又烝其烝也亟前烝時也後烝非時也非時而烝必以前烝爲不備故復之也於前則慢於後則瀆公之不敬者再矣伐邾非義也雨雪紀異也隱公七年秋伐邾有傳此則無傳九年三月大雨雪此非三月且未大也然尋春秋之義其譏桓也多甚於隱隱讓而桓逆也

附錄左三曲沃誘戮次家父來聘後楚敗隨師次夏烝後逆王立晉緡次雨雪後

桓公九年

戊寅 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穀梁爲之中者歸之也。註中謂關與婚事。疏逆王后若魯主昏而過我則言歸若不主昏而過我則直言逆。胡傳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穀梁疏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公羊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胡傳從穀梁

杞季姜書歸以祭公之逆魯爲之主也曹世子來朝書名書使朝諸侯不急於朝京師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非禮也季姜天下之母其歸于京師也諸侯莫至魯桓天下之惡諸侯爭朝至

曹伯老耄罷病使其子不敢後桓公之世無王。其然與

附錄左二 楚敗鄧師虢伐曲沃次秋七月後

桓公十年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春王正月 左公無傳

穀梁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傳胡 十者盈數桓公宜見誅矣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註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葬曹桓公 皆無傳

公註 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尤深。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左註 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也。公註 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耻。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穀疏 其實魯公弗被遇。託言衛侯不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以殺耻。傳胡 惡衛侯之失信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

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疏魯以周禮爲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不與戰也。公羊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來戰者，前定之戰也。胡傳魯桓弒立，天下大惡，鄭伯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聲罪致討。今特以小忿帥師，尚爲知類也哉？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於郎。

曹伯卒日葬月者，以其有尊厚魯之心也。其赴告也詳於陳侯鮑，其日月也恩於曹伯褒矣。桃丘之會，衛爲之倡，公往而不遇者，衛背魯而與齊鄭也。亡何，三國來戰于郎，弗遇則失信在衛。來戰則王兵自鄭，鄭公子忽怒魯以周班後鄭，請師於齊，齊與魯無怨，亦助以衛師者，意齊方圖紀，憾魯爲之謀歟？桓公弒君，人得而討，使是師也發於其即位之元年，則誠義戰矣。鄭齊素嘗歃血會以定其位，數年於茲，忽爭班而稱兵，孰言之謂何？春秋直魯而罪三國，非寬魯桓，譏三國之昧大義急小忿也。

附錄左三 詹父伐虢，次莘，曹桓公後，秦人納芮伯，虞叔伐虞公，次桃丘後

詹父，虢仲之屬大夫也。虞叔，虞公之弟也。以屬大夫伐其卿，以弟伐兄，舉兵非順。然虢仲奔虞，虞公奔共池者，仲敗于譖，公敗于貪也。

桓公十一年

（庚辰）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 侯 衛人 宣 鄭人 莊 盟于惡曹 公穀無傳

左註 宋不書經闕 公註 月者桓公行惡諸公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於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 胡傳 三國之君旣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公穀無傳

左註 同盟於元年赴以名 胡傳 鄭莊公一念之不善生忽儀亹突之亂

秋七月葬鄭莊公 皆無傳

左註 三月而葬速 公疏 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皆去其葬今段有罪故莊公書葬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書執之始 左傳載宋莊公誘執祭仲而立突之事

左註 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公羊 祭仲鄭相也不名賢也以爲知權也 穀梁 宋公曰人貶之也 註 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 胡傳 祭仲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任之重者責之深

突歸於鄭

左註 爲宋所納故曰歸 公羊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胡傳 以小白繫之齊者則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係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

鄭忽出奔衛 書奔之始

左疏 莊公旣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知鄭人賤之以名赴也 公疏 君薨稱子其旣葬稱子今鄭忽書名者緣君薨而名之義也 穀梁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胡傳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柔會宋公 莊 陳侯 厲 蔡叔 桓 盟於折 左穀胡皆無傳

左註 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公註 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

公會宋公於夫鍾 鍾公作童皆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闞 左公穀無傳

胡傳 屢盟長亂數會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

鄭莊公五月卒七月葬其葬速矣爲喪主者昭公忽也昭公忽鄧曼之子厲公突雍姞之子祭

仲有寵於鄭莊公而立忽雍氏宗有寵於宋莊
公則誘執仲而立突突立忽奔鄭乃不靖公羊
氏謂祭仲逐君存鄭合於古人之權其言未可
爲訓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畏死而從宋
尚曰如是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則
天下無臣道矣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時莊
公成君已二十二年矣桓公十一年卒凡在位
四十三年强且久諸侯莫若也身方没而公子
五爭王僧綽讖宋文帝能裁弟不能裁兒其類
也惡曹之盟齊衛鄭爲郎之戰謀魯而固黨也

宋亦與焉經不書左云闕也及觀柔盟於折公
會於夫鍾於闞魯君臣於宋獨親然則惡曹之
盟宋果不與未可知也參盟莫甚於惡曹屢盟
莫甚於魯宋盟並無善焉

附錄左二 楚敗鄖師 鄭忽辭婚 次盟惡曹後

桓公十二年

周桓王二 巳十年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武 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穀作殴蛇公穀胡無傳

左傳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皆無傳

左註 燕人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皆無傳

左註 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
月從赴 公註 不書葬者佗子也不稱侯者嫌貶在名
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郯皆無傳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公穀胡無傳

左傳 公欲平宋鄭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公穀胡無傳

左註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丙戌衛侯晉卒 左公胡無傳

左疏 春秋之中唯此重書日非是義例以舊史所重
故因史成文耳 公疏 衛侯晉隱四年有立文非篡當

日。若不重言丙戌，則嫌不蒙上日，以其纂故畧之。是以重言丙戌，以明嫌也。穀梁再稱日，決日義也。詁明二事皆當日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註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與人同伐，反與之交戰，是危之道。故經舉戰伐以責之。既責魯，不顯言與鄭戰者，諱不和也。胡傳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入春秋來，兵革之亂，莫甚於隱公之十年，盟會之亂，莫甚於桓公之十一年、十二年。曲池之盟，結莒援紀也。十一年之于折，于夫鍾，于闞，十二年之于穀丘，于虛，于龜，二盟四會，所要惟宋，何居？郎之戰，魯憾鄭忽，厲公纂忽，厲善於魯，魯所脫也。宋莊公納厲公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突既入國，負其責言，魯數會宋，將為鄭免賂也。宋公辭平，公與鄭伯盟于武父，遂連師伐宋，宋貪而無信，伐之可矣。然宋華督弒殤公，立莊公，于稷之成，魯齊陳鄭宋皆有賂。今宋立厲公，責賂於鄭，若為固然。魯重納宋賂，至取郜大鼎，今欲宋無多求鄭，其孰聽焉？且桓弒隱，馮弒殤，突纂忽，惡同罪均。魯鄭忽討宋，直以暴易暴，雖書伐書戰，惡能服乎？陳侯躍之卒而缺葬，衛侯晉之卒而重日，皆從史文，非筆削之所急也。

附錄左一：楚伐絞次；戰宋後。

桓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

三月葬衛宣公 左公穀無傳

左註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公疏衛宣

公去年十一月卒。至今年三月。正當五月之際。而又背殯用兵。宜書日以見危。而不日者。量力不責也。胡傳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古人以葬爲重也。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

夏大水 皆無傳

公註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

秋七月

冬十月

紀小國也。齊合三國攻之。魯鄭援紀。齊宋衛燕皆敗。傳者謂王兵者紀。夫紀懼戚不暇。安敢爲諸侯兵主。或云紀侯爵當序鄭上。然矣。魯紀鄭爲一兵者。紀逼於齊。鄭忽怨宋。魯又主紀。怨忽而助突也。齊宋衛燕爲一兵者。齊謀紀。助忽宋怨突。怨魯忽。又在衛南。燕附宋也。兵與有故。非紀能主。魯鄭幸勝。經詳書之。一爲齊恥。一爲紀懼。益彊力難恃。而譬大非福也。鄭莊公卒。三月而葬。君子譏昭公之速。衛惠公朔之葬宣公也。期及五月。不可謂速。春秋尤惡之者。宣公未葬。而朔先從戎。直不子矣。葬之時不時且畧焉。桓

公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陰逆之應也。龍門流血。其一爾。

附錄左一春楚屈瑕伐羅敗而自縊

桓公十四年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公穀胡無傳

左註 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氷 左無傳

左註 書時失。公註 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穀疏 此
皆不明去就。政教舒緩。故天降罰。常在時燠也。胡傳
從穀梁

夏五 四傳皆云闕疑

鄭伯 厲 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公羊無傳

左註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公註 來盟者。聘而盟
也。不言聘者。舉重也。穀梁 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
貴者也。來盟。前定也。胡傳 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
非友于之義。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左註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公註
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逆天危先祖。天應以災御
廩。胡傳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而新。則不書。重
本也。

乙亥嘗

左註 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
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公註 當廢一時祭。自責
以奉天災。穀註 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不敬之大也。
胡傳 志不時與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皆無傳

宋人 莊 以齊人 襄 蔡人 桓 衛人 惠 陳人 莊 伐鄭 公蔡人在衛人下

左註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註 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
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
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

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穀註 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胡傳意同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時當堅冰。無冰者。常燠
之罰也。夫人淫泆與人君不明去就。政教舒緩
與。厥咎著矣。八月。御廩災。無冰而火災及御廩。
罰其於燠。桓公逆天危祖。鬼神不饗。不思省懼。
距災四日。用焚餘以祭宗廟。其心蔑莫能虔也。
乙亥嘗。不如勿嘗。先儒責之也深。公會鄭伯于
曹。修武父之盟也。鄭使弟語來盟。修曹之會也。
桓弑厲篡同惡屢盟春秋無予辭焉宋求賂不

遂謀之久而以四國伐鄭以之者與爲所以者
皆私也私則盟會有譏況征伐哉

桓公十五年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胡傳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公穀同左

三月乙未天王崩皆無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皆無傳

公註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左傳載祭仲殺雍糾之事

公羊突何以名奪正也胡傳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

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穀梁同公羊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疏經書鄭忽出奔不稱鄭伯是降名以赴也今稱世子復歸是逆以大子之禮也公羊復正也胡傳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穀梁公羊同

許叔入于許左公無傳

公註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穀註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

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胡傳從穀

公會齊侯蒿于艾公穀胡無傳

左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左穀無傳

左疏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公證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胡傳從公羊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事

公羊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

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穀證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胡傳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羊有齊侯袲作侈

左傳將納厲公也證先行會禮而後伐公證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穀梁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證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胡傳非其疑于爲義而果于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

納簒國之公子也

平王崩桓王立武氏子來求賻魯隱公之三年也王立二十三年又求車焉武氏子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家父稱使則王命矣求賻爲葬天王也求車則自私矣天子五路不出列國諸侯九貢不共王車求之何爲始求賻終求車自是桓王崩矣至文公九年頃王使毛伯來求金世彌降則求者彌下悲哉天王崩桓公不赴齊僖公卒則會葬如禮甚矣桓之敢于無王也艾之會謀定許也袲之會將納鄭厲公而伐昭

公也鄭莊入許實合齊魯許叔居許東偏乘鄭亂以入齊魯又會艾以定之從莊于生背莊于死魯誠不義抑其名猶曰定人之國也昭嫡而厲庶昭正而厲篡祭仲殺雍糾厲出奔蔡昭得反國率諸侯以定之魯之責也厲據櫟逼鄭大都爲害昭不能堪魯遂助强侵弱果于不義稷之會成宋亂袲之會輔鄭逆桓公亂賊之首宜相濟也袲之會公所會者宋衛陳也艾之會齊獨而已桓公十年齊衛陳來戰于郎十三年公會紀鄭敗齊宋衛燕之師齊魯不睦久僖公薨

褒公新立魯復與通而夫人亂與公薨于齊也其斯會為之兆乎天王崩諸侯亦喪會葬者無聞焉邾人牟人葛人反相率而朝魯亦勝于穀鄧之類也春秋為其參也賤而狄之罪三國即罪魯也

桓公十六年

己酉 莊王九年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公穀胡無傳

左傳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公穀無傳

左疏 傳例云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春既謀之。例當言及今書會者。魯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從不與謀之文。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在陳下。蓋後至也。胡傳 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公無傳

左註 用飲至之禮故書。公註 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穀註 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胡傳 伐鄭則致罪納篡也。

冬城向 公穀胡無傳

左傳 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載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事胡無傳

左註 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公羊 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

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穀梁朔之名惡也疏不云
失地而云惡者以朔不奉王命重于失地也
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
鄭矣今又會于曹而伐鄭蔡亦與焉伐鄭者何
納厲公也厲公不義魯再助之兩書伐鄭背先
會而後伐爲魯諱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前者
暴師幾一年矣幸而得歸飲至告廟其危也猶
二年之與戎盟而至自唐乎衞侯朔宜姜之少
子搆殺急子而得國則無兄宜公方死吉服從
戎則無父無父無兄王誅不及逃之五年朔忽

出奔左云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之也公穀云
天子召而不就也傳聞不可知若斷以義二公
子不逐於初立之時而逐於成君之後天子不
討其竊國之罪而誅其違召之愆嗚呼晚矣

桓公十七年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公穀胡無傳

左傳 平齊紀且謀衞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會公穀作及

左傳 尋蔑之盟 公註 不名者以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
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齊魯交兵之始 公胡無傳

左註 爭疆界也 公註 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
人不繫于公也此戰蓋繇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

穀梁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皆無傳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公無傳

左註 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
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公註
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
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
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
陳有奉焉爾 胡傳 季字也歸順詞公子不去國季何

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

癸巳葬蔡桓侯 左無傳

穀梁 何休云蔡季賢而桓侯不能用故抑之杜預云疑謬誤范以爲臣子失禮稱侯旣就其所稱以示過三傳無文各以意說 胡傳 從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 朱子云文誤

及宋人 莊 衛人 點年 伐邾 公穀胡無傳

左註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公胡無傳

左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 公註 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

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 穀梁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註 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

正月與齊爲黃之盟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爲趡之盟八月伐之瀆信不仁未有若是速者卽齊侵魯疆背盟者齊邾宋爭疆啓兵者宋抑召爭從亂誰則爲之是故譏桓盟者甚于隱之盟蔑也蔡桓侯六月卒八月葬則疑速公稱侯則疑貶傳各爲說皆無明文然侯之卒葬無足重于春秋能重蔡者季也季之讓賢于獻舞之立矣是故獻舞立不書季歸則書

附錄左 丁鄭高渠彌弑昭公立公子亹次 卄食 後

桓公十八年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左公穀無傳

穀註 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胡傳意同

公會齊侯于濼 并無傳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無與字左傳載申繻之諫

左註 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疏 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夫人淫于齊侯而疏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不稱數也言夫人驕伉不可及故舍而不數也杜無明解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 胡傳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載齊侯通文姜公子彭生乘公之事公穀無傳

公註 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此危國重故不暇隱也喪者死之通稱也 穀梁 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無傳

左註 九月乃葬緩慢也 公羊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 穀梁 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 胡傳意同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會禮也與夫人俱則非禮矣公與夫人既會齊侯可無如齊而遂如齊者姜氏志也姜氏伉公不能制姜氏無也桓公倣筍也古者男行而女從未聞女行而男從也春如齊夏四月薨公與夫人留於齊者三月矣夫人欲如齊公必從之者其聽夫人而送之與抑慮其與齊侯亂而以身察之與如齊之時夫人尚要公以行既亂而見責齊侯與姜氏且憎公公可以歸矣飲酒登車死於彭生公不能討淫人淫人則共斃公公之家在魯夫人之家在齊公之死以夫人之家死也如則書齊薨則書齊喪至則書齊非齊則公不死也唯齊則公必死唯齊則魯不能討季冬而葬則竟葬矣公死於齊與陳佗死於蔡無異也書曰葬我君桓公我君親之也桓公尊之也尊者死親者死而國人葬之如常禮葬猶不葬也

附錄左二 齊人殺鄭子亹周莊王殺黑肩在秋七月後

卷終

春秋四傳斷卷之三上

明婁東張溥西銘學
同里張采南郭定

魯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莊王四年 元年

左疏 即位之日文姜未還莊公以父弒母出不忍行其即位之禮故不稱即位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復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還不書不告廟也 公羊 君弒子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註 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疏 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 公註 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穀梁 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 胡傳 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作送左無傳

左註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公羊 單伯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穀梁 單伯命大夫故不名也不言如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 胡傳意同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 為外禮也 公羊 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 穀梁 築之外變之正也 胡傳 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仇莊公于義不可為之主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左公胡無傳

穀梁 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書錫命之始左無傳

左註 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公註 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穀梁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

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胡傳

從公羊

王姬歸于齊左無傳

左註不書逆公不與接公羊我主之也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胡傳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

齊師遷紀郱鄑郚書遷之始左無傳

左註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公羊不言取為襄公諱也穀梁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胡傳郱鄑郚者紀三邑也以師遷者見齊人强暴

莊公之不稱即位左氏以為不忍也夫人之孫于齊也公穀以為莊公接練錄變存君念母也二者皆非也文姜以罪去國莊猶不忍父弒于齊則若何莊無復讎之志春秋毋深責之因其念母而闕其即位是緣私情而子之非義也故論其正莫如穀梁之繼弒君不言即位也桓公喪至文姜即還魯人責之復出奔齊三月之孫從魯而去豈留齊不反哉且公誠念母當以日為歲期及練祭而始感母以感母不與而反書其出奔非人情也夫人不稱姜氏左云絕不為親禮也本其說者或云夫人宜與齊絕是則為夫絕兄或云莊公宜與母絕是則為父絕母絕而書孫雖諱奔亦示討也單伯魯大夫也逆王姬魯主昏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周之同姓魯其首也然為他國逆則可為齊逆則不可齊魯讎也身斬衰而接父讎天子命之魯侯受之上下交譏矣王姬之館當在公門之內築于城外變禮也魯誠懼齊欲其外不欲其內若云變而得正許之以禮則溢美矣魯莊讎不除服未釋而王使之主吉禮吉禮既

成而追錫其文乃有榮叔之使天王之于桓也生則聘之死則錫之寵亂已甚無以而去天與明葬成風同例厤臣弒君妾替嫡者其知懼乎齊襄公方殺魯桓復圖滅紀王姬歸齊之時即齊師遷郱鄑郚之時也汰而斃于是兆矣

莊公二年

己巳莊王五年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皆無傳

左註 魯往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左無傳

左註 慶父莊公庶兄 疏 於餘丘近魯小國 公羊 於餘丘邾婁之邑也 疏 莊公年十五慶父年宜十二三言公子不言弟者刺其專貴親親而早任以權 穀梁 病公子所以譏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胡傳 誌亂之所繇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

得魯國之兵權者

秋七月齊王姬卒 左無傳

左疏 他國夫人之卒例皆不書唯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亦書卒比之内女也 公註 内女卒日此不日者恩實輕于内女 胡傳 服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作郜公羊 無傳

左傳 書姦也 穀梁 非正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于道也

乙酉宋公馮卒 皆無傳

於餘丘杜云近魯小國公穀則云邾婁邑也猶郱鄑郚杜云紀之三邑穀則云三小國也實不可攷抑春秋所惡者不在於餘丘之被伐而在慶父之帥師魯弒君三賊皆繇主兵而成故愛慶父者比之公子翬與仲遂也慶父杜云莊公庶兄公羊則云母弟母弟猶幼少也庶兄則其年能制莊矣國君新立公子將兵或兄或弟寧有一可哉王姬卒齊來告喪莊公爲之大功惟其服之是以卒之春秋二百二十四年經未嘗書王后崩其禮簡矣反服王姬非尊王欲悅齊

也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會齊侯于禚始且孫今則會矣作春秋者欲諱而不得矣莊公爲齊侯之妻服姊妹之服而齊侯與莊公之母爲鳥獸之行猶嗟之詩所以哀莊公也

莊公三年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註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公註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穀梁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傳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太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左公胡無傳

公疏宋公馮初篡不明，亦書其葬者，以其父繆公有讓國之善，討其父功，而除其篡罪。穀梁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註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日緩。公穀改葬也。穀疏傳云改葬而范遊之者，以經不言改，故知非改葬也。胡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註紀於是乎始判。公註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公羊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胡傳紀季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不書名者，不得已而為之，非其罪也。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公羊刺公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胡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公下穀梁同

桓王崩七年乃克葬，傳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至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奔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則近誕矣。攷之傳文，桓公十八年，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

其然歟然。周室無人，魯不會葬，不臣之慢見于天下矣。溺伐衛會齊納朔也。公次于滑，將滅紀，魯欲救之而不能也。齊為魯讐，魯為紀主，魯但從齊不能救紀，無為貴魯矣。前忍于黨讐，則不于後怯于為義，則不若若溺之專而行。師鄭伯之役而辭，魯抑所畏也。紀季以酅入齊，紀侯命也。賢蔡季者以其讓國，賢紀季者以其服罪，稱字同所以賢之，則與豈紀侯猶殷微子乎，說叔

姬歸鄭庶幾善存宗廟矣春秋惡齊之暴傷魯之弱不得已而賢紀季亦處小國之道乎

莊公四年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襄于祝丘 左享公穀作饗

左註 享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 公 月者再出重也 穀梁 饗甚矣享齊侯病齊侯也 胡傳同意

三月紀伯姬卒 左公胡無傳

左疏 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左公穀無傳

胡傳 鄭伯厲公也 或曰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註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公羊 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穀梁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胡傳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 或曰大者紀侯之名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左無傳）

（杜註）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疏）雖爲齊侯所葬亦繇魯往會之故書（公羊）齊滅其可滅葬其可葬（穀註）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胡傳）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左無傳）

（左註）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公羊）譏莫重乎其與讎狩也（穀梁）齊侯曰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

（胡傳意同）

春秋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其後繫紀存亡者無不備書至齊遷郱鄑郚紀季以酅入齊可以止矣猶與陳鄭遇垂以謀紀紀何能敵惟有去而已矣春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夫人在殯不及葬而紀侯不問也齊襄公葬之禮乎滅人之國逐人之君而徒葬其夫人所謂似禮而非者也公羊云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襄公能復九世之讐然襄公淫乎其妹大夫刺以雄狐夫夫也豈能爲祖復讐者哉爲此說者意謂襄公不忘遠祖非公忍死其父齊侯雖淫猶愈于魯公也伯姬魯女魯不聞救亡恤喪魯與有罪然祝丘之享禚之狩魯未可以禮責也前書會今書享甚于會也夫人會齊侯于禚公與齊侯狩亦于禚公之無良甚于夫人也齊國風南山之詩曰魯道有蕩齊子繇歸齊子者文姜也猗嗟之詩曰展我甥兮我甥者莊公也雖曰我甥人皆以爲齊侯之子也齊子既至我甥復來者曰狩也莊公舞則選射則貫誠有威儀技藝矣故樂與齊人狩

也公忘親釋怨至與讐狩而極奈何望其存紀哉

莊王五年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左公無傳

左疏 齊侯殲理紀地有師在紀夫人往其軍內就之。穀疏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不言如此言如者言齊師衆大如國也 胡傳 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

秋郳犁來來朝 郳公作倪犁左作黎

左傳 名未王命也 註 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公註 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 胡傳 夷狄附庸能修朝禮故特書朝 穀與左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 納惠公也 公羊 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梁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 胡傳意同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侯也而人之惡齊而卑公也今則姜氏如齊師矣齊人者齊侯也齊師非齊侯舉齊之人而言之也載驅之詩云襄公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故舉其衆多而云齊師也桓十八年夫人如齊敝笱之詩一章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二章云其從如雨三章云其從如水是時亦衆且多矣至莊五年而書如齊師痛其無忌也湯湯滔滔者汶水也彭彭儦儦者行人也姜氏胡爲乎來哉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貶而名之者惡其會仇讐伐同姓也五年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則五國連兵矣忘讐已甚又逆王命

春秋寓旨于溺之書名四國之稱人猶之卑齊襄以卑公也郳夷狄之附庸也郳犁來介葛盧來朝夷之能進于禮者也於魯盛衰無與焉

莊公六年

癸巳 莊王九年 六年

春王正月 正月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

左疏 子突雖官卑，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公註 朔在俗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者諱，使若遂微者為愈，因為內殺惡。穀梁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胡傳 突，字也。其解同左穀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註 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公註 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其辭書入也。穀梁 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胡傳 意同

秋公至自伐衛 左無傳

公羊 五年五國伐衛之時，寔納衛侯朔，所以不言納衛侯朔者，辟王者兵，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也。今此寔得意，所以不致會而致伐者，不敢勝天子，使若更以他事伐衛，不為納朔然，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故曰同義。穀梁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胡傳 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 皆無傳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註 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

左註 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公註 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穀註 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胡傳 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賂矣。

王人子突之救衛也，朔之入衛也，公至自伐衛也，齊人來歸衛俘也，其年見于春秋者皆衛事也。說春秋者曰：桓公五年，桓王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于天下。莊公六年，莊王救衛無功，

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然則救衛非歟曰否春
秋一經天討之善惟此而已何可非也子突周
之下士貴而書字朔衛之故君貶而書名王人
書救不書敗衛侯書入不書復權衡定矣五年
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則甲之六年秋至自伐
衛則危之甲之者人諸侯即所以人公危之者
莊公至自伐鄭無異於桓公至自盟戎也衛侯
放黔牟寧跪殺洩職而即位以寶賂齊齊歸于
魯非齊能讓文姜請之也魯偃受之如郜大鼎
然譬且爲德矣五國旅拒王師犯逆命以納衛

侯度其執言未嘗不以二公子逐君爲名及朔
入而寶至然後天下皆知之五國之合非心助
朔以寶故也止亂賊之禍者先明義利之辨讀
春秋者其悟矣
附錄左丶丶鄧祁侯不殺楚文王丶丶歸伐後

莊公七年

甲午莊王十年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防公胡無傳
左疏會于祗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
齊志齊侯入魯地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作昔隕公作貫凡隕字後同
左疏常見之星謂南方星也辛卯四月五日也五日
月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時復無雲日光不以
昏沒故爲異也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

雨雜下所落非星也公羊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
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貫如雨註列星者天之常
宿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皆
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穀疏不言雨星而言
隕星者唯見其下不見其上故曰隕星不可以雨
說之胡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一災不書待無麥然
後書無苗註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
數出淫佚民怨之所生穀註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

胡傳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左公無傳

胡傳 一歲再會。爲惡益遠。

夫人于齊侯書會。書享。書如齊師。又一歲再書會于禚。于穀。齊地也。于祝丘。于防。魯地也。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夫人與齊侯兄弟也。瀆于齊。魯之境。未知孰爲之家。孰爲之室也。二年于禚。書冬。十有二月。四年于祝丘。書春王二月。猶書月也。五年夏如齊師。則書時矣。七年于防書春。于穀書冬。則時而數矣。時而數。其淫不可救也。是故明年冬。齊侯有無知之難。

莊公八年

乙未 莊王十一年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左無傳

左註 期其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公疏 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穀註 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胡傳 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于隣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皆非義矣。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左註 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郕。公羊 祠兵。爲久也。治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穀梁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胡傳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後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識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

左傳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註 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羊 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穀梁 其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胡傳 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之國。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左註 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 疏 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也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也逝也 胡傳 書師還譏役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載連稱管至父謀作亂之事公無傳

左註 稱臣臣之罪也 穀梁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胡傳 無知以國氏罪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之使恃寵而當國也

次郎以俟陳蔡陳蔡不至而治兵為伐郕也郕魯之同姓未嘗有釁魯急伐之者迫于齊人之命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畏齊不畏魯也二國同討齊獨納郕齊狡而負魯可以逞公反託慕臯陶欲務脩德以待抽師而還懼齊深矣史善其克己復禮是將以忘讐為禮非經訓也齊襄公見弑于無知天之禍淫也胡氏罪僖公過寵夷仲年施及其子亦探本而為之說爾

莊公九年

丙申莊王十二年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公無傳

左註 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 穀梁 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胡傳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左註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葢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 公羊 公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是若衆然 穀梁 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

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胡傳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于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

夏公伐齊納糾 左作納子糾

齊小白入于齊

左疏 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魯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國子高子小白之

黨彼迎小白旣早公送子糾又遲故至齊之時出
小白之後也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
也公羊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我而言納者猶
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
臣名也小白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
也穀梁反以好日歸以惡日入程子桓公子糾襄公之
二子也桓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
書桓公則日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
日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
也胡傳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
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絕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皆無傳

公疏痛賢君不得以時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疏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葬襄公使
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
時史書敗不稱公戰公敗爲公諱也公討時實不能
爲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讐伐之於
是以復讐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穀註不言及
者主名內之卑者胡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
讐戰雖敗亦榮也不言公恥之也公本志親釋怨
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讐與之戰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註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
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屈言之
公羊其取之何內亂也矜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
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穀梁言取病內也取
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胡傳取者不義
之詞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
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左無傳

公疏畏齊者錄前被脅而殺子糾因茲失操遂深洙
水矣穀梁著力不足也胡傳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
不知本

莊公八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弒襄公九年春雍
廩殺之雖踰年未討然無知之死促于州吁矣
左傳云無知虐于雍廩雍廩因其弒君而殺之
彼實憾公孫非如石碏之以義討也然齊人不
能討雍廩討之卽有憾肯何傷是故衛齊均稱
人以殺若雍廩者猶之義石碏也小白子糾襄

公之子。小白長當立。齊大夫奉子糾。非正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伐齊納糾。小白已先入齊。乾時之戰。公喪戎路。齊請魯討糾。殺于生竇。鄭莊公之克段也。使糊其口于四方而已。春秋猶惡其志存于殺。齊襄公未立世子。小白子糾先入者勝。小白既爲君矣。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于太叔。而小白忍于鄭莊也。蔇之盟魯許納糾。敗于乾時。卽聽小白而殺糾。其初盟也不知擇義。其既敗也不知守信。說者乃謂公與讐戰。雖敗而榮。若使公果讐齊。前者糾可不納。後者糾可無死也。齊襄公。魯之讐也。襄公之子卽皆魯讐。何厚于子糾而奉之。既奉子糾。小白先入。魯雖敗。曷不存糾以疲小白。子糾既死。小白日强。魯自是爲齊役矣。浚洙以備何益乎

莊公十年

丁酉 莊王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公羊無傳

左疏 齊人成陳擊鼓。魯以曹劌之語。權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相似。故以未陳爲文。

穀註 疑戰者。言不廸日而戰。以詐相襲。勝內謂勝在內。胡傳意同

三月。公侵宋。書侵之始左胡無傳

公羊 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 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閔遷之始左無傳

左註 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公註 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穀梁 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胡傳意與左註同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左傳載公從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事

左註 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蔇之盟。義與長勺同。公註

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穀梁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傳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穀作武荊號見之始左傳載息侯說楚文王伐蔡事

公羊荊者何州名也蔡侯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荊者楚也謂之荊狄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傳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國之始

左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公羊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穀梁譚子雖無罪不名以其不能死社稷書奔是譏也胡傳總同

長勺之戰謀于曹劌乘丘之戰謀于公子偃魯師皆勝傳譏其詐夫魯國積弱幸而一歲再勝春秋所喜也且長勺魯地齊師至焉郎魯地齊師宋師次焉敵來而應釁不在魯謀定後戰不可爲譎二役也義棠于乾時矣是故侵宋得已之役也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敵釁之正也罪其侵宋兼譏二役是欲魯爲宋襄王候也宋人遷宿荊敗蔡師以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三國之君皆不仁然惡莫若荊惡猾夏也甚莫若齊惡滅國也比而書之齊桓行事近于熊貲矣宿遷而宿亡譚子奔而譚亡蔡侯被執不亡者僅爾小國之介大于國也其時固已難立哉

莊公十一年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公胡無傳

左疏 莊立以來未嘗犯宋，宋黨齊伐我，故敗于乘丘，今復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穀梁 其日，成敗之也。註 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

秋宋大水

左註 公使弔之，故書。公註 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穀梁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胡傳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註 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公穀 何以書，過我也。胡傳 春秋書王姬下嫁，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二年秋，齊王姬卒，始而逆，終而卒，書不厭詳。此止一書者，前之王姬歸襄公，此之王姬歸桓公也。公侵宋而有乘丘之師，公敗宋于乘丘，而又有鄑之役，公始召宋，宋重報魯，再戰再敗，師直者勝矣。抑宋閔之弑，是敗爲端，故謹而記也。兵敗于外，水災于內，宋又烏得而不亂。

附錄左 一宋公靳南宮長萬 次王姬歸齊後

莊公十二年

己亥 莊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左無傳

註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公羊 隱其國亡，徙歸于叔也。穀梁 失國責得其所，故言歸。胡傳 歸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

左註 不書，蓋亂也。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公疏 仇牧知力不敵而有討心，精誠之至。穀註 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胡傳意同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載宋人醢萬事 公穀無傳

公註 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穀註 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用之。胡傳 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甚著陳人與賊之罪。

宋萬之弒閔公也，左云病閔公之呼爲甚凶也，公羊云閔公呼爲虜而怒也。君臣爲謔，斯可以戒矣。仇牧殺于門，大宰督殺于東宮之西，死難同。而獨書牧者，督于桓公二年春弒殤公，至莊公十二年始見殺，其逃死也久矣，例大宰督而後仇牧之賢著，春秋所以善勸臣子也。萬奔陳，宋人賂陳人，執而醢之，不書，而書出奔陳者，宋人逃賊，陳人受賊，兩貴之。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而立，石碏告陳殺之于濮，今則受賂而後出萬，何陳宣公之義不若桓公也。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左云紀判矣，讀者疑焉。紀未亡而

酅先入，恐季之不能守也。及紀侯去國而薨，叔姬歸酅，夫然後益知紀季之賢也。惟紀季能存宗廟，惟叔姬能歸宗廟。亡者國也，亡而不亡者人也。其兄失國而其弟存之，夫人卒而娣攝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禮也。苟國君不能死社稷，則下而死宗廟，如紀者，春秋錄焉爾。

春秋四傳斷卷之三終

明婁東張　溥西銘學

同里張　采南郭定

莊公十三年

庚子僖王元年

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父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公羊無傳

左疏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修霸業爲會以安定之公註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

也穀註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胡傳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公羊無傳

公註公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穀梁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胡傳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載曹子要桓公反汶陽之田事左註始與齊桓通好

穀梁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胡傳長勺之役專以責魯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爵以爲釋怨而平可也

北杏之會左氏以爲平宋亂公羊以爲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爲北杏之不至史記以爲魯之獻邑邵氏以爲取魯之邑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爲曹沫之劫也仁山金氏則曰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恐而與齊平爲柯之盟齊桓公初霸書曰齊侯晉文公初霸書曰晉侯齊晉

稱爵皆始霸辭也會于北杏平宋亂也盟于柯魯始及齊平也齊桓修霸必先以義動諸侯欲重于諸侯必先得魯北杏之會宋陳蔡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霸成矣反稷之會而爲北杏忘長勺之敗而爲柯盟桓之所以能爲諸侯主也滅遂之師雖以不會北杏爲名抑滅則甚矣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齊桓欲霸先滅二小國春秋權與霸豈得已哉

莊公十四年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公穀無傳

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胡傳 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王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戎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諸家以單伯為魯大夫

左傳疏 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元年註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總號故兩言之 公羊 後會也 穀梁 會事之成也 胡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載楚子伐蔡以悅息媯 公胡無

穀梁 楚曰荆州舉之也 疏 糜信云楚子貪淫為息媯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非也十年傳云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則此亦與彼同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公胡無傳

左註 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穀註 諸侯欲推桓以為霸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春齊陳曹伐宋宋背北杏之會也夏單伯會伐宋齊侯命之也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宋與齊成也雖冬會鄄宋之成已在單伯會伐之時桓公之伐宋也不動大衆但修文告示薄伐踰時而服則已焉此宋桓公所以從齊獨固也蔡哀侯說楚滅息楚子伐蔡以悅息媯左記其事惡哀侯之惡猶火也抑北杏之會蔡人從齊楚伐蔡亦齊之耻也桓公不問何歟蔡遡於楚楚方强齊之力未及則姑以蔡委之然自此蔡人堅于從楚矣桓急和魯宋而緩救蔡非桓之心勢也

莊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壬寅 僖王三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公胡無傳）

左傳齊始霸也。穀註爲欲推桓爲霸。故復會于此。

夏夫人姜氏如齊（武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左公胡無傳）

穀梁非禮也。

秋宋人（桓）齊人（桓）邾人伐郳（郳公作兒公穀無傳）

左註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胡傳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公穀無傳）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傳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冬十月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石徂徠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齊桓公始平宋亂。爲北杏之會。宋人背之。齊連陳曹往伐。宋既成。遂爲鄄之會。十五年春。再會于鄄。左云齊始霸夫宗國。魯爲大王者之後。宋爲大。齊不得宋魯。伯必不成。再會鄄。齊宋合矣。小邾。宋役也。不服宋。則伐之。鄭背二鄄之會而侵宋。則伐之。齊兩出師。皆爲宋。宋心德齊必無有二。魯于齊北杏不至。盟柯則平矣。十四年伐宋會鄄。僅使單伯。公不親至。十五年。鄄之會魯無人焉。桓知魯君臣尚未協也。姜氏如齊而後同盟于幽。齊魯之釁。始于淫人。其交之合亦以淫人。春秋無暇責魯莊。且以累齊桓矣

莊公十六年

癸卯 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公穀胡無傳）

左疏 往年齊桓始霸未敢卽尸其任救患討罪今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于齊上也

秋荆伐鄭（公穀胡無傳）

左傳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註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于春秋

疏 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曰同者同尊周也杜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書同盟者當盟之時告神稱同

啖趙 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去公以著疑也

胡傳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稽首叛盟惡失信也同盟志同欲也（說指宗 程氏）

邾子克卒（左公胡無傳）

穀註 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幽之盟公羊經文云公會左與穀梁無公者偶脫之也傳者遂以為不書公有二諱焉一諱與督同盟一諱十七年受鄭詹叛盟而失信皆非實也同盟之說諸儒詳之要不出何氏之同心欲盟善惡俱舉矣宋齊衛伐鄭以鄭背鄄之會而侵宋齊桓公帥諸侯伐之也荆伐鄭以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也蔡鄭始終皆繫于伯主之

重輕夷夏之强弱十四年秋荆入蔡十六年秋荆伐鄭楚人衡行若此中國望齊桓之伯急矣同盟于幽而後齊伯成楚禍可漸殺也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桓公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進凡再同盟皆書字今卒稱子者北杏之會邾人在焉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知春秋所以進邾卽知春秋所以狄荆穀梁氏之言信矣

附錄 左三 鄭伯殺公子閼刖强鉏復公父定叔 次荆伐鄭後 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次同盟于幽後 惠王復周公忌父

莊公十七年

甲辰 僖王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左註 齊桓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公羊 詹鄭之微者何言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 以其逃來志之也 疏 稱人者衆所欲之辭與齊得執也 胡傳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

夏齊人殲于遂

左傳 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疏 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為文罪齊戍也 公註 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 穀胡與左同

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無傳

左疏 鄭詹自齊逃來過魯而後歸鄭故書之 公註 重言來者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繫鄭者明行當本于鄉里也 穀註 齊執得其罪今逃之是逃義也 胡傳 詹特書逃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左穀無傳

左疏 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 公註 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 胡傳 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五年鄭人侵宋十七年齊執鄭詹說春秋者云莊公十三年宋桓公即位十四年鄭厲公復國同會于鄄未宜有怨鄭忽侵宋者詹主之也齊為宋而伐鄭即為宋而執詹似矣齊桓執詹非執自鄭詹至齊而執之也齊雖執詹未或因詹詹逃于魯知魯尚疑齊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詹鄭之貴者也其逃則一匹夫也而魯納之桓自是治魯而不治鄭是詹實嫁禍于魯也公穀依之有以哉十三年齊滅遂使人戍之戍殲于遂謀成于遂之強宗也國無小也亡國之民能殲強大之戍遂之四氏楚之三戶也遂亡矣齊人殲于遂而遂如存君子以是為衛紬矣

莊公十八年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左公胡無傳

左註不書日官失之。公註是後戎犯中國，魯蔡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穀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疏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邊竟不備，候不在疆，所以為諱。公羊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穀梁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胡傳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

秋有蜮 蜮又作蟚

左疏蜮蟊與蜚害禾稼，蜮則害人。公註蜮之猶言惑也，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穀梁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胡傳陽消陰長惡氣之應。

冬十月

何休之言災異也，云戎至濟西，夫人如莒，皆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為之食。夫日食天下之象，變不專魯。左傳莊王十八年惠后歸京師，十九年王室有五大夫之亂，應或在是，未可舍周而言魯也。鄭詹逃于魯，魯信其計，取齊淫女。春秋說文有之，不見他傳，何休據以說經。云多麋有蜮，皆為魯惑詹也。至取口食之變，亦繫于詹，尤鑿矣。公追戎于濟西，左氏諱之，公穀並大之，胡氏危之，義各不同，然無備啓戎，立說足以為戒云。

閔祿左三王賜虢公晉侯玉五穀馬三匹陳媯歸于京師次日食後巴人伐楚次冬

十月

後

莊公十九年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左無傳

左註 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疏 鄄衛之東地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 註 穀 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 胡傳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軏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左公胡無傳

左註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穀梁 非正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見伐之始 左公無傳

左註 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穀梁 鄙遠之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胡傳 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公子結送媵而與齊宋盟也公羊善其專以除難胡氏罪其專以召寇以實攷之送媵于鄄結之私行也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往與會盟結之遂事也結非君命私爲會盟二國之兵不出結猶可解于魯結方會盟而三國伐我西鄙則人爭尤結矣或謂其因媵往會輕齊宋而齊宋

怒或謂其媵陳人之婦往會齊宋陳懼得罪二國而陳怒結皆無辭繇是知人臣出境專命之難也

附錄 左 三 鬻拳自殺以從楚子 次正月後 周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立子頹 次如莒後

莊公二十年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左公無傳

穀梁非正也 胡傳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

夏齊大災 左胡無傳

左公 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公 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書及我也 穀 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穀梁 其志以甚也 莊 甚謂災及人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左穀作我皆無傳

十五年夫人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如莒齊夫人父母國也莒非父母國而如者意夫人爲齊桓所絕也襄公之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猶年少也桓公之時公年壯矣夫人行年六十而不知耻莊公成君二十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齊大災大非一也宗廟寢廟盡矣書者魯弔之也或曰災以夏書連月有災也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爲魯也追戎濟西者公之威爲魯

伐戎者齊之德

附錄左二十一 王及鄭伯入成周次伐戎後

莊公二十一年

戊申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公穀無傳

左傳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胡傳 厲公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左公胡無傳

左註 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穀梁 婦人弗目也註 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江熙曰文姜有弑公之逆而弗目其罪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皆無傳

左註 八月乃葬緩慢也公註 春秋篡明者書葬

鄭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突始終書爵卒日葬月者或云以其有納惠王之功也然突既能君有功王室猶謚曰厲鄭人不能諱其篡弑之實也夫人姜氏行惡賊殺桓公薨葬備禮又謚曰文莊公念母而遂啓人不能正也是有愧于鄭人矣

附錄左 一 鄭文公始惡于王 次 夫人薨後

莊公二十二年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左無傳

左註 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公羊 肆者跌也大省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始忌省也。疏 文姜罪實宜絶之公既不絶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得責之。穀註 文姜罪應誅絶誅絶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胡傳 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左無傳

左註 反哭成喪故稱小君。公註 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穀梁 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胡傳 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作禦左傳載陳公子完奔齊爲工正事公羊無傳

註 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公註 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穀註 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胡傳 殺而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宵之類是也。

夏五月 左無傳

穀註 何休云譏莊公娶讎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杜預云莊公獨稱夏五月者疑謬誤也范以二者皆無憑故云竊所未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左無傳

左註 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公羊 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註 昔日則公盟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出公。胡傳 意與公穀同

冬公如齊納幣 左無傳

公註 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不譏喪娶者衆淫爲重也。穀註 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胡傳 意同

二十一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二十四年春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文姜穀梁云文姜罪應誅絶

必須赦而後葬此甚辭也然文姜淫弒實以[illegible]終稱夫人稱小君謚文姜與君敵體魯誠肆大告矣桓公六年莊公生至是年三十有五尚無內主必待齊女而昏其母命歟抑畏齊方霸歟高傒甫盟納幣親往或謂納幣者大夫之事魯大夫不欲公昏齊無爲公子翬之如齊者公不已而親行說無明據要在公之求昏則已速矣陳公子禦寇或云太子或云大夫陳人殺之傳不著其罪是殺無罪也稱人以惡專殺重爲天子方伯病焉

莊公二十三年

（庚戌）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左穀胡無傳

公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註 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

祭叔來聘 左公無傳

公羊注 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穀梁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胡傳從穀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 非禮也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註 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公羊註 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 穀梁註 王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 胡傳載曹劌諫辭與左傳異

公至自齊 左公胡無傳

穀梁 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荊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左無傳

左注 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

未成其禮。公羊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疏楚既訴
若稱國繫人。嫌其大褒故直舉州稱人言聘以進
之。公穀胡傳同
公及齊侯遇于穀左公胡無傳
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朝公左無傳
公註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
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公穀胡意同胡傳以叔爲字與左穀異
秋丹桓宮楹胡無傳
公穀非禮也。公註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

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皆無傳
左註未同盟而赴以名。公註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
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
可日不復日。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左無傳
左註扈。鄭地。公註我行汚戭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穀疏書
日。喜霸者與盟也。胡傳莊公生三十有六年矣。制於
文姜。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
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

盟于扈要結之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春公至自
齊。逾年而還爲求昏也夏如齊觀社。社祭。諸侯
之常也。公廢昏社觀齊社者何。欲觀齊女也且
以爲親于齊齊祭土示蒐軍實昏侯與焉觀社
而歸公之行可以已矣又與齊侯遇于穀盟于
扈會之不足結以盟言以身下女如此其急豈
婚姻正始之道乎祭叔來聘王臣私行假言聘。
也荆人來聘。許其慕義進之也。蕭叔朝公。附庸
之君。就穀而朝。朝者受者。皆非其所也。然公納

幣至自齊則祭叔來觀社至自齊則荆人來遇
齊侯于穀則蕭叔來公益志自得不憚越境矣
丹桓宮楹而有扈之盟。刻桓宮桷。而如齊逆女。
既數親行又飾宗廟以邀之即非娶讐女冒母
喪尚惡非禮況有大不忍言者哉
附錄左一晉士蔿謀去富子次觀社後

莊公二十四年

辛亥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註 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 穀疏 娶讐女刻桷兩事俱非故非禮非正兩舉之也惡莊公不子故斥言桓宮

胡傳與三傳義同

葬曹莊公 皆無傳

夏公如齊逆女 左無傳

左註 親逆禮也 公疏 魯侯如齊本實淫通非爲親迎而往但春秋以其大惡不可言言其逆女使若得禮善而書曰 穀梁 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胡傳從穀梁

秋公至自齊 左公無傳

穀梁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註 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穀梁 入者宗廟弗受也 胡傳 著莊公不孝之罪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疏 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男女同贄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僭爲失禮故書之 公穀 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 胡傳意同

大水 皆無傳

公註 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左無傳

左註 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日歸 疏 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故附彼爲之說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言赤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 胡傳 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郭公 左無傳

左註 蓋經闕誤也 疏 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 胡傳 先儒或以爲郭亡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崇宗廟也崇宗廟者何以夫人將至也諸侯之
廟其楹黝堊其桷斲礱禮也丹之刻之則僭矣
莊公崇飾夫人誇大于齊數目非禮意謂夫人
至祭禰成婦可告先公抑思先公爲誰葢桓公
也桓公見殺于齊襄公莊公不能討反娶其女
見于宗廟桓公其受之乎夏公如齊逆女秋公
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
覿用幣經備書之公親逆夫人于齊夫人不與
公倶入魯說者云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

即位二十三年始娶元妃姜氏不肯疾入與公
有所要然後入約遠媵妾也桓公之娶文姜也
在即位之三年經書曰春公會齊侯于嬴秋公
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
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皆有譏爲公不親
迎越境而會齊侯親受姜氏于途中也莊公如
齊逆女則重大昏哀姜不與公倶入則能遠嫌
傳何以重譏惡其恭于讐女而淫人初至也且
文姜至要桓公先見于讙哀姜至與莊公約而
後入其譎同矣慮始者懼焉文姜成昏而仲年

來聘齊僖公之厚其女也哀姜成昏而大夫宗
婦覿魯莊公之厚其夫人也未廟見則丹楹刻
桷既廟見則並覿同贄公於夫人有加禮無殺
禮然天災見矣經書大水明年復然以言乎魯
猶桓公元年即位而秋大水以言後世猶唐高
宗立武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也曹羈者曹
之世子赤則庶公子也戎備曹而羈出赤歸是
逐羈納赤者戎也戎在曹南界曹莊公卒赤奔
于戎羈不能君戎挾赤侵曹羈奔赤歸非獨戎
罪亦曹臣罪也郭公之疑公穀以爲曹赤胡氏

以爲郭亡或又云春秋時無郭國疑即東號也
傳聞不一杜氏云闕文近是矣
附錄左　一　晉士蔿謀殺游氏
二子　文　覿用幣後

莊公二十五年

（壬子）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交聘之始公胡無傳

左註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公註 稱字者敬老也 疏 女叔爲小國之臣 穀梁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皆無傳

公註 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疏 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杜以長歷校之此是七月七日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于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 公羊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 註 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 疏 公羊之義救日食而有牲者以臣子之道接之故也與左氏天災有幣無牲異矣 穀梁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胡傳 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左公無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胡無傳

左註 不書逆女逆者微 穀胡意同

左疏 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公羊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疏 既警戒擊鼓而駭動衆人則用牲可以已矣用者不宜用也

冬公子友如陳 皆無傳

左註 報女叔之聘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

日食天下之變也諸侯救日禮也然救日在朝伐鼓必于朝今伐于社以責神何禮乎遇災而禱者用幣救日則事在責躬非禱也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但曰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已未聞在社且用幣也況臨時用牲乎莊公一舉而二失禮魯之人弗能正也秋大水則鼓用牲于社于門矣三十年日食鼓用牲于社復

然左傳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云日食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大水鼓用牲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云日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以左氏之言日月食當鼓鼓當於朝大水不當鼓也日月食與大水當于社用幣不當用牲也公羊氏于日食鼓用牲于社無譏止云

大水于門非禮穀梁則云日食大水但當鼓不當用牲三傳去古未遠其言禮不同若此未知莊公當日行禮何所據也公之世日食者四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鼓用牲者一豈斯禮也亦時然時不然乎陳侯使女叔來聘公子友如陳報聘之常也伯姬歸于杞其來可詳其歸可畧也祭仲相鄭女叔原仲相陳單氏二伯相魯皆畿内大夫以天子命而仕於諸侯者也宜成而下命大夫不復見于天下世又一變矣

附錄左一 晉侯殺群公子大夫水後

莊公二十六年

（癸亥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皆無傳

或云為追于濟西之戎報怨也

夏公至自伐戎 皆無傳

曹殺其大夫 左無傳

左註 不稱名非其罪 公註 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衆畧之不名 穀疏 范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

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是范氏論祟曹羈之事也曹羈三諫不從者是公羊之說也 胡傳 罪在於專殺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公穀無傳

左註 宋序齊上主兵 胡傳 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為魯患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皆無傳

公註 與上日食畧同

公伐戎報濟西之怨也伐徐治戎黨也宋序齊上者國近徐戎亦志于伐者也曹殺大夫說者

不一考公方至自伐戎曹遂殺其大夫意者曹赤因戎得立曾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必預聞焉故赤殺之以悅戎也赤以庶孽篡又專殺大夫其罪宜討公不移師伐之者方圖徐戎也伐戎之役當在戎侵曹羈出奔之時一舉而攘夷定亂誠義師乎嗟乎其悗也

附錄左二 晉士蔿城絳次伐戎後 虢人侵晉次伐徐後

莊公二十七年

（周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公穀無傳

從左

左註 非諸侯之事 公註 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 胡傳

夏六月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公羊無傳

左註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穀梁同

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胡傳意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註 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識 穀梁云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胡傳意同左註

冬杞伯姬來 穀梁無傳

左傳 歸寧也 公註 直來無事而來也 胡傳 來者不當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 左無傳

左註 卿自為逆則稱字 公羊 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 穀梁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傳 云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皆無傳

左註 杞稱伯者葢為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皆無傳

左註 云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莊公之女歸杞逾年越境往會伯姬直來雖曰歸寧皆非常禮齊僖公送姜氏于讙春秋譏之謂諸侯不親送女況女既嫁而出會乎伯姬既于洮會公又復來魯適道大都馳驅何為及覯杞伯來朝始知伯姬之來為伯道殷勤也然郳朝荆聘經皆進之杞固夏後獨不能班滕薛乎來朝于魯必假伯姬以自託於是見莊公之過愛其女而弱杞之過崇其夫人也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娣也莒慶莒大夫也小國之君娶大國之女竟使大夫來逆豈恃浮來之盟向之入年要之取遂與魯敵哉具書焉杞順而莒伉矣十六年同盟于幽今再舉者齊申霸令一諸侯之心也宋先之魯陳鄭從之衛獨不至是以有城濮之會魯衛兄弟之國意齊桓謀于魯以招衛也二十五年春陳

侯使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賢者之至人國也其交友也有道吳季札之善晏嬰子產蘧瑗叔向是已公子友賢取友必端彼實哀原仲之亡而請行亦有惡于慶父公子牙而遠去也然莊公親臣獨有一友又使他適危乎公矣

附錄 左 二 晉士蔿譖 代虢 次杞伯姬來後
王使齊侯命 次杞伯來朝後

莊公二十八年

乙卯 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註 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公羊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註 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貶師稱人以微之也。人不可以敵于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以衛師爲人。衛非有罪。胡傳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皆無傳

左註 未同盟而赴以名。公註 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

秋荆伐鄭 公羊無傳

穀疏 前旹荆人來聘。聘是善事。故進之。今伐中國。不足可褒。故州舉之也。胡傳意同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公羊無傳

左傳 楚子元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 善救鄭也。

胡傳意同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公羊無傳

左傳 邑曰築。都曰城。疏 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戎侵伐。故築之以備難。穀疏 成十八年築鹿囿。此築邑並云虞之非正也者。彼直築囿以虞之。此築邑置官司以虞之。胡傳 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

大無麥禾

左註 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疏 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公羊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疏 既言無麥。知秋水所傷也。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穀註 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胡傳 有司會計歲入。知倉廩之竭。故於歲杪而書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疏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貨財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傳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胡傳意同公穀

伐衛之役。三傳皆貶齊桓。獨胡氏以爲予齊罪衛至駁左氏者。則云衛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如此則伐衛之兵。大于昭公二十三年晉人之圍郊矣。圍郊時有劉單子朝之亂。經皆備書。此獨畧焉。安見其爲討立子頹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不克。宜如菲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虢叔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春秋僅見。尤當特書。求之于經。例皆不合。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下比於魯桓之舍宋督取郜鼎。是舉霸者之心而沒之也。其言辨矣。抑就事考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衛侯與焉。二十七年再舉幽盟。衛獨不至。即怨衛者謂惠公朔卒。懿公服喪未終。願其立已二年矣。同盟尊周。而不至。能無疑有異志乎。齊魯會于城濮。將謀討衛。衛若不聞齊侯師至。是日即戰。無服罪之心。而敢于拒霸。是故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楚令尹子元振萬以蠱息嬀。既感尋饑之言。無名而伐鄭。經州舉之。惡伐中國。且不成帥師也。齊桓救鄭制楚。是役焉始。書公會者。兼美魯侯不顧荆人之聘而善相齊桓也。郿之築。其備戎乎。大無麥禾。而臧孫告糴于齊。其急病乎。然魯十二公。力役繁興。非公爲甚。郿邑方築。歲秒會計。麥禾俱無矣。雖罰者五。禁齊無遏糴。而貴卿買穀。魯諱稱使。蓋人事之不修。其災同于水旱也。附錄左、十二二五與驪郝立矣 齊大夫齊人伐衛後

莊公二十九年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左傳 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公註 繕故曰新 穀胡意同

夏鄭人侵許 公穀胡無傳

秋有蜚 胡無傳

左傳 爲災也 公註 蜚者臭惡之出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穀梁意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左公穀無傳

左註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公註 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 胡傳 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

城諸及防 公胡無傳

左註 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 疏 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齊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穀梁傳日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杜不爲註先後之辭是也 穀疏 左氏之例城有時與不時隱七年傳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之節者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者責之深

左傳云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城諸及防書時也城既無譏所譏者惟延廄謂治廄當以秋分春而作失民務逆馬節也三十二年城小穀猶之城諸防也城既無譏何以輒書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明年春新延廄三十一年冬不雨明年春城小穀公之用民力悉矣志無凶年矣秋有蜚哀姜之應也鄭與許隣許與幽盟侵之者何罪在鄭也

附錄 左、一、樊皮叛王 夾 城諸防後

莊公三十年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左公胡無傳

左註 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左無傳

左註 鄣紀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疏 公羊穀梁傳並云鄣紀之遺邑也。

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鄣者也。公羊 降之者何取之也。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胡傳 前書郱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左無傳

左註 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公羊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胡傳從左註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皆無傳

公註 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穀註 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公胡無傳

左傳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左註 山戎北狄。公註 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穀註 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胡傳 特貶稱人。為好武功不修文德者之戒。

師次于成。或云救鄣。或云備齊。皆非也。幽之再盟。公已服齊從會。從救惟恐後命。敢與齊難乎。說者謂魯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而不行。又云魯聞齊出師。不知其為鄣也。次于成以待之。其或然歟。魯濟之遇。齊侯入魯境。謀伐山戎。公往與議也。觀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為謀山戎。則知成之次非大夫帥師而救鄣矣。降鄣伐戎。傳並貶齊。抑鄣小國。齊必盡之。于仁其仁。信其信。固有累焉。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擅阻職貢。使隔別塞。史記

云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戎實負罪齊可無伐乎紀叔姬卒于二十九年之十二月葬于三十年之八月緩而得葬莫爲之主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死則仍繫之紀其志也叔姬伯姬之娣亡國之夫人也春秋賢之甚書之詳桓莊二姜可以慼矣

附錄左三虢公執樊仲皮夾正月後楚公子元梏鬬射師鬬穀於菟毁家以紓國難大師大于成後

莊公三十一年

戊午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左穀無傳

左註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公羊譏臨民之所漱浣也胡傳書厲民也

夏四月薛伯卒 皆無傳

左註未同盟公羊註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弑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 或曰薛始俑伯益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左穀胡無傳

公羊譏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註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公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也軍得曰捷戎菽也胡傳書來獻者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左胡無傳

公羊譏臨國也穀梁不正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

冬不雨 左穀胡無傳

公註 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一年築三臺公羊云于郎譏臨民之所漱浣為瀆下也于薛譏遠為過郊也于泰譏臨國為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然歲書三築其貶已見寧必各立義乎二十八年築郿則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新延廄城諸防則有蜚三十一年三築臺則冬不雨莊公歲勤民歲有災也猶不知懼明年城小穀而公薨矣齊獻戎捷傳譏且抑之趙氏疑齊桓霸主必不親獻戎捷于魯去年伐山戎當書齊侯今獻戎捷當書齊

侯今獻戎捷當書齊人文互誤也然公羊云齊桓公建旗縣獲道過于魯獻以威我則或有之莊公方患齊戎齊人已立功山戎魯於是懾于齊也滋甚

莊公三十二年

己未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公穀胡無傳

左註 小穀齊邑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穀註 小穀魯地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公胡無傳

左傳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註 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

穀梁 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穀梁無傳

左註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公註 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君書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 胡傳從公羊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註 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公穀 路寢正寢也 胡傳意同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

左註 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言殺諱之也 公羊 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穀註 閔公不書即位

是見繼弑者也故慶父弑子般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 胡傳 子般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

公子慶父如齊 左公無傳

左註 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公註 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于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穀註 君弑賊奔隱痛之至也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 胡傳 宜書出奔其日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狄伐邢 皆無傳

季氏本日公子牙卒子般卒皆自卒耳非酖與弑也又云子般非莊公太子慶父如齊謀自立桓公不聽其言甚辨然孟任之生子般夫人之淫乎公子牙慶父公子牙之弑械成季子之酖牙般之即位慶父之使圉人犖賊般歷見于左氏公羊烏可云盡誣也莊公上不能閑其母中不能制其妻下不能保其子雖有季友之賢莫遏慶父之惡卽幸終正寢何異隱桓之不得其死哉魯濟之遇齊與魯謀戎也梁丘之遇齊謀為鄭報楚也且遇魯濟則親至魯遇梁丘則序宋遇固簡禮齊獨執謙其能攘夷定霸宜也

附錄左、一、有神降于莘 夫遇梁丘後

春秋四傳斷卷之三終

明婁東張溥西銘學

同里張采南郭定

魯閔公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名開謚爲漢景帝諱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惠王十六年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穀繼弑君不言即位胡傳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公羊無傳

左傳管敬仲言于齊侯齊人救邢穀梁註善齊桓得霸之道胡傳意同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公胡無傳

左傳亂故是以緩穀梁莊公葬而後舉謚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左疏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公穀胡意同

冬齊仲孫來魯語左傳載仲孫湫歸告桓公去慶父及有

左註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公羊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其言齊以累桓也胡傳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其立也孰立之魯人立之非慶父意也既立而後葬莊公莊公之

薨巳十有一月矣新君不成即位之禮故君緩五月之葬以慶父弑子般國亂故也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公時年八歲能知季子之賢請霸主而復之可謂能君矣季子還而國人喜呼曰季子來歸喜其歸者魯人相公盟齊侯以復季者亦魯人魯可謂有人矣齊仲孫來者難歸告齊侯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不棄周禮者何季友能相君國人能善友是即所爲禮也胡氏責齊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以其君臣謀取魯

而緩討賊也夫狄人伐邢管敬仲尚請齊侯救之魯宗國也親暱甚于諸夏利其亂而乘之何以爲霸救邢以從簡書來魯以親有禮齊方仁且信未可非也

附錄左 一 晉侯作二軍 次仲孫來後

閔公二年

辛酉 惠王十七年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皆無傳

左疏 與宋人遷宿文同 註 公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註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胡傳 魯之郊禘非禮也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

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 公穀意同左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 秋也孰弑之慶父也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註 凡君弑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 胡傳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日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公無傳

左註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穀梁諱奔也胡傳夫人稱孫悶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公羊無傳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穀梁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左無傳

公羊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穀梁曰來喜之也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胡傳意同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載衛懿公好鶴致敗事公穀無傳

左註書入不能有其地穀註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為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為之諱胡傳衛以淫亂亡國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穀疏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左公胡意同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云失禮者三天子禘諸侯祫而魯郊禘一也喪未三年而吉祭二也禘禮當行于太廟而借于莊公廟行之三也魯禘不始于閔公喪而禘禘于莊公之寢則閔公為之責閔公者曰公年幼事皆出于哀姜慶父不知其黷也原閔公者曰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次當立矣慶父以桓公庶子有睥睨之心群臣急舉此禘以示莊公功德足上配周公文王其子孫未可動也然閔公五月吉禘八月即遇弒慶父專兵其日久矣欲弒子般則使圉人犖欲弒閔公則使卜齮猶役左右手也慶父弒

子般則如齊弒閔公則奔莒如齊者假赴告之禮而行且謀自立也奔莒則見拒于國人矣子般一月之君也閔公二年之君也慶父之弒二子般閔公之成君不成君則異弒君天下之大逆也一而甚其可再乎國人方哀子般之卒而惡慶父又賊閔焉人將盡出而與慶父敵是以奔也子般之弒哀姜安焉既弒閔公國人非獨罪慶父且罪哀姜故夫人孫邾公子奔莒孫邾者夫人畏齊桓也僖公元年桓公召而殺之春秋大其義慶父奔莒莒人納之得賂而後歸齊

利而非義矣子般之亂季友奔陳閔公立盟于齊而請立之國人喜其來歸謂必國亂定將逾年閔公復弒友再失賊矣宋人不能討宋萬則萬誅而書奔魯人不能討慶父則慶父誅而書奔失賊同其譏同也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歸告齊侯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爲害仲孫知之季友不預爲備何也僖公立高子來盟而魯始定此高傒也莊公二十二年與之盟于防者也莊與盟以聘哀姜僖與盟以寧魯難今之來非昔之來也季友前愧仲孫後愧高子公

羊猶謂其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則幾於縱矣齊人遷陽大國之恐也狄入衛中國之恥也高克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賦清人春秋書棄師責在上也

附錄左五 虢公敗犬戎次遷陽後成季生有文在手曰友次奔莒後晉侯使申生伐東山成風以僖公屬成季衛文公革車三百陳次棄師後

春秋四傳斷卷之四終

春秋四傳斷卷之五

明 婁東張溥西銘學

同里張采南郭定

僖公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壬戌惠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

左傳 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 公穀 繼弒不言即位（穀傳意同）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伯救邢（左作曹伯）

左疏 公羊穀梁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繇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此時狄人尚彊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 穀注 不言齊侯者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胡傳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聶北書次譏救邢

之不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

左註 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公胡意同左註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疏 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公羊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穀註 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胡傳意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在閔二年）

公註 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抑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為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王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穀胡意同

楚人伐鄭（荆始書楚 公穀無傳）

左傳 鄭即齊故也。公註 楚稱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胡傳 楚稱人浸強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公穀胡無傳

左傳 盟于犖，謀救鄭也。註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公註 八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疏 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爭，故危之

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 公羊無傳）

左註 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穀梁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疏 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求知范意然不。胡傳 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公作犁 穀作麗）

左註 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穀梁 言獲，惡公子之紿。公羊意同 胡傳意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疏 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故其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

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弒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胡傳 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僖公閔公之庶兄閔公遇弒其次當立季友奉之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正也傳云季友將生桓公卜之吉成風聞其繇事之而屬僖公焉若是則成季之立僖公私矣何以服國其事誕不足信也哀姜薨於夷非薨也齊桓公殺之也桓公以義斷恩猶石碏之殺厚左氏謂其已甚則婦人之仁矣哀姜縊于夷喪歸齊國其時秋七月也十二月喪至魯其僖公請而葬之與齊侯使魯自迎歸與俱不可知然夫人死矣其罪服矣書薨書葬如文姜焉亦諱國惡之禮也喪至自齊書夫人氏或云不稱姜者以其與于般閔公之弒也或云夫人失母道齊桓義討疏而遠之絕之于齊也或云不稱姓許齊桓之能殺不去氏罪僖公之受葬以一字之闕而立數義說春秋者詳矣揆其實不如杜氏之言闕文也檉之會邾人在焉方盟而即敗其師何居傳者各以意言有邾謀侵魯虛丘戍歸之說甚而云爲哀姜復讐益荒矣慶父奔莒季友以賂求之

莒人歸焉及密而縊不爲陳桓之殺州吁而爲陳宣之納宋萬莒豈無罪又徵賂不已至于用兵季友敗之獲其弟挐厥功可嘉儒者猶責其詐何異左氏貶齊桓之殺哀姜乎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善存邢也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謀救鄭也齊桓之功內莫大于殺哀姜外莫大于存邢二役舉而諸侯從天下正矣

僖公二年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疏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公穀不言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胡傳從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左穀胡無傳

公註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讐齊。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晉始見經

左傳先書虞賄故也。公穀胡意同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左疏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降而稱也。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為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為國君親來。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爾。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公羊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胡傳同 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公羊穀梁同

冬十月不雨 左胡無傳

公疏僖公喜于得立，委任倍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穀註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傳鬪章囚鄭聃伯公穀胡無傳

莊公三十二年秋伐邢，閔公元年春齊人救邢，春秋善之。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三國城邢。齊之于邢也，閒難而即赴，既亡而能存，得霸道矣。狄入衛在閔公二年之十二月，僖公元年春正月始城

楚丘，不已緩乎？鄘風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當時大邦洗有如齊，齊而不救，其無衛乎？許穆公夫人，婦人也，能閔宗國，齊桓霸王，寧獨後焉？左傳云狄滅衛，衛之遺民立戴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國語云衛人出廬于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蓋狄入衛，懿公死，戴公立十數日又卒，文公立，二公皆齊所定，齊非忘衛者，所惡獨懿公耳。懿公自內盟不至，見討于齊，莊公二十八年三月之戰，衛人敗績，猶抗术

能從狄入衛衛不聞告急于齊齊亦不出師來救熒澤一戰君死國散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翺翔河上衆散而歸克乃奔陳與國盎無救衛者矣齊力救邢亦將懷衛懿死文立斯克撫之是以定之方中美衛文之復國木瓜美齊桓之封衛傳反以城楚丘爲邢遷封桓不服也說詩者又云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故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備戎若是則楚丘即楚宮乎或一據也魯莊哀姜如小君禮于不出母也慶父初弒閔公夫人孫邾季友亦奉夫人適邾豈以新君從夫人與齊人殺哀姜歸于魯而成葬季友固無志于討哀姜者也晉獻公伐虢假道于虞虞公愛其璧馬師師以從遂滅下陽經首惡虞罪人得矣

附録左二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見閔二傳

僖公三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註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公註 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嘗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至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 穀註 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

胡傳 僖公賢君有志乎民冬不雨書春不雨書夏不雨書以著其勤

徐人取舒 左穀胡無傳

左註 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 公註 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

六月雨

左傳 不曰旱不爲災也 公羊 上雨而不甚也 公註 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 穀註 僖公得雨心喜是於民情深 胡傳 閔雨與民同憂喜雨與民同樂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 謀伐楚也 公羊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穀梁 以四教令於諸侯其諸侯皆曉諭桓公之志不須盟誓故傳詳其事 傳前 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蒞後同別無傳

左註 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公羊 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 穀梁 蒞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 公穀同無傳

左傳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春秋災則書二年冬不雨書三年春夏再書左傳云不曰旱不爲災也不爲災何以屢書志勤民者之所憂也六月雨者六月夏政四月也建巳龍見萬物畢出古人始修雩祭是月而雨則無災憂可解矣公羊謂上雨不甚非也楚陵中國舒且比荊不取舒則伐楚之徑弗通故徐人取舒書人書取謂其致順於中國也江黃之國微去年盟貫今年會陽穀桓勤交二國者爲其擬楚後得二國則楚勢乃孤亟書盟會曰是謀也臧桓霸其成矣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往受盟也使友者何桓謀楚楚知我謀則得備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即事且寢師期也楚抗衡豈能忘鄭于是乎伐鄭自莊十六年以來楚五加兵于鄭者爭鄭實爭中國爾故前此州舉曰荊入僖書楚人強之也所攘者強則攘之功者桓之功所以窬也 采補

僖公四年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註民逃其上曰潰遂兩事之辭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公羊次于陘俟屈完也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胡傳侵蔡者奇也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次止也

夏許男新臣卒公羊無傳

左疏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註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王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公註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為下盟去月方見大信胡傳諸侯卒于外在師稱師在會稱會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註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公羊再言盟喜服楚也穀梁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者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胡無傳

穀疏公羊左氏皆以為濤塗誤軍道故齊侯執之此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陳之不敬繇齊之無禮不能自責反越國而執其臣故貶稱人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公胡無傳

左疏齊師不行使魯為主將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為文穀疏何以文承齊人之下恐非將及故云內師

八月公至自伐楚公胡無傳

公羊楚叛盟也註為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穀註會為大事伐為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強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為大事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公穀胡無傳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公註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后同侵與國自此始公穀無傳鄭國大夫會諸大夫

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公註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詐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胡傳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

桓公合九國之師伐楚則伐楚耳先蔡者何去楚蔽也蔡文王胄實比楚為蔽曷不聲其罪侵者何蔡備則楚控其險故潛師掠蔡書侵蔡曰知所侵也惟蔡人亦以桓公為知所侵故群逃其上書蔡潰易也受者易則加者得矣有稱是師繇蔡始者圖楚久乃急所忿且當敵桓卑出此於是遂伐楚遂例曰繼事而專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況方伯連率而責其爭拜王命非說矣故書遂者及事之詞謂緩則楚備且明意不在蔡也時楚方懼進可得志而桓不欲戰次于陘師貴速進次者有所俟也桓何俟曰俟

楚成也本以義動戰則勢在我亦在楚不戰則全乎義矣屈完來盟一盟爾書于師于召陵曰言師不見召陵言召陵不見師于師則知屈完就師志服楚于召陵則知桓公師退不疑于陘志不以戰服楚也書名氏完服義也不書大夫楚無大夫且諸侯與大夫盟為霸諱也不稱使一則權在完一則嫌其太褒如荊人來聘之詞不盡與也然桓之得志僅矣師歸乃執陳轅濤塗尋轅濤塗之罪辟由道爾轅濤塗事陳能憂其國原情者所恕既執其身復役諸侯伐其國且命大夫合諸侯大夫侵其國怨未赫于楚而遲之與國伯業之衰見諸其盛君子賤之故不書齊侯而曰齊人惟齊人執轅濤塗則秋伐陳冬侵陳不言齊人皆齊人矣公至自伐楚大伐楚也久則致不因楚叛盟也許男卒劉氏謂棄師歸國如棄師何以書葬此桓張甚新臣偽敢自歸穀梁子曰不地內桓師也是春秋旨也宋補

僖公五年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註 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公穀胡意同

杞伯姬來朝其子 左胡無傳

左註 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公羊內辭也 穀梁伯姬託事而行近於淫泆失為婦之道杞伯不能防其閨門令妻至

魯失為夫之宜魯待人之子行待父之禮失為主之度故三事同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公穀胡無傳

左註 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境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止公穀作戴后同

左註 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公穀胡意同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註 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胡傳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公穀意同左註

鄭伯逃歸不盟

左疏 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與匹夫逃竄無異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歸不盟 公穀胡意同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滅中國 公胡無傳

左傳 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不日微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皆無傳

公註 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弒其二君

冬晉人執虞公

左註 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 穀梁執不言所于地緼于晉也 胡傳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

申生縊自殺也斥晉侯殺者成晉侯之殺其世

子也申生奔新城猶望自明逃傳見殺遂無所逃死故書晉侯罪不君書殺其世子罪不父世子名曰世子無罪也杞伯姬我伯姬其子我出我伯姬以其子來于廐人可曰內辭於國君不可曰內辭君夫人已嫁不踰境書杞伯姬來春秋之禮治然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子稚既不勝朝又王制諸侯未冠即位稱童子侯童子侯不朝況未即位且魯素卑杞弱其君未必以人父之道待其子書來朝如諸侯相見之文者杞惠公實病伯姬豫托其子故來則授之以禮春秋

之情恕也公孫茲如牟左氏以爲娶或曰微帑賦春秋雖不書事于義無譏焉會首止盟首止桓霸之大美爲美爾惠王惑于惠后將廢太子鄭猶晉侯之驪姬桓不誅則王世子爲申生而國危桓合諸侯而請會王世子則王世子定而周寧周寧不啻王世子不爲申生且叔帶不爲夷齊卓子故晉侯殺其世子而國亂者几二十年齊桓會王世子而亂階絕于一日則書會王世子猶曰王世子在首止公及諸侯往會焉爾齊不敢當會王故不書會齊侯尊王世子也王

世子尊而王世子定矣諸侯盟于首止者盟諸侯則謹信盟王世子則下防上故復舉諸侯明王世子不與諸侯自盟焉爾再言首止明所盟之地即會王世子之地則知諸侯盟爲王世子也鄭伯逃歸不盟誅鄭伯也逃者匹夫行即有王命爲審諸義今日孔叔以失親諫不知前三年楚伐鄭鄭伯即欲成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是桓十餘年勤諸侯以固鄭鄭無日無外志首止逃盟于王世子無損然鄭貳楚生心即滅弦楚敢背召陵之盟者鄭伯致之二十餘

年伯事害于匹夫則匹夫之故曰逃也日有食之天王有譏而不見將崩之應也晉人執虞公不言滅者虞不滅于執虞公滅下陽虞已滅矣故稱人以執執有罪也罪夫黷璧馬而亡國者稱虞公不與執也繇其地而執之加諸同姓惡晉彂著虞公之非所執也 補

附錄左二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觀臺以望 次五年春 後陳轅宣仲怨鄭申侯 次會于首止後

僖公六年

丁卯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胡傳無

左疏 鄭人新築密邑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者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告諸侯故書新城以爲罪狀 公註 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 穀疏 前五年首戴鄭伯會而逃歸是罪著于上也今伐鄭又言圍新城是討顯於下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公羊無傳左傳載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面縛

奎壁

穀梁 善救許也 胡傳公同 左無傳

冬公至自伐鄭 左無傳

公疏 伐鄭救許皆不得意故以伐致 穀疏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傳 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

伐鄭罪逃盟也伐國不言圍邑圍新城其邑之近楚者誅鄭亦所以備楚左謂鄭不時城此則罪微桓寧舍逃盟而聲微罪公羊乃惡桓强大鄭伯逃盟逃王世子也且害霸圍新城豈得與圍長葛圍緡同譏故楚人圍許救鄭也楚何以不救鄭而圍許知桓公必救許則新城自解桓固不以許易新城遂率諸侯救許書遂救許著急義也諸侯不復序知伐鄭圍新城之諸侯遂救許則楚鄭之惡其不反兵矣公至自伐鄭大伐鄭也不以救許致出踰三時以伐鄭故救許爲伐鄭也致伐鄭鄭罪著爾 李[illegible]

僖公七年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公穀胡無傳左傳載孔叔請鄭伯下齊以救國

夏小邾子來朝 皆無傳

左註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公註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因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註申侯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 公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胡傳罪鄭伯兼罪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茶又音無穀作寧毋音同公胡無傳

左傳謀鄭故也 穀梁衣裳之會也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皆無傳

公子友如齊 皆無傳

左註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皆無傳

伐鄭鄭未服也齊力足以制鄭故不煩諸侯然霸事仗義齊獨伐鄭則無以名是師書齊人并譏霸也小邾子郳黎來也桓請爵于天子以爵通故稱小邾子附庸爵故來朝禮也申侯鄭大夫傳曰鄭殺申侯以悅于齊前四年齊師召陵歸方悅申侯與以虎牢今殺之是殺齊所悅何云悅于齊然孔叔請鄭伯救國公曰吾知所繇來遂殺申侯則知逃盟之役申侯實導鄭伯從楚蓋申侯因楚臣薦楚鄭交已得兩容鄭伯至國危乃悟始殺申侯惟申侯專利即告齊桓以

資權屛殿引鄭伯以王命總以利誘人其見殺宜矣然鄭伯始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紓禍不罪已而專殺甚失道矣書殺大夫志非刑也盟於甯母繇傳言之官受才物以貢天子齊桓則臣道辭鄭世子華之請齊桓正人倫然日謀鄭而鄭世子與盟謂鄭服義則鄭伯何以不來謂鄭且服義先使子華求通則子華聽命于會可與盟不可且盟四國而二世子與何以示天下直書亦譏霸也曹伯班卒不日未詳也曹何以不計嗣君未立不暇計也春秋外諸侯卒雖不

計我往乎則晉爾公子友如齊公與友同心事齊故甫盟脩毋又往修聘禮諸侯不相朝聘故止言如而霸圻勤矣宋補

僖公八年

周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卜公行鄭世子華

左傳 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公羊 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註 時鄭伯欲與楚不背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胡傳 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穀梁 意同

夏狄伐晉 公穀胡無傳

左傳 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註 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僖公本取楚女為嫡取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之為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及注意則以夫人為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胡傳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公穀胡無傳

左註 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說者云管仲之謀也惠王以后愛子帶將廢太子鄭管仲言于齊侯曰君若大惠諸侯告于王而請與世子會王以天下之歸心世子也必無害矣齊侯從之會于首止而太子定鄭伯惑于王命逃歸不盟足以齊帥諸侯違年伐鄭八年盟洮則鄭伯乞盟矣左氏云去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亂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夫惠王崩于七年之冬閏八年十二月丁未始書天王崩且叔帶襄王親弟也日在左右父喪經年而不發理未可信鄭伯初迎惠后之意則背首止既知襄王將立則請盟洮前書逃後書乞皆賤之也僖禘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僖公母成風也公以私恩崇母因禘而致妾母稱夫人自此始矣魯禘非禮又成風與祭以妾體君則卑其父致于太廟則誣其祖春秋于成風之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

氏其没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示不足也至矣狄伐晉報采桑之敗晉猶遠與齊未通也然獻公方强狄敢用侮豈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國人不協遂啓戎心歟是故天子諸侯貴內治也

附錄左二宋下盟襄太子次天王崩後

僖公九年

周襄王元年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穀梁無傳

左傳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公羊 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夏公會宰周公 孔 齊侯 桓 宋子 襄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于葵丘

左傳 王使宰孔賜齊胙 註 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 公羊註 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 穀梁疏 三公論道之官兼爲冢宰通於四海爲諸侯所尊故得出會也 胡傳 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不殊會者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比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左傳無傳

左註 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註 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公羊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穀梁註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 胡傳從穀梁

甲子晉侯詭諸卒 無傳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公穀冊

左疏 甲子在戊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也 公註 不書葬者殺世子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弒

左註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君 公註 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 穀梁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從穀梁

周襄王之位齊桓公所定也既立而錫命焉史

記所云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宰孔來而有葵丘之會桓公合諸侯以重王命也夏既會九月戊辰諸侯復盟者宰孔已還桓公大明王禁於諸侯也桓盟不日此日者桓以天子之命行于諸侯期會急矣公羊氏所以疑其震矜也桓公翊戴襄王始于首止中于洮終于葵丘王世子則殊會宰周公則不殊會王人下士也序于諸侯之上而同盟宰周公冢宰兼三公者也序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辨上下明尊卑桓公誠知節哉伯姬僖公長女也婦

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伯姬許嫁未適人而書卒僖公恩禮其女義與卒公子同也宋桓公御說賢君也齊桓始霸惟宋桓公一心而先諸侯其卒也魯必往會葬經不書葬者或曰襄公迫于葵丘之會簡父葬禮不及致諸侯也宋襄公背殯貶稱子晉襄公背殯貶稱人宋止出會諸侯晉則身爲戎首矣

附錄左三年齊侯討晉亂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宋襄公以目夷爲左師次里克殺奚齊後

僖公十年

辛未襄王二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皆無傳

公註 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

秋滅溫溫子奔衛 公穀胡無傳

左傳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 公作卓子

左疏 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

卓以免喪故稱君也 胡傳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

及其大夫荀息

左註 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公羊 荀息不食其言 疏 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故云與孔父同義

穀梁 以尊及卑荀息閑也 胡傳 從公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曰齊桓不務德而勤遠略皆無傳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註里克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公羊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胡傳同穀梁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作雹左穀胡無傳

公疏夫人敝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

九年九月晉獻公卒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

死之殺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者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也殺卓書弑其君者獻公既葬卓免喪稱君也此左氏例也胡氏則本穀梁而爲之說曰奚齊書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其君卓者里克君之也夫里克丕鄭荀息皆晉卿也申生死重耳夷吾奔獻公以奚齊屬荀息而不及里丕者知其黨申生也驪姬譖殺申生奚齊幼不預聞也即不當立固君之子非賊也卓則驪姬娣子奚齊死荀息立焉母既無罪次又當立國人皆曰吾君也君之子不可殺況吾君乎春秋

于克前書殺後書弑雖有成君不成君之恒稱然庶孽不可爲君一以正上新君不可累弑一以正下義並見矣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及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則復納之夷吾入遂殺二子慮其終納文公也夫里克教申生以修己畏驪姬而中立納文公而不果其人蓋無斷者也丕鄭則申生未死請里克多爲之故以是存志夷吾既立說秦伯出之而納重耳智術勝矣皆死于夷吾者殺二君其名不可居也夷吾初殺里克丕鄭刑于秦未敢盡殺

諸大夫後殺丕鄭則祁舉及七輿大夫死焉黨以次盡而務安其身夷吾可謂善殺人矣里克殺荀息書及其大夫者息不食言也且息不以奚齊死而以卓死晉既君卓能無義息乎即從君于昬君子恕之曰是宋孔父仇牧之徒異於齊高厚之徒也里克丕鄭亦書大夫者夷吾恐其不利于己而殺之未嘗以弑討也春秋豈與其專殺哉溫子杜云周司寇蘇公之後或云溫本子爵國也北戎杜云山戎或曰別種在燕西狄北也狄滅溫溫子奔衛齊不能救北戎距齊

遠反役許伐之豈欲服戎以威狄歟宰孔有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然乎

附錄左二晉侯改葬共太子[illegible]

僖公十一年

王壬申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公羊無傳

左註 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晉侯從告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胡傳 惠公以私意殺里克丕鄭皆懼鄭之有此謀繇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左公穀無傳

左註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胡傳 齊桓霸業怠矣

秋八月大雩 左公胡無傳

左註 過時故書 公註 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穀梁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公穀無傳

左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註 黃人恃齊故 胡傳 楚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旣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姜氏僖公夫人聲姜也或曰齊桓公女或曰齊公族女陽穀之會許氏翰曰先乎此爲大雨雹後乎此爲大雩天之見戒也說公羊者則以是

年八月大雩十三年九月大雩盡為陽穀務是會也何多災乎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于陽穀書者為男女遠嫌也魯亂繇二姜春秋惡之深痛之疾自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文姜與焉其後聽不書公夫人出會者五十餘年矣忽會于陽穀雖賢有懼十七年秋卞之會夫人為齊侯止公出會以解有事而行猶兢兢書之是春秋之防閑也

附錄左二 晉侯受玉惰次殺丕鄭父後 秦晉伐戎救周次會陽穀後

僖公十二年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皆無傳

左注不書朔官失之 公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

夏楚人滅黃 公羊無傳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 公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二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 穀梁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 胡傳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皆無傳

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三年秋會于陽穀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滅黃春秋直書焉齊霸之盛也見于江黃之盟其衰也見于黃之滅矣

附錄左二 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次日食後 王子帶奔齊王以上卿禮饗管仲次秋七月後

僖公十三年

甲戌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左公穀無傳

胡傳 齊桓公行荒業怠然後狄人窺伺中國

夏四月葬陳宣公 皆無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公胡無傳

左傳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穀梁 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皆無傳

公註 緣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

冬公子友如齊 皆無傳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說者曰魯始朝齊也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自是往來者勤甯毋之盟鹹之會皆公方會而季友隨聘也吾大夫正聘于齊者始于七年吾君朝齊者始于十年魯益恭而齊漸驕矣

附錄左二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次狄侵衛後 秦輸粟于晉次公子友如齊後

僖公十四年

乙亥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左穀 城緣陵不言其侯其侯與城邢文異者爲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爲會不終故總言諸侯以譏之 公羊 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 註 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 穀註 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霸者所制故曰散辭 胡傳 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梁作繒

公穀 范氏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何氏以爲鄫魯相近信使洪通男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若姜氏如莒之流寧可然問也 胡傳 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

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恭僖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疏 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于所災所害之處不繫于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公註 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為下所襲者此象天下與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為楚所敗之應。穀註 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亂背叛不事上之象 疏 公羊以沙鹿為河上之邑。

崩者陷入地中。杜預注左氏以為山名。此傳以鹿為山足是三傳說異也。胡傳 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狄侵鄭 皆無傳

冬蔡侯肸卒 左公胡無傳

穀註 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讐。故畧之甚也。肸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肸以次立非篡也。穀梁意同

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也。左云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穀梁則云季姬使鄫子來請娶已以為夫人。胡氏疑其說。乃云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遂以季姬歸之。或又曰季姬莊公女。必成風所出。稱字者。蓋已許嫁于鄫矣。故遇之而使來請已。繇僖公溺母愛也。然請已之說。范甯致疑。謂左氏近情則儒者可無舍左而訟也。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即會鹹之諸侯也。公羊以為杞國為徐莒所滅。故諸侯為之城。左氏以為淮夷病杞。故

齊桓為之城。范注穀梁亦云緣陵杞邑。獨季氏本曰鹹之會為狄侵衛也。齊衛接壤。狄當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為沙鹿。緣陵蓋沙鹿間華夷雜處之地。切于齊衛。亦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也。諸侯同役城之。自此狄兵不敢犯衛者十八年。桓公安中國之志未嘗衰也。然緣陵之城。能遏狄東道入齊之衝。不越三時。狄遂繇西道以侵鄭。桓不能以兵要之。齊之霸功誠衰矣乎

附錄左一 秦乞糴于晉。晉弗與 次蔡侯肸卒後

僖公十五年

丙子（襄王七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皆無傳）

公註 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楚人伐徐（公穀胡無傳）

左傳 徐即諸夏國也。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羊無傳）

左傳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穀梁 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後同，公羊無傳）

左傳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公註 言次者，刺諸侯緩于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穀梁 善救齊也。胡傳 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戎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公穀胡無傳）

左傳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公註 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穀疏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公穀胡無傳）

公註 月者，善錄義兵。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穀疏 何休以為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厲亦是叛者，故伐之。左氏以為厲是楚屬國，故伐厲以救徐。今范與何同。葵丘者日以極美，此年皆月以見衰。

八月螽（公作蠓，左公胡無傳）

公註 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穀梁 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左穀胡無傳）

公羊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穀註 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鄫（皆無傳）

左註 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疏 公羊以為晦者，冥也，晦冥，震者，雷也，謂有雷擊夷伯之廟，此傳亦云晦冥也，震雷也，則不得從左氏為月晦，與公羊同矣。公羊又以為夷伯者

季氏之信臣，故震其廟以戒之。今此傳歷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與公羊異。左氏以爲夷伯有隱慝。故天命霹靂之，亦與穀梁不同也。胡傳 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

冬宋人伐曹 公穀胡無傳

左傳 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公胡無傳

左傳 徐恃救也。公羊註 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畧兩夷狄也。穀梁 夷狄相敗志也。註 杞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註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疏 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濘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胡傳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

徐距楚遠，而近在江淮之間，楚所嚙也，僖公三年。徐人取舒，舒楚之與國也。楚惡徐久矣。不即伐者，以徐有諸夏之助也。葵丘以後齊霸漸衰。而楚人師起。既滅黃，遂伐徐。徐近于齊，楚伐之。將震齊也。齊不可以不速救。是以有牡丘之盟。既盟矣。而復次于匡。既次矣，諸侯又不親行。而使大夫帥師。於是益見桓公之志怠。同盟之不固也。厲在徐楚之間。齊又帥曹伐之。欲攻楚救紓徐難也。伐厲兵遣諸侯散歸。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僖公先返矣。宋又伐曹以修舊怨。而同盟貳矣。諸侯兵多久聚。必爭。不與敵爭則與盟爭。宋曹之爭。楚人之利也。經又書曰楚人敗徐于婁林。齊桓合七國之兵。徘徊者幾一年以救徐始。而以徐敗終。牡丘之盟。不如無盟矣。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天下當直秦而曲晉，春秋無異詞焉

僖公十六年

（丁酉 襄王八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霣）

左傳 隕星也。註 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梁作鶂）

左註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公羊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註 王者之後有亡徵，亦親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為戒，記災異也。石

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穀梁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註 劉向曰：石，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鶂，陽也；六，陰數；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賈逵曰：齊大岳之後。石，山岳象，象齊桓卒。五公子爭，宋將治之也。程子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胡傳 意同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左無傳

左註 稱字，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公羊 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胡傳 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左公穀無傳

胡傳 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左公胡無傳

公註 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公胡無傳

左傳 謀鄫，且東畧也。註公 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穀梁 兵車之會也。

三月卒季友，夏四月卒鄫季姬，秋七月卒公孫茲。何氏云：僖公賢君，痛骨肉頻死也。僖公元年以來，季友見書于經者五，公孫茲見書者三，鄫季姬見書者三，生而禮之，死而隱之，于常卒有

加矣。

附錄左傳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illegible]
齊徵諸侯戍周鄭殺子華次公孫茲
卒
後

春秋四傳斷卷之五終

春秋四傳斷卷之五

明　婁東張　溥西銘學
同里張　釆南郭定

僖公下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公穀胡無傳

左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註：英氏，楚與國。公註：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

夏滅項

左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公羊：齊滅之。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穀梁：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滅也。胡傳：滅項者，魯也。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公穀胡無傳

左傳：聲姜以公故。

九月，公至自會。公穀胡無傳

左註：公既見執於齊，猶以會致者，諱之。穀註：桓會不致

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若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公羊胡無傳

左註 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穀梁 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

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云鄫為淮夷所病謀城鄫也或云為徐謀楚也然冬十二月會淮明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則齊為徐謀楚之說信諸楚伐徐齊桓救之不力徒伐楚與國之小者厲與

英氏皆被兵焉其師末矣滅項爲君臣之謀也僖公在淮兵忽及項意亦效齊桓之滅譚遂乎無王命而滅小國爲首犯禁齊將執公以歸正霸討也夫人出會公始反爲是行也賴一婦人以免尚歸而告廟文於衆曰至自會也危矣哉

附錄左一 晉大子圉為質于[illegible][illegible]奉伐英氏傳

僖公十八年

己卯 襄王十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羊有會字無傳

左傳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公註 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穀梁 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 左公無傳

穀梁 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註 無虧既死

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公羊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胡 爲不使齊王之與襄公之征齊也。胡 爲與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穀梁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程子 昔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皆敗責齊臣也。胡傳

狄救齊 左公無傳

穀梁 善救齊也。胡同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公穀無傳

左註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孝公立而後得葬　胡傳桓公付託非人九月而後葬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公羊無傳

左疏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别文多稱戎稱狄今君臣同文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　杜公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非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　穀梁

史記曰齊五公子各樹黨爭立桓公卒遂相攻

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無虧立乃棺赴此甚辭也荀公于僖十七年冬十二月辛十八年秋八月葬蓋國方有難孝公立然後成葬聞緩葬不聞緩殯也易牙豎刁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宋立孝公還左云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襄公若然則宋納孝公正矣春秋何惡焉齊桓五子太子未定無虧與孝公未知其孰當立也無虧以寺人立孝公以宋立與其黜孝公也寧黜無虧然宋公與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春秋抑伐者申救者非獨善魯救也狄救亦善之狄救齊善矣即與邢伐衛亦善之善在狄貶在中國君子曰宋襄公無道之君也非能繼齊霸者也既不許其繼齊霸即不許其定齊亂甗之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能定亂矣春秋奪之又褒魯進狄以示譏焉曰無虧長也孝公少也立君以長不以少賞伯以實不以名是故舍易牙豎刁而專治宋襄也

附錄左二　鄭伯始朝于楚　沃伐齊淺　秦取梁伯新里　次伐邢後

僖公十九年

丙辰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公穀無傳

左疏 宋人執滕子邾人執鄫子二君於傳無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 公註 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 胡傳 滕子書名著其罪也宋稱人惡其專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作宋人皆無傳

左註 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公疏 言此盟之前相與于曹南矣其實此盟在邾婁故言實邾婁矣

鄫子會盟于邾 穀胡無傳

左註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公註 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于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胡無傳

左疏 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為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實惡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于社赴不及也 公穀 叩其鼻以血社 公註 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于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

秋宋人圍曹 公穀無傳

左傳 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傳 襄公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外欺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衛人伐邢 公穀胡無傳 左傳 報菟圃之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楚始與齊盟公穀無傳

左傳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註 地于齊齊亦與盟 公註 因宋征齊有隙而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霸之會執宋公 疏 齊盟構會諸侯為此盟以謀宋矣 穀註 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 胡傳 曷為內

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

梁亡

左傳 梁伯好土功溝公宮秦遂取梁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公註 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 穀疏 仲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以見褒貶者亦有因史成文以示善惡者其變之也不甚有三為齊桓諱滅項之類是改舊也其梁以自滅為文鄭棄其師之徒是因史之文也 胡傳意與三傳同

甚哉宋襄公之求伯急也伐齊之役滕子不與則執之曹南之盟鄫子後會則使邾人執而用之曹伯雖盟而不修地主之禮則圍之執之圍之暴矣用則取國君之血若畜牲然是桀宋也諸侯惡宋襄之虐則思齊桓之德陳蔡為楚致欲乃盟于齊是故齊之盟暨及諸侯盟楚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齊桓之伯則擯楚宋襄之伯則啓楚襄固桓之罪人何以伯為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稱名也以衛從宋而伐齊也狄主之邢輔之春秋首邢者不以夷狄先中國也十九年衛人伐邢報前役也然不伐狄而伐邢師則曲矣左云衛大旱討邢而雨妄也晉人執虞公虞自滅也梁亡梁自亡也虞滅于貪梁亡于虐春秋不暇罪秦晉而罪亡國之君用是為君戒矣

附錄左一 秦城新里次 十九年春後

僖公二十年

辛亥王十二 已二年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左穀 脩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闢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修之 公注 悉脊泰不奉古制常法 穀注 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胡傳 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

夏郜子來朝 左胡無傳

公羊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左胡無傳

左注 西宮公別宮也 公羊 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 穀注 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 穀疏 若是禰宮當言新宮若是疏祖之宮又須言謚此在親疏之間故知是閔公也

鄭人入滑 公穀胡無傳

左傳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胡無傳

左傳 爲邢謀衛難也 公注 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穀梁 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冬楚人伐隨 公胡無傳

左傳 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南非一門或曰三門或曰四門不言何門書南門者凡南之門加度也言新見有舊言作則非因一時而南門畢役且加度焉繫土工譏得已也郜子南郜也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者北郜也公羊疏是北郜故云失地之君此滅在春

秋前豈能復行朝禮修兄弟辭乎西宮三宮之一禮夫人居中宮西宮者妾媵之居其非僭房室也鄭人入滑甚鄭之無忌也幽之盟鄭與實同桓歿未几鄭首從楚遣二卿稱兵故人之賤鄭伯書入志鄭凌滑驅師其地爾盟于邢曰爲謀衛然齊固霸復何以並狄稱人君子曰齊孝之無知厥父攘狄厥子盟狄于邢齊人狄人復何辨隨近楚楚欲得志於漢東曰隨是謀茲蔑中國無霸敢伐隨左氏乃責隨不量力則爲隨計將率漢陽諸姬

一聽楚命歟又一鄭伯矣故書伐隨明隨能自立致楚伐也書楚人伐隨危楚人復猾我中國也卞補

僖公二十一年

王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皆無傳

左註為邢故 公註貶狄者為犯中國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公穀胡無傳

左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

夏大旱 胡無傳

左註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公註新作南門之所生 穀註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為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左註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 公註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疏以有二義執宋公及執衛結皆是國之所重也其微人從伐者即云以者不以者也 傳子宋率諸侯為會而欲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胡傳從之

冬公伐邾 公穀胡無傳

左註為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左無傳

左註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公羊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不言圍，為公子目夷諱也。註獻捷者，罪魯受惡人物也。

穀梁不曰宋捷，不與楚捷于宋也。胡傳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註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

諸侯亦有力也。疏不書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穀梁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胡傳言會諱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也。

鹿上之盟，宋求諸侯于楚也。盂之會，楚與諸侯會宋也。方會而執宋公，其楚志歟，諸侯之志歟？公羊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

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是盂之會，楚先定執宋之謀，而後會也。蠻夷無親，要盟不信，盟于鹿上，齊人疑而不至，宋公人在焉，宋猶有恃。會于盂，齊人不至，宋公獨往，陳蔡鄭許皆楚之黨，曹又宋仇也，楚與五國執宋公，魯公雖在會，弗能救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將以威魯，魯畏而不拒，踰月。　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魯豈能釋宋公，釋宋公者亦楚謀也。宋當東諸侯之中，天下之要處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既執宋公而復釋者何？蓋楚方會中國諸侯，未盡服從，即殺宋公，宋未可即滅，姑假魯以釋之，是楚之役也。楚之于宋公也，欲執則執之，欲釋則釋之，魯共命而已。春秋分惡于五國而亟諱于我公，非薄楚罪，哀無伯也。

僖公二十二年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何公作朐 公穀無傳

左傳 反其君焉禮也 胡傳 書取者擅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公穀胡無傳

左註 怒鄭至楚故伐之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羊無傳

左註 邾人縣公冑于魚門故深耻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穀梁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胡傳 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註 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公羊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正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疏 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今宋襄困弱于楚而行敵戰之禮故傳譏其師敗身傷註謂之不識至道之術也 胡傳 宋公言及深貶之也

宋司馬子魚于襄公之執滕子用鄫子也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求伯難乎于圍曹也曰君德有闕而伐人若何于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于會盂也曰禍在此乎于薄之釋也曰禍猶未也于伐鄭也曰禍在此矣襄公之行皆取道也泓之戰則曰不鼓不成列又違子魚之言而敗子魚仁而智襄公不仁而愚胡氏責其三罪殺滕子先之矣鄭附楚楚伐宋義皆當貶春秋後之者以興兵自宋也二十一年冬公伐邾爲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公母成風爲之請討也明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由左氏之言邾有滅國之罪魯有繼絕之仁再書伐邾重罪邾也升陘之戰公卑邾而敗縣冑之耻沒而不書不使無義之小國加乎大國也豈獨爲內諱乎

附錄 左四 辛有適伊川 晉太子圉自秦逃歸 王子帶歸京師 次宋伐鄭後 楚子取鄭二姬 次宋師敗績後

僖公二十三年

周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後同

左注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公注襄公欲行伯守正履信厲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痛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穀梁言圍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胡傳意同公羊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胡無傳

左傳傷於泓故也 公注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故復使身不書葬 穀梁茲父之不葬失民也

秋楚人伐陳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 疏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楚不以得臣名告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公穀無傳

左注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公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 胡傳從左

齊孝公宋襄公所立也又有鹿上之盟今乘其敗于楚而伐之且會盂不來盟薄不與執宋公而齊坐視釋宋公而齊無力共負宋多矣或謂孝公不肯下楚欲繼桓餘烈親伐宋以報伐喪之怨然宋伐喪卽不順于孝公不可謂無德也齊不佐猾夏之楚而佐立己之宋不伐宋于爭盟之時而伐宋于敗泓之後春秋所以圍伐並書重絕其惡也齊桓公自魯莊公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公十七年卒凡伯者三十九年宋襄公立于僖公九年十八年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卒卽伯僅六年耳襄公未伯以前五石六

鷁災異先見既稱伯鬭尤不寧會盂而執敗泓而卒威行滕鄫不敵楚怨易之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力小而任重也詩有狡童揚之水二篇刺鄭忽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也說春秋者取以況宋襄誠然然宋有一子魚襄公不能用卽死也猶有憾

附錄左二十三年懷公殺狐突次楚伐陳後楚送晉重耳于秦次杞子卒後

僖公二十四年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傳 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不聽。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註 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于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絶于周。公羊註 天子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為，書出以絶之，實非出奔。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胡傳 自周無出，特書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晉侯夷吾卒 皆無傳

左註 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于今年。公羊註 篡故不書葬，明當絶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王啓狄師，不言王，以為天王諱也。鄭執王使，豈有怨辭，然時雖無霸，辟罪于諸侯，可張天討，乃使狄得志，是無中國也。故書狄伐鄭，見鄭無王，狄得伐之，亦見王自無中國，不以王加鄭，則伐鄭者狄爾，天子無外，不言出。茲天王以内難播越，故書。然前此惠王嘗適鄭，處於櫟，何以不書。五大夫之變，王之作孽，猶可追，則諱之，今所以播越，崇姦即禍，富辰一再諫，王終弗聽，方召狄伐鄭，叔帶即以狄攻王，王實階亂，又將誰懟，則奪其無外而書出。王者至尊，故出不曰奔。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故所至稱居，天子所在，諸侯不敢有其土，故越在鄭地氾，不書氾。公羊謂不能于母，失其事矣。晉侯夷吾惠公，爾卒在去年九月，此乃書，文公位定始告，從告，史法也。采補

僖公二十五年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註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公穀胡意同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皆無傳

宋蕩伯姬來逆婦 左無傳

左註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公註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胡傳伯姬配蕩氏。其往嫁不

見于經者。因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

宋殺其大夫 左胡無傳

公下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註訓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穀註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言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註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時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見納故。公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註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穀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註圍陳使納頓子。胡傳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

葬衛文公 皆無傳

公註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公胡無傳

左註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公註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穀註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冬、邢人狄

人伐衛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狄侵衛衛邢之爭久矣邢又附狄以難衛莵圃之役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衛憤二國誠深狄强邢弱不能得志于狄則先滅邢春秋胡爲罪之齊桓與伯救邢存衛爲德于中國之大者也桓公方卒衛從宋伐齊爲負德首邢助狄伐之邢小國也誠不自量其力抑以救齊爲名近知義矣衛不自省過合狄伐邢又使禮至昆弟往仕以窺

其閒掖殺國子衛遂滅邢春秋惡滅同姓未有如衛滅邢之諦且忍者也故書名以著罪焉宋襄公敗于泓而卒衛文公方滅邢而亦卒嗚呼人死而無能也宋公之卒衛侯之卒予不知烏之雌雄也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左氏云討其貳于宋也儒者疑曰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不從宋盟齊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陳服楚者也非貳於宋者也楚伐之何居盖頓在陳南陳所屬也後役於楚陳猶責禮焉頓人訴楚楚乃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二十五年圍陳納頓

子于頓天下莫不曰陳屠頓子楚人納之時無伯矣衛授鬻夷以柄是故衛滅邢而無罪楚納頓而有功矣

附錄左門晉侯辭秦師下入王城殺太叔次宋役大夫後晉文圍原次楚衛文公後勿殺衆趙衰守原次盟洮後

僖公二十六年

丁亥襄王十八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公胡無傳

左傳尋洮之盟也。穀梁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嶲弗左作不

左注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言至酅者美公遠追能遠至齊地公注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穀梁疏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稱不使戎邇于我也今舉齊侵

是以雖近國而亦云大之也者彼以戎有徒衆故大公所追此以公之不及故亦言大之也然彼不言戎之伐我此云齊人侵我者彼是戎狄不使之近我似若望風退走然此齊是中國侵又淺事故舉之以見公追非正也。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注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

衛人伐齊

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疏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公作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師也非所乞也。胡傳公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公羊無傳

左注夔楚同姓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公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

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穀梁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傳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楚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胡無傳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注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穀梁同公羊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胡無傳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

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註殺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于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

公至自伐齊左無傳

公註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强齊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註殺以蠻夷之師伐隣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胡傳意同

僖公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酈獲莒拏自是莒未嘗與魯盟衛文公欲平之未及而卒成公斬然衰絰之中爲洮之盟平莒于我追成父志也

然莒子不至以慶知會明年盟于向始自至者葢初盟于洮平之意出于衛莒疑魯未肯即平故先使慶來知魯果欲平而後親行非浮來之比妄以大夫盟君也盟洮言衛子者成公親與盟也盟向言衛甯速者成公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也二盟未幾齊人侵我西鄙伐我北鄙者何時齊桓雖卒孝公尚以盟主自命三國盟而不告與師侵伐若以私盟討魯然春秋惡其無名矣是以公追齊師衛人伐齊傳皆無貶然齊師之來公追之可也至酅弗及可也衛人助魯伐之可也奈何齊侯已還襄仲復出反乞師于楚背夏即夷魯爲禍首罪莫大焉臧孫既道楚伐齊又道楚伐宋知楚宋怨偶也于是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周公之亂宗國之長借兵蠻夷僅一得意因君之大辱生民之至憂也猶歸而飲至危乎其至也一僖公也先任公子友而智晚任公子遂而愚其始也從齊伐楚頌于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其終也以楚伐齊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悲哉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名存頓也二十六年滅夔以夔子歸則滅同姓矣既滅同姓又爲之辭曰責其不祀祝融與鬻熊夫夔祖熊摯禮無遠祀而傳者不詳遂以夔實滅同姓也而反加人以不祀之罪其操術詭矣或曰洮之盟公致衛莒以從楚也盟于向堅之也夫二盟也固衛平魯莒非魯爲楚說春秋者見乞師之役遂兼二盟而疑之君子惡居下流有以夫

僖公二十七年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公穀胡無傳

左傳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公疏 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是也二十三年杞子卒者以微弱為邾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公穀胡無傳

左傳 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皆無傳

左註 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公穀胡無傳

左傳 責無禮也 註 乙巳九月六日。

公註 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不當入之故書曰責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疏 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為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

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錄楚主兵故也 公羊 楚子稱人為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胡傳 意同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公穀無傳

穀疏 杜氏之意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何休與范皆云地以宋則宋得與盟二傳以無晉救宋之文故與左氏異也 胡傳 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无嫌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杞自成公避貢賦貶爵稱子今猶用子禮朝則子之然我懼則伯姬固在卿不共當念親好乃使上卿加兵名曰責無禮往者二十三年杞子卒未見魯一介脩弔葬已則無禮而責人如謂小弱宜事大倘齊楚尤而效魯又將曷供春秋惡之故入杞書曰楚人爭伯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從宋懷厥父僕弗南服楚遂合諸侯圍宋然獨陳蔡鄭許者楚道所錄且留曹衛以遏晉留徐以遏齊其困宋云狄矣穀梁子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然曷不人諸侯惟曰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寔從楚人圍宋則益著公會諸侯盟于宋不言會楚人此因圍宋之諸侯則已會楚人矣詩稱公刜舒是懲齊桓既沒惟楚之勤安在其能懲乎宋不與盟况乎其殆此天所以開晉文也（宋補）

僖公二十八年

己丑（周襄王二十年）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注）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公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于諸侯故不美也（穀注）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胡傳意同）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疏）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于外也公羊以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為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戍衛者叢之所為又歸罪于叢言不終戍事故殺之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子叢之罪也（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胡傳）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楚人救衛（皆無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註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
所謂譎而不正。公羊畀者、與使聽之也。註與使聽其
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
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
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
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
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註畀、上與下之辭。故
不以侯畀公。胡傳同左意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左註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
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恥敗告文略也
公羊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
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註臣無敵君戰之義、故
絕之也。秦稱師者、助伯者征伐有功、故褒進之。齊
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
彊、所遭遇異。胡傳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
者也。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公穀無傳

左註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君以殺、罪之。公註不氏
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
明當與君俱坐也。胡傳責楚子、比之鄭棄其師。

衛侯出奔楚　公穀無傳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
武以受盟。公註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
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胡傳諸侯失
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
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　公羊無傳

左註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
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
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
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公註盟日者、諱
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穀註實會天王、
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
譎而不正。胡傳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
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
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
也、子道也。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

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

陳侯如會 左胡無傳

左註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註 說與會伐宋同刺諸侯不恭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穀註 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左無傳

左註 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公疏 臣無召君之義。故不言王之所在。穀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胡傳 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

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公羊無傳

左註 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繇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公註 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為天子諱也。穀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註 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胡傳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公穀無傳

左疏 書官及氏為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于晉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

陳侯款卒 皆無傳

公註 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深為恥之。

秋杞伯姬來 皆無傳

左註 非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皆無傳

左註 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

秦人于溫 皆侯下穀無齊侯 秦與中國會始此 公

左註 討衛許。穀 諱會天王也。註 陳稱子在喪也。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

左傳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 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穀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穀 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將若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胡傳 天王狩于河陽尊周而全晉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胡無傳

左註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公註 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于月。穀梁 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註 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月惡于外。言再致天子。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註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公羊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梁 歸之于者。緩詞也。斷在京師也。胡傳 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註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于民。國人與元咺。公羊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胡傳 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歸者易也。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諸侯遂圍許 公羊無傳

左註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公羊無傳

左傳 侯獳貨筮史。致其誠心。晉侯感其言而特釋曹伯。所以顯侯獳。故從國逆例也。穀梁 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胡傳 以賂得國。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

遂會諸侯圍許 公胡無傳

左註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晉文成霸。始于救宋却楚。其救宋却楚若何。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從之。既侵曹。又伐衛。衛請

盟。不許。而楚救至矣。楚方叔衛。晉遽舍衛出曹。不意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畀其僦。是先軫之謀也。晉人欲戰齊秦未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從之而齊秦果欲戰也。楚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從之而曹衛果告絕于楚也。晉欲救宋。則先伐曹衛。欲與楚戰。則先激齊秦。楚怒益

甚晉謀方老子玉徒恃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
以戰三大國之師能無敗乎城濮之役勝楚取
威晉霸乃定于是盟于踐土會于溫諸侯無不
從也踐土之盟天王下勞晉侯而不書尊天
王也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爲天王諱亦尊天王也杜氏曰周室既
衰天子微弱晉忽帥九國之師入京師臨天子
嫌于篡奪因令王就會受朝事未必然抑其時
朝覲會同其禮久廢王室之力不足以待諸侯
帥諸侯未敢召天子天子亦嘗不樂就見諸侯

也王寵晉過禮親至踐土晉侯稽首受策出入
三覲又會諸侯于溫將相率朝王上答王寵且
假王靈以討衛許豈敢再致天子哉王聞晉侯
之來而重其入也狩于河陽而就見之諸侯因
天王之意朝于王所于禮雖變不損臣節說春
秋者所謂辭逆而意順也衛與楚昏晉侯伐之
曹伯執子玉敗衛侯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是以踐土有衛子晉乃許復衛
侯衛侯鄭之得自楚復歸也非楚有力叔武之
賢致之也歂犬前驅射殺叔武元咺不平奔

于晉晉執衛侯歸于京師寘諸深室則以爲奉
天子討有罪云爾魯使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
不克公懼殺買以悅晉其後惟晉是從爾朝王
所楚之圍宋陳蔡鄭許從焉城濮之戰陳蔡先
奔及盟踐土則蔡侯鄭伯從晉矣陳侯雖後會
猶得如會許獨二會不至諸侯之師所以來也
書曰諸侯遂圍許會溫之諸侯討許也又書曰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方得復遂
從伐許也四國之師能勝楚十一國之師不能
服許雖晉之霸威幾以楚屈在許寧獨無罪乎

一年之內晉大敗楚師再致天王執曹伯復曹
伯復衛侯執衛侯咸福咸自出也其霸功震其
用兵誦春秋詳之而難乎爲繼也

附錄左一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大曹會諸侯圍許後

僖公二十九年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胡無傳

左註 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羊 夷狄之君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註 不能升降揖讓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 穀梁 卑賤之故言來

公至自圍許 胡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羊有公字翟作狄公穀無傳

發疏 左氏以爲王人者王子虎爲下盟列國晉人云云者狐偃等爲上敵公侯皆貶之稱人何休注公羊云晉文德衰故微者往會今穀梁既無傳註或如此說王人以下皆是微也 胡傳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

秋大雨雹 公穀無傳

左傳 爲災也 公註 夫人專愛之所生 穀註 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 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傳 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公穀胡無傳

左傳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公註 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爲伐許也歷天王之狩魯公之朝衛侯之執元咺之歸而後書圍許似魯之從晉志在朝王不在圍許仍書公至自圍許者本公志也晉盛會諸侯以伐許許未有服又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

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諸侯慮其未釋許也乃探其盟則以謀伐鄭故舍許謀鄭許誠小不足以煩大國然晉之威亦少頓矣介東夷國也葛盧慕魯來朝亦郳犂來之類也公在會不得見雖不見其禮已畢至冬復來其事魯勤矣明年遂侵蕭然則介再來魯非心恭魯乃窺中國也夷狄不可輕進即微國猶然

僖公三十年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公穀無傳
左傳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胡傳 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注 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

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公注 時已得天子命還國，于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穀注 衛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攻，而又怨忌上下，皆失。胡傳 衛侯忌克專殺濫刑。
衛侯鄭歸于衛 穀梁無傳
左注 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公羊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胡傳 衛侯出奔于楚，見執于晉，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歸國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
晉人秦人圍鄭 公穀無傳
左注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胡傳 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秦伯惟利為向背。
介人侵蕭 皆無傳
公注 來朝稱名，此稱人者，退之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胡無傳
公注 與葵丘會同義。
公子遂如京師 聘周之始 遂如晉 聘晉之始
左注 公既命襄仲聘周，又命自周聘晉。公注 時見使如

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穀梁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注 鄭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胡傳 冢宰上兼三公，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
左傳云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
衛侯出居于襄牛五月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
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
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
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
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
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
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
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
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
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衛侯迫于晉附于楚拒
于國人畏敗出奔一失國之諸侯也叔武攝位
以待衛侯三月而復甯武子與國人盟而後入
惡衛侯者國人也非元咺也叔武以愬見殺咺
憤而出訟侯再失國子瑕之立猶攝也侯再入
而殺咺及瑕責咺者曰以臣訟君可以死矣然

瑕則何罪衛侯始聞叔武之立則殺元角既復
則殺叔武殺叔武者雖歂犬實繇侯意也元咺
不怨衛侯殺其子而怨其殺叔武其志哀其辭
直矣衛侯再入咺與瑕未嘗稱兵以拒必賂周
冶殺之而後入臣之罪未甚于里克而君之忌
深于晉惠矜之心不同于叔段而兄之忍過于
鄭伯受殺者大夫元咺也因咺而及者公子瑕
也君子曰公子瑕之死又一叔武也翟泉之盟
晉謀討鄭其所以討者盟不至也然文公昔嘗
過鄭鄭不禮焉夙憾未平稱此為名明年晉人

秦人果圍鄭矣時狄方間晉有鄭虞遂侵齊晉
不問也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疑晉乃還師晉
不能立威于鄭反開隙于秦且使天下謂晉不
能伐狄而伐鄭霸三年而衰也自翟泉始春秋
傷焉

僖公三十一年

王襄二十二 [illegible]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穀梁無傳

左註 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

公羊 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胡傳 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公穀胡無傳

左傳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 非禮註 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 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

穀梁 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疏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不然者以天子得冬至祭天皇大帝故郊所感之帝皆以夏正爲之魯不得冬至祭天故博卜三正從周正月至于三月皆是郊之時也月各一卜故云三卜禮也四月非時故云四卜非禮也左氏以爲禮不卜嘗祀郊既魯之嘗祀故一卜亦爲非禮公羊以爲天子不卜郊魯郊非嘗禮故卜之求吉之道不過三故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是三傳各異其用牲也何休以爲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其文出于稽命徵其祀也郊祭則焚燎山則升水則沉猶三望公羊以爲三望泰山河海賈逵杜預之徒注左氏者皆以爲分野星國中山川今范同鄭玄之說取禹貢之文以爲淮海岱也胡傳 諸侯祀天其僭極矣春秋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左無傳

公羊註 書者無出道也胡傳 母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于他乎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穀梁作於公穀無傳

左疏 帝丘阻險可以避狄難公羊註 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強遷徙畏人故惡之也胡傳 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邦四夷安諸夏之功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三十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說春秋者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

卿聘而君往朝。無禮哉魯之慢天王。畏大國也。或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者下聘。報其兩朝王所之勤也。酬禮在王。公子遂再如晉。拜濟西之賜也。酬禮在魯。濟西田。或曰魯晉齊三國隙田。莫適主。故不繫國。或曰。我舊田。復不以正。不書歸。使若取諸他人。然魯郊非禮。夏四月。夏正春二月也。卜三辛不吉。更卜次月上辛。延而間一月。習卜不吉。非禮又甚焉。凡不郊。卜免牲者。牲嘗盟之上帝矣。則爲緇衣纁裳。奉諸南郊。禮也。乃者。再有事之辭。三望。或

曰泰山河海。或曰淮海岱。魯在汶以南。泰山則汶北。河淮繞齊東。海出其北。去魯差遠。詩稱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卽望泰岱可。彼二方何居。謂可以無三望。故曰猶也。杞伯姬我兄弟。倚我援降姑求婦。君子憐之。猶無怨辭。重婦人外預甚矣。宋備

僖公三十二年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接皆無傳

公註 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

衛人侵狄

左註 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

左註 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公註 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胡註 再書衛人而稱及者。罪衛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皆無傳

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國禍初夷。再迫狄難。外不敢乞晉師。內不克扞圍。庶幾先君文公有行之。則擇險避。然春秋于文公書城楚丘。事不繫衛。以大齊桓之烈。茲書衛遷于帝丘。誰實主霸。晉文難辭責矣。時衛惟寗俞是聽。豈須臾忘狄。是年夏。衛人侵狄。狄畏不整。偏師入其邪。乃就狄廬帳盟。書曰衛人及狄盟。兩書人稱及。衛再世無狄患。厥謀是臧。全乎貶者。曰狄侮中國。乘其亂。令與國聲罪。可驅而得志。迺僅

一弱衛以伐始以盟終霸主以下罔聞賞貶衛。所以嚴中國也鄭伯捷逃首止殺大夫霸與獨後服霸殺先叛春秋惡之卒不書葬所繫與外。諸侯赴告者殊矣。張補

僖公三十三年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公胡無傳

左注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穀梁滑國也。

齊侯使歸國父來聘公穀胡無傳

左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穀梁作秦師

左注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友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公羊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胡傳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穀梁意同

癸巳葬晉文公左公胡無傳

穀梁日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公穀胡無傳

左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公作叢穀作訾婁公穀無傳
左 報升陘之役。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註 晉亦因晉喪以陵小國。胡傳 不義之兵。
晉人敗狄于箕 公穀胡無傳
左註 郤缺稱人者未為卿。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穀胡無傳
左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公羊無傳
左註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穀胡意同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羊作霣
左註 書失時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公註 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疏 陰威列見而散為物。穀註 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則隕霜不殺草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重叔也輕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胡傳 仲尼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穀胡無傳

左 討其貳于楚也。
晉襄繼霸不同齊孝者殽之役始或責其違殯啟兵則去年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今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徵弦高且中鄭鄭下。將逼東諸侯定霸左傳載柩有聲如牛先君其震諸。廼書晉人既書及姜戎譏汲汲者曰先君未葬未成君。不得稱侯在師不成子。不得稱世子。且曰即主乎戰原軫固將中軍又昌是謀奚慮不克而必墨衰經為則書人以微之使若君未即事者則亦微者及之也。入滑罪秦書秦人敗殽兼責晉

既書晉人則治秦加嚴故夷之曰秦。黜秦而晉恕矣曰葬晉文公殺梁危之危其克敵後葬非可必之事並危其志不在葬也然是年晉凡三戰敗秦又敗狄伐許。文公狃狄惠縱狄侮中國又公前設侵齊且及晉敗于箕狄始知畏許二楚霸盟不至。終文公世無降心則合陳鄭伐許二役其幹子矣廼敗狄以偏師稱人伐許亦稱人者雖先忘于事得已斬焉喪服邪之可忍爾公偷而閒前齊桓沒歲再伐邾今乘晉喪復再伐邾名曰報升陘之役寔則害霸又懼繼霸者

一齊亟朝以自托夫齊與我有殺怨二十八年因晉文公子遂聘齊以解越六年國歸父始來焉知非皆我乃彼以大夫聘我親往報損威棄禮耻孰甚詩喻相鼠其遄死夫如齊皆致者反未幾公薨危不得致也于寢牖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君權下移天則恒燠十年之間政逮襄仲則其應也且季友受費公孫茲公孫敖帥師三桓皆肇自公故于公薨著變讀春秋則疑魯頌矣 補米

春秋四傳斷卷之五終

春秋四傳斷卷之六

明婁東張 溥西銘學

魯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子赤庶兄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無傳

公羊 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穀梁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註 重發傳者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 胡傳意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公穀無傳

左註 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 疏 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 公疏 公子遂為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是弑君之賊若去公子即嫌為觸弑君大惡之故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不得成其貶文 胡傳 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結昏于齊越禮以逆之如此其亟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註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左疏去氏稱姜不成文義史闕文也公疏公自喪娶非夫人之罪而貶夫人正以夫人與公共謚榮辱同矣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胡傳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穀無傳

左註宣公簒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註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公註古者放臣任其所去

今此晉處之於衛故言近正穀梁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胡傳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僭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穀無傳

左疏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已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胡傳曰會者深絕其黨

公子遂如齊 公穀無傳

左註謝得會也胡傳再誓于篡者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註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公註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穀胡意同

秋邾子來朝 皆無傳

胡氏宣公為弒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註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公註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穀梁遂繼事也救陳善救陳也胡傳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與刑紊矣

宋公 文 陳侯 宣 衛侯 成 曹伯 文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公作斐林

左疏晉本與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故稱

師公羊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疏趙盾
伐鄭以救陳宋故經列數諸侯而殊大之稱師以
著善也胡傳意同公羊而非穀梁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侵書趙穿而後凡侵書大夫穀梁無傳
左疏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于救崇公註柳天子之
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胡傳意者
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以用其衆乎不
然何謀之迂而害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公無傳
穀疏伐鄭所以救宋胡傳宋人弑君晉人與之合兵伐

鄭是訓以燕伐燕庸愈乎
公子遂如齊逆女而夫人至自齊季孫行父如
齊納賂而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拜成
而齊人取我濟西田此一事也何春秋書之也
詳曰宣公弑立襄仲成之惟討逆矣公子不行
齊女不入齊女不入齊侯不會齊侯不會公位
不定一君二卿紛然在途請玉女而獻名田不
知躬在衰絰之中也嗟乎其非人也杜元凱云
遂替公子尊小君也婦姜去氏史闕文也公穀
進而責夫人之苟從胡氏又進而責敬嬴之專

國夫女子有行義不自專臣子為政誅及妾母
仲尼之意豈不其然然弑君大逆喪娶深惡文
公在喪納幣踰三年而成婚不待貶絕罪惡已
見宣公賊也喪未期而娶誅之不一誅也君臣
父子之際春秋嚴法而深斷喪娶如宣公者自
君下于臣自妻上于母無不行非庶國人共少
傲乎昔者桓公嘗弑君矣即位之三月求好于
鄭有垂之會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書會書及
交貶以著其惡二年滕侯來朝降而稱子今齊
惠公溺賂以定宣公猶鄭伯也邾子來朝猶滕

子也季孫行父魯大夫之賢者也不能討逆反
為之使齊納賂請會豈不念厥祖之酖叔牙戮
慶父立僖公以安社稷乎彼三思者而猶若此
則魯固無人不與宣公者也作春秋者蓋懼矣

宣公二年

甲寅匡王六年崩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公羊無傳

左註得大夫生死皆曰獲公註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穀註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昔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心明矣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胡傳主將見獲又書師敗績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

秦師伐晉公穀無傳

左傳以報崇也公註秦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閔其衆惡其將胡傳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故書伐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公穀無傳

左註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胡傳晉惟取賂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作獆

左註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公穀詞意同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皆無傳

附錄左一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次趙盾弒其君後

趙穿之名一見于經明年即弒其君靈公然則宣公元年冬穿之書帥師侵崇也猶魯隱四年秋翬帥師乎論者惡穿君壻而身為弒也咎趙氏之專於宣公元年二年為甚故胥甲父庇穿也侵崇縱穿也穿既侵崇秦遂伐晉誰為國正卿若不問焉則盾有罪矣河曲之戰秦人將遁臾駢請薄諸河趙穿胥甲當門而呼沮師佚寇

秦使晉人殺事在晉文公之十二年也久之怨放胥甲于衛其他有罪與抑追河曲之敗我不敢知但穿方柄兵甲忽去國何者罪同而今者罰異讀春秋者能無疑乎宋人弒昭公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取賂而還鄭穆公乃心輕晉而與楚盟楚遂有陳宋之侵趙盾出救非不善也然棐林會而解揚囚晉無以服鄭大棘戰而華元獲鄭反有以服宋宣元年晉伐鄭二年晉侵鄭盾於楚之蔿賈鬬椒心惴惴焉晉實貪賂

何以主盟。盟主而長逆於上。日競霸功聚于外。弑逆行于內。君子尤不能爲屑覓也。

宣公三年

乙卯 定王元年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左疏 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非禮也。公註 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穀註 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

胡傳 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

葬匡王 左公穀無傳

胡傳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穀無之字 陸公作賁 公穀無傳

胡傳 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楚又至洛。觀兵於周疆。問鼎輕重。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公穀無傳

左傳 鄭即晉故也。胡傳 書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　皆無傳

宋師圍曹。公穀無傳

高氏　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國，不亦左乎。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公穀胡無傳

葬鄭穆公。穀公作繆　皆無傳

公注　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畧之也。

附錄左一　晉侯伐齊次　葬匡王後

陸渾之戎，雜處王都之側者也。赤狄，狄之別種也。楚伐戎至雒，觀兵周疆，凡問鼎焉。赤狄遠界黎城，齊又大國，連歲入侵，楚莊强而齊惠弱也。

宣公三年，楚侵鄭。晉人以鄭之役，鄭與晉平也。鄭鄉背而即楚，今反正而楚侵之。予者在鄭，則貶者在楚矣。明年，楚侵鄭，書子書伐，何居？是時鄭益易君矣。三年所伐者穆公也，四年所伐者襄公也。楚非忿鄭，屢勤兵焉，非為襄公之弒而伐之也。然以中國之大，齊晉之霸，聞鄭有賊而不討，而師反出於夷狄，始進楚焉，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宋師圍曹，左云報武氏之亂。夫宋昭在位，權出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華耦代為司馬，華元主為右師，蕆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弒昭公有餘。曹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助武穆之族以伐宋。然宋文篡弒，大國無討，曹能與難，其可喜也。大棘之戰，主帥見獲，宋積恥深，無能加鄭，而乘閒圍曹，不悔過而尋仇讐，此乃自益其疾也。

宣公四年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注 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穀梁 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胡傳 宣公心有私係。失平怨之本。故書以著其罪。

秦伯稻卒 皆無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公穀無傳

左注 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胡傳 歸生操殺生之柄。何畏于人。懼其見殺而從之。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

赤狄侵齊 皆無傳

高氏 以齊之強。而近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左公穀無傳

胡傳 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 公穀胡無傳

左傳 鄭未服也。高氏 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夷狄與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

附錄 左一 楚子滅若敖氏。次公如齊後

晉之弑君者。趙穿也。而書趙盾。鄭之弑君者。公子宋也。而書歸生。二者獄同乎。曰。其獄與所以治之者同。歸生身弑者也。趙盾未聞乎弑者也。公子宋謀弑鄭靈公。歸生止之不能。懼其譖而反從之。首書曰弑。四方共聞之矣。桃園之變。趙盾在奔。聞弑而還。盾方避弑。非太史書之。衆莫知也。盾專晉政。歸生主鄭兵。此二人者。鄭國有賊。猶望討焉。何有於其宗族昆弟也。盾若誅穿。歸生若誅宋。春秋必曰。二臣能討賊也。穿不死。則盾也首惡。宋不死。則歸生也首惡。春秋必曰。二臣實弑君也。董狐良史也。仲尼作春秋者也。所望列國大臣不過討賊而已矣。何嘗輕以弑君獄人哉

宣公五年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春公如齊　公穀胡無傳

左傳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公穀胡無傳

左疏　凡公行還書至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求與高固爲昏方始得歸當以耻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羊無傳胡傳意同左

左註　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公自爲之主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

叔孫得臣卒　左公穀無傳胡傳意同

左註　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公註　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疏　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高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　公疏　夫妻言及者逆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　胡傳　也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

楚人伐鄭　公穀胡無傳

高氏　稱人罪其數犯中國

宣公四年如齊春秋書至危之也五年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婚公許之然後得歸告廟飲至設公不許其無反乎危之者是也宣公弑立婚齊結援仲遂行父奔走其境君臣深德齊而屈禮下之莫尊惟王匡王未葬則當廢郊而魯

猶之是謂無王莫高惟天卜牛雖死不可不郊而魯廢之是謂無天無王無天者魯也獨於齊加恭焉平州既會兩主盟惟莒剡有恐挾齊平之莒人不肯則伐莒取向恃以定位者齊也稍以取人者亦齊也連年如齊自謂可以告先公而威四國不虞高固之越禮而求也叔姬者君之女乎君之姑姊妹乎昔子叔姬國人皆曰君女矣以他邦之大夫取宗國之君女其辱甚於齊之女矣也宣公自爲之主降禮不作高固之來則曰逆女叔姬之來則曰反馬魯有婿矣而

弗悲其無君也

宣公六年

戊午 定王四年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陳即楚故也 公羊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 穀梁趙盾元年稱師師救陳今直書名而已明是懲敗前事故不與師師也 胡傳林父不書伐而盾免許使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左公穀無傳胡傳意同

公註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如齊所致

冬十月

附錄左五定王求后于齊赤狄伐晉次夏四月後召桓公逆后楚人伐鄭鄭人殺公子曼滿次冬十月後

宣公元年楚鄭侵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既而會棐林從伐鄭逾歲出師陳必應命今趙盾孫免忽侵陳者何以楚子伐鄭陳及楚平也陳素屬晉背而即楚不可無伐乃貶而書侵晉靈弒晉成立楚師至而不能禦鄭國亂而不能討陳何所恃而責其必屬甚矣晉之不恕也且趙盾弒君書名國史而儼然帥師亦春秋之所惡也八

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會諸侯於扈謀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前書侵後書伐者晉有禮陳無信也有禮者進則無禮者退無信者退則有信者進春秋於列國君大夫無心焉而已

宣公七年

己未 定王五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公羊無傳

左傳 穀梁 謀會晉也來盟前定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公穀無傳

左疏 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爲文 胡傳 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

大旱 左公穀無傳胡傳意同

公註 爲伐萊踰時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公穀無傳 胡傳意同

左疏 公貫有罪爲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

附錄左一 赤狄侵晉 次大旱後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宣公從之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是故黑壤之盟春秋深爲國諱盟之無貴也二國其交有責乎魯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來討者再文公二年如

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直書其事而不諱。僖無罪也。宣公篡弒援齊為助。上不知周之有王。下不知晉之有衛。在位七年。朝聘不通。衛成公為晉致魯。公始與會。晉人怒其敬齊而簡已也。執而辱之。其可也。然宣公亂賊父職大討。晉若能問罪執而歸之京師。公與襄仲敬嬴。成伏辜焉。義固大於齊桓公之殺哀姜也。僅取賂而絕公。公復歸而告廟飲至。則猶之乎無執也。晉成公。靈公叔也。趙穿弒靈公。趙盾逆而立之。二人日在側。而成公不問。又安能誅魯乎。魯宣

公至自晉。益畏晉而疎衛。九年之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公不從也。自是晉侯衛侯卒。皆不會葬。彼弒君者。固難責以諸侯之常禮哉。

宣公八年

庚申 定王六年 八年

春公至自會 皆無傳

左疏 被執不以為耻。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左無傳公穀意同

左註 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胡傳 至黃乃復。墜君命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註 仲遂卒與祭同日。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穀註 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孫疏 遂非賢而稱仲者。杜預云時君所加。何休云稱仲者。起嬰齊所氏。范雖

不注。理未必然。蓋以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遂於後以仲為氏。故稱仲遂卒也。胡傳 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註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公疏 檀弓下篇云仲

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穀 仲遂罪惡之臣，而譏宣公不廢繹者，宣公與遂同心，繹祭之時，則內舞去籥而爲之，故所以譏也。胡傳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 左公穀無傳

胡傳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

則從同，同而無貶矣。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 公穀無傳

胡傳 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乃復與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鄝 公穀會亻

胡傳 是時楚人彊，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皆無傳

公註 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註 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穀註 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胡傳 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公弒君而書卽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疏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

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異辭。穀疏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明爲雨止則非禮。胡傳 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于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

城平陽 公穀胡無傳

高氏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亟困民力也。

楚師伐陳 公穀胡無傳

左註 言晉楚爭強

附錄 左 晉廢胥克 次日食後

叔孫得臣之卒也春秋不日惡其知仲遂之謀而不救也仲遂卒曾方幸之其畧而不日也亦當如得臣乃如齊有疾至黃遽反公享太廟聞卒猶繹畧書而不殺何也仲遂殺適立庶成於如齊今如齊而疾嗟乎其將死而無能也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輕君命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遂卒猶繹豈宣公之於遂也獨疎雖然遂之弒赤立公也公必與盟有死無貳今遂方卒而繹不廢有忘之心焉使遂死而有知將悔立公乎萬入去籥惡其聲聞也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曰禮也去樂者爲禮則猶繹者爲非禮矣非禮而猶去籥不如其無去也宣公之於仲遂也生則賜氏以致寵沒僅去籥以表哀嗚呼遂其可以死乎哀姜慶父先後誅死今仲遂卒敬嬴亦薨何相似也宣公之妾母稱夫人猶僖公之妾母稱夫人然敬嬴非成風比也哀姜罪誅不可以入宗廟配莊公僖公於是推尊其母成風上匹先君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薨遂祔廟所謂莊公無妻而有妻僖公無母而有母也文公夫人出姜無罪而逐敬嬴私事襄仲其子得立薨稱夫人非獨賢先君惡之即成風亦恥班焉雨不克葬說者謂天絕之然則文姜之葬何以不雨也孝子事親莫大乎葬禮庶人懸封葬不爲雨止士喪禮有潦車載簑笠豈國君而獨無備乎冬有母喪明年春即如齊朝食其哀心之微也久矣

宣公九年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皆無傳

公註 五年再朝近得正 穀註 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公至自齊 皆無傳

夏仲孫蔑如京師 公穀無傳

胡傳 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

齊侯伐萊 皆無傳

秋取根牟 穀胡無傳

左註 根牟東夷國也 穀疏 公羊傳曰根牟者邾婁之邑也母喪未期而取邑故諱不繫邾婁也若言諱不繫邾婁居母之喪縱非邾邑豈容無譏或當如左傳以根牟爲國名也

八月滕子卒 皆無傳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胡傳 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勘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疏 扈是鄭地卒于境外故書地 公註 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 穀梁 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左公穀無傳

公註 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 胡傳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公穀無傳

左傳 因其喪也 胡傳 貶罪在不仁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公穀無傳

汪氏 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公羊無傳

左註 泄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胡傳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

赤狄侵齊進書於策齊未有報也而伐萊如是其勤是强狄病小國齊無霸矣齊無霸則將望

之晉。乃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傳詳記之。雖中行有謀。欲盈其貫。縱而後殪。然度其勢不大于商紂也。必斂兵以俟惡熟。將何以爲四方觀乎。伐秦之役。白狄會師。櫝函之會。狄爲會主。晉不特未遑討狄也。且降而與狄親。解者曰。白狄晉之婚姻也。衆狄有憾于赤狄。而服晉者也。晉實用狄。非若齊爲狄困也。抑齊桓晉文尊周攘夷。中國盟主。不數傳而干戈玉帛歲與狄周旋也。祖宗之大耻也。晉成公薨。其年宋人圍滕。乘滕之喪。亦間晉喪也。踰年又伐滕。惡滕之恃晉而不事宋也。晉不庇滕。滕漸屬宋。然而春秋無暇責晉者。與其厚狄。無寧恕宋也。

宣公十年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左公穀無傳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註 公比年朝齊故。公註 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皆無傳

公穀 與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同占。

己巳齊侯元卒 皆無傳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同左

左註 齊畀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公羊 稱崔氏。譏世卿也。胡傳 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公穀無傳

左註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註 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公穀無傳

左註 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胡傳 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

六月宋師伐滕 公穀無傳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胡傳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左公穀無傳

胡傳 宣公深德齊侯，生則傾身事之，不辭屈辱。沒則親往奔喪，使貴卿會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公穀無傳

左註 鄭及楚平故。胡傳 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

左註 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許氏 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 左公穀無傳

胡傳 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皆無傳

公註 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止此 公穀無傳

胡傳 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公穀無傳

胡傳 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

饑 左穀胡無傳

楚子伐鄭 公穀無傳

胡傳 楚稱爵者，不以楚為罪也。

附錄左一 鄭逐子家之族。次伐鄭後。

宣公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魯之事周也疎，周之報魯也勤。且傳言仲孫未如京師，則王徵聘；既如京師，則王厚賄。踰年王季子行報聘，恐後王於魯可謂三有禮矣。無如魯之自大何也。宣公在位十年，身朝齊者四，齊惠公以其能服也，歸我濟西田，公益德之。未幾惠公卒矣，宣公畏其威而懷其戚，親奔喪焉。其葬也，使公孫歸父會焉。若然則臣王之喪何以不奔，其葬又何以貴卿不會也。春秋于公之母喪而如齊，繼書仲孫蔑如京師，于歸

父如齊葬惠公。繼昔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一則傷魯之無親而有齊。再則傷魯之有齊而無君。齊侯死而魯猶畏之天王在上而魯蔑如也。魯非禮義之國乎至宣公而蕩矣惠公卒。頃公立。魯初聘齊也。使季孫行父。又以伐邾取邑。懼齊討而往請也。使公孫歸父。魯不獨下惠公。又下其子矣。然終宣公之身。奔惠公喪。則公如齊止焉。使歸父如齊則魯聘齊止焉。既而通楚事晉。背齊伐齊。弒君之人若是其無恒也。齊亦畏之矣

宣公十有一年

癸亥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公穀無傳

左注 楚復伐鄭故受盟也。公注 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胡傳 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春秋無貶詞者。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皆無傳

杜氏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公羊無傳

左注 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胡傳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左注 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公注 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疏）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所以善其得禮（杜註）二人與昏淫當絕而楚强納之是制人之上下（胡傳意同）

（附錄左一鄭殺事于宣次納公孫寧後）

左氏于洩冶諫死書名不貴于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善其得禮皆非經訓也靈公宣淫不令日聞洩冶雖無骨肉之親誼則人臣也使言而得行君不没于夏南國不夷于九縣諫之益也愈于比干矣若必責以宋子哀之潔身魯叔

肹之不仕凡百執事異姓貴戚盡視君過而不言則春秋之書且教諂也靈公之受弒也儒者謂其惡不加民則公非大無道者死獨以近婦人故株林之詩不云乎國人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貴辭也靈公曰匪適株林從夏南拒辭也公畏陳人之責己而飾詞以觝拒心固自知其不善也泄冶入諫公請改過不罪言者公孫寧儀行父請殺之公弗禁是殺冶者二孽也徵舒弒君二孽奔楚逃死而之大國寧知討賊乎武王伐紂而斬妲己附師入陳而戮施文慶惡其道君于亂也楚既復陳國不誅二孽而反納之失霸職矣左氏不咎楚莊之縱惡而美二子之補過將欲比淫人而與石碏季友等也其可乎靈公既弒成公既立辰陵之盟陳侯在會意者楚諜夏氏成公亦與聞乎然春同盟而冬始討何遲遲也說者謂陳侯盟楚徵舒必從挑而戮之一夫力耳然弒故君立新君方專國政烏知其必君行而卿從也昔者靈公駕乘馬而說株則夕至夏氏矣乘乘駒而食株則朝至夏氏矣朝夕之來予南因而決事其藉毋以竊國也非

一日矣陳侯方立力不能討假手于楚是以有少西之役徵舒車裂楚討已畢是時陳且治矣楚又何名而懸之也叔時進規楚復封陳然楚方圖霸託義名以賅諸侯卽徵叔言其能有陳乎殺夏徵舒則與其殺入陳則不與其入蓋春秋之準也

宣公十有二年

周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葬陳靈公 左穀無傳

公羊注 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公羊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胡傳意同

楚子圍鄭

左注 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胡傳 楚子縣陳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楚能討賊從末減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注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公注 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穀疏 戰事書日者爲敗之故也。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徐邈云於此發傳者。深閔中國大敗於邲楚也。胡傳 遂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公穀無傳

蕭。宋附庸國。公疏 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穀疏 蕭君有賢德故書日。胡傳 楚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 公穀無傳

左注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胡傳 諸侯不自強于爲善。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注 陳貳於楚故。穀疏 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

可善。胡傳 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

附錄左二節 鄭伯許男如楚晉侯復桓子之位次秋七月後

盟而驟忘。未有若清丘者。盟之言曰。恤病討貳。陳貳于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以春秋之法言之。背盟之罪。陳其首也。衛其次也。胡爲乎脅宋例而同服也。徵舒亂陳。楚人討之。又復其君。陳必德楚。清丘之盟。託大國而求多助。急于自安而已矣。若曰外楚。則未敢也。宋人不哀其窮。而臨以師

執名雖正同盟懼焉衛成公與陳共公既有舊好爲之請于晉宋中前盟釋後怨使陳人謝過衛國無討何所不可遽以兵戰名曰救陳實伐宋也則晉有辭矣然衛殺孔達天下傷之何則衛孔達守小信未聞大道者也彼但知先君有約言而不知同盟外楚之不可以貳如此而死則其死也匹夫耳晉爲中國盟主而不能容一守死之匹夫則晉也恭臨春秋前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後書衛殺其大夫孔達是盟也竟以殺一大夫終乎則盟無善盟矣

宣公十有三年

乙丑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 公穀胡無傳

左傳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公穀無傳

左傳 以其救蕭也

秋螽 公作蝝 皆無傳

公註 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縠作穀 公穀無傳

左疏 君子既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縠自招 胡傳 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爲救鄭也師出也緩時楚已許鄭平矣爲鄭而出鄭平而退整軍歸國何辱之有先縠必謂不戰則失霸竟以師濟林父爲帥知其必敗而不能止又不能備也罪則奚逃魏錡趙旃懷憾求戰

郤克又知之林父不問是先以敗者皆敵也且晉軍既敗知罃被獲荀首猶能以族反之尸襄老囚穀臣以還若戰鬬軍衛雖有縠何患不克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嗚呼晉之敗績也非師之咎而帥師者之責伍參斷之矣春秋以林父主戰書其實也非若馬謖街亭武侯受過也明年晉殺先縠討邲敗也縠佐中軍僨師當誅然邲敗師歸林父請死士貞子以楚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而殺佐縠不服也又加以召狄之罪族而後快豈先軫之勲獨不可使有後於晉乎晉文公敗楚于城濮其能刑也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三罪而民服今邲戰踰年而族先縠縠之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春秋又何忍復去其官乎

宣公十有四年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公穀無傳

左注 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胡傳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皆無傳

公疏 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

晉侯伐鄭 公穀無傳

左注 晉敗於邲鄭遂屬楚 胡傳 報怨復讐之兵

秋九月楚子圍宋 公穀無傳

公注 月者惡久圍宋 胡傳 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葬曹文公 皆無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公穀無傳

胡傳 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

齊惠公卒宣公奔喪復以伐邾懼討行父歸父相繼如齊結歡新君齊遣國佐報聘明年齊伐莒歸父復從齊啓之交殆世世無相忘乎然伐莒以後往來無聞越三年歸父會齊侯於穀是

會也歸父意乎宣公意乎經與傳皆不書也明年歸父會楚子於宋書法猶昭公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則公意矣孟獻子賢大夫也以楚子在宋請公薦賄魯與宋隣益懼及也冬仲孫蔑會高固於無婁雖以大夫會大夫命之者公也或者公方通楚慮齊疑之獻子請爲此行也然踰年斷道有盟則公從晉矣未幾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則齊且受兵矣傳曰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經曰公孫歸父如齊皆公末年事也以公事齊之恩勤而漸邇晉楚以齊之向爲魯主而同盟外之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魯宣之謂矣又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齊項之謂矣

宣公十有五年

丁卯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穀無傳

公疏 會春會楚子于宋至夏宋楚始平忖度其事則知魯人不能平得之宋國口解也 胡傳 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疏 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 公疏 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 穀梁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 胡傳意同公羊貶華元子反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子嬰兒歸

左註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林父稱師從告 公疏 夫離夷狄之俗而欲歸中國之義卒無救助者是以亡也 穀疏 嬰兒爲賢書日復稱名者書日以表其賢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也 胡傳 赤狄未嘗侵晉而滅之不仁甚矣

秦人伐晉 公穀胡無傳

左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

輔氏獲杜回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 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入爲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譏以爲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穀梁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胡傳意同

秋螽 左公穀無傳

公注 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作牟婁 左公穀無傳

左注 無婁杞邑 胡傳 大夫與大夫會

初稅畝

左疏 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 胡傳 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

冬蝝生

公注 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有天災蝝民用饑

饑 胡傳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 公穀無傳

胡傳 饑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其二

附錄左二 晉侯賞桓子士伯趙同獻狄俘于周火王札子殺

宋人及楚人平平之善者也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鄭不敢殺公子馮而宋獨殺申舟華元之志也華元恥楚鄙宋殺其使者以激楚怒烈士勉焉抑不假道小恥也析骸易子大患也不忍小恥而來大患謀國不減先穀顛也楚圍宋九

月華元夜入楚師刼子反以盟楚之守將左右門諷舍人元皆能用之矣成盟而退宋國再安彼楚子者召之自元平之自元元習楚情豈其詐也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晉師方至楚已釋鄭救無及也將債好戰敗績而還今者楚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伯宗阻之使令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樓車致命晉師不出拒楚誑宋自廢霸也鄭之叛于楚也以辰陵之盟既從楚又事晉也宋來楚師前以救蕭後以殺使者兩國患楚一也鄭以曲宋以直

且楚子克城鄭伯肉袒哀辭而後許之宋以一大夫抓楚壁立談之間盟其國卿則宋及楚平也實武于鄭春秋所謂彼善乎此也

宣公十有六年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注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公注 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 穀注 滅夷狄時賢晉兒故滅其餘邑猶月 胡傳 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必欲盡殄滅之士會所以貶而稱人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疏 榭是講武屋名之曰宣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 公羊 宣榭宣公之榭樂器藏焉

胡傳 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公穀無傳

左傳 出也

冬大有年 左公無傳

胡傳 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

赤狄侵晉不書于經晉滅赤狄則詳書之其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也曰討酆舒故夫酆舒五

罪最大者在殺夫人傷君目晉伐之酆舒奔衛潞氏之亂靖矣滅其國而其君歸非定潞氏乃利之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膚咎如非赤狄狄之餘民入焉未幾滅與伐復見告晉之務盡其類也甚矣潞氏之役師師者荀林父甲氏之役師師者士會春秋皆不書伐廧咎如則晉郤克孫良夫又具書不書而人之貶獨在晉書之而兩大夫具舉衛亦與有貶矣當斯時也楚人圍鄭入陳圍宋伐鄭盟蜀悉中國之諸侯爲其服屬而晉獨沾沾一狄以鳴得志宜其不振也

宣公十有七年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皆無傳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左公穀無傳

胡傳 日卒時葬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皆無傳

公證 是後邾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鞌齊侯幾獲君道微臣道強之所致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公羊無傳

穀梁 同外楚也 程子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胡傳意同

秋公至自會 皆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羊無傳

公證 稱字者賢之宣公簒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附錄左二 晉師還范武子請老次盟斷道後

斷道之盟穀梁云外楚諸傳云謀齊此非觀之同盟以後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伐我北鄙至新築之戰而衛敗鞍之戰而齊敗晉與衛日與齊爲雠而楚公子嬰齊盟于蜀十二國之君大

夫皆在則斷道之盟果謀齊非外楚也同盟盟之信者也其外楚則吾貴之其謀齊則吾矜之蠻夷猾夏之恥豈不足滕婦人一笑之辱而郤克乃以為號也

宣公十有八年

周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穀無傳

胡傳 齊頃公不謹於禮而致寇諸侯上卿執國命而行私。

公伐杞 皆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鄫穀作繒

左注 弒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 注 公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 胡穀意同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始書卒

左注 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胡傳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穀無傳

左傳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 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檉）

（左注）書歸父還奔齊善其能以禮退（穀注）成公薨父之殯逐父之使父命未反而已逐是與親奔父無異（胡傳意同）

（附錄左 一公乞師伐齊次夏四月後）

齊惠公薨崔氏奔衛高國惡之也曾宣公薨歸父奔齊季孫逐之也崔氏者一云崔杼一云杼父崔天然既以氏稱則舉族行矣崔氏世卿專權其事在後惠公之世傳無明文而高因國佐

名屢見經則二卿之權重于崔氏崔卿有寵勢不敵也是以其去也易其奔也盡書曰崔氏出奔衛此崔氏者盡有憾于齊之君大夫不必專名守臣某也曾公孫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卒後歸父為政如晉書如齊再書會齊人伐莒書帥師伐邾取繹書如齊葬齊惠公書會齊侯于穀書會楚子于宋書其專也非齊崔氏比矣季文子惡仲殺適立庶謀逐歸父猶鄭人逐子家之族也然子家死鄭人即斲其棺逐其族罰不渝時襄仲死者數年矣歸父得君季孫安之從其

父又從其子君薨而後圖之不亦晚乎臧宣叔所以怒也歸父如晉還及于笙聞東門氏之逐也壇帷復命袒括哭踊然後奔齊傳善其能以禮退胡氏又云顛沛志仁夫亂賊之子何知有仁穀之會見晏桓子桓子曰貪而謀人其將亡乎又焉知禮後人但見三桓強公室弱追美歸父謂其如晉有欲去三桓之謀獨不念三桓未強以前襄仲之惡尤甚乎楚莊王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

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歸父果知禮亦當如之僅成反命未盡善也此而賢之或者愈乎指矴而奔其父之使者云爾嗚呼行父專宣公忌之歸父專三家忌之襄仲死歸父復用歸父逐三家復與魯之治也又何日之有

春秋四傳斷卷之六 終

春秋書法解目錄

元年解

張溥輯條張采嗣輯

春秋書法解目錄

春秋書法解卷一

明 婁東張 溥西銘學

同里張 采南郭定

元年

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豈以夫子執筆而自改年號、閉門作天子耶、故周正紀事、考之天時記異而合焉、考之祀典失時而合焉、考之麥禾非時而合焉、遍春秋書震電者一、而爲桓之九年三月。固夏之正月也、書雨雪者一。而爲桓之八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隕霜不殺草者一、而爲僖之三年

十有二月、固夏之十月也、書隕霜殺菽者一。而爲定之元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無冰者三、而一爲桓之十四年春正月。一爲成之元年春二月。一爲襄之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震電、不當雨雪、不當無冰者也、書大水無麥苗者一。而爲莊之七年秋、固夏之夏也、以苗與麥同時而知之也、書大無麥禾者一、而爲莊之二十八年冬、固夏之秋也、穀梁云、於無禾及無麥也、書大雩者二十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之五六七月也、僅成公三年書大雩。此經文爲夏能見而雩。事在巳月、夏周

巳月同爲夏令此三年之雩或爲巳月不可知然經于失時則書而此特書者必知在周之夏令爲卯辰兩月也雩以周七月爲正今所書皆非雩時也書郊者九而僖之三十一年成之十年襄之七年十一月哀之元年以四月卜郊皆卯月也宣之三年以正月三望則子月矣成之七年以五月三望文之十五年以五月郊則皆辰月矣成之十七年九月用郊則申月矣郊當在周三月今所書皆非郊時也書烝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春正月巳卯烝周

正月爲夏十一月烝其時祭也春正月巳卯烝五月丁丑又烝一年之中而舉兩烝非禮也夫書正月烝以見五月再烝爲瀆非以正月爲不當烝而書也周八月爲夏六月嘗非其時而乙亥之嘗何也御廩者祭祀之委藏也壬申災矣恐其積朽壞之餘故不三日而舉嘗春秋志其變非以六月爲當嘗而書也詳考春秋用周正衆王朔無不脗合不知後儒何以紛紜曲解至不可詰何氏哀十二年春西狩獲麟傳註曰冬言狩獲春言狩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于此然

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興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矣胡氏之說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淵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

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周本行夏之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薛氏曰謂魯歷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于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于魯耳汪氏曰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兩月事移在前一年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日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綜前諸說皆足以辨周人正建之義矣獨建子非春所當致疑然

漢陳寵有曰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歷家相承之說孰謂建子非春乎

鄭樵氏曰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歷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歷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

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則服則續禹政則反商獨于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歷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又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物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政迄于今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易耶以湯武易之爲是耶胡爲不能以遠傳湯武易之爲非耶胡爲亦已行之于一代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年始于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

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繇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楊慎曰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

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熊過氏曰、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年。非正也。禮稱諸
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
然後歸。寧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己
未、公即位者、正也。魯自改元而黜周之年。非也。史遷
自眞公溯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夷
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趙了嘗言諸侯既殯、嗣子
柩前即位、踰年正月朔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
階之位、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失之矣。而元儒吳
立夫頗謂史官志人君在位久近紀述之體、非以

爲重事。其說則曰、秦惠文王立十四年稱王、秦始改
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
書其侯王元年。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先秦時本
重改元、如立夫以爲非重則秦魏稱王、何爲又改元
年。史官紀實、寧有未改元、遽稱元年者。若太史淮南、
則緣春秋而誤、不可謂諸侯可改元而引爲證也。衛
世家獻公出公皆稱後元、則益悖矣。不然、則黜周王
係。疑春秋者、亦何過哉。
　張溥曰、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作
春秋者、曷不書平王四十九年公即位、而但書元
年。春秋魯史。非周書也。一國之史有一國之年。自
即位以至薨葬。莫不有年。元年者始年也。春秋以
一國之史包天下之事。後之讀經者以隱公元年
考之。則平王四十九年在其中矣。寧獨平王、即齊
僖之九年、晉鄂侯之二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衛
桓之十三年、蔡宣之二十八年、鄭莊之二十二年、
曹桓之三十五年、陳桓之二十三年、杞武之二十
九年、宋穆之七年、秦文之四十四年、楚武之九年。
皆可類見。此春秋之編年、所以爲史法獨創也。春
秋雖緣世變而作、其文多因魯史之舊。故書法紀

事每詳內而略外、苟舍魯言周、無論上竊周史、其
僭已甚。即東遷而後王室變亂、傳聞不一。柱下之
藏百國之書、安能盡信。孔子少長于魯。歷乎定哀、
覩乎隱桓。二百四十餘年之間、疑者尚闕。其敢不
知而作。盡取東周與列國之文、而筆削之乎。是故
以魯人脩魯史禮也。脩魯史而天下之故大者書、
小者不書、信者書、疑者不書、董子所謂博一類達、
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燦然具備。然後聖人之經成
焉。元則魯公之元、朔則天王之朔。聖人又恐讀經
者之不省也。于元年春之下、繫之以王正月、明乎

魯隱公之元年春正月卽周平王四十九年之春正月也其春同其正同所異者在周史則書平王四十九年在魯則書隱公元年爾周建子而春秋書春王正月周以十一月爲歲首也商建丑而商書一則曰元祀十有二月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商以十二月爲歲首也周之歲首云春正月商之歲首直云十二月豈周有正殷無正乎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子月也正歲寅月也周以建子爲正月其文雜見而商書十有二月之文惟見于太甲他無言正者似乎周有正而殷無正或者周文

商質商之世遠周之世近足徵不足徵又有異也儒者不知列國紀年之微而遂疑孔子黜周王魯不知周正紀事之體而遂疑魯自改元不知三正皆可言春而遂疑孔子以夏時冠周月經義本直而說者曲之年月首篇先爲訟庭則何不取魯元王正之書法一深思之乎

春秋書法解卷一終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采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尚缺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間爲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溥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並駕較之楊慎朱謀㙔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桂林春秋義三十卷

〔明〕顧懋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桂林說經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三十卷》提要

顧霖調春秋義序

粤稽三始章於帝軒六經光於禮記乎知春秋一書其來尚矣後儒黜周王魯之說聚訟不已獨晉杜氏力辨其非謂此周公之志也仲尼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也孔仲達曰尊卑盡備有天子撫邦國之義有諸侯事王者之法會成王義即於夫子東周之語證之洵有見也說文義從王也從我也易云從王也刑賞慶威非天子之月令乎匹夫不敢專冠以春王是也易云從我也賞罰者天下之公心而天下不知何以公也聖人操管使侯者侯之子者子之人者人之稱王稱公者黜焉若喪此天下能乎齊豹危大人以成名而以盜蓋之庶其竊邑以求食而以名著之此天下能乎一晉文也乎召陵而不乎河陽一吳楚也或升見進而再見退功不掩罪爽不亂華此天下能乎始焉神駭久延愈安是則夫子所爲竊取也竊取疑私私則獨獨則何以服天下不知竊取者雖曰從我然正從天下未起之心而先得之也從天下格格欲如此之心而代著之者也又從天下不言同然之心而比之於一也然則取者斷也紛紜難定之事是非疑似之理獨取而斬然盡之竊者權也大王守府稱事日非不得不假文字以肅起天下人心故曰斷也權也有斷而後義立有權而後義行有聖人而後可與斷可與權不然蘇子所謂僭矣亂矣散矣敢乎哉作

春秋義序

凡史皆史也烏乎經圖書畫象非先皇之史乎典謨訓誓即二帝三王也風雅頌且兼乎列國矣凡經皆史也烏乎史代更千載行事備而法戒一一寓其中是非得失之狀開卷瞭然如登取影則凡史皆經也何以春秋爲之作因魯史則史統五經始貫經七家所造孟氏爲宗而特標竊取二字爲百王不易之大豈非史外傳心則筆則削者有精義乎漢室諸門以春秋名家者不下十數輩大都各尊師說青紫徼榮叩其淵源且茫茫不敢望游夏况其他九世之仇何仇也武帝借以窮兵引出奔遣命事叱吏收傳逮獄則豎儒強作解耳子孟輩便儷目相驚謂公卿當用經術士嗚呼術亦烏容易宋儒長於說理經學大明當羯胡搆禍鼎祚中淪康侯目擊時艱特揭尊君攘外戎狄之旨紛紛聚訟披駁多端吾謂寫照傳神得其意思所在而巳第五目一過志非不專而湖月留連卒不能越江南遣一矢與廢爛朝報置之高閣者何異且名儒輩出立朝亦豈盡無人故學人不可輕讀經輕讀經則犬吠蛙鳴窺天坐井矣又不可徒讀經徒讀經則游談白論如丐子而數家珍猶之說鈴書肆矣吾友霖調氏潛心嗜古而經學尤深三經解次第成編春秋稍後出其尊經闡義大都胡氏爲宗而旁摭諸家至邃指微括往往特出意言之表大用雖未

者聖述者明不明作者之意而曰代聖人秉鐸不又開離經畔經之譏哉春秋註疏非一家鮮克提其要領惟仝社碩霖調氏爲予師斉忝知快倩敏敎過人沉酣六籍近著易丹嗣有書禮二刻盛行海內又以春秋不可無定本開來學戊寅息影横山絕跡城市迺徵日夕丹鉛席佐衷而輯之謬謂予苦心此中遠貽惠示喜其命名曰義從王乎抑從我乎從我則理會通從王則大居正亦猶桑承竊取之意大爾予二人善相長過相規而霖調品高月旦夠具衡天下事明決善[illegible]當情懸理洞機宜盤錯則能以片言截之爲兩當衆心焚試看[illegible][illegible]霖調又能以片言析之於一衆成欽其有幹世材也豈必引經而始知洞了聖義哉

巳邨春王正月同邑眷社弟張懋謙君平甫拜題于西江公署

竟然青箱業擅適當

聖世右文之期與時右爲天祿中同異彬彬推解頗而雄奪席者必若

人矣雖然行青服笥無所不淹而童而習焉者反茫然莫一窺藩籬

讀是編實有感夫亦重有媿夫

己卯秋之望友弟朱稷南劒父拜書於西湖樂天堂中

春秋義序

吾社長霖調氏以筠杞之姿鞴蔽之性冠冕人文迺時不偶非茂徵車就道復以孤孑爲當事者所中尼喟然嘆曰吾已矣山澤久見招何事乃躊躇吾且咏左思竹柏之句以自娛矣乃卜築萬山中仍復掩書杜門著春秋義縱紛丹鉛約書齊而出行將傳於世夫春秋聖人治世之書義例嚴切其大者在天人之際是非賞罰之權君臣夷夏之辨用以貞教明微起衰撥亂斷斷不爽漢宋諸儒謂是書爲拔時良藥考符稽象輔制勤王經事知宜變事知權至請藏春秋稅經於秘府請以三傳取士續二賈杜預之學甚盛典也第疏解互出義

類雖融或分爲五或通爲三大官賣餌之誚膏肓墨守之喻自昔已然霖調氏博習群書綜攬繹以胡氏爲經百家爲緯而間出己意以補康侯之所未逮其剖微送難有憔悴專一之子之所不能窺而霖調氏夷然出之如瀏衆流於星河而納百川於海也古之治春秋者自杜征西董江都范武子服咲諸子而下他如陳岳之折衷王沿之集傳孫復之表微比而論之皆以爲有功聖學頗逃有如是編之博洽深著者哉方今時事糾紛材品淆雜蝗尤半天飛蝗徧野水旱災祲民力殫竭號嘶啼痒所在跳梁其於天人之際是非賞罰之權君臣夷夏之辨亦云棘矣則曷不急取春秋之治治之此霖調氏所

爲目擊時艱杏齋感憤而以春秋之義正告天下也
天子方敦尚儒術求經明行修之士以賁邀芸是編也成蜀礀袍冰玉
帶會當相及霖調氏其終能以山澤終乎同里社小弟沈濤思子羽
氏謹序

桂林春秋義序

上古風猷淳朴止須結繩而治中古人心漸漓是用經書垂訓至季
世則去古日遠必藉大法以防維之故五經而繼之以春秋聖人不
得已之心爲後世慮深遠也迺
國朝以文章取士學者僅目爲博青紫之物習尚浮詞惟事括帖誦
讀者專攻一經講解者競誇異說求之身體力行鮮有也間有取五
經而讀之不過多博學自命求之發明與義亦鮮有也吾友霖調顧
子有慨於斯精心研討次第叅註以及春秋春秋固於經世大法尤
爲關切者昔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獨於春秋而曰作蓋上追
千聖心思所未及下維萬世綱常於不傾當時筆削精神直是貫徹
今古第言嚴詞隱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
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詞或彰其實非深得聖人
之旨未易窺測故古來傳註夥矣叙事惟左氏析義歸公穀至文定
傳先儒且曰未免牽合則留心尚論者欲明春秋之義非識不足以
及之亦勢不能也於是顧子重有慨于斯屏除括帖卜隱横山靜掩
歲月而告成題之曰春秋義出以示余蓋會通古今註疏略短取長
刪繁就約析衷斷案勒成全書豈非開後學之指南耶或亦有深惜
爲惜其去而朝市懷玆鴻寶不復扶以上佐

[illegible]我依明將從為空言之託耳余家世業春秋粗藉以立功德近余
西陵廣陵山居樵友牧顧子獨索余為序不惟問道於盲殆𠫤余痼
疾而不忘謬以吳咏為許也余辭之不獲序之不文聊率筆以識顧
子住山微意云

橫山樵弟江元祚敬書

春秋義自序

麟經獨稱孔氏刑書得天地義氣居多秋刑官也然則春之義奚託
乎青帝司令萬物怒生怒固威也或曰物老而傷則時加焉以老
其材而勾折乃應之聖王安天下俾赤子獲登春臺不既熙如者歟
有嚴有翼卒弗諱赫然一怒其猶蛟龍之蟄不以為陰慘而且以為
陽之舒也曾進退乎奪天子是憲而非僭上帝四時之氣乎哉予知
斷不越義字重闡矣周至先師時强臣跋扈驕子嘯風尼山片席地
奚懸秦鏡燭透肺肝業業動搖魯史辟若燕賓鐵躍池中耳千載寥
寥知我其誰因自下一註脚曰其義則丘竊取云明乎以權還周也

漢魏來自孑孑魯人置一喙俱是門外漢耳當年游夏文學道等絕
倫史稱筆則筆削則削莫賛一詞豈非用文則施用學則聯準以先
師之義化工肖物景象不啻胥壞去之與左氏親受業尼山鋪叙較
詳而義隱於事公穀頗嚴峭竪義遜盲史遠甚代有傳人如趙宋鼎
門之秘時發其覆洵哉非一家業矣歷披往牒乎岸抱之牧豕為漢
儒宗安石欲束置高閣而相業不光淮陰拔趙家幟韻考叔發弧開
之明修堦渡郎吳人見師於豫章而游師於巢也尤若壽亭武穆皆
沉酣此經有深解杜征南稱左傳癖豈不勝馬癖錢癖耶迨及韓昌
黎著春秋雜記宿彥興齊春秋其對賦制爵我用我法絕不效經生

伊唔是皆大義所在昭然顯白故可相可將可使有若此之嚴毅弗
苟者我
明典功令单尊康侯詎康侯之解能與尼山筆筆如燈取影然而尊王
貴華黜利卽質在天之靈亦應莞爾矣聖人只提着義字橫說竪說
無所不恊葢義於五行爲金金取擊斷斬截也於五味爲辛辛辣之
氣得天地之正也樊不敏世學易志書前也因以丹名所刻尋求逆
數作太上刀圭次訂禮又次訂書一標曰約大端歸之無不敬一標
曰齊俾魯恭絲竹不忍沉沒紙上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
也復不惜餘勁編摩匝歲草旣成下疏仍宗胡傳未了則參以肯解

上疏首纂左公穀三家未了則佐以諸儒壹奡義爲星宿海無或盩
先師深心使夫學者讀春秋而大義彪炳日星臣若子相與扶忠孝
於不墜則家絃戶誦可神遊十五國而咏歌先王風矣願竊修卜氏
學以竟五經之業
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葵月武林顧懋樊書于橫山之諸尋草
堂

男爆祚授梓

凡例

一經學之重爲經明聖統啟廸人心所繫也春秋一部筆伐口誅
衮鉞攸寄存一王之綱維苞一百二十四國之寶錄昭二百四
十二年之典章於冀運功尤鉅焉先儒曰此孔氏之刑書也又
曰裁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詞小子樊其敢不齋心以從事

一經文予奪分於隻字大約以扶植名義爲主揆之五倫準之五
德雖微顯也聖衷虛公不以私喜護人惡不以私怒掩人媺其
或同事異情同情異勢同勢異地同地異時各公評騭肯厥生
平毋容拘執意見顛倒是非

一遵註
明典功令炳如日星麟經獨宗胡傳而三傳翼之時合時離至於後
賢人立一解互有短長非端居評駁本末洞然生千載之下直
如親履千載之前不能定其是非也總之解經匪徒解傳近日
小小慧捷遂以甲乙儒者爲能茲刻無他謬巧期於有當聖心
而止

一胡傳遵等三氏全在援古証今裨益大政中間用詩特多以易
書禮參焉今於諸經引而未備處補其闕遺用資稽攷

一大全搜取務詳歸約不欲以繁文掩正解也又此外古文他刻

凡有關麟經典故者綜核加嚴耳目旣竭亦覗諸經倍之獨是宗胡則與胡矛盾者弗錄

一天王宗國聖人觸事存忠愛之忱編年紀事條理自是井然皆從各公元年下揭出便於省閱

一覇王定屬中國正以翼周荆吳徐越諸僭王往往見擯小善弗予小惡必懲惟文定會心多合聖義讀者須開大手眼方能領得

一春秋學有嵩門如江右之吉州楚之麻城閩之晋江近日三吳竟宿代多聞人而吾浙則推會稽烏程淳安諸名家輩出與武林並盛焉予少從　父兄學易長從婦　翁聞詩後以授業會稽錢師門因得聞麟經大旨今標書法逐句逐字爲之條分從舉子便也單題具在傳中别有寄傳一卷及合傳比題一卷向來秘窖藏不禁婁心然未敢附刻此集恐類章句帖括之學爾

桂林春秋義目錄

桂林春秋義目錄終

[illegible]春秋解鈎玄
顧懋樊日經學發明頗有儒者一言定宗
斜科時行者輸經在今敬三家而後惟紀
傳合於聖心者參然析繹以被傳可據傳
以失經不可日有當日竊取之義存焉
孫氏復曰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
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
董江都曰謂一為元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胡仁仲曰諸侯有事於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必用大[illegible]
年代史紀政必日用其年

桂林春秋義卷一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隱公上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元年○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表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隱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大王王夫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全經總爲尊王背霸而作也培植元氣人就無心弟恐無計撥動之耳直從破端伊始大轉作用更無斷續使足仁覆天下了天地帝王君相一齊都收攝在元字內莫輕輕看過○魯史只說個一年正月公即位聖人特地稱一爲元要人君體得天地底心一正莫不正纔是體仁纔是仁天下底手段這般子無可委卸胡傳明人君之用句深窺聖諦用字不對體說

公羊氏曰。何以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邵公曰。正。始也。總係之辭。王者始受命已。制布政施教於天下。○程正叔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李行簡曰。公羊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說是。而予以扳貴之說非。穀梁責隱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不知隱之立亦非天之命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相[illegible]好。故與[illegible]結盟。[illegible]盟之德日[illegible]民同有關當然而設[illegible]要神。故書公之及。以識其未免循習俗之私。而不出于衷中之信。

春王正月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加王於正者。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書春書王。正之始。不書即位。削之始。大法、

大統、大倫。三義無輕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

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此私盟之始。公攝位。欲求好于邾。故書公及。不嫌邾而譏公也。傳中公、私字。是關目。

凡盟。鑿地為方坎。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尸盟者執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

左氏曰。初。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也。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氏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陸子靜曰。凡君討其臣。但稱國。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繼聲子。生隱公。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歸於我。

書。書成。乃歃血讀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

于上而埋之。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鄢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敗。然後以叛逆討之。此鄭伯之志也。王取以善養人。推

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

段非無罪。不書叛而特稱鄭伯克之。律以

大舜於象。伯其何辭。非穎考叔純孝錫類。

不幾終及黃泉相見乎。聖人將使萬世知

天顯。誼不忍圖至養惡而剪之。人心澌滅

盡矣。節節看。都是養成段惡。處處蓋處心積

慮。非一日也。

秋七月。天王平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生桓公○公羊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程正叔曰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

左氏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李行簡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賵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周原稱王春秋特筆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行天命也平王不能正寵妾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禮而冢宰不能輔王紀法承命行賵故書名以貶其臣則君可知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按惠公嘗請於周而娶仲子恐未可謂妾獨諸侯不再娶於義何居存以備考

九月及宋人穆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遠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書藏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祝刑敢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尊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穀梁氏曰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張元德曰周室法度至於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

呂居仁曰益師自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也

此與蔑之盟同夫信終身不變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何足恃耶傳中明明兩信字呼應不得另生枝節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以有交私議論有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隱公之立其自立也祭伯又不奉命于王而私來朝此嚴詞以斥之有不止爲內臣私交者○祭之先周公第七子食邑于祭魯同宗也然不可謂非私矣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公子彄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此書內大夫卒之始魯不請命于王而卿

趙伯循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呂伯恭曰禹服荒服要荒蠻夷邈處侯甸采衛之外王道衰寢不知辨矣書會溷淆華夷于一旦之間○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

林唐翁曰此入國之始○張元德曰入謂破其都城蹂踐朝市也無駭權與大衆陵暴小國義與入向同

公子不書官正不與其爲卿意

庚申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布訾會戎譏之也

此外交之始戎卽費誓淮夷徐戎也久居中國法當驅之而一旦登戎於壇坫相與爲禮因而請盟雖辭於今盟於後誰實啓亂階乎觀夾谷之會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則知會戎之非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侵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

左氏曰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張元德曰諸侯會盟皆期約行禮然未有書日至于中國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

公羊氏曰紀履綸者紀大夫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

義自見矣

帥師卽大夫專兵之端也夫侵人之境猶且爲暴況入人國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蓋徐州之戎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春秋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耦非其類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衆其恥辱侮于終亦將奚及春秋垂戒遠矣

盟者要神以極背約有如此牲同類爲之

尚以長亂豺狼惟利是視儻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暴爲中國禍矣故春秋獨謹于唐之盟深畧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

穀梁氏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

范武子曰夫人無出竟之事甚有常也。

朱元晦曰春秋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汪德輔曰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于邾邾爲請于聘用師不已今再伐殆兵黷武從欲罪自見矣。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妻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男女之配萬事之先大夫來逆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者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凡闕文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期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誠闕也或曰本據舊史闕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子伯各一爵而紀衆稱之闕疑以見聖人

之慎也莒魯宿有怨紀婚魯因欲結好以解之故合盟焉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邦君之妻卒則書薨以明齊也

先卒而不書葬以明斷也

鄭人伐衛 莊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以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諱其辭爲君隱也征伐

程正叔曰月王月也王道存則人紀立日食君道所大忌象見于上災應于下春秋所以特書。

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于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也伐主于聲罪致討若必衛服而不戰萬一不服豈遂可戰乎

三年 辛酉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妻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月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上古陽盛日恒不食食不爲異歟易曰明入地中土計二星相值光爲所掩若有食之然其明仍不改暨也扶陽抑陰是在敬天者○日爲月掩則食故必於朔同經同度則食甚一定之數也按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者也而日食與焉使先知之預戒

穀梁氏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以其在民上、故不名也。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不入朝矣、然而欽若授時、自非交食交會之法、信而不忒、義和何以齊七政乎、十月之詩曰、正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繇人。

三月庚戌天王〈平〉崩 諸侯虞時武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武縱兵肆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嫌、師禦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有發之義哉。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非其禮也。

詩節南山、指尹氏大師、爲致亂之人、後此爲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不能擇界忠賢以修政、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著不能中興之繇、愼世卿也。

穀梁氏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杜氏曰、春秋諸侯、雖恣不可不黜、而降之於齊獨稱爵、非私爵也、于以見正爵之稱。

左氏曰、尋盧之盟也。程正叔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不奔焉、輔王者不能舉政刑、乃遣使下求於列國、陵微取輕、文武之澤蕩然矣。

八月庚辰宋公〈穆〉和卒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

卒者紀死之常也、君書薨、乃臣子尊稱、此書卒、失禮不臣、因以著貶、左氏又謂穆公疾、召司馬孔父、仍立其兄宣公子與夷、而使己子馮出居鄭、爲不廢先君之功、且曰、知殤公必欲得立爾然、鄭莊非可託焉之人、禍宋者鄭莊、而致鄭莊之爲宋禍者穆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 外盟常

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〇李行簡曰齊鄭之交始此

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全重在王法自有常典外諸侯特相盟非常也來告故書鄭之深仇在宋恃齊以敵之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强王政失綱二國相與之因列國之被禍者多矣聖人說到此有一段驚訝深意在傳中常與非常契緊要看

穀梁氏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忽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皆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桂林春秋義卷一終

穀梁氏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伐取于是始故謹而志之〇薛士龍曰諸侯爲天子之守臣土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

董江都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桂林春秋義卷二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隱公中

四年　壬戌　平王子桓王立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敗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若夫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

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伐不以辠志在貪殘故兩書之見王法所當誅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桓　特以國氏者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蓋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公存日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風蓋亂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弒吁罪無所逭也履霜弗戒是誰之愆

左氏曰，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而衛人來告亂。○公羊氏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胡和仲曰，古諸侯因事出境，不期而值，近為主，遠為賓，稱先君以相接。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之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時宋忌殤馮在鄭，懼鄭挾以為亂也，而與魯合謀伐之，適有州吁之禍，同履其地，陽若偶遇者然，實欲結州吁以修怨而伐鄭之謀定矣。蓋鄭亦嘗以廩延之怨而伐衛也。

左氏曰，宋公子馮出奔鄭，鄭欲納之。及衛州吁立，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

宋殤受國，而馮有爭位之心，苟知州吁為賊，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不能早辨，於此相尋於難。春秋皆為戎首，有以哉。○此諸侯

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穀梁氏曰，何為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薛士龍曰，師興而後翬會之。

秋翬帥師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公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厚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大夫翬，魯公子也。擯不書，公之罪人也。然隱公不明大義，使翬得行，掌兵權以稔其惡，有不待傳而自明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正叔曰，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曰，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矣。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黨邪之邪，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迹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衛有大變，宋殤失計，陳蔡繇人黨惡以虐無辜，而魯又從而翼之，此一會也，遂使中國之人視弒逆為常事，故既敘之，又累敘之，痛四國之淪胥，所以為扶植天倫者至矣哉。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于陳[illegible]陳人執之石碏亦使其宰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程正叔曰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吳幼清曰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雖是亦非禮也

蘇子瞻曰隱公息[illegible]政可謂非事矣○張元德曰益戒舜罔遊於佚罔淫於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隱公忽臧僖伯之正諫而從事遊觀非君國子民之道

九月衛人石碏殺州吁于濮于濮者惻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隣國與賊者暴矣

春秋君弒而能以義討賊者惟衛人爲正。稱人者見國人得而誅之也未定位而列于侯會故曰殺于濮志晩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人衆辭立者不宜立晉也晉雖諸侯之子而遂自立焉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其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

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以晉賢也晩焉歟行新臺之刺作焉夫殺州吁立晉逆書衛人而是非曉然矣何也討罪可置君不可州吁爲僇而晉受之君子以是爲無君父矣。

癸亥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廵狩述職省耕省斂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

家鉉翁曰衛宣繼亂而立不能懲艾非以息民保國爲事而輕動大衆書以貶之耳觀

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非能遂有之蓋懼強國來討也

黃直卿曰隱攝而俟桓長明年桓母卒隱殆將成之爲君也夫

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古者天子季冬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經書春未嘗魚之時特爲遊觀之樂耳○魚與漁同觀取魚以爲適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春秋於邪君褒正以王法而書卒至于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大居正也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不倫甚矣魯往會葬故書。

秋衛師入郕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

師曹師滅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夫于師以侯陳蔡及齊國郕之類是也衛宜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寧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衛與郕皆文王後也郕乘亂侵衛已非衛又報復而入其都他人不可況兄弟之國乎以繼亂勤兵尤爲失道。

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

范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

左氏曰，以報東門之役。○程正叔曰，先邾人爲主也。

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儳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

禮，庶子爲君，而後其母築宮，其祭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仲子不得附惠公廟，隱爲築宮，以桓母故，用夫人禮。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其後羣公皆僭用。爲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羣廟亦僭

用焉。仲子別宮，從衆仲言，不敢同於羣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合考宮以禮樂分制，正名正典之意見于此。○羽，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取其文耳。但言羽，則舞干不與矣。

邾人儀父鄭人莊伐宋 爲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上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林唐翁曰，蟲災始此。

杜元凱曰，葬者臣之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不書葬。

左氏曰，報入邾之役也。○汪德輔曰，明年冬，書取長葛，既不稱侵伐，又不繫鄭，故知圍經年也。

聖人原無誅首惡之心，只是邾見侵于宋，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討之。不當因鄭宋之隙，而借鄭以伐宋。是故邾爲首，鄭次之，交貶爾。州吁一段，傳推論出去，亦非比例。

螟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

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聖人之記天災，聖人之重國本也。○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惟君

德可以弭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于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彄，孝公子也，即諫觀魚者。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曰，見恩禮之厚矣。

宋人殤伐鄭莊圍長葛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于此。

吳幼清曰來者彼來求我○高柳崇曰來輸必有挾也○孫莘老曰鄭來輸誠于我乎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

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城守不下經年不解便見宋人擅興之罪

非書圍不足著其惡必待取而後惡彰也

甲子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則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執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

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謂苟爲以利不至于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以國敗宋之本也

輸如呂刑輸而孚之之輸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鄭莊來納平非有心講信修睦也其不憚屈已和魯繼之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取宋入許之權輿魯亦入其術中而不悟耳以利不以義爲此中大病痛

李行簡曰齊假鄭以求魯時宋方與魯爲好未可間也魯一溺于輸平之利再徇于艾之歃三誘于祊田之歸四惑于不王之告而邪與齊鄭之交固矣

何邵公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陳君舉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自諸侯入許而後外取邑不復書書其重者而已○張洽曰鄭莊不求保其土地人民交結鄰援報復計宋雖若得志而終然因喪師以及其身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僖盟于艾

齊欲平魯得鄭爲他日伐宋之謀非義舉故書會以明齊志也

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爲乾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月令春青夏赤秋白冬玄其著政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夏贊傑儁遂賢良行爵出祿秋選士厲兵修法嚴刑冬固封疆備邊命將講武王者法天不息一時必有一時之用

故紀秋又紀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于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鄭于前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掩矣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程正叔曰以待年始歸書且悶其無終也

宗元德曰不名史闕文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杜元凱曰魯無敵國外患之警而城夏興役事妨農害民此春秋重民力之意○吳幼清

久役強取從圍之逾年而暴虐亦逾著雖然以終弒于亂臣言之鄭固殺人之雄而宋殆愚人也哉

乙廿七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蘇轍以爲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責而後書則是以位而廢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德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不書此特書者紀侯卒而歸于酅奉宗祀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變例也蘇氏所謂賢而得書信然

滕侯卒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春秋之時晉北國也趣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佚其葬滕降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魯與滕皆姬之裔隱公怠于禮弱其君雖同宗同盟而不往會葬聖人能無深譏乎

夏城中丘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

曰無事者其力用于農以足食生財有事者其力用于兵以敵愾禦侮

左氏曰結艾之盟也

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此書土工之始易設險以守其國禮城池以爲固城何書曰望國勞民故教化風俗俱本生養中來而生養之遂又非民力之足不能魯君安可不念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年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紬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于年來聘特變

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于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親親之道非賢不及以致聖人以其過于溺愛而失其義故不書公子特書其弟致他日年子無知篡弒之禍始于僖之不早辨也

秋公伐邾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

高江都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以歸

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曾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衛貶而自見矣

凡和大所以恤小宋鄭平則邾宋之睚眦亦平矣妄欲悅宋而忘蔑之盟何必書爲宋討邾乃償耻哉

冬天王桓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何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illegible][illegible]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

爲狄所滅則有辭矣

王臣銜命而來聘于魯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衆劫之戎何足責衛人獨不念天子之命乎且使戎自此不特無天子亦無諸夏矣

桂林春秋義卷二終

諸儒春秋解鉤玄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幣請衛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張元德曰鄭莊請釋泰山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不共先祖之舉時衛未許易許也後會防之役卒使魯間齊于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旣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而書入者又以見義不當有而歉之貪利忘上爲惡滋大○薛士龍曰與我則曷謂之歸前乎[illegible]我矣○許叔重曰若會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盡京師不足以容○陳君舉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

桂林春秋義卷三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隱公下

丙寅八年

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

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非不期而會私交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春秋惡之○於遇淸三志外遇而皆以爵

三月鄭伯莊使宛來歸祊

戊寅我入祊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旣輸矣未易許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爲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勞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都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恥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歸祊看到無君親上所謂罪大惡極者也

其言我入祊與上無君親不相涉蓋鄭之

汪德輔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之等亦以紀遠近別同異

陳氏岳曰參盟之後主盟與其亦有感于私黨分而約劑亂歟故參者無主之謂也非以三國爲限也但始于三國故相仍以爲參爾○左氏曰以釋東門之役使來告成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罪不待誅貶但直書而自見後宮啓人假許田與歸字相對却直書不得故以諱爲貶耳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宣）卒

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于大上禮也春秋之時遵用此禮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督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于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

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蒲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初皆離會之盟此則三君共質於神以示明信盜可用此率諸侯信睦以鳩民乃明年齊侯遂從魯而寘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盟誓安在哉春秋列三君又書月以謹之已預知要言之終寒而傷世變者甚深也○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從其請乃有此盟

程正叔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之也

左氏曰以成紀好也○高抑崇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

張元德曰無駭書俠書季友仲遂書因卿大夫告終以諱世變也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寵過于厚生亂啓弊常繇於此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莒人怒向服魯而入其國紀人爲之平之今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故及其臣爲盟然而失禮大矣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

程正叔曰諸侯不修臣職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又聘之又不見咎失道甚矣

武以諡武以官武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錄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境其爲大夫明矣特未賜族爾○公子展之孫羽父請諡與族公問于衆仲命以字爲展氏

丁卯 九年

春天王 桓 使南季來聘 隱公即位九年於此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

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晉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賵者一賜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

隱公未有王命宰咺祭伯迭使而不一入見武氏子來求賻奔喪會葬之禮缺如桓王立不覲王臣兩聘亦不聞遣一介也儻曰攝位不成君何以比歲出會乎春秋書

何部公曰雷電陽氣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劉子政曰皆失節也○高抑崇曰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讓國爲名乃從事兵爭反德也天戒弗儆以及于難

李應陵曰郎豈非魯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文皆在此始猶有警懼之心終遂爲遊觀之地矣○林唐翁曰魯將爲鄭伐宋恐他國之襲其後城郎以備之

天王使惟隱最數其不克終以此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此書異之始寅月有雷但當閉于地中而不當出大震則出矣況加之電乎雷大震

一異電一異大雨雪以雷出電見後又一異單重人感上緊有恐懼修省之思

挾卒

夏城郎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郿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城不得不勤民底事然爲政猶以民力爲重則失時制興大作者其罪尤重可知矣

此與書城中丘均是誅意法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 僖 于防 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爲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自取二邑歸諸巳來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與其文以此

隱公與鄭而伐宋自宋伐鄭見之矣六年受輸平八年歸祊入祊其昵鄭之心已深

鄭復以不王辠宋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此公會防之謀爲伐宋地也

戊辰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 僖 鄭伯 莊 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 僖 鄭人 莊 伐宋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先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劫之于未亂也

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之故防

張元德曰鄭莊特假以誑齊魯耳觀五年稱郛之役宋殆不王豈更有甚焉者乎辨此則知鄭鬻之心而聖人書會防之旨亦明

陳君舉曰東遷之後諸侯猶未衡行天下也鄭伯爲王左卿士無王命而會齊魯亦無王命而會鄭而後諸侯始横○程正叔曰三國先遣將致伐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書法同

之會魯始與齊謀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而決出師之期直書而義自見矣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實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也傳中兩制字有悄

六月壬戌公敗宋 殤 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殘人之邦而絕其嗣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魯宋本無隙鄭莊爲齊背宋而從巳皆魯之力得二邑不取俾魯取之非魯版圖故書以著其無名檀據正胡傳所謂小惡直書而不隱者

秋宋人 殤 衛人 宣 入鄭 莊

宋人 殤 蔡人 宣 衛人 宣 伐戴鄭伯 莊 伐取之 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詐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鬭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

孫氏林曰公與翬傾衆悉力共疾於宋又浹辰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程正叔曰公蓋不待齊鄭二國以敗宋也

高抑崇曰宋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左氏曰鄭師入郊猶在郊宋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李行簡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始八年鄭以齊朝王九年乃行宋公不王之命不過矯假為報復地爾

左氏曰滕薛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

當此刑矣

合看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二句總見鄭莊料宋必來報復故示之隙以誘之又料其不敢久在鄭必趨利小國故伏于郊以待之宋衛不覺墮其術中耳伐取二字連書甚詞也全從鄭莊平日知兵善戰料想來

冬十月壬午齊人宣鄭人莊入郕 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入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故

討郕實以郕人不赴伐宋之會也知伐宋之本非王命則知入郕之非討違王命矣

書入罔宏

己巳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周衰典禮大壞無禮義之交惟彊弱之視以營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朝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

吳幼清曰鄭得許地者鄭之不謀遂破許因齊師之功特借齊魯以同伐陽讓功於齊齊不受以讓魯魯又不受而鄭乃得遂其貪

○左氏曰鄭伯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弗及怒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

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辭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儼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此諸侯朝魯之始罪在二國不朝王而朝魯魯亦不朝王而受二國之朝上旅見及不報意輕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僖鄭伯莊入許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而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戎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患成於桓而隱之情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彊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

首節只辨其為鄭志而罪自見不復用斷罪語會字是事實非書法也鄭莊以小利餌魯既與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許與鄭接壤齊魯何與焉鄭鉤致二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館於寪氏羽父使賊弒公立桓公

國借其兵力吞小國以利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亦不智矣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無亦見公有黨惡之非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

隱公之禍書曰公薨仲尼特筆也君薨必書地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蓋弒也賊未討則不敢葬故亦不書葬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周公稱乃考之惟克厭宅心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斗指寅然后為春建巳為夏兌為正秋坎為正冬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位春秋正名豈其若是秦人建亥尤不可行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土無二王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盟于宿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眜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眜之盟其刑牲歃血

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此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歂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鄭母為辟養成民惡仁人之於兄弟恩義姑立而小持衛焉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佐王治邦國者也承命賵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而不言是為不忠危不持顛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常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來聘不稱使杜朋黨之原耶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

貌之差也名而不以氏者身自爲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著戒欲使勿辭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書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繫名姓已登于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遂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釋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誘于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詰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屬類而長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桂林春秋義卷三

穀梁氏曰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

程正叔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爲行以求之何邪公曰使若暫假借之詞
杜元凱曰隱其實不言易祊稱璧假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桂林春秋義卷四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桓公上 名軌隱公之弟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自是累缺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出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

美惡不嫌同辭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

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母愛者子抱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謂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桓躬負弒逆欲自同於繼位者抑思夫位爲何人之位也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莊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與祊爲鄭許田近鄭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

左氏曰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王彥先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

孫莘老曰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則書也

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已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杜篡弒之漸也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爲許田也鄭莊知桓之不自安也將以求賂焉度魯必從所欲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莊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越近垂地後來戰于郎傳鄭伯首盟于越因此一盟後人更不問其弒君之罪所以爲定其位言及見魯志均罪也但不宜與罪鄭乎對

秋大水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大水非常則災害廣積雨所成山谷所洩

傳中致字妙

家一翁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使桓王能討亂號召天下九馮怵黨可坐而剪也

左氏曰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攻孔父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之

冬十月

辛未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桓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華督蓋馮之黨也伺間久矣至是因民心內離鄭援外固殺孔父奪其兵權因弒殤人莫敢動召馮於鄭而立之以親鄭賂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焉

及其大夫孔父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能爲存無亦庶幾焉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分明先攻孔父後及君却先書弒君而後及孔父蓋孔父之死爲君故也書及以上下不以後先於與難見其有忠君之節故稱大夫賢孔父則書名不嫌其爲賢罪祭

仲則字之不妨其爲罪○孔父孔子六世祖也爲華督所殺其子奔魯高祖弗父何適嗣當立以讓宋厲公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偁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偁子者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于當年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于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于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

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繇定也

此爲黜陟諸侯之始非止爲滕子言前其行則先也其禮則朝也其情尤重於不能討與爲之黨者故狄之不然前此盟越之鄭伯後此來朝之谷鄧何不盡狄之乎

張元德曰以其始朝弑逆之人特貶之也吳[illegible][illegible]王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此滕所以黜而從後日之稱子

三月公會齊侯僖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桓惡極矣臣

左氏曰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徐氏彥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胡[illegible][illegible]曰成就也謂有三年有成之成

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澶淵之會必深諱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矣然後見其罪矣

直指以成書法特重今則惟此與澶淵盟則惟[illegible]春秋嚴天下之大變也隱惡遠經想到爲賂立華氏相宋不令人不髮豎目裂三國不足褫也仲尼其能爲公道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宋初遷郜得其大鼎遂謂之郜大鼎桓以弑逆而受弑逆之賂不可訓也況又納于周公廟其可以對公乎雖四國皆有賂獨魯則得其鼎以內事故書

穀梁氏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左氏曰臧哀伯諫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

張元德曰不名不貶從滕子之同同不必再貶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桓公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

汪德輔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張元德曰小國間于大國孟子告滕文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彊於爲善所以不振也

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紀魯親而弱爲齊鄭所謀故來朝魯獨不加貶更見聖心之公法嚴而情恕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强於信義循天理仗信義以自守其宗荊楚雖遽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春秋合盟會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端可考也況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矣

此中國懼楚而三國盟亦會盟之合夷狄不自盛錄中國之衰耳待四夷無他道安中國乃以待四夷也始懼楚始字不可不知○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執訊獲醜蠻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自熊通十九年入春秋桓公之世始僭王史記六年侵伐小國伯日爭霸兆於此

春秋義　卷四　六

程正叔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某

左氏曰修舊好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杜元凱曰言速紀有功也

李行簡曰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正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寔亦篡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矣

九月入杞

我入之討不敬也寄伐衛傳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皆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

此特表內君之結外蓋重傷中國也聖人豈貢以討賊之義望戎狄哉當時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故歸行飲至之禮亦曰幸而得歸云爾

春秋義　卷四　七

三年壬申

春正月

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敢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蓋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賊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所以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三年矣而討桓之義無聞故不稱王都有

杜元凱曰公不繇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劉質夫曰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帥命于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以非相命也

張元德曰紀與齊親而求援以抗齊鄭桓公所以二年來聘與之會也

汪德輔曰翬爲桓弑隱復爲結齊好與送爲宣弑赤復爲納賂逆婦以結齊援同

無限覬覦王意在

公會齊侯僖于嬴

亂臣賊子與會而爲昏齊侯之罪昭矣

夏齊侯僖衛侯宣胥命于蒲胥命者相命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猶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

書惟天子稱命諸侯不請於王而私相命於此始然不俟結盟足以相信信在未結言之先也所以爲近古特起文以著之正

是深惡盟之旨

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

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盡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桓王師之應

紀天道之變乃憂王道之微既者日光滅盡也日食盡爲異尤大

公子翬如齊逆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館禮之節也紀侯于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逆侯于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春秋失禮則書重大昏也翬賊在隱公時稱名乃今稱公子或曰三命或曰桓之寵爾至逆女不使同姓之卿以厚別也使國賊不尤褻乎有不待貶絕而見辠者

左氏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張元德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僖越境送之逆使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矣不言翬以夫人至明乎公已受姜氏於讙也

九月齊侯僖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僖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君娶大事也曷詳乎僖公以過愛其女而送桓公又以僖之送而會皆非昏禮之正者始不正則終無以正身而正其家故詳書以重譏之○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左氏曰致夫人也

冬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

張元德曰桓惡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等事十八年間特書曰有以著公之罪以憫斯之民

有年十二公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獨桓有年宜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蓋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宜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

儒者多云豐年告于廟詳示國人如宋天書之類不知一經聖人筆削豈復作此解耶以桓公之三年獨五穀皆熟故存此志異見其悖德倖獲歲也

何邵公曰諸侯田狩不過郊○呂樸鄉曰此狩于郎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

癸酉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遠其常所祀害民物而百姓苦之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周禮遂以狩田魯當狩于大野今于郎則遠矣此公之心不在民而一意行樂處

張元德曰身為六卿長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群臣乃覲奉命來聘寵篡弒而瀆三綱故名之以示貶○程正叔曰天王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人理滅天運乖矣故具四時

夏天王桓使宰渠伯糾來聘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糾位六卿之長而書名貶也桓公之行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政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天王失柄而移其責於宰蓋糾位高職重儻能諫王可無此來諫不聽則去卽使必非糾也故稱宰又特稱伯總令糾憤然有溺職不忠之愧矣

桂林春秋義卷四終

左氏曰于是陳亂也。陸氏淳曰甲戌下存陳侯之殺及其名字于免八字不然則明年殺
陳[illegible]秋[?]
呂氏功甫曰紀素知齊鄭謀已故覺其謀而訴不行
蔡正叔曰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子得代父任事

桂林春秋義卷五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桓公中

五年 甲戌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桓

見盟寄傳兼用不春王作因革說。

夏齊侯 僖 鄭伯 莊 如紀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而逆謀而朝紀乃懷詐謀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紀人王會故來告其事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與于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錄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春秋義 卷五 一

紀脩婚姻欲求援於魯故具其事以告史因書之見紀亡之故二國相與橫暴而不在於相朝也紀人覺之則為如紀不覺則滅紀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而政繇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堯伊涉象賢夜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

杜元凱曰齊鄭將襲紀故

左氏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為魚麗之陳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程正叔曰侯不敵王猶夷狄干王不書戰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杜元凱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魚麗陳法

以世故嫡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公道不行然後爽伏侵陵國家傾覆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驕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

書法全在使仍叔之子五字上求刺意反輕以公私作眼目大指因王不親有德故王朝之大夫父老則子從政非周之法為衰亂之階譏前便以戒後大有關繫。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春秋義 卷五 二

公欲助紀卻畏齊故城此以備之不暇待時爾。

秋蔡人 桓 衛人 宣 陳人 佗 從王 桓 伐鄭 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怨其不朝以諸侯伐為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王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于春秋而書法若此非國史所能與也

春秋王室未嘗行伐若天討一旦加於宋督魯桓豈不快天下人心今以小忿奪鄭

朱元昇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只得他魯我故祭得他不則氣便不與他交感如何祭得○吳幼清曰魯有舞雩壇祀帝于壇如郊禡而用盛樂歌舞于壇上故名

程正叔曰螽蝗也既旱又蝗傷不勝書矣

政又帥諸侯伐之而亂賊反覆聊焉遂致鄭敢於抗拒視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宋濂燕書云王之敗也周人皆咎王桓公曰非也伐鄭而克則仲康之師也誰曰非天討乎

大雩 雩于上帝用盛樂也魯諸侯而郊禘大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如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禮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皆僭祭之始諸侯只雩於境内山川惟魯得用大雩國史原有此文玆旱極嘗雩故因而書之聖人無加損焉而義自見重禮不重樂○壇于南郊雩五方于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故曰大雩

螽

是年旱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也

張子厚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

張元德曰寔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畧之也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典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來故先錄其本

史因其將來曹而先以告故書○州即武涉縣若淳于地在高密則來曹不當先至

曹空再參

乙亥 六年

春正月寔來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世衰道微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嚮昏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自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還之道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振棄者之勸戒矣

承上文故不言州公不復於曹故不言來奔外侮侵凌不能請於王猛自圖存而託身諸侯之國書如曹書寔來皆以責州公也

左氏曰諸謀齊難也

何郯公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程正叔曰無事而為之者動也有事而為則數之不素豈所以保國乎其不得公蓋為國講武非公志也鄭忽訴齊魯人懼之耳

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賈長沙曰勢明則民定而出于一道○真景元曰國本之定不在于建儲之日而已定于始生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見紀朝僞紀來而公往會之失所主矣然以紀之微而捍齊十有七年亦憂長諸謀之功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于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訓民衆暴其備隙也懼鄭忽長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此書大閱之始閱有簡視意其曰大者田法大合車徒一一數視欲其皆精農務畢也餘三時小試肄習而已獨冬時詳非僭王禮而謂大

蔡人殺陳佗 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歟勤于為惡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與賢者貴于禮人與子者定于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其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廢嫡奪正之事爲訓之義大矣其不日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程可久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乎

張元德曰書焚見其虐之甚荒淫獵也

誓于天子然後爲世子因生而正其名亦別嫌明微之義按齊詩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爲齊甥而非其子是時國中有此疑云

冬紀侯來朝 會于郕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王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乘晉主齊至于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于貶志不在于鄉桓也

書侯者原心之法猶得免於黨惡之貶也紀近齊娶于魯齊欲襲之久矣夏會郕謀齊難公不能救今請王命求成於齊公又不能無何而紀歸季姜爲天王后齊雖強終身不復圖紀則魯實主之故

丙子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易稱王用三驅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惟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或問程正叔邾牟葛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則非義也

咸丘曾地火田者或焚一藪一聚豈容焚一澤耶譏盡物故書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桓天下之大惡也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撥亂之法嚴矣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于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于四年七年闕爲何也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

雖未之舉猶有望也不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師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王者繼天爲之子刑討失則二時廢固也然必歸於王則罪將有倖免焉故輒以望之諸侯穀鄧去魯最遠至是遠者來朝而近者絕望矣不然滕子先朝而春秋之望何以不絕於天下耶

張元德曰在夏爲仲冬正當烝祭之月也

程正叔曰魯桓弑立未嘗入朝而王屢聘失道甚矣

公羊氏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丁丑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延待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周用夏時紀事則用周正故烝非不時也書己卯者爲書後烝張本○冬萬寶告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曰烝

天王桓使家父來聘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于前其餘無責焉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尊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

以天王宰相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于前而王不稱天于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盜命魯爲之主紀婚也家氏父其字大夫承命而寵惡春秋不貶以重貴於王耳有祖述虞廷意○天王聘魯三想見桓之諂事朝貴及尹氏專擅政以斯成光寵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已烝夏五月丁丑[illegible]烝而一貶

正月方烝，非時復烝，必以前烝爲不備也。

秋伐邾

以不修舊好，故伐之。桓大惡而反加兵於人，故直稱伐邾。

冬十月雨雪

陰陽方中，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王之三公也。尊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乃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稱遂行如紀而

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非矣。爲之師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于禮得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

或謂祭公受王命謀婚於魯，遂逆后於紀，此言是也。殊不然，蓋義主於逆后則重矣。惟義只主於命魯，故輕辭命魯，便當復王，然後遣于廟，以明逆后之禮。今遂因而往逆，何以示正始之道哉。

戊寅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

陳氏岳曰：但曰伐邾，何也？師非君將，將不言大夫。

程正叔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公羊氏曰：大夫無遂事，此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遂也，不敢處恭也。○穀梁氏曰：京，大也；師，衆也。○公羊氏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所謹也。

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季字姜姓，自我言紀父母於子，雖自後而御，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妻道也，臣道也，有化天下意思在。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 桓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將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代朝，于王則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于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爲之與也，危病邪之間也，世子，君之貳也，若疾而備副，出敵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數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則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父焉得爲孝。

父疾子出，使者與來者俱失，喫緊在世子。

[illegible]曰：世子爲國本，不使之朝夕侍膳，以[illegible]之朝，而今乃因忘父，且以朝亂戚于[illegible]何者。

何郯公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

杜元凱曰衛侯期會中背桓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張元德曰春秋爲國諱恥故書至桃丘而不相遇內辭也

左氏曰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程正叔曰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兩字上

己卯 十年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一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必見誅于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要得聖人汲汲討賊大主意其曰常理猶援天以警人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弗遇 弗者遇拒惡失信也衛初約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齊其得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嘗桓非當會之人然不以此寬衛侯之中變而從齊鄭重信義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 衛侯宣 鄭伯莊 來戰于郎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加于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鄭伯爲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縱釁于僂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陳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態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尙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斷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以主客之詞辨用兵之曲直魯桓罪固當討三國不討罪而與之盟今又來戰得有辭三國無辭矣書來與罪三國不言故爲宗國諱

桂林春秋義卷五終

諸儒春秋解鈎玄

林唐翁曰。鄭敗王師。齊戕君之母。宋衛亦抗王。突而自立。自有春秋以來。莫有甚于惡曹者。

陳任叟曰。春秋之初。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突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此五國者。

桂林春秋義卷六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桓公下

庚辰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僖衛人宣鄭人莊盟于惡曹盟會

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惡曹之盟。仰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鄭之戰。又結怨因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刺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戰而復盟。若有甚怨於魯必不可解者。而本情謂何。三國爲不度於義矣。其何以爲君。故微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鄭自王貳于虢。敢與天王交質。又稱兵以犯王。掠取麥禾。入朝而不爲禮。稽其不臣之罪。而絕無一介謝過。至抗王之師。祝聃

高抑崇曰。鄭忽既立。不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左氏曰。宋雍姞生厲公。雍氏有寵於宋。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穀梁氏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

逆節。其身死子亂。豈偶然哉。○忽奔衛。突歸于鄭。爭一。突出奔蔡。忽復歸。爭二。忽弑。子亹立。爭三。齊人殺亹。立子儀。爭四。傅瑕殺子儀。納厲公。爭五。

秋七月葬鄭莊公

葬不待五月。爲突爭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權重矣。圖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嫡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亦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或曰孔父賢而書名。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

此書執之始。時突方在宋。宋謂奇貨可居。欲挾之爭國。取威於鄭。故執仲脅之。鄭遂開門納突。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

正惡祭仲也。

張元德曰觀此事屬詞之旨則宋人與祭仲之罪固不可勝誅天子方伯其職安在

穀梁氏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立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因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

易其以庶孽逆先君之命而篡國也忽不得不出矣

鄭忽出奔衛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何能君也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援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大以狡童目君亦以見忽自取非獨仲之罪矣如忽之爲人苟無大

援則不能立辭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辭詞執禮以當晉楚至于壞諸侯之館坦郟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當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

繫鄭于忽明正位與突不同其立其奔皆不繫已是以不爵

柔會宋公莊陳侯厲蔡叔桓盟于折

大夫會盟諸侯自此始柔書名貶貶也蔡叔書字親親也盟欲結宋乃以未命之大

公羊氏曰鍾作童。

宋一翁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

左氏曰平杞莒也。

大敵宋公陳侯故不足恃雖未見厥會亦要會者

公會宋公于夫鍾

前會盟後戰伐此中間關節處只假之以數盟會不足恃意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刪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屢盟數會疑叛之所繇生也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公會盟下令人深長思

辛巳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平隱四年伐杞之怨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莊燕人盟于穀丘

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入及突入後不能償其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耳

張元德曰厲公也篡不會不協同盟故不書葬。

左氏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

呂伯恭曰突篡而書爵者大臣君之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故春秋君之從其實也

左氏曰宋無信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八月壬辰陳侯厲躍卒

即上年與柔盟于折者

公會宋公莊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于龜

虛龜皆宋地桓急欲成宋而屈己往迎之不知其心不親豈屢盟數會之所能回哉故詳書致譏焉

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

王政不行魯桓宋非鄭厲皆以篡立頻盟瀆信以宋公之辭平也故與鄭盟惟利是視祇長亂耳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舉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同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篡桓也責其力以貨曰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罰治不肯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兵法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鄭藉宋之力以立宋責賂又結魯爲鄭欲與宋平不許遂倒迎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鄭也又書戰言三國尋常亟爭殘民交惡之

吳幼清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數爲鄭會宋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張元德曰戰稱師者故序列君臣取稱師重衆也

壬午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齊爲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辭喻之文

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則相時小國皆大國而幸勝焉謂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狀君之賊基國之人也不能保其邦即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以治之意也

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却不知爲紀者只有引咎固圉盡自治之道此之不爲而藉人倖勝豈計也哉

王彥先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豈非怨氣蘊結有以致之歟。

張元德曰、厲公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而桓往會之。○左氏曰、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劉子政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宋元輝曰、疑而不闕、則流于繆妄。

三月葬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爲宣公怨、不棄義、怨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其爲惡大矣。

夏大水

大水、陰盛之災。桓積惡不悛、亦文姜所召。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厲于曹

與鄭突修好也。

無冰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祭于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特紀常燠之微、本于君政、當有譏微意。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式筆式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疑以傳疑、想見聖心之慎、爲不知妄作者

左氏曰、尋盟、且修曹之會。○張元德曰、稱弟、[illegible]其寵愛同氣、使之交攻也。

杜元凱曰、此蓋供宗廟之粢盛、不得他用者也。

孫氏復曰、不時而嘗、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

下一鍼。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厲公與公會于曹、而未盟、故使其弟來、大意惡尋盟也。不稱字稱名、書法與年聘傳不同、只輕帶說。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書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然後知有國

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畧不書新用民力於所當爲也。然則凡書用民力者、皆所不當爲而爲之者矣。

乙亥嘗 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王者遇災而懼、安可遽有事於祖考、況未當祭時乎。則其無誠敬之心、并所爲禮苟簡蔑裂、概可想見。○祭用夏時、乃六月也。

左氏曰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張元德曰此齊與平日諸侯各帥其師而代人者不同

吳幼清曰車乘器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其不當貢者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

屬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

宋以突之入用其寵而悖之且見伐焉積憤乞師雖四國之師賦而左右惟宋人是聽厥罪維均矣

甲申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求求以供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王者有求下觀而化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衰官失德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漸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諸車服以庸其用皆有等差上錫下之物也安得轉求之於下特書天王見所求無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使婿雍糾殺仲雍姬知之告祭仲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汪克寬曰忽稱世子未嘗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名○劉氏炫曰書復歸諸侯之正也

藝以取輕於諸侯而家父辱命之辜又不待言

三月乙未天王桓崩

此衛書亦尊周存名之大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怪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諸侯之出也書爵不名雖曰失道猶冀其

復國自新若突奪正初與權臣比而篡立又與親戚謀而欲弒之反覆盜賊之行也自取滅亡故書名

鄭世子昭忽復歸于鄭忽嘗嗣位君其歸而猶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莊公十一年五月忽已立九月奔衛五年於外其得歸也以嘗為世子故憫乎不能君耳○突出稱伯忽歸而止稱世子嘗宋

穀梁氏曰與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左氏曰謀元許也○張元德曰入許之後齊魯不有鄭不能有齊魯又爲謀以定許叔許之所以復存也

何邵公曰桓公行惡而三人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

主之已成矣之爲君然君爲世子是正不亦明乎非世子是篡乎

許叔入于許 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許莊公奔衛鄭使大夫來許叔居東偏乃因忽突之爭以入而乘亂把自已一番明目張膽大義都抹煞了於勢爲難叔自難之也以繼絕入

春秋義 卷六 十一

故猶稱字焉

公會齊侯 魯 于艾

許之失國本鄭莊合齊魯爲之但地則入於鄭耳蓋鄭莊方強二國欲挾鄭以爲利今鄭莊既卒二國又欲定許以爲名艾之會將自解前入之非爲意也然入許書及矣其能掩乎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狄之也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左氏曰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張元德曰齊桓與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之義獨陳侯[illegible]之耳

滕先朝子之號邾遠朝名之此三國者旅見於亂逆人之庭三國以示法者嚴矣

秋九月鄭伯 厲 突入于櫟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以虢君共城之叔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亡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靈末大必折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名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始乎

春秋簡嚴之書也書突入櫟見大都耦國

春秋義 卷六 十二

一人則鄭已制命於突與入都無異譏亂之所繇生也此後忽亹儀之稱君抑末矣皆不足書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 莊 衛侯 惠 陳侯 莊 于袲伐鄭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於輔正終變而與邪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

會與伐應得備書多袲于衆二字便有疑

左氏曰，謀伐鄭也，於此又遂從而與同者，☐☐矣。

王元☐曰，蔡序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叔曰，突篡諸侯，故皆為之致力以伐。

孫莘老曰，重其所伐正而納篡，故危之。

意曰將納厲公，則疑者為是，果者為非，既侯疑而復合，特狃不敵衆也。下文伐鄭，乃行其所疑，而果於與邪之實。傳中非其非字，就作識字看。

乙酉 十有六年 桓王子莊王立

春正月，公會宋公、莊 蔡侯、桓 衛侯 惠 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莊 衛侯、惠 陳侯、莊 蔡侯、桓 伐鄭。會于曹，蔡先於衛；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及春秋時，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以至

春秋義 卷六　十三

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顧禮法也。世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賄賞誘人之難事赴功，以重餌退人之事，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繇生也，則僭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意自見矣。

諸侯序次先後改常，又在伐鄭之外看出。

重利來，然鄭突入國，即比魯而仇宋，及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徂夏，併力伐鄭，昭公豈其倫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張元德曰，下十有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左氏曰，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張元德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今乃盟之，以援賊朔得罪於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

高沖崇曰，邾來為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耶。

書飲至，著其黨惡之罪，律以王法，亦危矣哉。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立五年，二公子逐之，據傳讒構取國，故不言逐，但本自奔之實，而因明其不足居人上，人亦不以寓公待之也。○或攻衛宣享國十九年，烝夷姜生急子，當為即位事。急子娶須十五六年，而宣公奪齊女生壽及朔，則急子被禍，朔方在襁褓，豈能與妬構兄至死耶？存以備參。

春秋義 卷六　十四

丙戌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 紀侯盟于黃。

朔在齊，納朔，齊志也。以是會魯，而魯因欲以平紀，齊卒納朔，紀不果平，特虛言從魯，魯為所愚爾。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夫國君之重

心無適主安足貴乎○從左傳邾旣來朝

又尋蔑盟而公會之盟趡盟邾志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襄）師戰于奚

齊魯之師始于奚而終于艾陵鄭不耦齊

鄭無齊援亦無齊禍魯一耦之般卒閔弑

再罹篇禍殺惡立接三成魯亂也豈非不

善自守而輕比之戒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

（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既有禍以不有國以獻舞立矣所備者足以與權而不敢加足以得國而不居難而不偏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連以道去與以禮歸總是深取季之不爭

潔身而去念在宗國聞召卽歸能遠禍於

未然不悻悻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

貴之

癸巳葬蔡桓侯（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此賢者所以與於衆人也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

穀梁氏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左氏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何邵公曰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思慕三年無惡心故稱字云

陸農師曰蔡君皆謚爲侯經皆稱公以其私謚與衛同也惟蔡桓稱侯王册謚曰某侯特書之以明得禮

諸侯甕誅於王稱公者非稱爵是已

及宋人（非）衛人（黔牟）伐邾

春與齊邾盟未幾而背之瀆信好亂不仁

佳兵入理滅矣宜乎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子亹

（丁亥）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是年桓公之終弑君纂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宜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

（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作春秋於十八年後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王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弑君之賊不誅於一時當於歲月不誅於

其生當於其死不誅於終身當於萬世然

則列於會而不致討可乎故聖人書王以

明大義

公會齊侯（襄）于濼

杜元凱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而伐焉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孫莘老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呂横卿曰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

公羊氏曰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也○左氏曰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曰與者罪在公也懦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此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公同出不能復返遂與如齊○詩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繇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聖人謹禮於微而公不聞乎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

不言我諱之也觀上下文其實自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我君二字史稱本國之詞聖人因之耳

桂林春秋義卷六終

胡和仲曰同雖冢嫡然未嘗命于天子桓公又薨于他國不及有付托之命也其內無所承明矣

張元德曰文姜之罪上通於天魯臣子固難爲闕君而以恩掩義去姜氏係曰夫人孫齊之後托齊求助恥心遂亾絕齊所以責文姜□□□祀也

桂林春秋義卷七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莊公上名同桓公子母文姜

戊子莊王四年元年

春王正月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雖嫡長而未誓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罪於秋紀而不書即位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總是謹始例謂以繼弑君不行即位禮也與閔僖同而莊公之無志復讎又與閔僖不同

三月夫人孫于齊婦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則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恥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

孫云者直欲其一去不復返爾訖不爲俊也書若不爲白也母宋桓夫人出歸于衞思其子襄公而義不可往正不書姜氏之義

李氏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

張元德曰築館以待王姬之命以俟齊侯之逆也既知仇讎不可與接婚姻又可以于外爲安歟

夏單伯逆王莊姬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王命魯主婚單伯逆王姬將至魯而後築館焉左氏作送非也春秋書此以著魯君居喪禮當辭命況齊又不共戴之讎乎要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至是絶矣○

一說魯史無單伯蓋周大夫而命魯以爲卿者備考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爲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讐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魯主王姬婚前此必有其所將以築于外而爲可不思桓公弑未一年創鉅痛深而可命國人築館以合歸齊之王姬歟以其忘父親讎故特書若曰知其不可得變之

高抑崇曰禮諸侯嗣位喪畢以士服見王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民桓篡弑未嘗入朝受命也王命魯王婚故追錫以寵之

張元德曰齊欲滅紀今始遷三邑不服之民而實以齊之民故稱師至是紀力不足以自守矣

正是與於莊公也已

冬十月乙亥陳侯莊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此錫命之始王室追寵非其人矣畧節志貶

冬王姬歸于齊魯主王姬之嫁舊矣此猶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

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歸齊何以書書成婚以証主婚者忘親之罪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毁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經有遷國無遷邑遷不言師遷國猶然而況邑乎明是逐其人而收其地也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究竟遷之後

杜元凱曰莊公時年十五〇公羊氏曰郳婁之邑也

左氏曰書姦也〇胡趙望曰天下後世爲人子而仮母至于是罪之大者也

無再存者故知與滅同罪

己丑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邾邑也其曰伐者慶父主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至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繇爲後戒也終在作秋中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由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當翬弑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一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莊公立。幾苦枕戈。莫甚於齊。舍齊而先事無畢之於餘丘。非公命也。慶父得政制國。軍政之本失而權移於下。豈不大可畏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以齊主之故書。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姦于禚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檢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張元德曰溺不氏與無駭挾同伐衞爲納朔也

林堯叟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故書字

左氏曰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王姬卒而文姜往顯然出會如謀國事者然亦可謂無忌憚矣。

乙酉宋公莊馮卒

庚寅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罪重會仇讎上。貶溺。正以見齊。此舉之非。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屈巳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巳而爲之者非其罪也入云者難詞也

春秋義嚴而法恕。有紀侯之命。則非盜地以下。敵不得已之舉。則非棄君以避患。只因他不悖人臣之義。便不書奔書入。難詞意輕。後來叔姬之歸。非以有宗廟在乎。

冬公次于滑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會紀有婚

家元德曰漢人有言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文姜齊禮俗入習之三十餘年焉

[illegible]氏曰以君爲之變卒之也

[illegible]陵[illegible]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illegible]其國而去

姻之好當卹其患於脅行父之盟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義不惜長壽次以志怯也夫列國之兵皆統於天子獨次滑則譏於以見復讎之義與恤鄰並切矣

辛卯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襄于祝丘享者兩君之禮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家人初爻曰閑有家夾谷一會齊欲享魯夫子猶然拒之豈兩君不可享廟外而文姜反可乎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厲遇于垂蘇轍曰鄭伯子儀也

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突之入以甚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此鄭厲公求齊釋怨援紀之怨也因陳爲介於垂見齊襄或云齊恐陳鄭救紀而爲介以止之者非觀仲辨鄭有二君自明

紀侯大去其國凡大閱大雩大蒐譏其僭也大無麥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壤承先祖之祭祀以義言之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逆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紀侯去區區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是以與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失國之君書滅書奔或書歸此言大去還在去國以存祀上看出簡道字來須要斟酌只是無民耳太王去邠圖存春秋將與滅繼絕之義若不可復矣○紀侯之先有寵于夷王者譖齊哀公烹之襄九世祖也將復讎焉

六月乙丑齊侯襄葬紀伯姬葬紀伯姬不稱齊人然後襄公之罪著矣如紀似禮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斥言齊侯以賤之

[illegible]元德曰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

[illegible]梁氏曰師而曰如眾也○張元德曰見齊[illegible]行[illegible]而夫人之行往來恣縱矣

[illegible]元凱曰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襄狩于禚齊人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父毋之讎不共戴天今莊公與齊侯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通讎之辜不勝誅莫重乎與狩讎一以例餘讎○讀猗嗟之詩非公善騎射者也故齊襄從公狩將率以伐衛云

壬辰五年

春秋義 卷七 八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益恣之心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以戒後世[illegible]設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此經月不返矣故書時言齊師則惡在焉○齊詩載驅四章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都大道禮義安在哉

秋郳犂來來朝郳國也何以名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

左氏曰納惠公也○吳幼清曰三年齊師會[illegible]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又會四國

張元德曰奉王命存黔牟而拒朔也春秋書王旅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故雖微必褒

蓋[illegible][illegible]已能自進於禮矣

禮重朝聘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非耶書名特別於中國附庸爾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哀伐衛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絶之也又[illegible][illegible]罪以納之故貶而書人

人諸侯者人公因稱史不可以斥貶公然惡便逆命只重逆王命上

癸巳六年

春秋義 卷七 九

春王正月

王人莊子突救衛王人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僭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藉而書字使諸侯苟斷逆順之理予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誰從如親聽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耳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亦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救衛何足褒褒其伸王命于朔弒兄自立王命將治之而五國乃敢抗焉子突雖功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

穀梁氏曰以齊首之分惡于齊也

不虐乎理則順矣惟王臣奉命而恤患特變例以嘉與之

夏六月衛侯惠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入有二義一雖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逆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歸政國未之賞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衛侯之入也為抗王命公之至也為逆王命書名又書人與晉鄭伯突法同書至為公危也是亦不在四國下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作寶 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上逆天王之命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授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識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賂也

五國之援衛抗王命而不顧可謂喪心失志矣說到歸俘方實實有證據如獻獄者得簡罪名好結正定案以文姜之請齊歸賂聚淫縱貪則有王者作當服首誅何辭

○商書遂伐三𡓁俘厥寶玉俘者正文寶其釋詞

杜元凱曰遂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穀梁氏曰天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公羊氏曰星隕如雨記異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災非常也○穀梁氏曰麥[illegible]

甲午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 襄 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逆衛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

此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兆一大變也經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可知如雨即是隕象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紀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恤輕民命而不圖春秋所以譏之也

天變見者也王奉天者也洪範八政食為先災異至於兵食之絶王者宜何如恐懼而諸侯因恤可弗戒乎

杜元凱曰濟北之穀城

張元德曰無君而動斯會其應故齊師次書俟以深責之

穀梁氏曰出治兵入振旅以習戰也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又一歲而再會爲其惡益遠矣

一歲再會敝笱載驅之章所繇作也與衛風鶉之奔奔墻有茨諸什俱謂之變以視二南竟何如

乙未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嚴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進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繇名

春秋義 卷七 十二

安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遮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深貶之也

伐而次名整兵救而次名緩兵俟而次何名乎無名即非義全在以俟上唯欲俟故不得不次亘與秋師還俱一事蓋齊欲與魯陳蔡伐郕而推魯以主兵進兵之命聽於齊則然

甲午治兵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亾

左氏曰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劉質夫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汪德輔曰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之惡況皆逼于齊命乎

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根上以俟來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獮此則講武失時并失其地非瀆而何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書及齊師者親佐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陳蔡不至會齊圍郕譬及內志也魯郕皆文之昭降齊見其不服魯而從讎貪利故譽公而書師以著輕用民力之辜

秋師還 書師還譏役久也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圖君上將親與圍郕之

春秋義 卷七 十三

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莊公此年之師尤爲不義歷三時而逆天道親佐讎圍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備書其惡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

左氏曰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於門
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階下遂
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
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弟也私其同母與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
禮秩如嫡亡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
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乖戾之義明
矣右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徒知
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
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無知公孫也不書氏與衛州吁同例然而
齊襄積不善應有餘殃矣

弒其君襄諸兒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
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
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與大臣其
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
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
下寮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故
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踈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
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踈親小
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乃致亂之臣
必不償責
又何取乎

襄自有齊以來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
荒禽荒雎比小人無知擬嫡雖積漸於僖
未必非天爲之矣或曰亦無駮挾之比故
不氏而書弒其君

桂林春秋義卷七終

左氏曰齊無君也○張元德曰及大夫盟以
定其嗣忘不共戴之怨而施德焉故聖人明
著之

司馬子長曰小白善大夫高傒陰召小白于
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送
糾者行益遲桓得先入立○張元德曰莊公
忘齊讐而納糾所奉又不正故特書納糾以
罪之小白當立書入無王命也

桂林春秋義卷八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莊公中

丙申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殺無知者罪賊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于齊而不繫于
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
之釋父怨親仇讐也德有輕重怨有淺深
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
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
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
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蓋欲迎子糾也襄之死使公念父之所以
弒因而問罪斲棺戮屍然後謀於齊衆擇
僖公子之賢而立之豈不爲孝且義也哉
而惜乎此一盟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
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
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襄公見殺糾
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
爲世子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
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
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
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徒義而聖人稱
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

杜元凱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illegible]戰遂敗

子糾爲傳所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春秋法分不當立者雖有援而必貶分所當立者雖無命而猶與胡傳從不書子以小白繫齊上窺見聖意特以魯論二段爲糾幼而小白長公榮直是明眼○管仲對桓公曰君若欲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而令可以寄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于是爲軌里連鄉之制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

春秋義 卷八 二

識其歡忻足以相死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誅無道屏周室莫之能禦也其爲國也官山煮海利盡魚鹽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經國大議今安得一臣繩其遺躅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桓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時公喪戎輅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何以不言公恥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

左氏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穀梁氏曰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

公羊氏曰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

若以復讎與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與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齊實爲魯復之讎公則本無復讎之心只二意主不諱敗而諱公都從此中論定重在納不正以取敗上不諱敗意輕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義也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甚矣

春秋義 卷八 三

前書糾以正分今書子糾書取書殺之以辠齊人夫既知子糾親矣爲小白者當列其狀上告天子下告魯人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辠齊人正辠小白之不仁也

冬浚洙固國以保民爲本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洙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深之以備齊曷不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勞民如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齊師敗績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王彥先曰以詐敗齊乘勝侵宋皆行兵之道非保國之謀○張元德曰此所以召郎之戰也

杜元凱曰遷而取其地故異於邢遷○穀梁氏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

是抑末矣

丁丑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桓于長勺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疑若無罪焉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詘而不服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告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古戰法兩師相向刻期決勝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慘唯夷狄鳥舉不可以常法制耳魯莊挾不能納糾之憤卒用曹劌言以詐勝齊殊非王師之法矣故書敗齊師而不書戰惡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閔

周官九伐惟負固不服則侵之莊公侵宋何為不過以倖勝齊因舉兵而掠宋爾

三月宋人閔遷宿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遂權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

左氏曰齊宋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敗宋齊師乃還

張元德曰荊子自熊通僭王其子熊貲始取蔡以術以矣名獻舞者其生降夷狄也○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以獻舞歸

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此為遷國之始以大迫小不仁書重貶之直與滅國而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者同罪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閔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挾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隣之忿此小人之道故大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讓之

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有乘便窺利之心故長勺之戰耳責魯此則并罪齊矣魯只宜推忠信奉文告以却其師而仍用詐謀覆宋之軍雖勝亦危

秋九月荊文敗蔡師哀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諸侯生不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欲使有國之君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薛士龍曰。五伯桓公爲盛。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宜哉。

書荆自此始。春秋責自彊。此以歸而國猶未滅。便以失地之罪同於邾益生名之例。絕蔡侯所以儆有國也。婁子服爲臣虜。何嘗不與蔡侯一般。因他說先君能繫事。不認罪孫。自取故以歸。雖獻舞等而失地之不幸。邾與譚桓同。

冬十月齊師 桓 滅譚。譚子奔莒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以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則亦不幸焉爾矣。益未絕也。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秋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之。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爲善也。

國滅矣。猶書爵而不名。其言義未絕者。失國非其罪。猶爲善。則有興復之望焉。重在怨譚子。不重罪齊滅國上。

戊戌 十有一年

左氏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災也。○左氏曰。公使人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左氏曰。何以書。過我也。○張元德曰。譏已易此。故不復罪齊。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 閔 于鄑

宋師再至再敗。禍及君而不知戒。然爲亦幾疲於兵矣。

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於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隣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亾也。凡志災見於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曰大水則害於衆盛矣。急外災既見交隣國之禮。尤見寓王者之事。不然連敗宋師而天災則弔。聖人何取焉。

冬王 莊 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母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與乎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以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然後知春秋書王姬歸。如女歸訓。而不與垂訓之義大矣。

王女下嫁。曾無異侯女之適人者。益車服。雖以示隆。而夫婦三綱所重。不可不正。故因其始而一之。○歸字與嬪同義。與尚友

張元德曰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

對

己亥 十有二年

是年莊王崩經失載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亦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

詩咏柏舟春秋與紀叔姬其節義之存乎

公羊氏曰萬嘗與莊公戰獲歸反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宋為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

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叔姬雖媵伯亡則次如嫡治內事故當奉紀祀而歸于酅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閔捷及其大夫仇牧

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

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

遇弒君之慘奮身而往雖不能執賊與不能格君從君於昏者不同春秋不以為罪也○人臣之與難有義華督身為元惡無足論惠伯死偏命與召忽自經一爾齊莊弒於淫所晏子非其私人弗死也死而得

其義如仇牧者孔父荀息似之

[illegible]武子曰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張元德曰歸惡於陳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

始納之後受賂又與賊為黨也故書出奔陳以鄭失政刑其不能奉天討即在此無二意

庚子 十有三年 莊王子僖王立

左氏曰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林虙若曰[illegible]之後。

公羊氏曰公將會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進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父會于北杏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是故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此霸者主會盟之始。人四國者爲周也。予齊侯者亦爲周也。惟予桓中叓見聖人有不得已之心。大國啓霸而諸侯戴之。非復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者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毀人宗廟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亾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爲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於此見霸主已亾惻隱之心。即有偶合於義者。孟子亦以爲假仁而已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

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左右莫敢動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大國侵魯已甚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北面就位於是盡歸魯侵地。

程正叔曰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是以功卑而易成

左氏曰取成于宋而還。

於乘公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隣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

此一盟也。魯人知桓公圖霸因平以求地。齊亦有連諸侯之心。悄小利而收魯。只把從前責魯報讎底話翻此。不復修怨而修好。便了若云與二公未必如公羊之言。見桓屈意和魯皆霸道也。

辛丑 十有七年

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莊伐宋 桓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宋人背盟。故齊率近宋二國伐之。無復借力于遠國。不惟有名。亦有制處〇不動大衆。故賦民自薄。

夏[illegible]伯會伐宋 桓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

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從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

自齊桓主盟而後欲假重王命以示大順故茲請師於周而王命會遣單伯會伐宋故不復舉三國宋自此從齊獨固霸業居其一焉

秋七月荆文入蔡哀備夏不恭

蔡宗盟之長也近楚常得楚禍北杏以後蔡不復與齊盟矣語蔡則始會鄧以懼楚終遷州來以避楚語楚則始敗蔡而終圖蔡齊晉之伯盛極侵蔡以伐楚衰極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于桓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

冬單伯會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惠鄭伯厲于鄄

衣裳之會二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過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至是宋服

張元德曰楚猶夏蔡見入兩著其惡也○左氏曰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滅息遂伐蔡。

胡仁仲曰陳蔡曹鄭已歸齊不復與會蓋齊之初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薛元龍曰齊之所平諸侯長之也

春秋義　卷八　十二

皆不敢不至齊假王命而霸業定矣○鄭殺子儀厲公復國即今鄭伯也

十有五年壬寅

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鄄

衣裳之會三踰年再會懼諸侯之離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絕之義也奈何欲求好于魯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乎然自此後亦不更如齊而再如莒矣

秋宋人桓齊人桓邾人伐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郳不從宋而向魯齊桓助宋以脅魯也至僖公時魯既親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服魯霸者之用心如此

鄭人厲侵宋桓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

許叔重曰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莫敢渝也

張元德曰文姜八年不如齊至是復如齊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左氏曰諸侯爲宋伐郳故宋序齊上。

張元德曰鄭諸侯伐郳而侵宋此不誠服齊而背二鄄之會也

春秋義　卷八　十三

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則可乎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書侵始于莊十年公侵宋前未洗發傳特釋潛師掠境之義其實背霸作亂當與鄭人伐衛參看始明

冬十月

癸卯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 齊人桓 衛人惠 伐鄭

伐鄭非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無以一諸侯之心也

秋荊伐鄭

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中國患自蔡及鄭矣○惡其猾夏不恭故罪之也按桓二年鄭懼楚會鄧三十餘年始受兵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桓 宋公桓 陳侯宣 衛侯

林唐翁曰齊楚爭鄭於是始○孫氏復曰齊桓宋下與伐鄭同

左氏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以此受伐

吳幼清曰齊自北杏以後有會而無盟至此鄭服始九會諸侯一匡天下矣○劉原父曰

古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桓假此禮率諸侯以尊天子也

鄭伯厲 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者公也其諱公何也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果以桓爲諱而諱與盟者皆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繇諸國同詞推崇霸主而爲盟想誠書亦有同心推戴之言故書同若魯鄭未同心亦屬後來事魯莊初與盟已而背之諱不書或曰公實未親往者非蓋於列國皆君可証矣

邾子克卒

未成國曰邾儀父既成國曰邾子克故書卒葬未成則否

甲辰 十有七年

是年僖王崩經亦失載

春齊人執鄭詹 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張元德曰齊桓請王命爲子於是始列於諸侯

左氏曰鄭不朝也

吳氏澄曰執列國大夫踰三時不服其辜而令以逃歸罪也奉命使齊無大夫之行失師旅因窮罪也同幽之盟守信不專取伐於霸主爲罪也

劉子政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殲于遂也〇陸氏淳曰不曰遂人殺之亦自取也

鄭亦朝齊討之曷稱人以非命伯也不自反德而執其大夫畀乎心悅誠服者矣只要見得貴王賤霸大意出勿因傳待字叵

護漆足

夏齊人殲于遂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惜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昔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齊滅遂置戍已十三年而今乃盡戮於亡

國之遺民心不服也王者興滅繼絕便應無是況齊之于遂豈止殺一無辜已乎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欲請從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不能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詹首叛盟愛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齊也

詹當執前以惡齊詹不當逃今以罪詹蓋同盟于幽鄭伯在焉卽未盡從令而遽執詹順事恕施者不爾詹見詹猶疑齊特來

京君明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劉質夫曰麋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娶齊女其象先見如此

范武子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始出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汪德輔曰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譏其在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酅譏其出境而弗敵及之也

孔仲達曰蜮如鼈三足〇杜元凱曰短狐也本草謂之射工

相託非義也魯奈何以已爲逋逃主乎齊

自此不治鄭治魯爲阻撓霸事之戒又何

尤

冬多麋 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爲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重一多字紀物異爲其害於民則亦當有放而遠之之法〇澤獸麋之大者

乙巳 十有八年 僖王孫 惠王立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遁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閉關而明政刑

國家選將訓兵繕津關修險隘安得有戎窺伺而致使來亦不覺乎失不在於追之時在於未來之先也濟西魯境內迫戎至此則戎所侵軼者又過於此危甚矣

秋有蜮 蜮魯所無也故以爲異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微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

程正叔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怨大國故深罪之

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與前多麋只爭多及有字分別麋本非異所害在多耳蟗者慼也亂氣所生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 丙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 宣 之婦于鄄遂及齊侯 桓

宋公 桓 盟

媵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爲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爲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若遵命行私雖有利國家以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禮曰君言不宿於家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而後公無所畏忌卒致

林唐翁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吳幼清曰結不知禮而爲私爲公兩失權好故與齊宋同來伐者陳也禮之不可不謹如是

與戎致討公不加誅焉故書曰遂及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臧孫之私行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防閑之意安在其致慭戮幾爲齊有夫豈偶然

冬齊人 桓 宋人 桓 陳人 宣 伐我西鄙

本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盟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三國書人擁衆於邊鄙以問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辠說命惟干戈省厥躬魯無辭於討矣

汪德輔曰：讎國惡不容諱也。

劉原父曰：凡邦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illegible]曰：戎在徐，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左氏曰：夏，鄭伯虢叔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桂林春秋義卷九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莊公下

丁未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時年已六十矣。

夏齊桓大災

天火曰災，書夏，連月也。

秋七月

冬齊人桓伐戎

戎隣魯西南，齊伐戎，示威而懷以德，亦服魯之術歟。

戊申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厲突卒 杜預稱鄭伯過于御者子儀也。按春秋，突歸於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祭于國，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

張敬夫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母用小君禮，此魯禍所以未艾。

吳叔佐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張元德曰：[illegible]用[illegible]典，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者。

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過于番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突本鄭莊孽子，奪兄忽位，後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故始終書伯，著其能君，而忽及子儀不與焉。○去冬討子頹之亂，王入于王城，而齊不能預，即此一事，亦見其能。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酉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甚流於此。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莊公非能宥過之人也，一味姑息，反取極惡，而例入眚災，使怙終得志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

夏五月

穀梁氏曰不言公高傒伉也

呂伯恭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讎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公羊氏曰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陳君舉曰聘不稱使私相爲好也自桓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矣

程正叔曰昏議尚疑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齊難之○穀梁氏曰爲尸女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此與及向戍盟其敵大夫以自卑去國都而事小信同也復大惡在念父讎而與爲昏上禮不必親行而躬致之又不待貶絕自見矣

庚戌 二十有三年

春秋義 卷九 三

春公至自齊

告於廟也念讎娶女月喪奉幣與書歸格用特之義何居

祭叔來聘 其不言使天子之内臣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節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徇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王朝大夫來聘則有之矣未有如祭叔不繇王命而聘者也春秋正以人臣之義

夏公如齊 桓 觀社 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役而

司馬子長曰楚熊惲弑君堵敖自立爲成王布德施惠結好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張元德曰所以書莊公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穀梁氏曰朝于廟正也於外非

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社者祀地之名古制里社田畢而作齊襄二十四年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夸愚俗兆此時矣故曹劌以爲非故業也莊公陽爲觀社而陰實尸女舉動不法殊甚

公至自齊

荆人 成 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

春秋義 卷九 四

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盟者中國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爲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楚四五年間加兵蔡鄭而聘魯遠交近攻之術也春秋遂稱人以進之嘉與蠻夷仍是爲中國計魯亦宜待之以禮時齊桓方有事於楚故魯不報焉

公及齊侯 桓 遇于穀

正也○何氏齊川曰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

穀梁氏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齊故與之從偕禮而爲此遇耳若蕭叔朝公于齊地朝者受者於禮均非

秋丹桓公楹

楹宮之柱丹飾非禮與下刻桷皆爲將婚

杜元凱曰扈鄭地乃文宣時會盟之扈

讎女故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遇于穀盟于扈

皆爲娶結婚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因以爲節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人有疑如此其緩不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莊公年三十六而無內主則無繼體扈之

張元德曰夫人所以奉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盟魯志也非齊志也再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

二十有四年 辛亥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讎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於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飭者也故詳書於策以言桓宮以懲莊爲後鑒也

前丹楹矣今刻桷於讎斷外加雕鏤之工

啖叔佐曰凡婚姻合禮者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他國來亦如之凡書皆譏也○杜元凱曰以孟任故是以見莊公不失哀姜妬忌之情矣

爲丹刻雕天子無其制此舉不但僭擬殆又過之君子以誇示讎女之惡爲尤大於僭制也全是正主心意思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親逆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所謂常者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

穀梁氏曰入者其義不可受也

汪德輔曰春秋書娶夫人惟此最詳自盟防至用幣凡十四事

禮諸侯親迎或于境或于館譏莊公量重娶齊女上豈特以委廟社之重往來僕僕已哉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試閱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令乎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惟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饗之際終其身可見矣又書八月丁丑明乎後公至之日多也易歸妹貞凶无攸利莊公之娶哀姜有焉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贄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國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自見於內禮也男女有別莊公使其同贄俱覿而致褻姜通共仲總是以正始責魯莊亦譏齊桓

何邵公曰陰盛所致

張元德曰赤以廢逐適戎以齊謀夏比事屬詞旨可見矣

劉質夫曰經闕誤也或謂是郭亡

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僖歸于曹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爲君亂不能自定其位於讎賊而可故雖以國氏指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書法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但此不重明其正重責羈以不能君上齊桓始覇嘗一伐戎而侵曹獨不能問乎乃使戎制諸夏魯覽悲夫

郭公先儒或以爲郭亡者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覩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經以傳疑而傳引管子爲據疑公作亡字不能用善去惡是亡之故既知不能行又

是不能用與去之故可永爲戒○春秋亦無郭國疑卽左氏所謂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叔死而國尚存至是始亾地盡入於鄭矣

丙子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宣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

女氏叔其字不名者天子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惠朔卒

衛方伐周立子頹故魯不敢親衛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穀梁氏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惟天子得鼓于社蓋社陰神天子以尊臨卑責其縱陰而侵陽也諸侯於所居之朝義主責已而已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背用牲見本末皆失也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張元德曰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志失禮也

莊女晚娶慝起孟任胥所出書歸譏不親迎之失爾其罪在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古未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況社與國門於水何與乎宣王雖云靡神不舉必以側身脩行爲本

冬公子友如陳

杜元凱曰報女叔之聘○趙伯循曰凡內朝稱如以與外也○汪德輔曰此季友私行之階也

齊始覇齊與陳皆同盟于幽是年陳侯使女叔來而冬報之春秋惟二國之聘得邦交遺意

癸丑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張元德曰動師事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戎嘗侵我公追之西鄙而未能報也從覇既定乃親伐之雖曰雪恥報怨迄無成功矣

黃[illegible]鑒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殺之。

汪德輔曰魯治戎[illegible]。○吳幼清曰穆王時徐帥九夷以伐宗周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猾夏矣。

陸農師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

曹殺其大夫 傳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無王甚矣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削此然後可以討賞罰之權矣

曹伯赤殺之也稱國則知專之者國君與大夫而不可專之意全在書官上見大夫之於曹必忠赤既君曹矣以討罪告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宋人桓齊人桓伐徐 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illegible]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於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時徐已服楚宋地比齊尤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或曰齊桓伯業雖未盛事起於齊而邀齊以同事甚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傳 會于洮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非事而[illegible]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伯姬歸杞二年至公會于洮冬乃歸寧皆為杞伯來朝地也只因非為民事便違於禮。

穀梁氏曰同尊周也○張元德曰齊與同盟之[illegible]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左氏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氏曰辟內難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于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前此鄭伯常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為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

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凡霸者之盟皆稱會霸者為盟而公會之也此下二十一盟皆然後幽同盟則魯與而鄭服諸侯不復攜矣要亦同心戴齊尚未為主也貫以後乃桓主盟無事諸侯之同矣其曰鄭志發同字之義同從欲字內看出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畏乎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

張元德曰禮以厚男女之別也

劉氏本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逆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張元德曰杞爲三恪昔之時書侯今稱伯亦因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

孫莘老曰將討衛也

朝大夫而來聘謳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卽昏而亂婚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衞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傳從責衞王臣端本上發逆一解妙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春會于洮矣冬又歸寧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內女歸寧而猶嚴其禮故書

莒慶來逆叔姬 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君自主之非禮也

諸侯大夫尊卑不敵大夫來逆諸侯女叔姬稱字於以存正分之意而致愼分之誠禮當使大夫主之也

杞伯來朝

伯姬或先爲之地故來朝向恐猶責備禮不恭耳

公會衞侯 桓 于城濮

爲衞兄弟之國也猶欲會說之來歸附衞終不至所以明年齊伐衞或曰謀伐衞則何以會于衞地且公既與謀而不從行亦無是事矣

汪德輔曰衞罪固當誅然已越十年又易世矣伐之君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桓其可無責乎

左氏曰楚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

乙卯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 桓 伐衞 懿 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衆兵而伐衞則其以衞及之何也衞常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以奉王命聲衞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衞計者則當請歸司寇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今不徼福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故以衞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衞人不請其故直以是用與之戰所以深絶

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者卑師少也

書及之義不過言衞不當志乎戰而已桓既數之以王命又取賂而還蓋去年同盟于幽衞不與焉毋亦齊本有忿衞之心因假王命伐之耳只是責衞不是與齊稱人意尤輕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 成 伐鄭 文

公會齊人 桓 宋人 桓 救鄭 文 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

與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伐鄭入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程正叔曰：齊伯主，舉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伐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也。

呂樸卿曰：工興，力役及於莊公。至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而重農者，惟僖公耳。

穀梁氏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代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秋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之也。鄭人急恤隣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獲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桓公主會始於北杏，主盟始于幽，而主兵則始于救鄭。只因楚僭王，遂以其伐鄭而秋之，攘外便安內，故特著焉。

冬，築郿。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人君以愛民為心，若創始造邑，其費不貲，

春秋義　卷九　　十五

此豈凶歲所能辦？觀下文大無麥禾，則非時可知矣。

大無麥禾。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歉也。故於歲杪而書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趨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王制：冢宰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此大無非因水旱，專為土工不息，有司歲杪會計，

公羊氏曰：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汪德輔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民，亦荒政一事也。惟倉廩虛竭，乞糴于隣，而猶興不急之役，何不知務至此極耶。

知公家麥禾一時並匱，故於冬書曰大無。

大字重，戒後世人主以務本之治。

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國有災告，卿出告糴，此行未必非。但須看文仲平日築郿新廄，曾無一言救正，至事急乃請告，原其心蔽於名，則實有所不暇治矣。

春秋義　卷九　　十六

丙辰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譏。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莊公好武養馬，故新之。廄謂延馬，欲其育，猶府謂長財，欲其盈也。禮：凶年穀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而況勤不急之役乎。○

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廄者一閑計

張元德曰世讎也然許自盟幽後不與齊會武桓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矣

何邵公曰南粤所生非中國所有故書有

家一翁曰春秋以叔姬不爲國亾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

汪德輔曰左氏謂書時也穀梁以爲可城特病于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家氏曰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

趙伯循曰降服而附庸也○萬番陽曰以桓之霸常有存亾繼絕之功乃必降而有之使紀無孑遺聖人所以深致誅貶

有二百二十六匹

夏鄭人文侵許

以去年荊伐鄭得許人爲之嚮導故

秋有蜚

記異也蜚色蟲南越其暑者男女同川而浴

公娶齊女故蜚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叔姬執節守義故猶繫之紀

城諸及防

皆魯邑也在他年爲時當大無麥禾告糴後則不得言時

丁巳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鄣乃紀附庸齊將降鄣公不忍又恐違齊命故佯爲待命于成而頓兵交止爾

秋七月齊人桓降鄣

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事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

當時齊未嘗加兵于其國但遥以兵威使降附爾與魯齊降郕不同

張元德曰以明婦行示後世法

左氏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也○司馬子長曰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韓非子曰齊伐孤竹春往冬還迷道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而隨之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陰蟻壤一寸遂得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桓遇于魯濟

齊人桓伐山戎

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何以

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爭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以責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道矣

中國禮敎未洽荊楚爲盛尚未正罪而勤兵於遠爲燕闢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胥失之矣○看傳北戎病燕職貢不至等句見燕非有倒懸之急如邢狄故事桓特借此立奇功恐嚇諸侯爲以力服人計故

穀梁氏曰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徐氏邈曰郎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

杜元凱曰薛魯地

王彥先曰齊桓未能鎮綏中國遠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不可一端求也

張元德曰及時般樂怠敖則治國家當務荒廢必多

議之。

戊午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自樂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四方而高曰臺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與民同樂之君雖樂不爲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桓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當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書來以志其誇書獻以抑其禮總與伐戎傳見聖人不欲生事勤遠之意說到獻俘非體又隔一層。

秋築臺于秦

莊公一歲而築臺三其築怨者大矣○郎范縣西北秦亭

程正叔曰書于築臺城小穀之閒閔之深也

薛士龍曰六年大水三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常休息乃猶傷心一起輕用民力乎

左氏曰齊侯爲楚伐鄭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

公羊氏曰爲季子諱也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必有後乎魯國至王堤而死

李行簡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莊宣成而已

冬不雨

與前大無麥禾告糴而築郿新延廄同

己未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何堪又有此役也乎歲猶不可況勤民於洊饑後豈君道哉

夏宋公桓齊侯桓遇于梁丘

書先宋公非齊不以伯主自居也梁丘近宋此宋意爾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族有死辜則刑於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季子正其辜以君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春秋取其能先事遏亂原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爲不貴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大倫不明兵柄不分得免其身幸矣

林唐翁曰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張元德曰書此以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而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高抑崇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國不自此故也〇杜元凱曰邢姬姓周公之胤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爲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違時越禮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

般非嫡子然既已受命于父爲太子則亦當立矣。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國人不能抑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立告于霸主爲自託計齊桓乃容其來使復歸以遺後禍即此可見桓無意討賊而陰有利災取魯之私心。

秋伐邢

北狄前此未見自其伐邢後因而滅衛躁躪兩國在三年之內故特書曰伐以著其強向使非齊桓攘狄定之豈復知有中國

也乎

桂林春秋義卷九終

公羊氏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也

左氏曰狄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簡書

桂林春秋義卷十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閔公 名啓方莊公子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 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私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于先君也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故不書卽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莊公諸子有長者曷不請于王而公以慶父夫人立亦豈先君之命哉若罪齊桓又

添一条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進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獨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聖人以救患分災爲急惟天子不能正則尤賴霸主用兵以恤之大義只在齊救未有不善內勿將稱人纓擾

汪德輔曰十有二月始克葬危不得葬也

穀梁氏曰蓋納季子也

左氏曰齊侯使召季友于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辭曰慶父之難避而去之權也君[illegible][illegible]召而來義也書其歸不諱其去以明變而得中也

[illegible][illegible]學曰桓公霸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 桓 盟于落姑

公幼國人思得季友以靖難尚能奉公會霸主卒致其歸此亦禮俗未泯之驗矣

季子來歸 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

公子見季友宜以賢德爲卿人所與不繫宗親之故也此義行則內無負咸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

季友避惡于初慶父之亂力不能討而去非其罪也邦之杌棿有親且賢孰不賴之書來歸見其爲國重而志魯人之望附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辭魯有賊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以觀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不勤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不稱齊君臣者譏其來省難實謀取魯也然歸語齊侯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於此見智于覘國而特不能輔君行方伯之討雖貶不名所繇與傾危乘釁者異耳

辛酉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桓公之彊力施于可取者類如此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譏也

莊之喪纔二十二月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于神主忘哀僭上何秉禮之有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

不書地以變常比事屬辭以存實使後人

吳叔佐曰稷其國于國中而為附庸

杜元凱曰三年喪畢致新主于廟遠主為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程正叔曰魯有禘祭其非禮歟

張元德曰諱之不忍言也

因例啓疑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所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諱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國人群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弒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閔人舉卜齮之办交發于黨民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其惡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共仲通于哀姜姜氏所恃者慶父耳慶父不安故姜氏先孫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出奔譏失職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則為國者不知避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慶父弒君本欲代立其奔莒者季友將使齊威以除之逼之者眾益畏桓討而去也

齊桓可謂能知義矣若季友討安社稷使

吳幼清曰不奔齊奔邾身負大惡懼而畏桓也

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抗縊經而死

公羊氏曰魯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

左氏曰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賊身無所容其忠亦安可少乎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其稱子賢之也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不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所信服也因與僖公盟以定之而魯難平矣稱子賢之固宜桓公本有平亂兼國二命惟高子能權以大義所謂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者也若云不繇桓命當日不他使而使高者誰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懿衛康叔之後盤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亾其國者也

衛之滅以懿公失人心固也惠公時宣姜淫亂豨樂忘政久矣公又甚焉故狄至而國人渙散不守爾非桓公迎其遺民而立

公羊氏曰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〇汪德輔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梁亾胡子髡沈子逞滅此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深矣

文公處之不能安晉人不討戒以狄不有其地故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人君操一國之名器殺生予奪惟我所制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罪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同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易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人君守國以其衆付之匪人舉不以關其心而又無一大臣扶持於其間故曰棄師患豈在狄哉〇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言高克居中聊示容好而已

桂林春秋義卷十終

諸儒春秋解鉤玄

張元德曰僖公之立無以異于莊公桓公亦正新衎耳

韓非子曰狄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晚救之以敝狄待邢亡而復存之○杜元凱曰次者救兵觀釁以待事也

桂林春秋義卷十一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僖公上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 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于是爲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于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不書即位正王法也受之于天者必恭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僖立自高子來後桓公爲之誅哀姜可謂出于方伯矣使當日遣使告喪服畢而以士服入見豈不明君臣之義居然即正位乎而惜乎其不告周使亦不至也

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師 昭 次于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次滑重義次聶北重禮書師非只師衆之例此合三國來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傳首黠力有餘見所以不速者乃養亂爲功之意不然于睦鄰之禮力非不足何憚而次師哉次亦是貶合救字看次爲貶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國語男女不淫牛馬選具○張元德曰再書三師者見春秋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遺制

何邵公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吳幼清曰哀姜實女桓公以義奪恩與石碏殺厚義同

左氏曰鄭即齊故也○李行簡曰楚至三十年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師 昭 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即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狄爲三國所逐時邢已潰而遷矣攻伐之餘不復可以立國而又無力自城故桓公命三師爲之板築自東遷西依山爲固者邢志也而城則桓之力也自此而後邢無復狄患矣惟救患不嫌專擅爲義亦愈知次止之非禮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 桓 以歸

桓此舉三綱稍明而人倫粗正

楚人 成 伐鄭 文楚稱人漸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獲獻舞國已强矣然猶

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屈。

張元德曰楚人伐鄭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

高抑崇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以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舉其號稱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覇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前此稱荆至此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其自改也入則春秋人之爾及齊桓沒宋襄覇楚偃然列會盟而主諸侯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八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鄭伯文曹伯昭邾人文于檉

衣裳之會六爲救鄭故益楚方彊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又敗邾師於偃於此責公無禳夷狄安中國之誠矣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哀姜奔邾邾人之戍虛丘以逼魯至是歸魯要而敗之然書于會檉之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齊桓覇威之不立矣詐戰又一罪也

左氏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穀梁氏曰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王彥先曰許齊桓之能殺而罪僖公之受葬也。

張元德曰衛滅之後齊桓立戴公以廬于漕戴公卒文公立桓爲城楚丘而封之分板榦之役于諸侯魯往城之也春秋書止此而無一詞以美齊桓其尊王之義微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勿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此事曲本在莒也然春秋直以王事責備之善爲國者不師乃詐覆其軍而擒莒挐季子賢者也亦猶行彊國之事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姓者殺於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癸亥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於夷儀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左氏曰晉荀息請以乘璧假道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奇懦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往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氏曰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道不計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齊桓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可不謂存亡繼絕之大德哉而不免專天子之權故于此正王法而微其事○文公徙居國人賦木瓜美齊桓也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丘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獻滅下陽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耳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國之門戶也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哀世之意耶

晉與虞虢為鄰晉因虢人見侵謀于士蔿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乃先以重賂璧馬間二國交而虞忘輔車相倚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古控制虞虢要地書首虞兵見虞貪自取滅亡而深著晉兼并之狡謀也

杜元凱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汪德輔曰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天下諸侯之無不從可知矣蓋推言其勢不以辭害意。

孫氏復曰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愛民憂之甚也。

左氏曰鬬章囚鄭聃伯。

秋九月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强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遂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衛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春秋與桓公多在攘夷狄上即如謀楚先服江黃因二國逼近楚所以遠交而孤楚

之勢不然只是攻取詭術耳此条專重盟江黃為得力

冬十月不雨

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爾

楚人成侵鄭

楚勢浸强比年侵鄭若非齊桓專意圖楚未能制之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當不在僖十九年後矣

甲子 三年

何郯公曰僖公誇遺末已衛肯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雨

李行簡曰徐僭王春秋狄之惟取舒伐英氏稱人以附齊故

張元德曰見公樂民之樂異于文公之不勤矣所以此書而彼不書○高柳崇曰建巳之月萬物茄盛待雨而大古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雨尤爲可喜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其有志乎民審矣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君國子民懼灾恤隱重民命也此雲漢所以憫子遺而上冬至今皆書雖紀亢陽乎書法特異于文公亦因著其君尚能與民同憂爾

徐人取舒

徐益受命于齊爲通伐楚之徑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久矣得稱人則非吞并小國之説○穆王時徐子得朱弓赤矢自稱偃王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憫天災恤民隱之意

喜雨與前勤雨閔雨緊相照亦重在人君敬天順民之心上全從僖公平日看出來

穀梁氏曰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公羊氏曰涖盟者何往盟於彼也

左氏曰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秋齊侯 桓 宋公 桓 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振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上年盟只定其交至今再會方申伐楚之約惟謀得周悉所以卒能致屈完如師而

召陵之師更不待戰而後勝也單重着謀合得不戰大義○傳中三謀字自相照應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魯侯不至于陽穀特致其上卿以盟之魯宋一列國無不從矣

楚人伐鄭

楚師及鄭者三而齊不救要知揑貫陽穀之會皆謀伐楚即以救鄭也

乙丑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

次于陘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數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

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出有名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然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義斯善之矣書次於陘以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序其績也

管子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侵蔡意不在蔡何奇乎蔡不知而侮使楚無備真奇也下一遂字責其專伐楚之名次

字嘉其樂善之績全歸到楚人服罪而盟處總見得是尊周室

夏許男新臣卒不知命者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

而後有淫祀

非望之獄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

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徵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待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

[illegible]曰齊距楚數千里久而後涉其境楚為備故道然以及楚○朱元晦曰桓伐楚責以僭王之罪蓋爭事持重楚強非一日不服罪齊豈能保其必勝哉○薛士龍曰仁系以攻其惰敝

左氏曰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禮服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進屈完而不書楚子使不得與于中國若自同辭也完至齊桓待之者進退有禮用能堅其求服之志實二百四十年中幾舉哉

齊人執陳轅濤塗

忽去侯而稱人真所謂斧鉞不嚴于此矣

蓋桓公假道于陳以伐楚陳人不欲其反重為陳病不正其踰國而執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桓公怒陳之深所以與諸侯之師伐而又侵焉江黃遠國不可無會兵以制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

書伐者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擇其重者稱之楚強莫能伐故至伐楚為大事且久役也

左氏曰濤塗謂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其可也申侯見桓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出于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可也桓悅與之虎牢執濤塗

程正叔曰齊命也○家鉉翁曰齊桓執鄭詹詹其情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齊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

汪克寬曰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而序者曰成王歸自奄

張元德曰。兵以情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傍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致終。不能救而坐視其滅。

陸氏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不義。小仁。大仁之賊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桓 宋人桓 衛人文 鄭人文 許人穆 曹人昭 侵陳宣 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譏聊而赴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於陽穀悼遠國之信按兵于陘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怨猶未息也桓德于是乎衰矣反仁反智反敬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會可厚以責人不自

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

至是再侵者。陳近于楚。伐而未得成。陳猶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視之成湯之師。懋德不既多乎。兼君臣說。器量之淺小。不在楚。受盟後。卽於念深。禮謹時便見得。

丙寅 五年

春。晉侯獻 殺其世子申生。春秋端本淸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

杜元凱曰。襲成風也。

左氏曰。娶焉。

左氏曰。謀寧周也。○司馬子長曰。惠王世子鄭母早死。後娶惠后。生叔帶。有寵。○高抑崇曰。王將廢鄭立帶。齊侯以爲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詞從。進未可定也。莫若爲會。尊世子

孫氏曰。無中事。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也。

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變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朝者諸侯相見之禮。公在而使其子行。又婦人參之。杞伯與僖公均失矣。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桓 宋公桓 陳侯宣 衛侯文 鄭伯文 許男僖 曹伯昭 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王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正分義也經書宰周公祇

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世子。王之貳也。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而諸侯會之。故其辭與自天子言。欲屈遠其子。示謙德也。若夫定上下。正分義。必用春秋法。使群臣知王之貳。有常尊焉。是謂變之正。信然。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復舉諸侯再言首止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亦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中國之爲中國以有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一

張元德曰惠王徇后請使周公謂鄭伯吾撫女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王命懼不朝于齊也欲逃歸孔叔止之勿聽

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春秋前書王儲下會特詞以尊之矣諸侯再盟而王無易樹世子之失桓公卒成正名之功講信以定大倫當是大美

鄭伯 文 逃歸不盟

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衷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王諸侯會王世子是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

桓公之盟天下之公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也鄭伯背公徇私違棄衆善而行甘同于匹夫繇其不知大義故書以深罪之

楚人 成 滅弦弦子奔黃

楚大夫輔楚頵以當齊桓雖受盟于召陵窺王間鄭而因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名以不服楚猶望其復耳黃與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人滅黃亦自此始矣惜乎桓公之不能討楚復弦也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勿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左氏曰以其逃首止之盟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氏曰善救許也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李行簡曰桓公之救五獨此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遂救兵不以生事爲貶不以專事爲褒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 獻 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辭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趍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滅虢虢公猶得奔京師而虞公且見執矣可謂貪利之鑒此經不書滅直書執也下陽一失是自撤門戶而坐待束縛于晉乎何尤

丁卯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 桓 宋公 桓 陳侯 宣 衛侯 文 曹伯 昭 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 成 圍許 傳 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左氏曰孔叔言于鄭伯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胡和仲曰齊桓請天子進之

左氏曰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三條合看始得首會伐而書圍見力非不足取新城便起下文遂解圍以救許張本于鄭則不迫其從于許則能急其難所以為兩得也書法只重一遂字師出三時故書致圍許之役楚益攻其所必救也時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男見楚

戊辰七年

春齊人 桓 伐鄭

春秋義 卷十一 十五

鄭猶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二邾皆曹姓

鄭殺其大夫申侯 文

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治之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失信刑矣

申侯卽申出初自楚奔鄭不忘故國故道

何氏曰齊桓因管仲言而脩禮于諸侯諸侯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見其正者多矣

汪德輔曰甯盟甯母而又使友勤聘以脩齊好

左氏曰春盟于洮謀王室也乞盟請服也 ○ 吳幼清曰鄭伯前逃盟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合諸侯結盟襄王將嗣位矣故懼後諸侯而亦乞與此盟

鄭從楚以啓覇主討鄭而終致殺身之禍

秋七月公會齊侯 桓 宋公 桓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覇者講信為謀鄭也而能以德服正君臣父子之倫卽管子所謂德禮不易無人不懷者叔向論子午稱桓公從善如流誠哉可把忠孝立誠

曹伯 昭 班卒

公子友如齊

春秋義 卷十一 十六

聘覇主也

冬葬曹昭公

己巳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 桓 宋公 桓 衛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陳世子款 宣 盟于洮鄭伯 文 乞盟

王人下士也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

[illegible]許特强遣不與齊會是以狄得侵

范武子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尊妾之號

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王臣而下與諸侯盟始諸此首王人將奉命行對不奉命行爲尊君也與後世重內輕外之意異矣乞盟者還問逃歸爲何心豈非輕大節而甘自佃乎〇左氏有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之語看來春月一會只是謀此事至冬王崩而大位實如者則齊桓之力居多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狄此伐爲報復也卽齊桓亦無能挫之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魯侯國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擧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徑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只當書有事乃書禘志非禮也以妾匹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而不知實卑其父此春秋所深戒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

庚午 九年 惠王子襄王立

春王正月宋公御說卒 桓

夏公會宰周公 孔 齊侯 桓 宋子 襄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于葵丘 宰周公采以冢宰兼三公也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左氏曰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

公羊氏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黃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宰權雖重不重于王世子固也時桓不敢廢賜胙之拜想當日諸侯不敢與宰孔盟在襄以勞桓定位而桓因孔在遂申五禁以尊王法桓公之會盛于此非只從不殊會立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五命既申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喩乎桓之志盍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觀所載初命之聯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元德曰奚齊謂其君之子以晉獻殺適立庶而異之也

吳幼清曰齊桓雖存邢衛而不遑加兵於狄故伐晉又滅溫

公羊氏曰晉獻公卒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

葵丘一命之詞三綱繫焉從修身正家之要以下則尊賢敬臣子民柔遠懷諸侯之意略備矣聖人黜霸尊王到此姑掩其不足而欲其美若論事挾天子以令諸侯未便是好以其志則尊周也伐楚志在攘夷救邢志在安夏安得不節取之

甲子晉侯獻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

春秋義 卷十一　十九

辛未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齊之始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周司徒蘇忿生之後也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伐之王不救而滅以蘇子無信故

晉里克弒其君卓 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

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媿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

朱元晦曰荀息死君之難始終一節爲可取○家一翁曰荀既許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早知國人不與而力辭以悟君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者矣○楙子原曰春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以其苟免之惡也

薛士龍曰當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晉楚也舍強國弱守衛果如是乎

左氏曰晉侯使人謂克曰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所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其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敵哉

聖人無容心其書君之子書君因以立未立分要知克之罪因書子弒君豈能逭乎

殺君之子耶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所以書其節者大夫不失其官也若荀息者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荀息者哉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春秋義 卷十一　二十

息傅奚齊卓子者也將申生死直耳奔蒲夷吾奔屈矣受命爲傅於君終又有約言焉安得不繼之以死不但不食其言其節亦自有不變者

夏齊侯桓許男共伐北戎

不務德而勤遠略且許方患楚乃又殿以伐戎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于獻公世子賊也惠公未有討克之

心特以其志在重耳殺之故不書討賊之辭。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據夏正酉戌亥月非時也況以大特書

壬申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

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丕鄭雖有貳心春秋不予惠公之刑也鄭使秦請出晉君納重耳秦使冷至報問召

春秋義 卷十一 二十一

呂甥郤稱冀芮郤芮曰幣重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里丕之黨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 桓 于陽穀 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倣其怠怨而更與之俱肆于觀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薛士龍曰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于外非禮也

聲姜非文姜比然兩君相見而婦人與焉亦豈有安攘之實哉所以為荒且怠而直書以著其失。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 成 伐黃 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師暴衆甘心即華夏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左氏曰黃人不歸楚貢也○陳君舉曰滅不書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楊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張元德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于心者

重既與會盟上此不會盟彼不來告耶不救猶可故弦溫之滅君子無責焉獨於黃書伐非只紀外夷虐小之師正罪霸主失

春秋義 卷十一 二十二

恤患之義耳書無忌無荒四夷來王楚人已覘于江漢之間而遂有此舉也

左氏曰黃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滅黃

桂林春秋義卷十二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僖公中

癸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成

春秋滅人之國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爲又無克復之志其罪爲恥詐斬絕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其罪爲恆故子溫子之斯是也若大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滅爲吝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曰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皆脅於強暴不得其所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管敬仲於其與盟之日使說江黃遠齊近楚楚爲利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若已預料到今日矣黃死守待援而中國之救不至故見滅焉是時仲已死桓之不克慎終有以夫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 宣 杵臼卒

甲戌 十有三年

左氏曰楚既滅黃而夷之侮狄之師所以其行也

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

張元德曰此避淮夷而遷之緣陵蓋與楚丘而是時齊桓救中夏之志怠矣經書諸

春狄侵衛 文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歸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其禁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盍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習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春秋所以與齊桓者止在攘夷以尊周紀狄侵衛及不罪攻患之罪而咎伯德之衰全是此意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 桓 宋公 襄 陳侯 穆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于鹹 衛地 兵車之會一

或曰鹹之會爲城緣陵謀也時更有王子帶之難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伐楚服鄭城緣陵皆同之而每會友如齊其聽政也如此

乙亥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

……如城邢不如楚丘得輕重之權衡

穀梁氏曰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何鄒公曰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於是鄫子使乎季姬以暇之

緣陵曰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於鹹城緣陵而遷杞將聯其事辜矣故前目後凡亟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卑而春秋責之尤重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許諸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責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

城緣陵爲淮夷病杞也。亦是霸主恤小處。但諸侯城以遷之。固無楚丘存亡之功。亦無城邢恤患之義。不可專而專。特以凡舉

示貶。正王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春秋

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係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係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鄫痾鄙也蓋魯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受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鄙其別也故稱及鄫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婚姻大禮。魯又秉禮之國也。始而不正。君

劉原父曰山不可以保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

張元德曰著齊桓之怠也

吳幼清曰徐與楚皆僭王因齊桓合諸侯徐亦並而即諸夏

子以永終知敝矣。若云已要而後臨。不能朝則何以書。及書遇。且鄫子何以惟季姬之使是聽耶。

秋八月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書沙鹿崩於前書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

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詩高岸爲谷。或曰鹿山足也。山連足而崩。尤異事。主其地者可以懼矣。

狄侵鄭

狄之罪不下于楚。入衛伐邢。滅溫。處氾中國。至此又侵鄭。焉霸圖弱。而王室卑矣。

冬蔡侯肸卒

丙子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按公朝齊在于十年。今十五年而又朝。竟僭五年一朝天子之制也。噫過矣。

楚人伐徐

徐本夷也。以即諸夏而爲楚所伐。此齊桓

左氏曰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孫元德曰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之心也而人始貳乎○何邵公曰言次者譏諸侯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卒不能解也

霸業盛衰吃緊關頭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僻越險之難也今會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渝矣於次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至誠無息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圖其國矣

杜元凱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高柳崇曰諸侯大夫救徐齊侯獨伐厲兄楚黨之諸侯而中國之威已頓矣

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此齊震驚之恐也救徐豈直爲徐哉盟已非矣又次而不即進即帥師者何人皆大夫非諸侯也較之伐楚次陘事事相背志厥成功者固如是乎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此伐厲以救徐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

公羊氏曰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至久也

左氏曰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許士能曰伐厲而宋人內叛○許囊陵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

究也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矣曹共公齊所定也故獨從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其何功之有

季姬歸于鄫

以前鄫子來朝故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

易傳震爲雷天之怒擊每在于貫盈而人誅不及之後故春秋書震唯此一事○展氏祖廟也夷諡伯字公子展之子曰公孫

夷伯

冬宋人襄伐曹共

同盟不同心乃又有伐同役之事鄭子產曰曹畏宋壞地相瞬憎怨也桓德之衰衰志之移皆見於此矣

張元德曰書以見楚兵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舉無補也。

左氏曰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乘小駟遂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乃許晉平。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程正叔曰隕石是天應之退飛必有氣驅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桓公合七國以救徐徐恃以無恐而卒爲楚敗蓋霸業有盛衰亦中國之勢將一變也故書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

秦晉結好久矣惠公始以賂求入終背三施則召秦師者晉也我固不得不應何不先一介以詞命秦不其悔乎輙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躁悶如此烏得不敗雖旋獲旋舍辱亦甚矣。

十有六年 丁丑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

張元德曰其待大臣不以禮法爲陰始凝之戒

左氏曰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

惟襄欲圖霸而不自省其德也故天出怪異儆惕之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隕石記聞叩之顛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歸德有漆澗水涸時五石存焉鷁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勳襄仲弒逆在宣公

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經於其卒各以氏書不是聖人特地稱氏是原先呼之爲季氏如稱仲氏者一般怪他私報非禮耳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書卒不書葬只是魯不往會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

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邢侯曹伯 共 于淮

許以男先邢曹邢以侯後鄭許齊因出賦次之也然邢實舊屬于衛至是請從齊會爾衛文明年伐齊之憾基此邢之見滅于衛亦繇此

戊寅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氏曰齊人爲徐人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皐陶後也報復而興師故人之

春秋義 卷十二 九

夏滅項

程正叔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季孫所爲故不諱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國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然聖人於魯事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得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皆不言滅而書取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曾滅項言滅是書內兵之變例蓋君滅而書取爲尊君臣滅則書滅爲抑臣若齊事自須明註齊侯或齊人出來其曰承上省文非也于此見國家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學矣

秋姜氏會齊侯 桓 于卞

左氏曰聲姜以公故也

聲姜以令妻須于晉而有此會也其爲齊止公無疑

九月公至自會

杜所翁曰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以懼臣滅人國而開是霸主反國不討告飲至焉失政刑矣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呂佑仁曰桓公雖能用仲一匡天下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有始無終家法不正也

齊侯興霸未始無功也惜多內嬖如夫人

春秋義 卷十二 十

六武孟長衛姬所出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桓卒而易牙共寺人貂謀立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孝公奔宋焉齊遂昏昏多事矣

己卯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 襄 曹伯 共 衛人 文 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左氏曰宋襄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劉質夫曰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悖亂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杜元凱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張元德曰人狄以進之見聖人罪衛之深○李氏瑾曰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

五月戊寅宋師襄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伐齊之與奉少奪長其罪大君師救齊者善齊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只奉少奪長四字劈頭差錯在桓公管仲屬孝公于宋襄上宋襄不審大義狥私愛

善曾之救而并以許狄都是深罪宋人與諸國齊人以直見敗亦總明宋之曲也責

[illegible]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付託非人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霸者功烈之卑全在急功謀利所以與王道大別

冬邢人狄人伐衛 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

不可奔君以不能報衛安知其此舉非救齊也

陳叔佐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孫莘老曰宋一會虐二君非伯討也春秋不以不正治人所以人宋而名滕子

公羊氏曰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曰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毋乃猶有闕

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桓公方沒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爲功近而德遠矣

邢黨狄以伐衛似不武然衛之背恩伐喪全不明于少長大義與宋同罪矣進狄之伐亦猶前許狄之救云只是不直衛意

庚辰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襄執滕子嬰齊 經書見執于人者恐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纔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者其罪也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於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以威求霸也滕固當罪然宋公藉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列國故書人以貶之

夏六月宋公襄曹人共邾人文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而以伐人，盍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己卯邾人〔文〕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襄〕圍曹 盟于曹南，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復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敝心之若此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曹南一盟，所與宋者，僅曹邾小國耳，又未嘗親會也，而宋襄稱爵，則猶以北杏望齊之意望宋也。鄫子後期見執，雖未必出于宋命，邾實附勢報復，而虐用之，宋又因曹伯不親會，為加討焉，襄之德，遠不逮桓矣。觀圍曹與下盟鹿上，皆稱人，不復予以霸可知。

衛人〔文〕伐邢

左氏曰：報菟圃之役也。○高抑崇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

衛人從宋伐喪，不自省過，而以報復為救旱之策，罪之也。○甯莊子引周饑克殷故事，殊不倫，師興而雨，吾不信然。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 徵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曷為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與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列會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諱盟會之恥也。

書法與盟幽、翟泉同，謹始也。會盟非小可事，要曉得諱是盟，雖在楚勢既張之後，聖人不忘攘夷之心。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

自向戍始，而不知此會已為厲階矣。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者，齊孝公忘父攘楚，曾將荊舒是懲，而亦聽其甘言，卒令得志行乎中國，哀哉。

梁亡 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秉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梁本侯國，魚爛而亡。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攻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于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左氏曰：梁伯好土功，亟成而弗處，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何氏鄧公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人無不被刑。

春秋總法以責自取滅亡者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于頸而尚不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莫之覺也民無知矣秦何罪乎

辛巳 二十年

穀梁氏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劉原父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

工役必書重民力也而脩泮宮復閟宮則不書為所當為耳南門本有者倍更高而大之與新作雉門兩觀不能因災而革僭又一樣看

公羊氏曰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夏郜子來朝

薛士龍曰魯之求寵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人入滑○張元德曰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

鄭人 文 入滑

穀梁氏曰邢為主焉爾○左氏曰為邢謀衛難也○項平甫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

秋齊人 孝 狄人盟于邢

昔宋伐齊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謀存之人狄則畢衛矣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

左氏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

冬楚人 成 伐隨

隨非弱力不足也德不足以勝之耳

壬午 二十有一年

張元德曰為邢之盟也○吳幼清曰伐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遂其本號而正稱狄

春狄侵衛

齊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兩強衡中國患于齊于邢兩盟而邢衛兩受禍矣春秋非其進狄也

左氏曰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宋人 襄 齊人 孝 楚人 成 盟于鹿上

宋欲霸中國者也楚欲亂中國者也以中國而求與夷狄盟襄公自取敗辱故首列而皆人之

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殺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夏大旱

旱久曰大不言饑歲猶有入也

公羊氏曰宋公與楚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請以兵車不可楚果伏兵車執之目夷歸設守成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殺子君宋應曰賴社稷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知殺公不得宋因釋之○孫莘老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為義抑強夷而存中國也

秋宋公 襄 楚子 成 陳侯 穆 蔡侯 莊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會于盂執宋公 襄 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無一人救其會于供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

汪克寬曰為邾滅須句故

穀梁氏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于宋也

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中國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中國衰楚之故楚得乘間而莫之違執不獨楚也德義尊則人聽命賤則聽命于人善乎子魚之言曰君欲已甚其何以堪志雄道喪楚得而加之小國亦得而加之楚曷足譏焉

冬公伐邾

邾執鄫子未敢伐今宋被執乘間以興師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成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尊中國故不日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獻執宋之捷以威魯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蔑先王之禮況以夷猾夏乎會義不能遏楚又不能正辭拒其使而待以賓禮故盂之會諸侯以同執貶

張元德曰會諸侯不書會楚子釋宋公不書[illegible]曰是盂以為中國大恥而畢書與諸侯之[illegible]信為也

左氏曰邾人滅須句成風為言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

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不會書其所為獨會於稷書成宋亂者為受賂與立華督也會於澶淵言宋災故者為[illegible]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於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楚執而伐之以其得獲來逃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楚夷出其事已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

惟公與諸侯盟以予奪生殺大柄授之楚故書法諱其求楚言若自公釋之者然所

謂不與楚專釋也齊桓而後宋襄差強乃猶若此安望他國哉然則此會固未可以寬魯也

癸未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文 須句風姓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公之伐也成風言于公也其舉見謂存小

杜元凱曰怒鄭如楚故伐之〇張元德曰宋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又甚之者也

左氏曰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

公羊氏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公曰不可既濟有司復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公曰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鼓之宋師大敗〇左氏曰公傷股門官殲焉

不知已有擅兵之非取其國為附庸猶反其君而不絕後又復為邾所得故文公七年仍復伐取焉遂併君而縣之矣

夏宋公襄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

楚會盂而執宋公宋以為鄭實啓之今伐鄭又挑楚歟泓之敗夫非宋自取乎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爾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窮及兩陳亦異於詐暴禁亂之兵矣故

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恥

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善師者不陳豈必教公設備而後戰正惟備設則不待用師耳存亡繼絕出自公心臨事亦容不懼病痛直在春取須句上是戰也邾有胄懸魚門之目而無衣招故鬼之魂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襄及楚人成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

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吳幼清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間以干中夏齊侯不悟而受盟宋之不與不紓義也齊反借名以伐之于敗傷之餘悖理甚矣

少奪長從齊人作殺無虧之惡有取締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滅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舉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晉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因之罪三也此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偏愛重傷與二毛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弗及以深貶之

大意非責其不能勝楚亦非追論平日不仁不義只因飾小名妨大德不但不是仁義反妨仁義故楚子不書救鄭直貶而稱人而於宋襄則深罪其愎諫求欲自雄於禍患耳王眞霸假正不以成敗較也

甲午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孝伐宋襄圍緡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亦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幾中夏也

當日荊楚強盛諸侯莫能與京齊猶有桓之遺風焉況鹿上之盟昭如也孝公忘宋

[illegible]曰僖公已有志于附楚忘盟薄之信
[illegible]公失襄之望

[illegible]曰楚子玉帥師伐鄭城頓而還子文使
[illegible]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
[illegible]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許叔重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欲狄師是
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納己之德而乘其敗而背之晉伐書圍皆
以志貶者正在翦尊攘餘業上不弟如他
國之負恩不義云爾

夏五月庚寅宋公襄茲父卒

傷于泓故也宋襄五霸之一而無心尊王
故春秋不取焉

秋楚人成伐陳

楚自伐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卽
誣以貳于宋伐之而取其邑頓在陳南尤

迫楚患想陳必責禮焉觀楚城頓而還則
此師蓋為頓也故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成卒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書桓纂弒臘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周之三恪桓公時稱侯及朝莊公稱伯今
稱子矣所謂中國而夷禮則夷之

乙酉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曰處于氾鄭伯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
其私政○臧叔佐曰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離
在外皆曰居○王德輔曰叔帶之有寵于惠
王猶子頹之有寵[illegible]非王也然惠王處櫟不
書而襄王出居鄭特書非王之用狄也

鄭懿親也狄頑嚚也天子不能聽富辰之
諫以忍小忿一時棄親從姦使頹叔桃子
出狄師為伐鄭之役資夷狄而定中國其
何能濟乎

秋七月

冬天王襄出居于鄭 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大叔帶通於隗氏王紬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於氾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而棄德崇奸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王者以京師為堂奧鄭非有能出之者也
乃自出耳書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
畏哉然鄭非王居而言出居于鄭如杞所
稱天子適諸侯莫敢為主焉者春秋尊王不
以其寓居而猶明無外之意如此

晉侯惠夷吾卒

惠公上年九月卒懷公嗣正月秦納重耳

殺梁氏曰：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葛邦陽曰：與師滅同姓，其惡已甚，況是時天子蒙塵，衛既不能勞問師師勤王，乃肆虐宗親，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

張元憺曰：始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於非禮也而譏之。

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定位文公後告喪

春秋據赴告而書

丙戌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文）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春秋之法，謂其絕先祖之爵，廢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春秋之法出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曷為不名？曰：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其人貪獲焉及其身者，其情與矣，春秋原情定

罪而衛燬書名，[illegible]輕重之權衡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為仁，況同宗乎？不惟不相保，至于肆疆以絕滅之，且使二禮詐從巡城，掖殺國子，而莫敢止，故名之，同于楚子虔之誘殺也。後儒罪魯不能救，添一重公案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文）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若國君不與，狀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始

杜元凱曰：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陳君舉曰：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執宋公，納頓子，倏然與於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左氏曰：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汪德輔曰：莒慶以魯之婿之故，因衛為平于二國，逆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汭來而已，然矣。

吳幼清曰：洮之盟，衛本欲魯與莒平，然莒子不親至，衛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

自逆婦，其失明矣。內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以尊君也。今若主婚以愛易典，非安上治民之節矣。其又何責乎逆婦之姑哉。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成）圍陳納頓子于頓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勿作，與楚人看益外夷得仗義以正中國，閔中國之無霸也。因陳不果納而圍之，其不使楚人爭主夏盟者幾希。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 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莒慶不氏，未命也。

丁亥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曰討是二盟也○劉氏本曰勿及非勿能也勿敢也施至不能禦追又不敢及樂百姓而奔之矣

公不會大夫而甯速得書以其隨莒子來

爾然屢盟已致齊人之討矣

齊人 孝 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書齊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勿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誘師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顧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侵皆以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其侵也訃其追也怯正書法交譏處蓋緣

以衛與邢有怨邢之盟齊將爲邢謀衛難

春秋義 卷十二　　二十五

也而衛卒滅邢洮向二盟魯又黨乎衛齊

所以爲私憤歟

左氏曰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位九年而棄命廢職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吳可翁曰衛平莒于我齊何與乃速兵以伐之師非義兵矣其致衛之伐宜乎

張元德曰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蔽爲人所謀因而從公子遂逆借兵于強夷使楚預政

夏齊人 孝 伐我北鄙

以魯人展喜受辭于展禽犒其師故未入

境而去所謂行使則有文告之詞是也

衛人 成 伐齊

洮向二盟皆衛人平莒于我以此來齊人

之侵伐衛亦爲魯而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

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於向是爲衛也故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讐夷變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書乞師始此僖公初附齊桓滅項取執桓

沒不脩政刑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遂乞

師于夷狄以剗其恥于義何居此春秋特

書深罪爲國之無謀也

劉質夫曰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

秋楚人 成 滅夔以夔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勿赦

春秋義 卷十二　　二十六

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祀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禮也

夔子不名以循祀典不敢過其祖故若楚

書人錄楚子顏名未登于春秋也貪而不

義擅滅同姓豈以書名不書名論哉

左氏曰以其善于晉侯也

冬楚人 成 伐宋圍緡

宋前忘楚仇而往朝之今茲即晉依文公

可謂能從義矣雖不免楚伐而見圍後終

張元德曰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也伐霸王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其亦幸矣夫後終使晉以得解也若楚之暴又何待言。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列國之兵統于天子正也楚師而魯人以之用夷亂華可謂正乎總來是責魯而復書至以危之○取穀使易牙奉桓公子雍居以爲魯援亦逼齊也楚申公叔侯戍之

桂林春秋義卷十二終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許叔重曰孝公不能纘桓業閒楚之勝而困宋徒將有以知爲謀之不適矣

左氏曰書無禮也○劉杜氏曰杞春來朝雖日不恭何至于用師乎蓋杞弱于魯若齊楚則事之不暇矣

左氏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薦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晉侯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信公

桂林春秋義卷十三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 戊子

春杞子 桓 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 孝 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桓

杞夏後微于滕薛非齊桓城緣陵以遷國幾亡矣爵尊而貧雜用夷禮則有之朝魯將來庇也而反以兵入庇杞者如是乎

冬楚人 成 陳侯 穆 蔡侯 莊 鄭伯 文 許男 僖 圍宋 成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憎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從楚獨宋以父仇

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示禮作執秩以正官於是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蘇子轍曰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衆抑以將多爲賢也子玉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

不屈此圍宋所繇來也曹衛於楚以迂弟遂爲應絕宋通晉之道耳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於宋所以讎宋者至矣匪晉侵曹伐衛以救之宋其殆哉憑夏與附夷同律魯與諸侯罪固無待貶者也不書會楚亦猶內諱意

己丑二十有八年

公羊氏曰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假塗於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春晉侯文侵曹共晉侯文伐衛成 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亟稱晉侯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盟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恐於寬豎頭須矣何獨不能恐於曹衛乎亟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亟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侵曹一事伐衛又一事晉借救宋爲報復計故兩稱侯以甚之觀其取五鹿與齊盟於斂盂而不許衛盟明乎志在恩怨而諸

張元德曰魯衛兄弟之國若推公心使買往戍則不卒戍誠可誅然名楚而情實非不止罪殺大夫而已

侯之有罪無辜初不問也不然大義與師奈何舍四國加兵於新附之曹衛哉○叔向論子干稱文公好學而不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明知買無罪矣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魯公子買字子叢奉楚命戍衛尋刺之夫始求說於晉是以戍歸罪買也終欲求解於楚乃又以不卒戍歸罪買也然而皆非

其罪矣辭之不直亦惟情曲故

吳幼清曰楚人分圍宋之兵以救衛也狐偃已先料其必然矣

楚人成救衛成

晉侯伐衛僅率孤軍楚人謂其易與也其大衆尚背鄰而舍聊遣一旅救之晉正欲楚如此當時特以齊秦之兵未集且不與戰爾向使文公救宋直趨宋郊楚鋒方銳豈萬全之道哉

杜元凱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而晉欲怒楚使戰故與宋人所謂譎而不正也○左氏曰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

三月丙午晉侯文入曹共執曹伯畀宋人

自晉侯侵曹以來總是欲致楚而與戰先

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

左氏曰晉侯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次於城濮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而還

以假道啓衛衛不許則還師從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也移師伐衛而取其邑衛既服罪請盟弗許致其君出避晉成逃還楚有不得不救之勢猶恐楚衆先蹟移師臨曹入其國執其君而又以畀宋以啗之宋餌餌激楚既暴且譎與齊桓大不侔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文齊師昭宋師成秦師穆及楚人成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

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衛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强憑凌諸夏滅黃而覇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逆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

晉侯以宋被圍告急不可不救而楚正未易敵也因曹伯以致之城濮用能雪宋執伐之耻解宋倒懸之危使楚不敢內侵者

左氏曰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糜勿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十五年功不謂偉歟然春秋無襃辭凡戰皆罪今稱及在晉則戰之罪在晉矣知序齊桓之績者與其不戰愈知夫畧晉文之功者惡其戰爾晉先示楚以弱而用楚爲患之齊宋與秦穆公練習之兵此得臣所以不能支也與戰者楚救衛之人卒益大衆而敗之故戰則書人敗則書師以此貶楚意反輕○顚頡不用命而爇僖負羈之宮則殺之以徇於師祁瞞奸城濮之命則殺

之以徇於諸侯舟之僑先濟河以歸則殺之以徇於國文公其能刑矣

楚成殺其大夫得臣子玉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大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耻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謂來世

張元德曰、晉文何不見禮於衛。衛雖未從楚。附代宋齊而首代之。諸盟勿許其國人出君。詭於晉皆盟主御私之所致

公羊氏曰、作王宮於踐土。鄭伯行成於晉。盟於

之永鑒矣

楚子使得臣去宋無從晉師然得臣乃大夫也自伐陳立為令尹授之兵柄圍陳圍宋皆得夏之計剛而無禮方咎君不殺文公以致此豈一言能禁止哉又一敗而遂絕其入也非楚子誰殺之

衛侯 成 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歛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繇也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

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鼠身無所奔於荊蠻竄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盤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盤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楚既敗晉衛可復矣而猶不許衛侯見晉伯之執以畀宋而未釋也故懼而出奔便是立叔武為衛子張本晉侯殆已甚矣春秋悼諸侯失國之例正所以責晉文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 文 齊侯 昭 宋公 成 蔡侯 莊

簡洲獻楚俘于王。駟車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任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羊氏曰曷為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鄭伯 文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奚於改物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晉文既勝楚負震主之威謂宜帥諸侯朝王而乃致天子屈尊下勞非所以正天下大分也諸侯受盟皆為晉文而來若書天

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大綱紊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萬古之大訓非聖人孰能修此而存名者乎

陳侯 穆 如會

陳之新附亦為晉文故踐土之盟書曰同於葵丘而其會不書至桓文並稱矣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非其所也古者天子巡狩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饟度可以預備於

左氏曰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

國不貲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取正其本之意也

王因晉獻捷而受朝諸侯因王出外而朝之於天經地義無不可惜非京師又非巡狩之明堂也云爾

六月衛侯鄭成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憾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

終殺叔武是不念歟予家而以爭歸爲心亂民棄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鄭之初歸雖殺叔武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華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

衛成之書復歸蓋本其位也然而名之何聽讒殺弟也夫殺之自前驅則衛侯何辠蓋殺元咺之子角又疑叔武先期而入此叔武之不免死於前驅也

陳侯穆款卒

[illegible]曰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逆如齊而取殺之嫌解中國責於伯惟之立如此

穀梁氏曰諱會天王也

公羊氏曰不與再致天子也○啖國佐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諸侯得覲之也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人穆于溫

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侯爲元咺所訟欲討衛溫者王賜地也於此會諸侯謀討貳而卽邀王至是地一舉能兼焉○陳

居喪稱子先君未葬也

天王襄狩于河陽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屏而全晉也若原其自嫌之心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而下從臣召其名謂何故諱之不特尊王亦以全晉蓋天王守府久矣晉文繼齊桓而霸猶知有周在若曰諸侯群會適以王狩而至而因與朝王云溫言地河陽言方大天子之狩意

穀梁氏曰：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國語曰：晉執衛成公歸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許襄陵曰：許能從齊，不能從晉，何耶？蓋許自北杏後侵許，衛服之，伐楚之後，桓沒，許一服楚，今是以難變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文）執衛侯（成）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得復，大夫不地，其歸從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歸人，不得爲伯討也。

晉文執衛侯，以治其殺叔武之罪，且執歸於京師，疑若可與而不與者，非以斷君臣之訟，所傷反多耶？且專其獄，未嘗取決於天王也，故稱人，如強暴弱之稱。至元咺訟其君于霸主，復歸而立君，挾晉令也。于所執之人則不名，以見其無罪；於所助之人則稱復，以見其當絕。紀事語不必重○衛侯之見執也，非甯武子執納橐饘，幾不免，深至之矣。

諸侯遂圍許。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古者建侯，諸侯各朝于方岳。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左氏曰：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曰：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

公羊氏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會溫之諸侯也。諸侯從晉則朝王，許從楚則不朝。昔齊桓伐楚，書遂，譏其專也。此可不謂專乎？然許甯邇河陽踐土，而再會不至，伐之允宜，故捨晉文之專，而深著許不臣之罪。

曹伯（共）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與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

叔孫豹、叔孫婼見執于晉，或求貨爲之言，豹與婼不與。大夫之知義者，猶耻以貨免，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在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拘執一年而得釋，亟會于圍許之役，晉疆曹弱，可憫也，雖然亦豈所以服許哉。

（庚寅）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其君名葛盧者，來朝，舍于昌衍

左氏曰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正叔曰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間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驕逼甚矣

左氏曰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上公餽以芻米禮之

公至自圍許

不以朝王所致而致圍許心不在乎尊王也非只謂久役不服故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而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而今獨無鄭鄭已怠于從晉矣是時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晉與公侯虧禮傷教故於此諱公而人列國

秋大雨雹 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亦示人慎所感也

冬介葛盧來

辛卯 三十年

劉杜氏曰夷狄犯中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春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

國語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臧文仲言于公曰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納我周冶殺元咺及子瑕公入

趙伯循曰以君殺大夫之辭稱之而反在元咺下以咺罪重于瑕也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昭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加鄭與事而義自見者也

晉文終始狗私修怨致夷狄之內侵而不能攘却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兵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者也兵其憎於志鎮歸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謀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元咺有訟君之罪其君執于京師而偃然歸國假衛主之權思以易其君固不容誅矣然叔武實晉奉君命以受盟而稱衛子者也衛侯不自反殺叔武之過必殺咺而後入故猶存其官以誅衛侯之意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殺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

張元德曰衛侯納賂而歸又長惡不悛故書名而不曰復

左氏曰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夜縋而出見秦伯曰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亦無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秦伯說與鄭盟使杞子逢孫陽孫戍之子犯請擊之公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

而衛侯忌刻好殺濫刑之惡著矣

成公既殺叔武矣立瑕者元咺之忌瑕固未始居位也春秋不與咺以君之貸瑕則因咺而併誅故言及仍存其公子云專殺濫刑亦總自忌尅一念中出

衛侯成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猶懲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春秋義 卷十三 十四

鄭之歸也不書復書名諸侯復國而賊恩之甚春秋既斥其名又加深絕焉與曹伯襄書名同至于罪晉文之專釋書法中並不及此

晉人文秦人穆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於秦晉何貶乎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陋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既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是聽而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張元德曰來聘侵蕭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左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翟泉之盟原欲謀鄭而鄭不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也復偕秦以圍之然晉德有闕觀武不已秦固齊桓所不能致也晉以甥舅同力而挫楚況賢如穆公豈不可義動乎晉之心人知之矣我信不足彼亦背我無難春秋非罪秦不終助晉只從燭之武以利言故交貶之耳自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秦晉之怨繇此始

介人侵蕭

春秋義 卷十三 十五

前此一再來朝遂有此侵先求援而始舉兵也

冬天王襄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出疆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則專擅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隱桓以來魯君臣三世不享覲于王庭僖

趙鵬飛曰兵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有所取本邑亦無異○左氏曰臧文仲往晉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獲地爲多自洮以南東傅于濟

汪德輔曰宰周公來使遂報聘則以二事出復濟西田而使遂再如晉胡乃慢于尊周隆于事晉乎

公羊氏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啖國佐曰天子冬至祭上帝又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魯謂郊者上公止孟春祈穀郊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卜上辛不吉卜中辛又不吉卜下辛三旬皆不吉則不郊

公二十八年因晉文盟會始兩朝王所王又使宰周公來聘而魯乃聘京師遂聘晉是魯之朝聘于天子皆以晉故罪不待言自明矣于王使見周宅陵夷而大臣失職于遂如晉見事天王而等于班爵主上下無一可者

壬辰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取之晉也晉侵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春秋義　卷十三　十六

濟西之田嘗見侵于曹矣晉執曹伯不稟于王而還與魯魯亦不請于王而取諸晉皆不能無罪

公子遂如晉

頂上文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見晉魯私相授受之情非其道矣

夏四月四卜郊 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諸侯而郊天其僭極矣是故因禮之變而書卜筮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假曰

穀梁氏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左氏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氏曰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非列國諸侯之比也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爲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此書魯郊之始魯無冬至之郊只於孟春郊禮其過非始今日矣而此則因禮之變書也援禮以正名分卽三卜用郊猶以爲僭況四卜乎

不從乃免牲 古者大事決于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春秋義　卷十三　十七

卜曰不吉謂之不從與洪範龜從反看味乃字於免之中見不欲免之意

猶三望 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禋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祀王室則穀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魯得望祭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猶者不當望而猶望祭也山川

張元德曰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圖事制于婦人也特書以爲婦人與政之戒

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以爲民也頑免牲不郊之下特書譏其可已而不知已。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圖事也婚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毋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

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無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以求婦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正家也此與蕩伯姬來對照一則明降尊之失一則示亂政之防

左氏曰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狄圍衛 成 十有二月衛 成 遷于帝丘帝丘亦衛地也狄將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衛自文公忘齊桓之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以立不正狄乃假義攻衛于後不復侵伐久矣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致其遷都自中若無晉文者然衛有以致之晉無以攘之均失也○相夏後也杞之祖居帝丘

癸巳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 文 捷卒

吳幼清曰衛與狄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往侵其境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衛人 成 侵狄

秋衛人 成 及狄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

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夷狄和親即其盧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書法大意前書侵不書伐無暇論都在衛及狄盟上及者盟出衛意也非與盟之人與可盟之地而要神以自固雖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春秋不貴矣

左氏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 文 重耳卒秦伯納晉文公而春秋不書者以爲不告也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其文足謐仲尼之修

晉文之興較易于齊桓然桓得江黃不用

于伐楚文則致秦與楚爭而秦輿矣桓不肯爲也桓會不過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則會譏許而盟子虎伉且悖矣桓不敢爲也桓寧失鄭不納子華懼爲獎臣抑君耳文則爲元咺執君三綱廢矣桓不忍爲也事速而義壞名盛而實衰正譎豈煩辯哉

甲午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穆)入滑

秦穆公謀鄭而使三大夫千里襲之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舉之也不虞爲弦高使使遽告鄭人備之故滅滑而還書曰入益國近于鄭雖滅之而不得有其地耳

齊侯(昭)使國歸父來聘

二十八年晉文稱霸公子遂之聘齊以解佐而講好臧文仲言國子爲政正此來聘事

夏四月辛巳晉人(文)及姜戎敗秦(穆)于殽(晉序)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

左氏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諫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爲從者淹且使遽告于鄭穆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脯資餼牽竭矣鄭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

吳幼清曰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劉原父曰秦之所以爲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貪得利而棄其師也○左氏曰晉人旣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曰孟明之罪秦伯曰孤之罪詩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貪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穆公悔過自誓之言其詞懇惻春秋借晉濟晉無道用兵之失其法嚴晉襄視將絀不稱君者俯遏葬期墨衰經而即戎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二君皆過聽焉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先軫之爲晉謀曰一日縱敵累世之患以利言也重忘親上背惠意帶說杞子之爲秦謀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以利言也重襲鄭上背晉意帶說人晉而狄秦總是一利字爲害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氏曰日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張元德曰僖公憤升陘之敗晉文方霸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方有喪而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交伐邾以取利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書實有爲爲之也伐邾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爲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

左氏曰初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歸曰能敬必有德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勞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薛士龍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齊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

許襄陵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

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嘗是以爲可乎

邾小國耳公伐之襄仲又伐之雖曰念毋而舉端只爲借忿逞慾不顧禮義當否據事直書罪將安掩

晉人襄敗狄于箕

往晉從毋言釋秦囚先軫不顧而唾于君前至是與狄戰也馳師死焉郤缺因而獲白狄子狄人反先軫之元面如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因齊聘而朝之實以間晉而虐邾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

言卽安之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也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益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三桓之盛自僖公始不然宜殺而不殺何哉李梅實卽根不殺草來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

晉人襄陳人共鄭人穆伐許

襄公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自以爲勤不知忘喪毒其民其失道滋甚

春秋義卷十三終

啖叔佐曰嗣子爲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

[illegible]曰僖公未葬遣使會葬惡王也而襄王之使得失見矣

劉原父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喪未畢而命之非禮既畢喪而不受命于天子亦非禮

桂林春秋義卷十四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戒肆禹受終傳位之事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

魯自隱至此六君惟文公承國于先君得稱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 襄 使叔服來會葬 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

存使宰周公來報其朝沒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及其子賵葬成風及其親天王之于魯亦厚矣哉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 襄 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黼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今文公嗣位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左氏曰晉文之季衛成不朝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

杜元凱曰得臣叔牙之孫傳拜錫命也

汪德輔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以罪衛也

吳幼清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曰蠭目而豺聲忍人也弗聽既而欲立王子

襄王爲世子僖公附齊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欲厚報而施及子故來此錫命不暇問禮矣

晉侯 襄 伐衛 成

衛踈禮于盟主而襄公志纘父功威服中原去桓公之子遠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即位未嘗如周受錫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可謂禮乎

衛人 成 伐晉

晉之伐也稱侯而衛之伐也稱人抑揚定于一字矣越國而謀陳不我與宜哉

秋公孫敖會晉侯 襄 于戚

晉伐衛圍戚取之時晉侯尚在戚也大夫而專會諸侯政不在公室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成 頵 有史之親

臨告其師潘崇崇曰享江芊而勿敬從之江芊怒曰呼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崇曰信矣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勿聽縊穆王立

張元德曰始聘適嗣君也〇何邵公曰書者譏喪娶

程正叔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罪也秦雖憤無可爲辭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有君之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儆戒也

一荊子僭王猾夏更桓文之時執宋戍殲毒流中國城濮一戰楚勢稍沮而乃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弑積不善之所致也罪豈獨在商臣哉

公孫敖如齊

此年毛伯錫命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其罪自見

丙申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衰及秦師穆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敵加于己而已無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譬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一秦雖以忿興師其師將出未出也晉襄出其不意乃逆而敗之不止不能處已且怙

公羊氏曰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許叔重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于[illegible]晉也〇左氏曰穆伯會司空士縠盟[illegible]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汪德輔曰文公時恒暘爲災者八閏月而歷

終於爭主是戰則書及戰于彭衙而敗猶夫[illegible]子孫地也

丁丑作僖公主作主者造木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為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禮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豈忍一日忘親哉慢而違禮非孝思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及處父盟者公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亢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諱晉不書及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以公盟于晉之都而晉君不出焉可謂大無禮矣不能免恥辱也諱言公適與反維禮于不亡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成陳侯共鄭伯穆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大夫專會盟諸侯自公孫敖士縠始晉人既以處父盟公魯人恥之故此盟宋陳鄭之君皆在焉而魯獨以大夫往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

行朝聘會盟祭祀之禮其恤民之心安在哉

張元德曰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家一翁曰此一書而再譏大事于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

吳幼淸曰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非禮故

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于雨耶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

春秋於僖公書不雨者三唯其每以不雨必有憂勤之思也至文公直視為常事耳聊總紀其災如此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于太廟升躋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僖公于閔公臣子也位宜祔于閔公之下

春秋義　卷十四　五

乃用宗人夏父弗忌言升僖閔上非禮矣三傳以為逆祀特書譏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秦以憤取敗而晉復以力報復故四國之師晉為首焉惟再勝而後可已不已故加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

書

劉常州曰兵加而民潰君之無能可知矣○家一翁曰弱者常伸大義于天下時楚商臣其滔天之罪晉公舍大而議細雖潰百沈何益于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貶人之

汪總補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劉文公黜王宮伯伊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

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娶在三年之外誠何譏乎喪娶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已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丁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褱）宋人（成）陳人（其）衛人（成）鄭人（穆）伐沈沈潰（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北未常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雖非

春秋義　卷十四　六

義舉比于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沈越在南服于中國素未嘗接文告通會盟也一旦以服于楚而潰散其人民沈亦何辜乎但其時楚商臣有弑逆大惡晉人曾不致伐而徒討沈以不朝于當報侮于衛今此一役較之其罪猶小辭無褒貶以此夫

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

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內臣無外交

以同盟而致恩禮是公亦私

秦人伐晉 穆 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僣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遂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是役秦伯濟河焚舟以示必克晉人避其鋒封殽尸而還晉直猶在何相背之速也

備責其何辭乎

秋楚人 穆 圍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 襄 盟

如晉而盟猶要公之朝也盟于其都不書地○詩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穆 以救江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帥楚皆伐鄭矣齊桓公遠耤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龍又

特赴于諸侯春秋存之示不當赴耳

張元德曰秦穆歸自殽作誓矣彭衙之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忿之心乎○左氏曰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杜元凱曰自上而墮有似于雨來告故書

左氏曰晉侯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因饗公賦菁莪莊叔以公降拜

公羊氏曰此伐楚也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豫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徵四境屯戍守禦之眾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令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楚商臣無父無君乃復圍江甚于禽獸逼人矣諸侯匡中國者豈能安居而猶付此任于大夫已乎晉襄不能乘時進師故特書以救江正其不能舉行天討之罪○先

儒謂伐楚救江矣於是晉又以江故告于周處父師師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襄實無制楚憂諸夏之心僅遣偏師塞責耳

戊戌 四年

春公至自晉

自後公至多書而乎此者遠不能詳也

夏逆婦姜于齊 凡逆皆稱女以未成婦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禫制未終思念娶耶是不志哀而居約也力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

程正叔曰納幣喪中與娶同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汪德輔曰秋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

張元德曰江之不祀晉襄公之無道猶也

左氏曰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朱元㬢曰謂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晉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

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用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國君風教之首文公當喪圖娶急于得婦故變逆女爲逆婦姜不復成夫人之禮始不尊貴終何以正是國人而爲後嗣計乎

狄侵齊 昭

以齊霸不克紹而晉襄無攘卻之謀故

秋楚人 穆 滅江

江嘗與齊盟其後亡也自守猶有道而不得免秦伯雖爲降服不舉過數中國霸主實負之矣

晉侯 襄 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秦取王官及郊未至𣝕然如晉師之甚也而稱人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莫知肖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遷善恕王者之事也

吳幼清曰成公獨不朝晉晉襄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衛衛不服罪孔達敢抗伯主明年再聯之介幸陳侯請成執孔達以說晉得免寓伐爲攻次年從晉伐沈自此衛無事矣又次年晉歸孔達夏衛侯如晉及秋而俞來聘魯爲○左氏曰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賜之彤弓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張正議曰仲子始僭未敢同適也成風以後遂甚比矣

劉原父曰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

秦晉交兵報復曲直先後瞭然人目向者秦取王官封殽尸誓不復報春秋是以不滿焚舟之背厥悔過也今日者曲在于晉總是秦悔過而晉不悔過且晉侯何不以江亡爲恥而重敵秦怨耶晉非無罪特要深善秦伯若一譏晉便著秦者反淺了

衛侯 成 使甯俞來聘

衛成公爲晉所執僖公請于王與晉而釋之此來猶拜嘗賜而事大睦鄰以安社稷

大抵出甯俞之謀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母莊公妾也以妾媵爲夫人使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使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

自成風始妾母僭夫人禮故亦書薨

己亥 五年

春王正月王 襄 使榮叔歸含且賵 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天法廢人倫亂矣故特不稱天以譏之也

嘗始以妾為嫡王不加正法已非矣琲玉

車馬之歸不多乎哉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仲子非惠公之嫡也故別為立宮而祔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於姑至是成風書葬無復辨矣

宗國而不知禮尚安望乎他邦噫

王使召伯來會葬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歸含且賵已猥歷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再不稱天者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

與桓元年歸仲子賵及今歸含且賵同譏

夏公孫敖如晉

晉既改盟故使敖聘晉其事之可謂克謹

秦人穆入鄀

界在秦楚間秦寇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又以窺楚也

秋楚人穆滅六

六人之即東夷畏楚也成大心帥師滅而後快且併蓼滅焉其不仁甚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僖業卒

陸氏淳曰薨而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張元德曰僖寵妾之葬失禮之甚

高閌崇曰鄀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為楚所併昭王復國後畏吳去郢為都焉

左氏曰臧文仲聞六與蓼皆為楚滅嘆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季文子聘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猶以晉改盟故

八月乙亥晉侯襄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今殺處父者射姑耶君衞以漏言故亦稱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

公不謹言致射姑之怨處父此春秋分其殺于君與大夫也射姑事綴故微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王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紀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王乎是焉耳矣歸奇于勒以象

汪德輔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往假公室之聘而圖姻婭

左氏曰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

李行簡曰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襄公能繼晉文之統

汪德輔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興師故急襄事

左氏曰晉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聘衛還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軍為國政○公羊氏曰射姑廢將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怨刺陽處父于朝而走

趙伯循曰天子歲冬班朔諸侯每月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聽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告但以其日至廟拜謁而已

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閒象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爲祔月之餘而勿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閏朔不告棄時政矣禮祭朔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大而行其小故書以紀失○閏月無所居故居于門

辛丑 七年

左氏曰閒晉難也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前此僖公曾取須句矣尋反之邾今文公又取之因邾國有難而侵小耳

[illegible]餘補曰以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城內邑民滿戒而不知愈過也

遂城郚

郚魯邑也因伐邾之師以城郚而防邾

夏四月宋公 成 王臣卒

張元德曰國所以亂孫父方死而亟改其道也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居諒陰而欲去羣公子致公族之叛禍及大夫不名殺者非一人也公之無政見矣

啖叔佐曰晉戰明二師相抗敵也○高柳崇曰先蔑以自令狐役如秦故不言出○李行簡曰秦晉之交兵又始于此

戊子晉人及秦人 穆 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襄公卒趙孟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及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愼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悔乎

晉襄未葬時先蔑如秦迎雍逆所以立繼爲穆嬴所逼而立靈公書戰不言敗秦與晉其罪均爾然宣子有寬秦寇秦之論二

國之曲晉爲甚故並稱人爲晉書及先蔑書奔是道雍之後還至令狐乃復奔秦也

高抑崇曰魯閒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閒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狄侵我西鄙

閒秦晉之爭也嗣後齊宋衛迭受侵晉襄歿而肆無忌矣

程正叔曰公怠政事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以不序諸侯大夫之名而知之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晉政罷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諱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左氏曰穆伯如莒涖盟且爲襄仲逆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叔仲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

趙盾會諸侯靈公少立故也惟公後至故不詳書所會罪盾意輕于罪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爲徐所伐特來求援而請脩洮之盟敖娶于莒故因魯之許盟也而請往涖之

壬寅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

左氏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此飭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中國戎地終不可雜也

文公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得伺隙私事醜殺適立庶之禍耳盟晉未幾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者公子遂因晉見討受盟爲辱借于暴以掩之不知戎狄不當與會盟別舉日與地詳示辨內外之法

朱元晦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張元德曰穆伯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懷桑中之行客其役而後奔淫以著於無政刑矣○左氏曰穆伯奔莒從己氏焉魯人立其子文伯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於無人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春秋謹書其事與放於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敖不弔王喪爲無王甚若今爲之諱文公不一加罪又未聞別遣如京師而公子遂會趙盾雒戎于王都之側若罔聞知見魯君臣之罪矣敖之淫奔又何貶焉

畬

宋一翁曰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昵寵臣而在小位既不能慮患于平日復不能制變于臨危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士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

六卿君所圖政者昭公初立致殺大夫之變今又無禮于君祖母致大臣死者死奔者奔故以國繫之舉昭公爵○書大夫又

書司馬大夫不足以該司馬也司馬司城。國恃以安枝葉皆落牙爪盡失君孰與守乎。

桂林春秋義卷十四終

程正叔曰毛伯諷魯以求金與家父致命徵車者不同故不書王使。

[illegible]曰蓋亦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恕于父[illegible]耳。[illegible]氏曰危不得葬也日之其其不得葬之辭也。

呂樸卿曰錄叔姬之歸紀者爲歸于酅起也。錄夫人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

桂林春秋義卷十五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文公下

癸卯　襄王子頃王立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書顧命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制也爲政者非其道不當使亦不當承喪葬求金徵索非禮特著其罪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有所歸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專殺大夫罪之以人豈非政與有謀而政不出於一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然適他國者或曰寧或曰飾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此姜如齊以寧父母其

張元德曰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舉均也若因殺是人而併及之明乎不當殺矣

左氏曰楚伐鄭因鄭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陳君舉曰大夫貶而稱人晉退

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蓋不安於僭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文公無正家之法僭妾奪嫡有所不悟特書以正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

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而使賊殺其中軍佐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

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以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晉蒐于夷之蒐欲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將中軍先克尼之先都等使賊陰殺先克趙盾爲中軍帥殺先都矣又殺士縠及箕鄭箕鄭之死縠士縠失職而士縠之死繇盾代其位也稱人以見非上意不去死者官以見非國討盾於是乎奚辭

楚人 穆 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楚而救鄭

張元德曰楚得鄭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自此始至哀公凡五書

穀梁氏曰楚無大夫以其來我褒之也

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厭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此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能之過乎故書貶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楚自城濮以來何嘗一日忘中國觀其間宋殺申無宇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夫夷狄之斂于猾夏如此趙盾執國政乃視爲常役坐令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

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此春秋恐人之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 共 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震而逆常見諸侯不承天子大夫不承諸侯夷狄不承中國之象

冬楚子 穆 使椒來聘 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

杜元凱曰秦慕諸夏而亦欲通魯因翟泉之盟追從僖公并及成風

張元德曰文仲當莊公末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歷政多疵文尤甚

書人至是共君書爵其臣亦名而備使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乃義安在乎曰楚聖賢之後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此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楚穆欲圖中國伐鄭而聘魯猶是遠交近攻之意以其始能成禮書之得比于諸侯以爲進之亦只是聖賢之後待之如此○

○椒鬭穀於菟之從子

秦人康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亦

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寵嬖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

與上楚伐鄭而使椒來聘同假歸襚以規魯情爾

葬曹共公

甲辰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孫莘老曰以其易世相繼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狄之也

穀梁氏曰歷時而言文不閔雨也

家一翁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朝文公倘能不敢黜躬親于京師而請職事爲可也春秋雖爲魯諱貶傳之意深矣

高抑崇曰狄侵諸國宋亂復侵之楚厥貉之役將弱宋也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而麋子逃歸故其禍遂中於麋國

夏秦康伐晉秦以狄書者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恥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誅報復求勝豈非狄道哉○春秋罪脩怨而狄之者秦鄭晉三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謀弒穆王不以討賊書用賢治不肖而不予以亂易亂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比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新立使與魯盟親諸侯然魯則過矣

○僖十年蘇子奔衛蓋王復之而有此命

冬狄侵宋

楚子穆蔡侯莊次于厥貉楚滅江六平蓼與卿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齊師大壓脩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

藏黜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許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殺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夫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憑
陵諸侯而未敢遽前也惟蔡侯志于附夷
特表而出之以分其辜心志二字傳有關
繫

乙巳 十有一年

春秋義 卷十五 六

春楚子 穆 伐麇

楚侵伐書子始此益彊盛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會于承筐以謀諸侯之從楚者

秋曹伯 文 來朝

曹文公即位而來見

公子遂如宋 昭

是聘蓋盲司城蕩意諸而復之且賀楚師
之不害也故宋不荅

左氏曰厥貉之會麇逃歸楚陳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林唐翁曰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李行簡曰魯聘宋者八始于此年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春秋正名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陰戎之戎不別其種類後亦無所考矣

狄十年間四侵齊得臣乘其來而設伏于
鹹誘敗之鹹敗後鄋瞞遂亡〇防風
氏之後漆姓

丙午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春秋義 卷十五 七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 穆 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 康 使術來聘

秦人以能聘稱伯然其厚賂結魯魯亦厚
賂荅之主賓相與以利坐視鄰國之受兵
比事而觀其失自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 康 戰于河曲 秦伯

左氏曰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〇高抑崇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劉質夫曰太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書來奔大居正也

杜元凱曰舍夷禮故伯之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不腆先君之敝器以爲瑞節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張元德曰秦伯伐晉趙盾帥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夜遁無勝敗也

穀梁氏曰稱帥師言有難也

張氏洽曰凡旱爲災各繫于夏正月至秋夏在中間爲災可知

高正叔曰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

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辭八何爲令狐之役故也嬴繇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遠禍至此極矣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勦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此之也故貶而偏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朔矣

無曲直不言及無勝負不言敗交譏之辭

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前此莒未嘗與魯爭亦未嘗有事于鄆今

行父往城之蓋將因諸以制鄆也恐遠人

不可測以兵脅之此闢土固圉之計爾

丁未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共朔卒

邾子文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

有世室屋壞之災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高抑崇曰沓之會公已出魯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

吳幼清曰晉不能伯故狄屢犯中國

左氏曰如晉尋盟也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譏久不脩也何以知久乎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繇

根不雨來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明堂位曰祀周公于太廟爲社稷主而先

廟壞于不雨恭敬安在

冬公如晉衛侯成會公于沓

朝靈公也初衛鄭舍晉而從楚晉未之察

季文子相魯爲之請成以紓患春秋善和

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

惜乎其卒怠也

狄侵衛

乘衛侯有于沓之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靈盟公還自晉鄭

伯穆會公于棐

文公朝晉而承筐衛棐相繼會盟明年新

城之盟服楚諸國皆化異而爲同則魯亦

未始無助于晉矣

戊申 十有四年

汪德輔曰文公至是朝晉者三過于事天子之禮故書之特詳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我故惠伯伐邾

家一翁曰諸侯旣散而復合春秋書與齊桓首止之盟同未喪即華天理人心同然故與之○張元德曰爾臣有覆藏不容之罪非特陪臣而已春秋惡諸侯宗楚而事之懼狩狠之過入也

周頃王是年崩經不載不報赴也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小國安敢于大國責禮爲須句修怨爾惠伯亦報南鄙之伐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昭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昭曹伯文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勿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噫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晉自襄公之季楚再憑陵趙盾爲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致久負固之許諸侯偕至然後講同盟脩復齊桓故事以其未足方首丘葵丘盛會也況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

左氏曰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何邵公曰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趙鵬飛曰弗克納言失之于前而得之于末愈乎遂也

高抑崇曰齊請復而公許之特書見典刑之亡已爲歸其地也

吳氏曰舍未踰年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臣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尊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天之示人顯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其義則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將文過以遂非則怙終之刑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盟諸侯非也蹈義能從故爲之諱內以諱爲恥外以諱爲善

捷菑不當納晉人非不知也特因晉姬出欲以大國之勢強之耳師出無名又屈于邾人之言陽爲爲義而却亦慮齊人之爭後必多事凡趙盾舉動往往如是但服義一事便自可取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已絕于位而書卒從惠叔毀請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劉質夫曰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則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人均有罪焉

宋子哀來奔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較之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真可稱既明且哲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執單伯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因忌魯矣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執無罪者書人例也獨此事則商人弒逆

齊人不以為不共戴之讎而相率為用以致執鄰國命卿與其君之母者皆不討賊之故罪在國人矣

齊人總執子叔姬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賑施於國而多聚士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兩書齊人正不欲以姬繫于單伯別言之若二事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

左氏曰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德輔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權皆在來盟之臣然嗣完能報齊桓之義高子能定魯國之難而華耦專擅結好鄰國不能免耶公子完逆則罪也

高抑崇曰魯既許復立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喪者乎

[illegible]曰魯大夫執而書至者單伯尊之也[illegible]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illegible]已也執而不書至季孫行父蓋與公

來歸子叔姬則知淫乎子叔姬云若訴也

己酉頃王子匡王立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魯不能以義討齊行父不能請討即晉亦不能請于王以討之往告齊難何為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者督也弒殤公諸侯受賂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總率兵權故傳載其承命臨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猶季孫仲孫叔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絮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而無君矣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罰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華孫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

夏曹伯文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欽也崇恩公族姑聽喪歸可也葬視共仲則過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命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護臣禮也

[illegible]諱公爲重也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穀梁氏曰其曰鄙不以難介我國也

[illegible]劭濟曰晉侯霸主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illegible]非盟晉霸也○陳君舉曰扈之盟稱曰大夫[illegible]盟也此國君不序諸侯無統紀甚矣

魯使如齊而齊人欲辱魯故執單伯今書至以責之明乎大體一國之休戚繫焉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晉之伐蔡本爲有名伐而後入蔡不知悛明矣觀缺曰君弱不可以怠雖無明傳合前厥貉新城二盟看其責蔡之義居多

秋齊人懿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以齊人侵我西鄙再如晉冀受賂不

應公于是會晉而屈于齊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何以不序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日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日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累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隣壞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此盟爲齊亂也魯以脩齊戒不與焉不書晉者諸侯不成乎霸之辭也晉與賊諸侯從賊其罪同魯身受齊難而不赴會尤可

程正叔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張元德曰齊人既殺舍絕其母于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而深罪其國人

許襄陵曰魯君諂于晉而見侵勿恤曹伯禮于魯而被伐莫救亂賊肆行何怪乎

左氏曰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張元德曰於此見諸國惡而不復貫之意乎存禮廢必始諸此

怪矣維時主納齊賂者府之無將其亦兆于此夫

十有二月齊人懿來歸子叔姬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謂齊人深責之也

凡內女見執書來歸罪在姬也此獨書齊人來歸罪在齊人矣亦惟晉受賂不果伐然後齊人自歸之以解諸侯之意

齊侯懿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忿扈之役也曹伯與焉國小且近故乘侵我而伐之名曰討其來朝于我實以懲從晉也商人之無禮如此

庚戌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懿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兩侵魯訴之晉晉受賂不克伐魯弱而與齊平託以公不在而辭疾齊也然扈之役魯先不會文公之偷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班朔于諸侯文公四不視朔不言疾自是

穀梁氏曰復行父之盟也。

劉原父曰魯人以爲不祥而毀之非助民之道也。

左氏曰申息之北門不啓蔿賈曰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師與必懼而歸乃出師百濮罷使廬師叔曰姑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庸人遂不設備秦巴從楚子盟滅庸

公無疾不視朔也若後復視朔亦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間不告朔不視朔而不閔食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病痛全在四字上見得不視朔則不告廟朝廟可知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懿盟于郪丘

時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欲紓伐魯之師爾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春秋義 卷十五　十六

毀泉臺 之先祖爲之非矣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先有輕先祖之心履霜之漸故書

即郎臺也蛇出泉宮而入國與先君數符不能脩德而聽于神以揚先惡便是逆祀

楚人莊秦人康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寇之而庸人率其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庸之罪詞也

庸乘饑衅率蠻謀楚楚一徙而國危矣御變制敵信不可少向非蔿賈之謀則賀戰

張元德曰宋昭不道而與于弒逆者皆以惡重斷獄辨上下也

胡正叔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

左氏曰有齊難是以緩。

高抑崇曰齊侯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魯公出盟於此見郪丘之盟無益矣

勝者不將在庸乎楚得從并未滅者以此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昭杵臼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明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然蕩意諸亦死職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止出奔其反而死之矣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獨取荀息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有弒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春秋義 卷十五　十七

伐宋之役宣子請師靈公謂非晉急也是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焉用之既而徧告諸侯孔達公孫寧石楚治兵振旅聲宋罪曰何故弒君乃猶立公子鮑而還豈不知于天地君臣之義何居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文公之怠類然

齊侯懿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懿盟

于穀

此與郪丘之盟皆書及魯盟于齊也然明年商人戒師使無申地之禍盟豈足恃哉

諸侯會于扈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罪而不序

會扈始于晉晉既得賂不復再出一聽諸侯好自爲之四國待晉不至自相爲會而退魯又方事齊不及預莫適爲主書諸侯無覇之辭也此舉不能討飽并不能廢之

而立他公子故可畧

秋公至自穀

言公自穀今始至則不得會于扈益明

冬公子遂如齊

晉覇衰齊怒要公爲盟于穀故使遂往焉

壬子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文公怠於政事然自七年會扈至十三年新城前楚商臣方以覇事召諸侯而魯獨

張元德曰書諸侯畧之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王彥先曰明年齊復欲伐魯危可知矣

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孫莘老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譏[illegible]又非[illegible]

能堅事晉楚椒秦術來聘晉伯兩朝公若爲諸國望者晉援不至而困於齊卒亦莊公之儔也

秦伯罃卒康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固當討然齊人不以爲賊君之三年而弑之弑商人者歜職也而以爲齊人見今之殺商人者即昔之黨公者也借兩人以罪通國故是春秋之法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將備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啓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使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日子卒則兇禍所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二卿如齊雖爲賀惠公立謝齊之會葬觀明年匪歲而晉卿聘齊者六何爲哉乃知公子遂殺嫡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其自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情事有不可掩矣

左氏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奪女妻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公

穀梁氏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高抑崇曰一卿將命可也他事猶可無事一卿乎遂將弑嗣君故二卿偕往罪不容誅

左氏曰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非君命勿聽乃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穀梁氏曰惡宣公也○左氏曰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謂之哀姜

胡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往齊而知之

啖叔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

冬十月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人君昏于嬖寵棄忘國政襄仲誅賊嫡嗣不能察叔彭生身爲大臣無以拯救而耳心就死沒不復書以此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聽哀姜過市之哭令人毛髮俱豎而遂得

逭于天誅是千古遺恨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行父預聞廢立亦恐哀姜歸訴于齊或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謀而誅嫡之罪端伏於此矣

莒弑其君庶其

七年徐伐莒莒請盟公孫敖如莒涖盟而庶其之弑以來告書

桂林春秋義卷十五終

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孫莘老曰宣公之時王猶可稱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

家一翁曰請昏割地自結于齊書昏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遽有此行○張元德曰不貶喪中逆女者與即位同不待貶而惡見也

劉質夫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于父母失人有貶則父母與有罪矣

桂林春秋義卷十六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宣公上 名接文公庶子母敬嬴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矣一也有小大則褒詞與一美一也有小大則貶詞與一惡無嫌於同

宣公亦立于弑賊而十八年皆書王不與桓同者存大法即以正宣罪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之謀也喪紀廢自文宜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請齊而後立接二卿並使時事也喪娶可罪其尤可罪者所以喪娶之情傳中始謀兩字喚緊刺入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夫人與有罪焉故不稱氏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貴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母君母所爲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

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若姜母嘗國用事爲後世鑒也
去公子二字遂以名明乎不當以也如在婦
姜二字婦對姑稱見敬嬴私巳子而弒齊
之甥復借齊女而兒巳之子且急欲得婦
當尊用事耳若罪夫人不稱氏一意似較
寬矣罪齊之庇逆爲正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

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宣公亦旣婚矣而季文子有齊之行假大
國以定其位蓋與聞廢立不得不比周終
事也有媿厥祖季友其罪即仲遂之亞歟

胥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屬罪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使史駢爲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此治軍門之呼借曰可也而偏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使爲後戒也

左氏曰如齊納賂以請會○呂伯恭曰君使不正嫡子嬴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

左氏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而立胥克

往河曲戰而秦行人夜戒師使者目動言
肆使從史駢之謀薄諸河則秦成禽矣甲
父趙穿何見而當門呼也七年無功放甲
父獨庇穿非所以治有辠矣衛時與魯善
放之衛亦猶肴之餘庇云

公會齊侯 惠 于平州 魯宣篡立踰年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弒君篡國者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貢努于晉是率中國爲戎夷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齊惠亦因逆而得立者故於宣之賄請雖
然相從無怪魯特爲其出姜之母家非專
借黨強大巳爾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亦從之也大夫有以身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身非君命邀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發生變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遂自去年凡三見初猶借得臣自文今肆

張元德曰凡亂賊不敢終欲者有霸主能討之也齊力足以正魯始而許遂亂道終而會賊定位復何畏哉

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illegible]氏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illegible]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

胡和仲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邾子來朝無貶文既于朝桓貶矣

左氏曰宋人弑昭公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鄭伯曰晉不足與也遂盟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然直行矣所以能始終成此謀者內有敬嬴爲主外有齊人爲援也人主可不戒哉

六月齊人惠取濟西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舉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而亂少弭矣

濟西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爲立宣故以賂齊也與桓篡立而求援于鄭誘之以許田一轍故春秋曰假曰取深著齊鄭爲貪利而成亂者儆

秋邾子來朝

邾子貜且齊出也雖魯附庸而視齊爲向背其黨惡與滕子朝桓同

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晉師掠境非能以宋罪而討之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不討有辠固無義亦未如僭王猾夏之惡也鄭舍晉而從楚附夷狄爲中國患故

[illegible]氏曰爲救陳也○家一翁曰不書救宋[illegible]晉之晉救之故春秋不與

吳幼清曰晉師帥趙盾救陳之師也荊蠻方強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服楚而反遁楚爲中國之不振可傷也

高抑崇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乎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敵耳此謬計也

人之楚子則何知知欲執霸權而已

晉趙盾帥師救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總於討宋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陳無辜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辠故聖人從而削之不然晉此舉爲義師矣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

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于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勉于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十美一疑無嫌於同

盾救陳諸侯就而會之蓋一事再見則從畧之常詞既而又不能服鄭反致解揚被執焉其不競于楚甚矣然以言其伐鄭則未可爲非美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勤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謬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

李行簡曰。春秋討宋一見于四國之伐。書人。再見于諸侯之會不序。三見于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張元德曰。宋以弑君致討。而不服。是故書宋人。衛曰。華元志乎此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師與將稱並適均也。

左氏曰。初華元將

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逆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侵崇之謀。當時盾驟諫而不入。靈公有疑盾之心矣。借名授子弟以兵。殆將自固也。盾出走。而穿遂弑公。非兵權在握能乎。胡傳疑其素有逆心。亦近是。獨以秦晉深讎結好匪易。而曰欲伐崇以求成。則左氏不知何據矣。

晉人 衛 宋人 文 伐鄭 宋人弑君。既列于會。已免諸侯之討矣。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非將卑師少。蓋貶耶。人之也。以貶書伐。若曰聲罪致討而已。不服則師以伐人矣。

報北林之役也。宋受晉賂。不行天討。以致鄭叛中國。乃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而又召明年之師。故稱人以貶之。若謂伐鄭救宋。宋既受兵。恐無伐人以自救之理。

甲寅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兩軍俱以主將

戰。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元于鄭。

呂樸卿曰。殽函之戰。晉襄度遂而先軫諸人見利來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

見獲。又書師敗績。此則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謹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鄭之侵宋。實從楚也。宋既為棐林之役。又以晉伐鄭。一怨而多報之。歸生受楚命而來。宋不能奉文告。又不能慎封守。出師輕戰。宋自取敗耳。師敗身亦隨之。春秋譏以重宋辱。豈曰無義乎。

秦師 共 伐晉 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秦人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措於此哉。其從之也。而庸之情亦見矣。一侵一伐而不書。閔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晉將與楚爭。當通秦以軋之。否則畏秦可也。穿之侵崇。胡為哉。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豈非其自致耶。秦以問罪為名。故曰伐。圍焦亦以困晉。不更書。

左氏曰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侵鄭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次于鄭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穀梁氏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夏晉人靈宋人文衞人成陳人靈侵鄭歸生

受命于楚以伐宋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黨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鄭不氏而稱人師晉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其並成明矣

鄭受楚盟而侵宋非無可伐之罪也盾執晉國政亦因救焦以侵鄭爲德于宋洗大棘之耻實無鬬心又不意怨鬬椒之先我

而至也豈特以理曲去哉明年楚且有問鼎之舉雖訶盾實致之其復奚辭○楚不可玩鄭之乘晉從楚須知春秋斷不見許獨恨晉始謀不臧坐失霸業耳

秋九月乙丑趙盾弑其君靈夷皋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亡而越境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僞出而實聞乎故也惡莫慘乎意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盾當國無能引君于道惟有速去以謝鉏

公羊氏曰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

吳幼清曰天子常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魯用王禮刪其一既不郊故書以譏其非禮

麑提彌明之死可也族子穿好勇犯上追秦不俟令而以其屬出晉欲濟秦師當門一呼遂阻成算盾曲意庇之及靈欲殺盾盾僞奔穿幾弑公于桃園而盾歸矣不取穿戮諸市朝乃使逆公子黑臀以固新君之寵董狐直筆推見至隱而後下者也聖人豈得而易之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

三年乙卯匡王之弟定王立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周人告喪于魯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此又因事變以明魯郊非禮也

猶三望

三望者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辭

比前猶三望不同從越紼行事上見得猶字義

左氏曰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汪德輔曰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宋一翁曰春秋書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闚鼎之志也。

許叔重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棘捷之時

高抑崇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師以圍人國不亦左乎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務其禮畧也其情慢也

楚子 莊 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于周闚問鼎之大小輕重矣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焉之階

窺周室循善乎王孫滿之言周室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足破楚人之膽矣。

夏楚人 莊 侵鄭 穆 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賊為不足與從也而往從楚非也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

春秋義 卷十六　十

書楚人侵鄭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爵稱楚人掠諸夏之罪爵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以鄭即晉故至此而楚之橫益彰。

秋赤狄侵齊

赤狄去齊遠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勢衰

赤狄浸强乃取道于狄而無忌

宋 文 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實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師報之兵革何時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吳幼清曰葬速禮不備也

公羊氏曰此平莒也○高抑崇曰莒郯相怨莒郯為齊婣故公欲為郯平莒挾齊以為重也

左氏曰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食指動曰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伐宋不書圍曹書其獨黜武穆二族與曹

哉罪宋不自治以清源責文公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 穆 蘭卒

葬鄭穆公

丙辰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 惠 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心不偏黨之謂平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術所依係矣不怨之本平故肯聽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其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威雖強大不能行

春秋義 卷十六　十一

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求諸己斯可矣

以宣公平二小國若出于公何俟假齊而後心肯今以不肯伐莒及因取向以自利

公乎私乎有更難罪夫莒者矣

秦伯 共 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靈 夷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歸生與宋乃背敗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謂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手耳計不出此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

高抑崇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爲狄所患惠公無政矣

汪德輔曰盟會朝聘至始于桓公之盟齊朝大國者至始于宣公之如齊

王彥先曰三年楚侵鄭稱人此伐鄭稱爵稱子公於楚歸齊討之無名襄公爲獻者所立盟主不能問而楚伐之進夷狄以偪中國也

杜元凱曰往朝見止勝尊敬列所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過也

吳幼清曰宜公引咎歸之罪備齊以安數朝覲聘至齊臣強娶其女而不敢違曹子臧與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果何人哉

世變

左氏所載子公之元黿不類羊斟之羊乎靈公初立于子家固無怨也以子公染指于鼎而謀不韙何至遂相從乎莫可追矣

赤狄侵齊

上秋狄劉今再見之攘夷狄者何至有此

秋公如齊 惠 公至自齊 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命以屈事齊而求安惟利交是本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戒後世之徼利有效往者惟義之與比爲所安耳

春秋義 卷十六 十二

此所謂危懼宜公之不返而又嗟其不克討也

冬楚子 莊 伐鄭 襄

前年侵鄭不獲成又伐之亦晉救不至故也

丁巳 五年

春公如齊 惠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罪宣公也其曰來者諸侯嫁女于大夫而公自爲之主耶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子

汪德輔曰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爲宣伯

公羊氏曰言叔姬之來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歟

高抑崇曰去冬之伐稱子譏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

產醜而却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宜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遍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奚足遠恥辱哉

高固以大夫與國君抗齊侯容其臣抗于國君皆非禮然屢年輕身如齊往而取辱始既不能辭其請終又不當自爲主春秋詳書見齊烏能辱公公自取耳

叔孫得臣卒 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春秋義 卷十六 十三

明爲人臣知賊而不言者當誅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遠父母者歲一歸寧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而書此者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書及書來固與叔姬齊是傳齊字作均字解非齊晉之齊也

楚人 莊 伐鄭 襄

楚兵三至鄭矣伐鄭乃以脅陳

家一貫曰。鄭穆公卒乘楚。託身中國。亦堅晉之大怪。其危未期年。而鄭有歸生之亂。晉莫之恤。陳叛與楚。良以是耳。

王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

戊午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書晉衛加兵于陳以郎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卽林父無詞可辭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以乃於巳有闕。盍亦自反。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陳人何以叛晉而卽楚。鄭之以也。盾亂不討。不足以服陳人之心。豈侵之遂爲晉屈哉。

春秋義 卷十六 十四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螽爲殺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宜公不知含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經於螽蝝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愼其所感也。

冬十月

桂林春秋義卷十六終

家氏曰。前定之盟不日。

汪德輔曰。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焉獲夷。皆非常也。他侵伐不致。伐萊特書至者。蝸忠從人。煩民毒衆。爲公危之。○杜元凱曰。書旱不害稼。雩無功。或不雩。

桂林春秋義卷十七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宣公中

己未 七年

春衛侯 成 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事齊。初未與晉通也。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脅。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魯衛兄弟也。來盟。欲通魯以事齊者而事晉。爾衛不能必之晉。又焉能必之魯哉。

春秋義 卷十七 一

夏公會齊侯 惠 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卽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卽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伐萊。是齊主兵。虐小。而公從之也。聲罪者不思已罪。協力者亦不揣已力。民怨深。天變作。兵凶之洊至。如桴鼓答矣。

左氏曰以謀不睦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吳澂曰宣公篡立自疑不敢會晉衛欲爲晉致齊故去春使叔父求盟而後冬與會自黑壤繼無止公之辱亦自是不復如晉矣

何邵公曰聞父母之喪以喻疾者喪尚不當返況疾乎

汪德輔曰當時輸祭不書輸者失不在祭也○陳君舉曰大夫卒恒稱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爲卿故識之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于黑壤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則書會不書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上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宣公私賂齊不事盟主故執而不與盟俾以賂免故諱之責晉意輕于責齊

庚申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公止于晉踰年後返書至志危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至黃乃復遂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屍將事乃者無其上之詞其即復事未畢也

君命重身爲輕乃字便見未應復而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易爲書字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特族以志變法之端

遂以祭之日卒也仲是其字必而以此賜氏俾世其卿無駭不氏而遂與季友氏以私恩變而法良可戒已

穀梁氏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氏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呂伯恭曰萬入去籥以遂卒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汪德輔曰春秋既書又書知哀姜爲莊公夫人成風妾也知出姜爲文公夫人敬嬴妾也比事以考而嫡妾明矣

左氏曰狄及晉平會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彌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適宣公以私已而愛之至黃乃復而賜氏喜不正卒而猶繹哀不正詳此得聖人格心之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春秋於風氏則禘于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變妾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於太廟同而無貶矣

宣公以夫人之禮喪妾母其失與僖公同

晉師成白狄伐秦晉主夏盟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殽崇其曲在晉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乃復與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猶不懸傷其類乎直書于衆貶自見矣

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

陸子静曰聖人貴中國[illegible]禮義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聖人憂之不置所以尊中國者切矣哉

我之婚姻也自侵崇起數七年未已晉婚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雖秦自此不敢加兵者七年謂能善其後乎

楚人莊滅舒蓼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懷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蓼滅于楚見文公五年此如舒鳩舒庸非二國也楚為衆舒叛故滅之然舒滅則中國失所門矣

吳幼清曰僖宣襄昭四妾母非君臣皆逢君之意而以為夫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李行甫曰三傳皆無說豈黑壤既歸晉復事楚故楚以為討乎

城平陽

左氏曰陳即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之侵巳復棄楚從晉故有此討而陳亦遂卽楚矣

孫泰山曰公有母喪而遂朝齊無哀甚矣

辛酉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惠公至自齊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仲孫蔑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陸子靜曰直書于策比而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君朝齊而臣聘周厚薄分歲首朝齊而夏聘周緩急分齊再朝而周僅一聘疏密分不有春秋之教其何以明大義尊天王

許平仲曰狄比侵不報萊未嘗敢犯也亟伐之畏強陵弱者惠公也

齊侯惠伐萊

七年會齊伐之今再伐至襄六年始滅

汪德輔曰諱滅書取與鄟邿同

秋取根牟

根牟屬魯而界于齊時魯方善齊故得因悖慢取之

八月滕子昭卒

九月晉侯成 宋公文 衛侯成 鄭伯襄 曹伯文

陸子靜曰晉自[illegible]公後[illegible]於楚楚政日修兵日強聖人[illegible]前年陳受楚伐[illegible]為陳陳不卽晉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春秋善之

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晉主夏盟以討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卽夫豈義乎

穀梁氏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劉杜氏曰諸侯擅兵況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

左氏曰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而還復從晉楚人以爲討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陳棄盟主而從楚於從違之義已非又背晉德罪誠可伐況晉會扈以待陳陳不至可謂得聲討之宜者矣

辛酉晉侯成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成鄭卒 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傾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以來告書以私怨不會魯亦失禮矣

宋人文圍滕 圍國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

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爭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知見此之罪在不仁矣

禮哀有喪乘喪圖人宋不仁亦不武哉

楚子莊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者侵文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至是稱爵豈與之乎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

楚莊連年伐鄭然實非討鄭賊之義舉春

張元德曰方靈公君臣驅馳于株林時可以去矣至于褻慢朝臣則雖欲緘默而不得失在不貪辨耳

汪德輔曰公至是四朝晉矣

秋以其君將書爵亦未嘗予之況晉郤缺之師救者許則伐者惡矣然此時歸生已斃故書救以與之也

陳靈殺其大夫洩冶 冶以諫殺身者也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之比干則未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

公與孔寧儀行父衷夏姬衵服戲于朝冶之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卽龍比不忠于此矣公許改而又聽二臣殺

之其後徵舒之禍奚逃乎稱國以殺存其官冶不愧一死矣 衵音匿

壬戌 十年

春公如齊惠 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畀禮事雖冀幸齊之有以加惠于我也而不知自辱者小其以乖于分義者大矣

胡和仲曰其取之也以貪人之賂已其歸之也以悅人之事已而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于取乎

穀梁氏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孫氏復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

齊人惠歸我濟西田宣公於齊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齊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而書曰歸此猶書我者乃指親愛惠遺之意深若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昔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濟西田即鄆范二縣地僖三十一年魯取之宣元年又爲齊所取於是魯與齊暱故還歸魯土地非車馬珠玉比以曲意和好私相賄遺其曰非義誠然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惠元卒

齊崔氏出奔衞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杜預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出而能反反而能弑皆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于此耳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據傳以奔者爲崔杼按今年壬戌至襄公癸丑弑齊莊凡五十餘年豈其老者爲此大逆哉況奔而後歸歸而後弑君其初非擅勢逼人者高固何惡而逐之疑是其父

蔡士龍曰行不以禮而瀰瀰不已何公之不憚煩也

張元德曰古人以禮爲防所以檢尊貴者至矣人生而日儕于閭巷心術之慝可不戒哉

左氏曰滕恃晉而不事宋也○李行簡曰滕自宋人執嬰齊後遂爲宋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戍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偪于強暴非一日矣

孰正不知左氏何據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王之喪天王之非不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棄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五月之內兩至自齊備書而貶自明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繇

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任直開納諫諍爲心也

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諫死也單子歸而告王曰陳侯率卿佐南冠淫于夏氏必有大咎若徵舒似女亦似君之言尚可謂有禮義哉寧免于麀矢之究也孔寧儀行父不足責靈公實自殺耳

六月宋文師伐滕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稱師譏用衆也宋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滕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弗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

之意見矣

滕被圍不服又見伐焉自後日彊親諸侯

他日孟子曰猶可以為善國殆基于此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者也

繫對天王之禮闕然看宣公報私德而昧

大分罪莫逃矣

晉人 景 宋人 文 衛人 穆 曹人 文 伐鄭 其稱人貶也鄭

春秋義 卷十七 十

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晉自趙盾當國宋齊魯屢弒而不問以郤

闕繼之亦復不聞討逆而率三國爭鄭遂

令夷邦仗名義以稱雄晉自此衰矣

秋天王 定 使王季子來聘 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洪勿聘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

宣公事周禮文簡極僅使一介而遣重臣

許襄陵曰自晉靈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家一翁曰人四國以人晉也

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從已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強從也

公羊氏曰其貴奈何母弟也○許襄陵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劉康公繼來于以見王室之無政如此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為主將奉天討罪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魯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悖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文公時邾魯有隙宣立而邾子首朝焉至

是十年絕迹魯庭故歸父伐之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

春秋義 卷十七 十一

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諂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于取繹畏齊而往益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諱以著其罪

魯因齊而得邾惠公卒即伐邾取其邑懼

邾之怨先往說焉明年會齊伐莒其亦因

是而許之歟

齊侯 頃 使國佐來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怠矣樂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汪德輔曰宣公篡立惟恐諸侯問罪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于邾以脅伯不揣而齊爲援耶

張元德曰陰盛陽消夷狄乘釁之徵

左氏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汪德輔曰[illegible]交而媚則可以自立宣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于齊而猶懼獲戾

高抑崇曰譏伐莒也齊內喪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陸子靜曰：君者所以爲民也。歲之饑饉，百姓之命繫焉。春秋書饑始于此，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左氏曰：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薛士龍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張元德曰：楚莊於是合二國爲盟，欲討陳夏徵舒也。

前此者齊久無使來，今茲武子報聘，亦因國中未靖而高固有崔氏之逐，懼其怨于諸侯也，欲固魯交耳。然自歸父繼往而後，魯之聘齊亦止矣。

饑

書饑，不只大水之後。惟宣公煩于事大，上下用竭使然。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王政以民食爲重，故宜書。

楚子 莊 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國君自將憑陵中夏之辭也。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譏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加矣。

春秋善救兵，獨此書伐不書救，意在詘晉，則不復詘楚耳。全在意字上打郘。

癸亥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 莊 陳侯 成 鄭伯 襄 盟于辰陵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仰崇曰：陳鄭諸國而從楚，秋而從晉。夫中國所恃者晉耳，齊方伐莒，晉復會狄，而使楚人爲霸者之事，此反道也。

左氏曰：楚子縣陳，申叔時曰：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

晉齊兩大國也，方用兵于莒狄而不問陳亂，討之乃在楚子。所爲書爵於陳鄭之上，豈直以陳鄭服哉。

公孫歸父會齊人 項 伐莒

秋晉侯 景 會狄于欑函 春秋正法書會戎會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隣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兵不討亂而陵弱者附強，魯旦已浮于齊矣。至秋在欑函而晉侯親往會之，以此爭鄭，楚莊晉老，輕重失倫，安得不敗于邲乎。

冬十月楚人 莊 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 莊 入陳 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武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陸子靜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而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彰癉稱情斯之謂也

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存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楚莊非眞能討賊者也特欲利有陳耳不然辰陵之盟不難執徵舒而戮之矣其縣陳也因申叔時之言而止胡復以封爲名哉書入不書取與其功爾以中國無一諸侯討賊焉雖欲不與楚不可得然則與楚者傷中國也夫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蓋致亂之臣也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

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弒其君其賊易知而二人之爲賊難知使申天討則躬殺直臣者二賊也激自廐之射者二賊也致胡公大姬幾不祀者亦二賊也誅不在徵舒後而反納之誰謂楚莊眞有問罪之志乎

桂林春秋義卷十七終

汪德輔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問內外

左氏曰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公羊氏曰晉師之救鄭者至請戰子重請勿許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還逆晉人王鼓之晉衆走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辠今還師而佚晉人

桂林春秋義卷十八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宣公下

十有二年 甲子

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

楚子 莊 圍鄭 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郎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鄭爲悉從輕典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逼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鄭既與楚盟于辰陵矣曷爲又圍鄭鄭用子良之謀又徼事于晉故也鄭貿不信無致死守國之道其先得罪晉而爲楚所窘固宜楚亦以鄭未易除姑釋之以存厚道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莊 戰于邲晉師敗績 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illegible]

戮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上之衛與常詞異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違衆不敢過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已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邲爲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兼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時大豈不可乃畏失屬以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自進是兼首師於雖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春秋外楚而邲之戰亦非深予楚也但林父上不能輔君討陳亂此行本救鄭而楚之待鄭得宜乃輒與戰何爲哉經不書救

鄭但書及戰謂志乎戰者主罪也況師令不能行于副屬又不能躬冒矢石力戰先備歸冊非林父之責誰責乎

秋七月

左氏曰楚伐蕭師人多寒王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汪德輔曰滅蕭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莊滅蕭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武已而人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猶潰縛以滅背蹄其罪也楚莊藉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隨歸者也延頒四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

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

自邲敗而楚滅蕭其時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以致圍蕭而潰益橫行中國而莫制矣○蕭宋附庸也楚雖滅之不能有之後辰佗疆地入蕭以叛則是猶屬于宋也

程正叔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同盟志同欲也春秋不貴盟誓書儀父盟茂宋人盟宿已不貴言矣奚待清丘夫恤病討貳口血未乾

敗其盟好又奚必八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于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賢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滅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御人讒失盛也

晉方不振楚勢彌強宋與曹衛猶欲推晉以衡楚無如晉實不能而盟亦何濟之有原穀主盟又晉之任非其人矣

左氏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宋師文伐陳衛人救陳陳有弑君之亂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卒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遂以大衆伐之非義甚矣

吳幼清曰齊以強陵弱十一年之伐稱人此稱師甚其動大衆也

李行簡曰楚成爭伯敗宋于泓楚穆爭伯弱宋于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以侵宋

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諸國失圖交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

宋既與晉同盟乃為効力討陳不知晉之不足恃也以無名之師加于無罪之陳衛不與宋盟而救未為不可獨惟清丘之盟未幾而寒之然宋以師伐衛以人救晉非欲難宋也聊出罪師解楚怨故書衛救以責宋而衛亦未能無過耳

乙丑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頃

莒恃晉故不事齊也

夏楚子莊伐宋 楚子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左氏以此為救蕭也而其病尤因伐陳蓋楚之滅蕭意主脅宋宜乎宋之不服矣但力有限而德又不足以勝之輒行攻其與國使楚藉口遂得稱伐若夫書爵者以楚

左氏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熊子曉曰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衛國以殺○陳君舉曰達自殺而稱國其君意也

莊自將故甚其詞楚無罪哉

秋螽

冬晉景殺其大夫先縠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晉人治其罪而殺之義也曷為偁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閫寄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illegible]而先縠[illegible]欲東而荀[illegible]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先縠久列卿班邲之戰亦已年餘殺而盡

族之且合趙旃魏錡獨誅先縠豈政刑之平乎或疑縠為人好剛楚人伐宋欲救不能因而追咎前敗以中縠未可知要之任將非人士不用命所云晉殺視楚莊抱媿良多矣

丙寅十有四年

春衛穆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衛人失清丘之信以致晉討歸罪于達達

不得辭然遂有言苟利社稷請以我說非此無以謝晉使矣誰使遂爲政而抗大國命春秋端本有以也厥後念成勞室其子而復以位則衛之失刑不愈昭昭哉

夏五月壬申鄭伯 文 壽卒

晉侯 景 伐鄭 爲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敗于邲也又責服于鄭有此師故書晉侯示之

以整使謀而來中行桓子亦巧于報怨矣

秋九月楚子 莊 圍宋 宋人殺結盟誓欲以挈楚已非特國之道勤民亥勤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蹤也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發夷門中國則亦明矣

楚已得陳鄭許蔡非服宋不已滅蕭以逼之不假道以挑之歷三時而圍不解必得宋平則齊魯可擾矣所以責宋者伐陳固爲胙盟清丘之盟衛曹咸在惟懼楚爲志

張元德曰晉所以敗絀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敗宋兩歲何復與爭鄭之師

左氏曰楚使申舟聘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晉不假道于鄭申舟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必死見犀而行華元討殺之楚子圍宋

要盟以恤病而討貳竟亦不終楚罪彰而宋罪隱也故顯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 項 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納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非王事而自相會聚以外臣而抗尊出位君若許諾防閑敕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致堅冰也

盍謀楚也宋東北近于魯圍宋則魯恐不免故會齊

丁卯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 莊 于宋 文 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具簡書撫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耕其不免至於鳩肺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繇春秋經世之略矣

時楚在宋歸父先會齊侯後會楚子宜公方事齊即與楚亦聞于齊此從孟獻子言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中國之衰可思

夏五月宋人 文 及楚人 莊 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

張元德曰以歸父會齊侯其父子常親于齊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會也非禮甚矣

趙伯循曰宋亡則兵至魯而諸侯畏其敢救懼而求服迎楚子之意預弭其兵爾

公羊氏曰子反乘堙闚宋城華元乘堙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

食析骸而炊。子反曰：憊甚，無備，雖然，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也。元曰：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子。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于莊王，引師去。

左氏曰：荀林父敗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亾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以成乎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機會之失矣，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聊以泄之隣乎。

凡外平不書，彼既事解，不來告也。此書者，宋幸得平，以告耳。平者，兩相欲之詞，而宋

人為主，見楚將因宋為中國患，今華元子反相情告而結平，中國得安矣。其卿稱人，曷貶乎者在下云。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以歸，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議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然則懷夷狄、安中國，非邪？徐夷並興，東郊不闢，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雖禦之，亦不稱其兵力。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特恣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潞子夫人，晉景公之

左氏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力人杜回。初，武子疾，有嬖妾，命曰嫁是，亂則命以殉。及卒，嫁之。于時顆見老人結草以亢回，躓而顛，獲之。夜夢曰：余所嫁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

何邵公曰：王札子，天子庶兄也，與召氏、毛氏爭政，而矯王命以殺之。

張元德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之水旱，不能節用愛人之所感。

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為晉計者，執酆舒，數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迎則諸狄服。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楚以封豕長蛇蠶食中國，林父敗軍之將，不克報楚，徒逞志于狄，偃以為功，受上賞。春秋略而不書，書晉師于以見勞民動衆，棄諸夏而侮奪于裔夷，亦足羞也。〇酆舒以三儁才而抱五罪，傷君夫人目，而來晉討，吾未見其無罪矣。

秦人伐晉（桓）

乘晉有事于狄而加之兵也。〇以德報德，一柰伏此。

王（定）札子殺召伯、毛伯

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邪侯專殺，寵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邪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

殺大臣于天子之側，周不惟無以令天下，王畿已失其綱矣。

秋，螽。

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傾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

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虛調度不給而言利剝民之事起矣

連年書螽宣公不惟不脩德政繼此而稅畝焉安望其能回天心耶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大夫相會益始于此

公羊氏曰古者什一而藉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

初稅畝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則皆宣公啓之也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必欲充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三代制田取民其法至周始詳守其中正之制公私咸可無弊至是公田入薄所以用稅民不先公所以入薄煩于力役之征所以民不盡力罪在上不在下也助什取一稅畝則并公田歸之民而取其十之一也開加賦之端矣

孫莘老曰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爲災于夏而蝝生于秋一歲再災故志也

冬蝝生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蝝未爲物害然生訖便爲災況秋中之螽未息乎

張元德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

饑春秋饑歲多矣而宣公獨有其二不可不致本也

甚言無蓄積而民無以爲生也

戊辰 十有六年

左氏曰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春王正月晉人景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而稱人貶之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擯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殘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之

晉景不得志於楚一意用武于狄兼并其地謂諸侯何

杜元凱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

夏成周宣榭火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宣榭火何以書賊殺大臣而天子不誅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汪德輔曰譏父母訓育勿至也亦責郯之不能齊家而豢其伉儷

吳幼清曰宣公在位十八年天災洊臻今忽大有所以異也二百四十年書有年者二豈得爲祥乎

穀梁氏曰行父禿郤克眇孫良夫跛公子首僂同時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

宣王遇災而懼爲周室中興主以毛召之獄而天子不能討周德衰矣此宣榭之所以見災也可不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許書予棄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志出也詩咏關雎易叙咸恒誰實刑家而使至是

冬大有年（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冰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獨於是冬乃大有年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

可見他年之多歉也

己巳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昭）錫我卒

丁未蔡侯（文）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界在內）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道（誅師盟者志師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小國訴之太國勉）

客不悅立齊閣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曰患自此始矣○左氏曰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

孫泰山曰不云公子公孫見肸無祿而卒也

左氏曰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

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此蓋郤克怒齊之甚假同盟之禮約束諸侯共伐齊也衛曹邾皆迫于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欲討貳會逢其適故云同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終身不食宣公之祿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執所以取貴乎春秋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

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頻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晉國泉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庚午十有八年

春晉侯（景）衛世子臧伐齊（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還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齊自翟泉以來恃強侵人不與晉會故晉侯率衛伐之耳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

高仲舉曰杞自文公十六年來朝不復至魯不修禮而責人非矣

范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禦難

公羊氏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衛曹有鞌之戰則晉侯意在治齊而郤克等欲雪婦人見笑之恥也○齊不謹禮諸大夫逞忿兩意並重

公伐杞

以其不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子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矣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戕與殺等殺也支解節斷之曰戕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于鄫使鄫有守禦之臣何至是哉

甲戌楚子莊旅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此名實所繇定也奚名為亂哉

楚莊為國能審形勢而務本息民不汲汲于兵爭一時之雄也若云列在五伯仲尼所不道實亦無據

[illegible]曰歸父謀去三家而欲因大國勢而去之[illegible]不思晉自道背[illegible]恃寵挾私魯去強[illegible]之願[illegible]其謀不遂也

左氏曰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illegible]既往春秋繼書以著其不臣之跡直微矣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讓禮怒晉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暱易於謀大家而不知人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

魯于晉疎而齊親今棄齊從晉以斷道之盟也歸父志本向齊亦三桓使如晉耳欲去三桓與公謀而又欲藉手晉尤屬傅會

惟正心正朝廷依傳存此正論則可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文逆之節也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嚴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

歸父自仲遂以來貴而有寵奉使還魯適

當大喪行父欲自文其預聞弑赤之故而遠逐東門氏歸父見幾引去即志仁未敢輕許不失禮三字無媿亦君忘父明乎成公行父之罪而復厚脅歸父刻矣或曰奔齊不奔晉則其非仗晉以去三桓誠然不自伉奔故不書出爾對遐至而言曰遂亦非貶詞

桂林春秋義卷十八終

前儒春秋解鈎玄

張元德曰雖無王命有父命例得書即位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

穀梁氏曰此未終時而言無冰加之寒之辭也

杜元凱曰譏重斂故書○李行簡曰此條惟胡氏得之益司馬法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爲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

桂林春秋義卷十九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成公上 名黑肱 宣公子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發調燮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

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兩雹冰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此制治于未亂愼於微之意也每愼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夏建丑月季冬也天常燠故無冰○桓公時政治縱弛不明所致天變爲人事之應成公初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人事其天變之符

三月作丘甲 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斂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用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魯至昭公時皆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

左氏曰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師必至雖晉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晏叔佐中臣師不中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illegible]人臣無敵君之義也劉原父曰茅戎

未可知也賦斂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毀命賦而以丘賦與子產作丘賦同故不曰賦曰丘甲其制以甲士為主耳古兵政之壞先變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變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魯秉禮之國也亦效尤增兵而不以為嫌

夏臧孫許及晉侯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

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悵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齊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亦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盟者非惟長亂亦以邦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為齊難既作丘甲矣又遠與晉尋盟皆因不保邪之道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益三桓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三家意中欲事晉而叛齊宣公薨乃追治叛仲逐歸父于齊亦棘申盟乃其從晉之堅也

秋王定師敗績于茅戎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

戎之別也王者無敵非有能敗王師者也王自敗也

左氏曰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公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春秋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廼徼戎以致敗一書敗績而尊王之意與自取之道咸見矣○當時劉康公乘戎不備而伐之反為其別種徐吾

氏所邀不及陳而敗

冬十月

壬申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非義矣魯人為齊之讎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盟于斷道魯絕齊也盟于赤棘魯背齊而從晉也齊廼即楚與伐我之師故罪不獨在齊侯爾

張元德曰此戰不能勝在全師之法重民命有因置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此春秋以爲[illegible]左氏曰新築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頃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齊師侵魯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不如戰也春秋善解紛責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師之四曰左次無咎衛不思啓釁之因起于世子臧之伐必欲一戰而不及鄭豈所以解紛遠怨乎故書及在衛見敗亦自取也

左氏曰孫桓子臧宣叔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八百乘師至靡笄之下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係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克傷矢流血及屨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晉從入自丘輿擊馬陘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擧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逞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師畀其副而四卿皆聽者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勦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

往歲斷道之盟四國同之此則行父以四卿出而合三國之卿必欲報齊在齊頃

公羊氏曰鞌之戰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叔子爲質國佐曰與甗反侵地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揖而去之郤克昳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敬慝將與以忝叔父士莊伯不能對

驕蹇自恣拒晉致讎伐魯挑衛固有取敗之道然踰月而兵入齊郊殘厥所爲非怒婦人之笑則貪汶陽之田也四國同讎行父以歸父奔齊故不遺餘力以行父爲首一朝勝齊不足道矣傳中堅冰之戒與憤兵之戒緊對

秋七月齊侯頃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齊桓公仗義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

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貪憤積怨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則亦悖矣於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爲之請逆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友以晉人必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國佐如師何以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明是郤克恃勝妄言要齊求多於齊至欲舉其君之母質非義甚矣自國佐正辭理折

克爲語舉克使魯衛如其請乃追及乎袁婁而爲之盟曰如師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不得已而盟者齊也豈可與陘之役盟于召陵者同日語哉○蕭君之子同叔齊侯外祖父也子女也難于斥言毋故云

八月壬午宋公文鮑卒

庚寅衛侯穆速卒

取汶陽田本魯田也不曰復而謂之取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考於建邦土地之圖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同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傳以爲本魯田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而今稱取蓋因晉力而取之也全在此內冷覷出損益大義方得經旨

冬楚共師鄭襄師侵衛

楚實中國之寇也攻其所親而假手于寇以冀勝如王法何

公羊氏曰齊之賂也○孔仲達曰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如鄆讙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

高抑崇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侵衛其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貨汲而不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凌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快其禍心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薄責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快而辱逮君父不亦愕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楚不敢加兵中國四年于此矣至是乘衛喪君而與鄭師侵之其心蓋欲懲陵諸夏也乆未退兵而嬰齊至蜀矣楚雖横于魯常親故僑盟而宋襄釋歸父會而宋圍乎失禮亦不加罪焉至是成公特往會之其曰賂免是以周公之裔中國之望下而會其大夫求解免耻辱孰甚而未聞發憤自強宜乎聖人之諱而深痛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

左氏曰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項平甫曰棐林之師雖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illegible]之盟雖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然後書諸侯之微者盟○蘇子繇曰楚自城濮一挫未嘗謀合諸侯及蜀盟而晉不

致爭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又八年宣王求諸侯于晉然後始得從焉亦皆此盟啓之耳

僭稱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同心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書公不諱何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六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楚雖強大但使中國諸侯各固其國共脩于好夫豈不能自存乃懼而從之相爲盟約者十一國又質其晉而竊與之曰匱盟則衰弱可知矣人諸侯而不諱公其亦悲

魯也夫

癸酉 三年

左氏曰次于伯牛遂東侵鄭鄭皇戌如楚獻捷家鉉翁曰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皆以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爲首今晉討也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衛不與其純古從戎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 景 宋公 共 衛侯 定 曹伯 宣 伐鄭 襄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illegible]怨勤民非觀釁也道[illegible]之鄭僭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恭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當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以合禮從金革之事也

據左氏以爲討邲之役其實上年冬楚師

鄭師侵衛觀獻捷于楚誠可伐也然晉果有意鋤楚而服鄭曷不移八百乘以距楚楚必却合七大夫以爭鄭鄭必服今力盡在齊矣區區擾諸侯于從楚之餘宜不能得鄭也乃若鄭暱夷蔑親掩敗盟主而以爲功且不獻俘于周于楚罪豈勝誅乎

高柳崇曰見衛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李行簡曰此條諸傳皆以爲得禮惟胡氏不合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宮也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乙亥葬宋文公 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忠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

左氏曰拜汶陽之田也

夏公如晉

取田浮賜晉偃然受之可異也後年韓穿來言歸之齊尤可異矣

張元德曰晉方怒鄭而以許之不事已使大夫勤眾輿兵多見其不度德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以自保未嘗敢有過舉也晉楚爭鄭鄭亦兩事焉許之師不多事乎

公至自晉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其書公至自晉必有以矣

於書至見如晉之非而不知入見受王命真悖也○此以拜賜至其一四年齊先後朝晉不敬公將結于楚季文子止之十年弔晉厲止公送葬使楚者還得請盟而歸十八年悼初立賢遷朝之甫歸而士匄來拜朝

家一翁曰諸侯既除喪入見于王受黻冕然後成爲君自東遷此禮廢然未有入見以事王之禮事大國者成公借援于晉徇宣公事齊之舊無王甚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取汶陽之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初税畝作丘甲從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税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失之矣

何郁公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

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也以故國歸故主胡爲不服哉試一深思焉不知當如何撫綏而忍重之干戈乎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胡和仲曰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廧咎如赤狄之分族正當晉東而衛西故克與良夫併力夾攻以其未爲患也故不至滅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

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諸侯有聘無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擅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以辱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則二卿之抗也

左氏曰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

魯事晉謹而衛亦晉之黨二國同時使至焉魯人與盟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惟是

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

鄭襄伐許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鄭在中國則從中國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于義之可否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

程正叔曰鄭附于楚一年再伐許故夷之

鄭無歲不受兵竊盟于楚而又徼事于晉既從楚以拒晉一再伐許以怒楚及晉不常真狄道也單稱國見非復可列于中國

杜元凱曰弑宋共初即位故。

左氏曰歸叔姬故也。

張元德曰晉恃勝齊而驕脅欲叛之。

左氏曰公欲叛晉成楚季文子曰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乃止。

何邵公曰樂成君位親自代許如其意以著其罪。

諸侯矣。

甲戌 四年

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爲共公請婚張本。

三月壬申鄭伯襄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亦以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鄭伯悼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伐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所以著其惡也。

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取于展陂鄭伯親伐。取鉏任泠敦之田恃楚而無懼于晉也如此。

乙亥 五年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吳幼清曰僖公女杞桓公四十四年疑妻有子心不自安而愿歸故乎而杞伯復逆其喪也。

汪德輔曰楚與華元交相聘問矣明年遇于晉又與僑如與侵宋之師劉玉帛而兵于戈諸邦交者如是乎。

高抑崇曰荀首逆女僑如因往會之此非禮之禮也。

公羊氏曰河上之山也何以書大也何大爾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薛士龍曰王崩而爲與會無王之甚也。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王法所重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戰鞌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荀首來僑如會之因成齊好而定議乃有蟲牢之盟焉。

梁山崩 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爲韓國之鎮也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古之遺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徙事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其應亦僭矣。

絳人之言脩文而已儒者直求其實所以轉災爲祥在人主洗心脩德不獨關晉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定崩

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

于亳[illegible] 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所赴告已及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背不臣

左氏載鄭服也鄭自邲之役後皆從楚今始從晉正宜明尊王之義以昭示之而乃徒爲要盟此其再救鄭卒無功歟

丙子 定王子簡王立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武公至是歷世廿一其毀已久而驟立之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

祭法論廟制爲遠祖立宮失禮甚矣武公敖伯禽玄孫應之高祖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即公也

取鄟 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此世世之公患也魯父家遂緣季氏也朝吳山齊因無極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當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爭於微豈有此患乎

徹國書取于魯必收之爲己邑可乎與宣

汪德輔曰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至以見不臣之罪

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

李行簡曰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鄟襄十二年取邿昭四年取鄫皆諱詞也

九年取根牟同爲尊者諱良厚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 悼 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爲主皆動大衆焉而以侵書者無名之意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晉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

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嬰齊往謝繼良夫而有是師春秋大役小強役弱也伐人唯命之從其能國乎但可曰侵而已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擇地而徙不書遷或又以爲報侵宋

陳子繇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汪德輔曰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左氏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呂樸卿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惡同大夫各自帥師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

許襄陵曰至是書楚卿帥師鄭貌幾絶也

左氏曰晉遷也晉去故絳遷新田

左氏曰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可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從之

張元德曰亂象已成國將無以事天

之成爾

晉欒書帥師救鄭 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鄭能背夷即華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晉爲是帥師又因其衰而伐之不義甚矣書欒武子帥師伐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書帥師救鄭而伐者之罪著矣楚遇于桑隧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文于臨屆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還戰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始而救鄭楚師去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大義申矣於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

武子之知擇而有斷均不可掩也哉

丁丑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其應云何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宜公有與三桓之志至成始北戒矣理或然也

向者牛死不郊今則更異矣書曰免牛免罪有司亦正變之大者

左氏曰鄭成季文子曰無弔也夫吾亡無日矣○李行簡曰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吳始及上國

王德輔曰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異書而事不可但書猶三望故仍以不郊起之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也

宋翁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王彥先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

吳伐郯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壽夢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周之伯父也何以狄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命圭有命曰益纖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仲尼之制也

吳距郯稍遠越江淮以伐之爭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魯衛亦自此開矣

夏五月曹伯 宣 來朝

亦以成公嗣位故

不郊猶三望 魯當祭泰山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 景 齊侯 頃 宋公 共 衛侯 定 曹伯 宣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褒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此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楚晉追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晉侯有見于欒書之救諸侯多不至者此番特地親往又蟲牢既盟列國不協故復

高柳崇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合救鄭者而盟焉以齊鄭之服故稱同

左氏曰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

公至自會

吳壽夢入州來

此爲楚要害之地也而吳得之以制楚矣

冬大雩

時方盛陰亢陽爲災害及于物亦非常變

穀梁氏曰雩不月冬無爲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亾七年而恃晉反衛柄政又十九年以邑叛定公豈私惡哉

任元凱曰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爲衛國患衛獻殤昭失國皆爲之

桂林春秋義卷之十九終

劉子政曰齊頃公自鞌歸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去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敬禮諸侯所亾地不求而得故曰福基于憂約而禍生於得意

左氏曰侵蔡遂侵楚獲申驪鄭伯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窕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敗申息之師于桑隧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成公下

八年（戊寅）

春晉侯（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詐有二命穿也列師無所求止皆罪也來言者猶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爲國以禮者無懼於強而魯侯微弱逆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侯以馬陵申盟仰魯歸田堅齊好也不知失信于魯即失信于諸侯矣季文子之語韓穿也罪重在晉上齊魯次之穿不足責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自齊從晉晉有盡得諸侯之心蔡畏楚終不敢與盟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復加兵焉書侵明乎非執辭問罪之舉耳主楚共

析公上

汪德輔曰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與嬰齊如莒皆因聘以請昏納幣

高抑崇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此其圖婚禍

趙伯循曰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左氏曰趙嬰通于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

公孫嬰齊如莒

不與其托于公事遂其私圖也

宋公 共 使華元來聘

使元來爲聘共姬也

夏宋公 共 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使卿非禮也禮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諸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逾禮違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

納幣六禮之一國君行婚自有定制不當書而書垂戒深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莊姬爲趙嬰之亾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趙同與括二大夫書名者不能閑有家以生亂又不能防莊姬使其譖得行至于喪身亾家烏得無罪然其中心未必不起于爭權內則莊姬怨之外則欒郤嫉之而信讒殺臣咎反在上亦豈爲過乎

吳幼清曰天王制治天下而主乎法天子尊天下而主乎恩○沈文伯曰成公未嘗覲王又無功德而遣使錫命甚文宜以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

陸子靜曰杞叔姬雖出猶書爲喪歸杞也

李行簡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無異矣○高抑崇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鄭則何以爲政于天下哉

胡和仲曰經有因此見彼者諸國爭媵非不姬之行信于人哉故書以譏踰制實著伯姬之賢也

秋七月天子 簡 使召伯來賜公命 成公即位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獻王所係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邪若之不王議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謂賜命以義觀之錫命世世相襲袞不廢矣則命服其爵章有德也成公有何殊勳而亦錫誠僭賞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 景 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人邾人伐郯 吳初伐郯季孫國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亾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巳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邾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曾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晉不能制吳乃徒責郯固無以主諸侯矣魯始而請緩師者何心亦復從晉之役無能至此乎

衛人 定 來媵 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

國以明逸飾爲後戒也

滕小事不書。伯姬嫁諸侯。皆來媵之。夫女子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

九年己卯

陸子靜曰。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叔姬生未反杞而死。反葬非禮也。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春秋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棄也

左氏曰。會于蒲。季文子謂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堅彊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將始會吳。吳不至。

公會晉侯景 齊侯頃 宋公共 衞侯定 鄭伯成 曹伯宣 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衞獻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衞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是役也。出乎晉意。晉不自悔汶陽之非。而復假以威約束。自此鄭魯交貳。雖執鄭盟魯。竟何益哉。治人不治反其智。要盟不信。適足以重諸侯之携耳。

公至自會

何邵公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祭于禰。父母使人攝禮致之。○張元德曰。伯姬雖賢。而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歟。○呂樸鄉曰。書者魯人以爲賢而備書于策。故仲尼得之。因詳以其失禮爾。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景來媵致女常事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宋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侯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

內女之出嫁者多矣。納幣致女。皆過乎厚。唯伯姬則然。致女者。父母使人安之。三月而後成人婦也。晉人亦來送媵。伯姬其有淑女之譽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頃無野卒。

高抑崇曰。鄭伯雖與楚會。隨朝晉。豈有以禮來朝而反執之者乎。使伯蠲行成而殺之乎。○左氏曰。殺伯蠲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鄭人獻楚囚鍾儀。晉侯觀于軍府。問南冠而縶者誰。有司以對。使稅之。問其族。曰伶人。公曰。能樂乎。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晉人景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從陳與戎父救江何與然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爲耳夫背夷館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者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春秋予奪。惟義是視。人晉侯者。明執諸銅

左氏曰初申公巫臣與巢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勇夫重閉況國乎

覘之非也執其君而伐其國于義可乎至行成之使何罪而殺之祗以彰惡又其小者爾乃楚師之救不書則以鄭伯會楚受楚人之賂故其義尤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晉方執鄭伯以伐鄭而楚反自陳以伐莒何哉爲備吳也楚懼吳合郯出兵淮泗郯所畏莒故命貴卿帥大衆臨之民遂潰入鄆稱人分一旅以收其與國也莒服則吳人豈敢挾郯南下哉固本安民爲本務傳亦仍左氏無備之說繹之未及詳楚人伐莒之計也

高抑崇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許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勤矣

汪德輔曰環其國而攻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貶也

薛士龍曰中城者郛之內宮之外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謂之外民

秦人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當時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其稱人貶詞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爲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之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秦自敗殽以來數與晉爭白狄介乎二國迭挾之以攻伐今也楚方撓晉爭鄭潰莒以牽其西而秦復與狄戰其東幾于黨楚殆哉晉也諸侯皆貳秦其甚矣十三年會伐益亦本此

鄭人圍許

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計左也然恃楚而無懼于晉亦見矣

城中城

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寇亦豈能入也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禮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中城之城亦以時舉但因懲莒而備楚未免太亟耳若曰在德不在險豈繕脩亦可廢乎

呂樸卿曰、春秋以弟書者、以寵愛之私、閒于勝國、而史書之、孔子因以記之、其乇武殺武奔武叛、亦悉書、而允弟之義著矣。

師氏曰、卜至于五、瀆甚矣、皇天鑒道、果可以僥倖其吉邪。

左氏曰、鄭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而歸其君、以求成焉。

高抑崇曰、公不奔天王喪、乃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書。

庚辰 十年

春衛侯(定)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

黑背未為卿、而特使帥師、以弟故受寵耳。寵信之過、而權奸覬望之矣、傳於奉晉侵鄭外、表出一段情事、煞有關繫。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春秋義 卷二十 八

君在而立君者、鄭也、晉因伐而歸鄭伯耳。左氏又言晉侯是州蒲、傳聞之誤、看後載晉侯卒自明矣。

齊人(靈)來媵

以異姓而來媵、非禮也、且逾制也。

丙午晉侯(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

高孫氏曰、公留晉者九月。

張元德曰、惟鄰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書之。

許叔重曰、激于晉之德禮不施、[illegible][illegible]齊而未能歟。

穀梁氏曰、其曰出、言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范武子曰、上謂天王出居于鄭、下謂周公出奔。

而耶書于

晉反汶陽田于齊、而魯人事晉如故、厲公初立、又留款好、此公歸而郤犫來報聘也。但國君不自強、被止以蹈非禮、諱之若未嘗送葬者然、謂惟天子之事則可耳。

冬十月

辛丑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厲)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春秋義 卷二十 九

夏季孫行父如晉

因晉厲之新立、報犫聘、且往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十四年逆女之議始此。

冬十月

壬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左氏曰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遂合晉楚之成士燮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也

劉氏炫曰夷狄春秋之所外中國禮義之邦不結日不偏陂雖有遊猶懸之夷狄不知禮義而來為殘勝之而已

程正叔曰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尹子單子專柄周公既不以禮立身而出及劉子奉王命與盟三日復奔晉故書出絕之也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定于瑣澤

齊桓于楚討而服之晉文于楚敗而卻之瑣澤一會華元乃欲合晉楚之成春秋畧而不書其情不與晉爲楚會也

秋晉人厲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也前年狄侵齊侵衛晉不救今遠而爭其地雖勝亦不武矣

冬十月

癸未 十有三年

春晉侯厲使郤錡來乞師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微會討貳誰敢不從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屬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舉之何至於乞哉

召陵城濮皆假王命以攘夷今晉倚私怨

左氏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晉欒書將中軍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其義不足令諸侯矣故卑詞以乞師自貶霸體如此乞師于魯亦猶以魯為東方長也○時秦召狄與楚伐晉故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滕人伐秦桓

諸侯每歲侵伐曰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特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

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于此極為此懼作春秋或郊或縱或予或翫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自隱以來諸侯削迹京師久矣魯從諸侯伐秦因而講朝禮于京師若書朝則舉百年之墜典非其實也故止書曰如京師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五月遂戰于麻隧霸主違典禮以徇私意挾諸侯以輕王室之辠具見之矣○諸侯皆稱朝王仲尼親筆

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許襄陵曰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高抑崇曰晉受衞國私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

許叔重曰鄭逼許楚因鄭大小相吞噬夷夏一道而入取盡矣

李行簡曰夫人有始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

因衆意爲伐秦非爲朝王而來故不與以

朝王之名

曹伯宣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甲申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林父奔七年田祿未收歸不稱復不惟其

宗強亦晉庇之也然定公在久未得歸是

冬定公卒此時想有疾故晉人奉之歸強

臣介大國而不知有君其後逐獻公主公

孫剽及入戚以叛而晉反爲林父討衞何

以爲盟主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必夫人以夫

婦姜于齊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

啖叔佐曰時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

陳君舉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左氏曰會于戚討曹成公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遂奔宋

人非正也判不親迎也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稱婦以穆姜尚存也僑如以卿逆未爲失

禮第不待君迎于所館而輒以之至國則

非正矣

冬十月庚寅衞侯定臧卒

秦伯桓卒

乙酉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厲衞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

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執曹伯而書厲公爵著歸于京師彰其順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

張元德曰襄三十年良霄奔而歸逆順與元不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又書曰歸則其正可知

也曷不先執之以會諸侯然後同盟之更美乎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卒開釋奸之門豈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共固卒

楚子共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

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駭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宋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以不頓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

屢稱宋明乎華元皆爲國起見也元欲討山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後國人許之討乃歸故其討也族人莫敢有救者書法如

吳越春秋曰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程正叔曰吳益強大求會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

張元德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使之睨[illegible]遷以求安

此於已也一奔一歸於人也或殺或出無所施而不爲國矣○石之止元者畏授晉以討則盡桓氏也旣許討山矣不免于去爲與山黽而又同惡恐見及也但恨其奔楚遂釀他日之大禍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攘夷狄而罪諸侯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

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傷之故特殊會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會吳之始晉欲得鄭須先制楚制楚須先結吳益楚忌吳之斷其後也必不敢長驅入鄭吳舉號總要得聖人外吳大意

許遷于葉

許遷葉近楚以避鄭也昭公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公四年遷容城又二年卒

為鄭所滅

丙戌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兩而木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脇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遊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宋魚石在楚鄭為楚加兵將返魚石也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

國兵無寧歲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 厲 使欒黶來乞師

晉師伐鄭欒黶來魯遂如齊郤犨如晉皆乞師為將叔孫僑如將作難師出後期晉託魯為重諸國亦視魯為進退則無怪晉之重怒矣

甲午晦晉侯 厲 及楚子 共 鄭伯 成 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

孔仲達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高抑崇曰兩者木成冰此異多應在大臣

左氏曰楚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陽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鄭子罕伐宋宋敗諸汋陂退舍夫渠不儆鄭人覆之獲宋將鉏樂懼

高抑崇曰晉失霸主恐諸侯厭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皆欲公親行耳

左氏曰鄭叛晉伐宋欒武子曰不可以當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

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為附幸非恃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息矣卒有欒氏之禍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晉將伐鄭鄭告急于楚晉以孤軍薄河間鄭引楚師至遂相捘于此鄭之東南鄙也自非射中王目而薄楚于險未必取勝故是幸耳昔城濮之戰文公治國訓武經營有年乃猶不之喜而憂今厲公無以居之使郤至獻捷于周單子曰人性陵上不可

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范文子曰驕侈而克敵天益其疾也二說深中其病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子儻無奴子友之心子重并無蓋圖之請亦未必自殺也秦穆再用孟明而霸楚君臣視之媿矣

秋公會晉侯 厲 齊侯 靈 衛侯 獻 宋 平 華元邾人 定 于沙隨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禮也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

所能也以遺能者武子不可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公筮之吉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明日復戰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晉入楚軍范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illegible]曰側鄢陵之敗師也楚以一敗殺之

左氏曰謀伐鄭也宣伯通于穆姜欲公去季孟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犨取貨宣伯訴公于晉晉侯不見公

張元德曰內有穆姜之難外不見納于霸主故危之

左氏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陸氏淳曰曹伯之罪大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程正叔曰王未嘗絕其位

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汲汲公而晉會然則沙隨之會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王已而無恤乎人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

晉之不見出不在公彼曲我直何足為辱

罪厲公并譏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武子晉侯厲齊靈國佐邾人定伐鄭

厲公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猶挾天子

春秋義 卷二十 十八

以脅諸侯耳是役也厲公仍以僑如之譖

不使公與其事然諸侯兵亦不合卒至荀

谿乞師服人之德安在哉

曹伯成歸自京師曹伯不名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卹刑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曹人之請于晉非禮也晉侯謂子臧反吾

歸而君然則何言王命乎當晉執成公以

歸于京師直一士師事耳王不之決至于

[illegible]氏曰前此者晉人乞師而不與公會晉將執公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行父

高郵崇曰季孫將與公歸故懼而出奔

左氏曰范文子謂欒武子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

杜元凱曰偃與鉏俱為姜所欲而獨殺偃偃與謀○張元德曰當其罪也

得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累王

誰累歟此為孔子之微義也

九月晉人厲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僑如之使告郤犫曰若欲得志于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舍之為言寬也公使聲伯請

焉觀下文自明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此後不再見豈終于齊耶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春秋義 卷二十 十九

公至自會

方秋而出盡冬而還始以伐鄭出不見不

與君辱臣執亦國之大辱也及歸不可以

伐鄭至書曰至自會公實不得事于伐鄭

也行父從公歸故不書

乙酉刺公子偃穆姜欲去季孟公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聽宣伯之訴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今其謀曰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晉人執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

左氏曰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杜元凱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靈周使二卿會之

陸士龍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盟卿士也今兩年三伐鄭而鄭不服徒以為亂而已

左氏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偷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

均公子而大夫者也于買言不卒戍于偃言刺有辜無辜之別

丁亥 十有七年

春衛獻北宮括帥師侵鄭

此師蓋晉命也為他人興師故書侵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邾人定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以鄭太子質楚楚公子戍鄭故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齊盛時王官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盟何同哉無益于鄭之叛祇以盟天子之大夫自蹈非禮耳

秋公至自會

伐鄭無功且公之危不在于伐而在于會

許襄陵曰靈公不靈其聽自況惟墻奔其世官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張元德曰此夏時之七月祈穀則已晚報功則太早又魯不當行者故書用以譏之

師氏曰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其卑而欲挈鄭長威柄乎哉

孫莘老曰鄭與楚比晉再假王命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

以得免于霸主為幸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無咎去崔氏執國柄不能并除其黨靈公會慶克通于聲孟子既怨國武子之譖己也高鮑處守及公將還閉門以索客孟子以立公子角訴之刖鮑牽而逐無咎嗟夫唯巧言能使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無咎出崔氏進矣

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用其禮以祈福非為農事也成公以內難且外見辱竊行天子類造之意豈禮乎

晉侯厲使荀罃來乞師

晉盟主也請王命而討有罪奉辭以往孰敢不遵何至言乞耶矧其使天朝卿士乞師於魯其以啓列國之驕汰者不小何怪乎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靈邾人定伐鄭

李行簡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而鄭不服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孫子弦曰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張洽曰郤氏雖怨亦君之股肱也不正其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而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

左氏曰楚師敗通吳圍巢伐駕圍釐虺故滅之

張洽曰殺之者胥童也而書晉殺三子當何然亦以其私故不去官

[illegible]曰厲公遊于匠麗氏被弑逆周子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十月庚午圍鄭而楚公子申師于汝上以救鄭諸侯還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從公伐鄭還而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厲公將以強公室而不知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于多殺也外嬖雖奸起于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爲之祟

楚人共滅舒庸

戊子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譖三郤于厲公併嬖書偃乃執亂國爲辟致之法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厲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以弑其君而不書欒書之名氏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李行簡曰此爲崔慶專國之始事

孫子聰曰公孫寧儀行父書納魚石不書納其納亂臣也魚石欒盈之罪[illegible]伐宋已若其[illegible]于[illegible]叛宋辰矣

書偃晉臣也從社稷起見厲公自以大過爲衆所棄比于獨夫二子比里克甯喜者流故稱國以弑分其惡與衆可也不然業身事之矣而欲從易位滅弑逆可乎

齊殺其大夫國佐

時齊有慶克巧言朋鮑牽逐無咎既盟國佐而復之而又殺之故稱國以罪上也宜乎慶封稔禍政歸陳氏歟

公如晉

悼公立往朝之

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不與納也大夫不世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鄭會楚伐宋隨書魚石復入不與楚鄭之伐取宋邑以與叛臣爾特以魚石自入犯君爲文然不言叛者復入以楚鄭此舉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封叛臣實與晉往來之要非直叛宋而已

許襄陵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來晉悼之下諸侯勤矣

左氏曰閒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騶朝于晉而請爲婚

穀梁氏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李廉曰以如京師似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周莫推晉悼之失

左氏曰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還○許襄陵曰悼公將復興伯業借宋以救宋之師後此則召兵而已矣

左氏曰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范宣子之來君子以晉爲有禮豈小故哉

列國睦叛國所以服也

秋杞伯桓來朝

杞自婚于晉從盟征伐後雖不復朝魯終

魯六君皆來會葬

八月邾子宣來朝

築鹿囿

大夫擅政公不務德而自娛於禽荒豹曰

寘豫在上其是之謂乎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共鄭人成侵宋

楚原欲蹈宋又恃彭城有魚石守之遂與

鄭侵之

晉侯悼使士魴來乞師

此爲救宋也亦公初年謙以接諸侯云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

邾子宣齊靈崔杼同盟于虛朾

悼承厲後有成霸之志成公未葬魯獨以

大夫往齊以遠故使崔杼而晉皆懷柔之

先儒稱其仁諸侯信哉

丁未葬我君成公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終

劉原父曰楚爲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不足與也○李行簡曰楚丘不書衛不與齊之專封此又以彭宋不與楚之專封蓋桓公本善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左氏曰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東諸侯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晉侯衛侯次于戚爲之援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一

武林後學顧棟森調甫編著

襄公上 名午成公子

己丑 簡王十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平 衛甯殖獻 曹人莒人犁比 邾人宣 滕人成 薛人圍宋彭城非宋

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尊王度也

討魚石也春秋書仲孫蔑會晉宋諸大夫圍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與叛臣也猶夫齊衛圍蒯聵於戚而不曰衛不與齊衛助子犯父之義此皆特筆○彭城降晉以宋五大夫之在宋者歸寘諸瓠丘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楚人尊君而臣是助晉子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

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旅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

汪德輔曰楚償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畏諸侯之師

王氏曰當時不復知有京師矣春秋不作綱常與彝夷禽獸奚擇焉

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前既會五大夫至是伐鄭討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厥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鄫者楚不出則厥足以當鄭楚出則諸侯足以撓楚此爲節制之兵故傳曰放于義繫對鄭人放利從夷看

秋楚公子壬夫共帥師侵宋

不敢明白救鄭攻所必救侵宋即所以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簡崩

邾子來朝

通嗣君也

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晉侯悼使荀罃來聘

簡王崩赴告已及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

書朝聘于天王喪葬之間三國皆無人臣禮矣

庚寅 簡王十四 靈王元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成師伐宋

此從楚子之命書曰伐宋以積鄭惡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夫人齊姜也襄公之嫡母

六月庚辰鄭伯成睔卒

晉師悼宋師平衛獻甯殖侵鄭

嚮者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許之然則

此舉固不待貶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成邾人宣于戚

戚之會諸國大夫專恣以謀鄭滕薛小邾子以齊故多不至乃冬月再會以有城虎牢之謀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穆姜有美檟頌琴文子取之以葬

叔孫豹如宋

杜元凱曰五月而葬速也

高抑崇曰鄭受制夷狄而為伐中國不書人書師非仲之也益懲其動衆耳

左氏曰穆姜擇美檟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遂莫大焉

蘇子瞻曰鄭雖有罪中國之罪然伐其喪非禮也○左氏曰方公之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目非異人任寡人也免寡人唯二三子今伐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也

左氏曰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

杜元凱曰齊謚也

左氏曰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猶虞之下陽也有所必據城有所必爭而不可以棄焉者也夫故為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爭城以戰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守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虎牢巖險在鄭之西而楚居鄭南非能斷楚爭鄭之徑也但鄭得之足以挾楚抗晉耳晉人此謀使鄭見虎牢城而列國之師

常在焉自當仗信以守不敢復事南向矣此即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不繫于鄭責鄭而與中國以當討示予奪之正明王制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晉城虎牢楚人謂連年不得志于宋司馬之過也因殺申傳則以其受小國賂故想亦當然

辛卯 三年

呂樸卿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耳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家一翁曰虎牢諸國之藩表邑雖屬于鄭險則關乎中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故曰非聖人莫能修

劉氏曰畏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所獲不如所亾

高抑崇曰董子侯不朝王豈可反朝同列乎

穀子贈曰晉侯脩禮于諸侯故去國都與公盟○左氏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午也可羊舌職死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于是軍無秕政

君子謂奚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晉侯欲殺絳盲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左氏曰晉爲鄭服且欲脩吳好將會諸侯使士匄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春楚 共 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壽夢

吳既附中國則楚勢孤欲先滅吳爲服中國計而孰知吳方盛彊有不以力屈者是時遂成鼎足之勢晉吳楚也

公如晉

據諸說公卽位纔四歲覩如晉又如衞自遠同盟雞澤董子侯何以辨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 悼 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長樗近晉之地也出國都以與公盟時孟獻子相行乃云介在東表將晉是望而不以稽首爲辱又不若知武子之知禮矣賢大夫亦如是邪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悼 宋公 平 衞侯 獻 鄭伯 僖 莒子 犂比 邾子 宣 齊 靈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盟于女栗及蘇子也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何同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丘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丘之行楚衆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亦戒心而矜盟於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杜元凱曰陳侯疾楚政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云如會○孫泰山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與盟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諸侯失政也湨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前城虎牢而鄭請成茲之同盟堅服鄭正以同外楚爾單子亦在同盟中大齊桓假王人爲重然首止葵丘會王人未嘗敢援與盟世降而此義寖失久矣自邢丘後子

駟不從子展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 成 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

晉君方明六卿多民舉諸侯和協何得因一盟而遂云失政始此況僑實奉使而來者乎蓋晉厲爭鄭未嘗爭陳今聞鄭伯受盟故僑來求成諸侯已盟僑乃至使大夫

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晉知武子伐許

李行簡曰襄公之書聘晉者九始于此年

左氏曰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享之金奏肆夏工歌文王均不拜而三拜鹿鳴之三韓獻子使行人問故對曰三夏天子享元侯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臣不敢及鹿鳴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以勞使臣也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敢不重拜

杜元凱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張元德曰踰月而非葬禮也

別與盟則雞澤之諸侯也殊及袁僑者盟諸侯之大夫所以盟僑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陳人之服悼公宜增脩德政陳固而許何患不來乃遽問辠于許并陳不能保其以是哉

壬辰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成

午者襄公名也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如公薨不地弑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掩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愚者避禮以為孝諂者觸僨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志敬而節具若豹者可謂不負皇華毋懷征夫靡及者也守禮之國有此知禮之臣足為龜見生色矣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左氏曰公如晉聽政且請屬鄫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蔣抑崇曰雞澤會而晉伐許圍頓見晉虎楚謝矣

汪德輔曰發子產父

左氏曰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高閌曰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于會吳如此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魯謹事晉為謀合諸侯也而善道會晉之議始此

陳人 哀 圍頓

陳之圍頓者貰頓受楚命而思以朋之曲在頓也

癸巳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 僖 使公子發來聘

雞澤會而鄭棄蠻夷諸侯得以息兵修好其于魯唯此一聘終春秋魯未嘗聘鄭

鄭伯即位二年而遣子國通嗣君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此鄫託世子于晉也書法比諸叔孫豹猶吾大夫焉後鄫卒為莒滅晉亦不之救何濟乎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 壽夢 于善道

晉悼公著聲諸侯間故吳道壽越辭謝雞
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期然晉亦將爲戚之
會急欲邀吳也魯衛近吳且同姓命之通
好焉來請聽命往告會期中國多少體面
但爲會戚張本不可說得太實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夏書成允成功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
于鄢陵乃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
中殺三卿于是失刑矣

王彥先曰壬夫之貪有必道矣楚子不能明法以謝小國與兵致討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悼　宋公平　陳侯哀　衛侯獻　鄭伯僖
曹伯成　莒子犂比　邾子宣　滕子成　薛伯　齊靈世
子光吳人壽夢　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以告會期然則戚之爭乃吳人來係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趨而係心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孫德輔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稱人餘稱國蓋以國稱者春秋之常此書人予其慕義至黃池而稱子譏其主會之僭也

吳非肯帖然人下者九年會蒱吳不至十
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鍾離三年悼公盟
雞澤吳又不至使魯衛會之善道今會戚
吳稱人而不復殊焉序吳者來會我也不
殊吳者往會之也不爲主有謙恭而聽上
國之命意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不書惟晉悼之戍陳鄭則書

程正叔曰陳附中國戍者主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共　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氏曰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公會晉侯悼　宋公平　衛侯獻　鄭伯僖　曹伯成

齊靈　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以陳從晉故晉亦即會諸侯而救之曰
公至者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抑崇曰文子卒僭乃城費作三軍叢交子雖專僭辭猶未啓也武子宿嗣而僭私矣

甲午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平　華弱來奔

左氏曰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平公之逐弱是也子罕以同皐不應其罰

且專殺于朝毋乃亦逐子蕩可謂持
平
秋葬杞桓公
滕子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鄫一人春秋應以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
冬叔孫豹如邾

春秋義　卷二十一　十一

四年有狐駘之戰此聘亦以修舊好
季孫宿如晉
晉為鄫故來討使宿往將聽命焉
十有二月齊侯靈滅萊
萊恃謀也三年齊圍萊至是始滅
乙未七年
春郯子來朝
郯父與晉悼既合諸侯會與入于戚乃
來朝

杜元凱曰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魯故滅之
李行簡曰春秋聘邾止此一條
張元德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無以正小國之罪
公羊氏曰國滅君死之正也
高抑崇曰郯少皞氏之後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宜來朝
小邾穆公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季氏邑也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則同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舉小邾之妄與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春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漸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在顓臾祊田

春秋義　卷二十一　十二

之間而界于邾莒季氏謂要地故宿嗣官即城之但大夫食邑猶屬于公書城以國事舉也而私邑自擅之禍基此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莊公以後螽不復書此書螽災甚不勝載
矣
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

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
汪德輔曰此城費昭十三年圍費定十二年墮費比事以觀則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歟
左氏曰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殊倪之甚

李行簡曰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君舉曰楚强甚矣

高抑崇曰陳侯出會諸侯求救于晉晉悼于是爲之合諸侯也

公羊氏曰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不可於是弑之○許翰陵曰辭繁而不殺者其志在于覩諸侯也

左氏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人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

其來報秋宿之聘其盟尋孫良父之好也

楚共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于鄬

楚公子貞用大衆圍陳其勢甚于伐矣十月圍十二月晉始會于鄬明是畏楚不能急救陳也陳既失恃而晉亦無以宗諸侯豈真有意霸業者哉

鄭伯僖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鄭

莫公皆以爲弑而春秋書卒者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尊中國之君也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卒鄭伯逃歸陳侯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春秋爲賢者諱因其志在中國之善類不幸無臣以佐之不得其死聖人隱焉而成其考終命

陳侯哀逃歸 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宗親聽命於諸

思社稷宗廟懼有二心歟陳侯逃歸

汪德輔曰晉悼十年而晉四朝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侯兄喪亦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之不服而欲討之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人示貶也

汪氏曰悼公復伯業而虔行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擢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

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乃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棄中國惟鬱夷之懼是不能繇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

甚矣陳侯之闇弱也以諸侯之併力爲陳二慶雖彼于其使告曷不明以白諸侯執二慶而詰楚謀所從出遂乃私逃不重貽楚人笑且負來會者之義耶

丙申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公方八年如晉朝者三倍于事天子之禮矣何不知省

夏葬鄭僖公

鄭人簡侵蔡獲蔡公子燮

公子燮蔡卿鄭人恃晉侵蔡獲燮子產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獨不念蔡固楚與能無致楚怒乎爲政若子耳子國者亦拙于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人靈宋人平衛

責僭爲今而會邢丘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爲之也○孫泰山曰季孫宿會者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崇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

人邾人于邢丘

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欲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衆之所安也昔周公戒成王以權自令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錄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既而稱人議其始也

文襄之業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先儒謂儉而有禮晉悼脩復之可然不會諸侯非也時鄭伯獻捷

于會故親聽命焉襄公尚在晉乃書季孫宿會晉侯尤非也

公至自晉

王彥先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歸書至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此弗

高抑崇曰鄫田接壤于魯與兵伐魯以正之鄫遂屬莒矣

莒人滅鄫魯不敢爭霸主不討因而有此師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共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討其侵蔡也○李行簡曰此鄭又從楚之始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簡惟智爲能以小事大故句踐事吳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以禮法自守必能保其封境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怨楚故國人皆尤之而子產獨不順焉以爲楚之爭鄭自茲勿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彊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楚師至鄭而民急矣子駟欲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又從之子展不可子駟引詩夫孔多是用不集之詩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不復書者不以許平爲辜而以召伐爲辱也夫子產已先料之矣獨恨

鄭不能任賢敦信爾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譬于草木寡君在君猶臭味也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標梅之章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義取及時相赴也彤弓之章曰彤弓弨兮受焉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諸侯有功而宴于天子也

九年丁酉

春宋災

公羊氏曰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左氏曰報宣子之聘也。

杜元凱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之受盟可知○左氏曰晉爲戲盟書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俾所底告自今日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次于陰戶而還。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夫人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簡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之見伐

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以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其衆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餱糧

歸老幼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者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鄭子駟雖彊而近于理然悼公初不欲勞民以與楚戰及鄭從楚不得已而三駕伐鄭惟盟戲不至知武子始佐悼公息民終必獲鄭何必今日遣屈楚全在得善勝

左氏曰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乃及楚平盟于中分。

穀梁氏曰會又會外之也○杜元凱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書會吳。

汪德輔曰偪陽居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會吳于柤並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之道從下書蕭魚始知罃有老謀不同于荀偃之喜事也

楚子共伐鄭

莊王夫人卒未及定鄭亂鄭從晉楚亦不爭自侵蔡怒楚公子貞來伐而晉不之救楚知鄭無所恃也至是以復從晉加兵焉

戊戌 十年

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壽夢于柤

晉方與楚爭鄭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合十二國君世子親與會于柤惟吳是便而晉其心焉不得已爲中國屈耳○昔鍾離傳秋吳然此是會柤事實。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偃句懼水潦欲班師知伯怒而投几約之以七日之期二將

王彥先曰會吏猶可因而滅人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門于桐門

家[illegible]曰諸侯惟晉是[illegible]宋受兵不之救而伐秦晉之失計也

汪德輔曰莒同晉盟而乘間加兵無忌憚甚矣

呂樸卿曰齊世子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春秋不改識其強弱為先後也〇左氏曰崔杼使太子先至故長于滕

受矢石而下堅城羸老之將斷以成功林父有愧多矣

公至自會

深諱之若公與上會不與滅偪陽者然

楚(共)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從楚者為鄢陵之戰其君親集矢于目也晉兵加于鄭報必及宋今楚助鄭伐宋亦以報上年伐鄭之役宋惟樂喜當國而從晉不貳故堅坐以守楚雖加害卒無如之何

晉(悼)師伐秦

九年秋秦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為援晉饑弗能報也今始命荀罃伐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靈)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人凡三伐鄭矣實因鄭人從楚伐宋則亦不得已之應兵也〇初駕牛首

張元德曰成公之終諸大夫欲從晉矣騑止之鄢之役偪公如會從中國而騑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待晉騑又請從楚發與輒惟騑是從者歟

左氏曰諸侯之師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illegible]

冬盗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卿大夫者國君之[illegible]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冥有偃息談笑而御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盗得投之姦在其為階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鄭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為之而子國子耳子孔其從從夷之議者也鄭不能討而弑于盗子孔知之得倖免三子其皆盗招乎

戍鄭虎牢(虎牢之地城不繫鄭)楚(共)公子貞帥師救鄭

(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得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事土利然後歸成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駐師扼險以遏之俾王是伐而使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則其陵遏荊楚之不若也)

戍而猶繫之以鄭者伯主寡謀踵保陳之故智以勞敝中國恃力而遏小也楚數救鄭矣於是始書救然置戍者宋之將為之勤捍禦今此揣摩于進退之間較量于勝

許褧陵曰、譏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難楚也。

孔仲達曰、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而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

負之介視荀罃有言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吾不知成鄭者何心諸侯又焉罪此耶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己亥

春王正月

作三軍 古者大國三軍魯侯封於曲阜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侯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不相繫屬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欲盡征焉而舊法猶存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此季武子固請于叔孫穆而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所為作也孟氏叔孫氏猶稍存公家之念獨季氏倍征曾民不得不盡歸已耳三家得七公得其三舊制盡廢矣故曰作○魯頌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

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左氏曰、子展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侵宋。

左氏曰、諸侯之伐鄭者、齊太子光先至、諸侯會于北林、圍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范武子曰、傳例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

高抑崇曰、用公孫舍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也。

重丘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蓋從子展之計將以致諸侯必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乃可固與晉危之所以安之也

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齊世子光 莒子 犂比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晉以前伐未得志于鄭而鄭復來侵宋故又矯為此衆舉也子展之言不出所料矣以盟為戲又何責乎其食言哉或乃曰亳城北之盟鄭尚未與然則公何以伐書至耶

楚子 共 鄭伯 簡 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復與之也故亳

蘇[illegible]曰晉[illegible]鄭三年間晉以諸侯伐者
[illegible]輒[illegible]之勞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戰至是
楚不能復爭令師以服鄭○孫莘老曰言伐
言會者得鄭之詞也

程正叔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抑崇曰楚不能得鄭故執其行人是不復
用師與晉爭鄭而鄭[illegible]從晉矣

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瀆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此攻所必救欲致晉師而晉亦不救宋但出虎牢之兵伐鄭而已。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靈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簡 會于蕭魚 會于[illegible]○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illegible]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堠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晉取鄭鄭下晉非始于會蕭魚之日有貫于約信者矣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一故略文以見其實先儒比于城濮之役爲天下者柰何不以誠以詐不以德以力哉○

三駕東門

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見鄭伯之服也

楚人共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曰以救鄭也士魴少秦師而勿設備戰于櫟晉師敗績

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而執之楚力盡于是矣以其事執故稱行人

冬秦人景伐晉

猶是爲楚救鄭爾秦晉力不相下而以易秦故敗戰之不可不慎也類如此。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一終

左氏曰：取其鐘以為公盤。○公羊氏曰：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高抑崇曰：文十二年莒城鄆矣，後為莒所取，今因而遂入鄆。

左氏曰：且拜師。

孫莘山曰：不書聘，以其稱王貶云。

左氏曰：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二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襄公中

庚子 十有二年

春三月，莒人（犂比）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昭公遂定無正，其所繇來者漸矣。

晉悼力衰于伐鄭，蕭魚甫會而莒背之矣。季氏欲復取鄆于莒，竟不思違命專擅，無人臣禮。豈真謂安國家、利社稷者為之哉。

夏，晉侯（悼）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壽夢）乘卒。

冬，楚公子（共）貞帥師侵宋。

楚以晉得鄭地，欲得志于宋。然自是而楚兵亦不再至矣。

公如晉。

杜元凱曰：邿，小國也。○左氏曰：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許叔直曰：鄭役既息，修政有緒，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左氏曰：吳侵楚，養叔曰：吳乘我喪，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許襄陵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辛丑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為君諱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書時也。防在齊南而近莒，城之以備莒，亦備齊也。時已為臧孫氏邑，於是將早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為之。

壬寅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悼）士匄、齊人（靈）、宋人（平）、衛人（獻）、鄭（簡）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犂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諸樊）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任，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魯人輕其卿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時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楚因病晉，故結秦，而晉復交吳以害楚。重言會與

左氏曰以報櫟之役也濟涇而次至于棫林
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
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多遺秦禽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秦伯問于
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
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晉人之思
武子如召公之愛其甘棠況其子乎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
伯以為知言請于晉而復之

杜元凱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君春秋以衛
侯自取奔亡不書逐之賊也○左氏曰公出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舍大臣而與
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
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
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會鍾離劇○叔老與齊之子以祖叔字為
氏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悼)荀偃齊人(靈)宋人(平)衞(獻)北宮括鄭(簡)公孫蠆曹人(成)莒人(犂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自令狐以來晉與秦交兵大夫皆稱人荀
偃獨從常稱者悼公討秦黨楚之罪以張
中國諸侯師集而齊宋大夫不進則令不

行于外矣荀偃欲進而欒先歸則令不行
于內矣諷不在偃也諸侯大夫知有霸無
益于己不知無霸禍有甚焉惰慢者此諷
又豈在晉哉○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

己未衞侯(獻)出奔齊 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兼書之是也聖人曷為
掩奸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曰臣
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
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
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
所逐之臣而以自所為名所
以警乎人君者[illegible]世鑒

莆抑宗曰莒自滅鄫後四伐我是無晉也

左氏曰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還以吳為不
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獲楚
公子宜穀

張元德曰前書衞侯奔此列孫林父于會則
晉大夫之黨林父畢露具見

獻公既戒孫甯食矣而射鴻日旰不召及
見又不釋皮冠孫其飲孫蒯也使太師歌
巧言之卒章胡為乎則誅出公公自取也
觀師曠之對晉侯或者其君實甚夫君制
其國臣敢奸之猶幸有蘧伯玉之一言在
春秋深戒其君而臣之罪有不煩著明者
耳○巧言之詩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
無勇職為亂階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溴梁之執有辭來矣

秋楚(康)公子貞帥師伐吳

為庸浦之役楚師至吳不出不知其有以
窺楚也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應辭
此

冬季孫宿會晉(悼)士匄宋(平)華閱衞(殤)孫林
父鄭(簡)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此晉侯從中行獻子之謀也立公子剽正
以伐之未可得志而因而定之自是衞有

許襄陵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戍故公弱甚矣

公羊氏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杜元凱曰劉采邑夏名天子之士也

劉質夫曰武備不謹成郛見闕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爲可知矣

二君者十年皆晉爲禍矣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強半不至亦足見人心之公惜哉晉悼之有此舉爾

十有五年（癸卯）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向戌諸侯之良也觀其尤孟獻子之室而以非所望病其令聞其儉德具可想見

劉夏逆王后于齊（靈）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春秋昏姻得禮常事不書

王后共事天地宗廟禮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國之國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天子親迎以入而今乃逆以士則何以昭大禮于天下

夏齊侯（靈）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至遇

衛侯在齊季孫宿從晉以定衛而齊不與

張元德曰先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許襄陵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魯襄失政齊與邾莒交伐無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李竹湖曰悼公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數十年經營未免過舉晉文晚而復國驕悍未除悼之齒淺乃能忠厚不迫堅忍持重然謹于諸侯而纖于大夫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明于治楚而暗于治與不然過桓文遠矣

斁固有開于戚之會矣時魯三分公室齊圍郕公救之書至遇明乎畏齊不敢至郕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三家竊國柄故季叔主之繇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須城焉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貳于晉以與齊黨于莒故來伐我乘有

齊莒之難耳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悼）周卒

晉悼立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其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于民譽春秋之季蓋亦賢侯也哉而惜乎其開三大釁也

十有六年（甲辰）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未三月葬平公急于合諸侯也

左氏曰晉平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盟曰同討不庭

何卲公曰諸侯有罪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三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皆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新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則書爵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之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皆在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于未兆而不預謀荀偃

怨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兆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君會而稱大夫盟以其君不能爲有無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雖齊晉專之猶在諸侯耳此後則皆自大夫出矣至晉平在喪列會而使大夫歌越禮已甚矣直大夫專盟可罪乎

晉人平執莒子犂比邾子宣以歸

邾莒既盟而執非叛霸者交伐魯故左氏

高抑崇曰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

李行簡曰士穀主盟隨楚伐主新城而晉會宋荀偃士匃伐許而晉會鄭其事一也○高抑崇曰鄭許宿怨故君親行

介翁曰伐齊欲致晉而與戰志在爭霸也

左氏曰穆叔聘晉見中行獻子賦祈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謂以我故執亦猶行悼公之志也

齊侯靈伐我北鄙

齊叛晉聞公將討莒于會故來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簡晉平荀偃衛殤甯殖宋人平伐許

許男有從中國之意而許大夫沮之見一時人情矣主兵者晉卿也先鄭伯爲臣不可過君之義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郕

中國無霸齊乃因而叛晉繼此圍桃圍防意同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會平公溴梁之後聘晉且以齊伐我北鄙圍成告○祈父之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罪司馬之不恤民

徐秦山曰：前年晉執以歸，此書卒，晉人赦之也。

高抑崇曰：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會。楚鄭連年伐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

左氏曰：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高抑崇曰：君臣分兵圍我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

困。鴻鴈之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此憂困而望安集也。

乙巳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平 伐陳哀

伐許伐陳，皆以著附楚之端。

夏，衛殤 石買帥師伐曹。

林父之子蒯越境田，曹人詬辱之，不能自

反而挾貴卿，將重兵以取其國，甚哉。

秋，齊侯靈 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人以其于公未得志也。圍桃未已，圍臧紇于防，臧堅被獲而死，時晉久不睦于齊，三年中，君臣四加兵矣。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賊殺宗室華吳，國討不及焉，君子逆

左氏曰：為齊故也。

李行簡曰：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不俯受其朝也。

張元德曰：執買，行三失：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尚不得為伯討，況兼而有之乎。

許嘉陵曰：四年六伐鄰，四圍邑，又從邾莒助其虐，宜乎動天下之兵也。○左氏曰：齊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家鉉翁曰：[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衛買人大過[illegible]私，然亦[illegible]伐齊，則齊[illegible]盟好，[illegible]加兵于魯，晉從衆欲而出師，非其私也，故書同圍以與人持平。

不適讎國，奔陳，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丙午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勤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御淫慝之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

王者正朔不及夷狄，故不言朝，與介葛盧同，則魯不行禮受禮，亦可知。

夏，晉人平 執衛行人石買。

買之執，以君命聘于晉，執也，故稱行人。晉

能知買伐曹為惡，不知孫氏逐君尤惡矣。

秋，齊靈 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 宋公平 衛侯殤 鄭伯簡 曹伯成 莒子犂 邾子悼 滕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圍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隣國，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存退橫逆，抑強暴之意，尚誰懟哉。

許襄陵曰負芻之惡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始治兵于汾子展子西知其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張元德曰諸侯不序師同圍之諸侯也

[illegible]江曰邾伐魯晉人疾之執君猶不言以歸之也未得其地故執之已得其地故釋之

杜元凱曰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張元德曰邾田非魯之舊與于濟西汶陽之取而特

齊貳于晉伐我圍成悼公卒遂伐魯不已此諸侯所共疾也合而敗之爽其囚郭故謂之同圍見得罪於天下云爾

曹伯成負芻卒于師

楚康公子午帥師伐鄭

蕭魚之役至是而楚師又伐鄭此鄭子孔謀國者非策也楚亦間鄭伯有圍齊之役而甚兩反之竟何濟哉其終致殺身亦宜

丁未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謀齊齊不服而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其後衛伐晉侵則始于此謀也以是欲服齊其策下矣

晉人平執邾子悼

亦以其伐我魯故

公至自伐齊

義見同圍齊傳甚危之

取邾田自漷水

書斬戚以強取明矣

吳幼清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張元德曰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齊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晷之

杜元凱曰詳錄所至及還者明其得禮

漷水田在水西著其取之多也聾取田於至自伐齊後見公獨取之專晷矜矣

季孫宿如晉

武子拜師晉享之賦黍苗武子再拜稽首謝曰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向之逐衛侯衎奔齊者何人而又獨帥師

伐齊甚哉其不自反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靈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靈卒乃還古之爲師不伐喪世衰道微利人之𢈈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尊大名爲上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境則進退在士匄矣而況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總征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墠帷請命以自累

左氏曰齊崔杼殺厚于洒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

家元德曰春秋原情定罪故正子孔之惡而不言子展子西之私

[illegible]元曰晉衛齊雖城其國之郛

杜氏曰政在大夫專相爲會故錄之

其作止乎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末年高厚用事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于厚因殺焉然亦莊公之欲也故以累上

鄭簡殺其大夫公子嘉初猶殺鄭三卿於西宮之亂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與有罪矣

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子嘉誅而子産漸與國政矣自是鄭治有可觀者則此殺一人焉未可謂無益于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士匄與豹謀結齊也豹爲道意于齊乃有澶淵之盟

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杜元凱曰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復自盟結好

孔仲達曰經服異則書同往年齊與晉盟于大隧服非始此故不書同也

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不能報也秋公至而報之

高抑崇曰殺非其可殺故以國殺弟不與兄同志書所以貶

城武城

戊申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犂比盟于向

向莒邑宣四年取之二國結好自此不交兵者十五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靈不道莊公立欲求成以自定雖感士匄不伐喪之義居喪而出盟不已亟乎齊成而盟故不云同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孟莊子父喪纔五月即會莒盟向又汲汲于伐邾孔子稱之豈其獨忠于公室而貢賦未闕耶偵澶淵在彼旋復悖之何以盟爲

蔡景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

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違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燮嘗為鄭獲欲舍而從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競其民忠也用事者安于楚殺無罪矣履奔外夷故罪之

許襄陵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弃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亾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

黃稱弟不有慶氏之譖哀即不道猶可以

諫何至遂棄而出奔特以譖楚譖則黃何奔於楚恐不其然如出乃其舉又何以將奔呼于國致愬二慶之深哉總之失在陳侯誤信慶氏不能安其弟奔而走楚黃亦無以自解矣

叔老如齊

齊莊新立澶淵同盟聘以釋怨脩好也

王氏曰齊屢陵魯今之脩聘欲固齊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曰報向戌之聘也

魯報齊邾巳甚故聘齊以解怨聘宋以求援

己酉 二十有一年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德輔曰親往拜賜受齊土尺寸之惠而不敢忘未聞一至京師安在其秉禮哉

晉平為魯故合諸侯同圍齊執邾子削其田以歸魯如晉拜師即取邾田

邾悼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譏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叛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亡

陸氏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書名書地而稱邑叛君之罪見矣然有擁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叛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時公在晉而季孫宿納之也小國大夫盜其私邑以接我乃以公姑姊妻之而與之邑皆有賜于從者善乎臧武仲之語季孫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正吾邑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春秋書名書地書來

左氏曰范鞅欒盈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奔楚既奔殺羊舌虎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衞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言諸公免之

石氏曰日食必于交有雖交不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連月而食說以爲誤然漢時亦有頻食者

許襄陵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忿何有于國乎公受其激怒動諸侯以逐范鞅之所憾以私敗公足以戒矣

吳幼清曰著不朝正于廟也

奔重爲國者見利忘義之戒旨深哉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詩首二南謹人道之始也春秋不以范匄逐盈爲文而以自出爲詞使盈無可逐匄安得而逐焉匄之惡易見盈之失難知所以深探情而大正本如此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比年食今且比月食矣災不亦甚乎

曹伯武來朝

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不然其時中國無事而晉何以亟會諸侯哉

庚戌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左氏曰冬會于沙隨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劉氏本曰追舒之爲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欒盈至楚恐不見納復適齊故平公又爲此會而錮之獨不念欒賓以靖侯之孫傅桓叔至貞子枝佐文公霸業其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即武子也歷事成景厲悼積有勞勳于晉焉然齊莊陽與晉會而陰實受盈矣所以明年伐衞遂有伐晉之役

公至自會

楚康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身爲令尹寵其私人舒不刑則觀起不可誅也棄疾能請尸于王卒自縊以死而其

孫泰山曰惡邾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汪德輔曰二慶閉城知楚之必誅也非叛也陳人殺以說于楚故不以討賊之詞書陳侯弗能爲也

高抑崇曰二慶死則歸易然黃之進退不正矣

與殺父豈其忍楚誠然歟幾不可解矣

二十有三年 辛亥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 哀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虎慶寅陳卿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蔓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譖者譏歸陳侯也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慶虎譖黃于君致令奔楚罪也但不至死耳故稱國殺并不去其官況又因虎以及寅乎

陳侯 哀 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黃自楚歸明乎向以被譖而奔夷狄今又藉夷狄而返故都去就皆非且從此得柄政焉則亦陳侯之過耳

左氏曰齊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入絳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許襄陵曰齊間欒氏之難故能得志于晉而禍亂之來若于此矣齊侯本其惡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平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其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擅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如有君臣之分者也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亦將矣原其失在於御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盈得納齊之爲也曷不稱齊非以兵納猶盜賊之潛入爾既逐而繫於晉不與鞅私一意也曷不稱叛劫衆敵君叛不足以蔽之

矣其先自齊入曲沃自曲沃入絳而惟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者曲沃人願爲之死則其入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亦曲沃有受焉曲沃之屬欒氏舊矣猶感其私恩而莫知逆順之理疑與夫季氏之費衎孫氏之戚云故再書入以深惡之傳疾之甚特在錮而復錮上見得

秋齊侯 莊 伐衛 殤 遂伐晉

是役也皆澶淵商任沙隨之盟言因晉亂

以伐同盟又伐盟主不德而有功憂必及
君平仲先言之矣卒取朝歌爲二隊入孟
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
而還以是爲報十八年之役豈不悖哉

> 蘇子瞻曰晉北先言次而後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也此先言救而後次以救晉出兵乃盤桓不及于事故以次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嘗欒氏之禍齊又伐焉魯命豹帥師殆
義舉也誰爲忌君命者豹乎本畏齊故欲
逡巡歸師以自文詶恤同姓之憂何

巳卯仲孫速卒

> 杜元凱曰孟莊子也

春秋義 卷二十二　　二十一

魯自遂殺適立庶公室失政孟氏之豐點
廢秩立羯以擅救而三桓微作俑者其季
孫宿乎

冬十月乙亥臧孫 武仲 紇出奔邾

> 穀梁氏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紇附季爲廢長立少奔亾其自取也孟氏
告亂季孫命攻之斬鹿門關奔邾及如防
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因
立其兄爲魯之處此國體猶未大傷故自
防奔齊不復書

晉人 平 殺欒盈

> 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稱人以殺從討賊論其始也奔楚便當服
上刑矣

齊侯 莊 襲莒

> 李行簡曰齊叛晉一書伐晉入其郛一書襲莒皆特筆深惡之

十八年莒子同圍齊齊侯返自晉因襲莒
門于且于傷股退明日期于壽舒杞植華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莒子親鼓而伐之
獲杞梁莒人行成夫以強攻弱又掩其不
備爲侵伐中殆鼻之尤者

春秋義 卷二十二　　二十二

壬子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 杜元凱曰賀克欒氏也

穆叔至而范宣子以世祿當不朽問穆叔
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對

仲孫羯帥師侵齊

> 高抑崇曰次于雍榆無功于晉故孟孝伯至此復爲晉報焉

前齊伐晉救而需次恐晉見疑乃有此師

夏楚子 康 伐吳

>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自向會後中國之盟吳十年未嘗與爲黨
楚所輕兩見伐爾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書日食既者三至是中國率于楚受命矣

汪[illegible]曰齊晉未伸其志故雖平而復伐之

齊崔杼帥師伐莒 莊

非特不勝莒抑又危其身有不能忘情者惜乎其將從楚乞師為晉之師而紓之師師實以送楚使故仍侵介根為莒難也

[illegible]曰所及者廣非特齊之災也

大水

觀八月以水故伐齊不果則知水患之真大矣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侯帥十二國之師將欲討齊會而不伐者衆志不一國勢不競也曰水不克恐猶託辭爾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伐鄭

以救齊也時子產當國事多有備晉固不能正齊之亂而楚子徒勤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亦何足錄歟

李行甫曰蕭魚之役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復討慶氏之黨也宜咎大夫鍼子八世孫後在楚為鍼尹宜咎

[illegible]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而以慶氏黨見逐其人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聘已非事天子之禮自宣公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後五十餘年而再有此舉故書之

左氏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嗣後亦不復書聘王矣

大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饑而書大難乎其有民矣誰柄國政無三年九年之蓄使至此極耶

穀梁氏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二十有五年 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曰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齊師徒歸

高抑崇曰崔杼不能閑其家又不絕妻而行逆于君然莊公背諸侯盟數數侵伐其亦借民之怨也乎

孫泰山曰晉將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弒公以求成晉許之故以宗諸侯哉宜乎其大夫卒不可制也

是師假以報孝伯爲名其來也不寇五月遂有弒君之事卒如公綽言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莊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專其私暱宜此矣雖殺身不猶貴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齊莊通于棠姜以致杼弒而請盟不得免射中股死晏子氏之登不與其難明乎公不充君也然太史直書曰崔杼弒君兄弟三人嗣書死焉其弟又書而南史氏且殺然執簡以往誰謂春秋之世君臣大義不皎皎哉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滕子悼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抑御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旅聲於齊人問罪公之故執崔杼以致之誅於齊衆罪不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賂不討而受其賂則是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張元德曰師所同之實而視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云一美一貶無嫌于同

與之同惡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晉侯濟自泮報朝歌之役爾齊人乃因莊弒納賂而請成夫弒君大逆也以義會何不以義終君子于是乎不滿晉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往楚與陳蔡許同事伐鄭今年再修夷儀之會鄭恐楚復侵乃入陳爲先發制人耳且入人之國方得志時未有如子展子產之飾制而合禮者矣春秋無義戰此獨無貶宜乎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同

書法全重在同字上同盟之辭自幽以來皆有書然前者九合尊周列侯聽命也茲以討齊合師不唯賂免甚至并弒逆之齊而列于盟焉惡孰有大于是不然胡氏何獨罪之深也哉

公至自會

[illegible]寬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取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左氏曰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大敗遂滅舒鳩○國語曰屈到嗜芰曰祭我必以芰屈建曰夫子承楚國之政祭典大夫有羊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國典遂不用

左氏曰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衛侯獻入于夷儀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滅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容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存歸道路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而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衛獻出奔先時在齊首侯使魏舒逆之又使衛與之邑而示恤亾之意可謂假義矣聖人亦猶望衎以存衛也故不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春秋義 卷二十二 二七

楚不能制吳委罪舒鳩以有導吳殘我之意而滅之亦不恕甚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六月之師陳已示服于鄭矣鄭遣師子產且獻捷于晉然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必得成乃已○左氏載子產對晉語且引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夫大國多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恐非善辭令者所出口誠以戎服爲不敢廢王

汪德輔曰春秋書遏門于巢卒所譏之也

許襄陵曰君臣之分一正不可復易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原父曰里克趙盾甯殖三子之身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

命也則是不獻捷于周于晉故春秋一歲書伐陳者再而諸侯之散已見于此

十有二月吳子諸樊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南國也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恃以一矢加不釋城而請罪也

吳子伐楚左氏以爲服舟師之役門于巢是也啓門誘入隱短墻以射之牛臣之計狡矣哉

春秋義 卷二十二 二八

甲寅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甯喜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而剽以公孫非失而立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於衎則喜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其罪之不若也不忍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懼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甯殖既從林父逐衎而立剽臣事之十餘年命喜掩其惡不亦悖乎此太叔儀有置君不如奕棋之嘆也

杜元凱曰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張元德曰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般名之同意然衛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爲甚矣

喜也輕狥父命而躬犯大逆書以弑君其何辭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如晉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罰辭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因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待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甯殖疾語其子喜以吾得罪于君名在史策君入則掩之喜諾焉林父首惡即不入戚而叛之名不可改也若喜者于剽則誠悖矣從父命復舊君且援子鮮以爲信公實命與喜約苟反政繇甯氏祭則寡人其亦何以爲君而況失信無刑乎○左氏記衎之入也大夫逆竟上執其手與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額之而已白描如畫又先是右宰穀請使觀公于夷儀反曰君

左氏曰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高抑崇曰自古讒人之爲國患雖其君父子不相保況臣下乎

家鉉翁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

在外十二年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可稱先見

夏晉侯（平）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武）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助孫氏故使中行穆子召公謀討衛也澶淵近戚林父據邑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之乎固甚愚良霄晉臣各爲其私羽翼他國亂逆將爲分剖宗國之端而君不悟哀哉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 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父子天性也使宋平不惑于讒卽寺人無能爲矣迨後知其無辜亦僅烹伊戾而蔣棄不失君夫人寵佐得以立不尤其君又將誰尤

晉人（平）執衛甯喜

喜之弑君有不得以父命自解者矣攻戚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秋卒于楚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子展說不禦寇楚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氾而歸

因殺晉戍也如晉晉執之乃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坐林父之訴以見執可謂霸討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靈)卒于楚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

自蕭魚後楚師三至伐鄭及是繼以子產戒勿戰惟無諸侯之援楚得逞焉棘澤之役蔡陳許之君皆至而今止三國葬靈公方卒于楚故

葬許靈公

左氏曰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汪德輔曰宋襄欲進楚于盟會華元合晉楚之成向戌使晉楚之從交見而伯勢遂成

高抑崇曰此會楚志也楚患矣而愁諸夏也

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御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彼向戌者焉知天下之大計哉

孫莘老曰寗喜弒剽納衎衎反國復用之既而以仇殺之雖有罪殺不以其罪矣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三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襄公下

乙卯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景)使慶封來聘

景公初晏子輔政先勤以息爭修睦使崔慶悅于和衆安民此封之所以聘魯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會于宋者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于趙孟用韓宣子謀兵殘財蠹弭之便晉聽許楚必因而召諸侯則我失盟主矣晉楚皆許如齊陳文子言亦許之如秦秦亦許之以告小國爲會于宋嗚呼天子失道諸侯擅權至于列國皆大夫專柄而事尚忍言哉又況南北兩霸惟向戌命益可悼矣

衛(獻)殺其大夫甯喜(寗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衛

劉質夫曰衛侯忌小怨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鱄去國逃必無入君之道故也

劉原父曰豹何以名一事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呂伯恭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汪德輔

侯復國患寗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寗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寗氏殺寗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昔里克弒奚齊而立夷吾吾殺之今寗喜之見殺大相似皆不以其罪討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含在底之林父而獨以專國忌喜不幾失輕重先後之倫乎

衛侯獻之弟鱄出奔晉衛侯之入既殺寗喜鱄痛失言逃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其稱弟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鱄去未盡非衛獻不足與有為不待失信而後知之也寗喜雖專不免于殺賞公政繇甯氏約言為之所向者不顧盟而顧得子鮮一言信近于義鱄胡不早裁決歟春秋書弟以罪君而書名書出奔恐猶有不滿鱄者在○滄州西北四十六里有木門即鱄所託處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一地也

豹為再言宋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曰是盟也未幾楚靈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合夷之君與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逆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係盟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春秋嚴中國之防而宋用左師言以信合人楚人事利無信也至與晉爭先微叔向楚必不得尸盟不知作何狀矣惜乎時無齊桓乃使宋專其事善乎子產之折之也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以誣道蔽諸侯而

又求賞削而投之左師辭邑然荊舒狂主勢無濟矣故聖人重暴宋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孫氏覺曰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并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祀

衛侯殺喜惡有後言又世臣曾預諸侯事尤君所疑且于林父誼亦不淺是以見逼而奔耳

高抑崇曰春無冰秋大雩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左氏曰孟孝伯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左氏曰封好田而嗜酒田于萊[illegible]高陳鮑之徒攻慶氏封歸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

孫泰山曰桓文既歿中國日微故公遂朝強楚也

呂伯恭曰朝聘日月之例不行間者不承前文其餘日故書日係前月下

邾子來朝

晉嘗執邾君而脅取其田不振久矣至是

悼公朝云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景慶封來奔

莊公弒倖臣死者十八今討賊者蒲盧癸王何亦其黨也蒲盧嬖寵于慶而族癸得行其謀因變報讎於是慶氏繼從亡矣惟晏子當國杼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諸大夫之恥也然封至魯不久畏齊奔吳非晏子誰杜其復入之塗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以諸夏之君而旅見楚始此時晉楚合成公遂朝楚及陳鄭許送楚康之葬于西門之外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靈崩

乙未楚子康昭卒

劉質夫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幾于失國易坤之象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安可弗察耶

穀梁氏曰始北往而葬其反此致君之義

程可久曰閽之弒盜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

丁巳二十有九年 靈王子景王立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御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恃楚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武子取卞自封故特於歲首勸正之怖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讀天覲地之祝祥之危且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耎墻之意而不以墳鄉忘也

魯君與以正月在楚而不書此則書以諸夏之君而朝夷狄一變也且其時季武子取卞公幾不得入國榮來伯賦式微乃歸則是以國君而見屈于強臣又一變也春秋筆削之義特書者昭常以明變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獻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吳諸君恃強輕蹈遂卒于巢餘祭弒于閽及僚弒于專諸春秋書以戒禍生于所忽

左氏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與于食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會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蓋七十三年矣趙孟召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塗武之罪也仕之辭以老

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

陳傅良曰前此儀之會稱伯後亦稱伯此貶而成襄而下令杞子無朝其貢者會楚子虞

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作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盟之睦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觀平王戍母家揚之水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城杞之役亦不得[illegible]絕而可見矣

杞國小城惡於宋尤親宋足以交楚而杞亦安焉宋之盟後既事楚矣晉平因而城之雖曰念母私情亦以固吾圉也然不能脩德睦隣懷夷安夏使楚人不敢北轅而區區城杞爲務抑末矣勤又不時能無譏乎不然齊桓亦城衛而諸侯歸心焉何者志之公私異也

晉侯平使士鞅來聘

去秋羯如晉告宋之盟今以城杞亦遣士鞅答焉

杞子來盟

[illegible]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公羊氏曰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胡和仲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以活法觀之太伯謙位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春秋以立名責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

平公城杞杞人因欲降從子爵仍附魯貢然明年澶淵之會猶自列于諸侯書此見杞之不自強也而魯人未有以庇杞盟何益哉

吳子夷昧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壽夢有子四人

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勢以次傳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昧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霸子貢以先聖賢夷齊季子辭位

獨不爲賢而實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附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稱而季友書子母弟之

許叢陵曰孔子雅貫放止而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不可以訓

左氏曰報范叔也

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徵秦術之濫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

季札賢賊之臣人諸所屬國亂而不能定君弑而不能討非所謂輕千乘而蹈道則未者耶○札之來聘也請觀周樂歌風知國俗歌雅頌而知周德之盛衰見舞象箾南籥者舞大武韶濩大夏者知周之盛殷

之慙夏之勤及韶箾而如天如地讚至德曰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從來樂論無如此快絕者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繼杼為政貪愁專功城杞歸因而去之

○北燕始見于此姬姓召公後

冬仲孫羯如晉

夏晉使士鞅來杞會仍遣使謝之

張元德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自朱之謂諸夏不振故行伯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誰[illegible]哉

穀梁氏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許叢陵曰王化始于正家春秋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之

左氏曰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尹言多劉毅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戊午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郟敖使薳罷來聘

因公如楚郟敖嗣以聘報朝也其亦聞吳之來而懼失魯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景固

景侯為般娶于楚通焉而般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聖人冠以夫諡書於春秋曰葬宋

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伯姬之亾也以待姆救死于火夫變起不測而視死如歸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伯姬有焉

天王景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景王立殺其弟失親親之義矣不然尹劉諸人敢以無罪傷介弟乎且括亂猶免則所忌在佞夫爾故書天王非甚也瑕不書

吳元德曰春秋舍公孫黑伐之辠而書良霄何也嗜酒好利有亡身之道而不自省又入伐君此正名以討之不書逐之之人明其有罪使知反身遂禍之大義也○左氏曰伯有死子產襚之股而哭之其臣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左氏曰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劉質夫曰會未有言所爲者此譏爾見宋之所喪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非務也弒君不謀而謀宋災微矣

出以失職之臣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良霄

汰侈嗜酒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良霄因爭去位義固未絕求復尚自有道藉鄰兵以復入則近亂矣故削其職以罪

討稱人殺爲駟氏亦乘其亂牽國人而急攻之不俟歸獄于國耳此與晉人殺欒盈義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魯闕宋之賊不諱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諱而特書葬猶闕衛二公不求闕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又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畀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列會亦衆此獨言

杜元凱曰公逾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李廬陵曰初政多賢大夫故事聘國無他虞自季武子專權多欲諸大夫象之城成郛者城防者兵權分于三家而君益不振

其所爲何邈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蔡世子般弒其君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賂則所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三綱闕攻之長以爲末之察也可謂不智矣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臣而惟人爵論而不知以物言仲尼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謂若是何也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也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天下事君子慮所遠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當救然而一時之變耳天下之憂者

臣子大變察于道之輕重緩急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合兩事參觀之發聖人多少感慨

己未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襄薨于楚宮

公在位踰三十年三卿專政鄰國交爭雖倚晉生亂不悟也況復勤民效夷無益之興作哉斯亦不祥之道爾

左氏曰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

許襄陵曰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會非禮也

程正叔曰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人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大子死于毀孝也不書且不葬不地或以降乎成君或以書日正也異乎子般子赤之變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公虐國人患之弒君者國人也展輿因國人以立莒又廢則其非子弒之益信

穀梁氏曰繼正即位

左氏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以眾逆子產患之請墠聽命令尹命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既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令尹不信諸侯所聞也不可不戒文子曰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楚不為患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四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著

昭公上 名稠襄公子

庚辰 景王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 平 趙武楚公子圍 郟敖 齊國弱 景 宋 平 向戌衛 襄 齊惡陳 哀 公子招蔡 靈 公孫歸生鄭 簡 罕虎許人 悼 曹人 武 于虢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國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儒矣然春秋不貴[illegible]勝晉人以信為本故爭書必先趙武

此番會虢鄭為地主但楚公子圍執政與晉同主夏盟不肯讓晉故循會宋故事守舊約而不盟耳春秋書法首晉次楚自是正體此只以不盟為信特許晉人正夷夏大分未為非也○檀弓記趙武退然如不勝衣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于晉覺

汪綺輔曰晉爲魯平鄆之始○左氏曰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弗與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請於楚而免之

穀梁氏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三月取鄆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者豹勿與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何衞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後日伐莒取鄆於東莒亂而取邑故不惡書爲內諱也

盟以約信而不可信正始于盟自季孫宿之無足怪者叔孫之免其亦待衞請取猶之乎攘攘人有而已矣安得不爲魯諱哉

夏秦伯景之弟鍼出奔晉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日勿去懼選鍼逐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其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書日弟者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秦伯爲兄寡恩以致其弟有不得不出奔之勢禍起于父之寵愛而人子不能以先人之心爲心耳故貶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左氏曰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左氏曰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公子鉏納去疾

晉平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太原也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出於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趙荀偷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狄人入犯春秋所亟膺而以變法毀車之故不免于譏益王者車攻往績可尋倘襲勝不可爲常恐後人效此貪功其意遠矣○六月之詩云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

于出征以匡王國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爲又以國氏乎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討有罪也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去疾未立而書莒與齊小白同見其爲當

林堯叟曰展輿與弑君故立雖踰年猶不成君

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爲利也

有莒者稱自齊若不用齊幾幾乎不得入矣非以公子入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莒子也易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則易爲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譏之今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若狄洮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曰莒展輿所謂與陳佗同爾明乎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國君傳以崇亂爲惡諸侯只是與去疾不與展輿遂作此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之亂取鄆田而正其封疆凡疆田書帥師者皆有難也疆者溝封之以別乎莒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郟敖 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猶爲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易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杜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集弑之賊非獨不能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聚人至此獨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懦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其義微矣

左氏曰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底祿以國

楚公子比出奔晉

以靈王立而不安其身也故出奔

二年 辛酉

左氏曰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春晉侯平使韓起來聘

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武與楚狎主夏盟起代爲政聘與國特先來覲魯而後

及齊衛

左氏曰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使致館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夏叔弓如晉

秋鄭簡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將作亂子產背國數其三罪而縊之尸諸周之衢加木焉

穀梁氏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秉勤人君之大節賢哲尚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觀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

辱於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從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婚姻乃卻而不納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苟有二命何以為盟主如此晉將謝過不暇敢不納乎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時季氏脅君之漸皆人下比之漸不待昭絕而皆見矣

致少姜之隧也晉以非伉儷辭良是公因辭乃復亦未為蠢非只緣先親往一不近禮便不能遠于恥辱耳昭公有知禮之譽而進退皆非於晉又何罪焉

左氏曰子服椒為介○許襄陵曰往報成公之會葬也

壬戌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六年滕始來朝且同晉悼盟至是亦有叔弓之逝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

以殺公之外孽公懼奔齊大夫國之擯亦以公忘遂之而不可私也以誠為人之而不可失也以陰謀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處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所職於以危亡皆臣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衛獻公疑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奔齊幾久而後復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癸亥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陰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中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背端言其事故繫陽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過災而懼以謹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弭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劉氏曰申豐謂季氏故推而歸咎藏冰抹殺災異此與求焉咎永何異哉

古有藏冰之令亦謂燮一事爾以棄冰不用致有雹災甚矣夫豐之佞非忠于國者也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平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楚子為主其意也何楚虔弒麋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救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

何昭公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正叔曰晉不在諸侯楚於是始為霸者之事○張元德曰淮夷不殊會則諸侯之香變于夷亦不可掩矣

蔡以棄楚盜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
師潰於訾梁身寘於蔡里而縊于申亥人
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
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有
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
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
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
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
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
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
法之所當斥而不使與變于夷之意也或
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
謀其國至變于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
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
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
宙在其手者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天不常禍之以人況夷夏之防天實限

之諸侯畏楚惟命是從而動輒責報于天
直使楚子儼然主盟何怪乎然書法不載
會及晉侯左氏以為晉侯許之胡傳亦舉
晉叔向與鄭子產宋向戌同譏總是用夷
變夏中國諸君及一時之良佐耐為等閑
盟會其可恨事至于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諫弗聽子產曰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
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嗟夫時勢之不可
為也如是而望之天亦宜

左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楚人(靈)執徐子

按季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于徐君之墓可見吳通上國道必繇徐楚惡夫徐子之能閑也以為貳者在此

秋七月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申之會原以伐吳其不言諸侯者與會列國鄭徐滕小邾宋不從伐吳之役耳

穀梁氏曰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不為靈王服也滅賴書遂繼事也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春秋責治賊貴治不貸不問以亂治亂也
子有言懷惡而討雖必不服其楚殺慶封
之謂歟讀左氏楚執之而負以斧鉞徇于
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
孤以盟其大夫封亦云無或如楚共王庶
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怒使速殺焉嗚呼中國不能討楚靈借
封口以討之也頓近楚依違于吳楚間楚

孔仲達曰三軍之作季氏盡征不入公室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之稅入公大率半入孟氏則以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初作云三軍各不云三軍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之今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耳季氏獨取殆半又擇取善者非專之極歟

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乘伐吳而滅之橫甚矣

九月取鄫

鄫素屬魯爲莒所滅猶自爲國也至是莒亂著丘公立鄫來歸始以爲己邑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子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

命三綱兵政之本京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甍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商臧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罪也

作三軍時猶是三家得其七公得其三至此則公室止有貢而無復有民矣豹歿未幾而更而制廢公室利昭公之有童心而視魯國如無人不言其故微著堅冰之象成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善于禮對曰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難將及身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許襄陵曰卿會楚子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夷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左氏曰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屈申之罪上者何楚人讎吳而疑屈申謂貳于吳也然其君弒不能討國亂不能去亦自殺而已矣

公如晉

昭公不明禮之本末國柄下移專務儀文以爲知禮而政令在家不能取有于家羈不能用晉之役幾不免于殆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易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

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挾我以利而我入其利所謂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是也

牟夷非卿而書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著其名誰爲受之不言季氏而季無所逃罪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在晉而季氏納叛何也陽以牟夷爲寶陰以君爲市正欲假手于晉斃公公之至

張元德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北寄皐大夫可見

左氏曰報棘櫟麻之役也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師及汝清吳不可入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以蹶由歸子瑕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乃歸蹶由

幸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師至魯地爲追討牟夷魯敗之莒未防也

秦伯景卒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頊子沈子徐人越人允常伐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從稱王吳越因遞稱王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楚子合七國以伐吳亦夾攻之術也然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義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爲敵楚卒不能得志于吳進越于人則其不獨斥楚亦明矣

杜元凱曰魯怨杞因晉取其田不廢喪紀故禮之

左氏曰拜莒田也

許衆陵曰經書宋公平寺人讒敗國爲戒而秦漢以來嬖寵宦官亂以相屬春秋可一日而不關明哉

左氏曰楚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乙丑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武子使晉辭晉侯之享曰得貺不過三獻下臣弗堪加豆晉人所謂知禮也而專國之罪未聞有討之者

葬杞文公

宋平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逐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凡此類皆書而義自見

寺人之讒間者其情也令平公聽于遠慮何至一爲所惑而不保有臣若子乎大可鑒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師之敗非薳洩也而洩伏誅焉故書薳

張元德曰楚吳讎也邾公𤔡吳故申之盟晉不與焉今楚敗于吳而公乃通楚不待薳啓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左氏曰將納簡公也七年燕介成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罷伐吳以正之楚不利于吳者再矣吳自是寖強得休兵息民爾

冬叔弓如楚

時晉益不競楚圍雖不勝吳志猶侈今申房鍾之敗來年朝楚于兹盼卜之矣

齊侯景伐北燕

晉人納提留于邾書弗克納此亦弗克乃不書諸侯失國而納之正也惜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

丙寅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從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其與齊平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故其事而輕重見矣

魯爲齊弱久矣其能暨齊以平者介于楚也記曰戎容暨暨此若以果毅之氣迫齊而得其平爾識者謂崇夷狄侮與國昭公之不終基于此矣

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彊來召公

三月公如楚

啓彊之來致辭亦可謂堅而婉昔既以諸侯予楚矣爾欲不往不可得也

許某庵曰始降齊平故盟以結好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涖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襄惡卒

汪德輔曰自如楚至今七越月危矣哉

九月公至自楚

是役也孟僖子從鄭伯勞公于梁僖子不能相儀及楚而又不能荅郊勞遵而其子曰禮人之幹也使事孔子學禮焉故懿子敬叔並師仲尼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孫泰山曰其曰弟親之者所以甚招惡也○[illegible]曰陳哀寵庶子貴以彊輔而濟之僭

丁亥 八年

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恃以弑辭

以亂太子至于亂作假其寵愛法不勝私歟

左氏曰賀虒祁也游吉亦相鄭伯如晉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是年春魏榆之石自言晉侯問故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將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劉氏曰稱人以執此爲非伯討奈何楚惡招而殺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者孝招逃寵慫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貪成之勢不能授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哉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非國大失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惇親之賢者以表厲公族而狎其私愛以至凶敗咎豈不失親親之道乎

陳招與公子過共謀立留楚師來討則推過爲戎首而已得放于越殺偃師者宜乎書過而書招且稱弟以殺夫叔父之親加戕于儲貳之重以立庶孽致楚滅陳厥罪甚矣付託失人哀實爲之

夏四月辛丑陳侯哀溺卒

陳侯雖欲立留不意招遽殺偃師也速斃其躬悲夫

叔弓如晉

人君奢侈則國貧役繁則民困雕琢盛則儉德衰時楚勢方隆而晉卒唯宮室之崇叔弓之如晉亦愳晉哉

楚人靈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行人之往于楚告楚有君也而殺之罪豈在行人乎

孫子曰留既爲君不曰陳而曰公子留立于招耳未成爲君也

左氏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穀梁氏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過防弗逐

吳臨川曰陳侯屬留于招與過二人均謀而招只罪歸之

左氏曰楚滅陳衛史趙曰歲在鶉火陳將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且舜之明德必百世祀○張元德曰楚之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敢殺其臣初不問其罪輕重所謂惡楚信然

孫泰山曰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存陳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聞楚將討陳故留奔焉

秋蒐于紅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逆天時其于紅則妨地利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啓人覦此亦罪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兆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脈於廢霸之戒甚矣

曰非時非地其小也三家假蒐禮數宜賞而公不得與則動民以正于禮何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靈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殺世子法應上刑而以奐當之楚靈無道淫刑如此書陳公子招其死有餘辜也夫時楚越方通故放于越

葬陳哀公

此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楚入陳以其君在齋因取而葬之然不能掩滅陳之

林唐翁曰諸夏之大夫旅見舉會以見其餘

汪德輔曰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

左氏曰鄭裨竈謂五年陳將復封二十五年而亾火水妃今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歲五及鶉火而後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張元德曰季孫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自竊其權昭公不悟可不戒哉○左氏曰季平子欲速成也叔孫昭子曰其以勦民也無囿

惡也

戊辰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雩]于陳

八年叔弓如晉至是楚滅陳告魯使會葬且言將臨其地往會豈得已哉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爲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魯史遂書之耶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叔孫至自京師遂書於策仲尼作經存陳於絕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存三代

春秋義 卷二十四 十八

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狐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陳舜後也天子得而封之楚不得而滅之天其有以示警乎

秋仲孫貜如齊

報襄末年慶封之聘也叔孫舍以昏齊卒往涖盟而非聘今乃始聘云

冬築郎囿

公內爲強臣所制外爲大國所輕是之弗

[illegible]民其可乎

左氏曰齊公孫竈卒欒施嗣政與高強皆嗜酒信內多怨強于陳鮑氏而惡之陳鮑伐欒高氏欒高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項氏曰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將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也

慮乃築郎囿季氏大無忌矣叔孫舍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季此社稷之衛惜乎公不能用也

己巳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時晏子柄國而去不肖不禁陳鮑之攻欒氏然自此而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陳氏以厚

春秋義 卷二十四 十九

施始大移國之禍肇于此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於中分魯國之衆爲四已季取其二以其兵作三軍也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軍之制舊制固存矣

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非能復古明矣叔孫舍不與伐莒事乃季氏所自專而叔弓所將則叔孫氏兵也取

左氏曰諸侯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公羊氏曰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絶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鄭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庚午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

也春秋深惡楚子虔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會再一時流毒於後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虞遠矣

蔡般弒君韓宣子問楚失叔向曰蔡侯獲罪于君天將假手楚以斃之聖人名之爲其亦非人君也然天助不善將厚其凶至而降罰棄疾之爲虔盡力謀不孫虔出見孫誰哉○般弒君及見殺俱以午年虔弒君及見殺俱以申年

黃氏曰譏昭公居喪而蒐非也兵已不屬昭公矣

左氏曰備好禮也

許襄陵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滅於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道使請命示之不能使遂益驕有以益中國之力而卒取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專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北面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亦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衛會服喪餘夷並與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興若此者君行爲顓孰非不頤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齊歸爲襄夫人則子野昭公皆所出也○李

氏曰三軍而行蒐禮于大喪後君臣不病乎背法相聯肇誅弗有○左氏以歸爲嫡則後書小君何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魯兩執邾子取其田納奔亙隙及重丘同盟而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葬故有此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

歸惡之罪也

左氏曰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師氏曰春秋書滅國未有如此其甚者書楚書執書用皆以傷中國之微而深著夷狄之暴也

愬 楚師在蔡晉衛宋曰不能救陳之下救蔡之物無以親己為盟主而不恤其同有為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陰為諸侯序而大夫無恥乎邑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內義拜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以重輕之別也今晉與諸侯欲救蔡而力弗能焉則無恐也凡此見春秋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向者宋之盟以弭兵召諸侯故諸侯從楚不謂其背盟遂欲為陳蔡禍也蔡世子義不俱生志良可憫而厥慭一會乃請晉不果救其衛書大夫者罪之也傳獨謂力不

從心曲體聖人平恕待人大意若曰晉與諸國大夫將晉人故慭一步殊失肯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靈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亡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而曰用之者世子無降服之狀然以此罪蔡亦已甚也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禮必以此擯蔡於父母之讎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致死不降至于力屈則就擒雖用其身而不傾也則亦之義也子之道得矣

杜元凱曰搬高偃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左氏曰通嗣君也

穀梁氏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左氏曰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晉侯享齊侯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曰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

蔡世子痛父飲血終不服楚為賊虔所執而虐用之怒其拒師之久也有受命居守捍敵不暇未成乎君世子其本稱爾公羊以為未踰年之君又謂不君靈公不成其子得毋與聖意戾乎

辛未 十有二年

春齊景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齊景貪而無信以燕君與燕人市然後納諸燕邑

三月壬申鄭伯簡嘉卒

夏宋公元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頃至河乃復

晉政既出多門而魯之土地人民又皆三家有之故晉平末年公再如晉辭弔少姜一不納三朝晉昭再不納再朝晉頃復不納謂公不能為有無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靈殺其大夫成熊

詩傳箋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立慭不克以費叛是以君子譏其哀而哀其志也○左氏曰季平子不禮于南蒯南蒯與慭謀之既告公慭遂從公如晉及郊聞蒯叛因奔齊初鄉人過聞之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曰黃裳元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左氏曰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王與語求鼎于周求田于鄭且以畏諸侯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臣問其詩而不知也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數日不能克以及于難

劉氏曰恃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晉恃中國之道狄狄之○左氏曰晉荀吳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南蒯一叛公子慭亦誰復有忠而獻謀者雖然兩聽鄉人言誰謂大義不昭揭于宇宙耶權臣之不可闘也如此

楚子靈伐徐

徐吳之姻也楚師圍徐以懼吳爾公親次于乾谿為之援疾吳而遷怒于徐焉夫既已執其君矣況又伐其國斯不亦誠過乎

哉

晉伐鮮虞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而狄之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殺殺之因以滅蔡晉人稅其喪虐其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而夷狄行也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亦本塞源之意歟曰過乎

獻公假道滅虢書晉師執虞公書晉人。今也鮮虞之伐胡深罪焉楚滅陳蔡而晉不之救曰力誠不能爾既能伐鮮虞獨不能

救陳蔡則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盟主之謂何惟狄用詐則晉以號舉亦異乎其為中國矣。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四終

陸子靜曰凡家臣以邑叛恐不書但書圍則邑叛可知矣且舉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叛也克之不書亦非他國之邑也

左氏曰觀從奉蔡公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立公子比為王乾谿之師及訾梁而潰王縊于申亥氏○張元德曰比之出懼禍也比之歸惟觀從是聽令國中先歸復後者刖則弒君之罪非比尸之而誰春秋明君臣之義故定名書也○公羊氏曰比之義宜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五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編甫著

昭公中

壬申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諱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責之也

南蒯雖以費入齊春秋不書叛於叔弓之帥師則書圍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魯未得以疆討季則季亦未得以叛名蒯季實敎之矣況蒯之叛實不平于季非叛魯也不然聖人豈肯少假之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靈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蔡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會比而立之師潰而歸楚子縊而死比未肯一日比而事虔虔又弒立而書曰比弒此何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爲待比

乎效死不立

張元德曰比為君之利分未正未可謂弒也○左氏曰初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也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齊埋于大室之庭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棄疾神所命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以國底祿則楚之內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明於君臣之義也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叔肸不亦善乎不然亦當責賊之卿為社稷鎮今乃昧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

比而稱公子本楚卿也自晉者藉晉力也歸者易辭內有名也歸不言復其位未絕也比去楚十三年位未絕則楚虔猶存卿禮大義未絕也特因虔先弒君不爲衆與故觀從一倡而國人從之比儼然立位安得謂有人臣禮乎玩下文書法而義愈昭然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其季弟也立比司馬督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比既立使如觀從言棄疾不其斃乎比不忍而棄疾則忍也夜使周走而呼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假衆怒以逼比而竟使二

張元德曰晉平內惑于嬖寵外樂遊宮室故楚虔召諸侯肆爲宗主及平丘昭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墮霸業也

子背自殺焉書以公子殺公子即不嬖君臣之義而按之兄弟之序棄疾之誅矣宜來諸侯之議爾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衞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乃義首書遂召諸侯爲申之會要執於鄴戮陳滅蔡此乃敵國

外患恐懼皆戒之時其君當飭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賢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修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遊觀燕安於不競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猶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然後知仲尼作經于一臺一囿之築一宮一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昭公嗣位欲復覇圖而人畏楚強不敢大會厥慭之會救蔡不能不得已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殺虔以除患而公始大合諸侯

左氏曰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且假劉子以王臣爲重仍成襄令典于盟子故事也其實會以取郠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將服齊乃不能脩德從役耶車之盛亦何以使人心服也耶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諸侯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illegible]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illegible]晉乎丘者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

太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徇命而信自偷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詛命懼爭紛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閑主盟于國家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以信變爽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遜爲後世鑒也

晉之不競也久矣脫非楚虔自作之孽晉昭何敢有此會邪是役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脅而與之亦可羞矣書曰同盟王臣下同列國之盟霸主借戎馬脅諸侯而與盟其殆有交譏也夫

公不與盟臣子之於君父恩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辱爲甚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總則不禮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謀以盟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僃夷狄慕立之主而猶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猶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至會于溴遺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而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上年公如晉至河乃復魯有南蒯子仲之憂未遑遣謝此怒魯之本也邾莒乘晉怒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夫以貨賄而加威于魯何能使諸侯固志哉然則不得與雖辱非國惡也何諱焉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三家專魯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取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邾郑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

程汝叔曰晉辭公不使與盟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孫氏莘曰與公同惡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服德

汪德輔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政矣猶乎意在辱魯而季孫幸遺晉諸卿以自託也

人以執罪晉之偷也聖人爲宗國遠圖弗造至道東周無限深心畢竟爲三家專擅所阻意如尤其欲首斥者而於晉人之執終不少假恣晉非爲魯執也初晉執意如以蘇藜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子服湫從脩方伯之職固如是乎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盟然已與會矣故應以會致

蔡侯平廬歸于蔡陳侯惠吳歸于陳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封蔡及陳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歸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以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憫之甚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繼絶世與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抃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楚靈暴滅二國楚平立而矯惡以復其後悅中國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

劉質夫曰陳蔡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曰歸二君名者蓋非諸侯主此始立也

陸氏淳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王氏曰晉爽謂韓宣子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高抑崇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以封季子後又以遷蔡焉

制在夷狄悲夫春秋以蔡陳自歸爲文存中夏爲萬世防豈微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變不葬者有三失德弑君滅國然且猶葬如蔡靈者不與楚滅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意如見執乃復如晉公久欲除季詡此其機也然晉大夫亦魯之季爾豈肯爲魯討不臣哉

吳滅州來

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四鄰不能守則封境震矣○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子姑待之

癸酉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獲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王邾莒之供而非有快罪擊強之意也其終歸之爲上也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侮也然則晉人甚怒皆以私釁其斷迸豈以私行建遣

孫莘老曰小國大夫才當大國之士士不書名其事繫魯恥則書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

許襄陵曰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執夷也

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入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潰之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

晉執意如魯之禍也穆子私聽惠伯言以告韓宣子且曰不楚滅陳蔡之救而爲夷執親誠是也又不欲諸侯之不問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及使叔魚告季孫將爲除館西河平子始懼先歸而惠伯待禮焉晉之所知者利爾未見其有以服魯也則亦安在稱霸討哉

三月曹伯武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意如專政而莒嘗新其彌鄆取郠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怠親怨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宜公卒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其傲很餘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闢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小人無遠害怨勇壯不中節骨者足耶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以意恢是也

公羊氏曰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吳乃平生所信蔡侯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

莒君卒而大臣各專廢立至于相殺則著
子不得養其身後可見矣○蒲餘侯茲夫
殺之首亂者公子鐸也逆庚輿于齊

甲戌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
事 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雖未之有所以義起也緣先君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輟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春秋義 卷二十五 九

禮莫大乎祭雖大夫有故自以不聞爲正
玩書法籥入叔弓卒大臣涖事卒于其所
與不在事者異矣信乎禮可義起此之謂
乎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乘衆以其忠於蔡君而信之使居蔡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易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昇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蔡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讒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

左氏曰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告食竭力盡而取之以鼓子鳶鞮歸

吳幼清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執公往而不納又往朝焉爲其長大國不敢以辱爲恥

任而杜讒諂之漸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譖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故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朝吳內不忍遠于蔡外不敢疏于楚費無
極害之忌其寵也吳安下位似非貪利者
流只緣有功兩國見信兩主而身當事焉
此無極所以得行其讒也然但知前發之
禦而不知自剪其翼詩曰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無極有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 卷二十五 十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詐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與名氏非褒之也幾免於貶耳而春秋用兵禁暴之義亦可見矣

晉之于鮮虞伐而又伐不殄滅不已茲以
不納叛臣稱名氏或亦心揣夫鮮虞之力
不能支終爲已有也而姑豢以俟之豈真
仁義之師乎

冬公如晉

大役小強役弱非復如霸主加禮於會矣

惟不知有周天王又安知有望國耶

乙亥 十有六年

春齊侯景公伐徐

公以晏子爲輔涉出女吳非能脩政謀國者也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以斷吳道齊此舉亦欲通吳爾而卒也賂免烏在其爲能會哉

左氏曰齊師至于蒲隧徐人盟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興師而伐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霸也夫

楚子平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皮欲誡中國

汪克寬曰蠻城即今南陽汝州西南蠻中聚也○左氏曰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春秋義 卷二十五 十一

而蔡疾討蠻氏謀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否蠻氏亂而無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誘殺者夷狄相殘故智不名不地畧之也其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白羽誘而後殺亦不易爲矣西衜伊闕則爲陸渾之戎

夏公至自晉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前入止公其不書諱之也

汪德輔曰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踰三時而始返也

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辨其弱辱亦甚矣此正諸惟自強之時昧文公趣勿服由此其還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救身勉勵之志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恥之也

昭公如晉去年冬事也歷今三時之久雖不書止公但令政其期則已微辱而情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昭夷卒

李行簡曰晉昭在位日淺所載有厥憖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

自平公霸業不振十年已無與國之尊至昭公抑又微矣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而虒祁崇侈邾南盛兵雖平丘同盟坐失諸侯之去而卒以衆攜莫能

春秋義 卷二十五 十二

復舊烈哉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吳澂曰卿往葬事與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左氏曰公與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鳳鳥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啓丹

郯從襄公七年朝魯之後亦不朝矣今以

馬司閉祝鳩司徒雎鳩司馬鳲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工正九扈農正仲尼學之告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荀吳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公羊氏曰孛者何彗星也○許叔重曰大辰房心尾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衞陳鄭火氣所溢也

魯結婚于吳而娶孟子焉鄭比次以畏吳故求庇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帥師稱人荀吳與舉其名氏何哉夷不能革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辟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隨土脈遠以閏遷新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縱得無貶乎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陸渾本在荒服外僖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伊川則始謀不臧也今也無王命而動大衆掩戎狄之不備以與楚爭不足以

贖前過屑褻乎然宣子學文公據荀吳手而授之陸渾豈偶然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爭也後五年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號憑陵上國其戾氣所感固將摩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天之示人顯矣

灾祥之應如桴鼓響答史占諸侯應有火災而衞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則免誰云禍福不可轉乎

左氏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劉原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

楚人平及吳僚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王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舟水戰也襄二十五年吳曾伐楚門于巢卒兵未及楚今王僚始爲長岸之戰嗣是楚日削矣春秋詐戰不言戰此以吳先敗後勝特書殺采言

進楚者非一鼓而子魚殉吳三呼而長鬣誑楚正是勝負敵處

丁丑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平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元衞襄陳惠鄭定災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何以知之竈亦不知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子產當國方存今攻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左氏曰，邾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

杜元凱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胡和仲曰：本所以存許，非强之也。

家鉉翁曰：邾人入鄅而書，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是時五月火始昏見，而丙子風，戊寅甚。梓慎曰：七日其火作。融風，火之始也。已而果然。知象推者之非妄，愈知省國者之能回天矣。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遷之也。許居楚棄地，鄭方敵許而壓晉，恐脅晉力禍許及楚，故用王子勝之言遷析焉。

戊寅　十有九年

春宋公元伐邾　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此所謂發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邾人之于鄅也，亦不義甚矣。向寧請師，雖以夫人爲戎女，而盡歸鄅俘，功可掩過。不然，春秋無義戰，何獨取宋爲此伐，而况其取邾乎？

穀梁氏曰：止不弒也。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卒。君子即止其自責而責之也。

汪德輔曰：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

高抑崇曰：莒不事齊故。

范武子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鄸，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譏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與矣。書許世子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過與故不同，而聖人刻責臣子，以臣子于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

秋齊景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窺晉衰而爲鄟陵爭霸之心，然不務脩德，徒討近功，何益哉？

冬葬許悼公

己卯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也？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免于貶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能以國讓，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而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

公羊以會爲子臧之[illegible]說者言子臧[illegible]立去

此巳五十五年未必緣罪奔况悼公總三年豈還逐之乎文定不辨是子與否只因賢者後待放而去與悻悻去國不同故曰苟可善焉進之極得

秋盜殺衛侯(靈)之兄縶

以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無政刑矣

冬十月宋(元)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君子違不適讎國陳宋讎也三人之奔陳將以爲難而宋危矣亦宋元之無信而多私有以致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平)廬卒

二十有一年(庚辰)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頃)使士鞅來聘

晉自景後始來聘魯文襄稱聘時雖受晉朝聘弗報也

宋(元)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初宋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華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宋公不能制其臣非藉晉與齊衛之兵幾不免矣其罪叛臣何復言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觀朱之奔楚則費無極之傳語非出楚王意可知也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無極殆利口哉卒使朱一去不復楚平亦爲所惑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報士鞅之聘也晉以將伐鮮虞辭而實未嘗有事焉應是士鞅不悅托辭以拒公爾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五終

張元德曰縶以疾不得列于宗而擅靈公倨衛政又不能正其母以預衛亂故書盜殺衛侯之兄以深暴之

孫泰山曰三卿並出危之

許襄陵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然自是聘不復志

左氏曰宋華多僚與華貙惡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乃與公謀逐貙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有亡人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左氏曰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

許襄陵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左氏曰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

左氏曰楚薳越使告宋曰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固請出之

許襄陵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今此春蒐時矣而昔刺大夫咸譏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與也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六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昭公下

二十有二年 辛巳

春齊 景 侯伐莒 庚輿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急於救患因請還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大夫皆暴而不書其日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出奔楚者不待

貶絕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楚之與晉搆兵也百有餘年矣宋為號召使楚得以竊霸權及宋大夫亂楚乃利人之難而欲取其國豈非夷行乎前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宋不討賊其又何誅

大蒐于昌間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在者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則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

杜元凱曰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亂故

左氏曰王子朝寵于王使賓起傅之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王崩劉子單子立子猛攻賓起殺之子朝因舊官百工喪職秩者以亂

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亾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詩庶類蕃殖蓋咏文王蒐田以時也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若魯昭之季逆亂極矣惟蒐是勤不亦荒乎

夏四月乙丑天王 景 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治外者先

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其言王室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于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附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附王子朝王初愛朝未及立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相攻于是乎亂言王室不言京師京師通于上下此則亂自內作者耳

葉元德曰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猛當非立之際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左氏曰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

杜元凱曰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謚曰悼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猶為能以王猛乎其曰以者能廢之也猛雖正而無黨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難羅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擅立皆等大臣猶豫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嗣其後嗣極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稱居于皇者明其存土僭御位之稱也

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晉法未即位也易渙王居無咎曰居于皇春秋所正大義存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歸君也曰王猛者比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閒而再書以著上下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劉單二子輔猛未爲盡非使能如諸葛之輔後主豈非忠乎而惜乎以其私左右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稱王以明其當嗣稱子以見其未踰年稱

汪德輔曰叔弓之子叔輒之弟也子諸嗣為大夫

蘇子繇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左氏曰叔孫舍如晉晉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弗與范宣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呂伯恭曰是時五月以為無假于晉師故使之間而晉遂還然晉師還子朝之師復熾若因郊潰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矣

猛以別于羣王子不崩不葬總以未成君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 二十有三年 景王子王猛之弟敬王立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 項 執我行人叔孫舍

此因晉人受邾愬將來討晉而舍往晉晉人執之非禮也是役也叔孫可謂能自彊眞社稷臣矣

晉人 項 圍郊 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齊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子朝在焉晉之師亦以勤王爲名也實無尊主之心不則郊潰謂宜執子朝正其辜王使何以告閔而晉亦何以遂還哉春秋一字不假意義瞭然

孫泰山曰春秋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皆而不存者此其合中國而夷狄故皆夷狄之深惡二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庚輿

免於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耶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如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庚輿鑄劒必以人試慘刻其天性也烏存乘衆志逐之往茂魯言去疾喪常有好于我故以為託而來奔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

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惡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界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詔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師于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從不能以禮自宗役屬于楚悉師以出其日郊于乾谿予遝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亦猶萊內自亾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滅于遂自滅也君死曰俊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

陳岳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之西謂之西王背曰天王居于狄泉辨于朝也〇孫氏復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詞

汪德輔曰王城寔子朝奔晉黨而有陽州之

涂

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諸國皆從楚救州來者也楚子瑕卒而公子光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繫三軍于後以奏成功固非知兵者不能亦諸國自取滅亾總以吳敗紀之耳滅乃身死而全軍覆沒之名獲則生擒于前卒實之死若死于戰恐說不得獲宜黍

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

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並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基亂周室故特稱立而曰尹氏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御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踰年而稱天王所居明乎為天下之大君也書尹氏立朝則朝之篡亦明矣奚煩他辯哉

八月乙未地震

左氏曰爲叔孫故如晉

左氏曰鄭子太叔見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獻子乃徵會于諸侯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爲令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胤千乘之君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昭公內則受制于權臣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非處微賤無憤恥自強之心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歟

中庸曰知恥近乎勇公不自恥而春秋代爲之恥其亦聖人厚望宗國之深思乎

癸未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子何忌嗣是爲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爵書其姓氏仰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稱新於聘孔叔孫之以逐君背慝如其事可見矣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

公屢至自晉皆以危志也舍被執復歸曷嘗不危哉然強幹不貳求之列國大夫不多得而尤重其爲魯之良是以春秋特表而賢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汪克寬曰行父如陳姑如宋嬰齊如晉皆因公而受命意如遂已婦而遣公卿恣甚矣

左氏曰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夫禮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昔吳入州來楚陵楚之漸書吳滅巢遂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禦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守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在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者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後遂從楚吳欲凌楚取必爭之地也況巢又吳儺乎長岸雞父之兵纔起尋又滅巢楚不智謀不畧不下于僚而兵頓境歷栢舉之大敗其亦蠱于此矣

葬杞平公

甲申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宋元夫人生于小邾夫人實季公若姊至是以子妻平子而命昭子聘且逆焉即昭子亦以故嘗不斷往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

之經也地之義也甚哉禮之大民之所繇生也是以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張元德曰邵子有言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而何以至魯此後吳楚越皆以南夷主夏盟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亂襲劉單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囂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是邪家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與人任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

敬王既立三載居外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可知然一時十國咸集而皆知有周

猶足以繫勵人心他日成周之城基此覘晉人圍郊不同矣非得位以正安能無異議如此哉

有鸜鵒來巢鸜鵒不踰濟晉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舉春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亦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弭禁其應矣

只重一有字惟本無而忽有以其來爲異也惟德弭災可不深省○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

左氏曰再雩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illegible]之辛行簡曰春秋書一歲而二[illegible]非祀也

穀梁氏曰孫之爲言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杜元凱曰陽州齊境上不得入齊待命于境上

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師己所引言言脗合亦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聖人書此者以志無災之非遭而匱匱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旱魃蘊隆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昭公至是猶不知畏恥克自省求於禱祠之末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諸傳皆以災不知弭爲昭公咎有來兩譽

上辛季辛夫禮郊用辛非雩之日也是旱而祭而其悖更甚

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內出奔稱孫遜也次于陽州俟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辱君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賊入于其家半矣受命牧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闔軍政在其

石氏曰觀公羊齊侯致唁襄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矣為辭不衷可見矣

乎擧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歎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騁勢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書法只譏公出奔爾傳中繁稱諸從臺請察請囚請以五乘亡恐季無此臣禮而又歸過于公不忍一朝之忿似猶非正論只始不能收大權繼聞子家懿伯之言悍然不復深謀是公之失處倪首聽齊竟亦何益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能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言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丞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仰遺跡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誠之也

公去社稷告于齊度其不已拒也漸至野井齊景果逆而唁之亦成禮矣景不能為

左氏曰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子以逐君成名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如齊將安衆而納公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家一翁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而宋元將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此春秋著其卒于行錄之也

公羊氏曰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吳幼淸曰齊侯不能討季以正君臣而

魯討季安能納公哉晏子曰溺者不問墜逆者不問路後雖辨之臨難鑄兵既壹掘井亦無及矣料定昭公無復國之力如何肯輕易納公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春昭子在宋樂祁已知將死今果然其非自裁也明矣然昭子而在通外安內納君之事以身任之公未必不復豈非天哉先儒云公之伐季叔孫氏陷西北隅救季氏

者非即有之或司馬鬷戾為之決不出舍意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元佐卒于曲棘

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矜之也

公赴齊齊不能納而宋公不以甥故廢大義或謂曹氏初不欲妻季抑樂祁嘗相之耶以如晉為公謀故書地焉

十有二月齊侯景取鄆

鄆魯邑也正君書齊侯取之齊不自取而為

徐邈曰、取鄆以處公、其無意返居可知。

左氏曰、葬如先君禮也。

穀梁氏曰、公次陽州、曰至自齊、何以齊侯見公也、居于鄆、公在外也。

公取鄆使居之也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咎各其職而不論也

取鄆、取之爲已有以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亦歸焉。二十九年鄆潰、鄆田遂非魯有矣。定十一年齊人來歸鄆田。故此以取繫之齊云。

乙酉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故諸侯避舍以待遂乐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予鄆其爵防也至矣

凡諸侯行反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猶以至自齊書、以存公也。蓋自野井入齊境、既取鄆、乃始來居耳。若非至齊、則不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乎。

孫泰山曰、公圍成、者見國內皆叛也。○李行簡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

高抑崇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主齊、故齊侯獨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與國也。

汪克寬曰、昭公居鄆、則非宗廟所在矣、而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存君也。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諱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三家中、唯叔孫常賦不闕、今謚忠、而郈亦畧親焉。成賦之不共、無怪公所責備也。然意如據魯土地人民、而使公不得入國、成實劫于季耳。圍成不言取、則公撫戀于國、國人亦不附焉。既不書齊師、又不書公及齊師、則齊第救患、無意圖功、而公之主齊亦失所因矣。成近齊猶不克下、況能入魯討季耶。

秋公會齊侯景 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參盟也。晉不復盟、而景公假納公、爲糾合之謀、志只豈不足、卒亦成虛。

公至自會居于鄆

此書至亦聖人特筆也必係以居于鄆不然便竟似復國矣

九月庚申楚子平居卒

平王卒先長子建以費無極譖奔宋至是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母又非嫡也謀立庶弟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敬入于成周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大夫不列于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啟其世適之罪著矣

文武之都于豐鎬也西京名宗周東京之旁又置一都邑對西則言東對上則言下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舍王城而入成周不爲權臣所以將別立基焉惜乎威柄久移而一二親臣又中下材入者難詞也其何能復

尹氏召伯盈毛伯得以王子朝奔楚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睇游

呂伯恭曰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都王城子朝之亂餘黨在焉敬王畏之徙成周

何郯公曰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尹氏爲首惡當先誅而後治其黨

子偪徒設此心甯秉之世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尹氏爲卿卿子爵而序于召毛二伯上首從分矣以之爲言王子朝制在三臣而卒至于敗三臣之罪將安逃乎

丙戌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獲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寧峙人無間言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則將焉用彼相矣

僚越光而代季大臣以下皆欲還國于光故稱國弑焉季子亦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它可知矣

楚昭殺其大夫郤宛

君不明則臣得專行其威然而宛實有以取之費無極楚讒人也語子常以子惡欲飲子酒又告子惡云子常欲飲酒于子令

高抑崇曰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臣子之義可絕乎

劉子政曰闔閭弑僚以衆言之僚長庶也屬讓而殺義國人莫說故

張元德曰特國人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書郤宛爲比匪而無道不隱者戒

許褧陵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辭無貶辭者令戍周故翻圖不競而有一善則為之歷歷存之春秋扶微而救亂也○家一翁曰田常韜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使二君能討魯賊亦足以警其臘

范武子曰畀我庶其快邾之三叛俱以魯為主春秋惡逐君從其類也

取五甲五兵賓諸門令尹信讒召鄢將師攻郤遂自殺即此辟嫌不審焉得無罪

秋晉頃士鞅宋元樂祁犁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二子以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必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故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此一會也藉秦以致諸侯之戍于周猶能賤其言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歷天討矣然謀納公者原初非謀討意如則與宋衛利納公者一間耳其不深責鞅者以此

冬十月曹伯悼午卒

邾莊快來奔

前庶其畀我並來奔宿納之矣今意如又納快世濟凶德以逆庇逆而身為逋逃主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誅意如爾

高柳崇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

孫氏洿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而又不得入焉不已辱乎○任氏曰齊晉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

汪德輔曰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弔其至晉不見且比公于大夫適以恥公而已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范獻子之言曰季有齊楚為援然則齊固季黨也安肯納公乎

丁亥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不聽子家即安之諫而如乾侯晉人亦必使公復于竟後逆之請其即安于甥舅猶夫子家之見云爾

夏四月丙戌鄭伯定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悼寧卒

冬葬滕悼公

戊子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

許叔重曰棄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高抑崇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穀梁氏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胡知仲曰又書鄆潰則民不與公可知皆稱罪昭公之意

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胡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胡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若齊侯設禮以卒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孰夕立乎其躬卑不能陳師境上詩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非禮乎

國君不自强而身受人侮未有如昭公者

嗚呼齊與周共盛衰所關豈獨公哉。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上年春如晉今年再往求納可謂不知辱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亾無愛歡其從者又皆殺其民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欲不亾得乎愈於書以爲後世戒

公如晉而鄆潰爲季氏誘鄆人皆使逃散

吳幼清曰居猶存也曰在者非存土矣○

薛士龍曰內外之別也

左氏曰吳子問于伍員曰余將自有伐楚之功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三軍繼之闔廬從之楚始病

則公不得復居魯地矣公亦如之何將公之不能撫民于此益見爾

己丑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無歲亦小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故節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鄆潰無歸不得已而寄居于此因朝正之時書公所在存君父以皇臣子也○譏諸侯意較輕

夏六月庚辰晉侯 頃 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鄭游吉弔且送葬時昭公在乾侯季氏欲政儼然代君行事矣

冬十有二月吳 闔廬 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氏稱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奔則避難者所出也既降吳胡又奔楚哉明乎無興復之志故名之若其貶滅也

庚寅 三十有一年

汪德輔曰意如外飾詐以欺晉晉定旣惑于
范鞅子吉知躒非惟與會又濟之逆而不恤
君不亦甚乎

吳氏曰齊侯唁公野井晉使躒唁公乾侯大
國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左氏
曰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
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荀躒以晉侯命唁
公公曰君惠顧先人之好施及亡人將使糞
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矣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
與知魯國之難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定荀躒
于適歷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罪責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介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賂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挾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書曰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晉定有嗣霸之圖意如中未始不欲納公也

無奈士鞅取貨而私季君墮衛中反使荀
躒出會何以爲盟主哉荀躒不足責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獻穀卒

晉侯定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躒方與意如會而晉定即使唁公此士鞅
之謀恐他人便欲成納也觀其言寡君使
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
也公辭退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非
黨逆而何

許翰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
招至也

左氏曰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
旦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杜氏曰公在外而得邑于季氏雖復得之
如取諸外○呂伯恭曰取鄆與闞見公無遠
略求目下之利而殘其民也

左氏曰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凶

吳氏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
惟宗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
之正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昭公見逐時叔孫如闞及定元年季孫使
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或
云魯葬公墓所

夏吳闔廬伐越

吳將伐楚以越其與國也先伐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
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城成周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外國等矣

天子以天下爲家敬王畏子朝之黨都成
周至是乃使富辛如晉請城范獻子以戍
周不如城之遂聽士彌牟令役于諸侯而

左氏曰公薨趙簡子問于史墨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李行甫曰墨之言魯事則著矣外乃逮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效諸劉子然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其何以為王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寗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大人而有推抑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至於意如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護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諱意如也昔齊侯取鄆公圍成鄆齊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睥睨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鄆濟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昭公之不克君無論也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聲勢相倚宜乎公不得入矣不然季氏其能逃兩觀之誅乎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六終

諸儒春秋解鈎玄

陳氏曰諸公即位有書不書然皆備正始述其初惟定公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劉質夫曰喪至于壤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

穀梁氏曰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左氏曰士伯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乃執仲幾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七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定公上 名宋襄公庶子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

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昭公以驩見魯政聽于強臣春秋不書正月惟一國之無主即正朔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聲詞也以王事討何罪何取乎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凡此類皆書執之前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城成周諸大夫相帥以從王事滕薛郳雖小國乎仲幾以為吾役而不與受功薛宰執盟言以將承王官仲幾不聽士彌牟歸

左氏曰季孫使告子家子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羈也則君知其出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從公者皆奔

視故府哓哓與爭致士伯怒不得無過矣乃春秋之義舍仲幾而專責晉總欲以大權繫之守府之共主杜篡逆也聖人其有深戚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春秋詳書于策爲永鑒耳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大事也其不日以年

決也此踰年即位以日者之天未殯有王命猶不敢臨諸臣況無命乎季氏逐君亾于外七月而後及國黜適立不正及其立也公子宋實先公歸即位乃在戊辰其擅如此罪豈容誅哉

呂氏春秋曰葬公以禮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者法有大於此乎其臣下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公墓道南孔子爲司寇溝而合諸墓前此無一人敢抗意如者噫

九月大雩

張元德曰季氏安爵而僭立踰祀典以立父祧之宮故聖人特書

立煬宮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意如先禱于煬宮求君不入且煬公以弟繼考公其事類也既報己私又溢己失孰知其非禮有不可掩者乎

趙子蘇曰傳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今殺菽草言廣菽言害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之傷不必言

癸巳二年

春王正月

杜元凱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郭氏積曰宮門雙闕○何邵公曰門爲立觀爲飾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周禮大宰正月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焉象魏闕也與兩觀一物而三名雉門及兩觀俱災則兩觀在門之旁可想矣○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之爲周公故

左氏曰楚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而潛師于巢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舒鳩氏誘楚以師臨我共伐桐

穀梁氏曰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何休公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
○孔仲達曰觀謂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上縣法象謂之象魏

程正叔曰季孫上不請命天子下告方伯立定公晉怒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

此吳子命也楚稱人者見誘以敗軍其實楚七伐僅一克于朱方他役皆無功書伐不書敗惡其積暴將徵之于此而後至于失國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執政予奪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逐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魯用王禮僭甚矣作之為言侈大也習俗不足怪視變胡不知戒乎此春秋徵辭至意又不責季氏而咎定公爾

甲午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

亦意如計也公初立使事晉晉以來辱而往厚辭焉明年公因會請盟于皋鼬

二月辛卯邾子莊穿卒

杜元凱曰傳盟于郯郯即拔也

[illegible]曰蔡陳諸國役于楚而皆與會稱楚也合十七國不足有為無復宗諸侯之望矣
○左氏曰楚子常求裘于蔡侯求肅爽馬于唐侯弗與皆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荀寅求貨于蔡弗得遂辭曰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楚未可以得志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益新立脩好先君時嘗與何忌同城成周盍亦將有托焉

乙未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惠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伯獻許男斯曹伯隱莒子郊公邾子隱頓子牂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景國夏于召陵侵楚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責貢之功爾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於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楚之不義甚矣晉以伯主之勢恐天命之重而不克討卒使吳乘其弊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不亦病乎所以然者晉大夫

每每貪利求賂以敗乃公事荀寅一褻冠也正勝于明將而斯流于衰世信然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弱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春秋致討而覆其宗家爲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力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隱而畧之也

召陵之役晉求貨於蔡蔡擕假羽旄于鄭鄭弑大合諸侯而以潛踪畧境陋矣又使蔡滅沈晉其不仁哉至蔡屢爲楚辱而猶晉威以肆無道是宜代楚任受惡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音宥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于方伯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内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盟非得已何足爲公重而欲以掩如晉之辱亦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使祝鮀私于萇

高抑崇曰晉定不來服楚侯蔡一沈不能容而歸怨于蔡是重楚怨蔡而易晉衛○家鉉翁曰昔滅沈于會後盟而貪蔡亦責晉也○陸氏師曰書以歸是沈子不死于位也

程正叔曰公以不獲見于晉乃因會求盟則此盟公實進故書公及○陸子静曰重言諸侯則劉子不與盟

弘乃長衛侯誰則知聖人畧而不序耶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昭圍蔡

召陵侵楚蔡昭所爲又滅沈以剪楚與故圍蔡

晉定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則不能討盟蔡又不能救乃惟中山是伐特書卿與師著其威不行於強大而行於寡弱也有如此

葬劉文公

劉文公畿内侯也列國不當行交往之禮而會葬非矣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昭以吳子闔閭及楚人

高抑崇曰許至是蓋四遷矣

左氏曰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爲幸危不在侵也

許翰陵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見其驕不自反溢而必決故微之

蘇子繇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楚圍蔡亦弗救而復伐鮮虞晉士鞅衛孔圉有棄蔡之罪蔡無國滅之禍輕重異也

李行朗曰天子三公卿大夫封畿内諸侯皆曰子同未于其卒也皆謚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志其爵耳

公羊氏曰吳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拘昭公南郢數年

歸用事于河曰諸有能伐楚者請爲之前列
楚人聞之怒伐蔡蔡請于吳於是吳師救蔡

左氏曰吳從楚師五戰入郢以班處宮楚王
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交其亡也曰我必覆
楚包胥曰子覆之我必興之及包胥如秦乞

昭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會吳與師而圖蔡吳能自畢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晉深罪晉人不終秉義雖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闔閭子胥輩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在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誼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楚昭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以子乾質吳

蔡與唐伐楚舍舟自豫章而與楚夾漢楚司馬戌令囊瓦濟漢而伐之而巳自後擊焉囊瓦用史皇言恐戌獨克吳也亟濟漢遂爲夫槩王所敗聖人不于勝負起見而以從蔡伐楚爲能與吳所以罪晉也至囊瓦始也很貪終也畏鼠方其爲裘馬拘二君已有必敗之道矣奔鄭何足眠哉

庚辰吳闔廬入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與誰舉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略天命也棄約

師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秦伯使辭[illegible][illegible]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大
敗吳師以定楚國

公羊氏曰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離至不
可得序故言我也

范武子曰於越夷言也見其不能慕中國○
高抑崇曰闔閭爭入郢之利夫差取盟晉之
功意有所逐而遂有所忘矣

肆淫則黜而舉號稱天討也伐國者因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亂男女之配也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不期公而自公彌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吳之與楚戰也蔡侯之以也不畏強禦而得救災恤隣之義故予之至是乘敗人之績而利其有巳非義舉矣況淫亂繼之乎順天命討忽而夷之文定然見聖心矣後儒謂一事不應予奪矛盾猶拘常之見

丙申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諸侯歸蔡粟畧而不序者方爲楚困環視莫之救及圍解而相率恤之抑末矣時吳尚在楚魯以同盟亦欲悅于吳也

於越 常允 入吳

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沿楚禁也故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之歸後與入吳若爲楚復讎者然○越者中國稱之於越則其所

劉子政曰意如逐君然何以卒之定之大夫也或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夫矣

左氏曰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晉圍以報觀虎之役

高柳崇曰許恃楚氏四遷鄭偏師一出滅其國俘其君鄭之甚虐亦甚故謹而日之

自稱爾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何以書紀以定公不誅逐君之賊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忠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私而忘其讎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

意如魯之賊也而定公不加罪定之非正于不書正月見之矣定之受國于季氏則于其書卒著之非聖人無此千古鐵筆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春秋義 卷二十七　十

冬晉定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治爭地皆不在鮮虞也乃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惡晉也有以夫

丁酉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吳入郢鄭因楚敗而滅許爲哀元年許男從楚圍蔡則楚仍封之耳

左氏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鄭伐胥靡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東門衛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天將多虎辠以斃之君姑待若何乃止

劉原父曰虎陪臣而欲覆公室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亂之攜自二子之使始

張元德曰諸侯唯宋事晉惟懼討而遣使獻之晉權不成而大夫貪貨爭權卒使來者見執自此以著晉之亂政伯統絕也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公爲晉命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將無君將久矣稱公者陪臣執國命託公以出師使衛不用文子言魯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桓子爲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孫往報夫人之聘孟孫以納虎竊范獻子爲知其必適晉矣學禮謂何而亦若是

春秋義 卷二十七　十一

秋晉人定執宋行人樂祁犂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卒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貳禍也范獻子果怨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彊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因行人出於私憾忿欲之禍移矣三家分晉而晉公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

宋遣祁于晉祁請之也以楊楯賈禍不出陳寅所料晉大夫何貪賄甚哉晉君惟獻子之言是惑幾不能自主矣故稱人以賤之

汪德輔曰時陽虎欲去三家託言憾齊鄭將挾公以自固云

杜元凱曰鄆叛于齊故○家一翁曰明年國夏伐我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于此役

許襄陵曰中國益自是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劉質夫曰晉爲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斯舉臣以給晉殘百姓以奉齊猶之執結同非然衛又甚焉

冬城中城

三家分公室而其臣又思傾三家天道好還不爽然中城之城亦何濟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昭公三十年鄆入齊矣至是欲復取之亦虎謀政將以剪季也仲則何爲

戊戌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義 卷二十七 十二

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

時齊鄭皆與晉離盟鹹將徵衛以危晉也而衛不至兩君僅自相盟耳

齊人景執衛蜜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兩侯之相爲盟叛晉也晉定末年鄭衛叛而從齊然衛之私齊而曰執結以侵我使齊明而熟于計衛不將殆哉惜乎景不足霸也

蘇子瞻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高抑崇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杜元凱曰報國夏之伐也○張元德曰陽虎專柄用兵無法故以侵齊

孫泰山曰公一歲再侵齊以重其怨○高抑崇曰逾年而再侵雖三家之爲亦見公進退不得自專矣

大雩

齊景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景公因晉衰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故有此師也知時可而不知已之不可矣國夏再伐晉救無功乃及齊平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春秋義 卷二十七 十三

公至自侵齊

以鄆在齊故伐之未盡非而公親行軍政不立可危也○門于陽州士皆坐列傳視顏高六鈞之弓此豈有鬬志者哉高及其弟息以射人爲戲宜其無成功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兵忌黷武再侵再返攻廩丘之郛猶夫昨之無功而已

胡長沙曰齊人攻魯由單父父老請曰麥熟矣今民自艾可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資寇季孫怒讓之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士鞅侵鄭遂侵衛

曹伯靖露卒

夏齊景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春月之迭侵也

公會晉定師于瓦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猶師大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柴林之會不言趙鞅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專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益征於魯以奪其民皆于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矣

公因齊再伐我親至瓦以俟晉師比其至也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時所會者晉之卿而晉法所重在師其有深意乎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懷柳卒

晉定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與國所恃者禮與德而已晉失霸卿大夫貪利鹹沙之盟諸侯已貳而又恃力攝服將誰與之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葬曹靖公

左氏曰侵衛晉故也

杜元凱曰結叛晉也

左氏曰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劉質夫曰虎專季孫季孫專魯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與

蘇子繇曰定十年侯犯以郈叛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得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賤貨而貴命也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靈鄭伯獻盟于曲濮

二國同被晉侵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斷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不言從祀爲誰以義揣之馮氏昭公始得祀于太廟說是古來姦雄舉事假公濟私亦多有類正者故忽而不詳況又以從祀之役而竊取國寶乎

盜竊寶玉大弓

繫盜于從祀先公後明皆虎所爲也書竊以志不恭之大國慢無政大足慨矣○左氏虎戰敗說甲公宮取分器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則又非以從祀

入宮而竊也熠後書歸覺無着落

庚子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獻蠆卒

得寶玉大弓 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宗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宗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辯疑云虎以陪臣從祭見先世所藏遂竊之後知不可且無益而復還于公春秋畏之書得之書不宜如此尋常看意所謂得之堤下或虎敗奔棄此重器亡人收得而仍歸之魯者則有之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五氏

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之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所以有五氏之次

秦伯哀卒

左氏曰陽虎歸寶玉大弓書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虎因諸西鄙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汪德輔曰此伐晉也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哀元年而後伐其欲逞也久矣

冬葬秦哀公

許襄陵曰晉悼以後秦不見於春秋則知秦退保西戎廢於禮聘久不交乎中國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七終

呂伯恭曰及齊平我志也

左氏曰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大辱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八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定公下

辛丑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景平

八年公再侵齊至是二國怨平想亦孔子相魯使然

夏公會齊侯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

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歸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歸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彊衆不與焉

魯既及齊平於是定公至夾谷而與齊為會亦公之能睦鄰也萊人劫魯事或疑孔

許[illegible]陵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藉兵而服也

司馬子長曰會于夾谷孔子卻萊人誅俳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乃歸所侵魯田以謝過

左氏曰二子侵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謂侯犯子盍以郈

子相府無此理不知春秋列國笑譚戈矛而齊人會詐其習大聖即不以一事徵文事武備之全必云孔子相遂能感格隣國君臣不待臨時用武則亦迂矣

晉定趙鞅帥師圍衛

鞅圍衛携齊交也而卒不能服適足堅其從齊而已

齊人景來歸鄆讙龜陰田齊人前此皆歸濟西田矣後此書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來歸

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抑曰來依[illegible]也存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乘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詞禮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是以天印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來者不期自至之詞齊人服義而來歸也若詭然後歸便着不得來字公羊以為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想正當夾谷會時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也侯犯

易于齊多舍甲于門以備不虞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將遂郈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乃致郈

以郈叛不書于策書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僭三家出僭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春秋制法本忠恕二三子知僭公室以臣張而不知家隸之叛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初圍郈弗克秋再圍之叔孫氏社稷一言足儆家隸有人心者可見天理何嘗泯滅叛臣枉踰不道爾○詩揚水卒章曰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王介甫曰宋公信讒刑罰無章固有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進退無據豈能自安乎故直書以志過

宋景 樂大心出奔曹

宋桓魋用事諸卿離心不獨右師也此以公使之盟于晉辭以疾子明譏之而被逐然書曰奔亦足為國卿挾詐者戒

宋景 公子地出奔陳

公不應寵魋而奪其馬地安得挾魋而并忌君罪也故書奔

家一翁曰而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復會無所懼者矣然亦不能因而復霸也

冬齊侯景衛侯靈鄭游速會于安甫

以衛有晉難乃為此會與十四年洮之會同

左氏曰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齊謝致郈也其後叔還葬景公溢景公末年結魯以叛晉想亦晏子輔君久使然

孫泰山曰佗彄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彊牽而去故曰暨交譏之也

宋公景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執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大夫皆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正無大臣之節也

辰初勸其兄地出竟正不料公弗使止耳雖迹似誑兄亦魋有以逼之書暨見辰所欲而強佗彄行合後叛觀之三人之舉均也

左氏曰石佗彄地大心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劉質夫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乎

壬寅 十有一年

春宋公景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呂武子曰自陳以力助○李行簡曰前書字爲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爲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

秋宋景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有可貸可赦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尚可也若已而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所逃之罪故不稱暨而稱及因辭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除國以入叛陳與曹之惡亦著矣

陳方附楚曹方附宋故亂臣依之宋景不能脩德正身民其何象焉先云暨今云及以此及彼不復似強而從也前大心奔今弟先稱叛大心又聞風而爲逆者歟

杜元凱曰平今年侵鄭取匡之怨

冬及鄭辭平

叔還如鄭涖盟

魯世服晉至今始叛矣繇晉定政出多門極于執樂祁也

癸卯 十有二年

春薛伯襄定卒

夏葬薛襄公

張元德曰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爲固復強公弱侈之勢也仲孫此議蓋因南蒯侯犯叛而爲三家忠謀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侯犯避邑奔齊郈可不假仲孫而墮州仇雖顧忌孔子以三家之願行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此爲齊伐也曹不事齊故

何忌公曰郈叔孫氏食邑費季氏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故家不藏甲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從陪臣復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皆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

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凡以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上下交相順而和政行矣

信哉孔子賢于堯舜也得政甫數月其君不能用律僭逆之臣以治國之禮使隳名都出藏甲而不疑爲公室計非盛德有懾于不言者哉至謂不狃叛費召孔子猶有善意焉故先郈後費而卒不急圖以攻之且云不狃賢于侯犯都是腐解

秋大雩

杜元凱曰豐紳飯器也

朱元晦曰費郈之叛滑為叔季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處父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則孟之不肯墮宜矣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景盟于黃

齊魯以晉故相結前會公夾谷今黃之盟則齊志也豈亦因孔子用魯歟然女樂之歸已兆此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三家惟孟氏為公臣獻莊僖及懿子皆賢雖以私成為邑而脩職不闕觀孔子先墮郈墮費可知也至是公親圍焉叔季二氏從之孟有辭矣論者謂孔子不行成未必不墮要知成亦如公山侯犯之叛孟氏雖欲存成孔子必有以處此其不必圍而墮故書墮見公輕動也○孔子仕魯非公能用孔子季平子卒五年陽虎執桓子囚之專魯辱于晉陷于齊九年又將享桓子殺之桓子自為計舉孔子於公試用之已而攝相誅聞人少正卯三月政成化行國人

杜元凱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李行簡曰不時也定公君臣其曰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

高抑崇曰魯既叛晉三桓日懼人圖己也故[illegible]蒐

轉謗為誦焉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季氏任用之意衰矣齊人用犁彌言選女子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陳于城南桓子諦公為周道遊受之孔子不得諫作龜山操膰俎不至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遂適衛

十有三年甲辰

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

衛儷曹召晉而與齊次以備之且逞制晉耳

夏築蛇淵囿

謹田歸而囿築于其地此與受女樂相類也嘗是孔子去魯後事

大蒐于比蒲

魯政不脩非時勤民區區簡兵示武何振

杜預曰十年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從午取之而舍諸巳邑中也

李行簡曰晉六卿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乃獨後亡故分晉者韓趙魏

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而未服茲再伐以行前志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地與君爵命則是基叛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稱巳之義乎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鞅欲歸衛五百家于晉陽私謀也午慮絕衛親未奉命疑午有貳焉遂殺之斯已悖矣又不聽曲直于君大夫入私邑而以兵拒雖曰弗叛其誰宥之

冬晉定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示威于丘而齊叛辭諸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戍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邦分崩

蔣氏曰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辭也

陳永嘉曰亂臣以叛出而歸無異于昔復以見爲晉之無政刑也

而不能守也成郛而不序成賊而補人或齊侯以陋之義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追書于蒙見其始也故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

朝歌衛地而服于晉者自此以北皆衛貢實公邑也遠晉不能肆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爲國患且逐而逼之者知文韓簡魏襄三子也貨賄公行相習日久而公私交病長國家者可不以服靖風有

位哉

晉定趙鞅歸于晉 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賊晉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聽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春秋以明正政刑信必賞罰爲大義寬宥禍之鞅而使荀士二氏獨受其惡三家分晉之本謀晉非自寇乎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文子卒衛侯惡戍以其富也

薛士龍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陸國將自斃也

左氏曰公叔戍之故也

左氏曰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薛弒其君比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

乙巳十有四年

春衛靈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致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欲去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於次餘其爵位倘庶幾乎

南子固淫亂三子只宜以義匡君投鼠且忌器況國后之黨而誅去之乎戍則又本以富見惡者也皆書曰叛罪均也

春秋纂 卷二十八 十一

二月辛巳楚昭公子結陳閔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氏謂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二國共滅之若是則頓無罪也陳盛德之後當與楚既衰猶比而從之亦爽也已矣

責頓還輕誅楚罪陳爲是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句踐敗吳于檇李吳子闔廬光卒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

張元德曰齊景圖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而救中行氏致公危之也

許襄陵曰齊宋魯衛黨姦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公羊氏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熟曰膰

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蓋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差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夷狄相戰敗不書此書見吳子以敗卒也吳越深謀相報復而越卒亡吳實自此始吳子玩兵以闔身殺用詐以取勝皆春秋所不與

春秋纂 卷二十八 十二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

公至自會

荀寅奔入朝歌衛方懼晉討而公會二侯于脾上梁之間助不衰也左氏謂晉圍朝歌經未書圍晉救恐只是救中行氏使了

秋齊侯景宋公景會于洮

宋向未忍絕晉至是衛鄭於晉皆與齊盟而宋亦會焉始從于齊亦以范氏故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脤

成王時蕭公受脤于社助祭也襄王賜齊侯胙有功也今公受國意如不朝王又不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禮乎然周衰之失自此亦北矣

衛(靈)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毀滅天理之所繇著矣

衛事易明也而左氏有太子欲殺夫人之

語遂成疑案矣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聞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其心慙焉歸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啼而走誣大子公爲所惑則有之觀其出奔宋也豈有欲殺母而敢仍入母國者乎靈公初不疑淫行如此其曰爲南子召宋朝亦過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景)之弟辰自蕭來奔

仍書公弟辰與公均病焉自者因其力也

劉質夫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公聽南子之譖謂欲殺母不能爲辨以致其出豈非公之辠乎

左氏曰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後又自鄭奔齊

蕭爲得辠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三家爲數蒐實而蒐然未嘗不奉公以行故邾子之來會于此

城莒父及霄

魯棄晉從齊故繕二城爲備不虞討也

丙午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向會未克成禮故又來朝焉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昭)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滅之)

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召陵一會頓胡之君在焉以侵楚也楚有吳患不及報上年滅頓今滅胡楚人不忘前怨也然胡子無禦侮之策而忍辱貪生

張元德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不書公以軍政不歸事于三家也

陳君舉曰會公于比蒲也○高抑崇曰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爲會耳

汪德輔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所事皆在冬但脫冬字耳

左氏曰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公羊氏曰曷爲不言所食漫也

左氏曰胡子豹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高抑崇曰、魯五月郊、今改卜牛在滌三月、故用五月。
左氏曰、仲尼云、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杜元凱曰、宋公予地于鄭、鄭人為伐宋欲取、以魔之。
穀梁氏曰、弋氏卒、哀公母也。
胡和仲曰、葬遇雨則不懼、驕則僭。孫氏汭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
左氏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余氏曰、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名之豈過乎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諸侯路寢為正、小寢在後、高寢又後焉、以下有基而側、傾高其後、則正寢矣、于高寢亦非正也。定公始終不以正。

鄭罕達帥師伐宋

是役也、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蒢

謀救宋而不果、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定公柢之盟邾、好復篤、終其身無犯焉。邾子奔喪、滕侯會葬、為善而人不附者、無有。公薨城漆于大喪後、元年伐邾、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致吳來伐、齊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矣。哀公之削弱有繇哉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八終

左氏曰楚子圍蔡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許兼陵曰蔡侯怨楚不務脩德而輕謀兵華衍罪大國故蔡昭之志愧于勾踐矣○杜元凱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入楚昭王奔隨隨復楚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亦楚封之也○司馬子長曰勾踐聞吳報越欲先伐之范蠡諫勿聽遂敗越王棲於會稽問蠡計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身與之市乃令種行成子胥言于吳勿許種還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乃以美女寶器獻太宰嚭乃赦越罷兵而歸○范武子曰越王與蠡入吳三年遣歸說十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也而與大國執讎以暴百姓之骨寡人罪也非收問傷養生者弔事夫差身親爲夫差前馬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九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哀公上 名蔣定公子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 昭 陳侯 閔 隨侯許男圍蔡 昭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燒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讎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怨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讎讎之輕重有王于不與其戴天者今楚人覇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斯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傳以楚子復讎爲與楚而罪蔡也說者謂楚之役吳人爲之不宜以此報蔡然聖人筆削不假於楚稱子於蔡不稱遷稱降豈有私哉又罪楚不報吳而報蔡不知報讎亦視機緣之便其謂蔡宜得報就事論事耳春秋無義戰若非報讎安得不貶

高抑崇曰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斬然衰絰中躬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左氏曰救范氏也取棘蒲

薛士龍曰邾所以奉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

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取漷東田未足又取沂西田貪欲無厭爲邾賂而所納其衆人邑三取田將無王霸定陵

楚而仍其爵獨不爲蔡不平乎至于鞭尸毀廟則又子胥報父之讎并不得以爲吳罪也論事者當徹前徹後方爲持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成王追念周公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緣性命而發言也

定十五年曾有此變然此值定公喪未小

祥而行大禮爲不孝以凶服行則不敬故書尤儆焉

秋齊侯 景 衞侯 靈 伐晉

二侯交乾侯晉固中衰覇主宜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合從以伐之著中國之無覇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申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弱一王於此

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氏曰靈公〇〇江〇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〇晉之〇高柳 一衍人以世子在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易氏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而不免於見伐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隣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叢季氏以歸二家

定公未邾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逆年而伐之今三家共伐假公卽位不賀爲

春秋義 卷二十九 三

辭也其盟止叔仲穀梁以爲各盟其所得文定則以爲季氏歸二家不取夫季之貪又近費田何遽肯讓二氏蓋二家懼季之強而專其田也獨與邾子盟焉亦猶後世務約云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謂之偕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日歸有奉焉則日自其

外立其子使輒知已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逆父而遜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

劉質夫曰戰言及者主之也趙鞅志乎此戰云〇左氏曰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難也則日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衛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父雖不父子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輒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蒯聵本奔宋趙鞅納之必因公卒而至晉求納也衛人立輒故不得入但居戚耳靈公既歿輒又立猶稱世子孔子正名而書

春秋義 卷二十九 四

之爲君臣父子之經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謂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鄭本叛晉貳于其有范中行之亂以兵助逆有之若欲輸范氏粟何不逕致朝歌而乃使鄭越邯代送邪此師殆是納蒯聵也遇鄭師于鐵知其爲助中行氏而來故邀擊敗之耳惟主

杜元凱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言不肯遷駟之爲也

孫莘老曰齊國夏衞石曼姑主乎圍戚也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于此

將爭功諸將無有不爭者欲如雀之戰何可得哉

冬十月葬衞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遷于江汝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非楚託吳及此事急又委罪於執政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

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謀駟有從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遷國所以圖存須自度德量力謀之萬全蔡何爲者楚命不恭棄而從吳豈謀之善哉駟與獵主於不遷乃以志從楚宜之法故宜存其官以著蔡過

己酉三年

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乃立輒以拒

左氏曰夏司鐸火火踰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杜元凱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故比年四城啓陽

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以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衞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衞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

蒯聵在戚雖有齊卿主兵而不繫戚于衞戚不繫衞則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而齊人黨逆之罪重矣齊與晉讎蒯聵入則衞將從晉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非諸侯之祭何以不毀歟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

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所城近敵故爾帥師地震廟災遽變而取田城邑相繼可謂畏天命乎○一說叔仲既取鄅東沂西田邾人不得有啓陽矣雖與邾盟猶城以防之

劉襄敏曰宋始闘晉覇不量力而好殭國遠足取亾而已

朱元晦曰康子奔焉

謝氏曰獵得罪于國人故稱人以放

李行簡曰伐且圍不王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

張元德曰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蔡申稱殺君道亾矣

宋景 樂髡帥師伐曹

曹伯陽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亂從晉盟洮今脩曹怨宋景志也曹陽背晉不復救身爲虜囚其將誰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之不臣特甚肥庶長也後嫡南孺子生子焉公臣正常以告公視之則或殺之矣誰謂天無知耶

蔡人昭 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秋義卷二十九　七

公子駟之黨放之以媚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惠 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乘康子新立復其圍邾責其背勾繹之盟

庚戌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昭 申 蔡侯背楚親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亾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

蔡侯實翩弑而以盜殺赴國史書之不然

石林葉氏曰書辰出奔則與聞乎殺矣

許□□曰宋之執小邾伐鄭入曹而無所忌天下無霸也

孫氏曰蠻夷猾夏久矣執之不歸京師歸楚其惡可知

杜元凱曰備晉也

程正叔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之故災此制始于湯

春秋凡言弑君不爲有道無道異詞也因其以盜殺赴即借盜殺以警爲君如蔡侯者爾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景 執小邾子

夏蔡成 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討弑父之賊以爲同謀也

晉人定 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昭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

春秋義卷二十九　八

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九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中國父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蠻子赤原困于楚而奔晉者也然其時晉實外失諸侯而強臣內訌自知非楚敵也故稱歸焉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頃)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辛亥)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景)伐宋

晉(定)趙鞅帥師伐衛

衛輒以子拒父晉尚明正其罪興伐之而求納春秋猶弗與也況助范氏非為衛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壬子)六年

春城邾瑕

瑕邾邑也未聞取於邾而城之不已過乎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

先是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晉霸已衰陪臣封殖貪伐而為之

汪德輔曰會于洮距六年而忽興師豈以宋伐曹執小邾子託是討以圖霸歟

左氏曰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張元德曰景在位五十八年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愈進而德愈退者

公羊氏曰閏不書葬以閏數也

汪德輔曰邾瑕如齊濟之類爲有貝瑕故稱邾以別之

左氏曰治范氏之亂也

吳(夫差)伐陳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乃救陳師于城父吳修怨驟兵以取滅亡故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齊世臣從君于昏力不能衛國委之而去書名著其非忠也

叔還會吳(夫差)于柤

吳在柤故往會焉夷德無厭魯政不脩而務與親以資其力愚甚矣哉

秋七月庚寅楚子(昭)軫卒

昭王委政于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入郢之禍宮污家發身幾不免矣迄反國而卒于位申包胥力也如所載弗禜弗祭二事亦他公所不及

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里克中立不

高抑崇曰陳楚與也吳入楚召陳侯不來今再伐陳自是與吳成

許襄陵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弒君之謀得肆矣

張元德曰君子知柤之會可以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左氏曰楚子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疾卜曰河為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孫莘老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陽生與聞也以陽生首惡則乞廢立之迹不明乞惡君而陽生與有罪焉○程正叔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高抑崇曰、欒黶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汪德輔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免殺身之刑、陳乞猷謀終被弑君之罪、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立君大事、弑則大變也、景公除喪、陳乞托

言魚菽之祭、致諸大夫于家、力士舉巨囊

至中霤、衆皆色然而駭、啓視則悶然陽生

在焉、乞謂人曰、此君也、齊衆以不得不從

之勢、而陽生儼然君齊國矣、況身弑荼、其

子常再弑簡公、終盜齊國、非景公有以貽

之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義　卷二十九　十一

邾方恃齊事魯、多闕、何忌託名而伐之、實

則以邾田入少也

宋景　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　七年

春宋景　皇瑗帥師侵鄭

宋鄭各興其師、而遲殺人之志、其始不過

因隙地起爭、兵可輕用乎

晉定　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輒拒父、六年不納、晉不以此討、而爲范

張元德曰、此年書會吳著、公失謀而貽患。○

左氏曰、吳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

不與必棄疾于我、與之、辭、召康子、康子使子

貢辭、太宰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

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

命、豈可量也、不然、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

棄其國、太伯端委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贏

以爲飾、豈禮也哉、

蘇子繇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

也、邾大夫茅夷鴻僇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

爲伐魯、魯復邾子、故也、在外何以歸、在內何

以來

中行氏加兵焉、尋五年之衆、故書侵焉

夏公會吳夫差　于鄫

夫差至鄫、要地也、公親往會焉、子貢叉自

鄫而知吳無能爲也、然邾亦吳與國、隨伐

邾、爲邾所訴、而魯再被伐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隱君

之惡、故滅國書取、蔡以成章、而不失其實

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

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

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而刺魯、齊人爲是

取昔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

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

春秋義　卷二十九　十二

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

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

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

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

之也、聖人

之情見矣

伐邾、三家事也、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

受其惡、故首以公、伐不之諱、至于入乃爲

避其辭耳、待父母國之道也、文定以後書

歸、謂能去惡而與之、曲爲宗國回護

宋人景　圍曹陽

冬鄭聲　駟弘帥師救曹陽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

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

于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收其子曰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彊爲司城受者之子乃行。

曹伯好田弋用鄙人公孫彊言背晉而奸宋致討然宋伐之歷矣故貶而稱人鄭與曹䟽非爲義也欲報皇瑗之師爾

桂林春秋義卷二十九終

諸儒春秋解鈎玄

左氏曰公伐晉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蘇子繇曰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桂林春秋義卷三十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哀公下

甲寅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曹亡其見滅之罪歸曹之以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安聽諫言以亂曹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宋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公親入其國而以曹伯歸慘亦甚矣春秋乃以曹伯爲邪自敗爲不足恤慎之哉

吳夫差伐我吳爲邾故興師伐魯經書伐我諱之也私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則佐諸侯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殘破有城下之盟是鄭國也其能與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於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魯恥也深恥之也不能以禮義自強至於侵軼凌逼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春秋之責救責其義也芋成子請于吳吳子悅賄而動是以帥師會城下不責魯以存邾何救之足云然魯之蕃屏蕩然國不足以爲國矣服而後退豈非大辱乎○哀公在位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爲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據事而直書者無非欲其反已自咎之意

夏齊人悼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齊侯使如吳請師合兩國而謀邾有不得不歸者春秋猶取之書者著魯能悔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殊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

程正叔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已與之後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同○張元德曰凡取邑少有復歸者今書不逆惡而歸之故以順辭

程正叔曰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惡也○汪德輔曰齊不取讙闡魯當歸邾子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于義而心說誠服故不言來歸

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日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後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據左氏秋及齊平有逆季姬以歸事於此便謂歸季姬而歸田聖人惓惓爲宗國諱于人之歸其田也必本于遷善改過聚君更新觀書法齊稱人歸不稱我毫無與齊之意益知作經深義矣

乙卯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自定十五年來宋鄭深怨故皇瑗盡力取雍丘之師或曰取悉俘之也倘所稱憤兵非耶

夏楚人惠伐陳

陳屢滅于楚而從吳楚不自反以其背已又洊伐不已雖陳弗克振而楚橫極矣

秋宋公景伐鄭

穀梁氏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左氏曰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大敗宋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左氏曰陳即吳故○李行簡曰陳公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于楚而亟伐之此春秋以救于吳也

汪德輔曰鄭雖不義宋盡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惛矣又親帥師其國不一而足然則宋

鄭衆師皆自取也

左氏曰吳使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來奔

左氏曰九年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許襄陵曰惡其僭亂不已也

宋明年再伐鄭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

鄭人復取宋師蓋不勝仇讎至于此

冬十月

十年 丙辰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既歸何以來奔耶見迫于齊也齊之責報殆有甚焉強臣不能容其君故來愬耳

公會吳 夫差 伐齊 悼 三月戊戌齊 陽生卒 按左

春秋義 卷三十

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明人入非以其君來弔也齊侯爲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齊人懼歸讙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讙及闡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逞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

邾方附吳與魯釋怨故公爲之會吳以報齊也齊以國喪告而罷二國之師焉

夏宋人 景 伐鄭

高抑崇曰齊師諸侯弒晉可以討矣然加兵行喪之國故書侵

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不可信而强國之禍不可測矣

李行簡曰衛瑕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叛輒故十五年瞶入國輒復奔齊

左氏曰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乃還

晉 趙鞅帥師侵齊

是役也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然助吳亂華伐人之喪異乎士匄矣春秋薄其非義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久而後歸公之進退惟吳所命耳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輒假齊拒父彄亦假齊而歸國與以君命

春秋義 卷三十 五

復者不同矣

薛伯 惠 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 惠 公子結帥師伐陳 閔 吳 夫差 救陳

春秋惡背亂喜解紛自誅亂臣討賊之外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易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陳於楚有虞之後常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而列國諸侯不能保方仰遠師之援而吳能救之故稱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

左氏曰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冉求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當子身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武叔呼而問戰對曰小人何知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次雩門外及齊師戰于郊魯師入徹則師不踰溝樊遲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道冉有用矛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許襄陵曰春秋書頗爲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戒

褒也子欲居九夷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春秋善吳救卒不書人及師益宜邪之時楚主中國定哀之時吳主中國世變使然聖人亦無如何而稱號不易總以扶中國爲第一義

丁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淸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皆自反之詞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曲在我而不

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而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特曰伐我者欲致師之辭而解自厭也

定公以前凡伐我皆四鄙疆埸猶有備寇未至國都也自陪臣執國命而四境不備久矣魯亦知自反乎此役報上春會吳伐齊之役也書伐我與吳伐我同

夏陳轅頗出奔鄭

譏爲司徒取封田之賦爲大器邪器成而

左氏曰爲郊戰故吳敗齊師大獲車甲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左氏曰初疾娶于宋子朝孔文子使出其妻而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李行簡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今盡收隴域之征備馬牛車乘也今魯以商賈所當出而役令農民出之矣

設食以待頗出善乎轅咺之先見也頗詰以何不吾諫咺曰懼先行頗之爲頗可想已

五月公會吳夫差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魯再會吳伐齊矣吳無道而又招之戰中國乎戰不言公齊師主與吳戰非爲魯也然國書用齊內不能安君外不能睦鄰而

輕勞百姓卒致覆亡亦自斃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即太叔疾其出或以爲文子逐然觀夫適宋臣向魋則亦悖亂之人而已矣

戊午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

左氏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則弛力漸征斂以爲民爲急而增賦將作
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兒也令二猶不足而
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
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

善乎有若之對也季氏使求訪諸夫子不
對私語求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斯言也季孫聞而猶弗聽何知有周
公之典乎以兵革之名斂貨財故書曰用
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禮取妻不取同姓雖百

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諱於禮
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不見於廟不
書於策禮之大本喪矣書孟子卒
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豈苟爲無禮者哉欲自固其國而不知
悖于周禮矣悲夫

左氏曰吳子使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
左氏曰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
語嚭曰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來者子之讎
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嚭悅乃舍衛
侯

公會吳 夫差 于槖皐
吳敗齊魯將合諸侯以親之而爲會

秋公會衛侯 出 宋 景 皇瑗于鄖
此衛致衛宋將合以從吳爾左氏有子木
子貢之言或曰衛必不敢殺吳行人與辭

趙氏曰宋鄭之怨十三載矣雖兵端起于鄭
罕達然六年四代鄭明年罕達遂取宋師還
兵不戢可戒哉

宋一翁曰十二月螽氣爽也

孫明復曰報雍丘之師也

吳盟而況會止三國亦惡得云會吳近之
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二國相讎總以隙地故子產與宋人爲成
曰勿有是而向巢此舉不已甚乎

冬十有二月螽

己未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向巢伐鄭圍嵒故罕達圍宋師懸賞以捨

魋魋逃取之六邑皆虛夫以師而曰取鄭
之謀不亦憯乎

李行簡曰諸傳載尊周室事二三則假此相勝
耳豈真能奉王命哉○國語云吳晉爭長未
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合大夫謀王
孫雄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
則無爲貴知矣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彼將
不戰而先我吳乃係馬舌[illegible]親鼓勇怯
盡應[illegible]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令董褐請曰君
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不曰吳王而曰吳
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先歃晉侯亞
之

夏許男 元 成卒

公會晉侯 定 及吳子 夫差 于黃池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
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
會其狀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
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先吳則拂經而
失序列晉則沒實而傳疑故書曰及順天
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
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夫差暴橫
自稱周室於己爲長太伯之後以族屬
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
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存亡者天
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必人勝天

高柳崇曰楚與吳猶故乘吳出會而伐陳。

薛士龍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

財寶存否我者矣

是會也左氏載吳晉爭先傳先吳而經首晉不欲夷狄主中國也當是時馬舌禁中夜之鳴肉食有墨色之氣中國無治禦之術而霸業灰冷坐令吳強雖然而首山之呼庚癸吳亦殆矣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必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越之教吳也久矣王軾怒蛙軍士樂死人皆兕甲登胥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三千以與吳戰虜太子友報至王惡其聞剄七人幕下嗚呼天與吳以越越不取爲咫弗摧爲蛇將若何宜員之不忍見王親爲

李行簡曰晉事止于此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卿之爭韓不信執宋命卿不能戮大夫盟而去魏舒又南面涖政敢干位以令大事爲諸侯之萌已成矣

杜元凱曰衆星皆見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見于旦也

許叔重曰自用田賦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韓昌黎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見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後知爲麟也

會也先炊之夫吳有數賢不能用越用蠡種而霸人材不重繫于國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不討衛于蒯聵在戚時其數與師猶之七年庇范中行故始終晉侵焉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庚申

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辭殊其理一也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易爲作春秋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孔子見獲麟而嘆曰吾道窮矣春秋絕筆于此記曰聖人四靈以為畜包犧畫卦龍馬出焉大舜作樂鳳凰儀焉商王恭默而良弼入夢周公代兄而金縢啓風反乎瑞應與聖筆桴鼓響荅哉然卦畫于圖出之後而韶奏經成于鳳麟未至之先胡氏先天後天可謂千古剏解矣抑愚小子有說

二聖人猶是首出而開統者也孔子生而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五字一筆一削一褒一貶儼然挈大權歸之周天子豈非天有以縱之哉先儒曰非聖人不能作千載而下有心經世者省春秋之事與文不可不明孔子之大義

桂林春秋義卷三十終

春秋義三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樊自序稱以胡傳為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為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嘗訂正以諸儒之說也